中国古代文学词典

第三卷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

王力题

第三卷

广西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兴业
书名题签：王　力
封面设计：范一辛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

第一卷：即“作家”和“社团·流派·并称”两部分。
第二卷：即“著作”和“艺术形象”两部分
第三卷：即“名篇”和“文学体裁”两部分。
第四卷：“古代文赋名句”部分。
第五卷“古代诗词曲名句”部分。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
第三卷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7.25 印张　插页6　780 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平装) 1—1,000 册　(精装) 1—4,050 册
ISBN 7-5435-0467-7/I·31　(平)定价：6.90元
ISBN 7-5435-0468-5/I·32　(精)定价：10.20元

本词典编撰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育颐

王嘉翔

冯乃康

冯兴炜

乔福生

刘兰英

李先辉

李传槐

杨坤明

罗　丹

金　毅

赵桂藩

郝炳炘

施宝义

姜林森

唐　德

黄玉文

董春起

赖梅花

蒋士珍

蔡良金

潘玉江

目　　录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序言

周汝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的二十多位老师，在辛勤教学工作的同时，立下了壮志，要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创撰一部网罗宏富的词典。他们不曾停留在志愿上，并且以很大的毅力使这一宏愿已然成为现实。我们古代文学的无比丰富，凡稍具文化知识的，都会有一个基本印象，明白那是何等的一个令人惊叹的琳琅万品的大宝库。故而不难想象这一词典的编纂，要涉及多么繁复的质和多么巨大的量！值此词典告成之日，我除了表示佩服他们的学识之外，更要表示佩服他们为祖国文化而不辞艰辛的勇毅精神。

我们需不需要有这样一部词典？我想如此提问。人人都要说，这问得太多余了。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词典呢？这第二问的答案可能也同样地多余。关于词典，现今"时兴"的名词，有曰"工具书"者，其来源不知何自，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它的，因为采用这种名目的后果就是使人更把事情简单化，还多少给人以轻看它的意味感觉，客观上总是贬低了它所"代表"的那些书的真价值。我们先人们就不这样口角轻薄。比如三通、七略、提要、解题、册府、类函等等，就绝不引起人的轻视感，相反，让人想起的那是知识之宝山，学问之总汇。它们的用途和意义绝不是一个单一的"工具"，工具者何也？据《辞海》或台湾省的《中文大辞典》皆云：

> 用以作工之器具，如木工之锯，铁工之锤；引伸之，凡事物所赖以成就者，皆谓之工具。世又引以讥被人利用者。

所以，工具本身是没有独立的“目的”和“存在的价值”的，它的生命全在于被用。岂但一个不能用、不见用的锯或锤是废物，能用而见用的，本身也不成其为一个“自我完足”(Selfcontent)的东西。假若如此作比，则未免太贬损和低估了自古以来的各种形态的类书的重要了。并且，反过来，古来学者也曾有不少的是并不曾凭藉什么“工具书”而“成就事物”的，那又将如何来与没有锯的木工和没有锤的铁工作比？逻辑上也不妥贴的。要讲“工具”，那么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院的所有教科书及参考书，岂不都是“赖以成就事物”的“工具”，又何独词典之类？这一切，就是我不喜欢“工具书”这种称呼的理由。比如，当前的这部《中国古代文学词典》，以七大部分的内容，将我们的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内容皆囊括进来：作家、社团流派并称、著作、艺术形象、文体、名篇、文赋名句和诗词曲名句——这实际是铁网珊瑚，真似海无遗宝了。由此可见，这需要编纂者们掌握多么巨量的学问知识，并且要用最简明得要、准确得体的文字，把这么繁富的内容表现为万千“词目”（或称曰“词条”云），这是何等艰巨的一项工作！工具、工具，那是太轻了一点吧。

显然，面对这么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遗产，编纂者们自然不是也不可能都通过自己的研索而后形成“词目”；他们要资借于古往今来的无数的研究家。编纂者也是“拿来主义”者，他们必须从前人所作的成绩中淘澄、提炼。很清楚，一部这样的词典，实际上就是一部截至目前为止的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提要性的总结。求知者打开词典，左右逢源，瞭若指掌，如开宝藏（zàng名词），如对良师，这就是熔无数学者毕生勤奋探研而得献于一炉，因而编纂者们自己就也属于这些有贡献的学人之行列范围。于他们的辛劳，我们怎能不表示深衷的感激！

然而在这里，同时也就可以明白：词典所列的词目解说，是无法超越现有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这是一个严峻的客观事实。谁

也不能把事情说成了“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这部词典就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众多学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辉煌成绩，一方面也透露了这个“整体”的薄弱之点。很多问题，是长期空白，无人过问，很多观点，是多少年前的旧说，其正确与否，不是没有值得继续深入研索，重新估量的余地的。总的来说，多年来，创见新知，突破陈言的重大成绩，是不如理想的，应有的那么多的。陈陈相因、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似是而非、浮光掠影的现象，还不是个别的。词典只能在“继承”已有积极成果时，连这些也“收”下来。我们无法责备于这些编纂同志。寻其原因，也颇复杂。举其大者，一是我们从来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总以为这不是什么“当务之急”，可由一些“书生”各自“单干”为之，不组织，不规划，不促进，不表彰，并且一段时期对学术研究轻率地以“运动”方法对待之，十分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一是对古代文学的“左”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对古代的作品和作家，不是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指教的那样放在特定的历史的环境中去作科学的分析评议，而是以“勇于批判”来表示自己的“革命”，以致许多理解和评价是非常肤浅片面的，浮夸不实的。还有就是把正确的古为今用的“用”字解释得更是极为狭隘庸俗，仿佛古代那些光焰万丈的文学大师们的呕心沥血之作，都无所谓本身价值与历史意义，只要它“不合”评议者当时认为的某一具体“目的”，就都成了“无用”的该丢弃奚落的东西。还有一些别的不正之学风。这就不能不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作更好的更科学的理解和阐释。——而只有科学地即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遗产，才能真正地谈到“用”字，才会真正对现今和子孙后代有益。关于这一方面的得失利害，编纂同志们是无能改变历史事实的。所以这部词典的词目的不完全令人满足，不是由于编纂者们的努力不够的缘故。并且，他们在现时的不断前进的学习钻研中，也尽其所能地作了比较权衡、予夺取舍。他们力所能及地纠正了那种态度和作法。这一点特别应当为之表出，编纂绝不是一个

机械的“技术性”工作。

本书以《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命名比较科学。“古典文学”这个词语，我也是并不十分喜欢，因为这本来应当指一种写作上的文体和风格而言。比方今日诗人写一篇七律，讲究平仄调适，对仗精工，词藻典丽……这叫古典文学，并不与“古代人的文学”同其涵义。同样，如果你写一部小说，用的是章回体形式及语言，开头或有《西江月》，回末或有“正是”的结尾联……等等，那么说是你作的是古典小说，而不是说你是“古代的”人和作品。但是不知何故，相沿不改，改了反而看成标新立异。因而，又不能不把古与今的关系弄得清楚些。古者过去，今者当前，——这似乎简单易晓，何待多言；然而古之与今，本系相对之时间观念，古者当时之今，今者将来之古；无今何以曰古，无古安得有今？历史是不能截断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更是不能截断的。古代人写作文学作品，并不是预先为了我们现在的“今”才着手从事的；我们现在的作家们，也很难说是有意识地为了一千年、两千年之后的将来之世界的“用处”而在那里驰神走笔。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它的智慧、精神、心灵、情操，是表现在文学历史的长河的这个整体之中的。没有了这个，中华民族将不知安在。所以，我们的文学又绝不是一时之事物，从来是千秋之志业。它的不朽性，也就正在于此。古代文学，本身有它永存的内涵在，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大诗人早已言之，而轻薄为文哂未休的那些尔曹，已与草木同腐。（这样说，是指总的态度，不必误解为不要对文学遗产进行选择）然而，江河万古，前浪不停；日月常新，光景无驻，事物永远是向前推移的，是运动着的力量。这就发生新旧代嬗的永恒规律，文学正不例外。所谓“借鉴”，所谓“今用”，无非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来讲话，而绝不是说古代文学只是和“木工之锯，铁工之锤”一样性质，为了一个临时目的，临时拿用。借鉴，必有得失取舍的这两面性含义，这原亦不烦多说。可是对借鉴到底理解正确与否，也并不

是毫无疑问余地的事情。举例说，毛泽东同志曾列举过，说有无借鉴，差别甚大，计有快慢之分，粗细之分，……这些，人人尽已熟知了；但他还说过又有“文野之分”。什么是文野之分？正面对此加以阐发和评论的，似乎就不多遇了。这倒不知是什么缘故？那话的来源，可能就是出自《论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有的人一味强调“质”而忘记了徒“野”不“文”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已经根本不成其为文学了，一切还从何谈起？即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年是非常重视这个“文”的，是不以野为“最革命”的。而如何能“文”？向我们祖先的文学成就去巡礼一番吧，看看那千百年间无数的大师巨匠用毕生心血来实践积累的美好崇高的范例去学习一下、思索一回吧，——这就是借鉴了。懂得“文野之分”，自然不会有什么虚无主义的无知风度。这部词典，我看在医治那种虚无病的疗效上，也会是显著可观的。

大家都说工具书就是翻检“知识性”事实的一种工具。这自然也难说是错了。不过知识毕竟什么样子？就又成了第三个问题。一份入学考卷上的考题和答案，当然是知识了。就“古代文学”考卷而言，一提苏东坡，知道的填写上北宋人，眉山本贯，男性，名轼，……成绩不错了呀。再能知道生于公元多少年，就更了不起。但是，如还说得上来他是个大胡子，人很风趣吗？——这些都是知识吗？当然也是。然而，一本“工具书”如果所给与“用者”的都是充其量不过如此的“知识性知识”，那后果也是堪忧的。何况这是文学词典呢。如今听说很多学校的师传弟受的课业，就限于上述之类，师生们都为此感到苦恼，不知古代文学应当怎么教学才是，才能提高质量，获得实在的教益。我以为，象这部《词典》，自然不能解决上述一切教育问题。但是能读读它的“词条”，就比别的书丰富而生动得多了。它不干巴巴，却很多有情有味之处。你可以从中得到“知识性”以外的很多东西。到这时候，你对“工具书”和“知识性”这些老生常谈的名词，可能有了新的体会，并为此而

欣幸无已。

假使能这样，我之“乐为之序”的乐，也就有其基础了。“乐为之序”者，是“古代文学”诗文集子序言中常见的词句。又往往用“是为序”来作结束——那我也就正好“借鉴”一下：是为序。

周汝昌

一九八三年八月

伏中挥汗草讫

凡　例

一、《中国古代文学词典》所收词目，上自先秦下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

二、本词书分五卷出版。即：《作家》、《社团·流派·并称》为第一卷；《著作》、《艺术形象》为第二卷；《名篇》、《文体》为第三卷；《文赋名句》为第四卷；《诗词曲名句》为第五卷。

此外，四、五两卷另作《古代文赋名句选》、《古代诗词曲名句选》，曾单行出版发行。

三、本词书各卷编排均以笔画为序。第一字笔画相同的，按第一画的笔形，以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乛）顺序排列。第一字笔画、笔形完全相同的，再按第二字笔画和笔形排列。依此类推。

四、本词书音序索引，均以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版《辞海》语词分册排列顺序为准。

五、本词书第一卷后附有按我国朝代顺序、作家出生年月先后编排的《历代作家词目表》和《历代社团·流派·并称词目表》各一份。在第二卷后，附有《历代著作词目表》和《古代文学名著中艺术形象一览表》各一份。在第三卷后，附有《历代名篇词目表》和《历代出现各种文体一览表》各一份。

六、本词书注释行文中的引语，均注明出处。由于同一种书的版本不同，一般只标书名，不注页码。

七、第一卷《作家》部分收录词目1109条，《社团·流派·并称》部分收录词条361条，第二卷《著作》部分收录词目1253条，《艺术形象》部分收录词目393条，第三卷《名篇》部分收录词目1736条，《文

体》部分收录词目175条。

八、本卷词典页码接第二卷编排。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8.5.4

笔画词目表

名篇部分

一 画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以上

文体部分

二画

三画

四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以上

音序索引

名篇部分

文 体 部 分

名　篇　部　分

编　撰　人

刘兰英　杨坤明　罗　丹　赵桂藩

黄玉文　董春起　赖梅花

校　订　人

刘叶秋　褚斌杰　彭庆生

一　画

一丛花（伤高怀远几时穷）

宋·张先作，词。以一女子的口吻，写她在情人离开之后独处深闺的相思和怨恨。上阕写情中之景，作者用倒叙手法，先写出女子“伤高怀远”的情浓，后写愁恨所由生。作者用千丝杨柳和濛濛飞絮比喻离愁的纷乱，不但将情和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了。下阕写景中之情，池中成双的鸳鸯反衬出她的孤独寂寞。“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结尾两句，比喻生动而新奇，表达了女主人公极细微而深刻的心思，反映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词条理清楚，首尾照应，一气贯穿。

一是居士传

宋·郑思肖作，散文。宋亡后，作者隐居不仕，平时坐必南向，逢年过节则望南痛哭，表示对宋室的怀念和惋惜。本文是一篇假托的传记，是作者固守气节的自我写照。文中“独往独来，独处独坐，独行独吟，独笑独哭”和“常独游山水间，登极顶，狂歌浩哭”等等描述，都饱涵着对宋室覆灭的悲伤和对民族压迫的不满。文笔跌宕诙谐，言辞凄婉悲切，是一篇特色鲜明的文字。

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浇）

宋·蒋捷作，词。这首词写作者倦游思归，渴望重过恬静闲适的家居生活。上阕写春舟旅况中无限漂泊之苦。“江上舟摇”与“楼上帘招”两句，写出一方趋就，一方招引的情景，设想极饶情趣。下阕写思念家园。“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几句，想象归家之乐以反衬舟旅之苦。结尾“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两句，抓住春末夏初景物特色，借颜色的转换，生动、形象而鲜明地描绘出春光的流逝，红绿相衬，色彩绚丽。此词词意紧凑，洗炼缜密，流动自然。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宋·李清照作，词。这首词是词人前期作品之一，抒写离情别绪，重在写别后相思之情。上阕写出别绪和对丈夫书信的盼望。“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三句，写她在家里盼望爱人让鸿雁捎信的情景。下阕直抒相思的愁苦。“花自飘零水自流”句，从眼前景物着笔表达离愁，感叹时光空自流逝，情意缠绵。结尾“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三句，极写思念之情无法排解的情状，新颖别致。“才”、“却”两个虚词连用，把感情由外露转为内向。全词用语浅近而感情深挚。作者善于抓住新颖而又朴实无华的艺术形象，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来抒发感情。

一萼红（步深幽）

宋·周密作，词。约作于南宋灭亡之后。词中通过登山临水，怀古伤今，寄托了身世飘零的感慨，表达了怀念故国而又无可奈何的忧愁心情。上阕写登蓬莱阁看到“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的景色，不禁引起“俯仰千古悠悠”的感慨，并烘托出内心的“一片清愁”。下阕由身世之感进而抒发家国之痛，写作者“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

洒东州”的漂泊生活及凄惶心情；“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几句，极写江山易主的复杂矛盾心情，反映了对故国的眷恋，构思深辟，百感苍茫。此词形象鲜明，细腻而含蓄曲折地反映了故国之思。词中有虚实、有顿挫，实处不粘滞，虚处不俗空。格调凄凉掩抑，沉郁悲壮。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而言，这首词均堪称周密的代表作品之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苍茫感慨，情见乎词，当为草窗集中压卷，虽是美成、白石为之，亦无以过。”

二 画

二京赋

或题《两京赋》，汉·张衡作。作者对班固的《两都赋》不满，“薄而陋之”，于是“精思博会”，用十年的时间写成《二京赋》，其体制较《两都》更为宏大。在艺术手法上与前人同辙一轨，仍然不脱事类赋的模式，但其思想内容则有了明显的进步。它已减少了歌功颂德的热情，而增加了针砭时弊的兴趣；打破了讽一而劝百、大捧而小刺的格局。《二京》由《西京》、《东京》两部分组成。《西京赋》写西汉统治者的奢侈生活，讽刺他们只图享乐而缺乏远虑。《东京赋》虽对东汉初期的政治状况作了过分的颂扬，然其重点则在于指出“民怨”、“下叛”之可畏可忧，提醒统治者重视，以免王朝倾覆。《赋》中还从多方面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如《西京》里写商贾、辩士、游侠的活动，角觝戏的演出；在《东京》中亦将大傩、方相等记叙得有声有色。《二京赋》不失为一篇具有自己特点的作品。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诗。诗人晚年退居山阴时所作。当时诗人已脱离军旅二十年，但依然矢志雪耻杀敌。小诗首句说，虽然“僵卧孤村”，但诗人不自以为哀；次句写他之所思犹是戍守轮台，抗击金兵。三、四句写风雨大作于深夜的喧响，造成了诗人头脑中铁马驰骋于冰河的梦境。诗里充分表现出作者不怕病、不伏老的坚强意志和梦寐以求光复故土的爱国精神。小诗写得富于浪漫色彩，开张雄健，跌宕感人。

十七日观潮

宋·陈师道作，七言绝句诗。写钱塘江观潮时的真情实感。前两句写秋潮来时的光景，诗人把江潮掀起的滔天巨浪喻为奔驰的白虹、仙人失手倾倒的琼浆玉液。后两句进一步写狂潮汹涌、摇落青天、浮沉红日的宏伟气势，绘声绘色，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诗人运用比喻手法，大胆驰骋想象，把钱塘潮的雄伟壮观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全诗构思精巧，比喻新奇。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唐·王建作，七言绝句。这首中秋感怀诗，前二句写景，用“地白”“栖鸦”“冷露”“桂花”，描写万籁俱寂的中秋夜景。后二句写秋思，中秋夜晚，明月当空，赏月者众多，同是望月，那感秋之意，怀人之情，却是人各不同。结语“不知秋思落谁家”，以曲折委婉之笔，把自己怀念深情和强烈的感伤写得极含蓄，似结非结，余情袅袅。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评："秋思之多，究在谁家庭院？诗意涵盖一切，且以'不知'二字作问语，笔致尤见空灵。前二句不言月，而地白疑霜，桂枝湿露，宛然月夜之景，亦经意之笔。"

十亩之间

《诗经·魏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刺时"的，不满"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的现实。陈奂《诗毛氏传疏》又说"男女无别，为削小之由"。朱熹《诗集传》以为"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故其词如此"。均失于臆断。这该是采桑者在收工时招呼伙伴一起回家的短歌。全诗两章，依次写出采桑者劳作后相偕归去的情景，每句尾皆用"兮"字，节奏徐缓，充分表现出劳动之后轻松愉快的情绪。

丁都护歌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丁都护歌》，南朝乐府《清商曲辞·吴声歌曲》名，曲调哀婉动人。唐时江苏、太湖一带出产一种文石，可作园林陈设点缀用，封建统治者大量采集文石，征调大批劳力拖运，每当天旱水涸，役者苦不堪言。李白借用乐府旧题，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问题：在"吴牛喘月"的酷热季节，役者拖着沉重的船只，喝着泥浆水，唱着《都护歌》，无限悲伤，泪下如雨。最后，诗人发出"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的慨叹，对劳动人民的痛苦寄予深切的同情。诗歌由景到人，层层深入，是李白诗歌中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的现实主义名篇。《唐宋诗醇》评此诗说："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杜甫)者。"

七　月

《诗经·豳风》的一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周公姬旦"陈王业"的。朱熹《诗集传》说是周公用以教诲成王姬诵的。从内容看，它该是西周时代的一篇民间诗歌。诗中，无名诗人在陈述豳地农奴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概况，深刻地反映出西周前期统治者获而不劳与被统治者劳而不获的矛盾关系，具体地描述了中国最古老的农业生产面貌。全诗八章，每章十一句，共八十八句。诗人采用了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铺述了农夫们凄惨的遭遇，反映出被压迫者的怨恨和悲哀。诗中用昼长春暖、风光明媚来反衬农妇"殆及公子同归"的心境阴沉，以获稻剥枣、造酒养颐来反衬"采荼薪樗"的生活困苦；描述蟋蟀三迁而入床下、斯螽动股而鸣、莎鸡振羽成声，都说明此诗不仅叙事生动，而且写景、状物逼真。全诗质朴无华，却感人至深。此诗记叙了大量劳动生产知识，特别是关于五谷种植、蚕桑、织染方面的知识。诗中涉及的植物有二十五种，仅农作物便有十四种，可以推想三千年前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七月》又较详细地把农业生产者循时而作的情况叙述得有条不紊，闻一多在《歌与诗》里把《七月》称作"一篇韵语的《夏小正》或《月令》"，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七　发

汉·枚乘作，是作者影响较大的一篇散文赋。赋中具有鲜明的讽谕性。文中假设吴客探问楚太子的病，向他陈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指出腐朽生

活的弊害，诱导和启发楚太子振奋精神，而楚太子因之受到鼓舞，终于汗出病愈。《七发》以七段文字逐层指出物质享受之不足贵，而追求真理才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全篇犹如一套组画，作者善于把各种事物情景描绘得绚烂夺目，步步引人入胜，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表现力。成为汉代大赋的前驱。后人沿用这种形式写作，遂成为一种体裁，“七体”，简称“七”。《七发》从酒肉、声色写到田猎、观涛，然后转入正面的听学识广博之士的高谈宏论，是在逐步扩大楚太子的眼界，提高他的思想。对于田猎和观涛，作者虽亦视为游乐，远不足以代替“要言妙道”，但并未予以否定；尤其是观涛，作者还认为它有“发蒙解惑”的作用，因而把铺写的主要力量放在观涛上，全篇也以此为高潮。其中绘色绘声、绘形绘势，把潮水写得百态横生、惊心动魄。至若渲染音乐的感人力量、突出狩猎的紧张场面，也都具有独创的高度技巧。是以全赋虽长，却不显得平板，成为一篇神全气壮的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在辞赋的发展过程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七步诗

传三国魏·曹植作，五言古诗。《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魏文帝曹丕令东阿王曹植在行走七步的时间里成诗一首，不成则“行大法”(指斩首)。曹植应声成五言六句诗一首。诗中以煮豆燃萁比喻曹丕不顾同胞骨肉之情，残酷地迫害曹植。形象地揭露了当时曹丕急不可待地要剪除曹植的险恶企图，同时表现出作者极为悲愤的心情。写得质直沉痛，且具有尖锐的讽刺力量。后来“煮豆燃萁”成为兄弟相残的典故。小诗流传甚广，但是否曹植作品，怀疑者颇多。

七　哀

三国魏·曹植作，本是十六句的五言古诗，当是曹植晚期的作品。“七哀”之称来源不详，作为乐府诗题则始于王粲，《乐府诗集》以属《相和歌·楚调曲》，晋乐府《怨诗行》采此诗为歌辞，分为七解。诗中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写出了与丈夫长期分离的闺怨之情。作品的情调哀婉动人，兼有愤愤不平之气。“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的比喻朴质而清新；意在说明尘、泥本属一物，但升沉异处，命运竟如此不同，活现出思妇的深刻悲伤。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用以发泄对其胞兄曹丕残酷迫害诸弟的愤怒。“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用前人字面，但不袭前人诗意，自有意境上的创获。

七哀诗

三国魏·王粲作，五言古诗。《乐府古题要解》说“《七哀》起于汉末”，这是汉末三国之际的乐府新题。可能是王粲自创的。全诗共六首，今存三首，似不成于一时。“西京乱无象”一首，描写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关中一带人民遭受董卓部将李傕等纵兵摧残而流徙死亡的情景，控诉了这些“豺虎”的罪行。估计写在避难南行、初离长安的时候。“荆蛮非我乡”一首，是抒发对于离乱现象的感慨和久客荆州的思乡之情。“边城使心悲”一首，写边地荒寒和戍卒的悲伤，披露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特别是“西京乱无象”一首，作者写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并通过描写饥妇抛弃婴儿的典型事例概括了汉末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的痛苦处境，表现

出对军阀混战的厌恶。语言朴实通俗，感情深沉悲切，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卜算子（水是眼波横）

宋·王观作，词。这是一首浸润着真挚感情的送别词。上阕写送别之地，从空间着眼，景里寓情。"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比喻江南秀丽的山水，形象、深刻。下阕写别情，从时间着眼，情中有景。"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两句将春与人相提并论，进一步表现了送行人的无限深情。这首小词把惜别与惜春交织起来写，极其含蓄，耐人寻味；构思新巧，用喻新颖。自来诗人多用山水比美人眉目，而此词却反过来写，用眼波比水，以眉峰比山，而眉眼能传情，故有山愁水恨之意。下阕又给行人安排了赶上江南春天并留住春的奇特幻想，写得别致。此词吸取了民间营养的健康情调，惜春送别却毫无伤感之情。还以鲜明的语言，民歌的艺术技巧，引起读者共鸣。造语全以意胜，运笔一片神行，当为词中妙品。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宋·李之仪作，词。这是一阕表达坚贞爱情的恋歌。上片词写相思之意，"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直抒相思之情，但意尤不尽。下片写感情的坚贞不渝。"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表现相思不得见的无穷无尽的离恨，比起上片的相思，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后祝愿君心似我心，彼此不负相思情意。此词颇具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虽运用直陈手法将情和盘托出，有披肝沥胆的真率，却又委婉有情致，能令人得到艺术回味的享受。基本上运用赋的手法，但作者敷陈时，联用比兴、反衬来展示一层深似一层的情感，增强了全词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读完全词没有一览无余之憾。毛晋《姑溪词跋》中说："（李之仪）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至若'我住长江头……'真是古乐府俊语矣。"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宋·苏轼作，词。黄州定惠院寓居时作。当时苏轼刚出台狱，初到黄州，惊魂未定，心境孤寂，过着"幽人无事不出门""忧患已空犹怕梦"的幽居生活。《卜算子》中反映的感情正与这种心绪相合。词中"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等句，生动地描绘了月夜中的孤鸿形象，诗人以傲岸、寂寞的孤鸿自喻，借以寄托自己宁愿隐身幽居，不肯随人俯仰的孤高自赏的感情。同时也表现了封建社会中，经受政治磨难的文人所流露出的彷徨孤寂苦闷。此词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来表达诗人的情怀。委婉含蓄，清丽空灵，为苏轼词另一风格。黄庭坚《山谷题跋》评此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卜算子·咏梅

宋·陆游作，词。此词吟咏梅花，兼抒胸臆；既赞彼梅，亦复自许。作者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的情操，表白坚贞的襟怀和高洁的志趣。上片叙述梅的状况。"驿外断桥边"以下四句，写荒野寒梅，开于风雨黄昏，无人赏识，寂寞独愁，暗喻作者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的不幸处境和壮志难遂的苦闷心情。下片挖掘梅的性格。"无意苦争春"二句，写梅花自开自落，本无

心斗艳争春，只得任彼诸花忌妒了，隐喻词人我行我素，不逐流俗，不畏谗毁的处世态度。“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夸张地写梅花的芬芳，将不以其荣枯衰盛而有所改变，比喻作者的气节也不会因穷达生死而有所迁渝。此词处处写梅，又处处不止于写梅；词中不直抒作者的感情，却可从中领略作者的感情；已达到交融无间、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

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唐·韩愈作。七言古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和张署同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言事，被贬远州。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顺宗即位，大赦天下。八月顺宗因病传位宪宗，又大赦。韩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张为江陵府功曹参军。此诗就是在郴州得知改官的消息时所作。通过记述张署的歌辞，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贬谪之苦和蒙赦后移官的不平和悲愤。诗人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被贬南迁的苦难生活，山高水阔，路途遥远，蛟龙出没，野兽悲号。“十生九死到官所”，贬所的环境更恶劣，“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听到颁布大赦令，感到回京有望，哪知“使家”的阻挠，他们仍然不能回朝廷任职，“坎坷只得移荆蛮”。深深感叹“天路幽险难追攀”“人生由命非由他”。结尾故作达观语，更加深了意境的悲凉。全诗章法波澜曲折，首尾照应。语言古朴苍劲，自然流利，在韩诗中别具一格。

八六子(倚危亭)

宋·秦观作，词。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上片写诗人登高临远时所见所感，“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几句，表现“离恨”之深。下片追溯前事，由上片的“念”字贯串下来，从“柳外青骢”“水边红袂”别离，追溯到分别前的欢娱生活。欢娱如流水易去，眼前又是“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的凄凉景象。诗人久倚危亭，顿入伤今念昔的怅惘之中。这首词起处突兀，中间婉委曲折，含蓄道出心中苦闷，确是别后追思恋情。后面虽不道情，专写眼前景物，且以“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两句作结，则情自在景中了。作者选用“铲尽还生”的“芳草”比喻愁思，不仅使愁思表现得生动形象，而且还将作者一直为愁思所苦，想借景来驱散苦闷，结果适得其反，依然对景难遣内心思念，非常明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张炎《词源》云“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

八阵图

唐·杜甫作，五言绝句。作者初到夔州时，凭吊永安宫南江滩上的八阵遗迹而写此诗。第一句“功盖三分国”，仅用五字，就对诸葛亮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的概括的评价，笔法精炼凝重。第二句“名成八阵图”，具体写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的一个方面。“江流石不转”就眼前景物，抒发凭吊时的感慨，江水滔滔，岁月流逝，而诸葛亮八阵的石堆列布依然。诗人揣测，这正是“遗恨失吞吴”的标志和象征吧！诗人为诸葛亮不能在生前吞并孙吴而深感遗憾。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说：“就章法论，则末句照应第一句，三句照应第二句。‘石不转’又借《诗经》‘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典。一二又属相对，又是绝诗中的一格。”

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

宋·张炎作，词。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作者曾与沈钦（尧道）赴京（元都北京）写经，次年书经毕南返。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友人沈钦自杭州来绍兴看望张炎，相聚数日后又走，作者此时赋词。回忆北上的清游生活，描写了失意南返后的凄怆，抒发怀念友人的感情，字里行间交织着身世飘零与家国沦亡的感叹。上片追叙与友人北上旧游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的情景，及南归后彼此不通音讯，“老泪洒西州”的落寞凄苦。最后以“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结束，此二句是词中佳句，形象而夸张地抒发了作者身世飘零之叹与亡国的哀愁。下片写此番重聚后与友人再别后的悬想，“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表达了与友人依依惜别；最后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作结，把怀友念国之情深藏其中，余味无穷。全词文字警策，而以疏宕之气行之，故流畅而不纤，浑厚而不滞。这是张炎词的上乘之作。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宋·柳永作，词。这是一首历来享有盛誉的名作。词里深刻表现了作者羁旅漂泊的悲愁和望乡思归的心情，表现了很高的抒情技巧。通篇贯串一个“望”字。上片写登楼凝目的望中所见，无论风光、景物、气象都笼罩着悲秋的情调，触动着人们的归思。“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勾勒出一派深秋雨后的悲凉气氛，并渗进了天涯行客孤独寂寞的忧郁与感伤。此三句字字渲染，笔力苍劲，气象开阔，是写登临的名句，苏轼赞赏说：“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妙处”（赵令畤《侯鲭录》中引苏轼语）。下片写望中所思，直抒思乡怀人的心情，曲折委婉跌宕多姿。“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两句点出全词主旨。这首词传情状物，纯真自然。词中或重笔渲染，或淡墨勾勒，处处淋漓尽致。写景中既有雄浑豪放之动态美，也有清丽柔婉之恬静美。全词刚柔相济，动静相生，变化跌宕，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此词采用白描技巧，不用典故，不尚雕琢，浅显通俗，而又平淡中见功力。此词还讲究音节和声韵，合于谐婉的音律，收到以声写情的效果。用长短句，使其参差错落，跌宕有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此词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并提，说它们都是；“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

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

宋·吴文英作，词。这是一首登临之作，词中描绘了登灵岩山之所见及有关吴王夫差的历史遗迹，抒发了吊古伤今的哀思。上片写灵岩山突兀、高峻的特点，“名娃金屋，残霜宫城”写山中有关吴王夫差的历史遗迹。下片承上述历史遗迹，批判吴王夫差沉醉歌舞终至亡国，“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两句，赞许清醒的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得以完身；并以此暗示北宋失国之痛、南宋偏安之岌岌可危，从而抒发了作者感时伤事的哀思。这首词不仅立意超拔，境界高远，而且结构脉络清晰，浑成一体。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看作吴文英词中的佳篇。

人日思归

隋·薛道衡作，五言古诗。作者

由北周入隋，曾任聘陈主使，此诗当即成于使陈过程中的人日，即正月初七。诗为五言四句，意谓离家日数不多，却已兼跨两个年分；春花尚未开放，自己已动归思，待到身返乡里，必在南雁北归之后了。小诗写得极为精练，寥寥二十字，竟括尽数层复杂的思想感情。《隋唐嘉话》上载：道衡在陈国作《人日》诗，写出前两句时，陈国文士嗤笑他不会作诗，及见后两句，才赞许说："名下固无虚士！"

人日寄杜二拾遗

唐·高适作，七言古诗。为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寄给成都杜甫的诗作。诗歌通过春色不忍看的描写，心怀百忧千虑的叙述，以及书剑空老，身受二千石，无所作为愧对到处飘零的友人的抒怀，把怀友思乡之情与忧国感时之叹紧密结合在一起，表达出两位大诗人共通的心曲。难怪杜甫读此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见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全诗浑朴自然，深沉真挚。其抑扬变换的音调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是作者晚年最动人的诗篇之一。

入若耶溪

南朝梁·王籍作，五言古诗。诗人曾为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在会稽任职，有畅游会稽山水的机会。此诗是他游若耶溪(在今浙江省绍兴县南若耶山下)的一篇作品。诗中描述夏日泛舟进入若耶溪所见到的风光和所感到的幽静；抒写由此引起的异乡思归的念头和久客倦游的情绪。其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写山林之幽邃静谧极为传神，一代作者无不推服，当时被誉为"文外独绝"之笔。《颜氏家训·文章》篇以为是受《诗·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启发而成的。此诗命意措辞，对唐宋人诗有一定影响。

入朝洛堤步月

唐·上官仪作，五言绝句。作于唐高宗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时作者为宰相早期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即兴赋此诗。据刘餗《隋唐嘉话》载，一同入朝的官僚们，觉得这首诗"音韵清亮"、"望之犹神仙焉"。首二句写沿洛水堤来到皇城外等候早朝，用"脉脉"形容洛水，写景而有情意。用"历"表达出驱马时悠然自得的情态。后两句："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既写出了天色将晓时秋天的特有风光，也表达出太平盛世升平景象。全诗构思精巧，音调和谐，是初唐时较有名气之作。

九日齐山登高

唐·杜牧作，七言律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至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作者任池州(今安徽省贵池县)刺史期间的某年九月九日，依俗与友人登高饮酒而写成此诗。这是一首抒怀之作，表现了在晚唐混乱的政治形势下，作者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抑郁苦闷，而又自宽自解的矛盾心情。开头描写登临的情景与心境，结尾"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霑衣"用齐景公牛山坠泪的典故，以旷达出之，寓无穷感慨于其中。诗歌爽直健拔而又思绪凄恻。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作，七言绝句。时作者年仅十七岁。独自在异乡作异客，每逢佳节，思乡怀亲倍于平日。遥想重

阳登高佩茱萸，故乡的兄弟唯憾缺少一人——自己，难以团聚。诗一开篇，一个“独”字两个“异”字，渲染出飘泊游子的孤寂。由“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警策名句，使思乡之情达于高潮，接着诗人避写自己不能回乡与亲人共度佳节，而悬想故乡兄弟的情态曲折有致，藉兄弟念己咏怀思亲之念新警、丰厚。思亲实情与想象虚景交织，愈现出友情的深挚。千百年来为旅人游客吟诵，慰藉思情。

九　辩

《楚辞》的一篇，战国楚·宋玉作。这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抒情诗。它抒发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伤之情。其内容虽未表现出屈原一些作品中那种存君兴国的理想和誓死抗争的精神，但也对黑暗统治下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从而可以看到诗人憎恶谗谄小人、富于正义感的个性，但也会觉察到诗人叹老嗟卑、意绪消沉的弱点。本篇是宋玉的代表作，它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创作手法，用凝练的语言写出了深邃的意境，在铺陈景物、制造气氛以及选辞定句上尤为精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它把秋天的悲凉之气与人事的别绪离情合在一起，把落叶的惨淡之色与客子的愁苦之容融成一片。前人评论它形容秋景入画，模写秋意入神，是千古言秋之祖。《九辩》以丰富隽永的文辞描写景物、刻画心理，传神入微。句式灵活多变，抑扬有致。音节谐和，善于运用双声叠韵词，取得声响铿锵、情味悠长的效果。诸多方面的艺术上的成功助成了《九辩》不朽的地位。其开篇“悲哉秋之为气也”四句，王夫之《楚辞通释》誉之为“千古绝唱”。

又呈吴郎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作者在夔州时，原住瀼西草堂，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秋，迁居东屯，将草堂让给吴郎住。草堂西邻有个寡妇，杜甫在时，经常来打枣，而吴郎住后，却插上篱笆，防止打枣。为此事，作者写了这首诗。吴郎，是作者的晚辈，因已有一首《简吴郎司法》，故作“又呈”。诗歌委婉地劝说吴郎，对于这样一个无食无儿的妇人来扑枣不应禁止，只因为穷困才致如此，她本来就很恐惧，更应对她亲切些。批评吴郎插上篱笆是“多事”。最后“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两句，把诗的意境扩大提高，作者从这样一件小事联想到国家大事，以致泪下；这也是对吴郎最好的劝告。诗作反映了作者爱国爱民的思想，是闪烁着人民性思想光辉的名篇。诗中对吴郎的劝说开导，层层深入，措词委婉，入理入情，诗中用“不为”、“便”、“却”、“只缘”、“虽”等连接词，使词句活泼婉转动人。

又酬傅处士次韵

清·顾炎武作，七律二首。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诗人至太原，曾访傅山，彼此砥砺，因有酬唱。傅山，明末清初学者，工诗文。康熙己未，拒不应博学鸿词召试。后授中书舍人，复不就。本诗为酬答傅山《晤言宁人先生还村途中叹息有诗》而作。其一赞美傅山抗清的民族气骨，并借瞻拜明陵写惓惓故国的感慨及挚友遇合相契的深情。其二抒写操戈无术的愁苦及

复明理想。“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诗中名句，写老骥千里之志，极为动人。次韵二首格调高古、沉雄。用典属事，贴切、稳妥。近人徐颂洛《与汪辟疆书》曰：“诗言志，亭林诗善言志者也。”“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诗人突起突落，有如胜、广，却成就此一大家。即清诗号称跨越明代，然如亭林之笃实光辉者，亦难并马。”

三 画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叙事抒情诗。诗人以酒醉无凭之言回述自己当年泛东海、射山虎，意气风发、旷达豪壮的峥嵘岁月，从而反衬出此时此地闲官无事的寂寞心情；重申了自己虽屡遭挫折却仍未消失灭胡的雄心；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慨。全诗直抒胸臆，情绪两起两落，跌宕有致，层次分明。其中“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两句，形象地写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可悲现实，强烈地抒发了诗人渴望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想象奇特，感人至深。

三圣庵

明·刘侗作，景物记。作者是明末“竟陵派”作家，本文选自他与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文中主要记三圣庵四周农园风光，流露了都人对农野的喜爱之情。作品先写都人观堤柳、畦稻而知四时节序；听春、夏、秋农歌而知耕稼丰歉之苦乐。然后引出三圣庵，写庵外豆棚、瓜架、畦陇、林木、梵宇、女墙于无稻之时历历可观。文章观察细致，短小有味；文字浅易而措语拗折，表现了竟陵派“幽深孤峭”的风格。

三 戒

唐·柳宗元作，散文。作于永州时期，前面有序，后面分为三个寓言，指出人们应该引以为戒的三种情况，合起来叫“三戒”。《临江之麋》通过麋鹿仗主人之势与犬嘻戏，后终为外犬所杀食的故事，讽刺那些倚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黔之驴》写一头体大声宏的驴子，终因老虎识破它无能的本质而被吃掉的故事，嘲讽了那些“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的骄横跋扈实无德无能的权贵。《永某氏之鼠》写老鼠因某氏神之，饱食无祸；后房子易主，鼠故态依然，终遭杀灭，斥责了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这组寓言鞭笞了那些狐假虎威，外强中干，恃宠而骄的官僚贵族及其爪牙，并指出了他们将得到的悲惨结局，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文前用序点出总的主旨，各篇末又用一两句话点明寓意，既可独立成篇而又是一个总体，构思十分精巧。描写中既抓住了三种动物的不同特点，又突出了被讽刺对象的不同神态，形象生动，是难得的寓言杰作。

三都赋

晋·左思作，散文赋，是《蜀都》、《吴都》和《魏都》三赋的总称。前两篇分别由假想人物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称颂三国时蜀都、吴都的形势重要、物产丰富和宫室壮丽，后一篇则由魏国先生盛赞魏的都城建设和政治措

施，对曹操在汉末统一北方的功业多所颂扬。全赋大旨是论述立国的根本在于政治措施，而不在于自然条件，指出“剑阁虽嶛，凭之者蹶”、“洞庭虽濬，负之者北”。《三都赋》遵循了《两都赋》、《二京赋》的艺术形式，无甚创新，但对大赋里任意夸张、“虚而无征”的手法采取了摒弃的态度，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在《三都赋》中，作者力求内容真实，避免不着边际地穷夸极饰，的确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了。《三都》气势博大、辞采遒丽，较之《两都》、《二京》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后来者居上。据说左思构思十年才完成此赋，用力极勤。《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陆机初至洛阳，闻知左思在作《三都赋》，曾用嘲笑的口吻说他作不好，及至《三都》问世，才表示钦佩得很。当时就有张载、刘逵为之作注，卫瓘补注，皇甫谧作序，更提高了此赋的声誉。士大夫争相传抄，以致“洛阳为之纸贵”。

三衢道中

宋·曾几作，七言绝句诗。是写初夏旅途风光的小诗。晴朗的天空，清澈的小溪，浓密的绿荫，婉转的莺啼，生动地刻画出山径的幽深曲折，景物的变化多彩，有声有色，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的潇洒神情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此诗风格清和雅丽，韵味悠长。

干将莫邪

小说。晋·干宝《搜神记》的一篇，讲述楚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剑成被杀，其遗腹子为父报仇的故事。首叙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成雌雄二剑，自料必遭楚王杀害，乃藏雄剑于家，并嘱其妻，产男后，当使儿持此剑报仇。楚王果处死莫邪。次述莫邪子名赤，年稍长，询母，知父遇害事，乃日夜思报父仇。楚王以梦预知之，即悬赏捕赤。赤逃入山中，遇一客，客言得赤之头及剑，可为其父报仇，赤便自刎。后述客持头携剑见楚王，楚王大喜，依客之请，以汤镬煮赤之头。三日夜头不烂，客请楚王临镬观头，头必烂，遂断王头与己头入镬。三头俱烂汤中，不可辨别，人乃分别埋葬，号称“三王墓”。看来是一篇个人复仇的怪异故事，实际是被压迫人民向暴君讨还血债的浪漫传说。它曲折地反映了广大有志之士的从速铲除暴君、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迫切愿望。文章质朴，情节单纯，语言简炼，但把楚王的残酷虚弱，莫邪的悲愤从容，眉间赤的坚强果敢以及陌生客的仗义牺牲，无不勾勒得清晰准确。在《吴越春秋》和《列异传》中，“干将莫邪”是夫妻二人，在《搜神记》里，写的当是一人。

于易水送人一绝

唐·骆宾王作，五言绝句。易水系送荆轲去刺秦王之地，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歌词传后世。骆宾王于此地送别友人，有感而作此诗。诗篇不叙送人的离情别绪，而是把昔日之壮别与今日之送人融为一体，着力歌咏了荆轲。“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一联，寓情于景，景中带比，不仅道出荆轲的壮举，千载流传，而且写了今日诗人送友人的激昂情怀又蕴含着诗人对自己际遇的不平之情，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慷慨壮心。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送别佳作。

工之侨

明·刘基作，寓言。作者弃官归隐时，作有寓言故事《郁离子》十八篇，针砭苛政，影射元末现实。这是“千里马”篇中的一则。作品写工之侨以良桐制成优琴，献予太常，乐官以为“不古”，未受。工之侨归来，请人断纹、篆刻、并埋于土。一年，抱至市上，乐官传视，叹为希世之宝。作者借工之侨的议论，讽刺封建统治者昏聩、愚昧，图虚名而弃真才。文中还指出其必然导至灭亡的命运，表示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全文寓意深刻，讽刺巧妙。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唐·高蟾作。七言绝句。诗人应考进士未中，写给高侍郎的一首诗，揭露晚唐科举场上的弊端。诗的开篇用“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比喻权贵子弟及其门阀之高。“和露种”“倚云栽”，比喻主考官高侍郎与权贵亲密相依，曲为徇情。后两句“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借景抒情，自知孤寒之士，门第低微，如僻居秋江芙蓉，虽同是名花却生不得地，开不逢时，巧妙地说明了自己不能考取进士一事。诗意殊怨，但写得含而不露，颇有诗味。

大人先生传

三国魏·阮籍作，是一篇介于辞赋与散文之间的传记。“大人先生”是传中的虚构人物，原型虽是大隐士孙登，但已经过大力地夸饰和神化，实际上成为作者理想的外壳。文章激烈地斥责和嘲讽了维护礼法的伪君子，表达了作者对于传统思想流弊的仇视与反抗，反映出作者人生观的重要方面。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写大人先生驳斥主张行君子之道的言论；第二，写遇到愤世疾俗的隐士；第三，写与通达自得的采薪者相逢。作者“出示”了某“世士”给大人先生的信，信中通过“世士”赞扬“君子”的口吻，着力刻画出“君子”迂腐、虚伪和蝇营狗苟追逐利禄的丑态。继而写大人先生反驳“来信”对自己的非难，从正面揭示了“君子”守礼求荣、害人、帮凶的实质以及可笑可怜的处境。痛快淋漓地嘲骂了“世士”，把那些拘守礼法的人比作破裤中的虱子：虱子以“坏絮”为“吉宅”、“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不过，一旦“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下场极为悲惨。比喻奇崛巧妙，笔触老辣尖新，咄咄之势，锐不可当。在反对旧礼教的同时，文章也宣扬了老庄的消极出世思想，这是应识别的。

大子夜歌

南朝乐府民歌，属《清商曲·吴声歌曲》，是《子夜歌》的变曲。现存歌辞二首，写成的时间当不晚于南齐。都是赞美《子夜歌》之词，两诗互为补充，称道《子夜歌》可爱，为多种民歌之冠；说它曲调明快宛转，自然流畅，好处在于出之于口，发之于心，不用乐器的帮衬，也能显出其优美。此两首诗本身就是“明转出天然”、“声势出口(或谓当作“由”)心”的，又兼有文学批评的价值，大概它是对南朝乐府最早作出评论的文字了。

大风歌

汉·高帝刘邦作，三句歌体诗。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英布，还师，路经故乡沛(在今江苏沛县东南)，邀集乡亲故旧宴饮。酒酣，刘邦亲自击筑，并唱了这首歌。歌词仅三句：首句表现出剪除群雄、平定反叛的得意，中句洋溢着统一天下、尊在一身、衣锦还乡的欢悦，末句希望有才能的人来为他保卫江山。短诗既反映出刘邦的得意遂心的欣喜若狂，又透露着英明君主居安思危的深谋远虑。诗虽短小，气魄却很大。汉代称之为《三侯之章》，唐以来多称《大风歌》。

大龙湫

元·李孝光作，游记散文。大龙湫是浙江东部雁荡山之著名瀑布。瀑高一百九十米，状若长龙，为雁荡三绝之一。本文记作者数游大龙湫所见及感受。其中尤着重描绘了飞瀑于夏秋之际“落如震霆”，冬日“渤渤如苍烟”的不同特征。写谷间怪石，潭中斑鱼，壁上黄猿，林隙明月，或布陈蓄势，或点化意境，无不突出雁荡之雄奇玮丽。描绘景物又兼记游者情思：巨石如鳌，则“行者兀兀”；水捣大潭，轰然万人鼓，则“相顾大笑”；明月出苍林间，则“宛宛如故人”。信笔写来，而不蔓不枝，情景相生，引人入胜。

大 东

《诗经·小雅》的一篇，是东方诸侯之国困于赋役、怨刺周王室的诗。它写出西周后期周统治者与诸侯国之间的尖锐矛盾。相传作者是谭国的一个大夫。全诗七章。首章以饮食行路述起，概括地写出西人与东人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次章写东方之国业已民贫财尽，西周王室仍然搜括不已。第三、四章和五章的前四句对比西人的奢侈逸乐与东人的劳苦困乏，反映东方小国人民精疲力竭、不堪征索的境况。第五章的后四句和第六、七章是全诗最精采的部分，列举天上的星宿有空名而无实功，若织女不能纺织，牵牛不能挽车，箕不能簸米，斗不能舀酒，来影射周王室名曰保护小国、实则盘剥小民的现实。这首诗不仅命意沉痛，而且运用了不平凡的艺术手法，抒发着被侵害者的愤慨和不平；诗中叙事生动，比喻奇伟。

大林寺桃花

唐·白居易作，七言绝句。写成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初夏游庐山香炉峰时。诗中描写大地芳菲落尽，高山古寺桃花独盛，别开春境。接着写出“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以自责错怪春归的戏语，抒发恋春、惜春、喜春之情。这首小诗，没有围绕诗题，细写大林寺的桃花，也没渲染花的艳丽与芬芳，是因诗中的花为春光的象征。此诗构思巧妙，立意新颖，兼以拟人手法，将山上山下的时差景异引起无限留恋的风光，描绘得意趣横生，惹人爱怜。

大叔于田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中盛赞一个贵族武士精于御射、英勇善猎。全诗三章，用赋体写出。首章写始猎之际，武士徒手格虎，表现出他勇猛无匹。次章写狩猎进入高潮，武士驱车射兽，无不如意，显示出他武艺绝伦。末章写猎终，武士减了车速，渐渐理好武器，流露出他的从容不迫。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把一个勇武雄壮、豪迈从容的人物形象刻

画得栩栩如生，读来声貌毕见。《诗序》和《毛传》都认为叔指郑庄公之弟叔段。可备考。

大铁椎传

清·魏禧作。这是一篇类似传奇小说的传记文章。文中塑造了一位持大铁椎的奇侠义士形象。“大铁椎”貌丑，寡言，简衣敝裳，兵刃独特，行迹隐秘。作者着意刻画了其急人之危的侠肠义胆和饶勇善斗的性格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本篇善于抓住典型生活片断加以描绘，文笔纵恣，渲染、夸张兼而有之，形象生动饱满，别具神采。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三国魏·嵇康作，散文。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2年)，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由选曹郎升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他想推荐嵇康代他的原职，嵇康便写信拒绝，并表示与山涛绝交。书信分四段，借题发挥，说自己性情疏懒，不能遵循礼法，厌恶酬酢应对，不喜俗人，不会办事，“非汤、武而薄周、孔”，为礼教所不容，放任性情，宜于隐遁，喜欢骂人，不适居官。书信中对司马氏统治下的虚伪、残酷的政治，旁敲侧击，予以无情的揭露，表现出对司马昭阴谋篡魏的不满。这招致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恼恨，成为以后被杀的主要原因。书信文辞犀利，嬉笑怒骂，畅所欲言，充分流露了作者愤世疾俗的情绪，显示了作者孤傲不驯的性格。

与元九书

唐·白居易作，散文。这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作者任江州司马时写给元稹的信，是一篇论诗的重要著作。文章论诗歌的起源与发展，提出了“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看法。强调“风”、“雅”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反对齐梁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复阐明诗歌应发挥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并把作诗与作人联系起来，提出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文章还记述了作者从小刻苦攻读，从事诗歌创作的道路，以及所作诗歌为统治者忌恨，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情形。并把自己所作诗歌编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几类。回忆在诗歌创作上与元稹的相知和昔日出游唱和之乐，约定见面之后再编诗集。这是一篇作者论诗的纲领性文章，也是作者创作经验的总结。这些观点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今天仍有可取之处。但文中对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作家的评论，有失偏颇之处。文章纵横发挥，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再加上忆旧抒怀，丰富多采、波澜起伏而又浑然一体。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论之一。

与友人论门人书

清·顾炎武作，书信。宋、明以来，道学家借古代经典宣扬佛道的唯心主义。一般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之兴亡，一味空淡“心性”。他们标榜门户，广招弟子，以光显于世。当时封建统治者规定八股取士，为猎取功名，一般士子只读时文及道学家语录，学风、文风空疏、颓废。顾炎武对此深恶痛绝。信中首先表明厌弃世俗，不招门徒的坚定态度，然后从班固评论西汉之传经，引出对道学家“循众

人之好”“而广其名誉”的批判。篇末表明自己立志经世致用的实学，必有“私淑艾者”的作用。全篇论述圆通，文笔精要。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唐·陈子昂作，散文。东方虬，陈子昂的诗友，武则天时任左史。陈子昂在朋友家中见到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很欣赏，故作《修竹篇》诗并此序以赠。本文是作者的诗歌理论著作。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批评齐梁诗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出“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主张恢复建安正始时期的诗歌传统，实际上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要求实现诗歌内容与形式的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对当时卑靡的诗风，起了“横制頽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作用，为唐代诗歌走向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峰吹响了进军号。

与叶讱庵书

清·顾炎武作，书信。清庭为纂修明史曾开设明史馆，并以“博学鸿词科”笼络天下名儒。顾炎武注重研究当代历史，造诣极深，屡被征举，他每次严辞拒绝。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庭复开明史馆，拟再次推举。顾得知消息，即写此信给同邑京翰林院掌院学士叶讱庵，表明他谨遵母训“无仕异代”的执着态度。并以“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厉言相拒，显示了作者生死刚正，凛然不屈的民族气骨。本文气充词沛，简扼有力，颇有动人之处。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诗人流放途中经武昌游黄鹤楼时作此诗。诗歌通过笛声的音乐形象，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冷落的意境，加上“西望长安”的典型动作，从而有力地抒发了迁谪之感，去国之情。所以，《唐诗直解》评此诗为“无限羁情笛里吹来”。

与丘长儒书

明·袁宏道作，书信。这篇是作者写给至友的一封信。丘长儒，名坦，字坦之，号长儒，公安派作家。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春，作者由京赴江苏，为吴县令。在任不久即对官场生活深感厌倦。于是他在信中向朋友表述了在官以来劳形伤神的苦恼和涉身仕途的无限怅恨。作者以切身的省察，自怨自艾，把官场种种丑态勾画一尽。所谓“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真是情遣笔随，一片真率；彻心入骨，毫无挂碍。这正体现了他“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信中或戏谑问候，或殷勤邀客，虽信口道来，却耐人涵咏。其文字也隽永流转，天然浑成。颇有东坡尺牍之遗韵。

与杨德祖书

三国魏·曹植作，散文。是作者专与他的好友杨修讨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在书信中，曹植根据二十五年来的体会，讲出他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作家要按自己的特长去创

作，不该自视过高，应该听取别人的批评，勇于修改自己的作品。又认为，批评家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并且自己能够创作，不该凭自己的好恶对别人的作品吹毛求疵。作者还强调要重视民间文学，认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主张不忽视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认为“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此类见解都是很可贵的。但由于曹植的活动目标是在政治方面，而在政治上他一直郁郁不得志，不免慨叹文章无用，称文学为“小道”，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篇书信散文写得简洁有力，气势奔放，流畅自然，直率恳切。

与李生论诗书

唐·司空图作，散文。本篇开宗明义，提出了“诗贯六义”的主张，并把“讽喻”放在首位，但重点却阐述诗的韵味问题。认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强调诗的味在“咸酸之外”，标榜“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是意尽于句中，而是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文章还指出前辈诸人，尽管风格不同，但无论是“澄澹”还是“遒举”，统统都归于“韵外之致”。文中又列举了自己许多“不拘于一概”的诗句，作为其韵味说的样品。本文与其专著《诗品》，乃是王孟诗派的主要理论著作。宋人严羽的妙悟说，清人王士祯的神韵说，都是继承与发展了司空图的诗论。清人许印芳为此文作跋，对本文理论作了发挥与补正。

与吴虹生书(十二)

清·龚自珍作，书信。吴虹生，名葆晋，号虹生，龚自珍挚友。戊寅同年举人，己丑同年进士，同官内阁，彼此关系密切。《龚自珍全集》收与吴虹生书十二封。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1839年)龚自珍怀愤辞官南归，四月二十三日出京都，距国门七里，吴虹生立桥上候龚自珍，设茶洒泪而别。龚自珍七月九日抵杭州，八月至昆山，经月又北上接回眷属。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杭州，继返回昆山别墅。自出都日破诗戒，至返昆山，其间往返九千里，历时八个月，得绝句三百十五首，此即著名之《己亥杂诗》。次年春，作者寄此信给吴虹生，叙及己亥南行往来行踪，《己亥杂诗》创作情况，思念故友情谊及儿女婚事。全篇信笔抒写，言笑无拘，亦庄亦谐，洒脱自然，字里行间深情蕴藉，颇为动人。

与宋元思书

南朝梁·吴均作，骈文书信。信中，作者描述了从富阳到桐庐百余里间富春江“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美景，写出了祖国锦锈山河的一角：浙西地区秀丽多姿的风光。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厌恶官场、向往大自然的心态。书信不用典使事，不堆砌词藻；语言优美，意境清新，感情真挚，文笔流畅。确属梁陈时代不可多得的山水小品佳作。

与陈伯之书

南朝梁·丘迟作，骈文书信。陈伯之本为梁朝的江州刺史，后叛降北魏，官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天监四年(公元505年)，临川王萧宏率军北伐，陈伯之领兵抗拒。作者时为临川王记室，奉命写劝降书给陈伯之。伯之得信，便从寿阳率军归梁。在此篇书信里，作者首先表彰陈

伯之昔日弃齐归梁的明智行为；继而指责他后来背叛梁朝投降北魏的卑劣作法；接着说明梁朝对一时失足的人抱着宽大的态度，从正面劝他归梁。又分析了南北形势的强弱，指出陈伯之处境危险，为他的前途考虑，敦促他离弃魏国。作者更以江南美景和古代大将思恋故国的事例，从感情上震动他，促使他从速作出归梁的决定。文笔婉转，情理兼长；理足以服人，情足以感人，是一篇具有巨大说服力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骈文。

与胡兴安夜别

南朝梁·何逊作，五言古诗。这该是为送别而写的。诗中“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把虽非难舍难分、却又系念不置的朋友关系写得恰到好处；特别是在“一筵”、“两地”之下分缀以“笑”、“愁”两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字眼，更给人以真实、近切而又尖新之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两句，省净清壮，意象精工，直可媲美二谢，一向脍炙人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何逊诗“情词宛转，浅语俱深”，以此诗当之甚为妥恰。全诗八句，中四句两两对偶，虽平仄不谐，但已近于唐人五律。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遇赦下江陵，南游岳阳时，作此诗。前四句状眼目所见。首联写登岳阳楼后，天岳山与洞庭湖浩荡开阔的景色，尽收眼底。接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一联，用拟人之笔来写景物，赋于景物以感情，反映出作者被放后的喜悦心情。后四句写亲身所受：身在高楼，恍若置身仙境，凉风吹来，衣袖翩翩飘举。全诗情调舒展流畅，豪情逸志，溢于言表，是歌咏岳阳楼的名篇。

与高司谏书

宋·欧阳修作，散文。高司谏，指高若讷，当时任左司谏。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败坏朝政的不法行径而被贬官饶州。余靖、尹洙等人上疏谏阻也同时被贬。但身居左司谏官职的高若讷却趋炎附势、看风使舵。欧阳修作此书给高若讷，责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本文是激于义愤而作，语言明快，理直气壮；议论透辟，逻辑性强。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曲折流畅之中含有深刻的揭露与讽刺，词锋锐利之中穿插对是非的分析与评判，给人以从容不迫之感。王安石对此文有“雄辞宏辩，快如轻车疾马之奔驰”的推奖。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唐·柳宗元作，七言绝句。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后，又被流放到更边远的柳州作刺史。这首诗就是在柳州同浩初和尚一起登览，面对剑铓似的尖山，翘首北方，不禁触动了隐衷，写了这首登临寄远之作。诗人幻想“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作峰头望故乡”，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乡之情和被贬远荒的愁绪。全诗富于联想，语言冷峻，音响凄凉而激越，比喻新颖贴切，是唐人绝句中戛戛独造的名作。

与诸子登岘首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写成

于隐居襄阳城郊岘山附近。岘首即岘山，据《晋书·羊祜传》载，羊祜镇守荆襄，常登岘山游宴。因生前政绩，死后，襄阳百姓在此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诗人登山凭吊古人，联想自己，写此诗抒不甘沉沦无闻之情。感叹“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承“古今”二字，扣紧诗题。用水落石出，草木凋零的萧索，暗示心境的哀伤。读罢碑文泪沾襟衫。呼应首联以“代谢”反衬“尚在”，蕴藉功业与山川共存的羡慕，自己无闻无功的哀叹，理想抱负难施的无奈。先情后景，感情深挚，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是“语淡而味终不薄”。

与韩荆州书

唐·李白作，散文。大约作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至二十三年(公元735年)间。韩荆州，名朝宗，唐玄宗开元年间任荆州长史，喜识拔后进。此文是李白给韩朝宗的自荐书。文章称颂韩的学识道德，以及谦恭待士的人品，自述身世、才能，以毛遂自比，希望韩能以礼待己，使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这是求知于人的文章，不免有对韩朝宗过分揄扬，对自己的才能夸大其词的毛病，但与一般卑词乞怜的书牍迥异。文章开篇引天下谈士之言：“生不当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起，格调很高，乘势而下，一泻千里，使全篇雄健奔放，豪气逼人，是能反映李白风格的佳作。

上人书

宋·王安石作，散文。本文就文学的内容、形式和作用等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文学内容是为政治与教育服务的，即“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文学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即“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文学创作必须有益于社会，即“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文学创作要讲究修辞，即“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作者当时就持有这样进步的文学思想是很可贵的，也与他治政思想相一致。全篇文字精当，语言朴实，说理透辟，概括性强。

上大蒙笼

宋·黄庭坚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写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者为太和县令时。诗人亲自下乡察看民情，了解一些民间病苦；在执行盐法时采取了比较宽和的作法，百姓得到方便。这首诗写作者在大蒙笼的见闻，反映了山民的疾苦和愿望，并肯定了他们的纯良有礼，揭露了民反是出于官逼的社会现实。诗中描写了上大蒙笼途中的艰险情况，“阴风搜林山鬼啸，千丈寒藤绕崩石”两句，令人心惊魄动。住在这种地方的百姓，其穷困可想而知。全诗极尽锤炼之能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末四句将百姓的呼声、愿望照实转述作结，不加任何评论，简洁有力。流露出诗人对大蒙笼人民的同情。

上书谏吴王

汉·枚乘作，散文。作者曾在吴王刘濞治下任郎中，以文辞显名。吴王谋叛朝廷，反迹渐彰，枚乘上书谏阻。书信从利害、得失的关系上为吴王考虑，劝说吴王不要造反。文中用了丰富的比喻和大量成语，极言吴王“所欲为”是“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所处之势是“以一缕之任，

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暗示出吴王欲反而回避叛名，好比“畏其影而恶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又点出吴王谋叛而欲罢不能，犹如“欲汤止沸，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正面提出劝诫：“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又说善与恶都是逐渐形成的，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绠断干”说明这一道理，鼓励吴王在漫长的岁月里“积德累行”，而不要“弃义背理”。全文把深刻的说理和活脱的比喻紧密、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上　邪

汉·无名氏作，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以之属《鼓吹曲辞·汉铙歌十八曲》。这该是一首情诗，可能是恋人之间指天发誓，表白自己的爱情坚贞和持久，说只有在高山化为平地、大江干涸、冬天鸣雷、夏季降雪、天地合在一处，这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出现时，与恋人的爱情才会终止。火炽的感情表达得极其率真、奔放。或认为本篇与《有所思》应合为一篇；《有所思》表现了女方已考虑与男方决裂，而本篇则是消除误会、回心转意后发出的追随到底的誓言。或以为本篇是男方得知女方怀疑、愤怨之后向女方的自我剖白。诗中叙写五件事，杂言错落，语句跌宕，毫无排比的痕迹，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主人公的怒潮般的感情。

上汝州城楼

唐·李益作，七言绝句。中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战乱不已，地处中原的汝州，也是兵戈不息，好象边地州郡。“似边州”三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诗人忧怀国事，登楼远眺，听到的是军中悲凉的鼓角声，看到的是烽烟弥漫、田野萧条。对比三十年前的情景，诗人不禁伤心落泪，发出“伤心不独为悲秋”的感慨。全诗措辞含蓄，言简而意赅。黄叔灿《唐诗笺注》评：“‘似’字见风尘满地，三十年中，乱离飘荡，山川如故，风景已非。‘伤心不独为悲秋’，俱含在内。”

上阳白发人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乐府五十首》其七。这组诗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官左拾遗时所写。这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乐府诗的又一发展。这首诗描绘一位白发宫女的悲惨经历，概括出“后宫佳丽三千人”的青春幸福被埋葬的不幸命运，指控了封建统治者广选嫔妃的罪孽。其中绿衣监使守门的幽禁环境，“红颜暗老白发新”的容貌变化，点明幽禁对宫女的摧残。依旧天宝末年妆扮的自嘲，写出了宫内封闭隔世的特点。大家“追赐尚书号”一笔，在讽刺统治者摧残人性的同时又假作慈悲的虚伪。其中宫女自述，乃经历的概叙与具体描绘，互为补充，各显其长。如果说以秋风残灯暗雨空房的凄冷，烘托心境的黯冷孤苦较为常见，那么在写欢乐场景时宫女休妒双燕、厌闻莺啭的一反常理的冷漠，则是神韵之笔，它极其含蓄婉曲地再现出有过热烈追求也只能在孤寂中熬煎乃至是麻木的变态心理。全诗形象生动，感情浓郁，是唐代宫女诗中少有的佳作。

上林赋

汉·司马相如作，散文赋。见“子虚赋”条。

上高宗第一书

宋·陈东作，散文。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再次南侵，虏徽、钦二帝北去。次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曾一度起用主战派代表李纲为相，以求稳定局势；但实信赖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采取放弃中原逃往南方的政策，因此李纲为相只七十五天就被迫辞职。太学生陈东为此连上三书。本文是第一书，针对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主战与主和之争以及李纲罢相等事进言，主张李纲为相，张所、傅亮为将，并认为黄潜善、汪伯彦“若在朝廷，必害中兴之业”。文末云:“臣与纲与潜善、伯彦及所、亮，皆昧平生，曾无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这确实反映了人民当时的意愿和社会舆论，但却触怒了上层统治者，竟被判罪斩首，时人无不为之感愤落泪。通篇文辞畅达，说理透辟，情绪高昂，感人肺腑。

山　中

唐·王勃作，五言绝句。约作于客居巴蜀时。诗中描绘长江东流，因悲迟滞，羁旅久留，归思萦绕；高风送秋，黄叶纷飞，凄凉萧索，愈发难排。全诗即景抒情，由登山望江起兴，引出归途迢迢、思归未得的窘况；又即景结情，由秋风落叶的景象，暗拟心境的悲凄、旅况的飘零。这首小诗意境前承宋玉的《九辨》，后启杜甫的《登高》，短小的篇幅里，久客思归的心情，写得如此缱绻低回，显出诗人的功力。

山　中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这是首摹写秋末冬初山中景色的小诗。小溪石出，秋山叶稀，空翠欲滴，似湿人衣。诗中白石、红叶相映，交织出绚丽鲜艳的美境，“出”“稀”两字又扣紧时令的流逝，展现景物的特征，虽已天寒，却毫无萧瑟凄清之感，令人仍回味、遐想绿波粼粼、红叶灿烂的盛景。“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一联，诗人运用“通感”，将行人的视觉、触觉，化为似真似幻的虚幻感觉，以浓翠滋润，似细雨湿衣的凉意袭人的错感，渲染出山色依旧浓重。新巧传神，清新隽秀，与张旭的《山中留客》“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唐·王维作，散文。这是作者在辋川山中写给友人的信。文章先向友人说明自己未敢相邀而独自进山之故，次叙冬夜山中所见所感，转思来年春山美景，函约裴迪同游。文中推崇流连山水，退隐清高的“深趣”。本篇与作者的一些山水诗一样，充满了诗情画意。以十分清新的笔触，简短明净的语句，抓住水月交辉、远火明灭的色调与犬吠夜舂、疏钟相间的声响，有声有色地表现出冬夜的幽深肃穆来。又以轻儵游于水面，白鸥翱翔天空，喧染了一派生气盎然的春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清丽幽隽，更有墨画所不到之处，是历来传诵的写景名篇。

山中杂诗

南朝梁·吴均作，或题《还山》，五言古诗，共三首，都是诗人归居吴兴山宅时的写景之作。中以“山际见来烟”一首最为人所传诵：在此五言四句里，诗人已将自己与自然界混为一

体，无所谓物我之别了。小诗纯用白描手法，展示出一幅绝美的山居暮景写生画来。可称王维、裴迪《辋川集》的先声。沈德潜《古诗源》说："四句写景，自成一格。"

山中送别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别具匠心的送别诗。诗歌不描写别离的场景，而写别后的情况。首句写相送已"罢"，行人已走，只留下送行人在山中。次句写天色已晚，独掩柴扉。两句把送别之后的孤寂表达得余味无穷。后两句"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化用《楚辞招隐士》之句，诉出刚分手后的相思与急盼重聚的心情。唐汝询《唐诗解》中说："扉掩于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行人之归期难必。"作者正是选取生活中几个镜头，用平凡的素材，表达出深远的感情。诗风清淡、自然，而意味深厚、真挚。

山中留客

唐·张旭作，七言绝句。这是劝阻客人不要轻萌拟归的留客诗。诗中极写山光物态弄春晖的形象，既包罗了景物的更新万象，又有任人自由想象的余地，在顺势引出留意的同时，并以入云深处，晴明皆沾衣的真切感受，打消客人恐落雨湿衣的顾虑。全诗围绕一个留字，先以景逗客，激发游兴；再晓之以理，开导劝阻。诗情隽秀深致，景理交融，体现出境界的幽深，构思的婉曲。

山中寡妇

唐·杜荀鹤作，七言律诗。诗题一作《时世行赠田妇》。写战乱中一位极端贫困的山中寡妇无法逃避征徭的痛苦，真实地反映了晚唐社会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首联介绍寡妇的形象：鬓发焦黄，面容憔悴，衣衫褴褛，战祸夺去了丈夫，孤守破旧的茅屋。颔联写桑柘已废，田园荒芜，然而官府依旧逼租收税。叙述山中寡妇过着非人生活。尾联"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为全诗主题所在，愤怒控诉了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全诗用白描手法，语言通俗质朴，风格明快清新。用七律形式写乐府题材，颇具特色。

山　石

唐·韩愈作，七言古诗。作于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游洛阳惠林寺时。叙述黄昏到寺，夜深宿寺，天明离寺的游历过程。全诗依照时间顺序描绘寺中、山间雨后的景色，"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夜深静卧百足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一句一景，如图如画，给人以具体、形象、生动、新鲜的感觉。在通体清淡的笔触中，时而点染几笔浓丽的色彩，富于变化而又自然和谐。辞奇意幽，诗意浓郁。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不事雕琢，更见精彩，真大家手笔。"

山　行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诗前两句写作者看到在石径蜿蜒、白云缭绕的秋山深处，却有人家居住；接着作者被晚霞辉映下一片火红的枫叶吸引住了，停车观看，不禁发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赞叹。秋天的黄昏在诗人笔下并不萧条冷落，而是嫣红满目，生气盎然，这不仅是写景，也是诗人精神世界的披露，志趣的寄托，给读者以

美的享受和精神鼓舞。诗歌形象鲜明，意气焕发，是一篇千古传诵的佳作。

山 村

宋·戴复古作，七言绝句。这首小诗是一幅幽静的山村景物图：绿荫掩映的一户人家；矮墙上露出了火红的石榴花；门巷寂静，唯有白发老翁领着小孙儿在散步。画中房舍、人物构成了诗的优美意境。此诗景物鲜明、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地写出了富有诗意的山村生活情趣。语言朴素，亲切动人。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作，曲。元文宗天历二年，关中大旱，诗人受命赈灾，赴任陕西行台中丞，过潼关有感，作怀古九曲，此其一。作品写潼关险势，回溯历史，感叹兴亡，指出封建王朝竭尽民力，滥兴土木，秦宫汉苑一时显赫，终为战火覆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两句警切之极，深刻指出历代王朝之纷争是人民灾难的根源。古代文学作品，曲之内容最为驳杂广泛，而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极少。此曲纵观历史，洞察泓涵，尤为难得。

山房春事（梁园日暮乱飞鸦）

唐·岑参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吊古之作。梁园是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一所十分繁华的园林，地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东。诗歌开篇即写梁园唯暮鸦乱飞，疏疏落落仅二三人家，昔盛今衰之叹，寓于景中，接着以"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作结，更添物是人非之叹，以花树无知，反衬人的有知有感，越见其吊古之情深沉，出语含蕴。沈得潜在《唐诗别裁》中高度评价了这首诗，认为："后人袭用者多，然嘉州实为绝调。"

山居秋暝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这首描摹秋暝雨后山村景物的佳作，寄托了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空山雨霁，初秋薄暮，仰看松间明月，俯闻山石泉声，清幽素雅，美妙自然。竹喧声知浣女归，莲动景觉渔舟流，神韵飞动，点画出纯朴恬静的生活乐趣，顺势反用《楚辞招隐士》旧典，有隐居山中陶醉自然的愿望。"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句式倒装，饶有诗意，对仗富于变化。诗中皓月、青松、清泉、以物高洁寓志向；女归、舟动、喧笑，以人欢乐寓向往，构成诗人远离官场的理想。此诗含蕴丰厚，与《汉江临泛》为人誉作王维的一山一水名篇。

山 鬼

《楚辞·九歌》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它是祭祀山神的一首歌辞。有人说，由于山神不是正神，故称之为"鬼"。其实先秦时期，在人们心目里鬼神的界限并不分明；称"鬼"，不见得表示略贬于"神"。此诗描写一位山林女神失恋的悲伤。它运用民歌的比兴手法，把山鬼的秀韵丰姿和环境的静谧幽邃融合在一起，又把精灵的气氛和凡人的感情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溟濛而诡谲的世界。在希望和失望、将信和将疑的感情旋涡里，女神百转千回的心曲得到了细腻而精微的表现。估计这可能是由女巫化装独舞时的演唱辞。它的十足浪漫、几缕哀伤，使人们在欣赏和同情中得到美的享受。

千年调（卮酒向人时）

宋·辛弃疾作，词。这是一首幽

默风趣，嘲讽讥刺的佳作。面对金兵的南侵，南宋朝廷中，一些不顾国家安危，只求个人享乐的达官贵人，对主和派百依百顺。作者借友人郑汝谐给小阁取名“卮言”为题，加以巧妙发挥，以酒器拟人，形象而辛辣地讽刺了这类应声虫谄媚逢迎的丑态。词中嘻笑怒骂，皆成鞭挞。上片以边描绘边评论的笔法，刻画了“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的酒器“卮”，“更对鸱夷笑”的转注流行器皿“滑稽”，“寒与热、总随人”的草药“甘国老”等三种事物的形象，以它们的特点比喻官场中三种人的性格。下片全说反话，“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等句，故意用自责、自悟口吻写报国壮志难酬的原因。在此作者将二十多年的不平与愤慨，都含蓄地流露了出来。词人的语言、情态、性格，与上片刻画的那班官僚构成了鲜明对比，表达了强烈的爱憎。这样的讽刺佳作，在宋代词坛是少见的，虽不是辛词代表，却表现了辛词风格的多样性及独特韵味。看似戏作，却充溢着作者长期郁积的不平与愤懑，词中引用庄子、汉书、本草、唐诗，十分熨贴自然，不着痕迹，构成一幅幅发人联想的漫画。从对两类人物形象的对照中，分明地激荡着一股刚直、豪迈的正气。

千秋岁(水边沙外)

宋·秦观作，词。这是作者贬居处州(今浙江丽水县)时所写，他的满腹牢骚都概括进词中了。上片写景抒情，“花影乱，莺声碎”写的是暮春景色，满怀的是离愁心迹；“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道的是作者身世之叹。下片写别后相思，先追忆过去“鹓鹭同飞盖”的美好生活；又回到眼前“携手处，今谁在”的孤独现实中，结尾“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花落春归、时光易逝、希望渺茫。全词景与情会，万点离愁正浸透在这万点落红之中。“愁如海”，以浩瀚无涯的大海形象地比喻离愁之深浓。作者因景抒情，伤今忆昔，今昔对比。词的上下片各五仄韵，以上声与去声相间，声韵既促，声情激越而哀怨，离情别恨表达得十分鲜明。词中多用三字、五字的短句，并与咏叹式的三字与七字构成尾句相间，参差错落，深刻而细腻地表达了作者政治失意后的愤慨和生活不幸的悲伤。

千秋岁(数声鶗鴂)

宋·张先作，词。这是一首描写伤春惜别和抒写恋情相思的词作。上片寓情写景，“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以鶗鴂的哀鸣开篇，烘托春意阑珊的悲凉景象，并借以传达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下片直抒胸臆，换头与开篇呼应，“鶗鴂”啼的是伤春，那么么弦弹的则是相思。“莫把么弦拨，怨极弦能说”二句表现了作者深沉复杂的感情。“天不老，情难绝”两句是全词的主题，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坚贞和生死不渝。这首词在张先词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是一首感情火爆的抒情词，与张先其它作品如《天仙子》《青门引》等清丽含蓄的词相比，在风格上迥然有异。词用比兴，写景主要为了渲染气氛和烘托感情。作者还适当采用了民歌中谐音隐语，加上巧妙地化用前人诗句，更增添了这首词的抒情气氛。

乞毋割地与金人疏

宋·宗泽作，散文。建炎元年(公

元1127年)五月，高宗赵构即位后，仍沿用钦宗赵桓向金人割地议和的“誓书”，以图偏安苟活。作者是力主抗金、反对投降的代表人物，曾连上二十余疏谏阻割地妥协，并“以赏善罚恶，以进贤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兴我大宋基业”出发，指出虽有“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但“自金贼再犯，未尝命一将、出一师”，却“惟敌言是听，惟敌求是应”，因而强烈要求扭转丧权辱国的“议和”局面。可是，昏庸愚懦的赵构却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至使宗泽忧愤而卒。作者上疏时年已六十九岁，仍表示“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的愿望。情辞恳切，悲壮感人。

乞 食

晋·陶渊明作，五言古诗。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因自然灾害，诗人备尝饥馁之苦，此诗可能就成于此年，即诗人去世的前一年。也有人以为诗成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诗人二十九岁。诗中自述向一位新交乞贷，友人不但慨然馈赠，而且殷勤留饮，欢谈终日。诗人感激，因而赋成此诗。先写出门乞食，不知找谁为宜；次写找到一位新交，不知开口说什么为好；后写得到友人意外的帮助，不知怎样感谢才是。文笔省净，意切情真，生动之极。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南朝齐·谢朓作，五言古诗。这是诗人赴宣城(今属安徽)太守任途中的抒情之作。写从新林浦出发南航，至板桥浦一段水路上的所见和所想。全诗十二句。前四句写航船逆水西南行，回顾出发处，景物依稀可辨。中六句说孤游的经历已有不少，本已倦于行旅，但此度出守宣州，既可得到当官的俸禄，又能满足隐遁的情趣；远隔尘嚣的生活从此开始，因而感到欣喜。末二句写自己虽无隐士的高行美德，但此去宣城毕竟可以幽栖远害。把繁杂的思想活动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得清楚如许，实在难得。诗中插入“天际”、“云中”两句描摹，又为远客孤舟加上了一幅透视感极强的大自然的美景。王夫之《古诗评选》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

之零陵郡次新亭

南朝梁·范云作，五言古诗。是作者赴零陵内史任的途中，在新亭止宿时写成的。全诗六句：前四句写暮景，括尽江、天、烟、树关系间“如合”、“相似”的模糊美。后二句以流水不可穷源，行舟似无止日，来写旅程漫漫的辛劳，也透露着对于游宦生涯的些许厌倦。笔锋宛转流利。这是一首写景诗，也堪比作一幅未经精心布局的写意山水画。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清·龚自珍作，散文。本篇写扬州盛衰变迁，暗示时代的衰落。文中先借过客之言虚写今日扬州荒凉冷落，接写南游所目睹之扬州风物人情，赞美其“冶华”无比，“居然嘉庆中故态”。然后笔锋暗转，写“凄馨哀艳”的求书女子，抚今追昔，发伤时怀旧之感慨。篇末引出对初秋景象的议论，所谓“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暗

示清末表面繁盛中隐藏着衰落的危机。全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兼而有之，写来迂回曲折，跌宕生姿。终篇之际，翻驳前文，追慑题旨，余韵沉深。

己亥岁

唐・曹松作，七言绝句。作于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有感于镇海节度使高骈镇压黄巢起义一事而写的。第一句“泽国江山入战图”，不直说战乱已蔓延到大江以南，而只说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耐人寻味。第二句“生民何计乐樵苏”，以“乐”字反衬“生民”不堪其苦，反映人民无法生活的悲惨处境。第三句“凭君莫话封侯事”，“莫话”以沉痛又悲愤的诗句表达百姓不愿说又不能不说的愤慨心情。“封侯事”指高骈因杀人多而受到封赏。结句“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全诗的警句，揭示主题，直率而不浅露，痛斥将帅为一己荣耀，而不惜牺牲千千万万人民的性命。在一句中“一”与“万”、“荣”和“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

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清・龚自珍作，绝句诗。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乞撰青词。”青词乃道教祭神文字，诗人借祝祷天公，神驰想象，感叹现实，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专制主义的腐朽、黑暗。诗激情洋溢，极富浪漫色彩，成为《己亥杂诗》中最著名的诗篇。龚自珍身历清王朝衰世，主张重用人才，力图革新强国。封建统治者却仇视变革，竭力摧残人才。“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那个才士扼吭，死气充塞的政治局面的形象写照，其中蕴涵着诗人无比的沉痛与愤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热切期望风雷振荡，有新生力量冲破制驭，从黑暗、沉闷中崛起，诗借喻精妙，想象生动，感情炽烈动人，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己亥杂诗(不论盐铁不筹河)

清・龚自珍作，绝句。清末，腐败的满清政府，不重视盐铁发展，不知治理河流，倚仗江南富庶，加重赋税，残酷盘剥，致使农民破产逃亡，农业经济面临崩溃。清陆世仪在《漕克揭》中就曾指出：江南“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小民逋负不已，势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诗中“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二句，写农民弃耕的愤慨，借以谴责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无穷苦难，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的激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己亥杂诗(只筹一缆十夫多)

清・龚自珍作，绝句。自注：“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江苏淮浦当运河、黄河交会处，水闸极多，船只全凭人力拉纤渡闸，纤夫终日忍饥挣扎，生活极端痛苦。诗深刻反映了这一悲惨现实。“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诗人借夜半纤夫的劳苦呼号抒发感慨，表示出对饥苦的劳动者的深挚同情，也为自己曾坐食民粟而抱愧自责。

己亥杂诗(故人横海拜将军)

清・龚自珍作，绝句。道光十八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作序赠行。序

中论及战守策略，并求同行。因事势复杂，未能实现。南归中诗人期待禁烟取得成绩，写下了这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诗篇。诗中以“横海将军”“侧立南天”赞美林则徐面临外侮，操戈待战的威武形象，反映了诗人抵御强敌、坚决禁烟的斗争精神。“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又透露了诗人对禁烟前景的无限忧虑，以及无法投身实际斗争的痛惜之情。诗借典言事，寄托微旨，凝炼、深沉。

己亥杂诗（津梁条约遍南东）

清·龚自珍作，绝句。清末，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鸦片大量输入国内。清政府迫于人民的反抗，曾数次颁布禁烟条令，实则吸毒者十之八九仍在官僚阶层。他们包庇贩卖鸦片，维护洋人利益，形成一股卖国辱民的罪恶势力。诗反映了禁烟斗争的现实。首二句以反问口气遣责官僚幕客，深寄愤慨。次二句“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揭露统治阶级丑恶本质，并暗示出禁烟失败的根源。诗以美辞怨刺，讽喻委婉而辛辣。

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

清·龚自珍作，绝句。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诗人辞官南归，复北上接回家眷，往返八、九余月，诗写于此时。《己亥杂诗》是包括三百一十五首绝句的组诗，其涵容博大，神采瑰丽，尤如一章激扬雄壮的交响乐，生动地再现了复杂的现实斗争。诗人在自身生活经历的叙述中，或抨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或遣责帝国主义的疯狂侵掠，或呼吁风雷，憧憬变革，无不交织着他的苦痛、彷徨、悲愤和追求，写来深沉生动，撼人肺腑，是具有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史诗。“浩荡离愁白日斜”一首，写别京感慨。诗中先言离愁，转以“落红不是无情物”自励，翻出“化作春泥更护花”，一洗前人咏落花的哀婉情调，寄寓了诗人不甘沉沦、决心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的积极进取精神。诗格沉郁而清俊，比喻能蝉脱一变，于平近中见新奇。

己亥杂诗（满拟新桑遍冀州）

清·龚自珍作，绝句。道光十八年，诗人曾向朝廷提出在河北发展蚕桑业的建议，而当权者因循旧章，拒不采纳。此次南归，重至冀州，不见新桑，无限怅惘，于是借诗抒写怀抱，寄托感慨：“书生挟策成何济，付与维南织女愁”。诗中指出，北方桑田荒废，南方丝织业则难以协调发展。明说织女为无业可操而忧愁，而暗里谴责统治阶级仇视革新图强，必将使生产衰退，给人民生活带来痛苦。其中饱含着诗人治国无路的无限愤懑。

已　凉

唐·韩偓作，七言绝句。诗以末句首二字为题。这首诗由阑干、帘幕而至龙须草席和织锦褥，迤丽写来，描绘秋天室内的陈设，烘托出闺阁的秋思、秋怨，于富丽豪华的景象中，透出一派深秋寂寞的气氛。此诗妙在此中无人，而其人又未尝不在。无一字写情，纯是借景物点染人的情思。构思精巧、笔意含蓄。孙洙《唐诗三百首》评：“此亦通首布景，并不露情思，而情愈深远。”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又评：“纯是景物，而景中有人，丽不伤雅，《香奁集》中隽咏也。”

女二二圹志

明·归有光作，墓志。二二是归有光的次女，生三百日夭亡。作者为她写了这篇墓志。文中以“生既不知，死不及见”来抒写作者的哀痛，并追忆了小女于襁褓中初知亲昵的可爱形象。其中虽一二掠影，却至情至性，加之对家仆忽来报丧，言语吞吐，神态犹疑的描述，使这篇不足三百字的小文，充满凄然情味，真挚动人。姚姬传云：“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却自风韵疏淡。”

女冠子(四月十七)

五代前蜀·韦庄作，词。作者有《女冠子》两首共写一事，由别后梦中相见，叙别离时的悲伤，叹别后的孤寂。本篇是第一首。《女冠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本词回忆分别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写别后梦魂相随，无人得知的相思之苦。由直点日期开头，然后以明月当空，暗指时间结尾，首尾照应，构思颇细。以“天边月”作为相思的见证，显示出爱情的纯洁与别后的孤单。缠绵之中透出一股秀气，确是“骨秀”之作。

女耕田行

唐·戴叔伦作，七言古诗。这首诗描写一对农家姐妹因长兄被迫服兵役，耕牛也因时疫死去，家贫母老，不得不卖绢买刀，亲自下田耕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农村破败的情况。诗中以白描手法，描写姐妹两人抛头露面到田里春耕时的羞惭心情。篇末四句运用比兴手法，刻画农家少女自怜自惜的心理活动。人物形象生动，描写细腻，语言质朴，表达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小车行

明·陈子龙作，新题乐府诗。诗借夫妇推车逃荒，描写灾民流亡景象。崇祯十年，诗人曾出京视察灾情，目睹荒年惨状，所以写来真实感人。诗不作流亡场景的渲染、铺叙，而着力勾勒了一幅逃荒者典型生活的白描画，笔墨简炼，质朴无华。首句先写弃家外出。次句写茫然流离，在青榆充饥的痛苦中，渴望食能有粥，自然引发出乞食无门的描写。尾句“叩门无人室无釜”是布白之笔，实中有虚，使人联想到灾年村荒室空、满目凄然的悲惨景象，扩展了题旨。诗以“踯躅空巷泪如雨”作结，写出流民茫然无依，悲叹绝望之情，声色活现，形象生动，给人留下深沉的回味。《梅村诗话》称其诗“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此指前期作品。国变以后，多呼啸悲歌，感伤时事，诗风亦朴厚深藏。

小长干曲

唐·崔国辅作，五言绝句。《长干曲》，乐府杂曲歌辞名，内容多写长干里一带女子生活的情趣，《小长干曲》亦然。这是一首情诗，全诗写男青年在一个月色迷濛，湖风荡荡的夜晚，去找寻采菱未归的心上的姑娘。先写欲寻找而道路不通，小伙子不免有点失望，但接着两句“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转出新意境，从歌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这是一首清新活泼，含蓄隽永的小诗。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诗。这首诗描写了农民一天辛苦之后，饶有兴致地欣赏民间艺人说唱蔡中郎故事的

情景，形象地反映出南宋初期蔡中郎与赵五娘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盛况。前两句说明盲翁说书的地点，附及时间和老柳多荫的环境。后两句，“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言蔡伯喈去世已久，故事的真伪，评价的是非，谁都不去过问，全村群众踊跃而为的只是到场听书而已。小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村喜爱击鼓说书的艺术形式，写得生动传神；同时也对历史上的贤士蔡中郎（名邕，字伯喈）竟在说书里成了贪图富贵、背亲弃妻、终遭雷殛的坏蛋，感到无可奈何！

小 池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写初夏荷塘风光的短篇。作者善于捕捉风景中微小的、瞬间的典型情态，化入诗中；并善于将诗人主观的感情和愿望输送给客观的景物，使它们不仅形象鲜明，而且具有能惜能爱的灵性。因此仅用淡淡几笔就把小池的小景描绘得生动传神。小诗写尚未展开的荷叶，刚刚从水中钻出一角，便被蜻蜓发现，停歇其上了，为这幅优美的图画增添了新鲜活泼的意趣。全诗玲珑剔透，精巧喜人；构思新颖，笔触细腻；语言浅显，明白如话，充满清新的生活气息。

小 村

宋·梅尧臣作，七言律诗。诗中描写了北宋中期农民衣不敝体的凄惨处境，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现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并抨击了当时官府。尤其末两句“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对当局的怨刺之情尖锐明朗。此诗风格古朴平淡，诗中叙事、抒情、议论结为一体。选取日常所见典型的生活景象入诗，尤显得平易亲切。

小园赋

北朝周·庾信作，骈体小赋。是作者晚年羁留北方怀念故国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屈节异土、愿作隐士而不可得的痛苦心情。小赋已完全脱去脂粉气，富有真情实感。前半篇全从小园落笔，后半就乡关之思而为哀怨之辞；表现出向往隐居的巨大兴趣，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深重愁苦。赋中以较多的篇幅描写小园的景物，反映出作者要辞官而幽居以排除现实中种种烦恼的幻想。若“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落叶半床，狂花满路”，都表现出作者对小园清幽的向往。但美妙的幻想并不能代替作者对于江南故土的深切怀念；他追忆起家国陷于重灾浩劫的苦难经历和自己流落北国的狼狈处境，进而痛恨自己“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最后以“凉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为结，怨天尤人，悲愤之至。此赋把浅近的词句和繁奥的典故融为一体写入骈文的尝试是成功的。如“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写得明丽清新；又如“坐帐无鹤，支床有龟”、“连珠细茵，长柄寒匏”，写得含蓄风趣。都给人以美感，代表着同类小赋的最高水平。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

宋·岳飞作，词。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向金屈辱称臣，达成了协议。岳飞写此词以示反对，抒发了收复失地的抱负不得实现的苦闷。上片寓情于景，写作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了他顾念北伐、

忧虑国事的不平静心情。“起来独立绕阶行”，形象地描述了作者内心的焦灼。下片进一步抒写渴望收复失地而受阻的忧烦。“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极其哀愤凄惋，是词人宏图未展、感到力不从心，而又自知处境孤危的喟叹。作者积郁于中而发之于此词，沉雄有力，感慨无穷。写得委婉含蓄，与《满江红·写怀》词慷慨激昂的风格显然不同。《写怀》表现抗金雪耻，此词则表现反对投降；作者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包括高宗皇帝赵构在内的南宋朝廷的主和派，关系复杂，感情抑郁，因而百转千回，词语蕴藉。

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诗。这是一首成于春日郊游马背上的诗，诗中描绘出一幅江南水乡妩媚的春色图。从地上到天空，从树木到花卉，都紧扣春色这一主题，给人以鲜明的立体感。在布局谋篇上，作者采取层层推进、交相呼应的手法，使层次清楚，景物生动。诗中的雨、日、云霭以至绿树、红花，都描绘得生机盎然，使人确有春色无边的感觉。全诗细致精微，色泽艳丽。

马伶传

清·侯方域作，传记散文。本篇记叙金陵演员马锦发奋苦学，提高技艺的故事。马伶在会演《鸣凤》剧中，扮演严嵩，因逊于另班同角李伶，毅然远走。他不耻隐身于相国顾秉谦门下，“察其举止，聆其语言”，苦心揣摹。三年后，再度会演，竟使李伶折服。马锦敢于超越强者的进取精神，深入实际生活，借鉴真实形象的学习方法颇值得称道。篇末评论所谓“见昆山犹之见分宜也”，以顾秉谦比魏忠贤，讥锋所指，至为明显。作品文笔充畅，叙事如绘，笔法近小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佳作。

马　诗（大漠沙如雪）

唐·李贺作，五言绝句。作者写马诗二十三首，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各种马的形象，托物言志，抒发了诗人的愤慨，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本篇为第五首。诗歌开首两句以雪比沙，以钩比月，展现出一派辽阔的边地风光。接着写骏马希望配上金饰的笼头，驰骋在清秋的原野上，以寄寓自己希望得到君王赏识，大干一番事业的豪迈胸怀。诗歌语言明快，风格健爽，仅用“快走踏清秋”五字，把骏马的形象刻画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马　嵬（海上徒闻更九州）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马嵬坡故址在今陕西兴平西。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史叛军攻破潼关，玄宗仓皇奔蜀，行至马嵬，六军不发，杀杨国忠，并逼玄宗令杨贵妃自缢，史称“马嵬之变”。唐代不少诗人咏此。李商隐此诗，对玄宗作了尖锐的讽刺。诗歌先指出海外仙山遥储芳魂之说，无非虚话，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誓言也是空言。更进一步指出“此日六军同驻马”，正是因为“当时七夕笑牵牛”。讽刺唐明皇因荒淫昏聩而酿成马嵬事件，最后发出冷峻的诘问：为何当了四十多年天子的唐玄宗倒不及普通老百姓能保住自己的妻子呢？全诗属对工整，用事妥贴，语言精确洗练，虚字配置巧妙，是一首很有特色的诗作。

子产不毁乡校颂

唐·韩愈作，散文。文章记叙春秋时郑国政治家子产执政，国人在乡校议论执政者的得失。有人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但不毁乡校，反而认为这是听取国人意见的好办法。这样，使郑国治理得很好。文章还用周室的兴衰对比，说明事业的成败，与听取意见的关系。最后，感叹子产只能“化止一国”，并点出当今“有君无臣”，没有人能继承子产的事业。本文通过颂扬子产尊重国人的意见，讽刺今之当政者闭塞言路。用“我思古人”开头与结尾，不但首尾照应，而且突出借古讽今的意思。

子夜四时歌

南朝乐府诗，《清商曲·吴声歌曲》辞，是《子夜歌》的变曲。现存晋和南朝·宋、齐辞七十五首。其中《春歌》、《夏歌》各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春歌》之十“春林花多媚”诗、《夏歌》之八“朝登凉台上”诗、《秋歌》之十二“仰头看桐树”诗、《冬歌》之一“渊冰厚三千”诗，都是巧于言情的佳作，分别写少女的怀春，与恋人的幽会，祝愿恋人长生，自明坚贞不渝、希望恋人也与之同气同心。诸诗都结合不同的季候、景物的特点，表达种种缠绵细密的感情；语言清新秀丽；文笔生动活泼，可视为《子夜歌》的续作。不过《子夜四时歌》比起《子夜歌》来，文人的诗味似更多了些，如《冬歌》之十四“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只与左思《招隐诗》二首之一的两句仅存一字之差。

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大约是李白在长安时的作品。六朝乐府《清商曲·吴声歌曲》有《子夜四时歌》，内容多写女子思念情人的哀怨。李白《子夜吴歌》四首便是上承《子夜四时歌》的。本篇为第三首《秋歌》，诗歌开首写长安月夜捣衣声此起彼落，暗示家家户户都有人出征；接着写秋风里思妇怨念之情绵绵不断。王夫之《唐诗评选》中认为：“前四句是天壤间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最后“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两句，直抒胸臆，表现了对于安定和平生活的强烈向往。全诗由景到情，情景交融，语言自然清新，音调和谐宛转，是作者向民歌学习的优秀成果。

子夜歌

南朝乐府诗，《清商曲·吴声歌曲》辞。据说其曲为晋女子子夜所制，声调凄苦。歌辞具有江南城市的地方色彩，反映了市民生活。在此题下，现存东晋和南朝·宋、齐辞四十二首，都是五言四句的小诗。在内容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都不外歌咏爱情生活中的悲欢离合。虽有男女赠答之辞，但绝大多数还是女性（其中一部分是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歌唱。篇幅短小，都是五言四句诗。其中“夜夜不得眠”一首，写少女相思如醉如痴；“侬作北辰星”一首，写女子自喻爱情专一；歌辞设想新奇，比喻生动，都是极好的民歌。诗里常用双关隐语，用得巧妙自然的为数不少，如“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以布匹的“匹”，隐匹配的“匹”；“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以“莲”隐“怜”，以“辛苦”隐“心苦”；“桐树生门前，出入见

梧子”，以“梧子”隐“吾子”；“黄蘗郁成林，当奈苦心多”，以树的“苦心”指人的“苦心”；都显露着民歌天真淳朴的特点。即使或有文人笔墨窜入，但也不足以冲淡建业地区民歌的本色。这种活泼的语言、生动的表现方法，对当时和后世的文人作品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子夜歌》词牌名，《菩萨蛮》的别称。这是入宋后抒亡国之哀的作品。以人生怨恨难免，而自己愁怀更深一层开篇，悲凉的气氛笼罩全词。下面具体写梦返故国，醒来倍感凄凉，回想昔时秋高气爽登楼远望，而今相伴为谁？无可奈何，悲痛之极，只有感慨往事成空，人生如梦了！全词纯然用白描手法，表露出梦境如真，真情是梦的感受。必是“日夕以眼泪洗面”时所作，成为传诵不辍的名篇。

子　衿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旨在讽刺乱世之中学校废弛的现象。朱熹已不相信此种傅会之说。这该是一首写女子盼望会见恋人的情诗。女子在城楼附近等候身穿青领衣服的意中人，既怨他不来，也怨他不通个消息。因久等不至，急得少女往复走动不停。觉得一天见不到他，犹如三个月的久别。诗中交织着少女的深沉的爱慕和轻微的不满，流露出少女对恋人的一片痴情。

子虚赋

汉·司马相如作，散文赋。相如赋现存六篇，以《子虚》、《上林》最为著名，影响甚巨，是汉代散文大赋的典型。《子虚赋》假设子虚为楚王出使齐国，夸耀楚国云梦之大与楚王行猎于云梦的盛况于人前；极力铺陈楚地风物之美，描写楚王在狩猎中的紧张、活跃和猎后的从容自得；认为楚王之行乐高于齐王。继写乌有先生反驳子虚，说以齐国的渤澥、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压倒了楚国，并批评子虚“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章君恶、伤私义”，又指出齐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齐王苑囿之大、游射之趣实胜楚王远甚，但不以此自炫。重挫子虚。接着又一假设人物亡是公出场，便被认作是《上林赋》开始了。《上林》与《子虚》有极紧密的承接关系，《汉书·司马相如传》中仅有《子虚之赋》一名，后人似不应强分为二；鲁迅认为《上林》可能只是《子虚》的续写，确有见地。《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争强斗胜的言论，便对二人详述汉天子上林校猎的壮观情景，又远非齐楚侯王量级者所可比拟，然而天子自知节制，适可而止。最后归结为修明政治，提倡俭约，反对奢华。两赋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全力描写帝王苑囿之大、田猎之盛，适应了当时统治者好大喜功游玩享乐的需要，即使其间有些讽谏意味，也是“讽一而劝百”，无足轻重。但洋洋的赋文也反映了汉帝国大统一的气象与统治者发扬蹈厉的开创精神，同时记录了一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的某些侧面。两赋规模宏大，想象丰富，气势雄伟。其结构与表现手法，明显地继承了《高唐赋》与《登徒子好色赋》，但又不拘故辙，具有改创精神。两赋取材广博，文辞遒丽，运笔古雅，神情流动，历代许多评隲家为之倾倒。两赋词句多用排比对偶，虽不甚拘成法，

但变化不多，似伤于平板，且创堆砌词藻的先例。不过在客观上起了搜集词汇、启发后人编纂类书的作用。

子路从而后

散文，《论语·微子》的一章，题目是截取本章首句而成的。文中写子路跟随孔子行路，落在后面，遇到荷蓧丈人。丈人对孔子师徒不从事农耕而热心于周游列国，表示不满，但仍留子路住宿，杀鸡作黍招待他，又让两个儿子出来见礼。次日子路早行，找到了孔子，讲述了所遇。孔子认为荷蓧丈人必是一位隐者，让子路返回去见他。子路没有再见到荷蓧丈人，但他把孔子的话留给荷蓧丈人的家里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是对君主尽责；尽管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可也不能洁身自好、脱离政治，不顾君臣之义。文里的荷蓧丈人倔强真率，善良有礼，音容如浮纸上，笔墨至为简洁。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散文，是《论语·先进》篇的一章；文题取此章开始的一句话。文中记述了孔子和四个弟子关于志趣的一次谈话，除表现了孔子以礼乐治国的政治思想外，还反映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家的风度。记述中，曾皙最后发言，他一反三位同学的作法，避开直接谈自己要作什么官、任什么职，而是用牧歌式的语言，形象地说出自己愿意成为礼乐之邦的一员，过着富足而恬静的生活。他的志趣正与孔子礼乐治国的理想相合，受到孔子的赞许。短文在人物对话中插入了一些细节的描绘，成功地烘托了师生自由讨论的融洽、和悦气氛。短文更为生动地表现了孔门师生的不同性格和作风。孔子谦虚、严肃而平易近人，子路粗豪、直率，冉有、公西华维恭维谨，曾皙潇洒从容，都表现得清晰生动。在曾皙的话里更形象地描绘出大地回春，阳光和煦、“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嬉水、行歌的动人情景，为短文增添了不少诗意。

乡村四月

宋·翁卷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优美的写景小诗。诗中描绘了春夏之交的江南农村，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明：在如烟的细雨中，绿的是农田，白的是河水，正是杜鹃声声的季节，农家极为忙碌。不仅逼真地刻画了初夏农村的雨景，而且热情赞扬了农家勤劳的美德。语言生动流畅，风格朴实自然，给人以清新之感。

乡　思

宋·李觏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抒写怀乡之情的作品。前两句写天涯可见而故乡遥远。后两句更进一步说：故乡为碧山所阻隔，而碧山又被暮云所遮挡，层层障碍，游子的无奈之情可见。作者采用比拟和夸张手法，选用“望极”“已恨”等词语，生动形象地烘衬出急切的思乡之情。全诗语言精炼，意味深长。

四　画

云

唐·来鹄作，七言绝句。这首咏云诗用对比手法：一边是大片旱苗干枯欲尽，农人心如火燎，极盼甘霖；一边是夏云在天空中千变万化，悠闲

自在，幻作奇峰。通过鲜明的对比，表达诗人对怡然作态的夏云的厌恶、愤激之情，同时借行云的形象讽刺不问苍生高高在上的权势者。诗境想象奇特，构思新颖。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唐·司空曙作，五言律诗。这首惜别诗从过去的别离写起，接着写突然相逢，再写即将到来的惜别，描写曲折，富有情致。特别是诗中写久别乍见之情，十分传神。"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和李益诗句"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均为久别重逢的名句。颈联和尾联写深夜在馆中叙谈的情景。会难别易，聚少离多，乍见又别，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用孤灯、寒雨、浮烟、湿竹，渲染伤别的气氛，衬托诗人悲凉暗淡的复杂心情。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此诗："三四句写别久忽遇之情，五六句叙夜中共宿之景，通体一气，无饾饤习，尔时已为高格调矣。"

元　日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诗中描绘了我国古代除旧迎新的几种习俗；写出了元日的欢乐气氛和新正的喜庆景象，生活气息浓重。是流播久远的春节诗，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初登相位，有机会改革旧制、实行新政的愉快心情。全诗绘声绘色，生动活泼。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诗人从朗州应召回长安，以游玄都观看桃花为题，写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讽刺诗，对唐宪宗宠信的朝臣表示不满。前两句写看花的盛况。诗里不直接写桃花，而借写游人看花的热闹场面，烘托桃花之盛。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点出千树桃花，"尽是刘郎去后栽"，用比喻手法，以一时旺盛，转眼凋谢的桃花来影射保守派新贵；以看花人影射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此诗形象鲜明于戏谑之中，藏讥刺之意，锋芒锐利，一经传开，又触怒权贵。作者因此很快又被贬到僻远的连州作刺史。

元　夜(火树银花触目红)

宋·朱淑贞作，七言律诗。此诗写一对被迫分手的恋人，在元宵之夜相会同游的情景。他们既高兴又忧愁；这次相见，后会难期，因而十分珍惜这一相爱相亲的机会，连赏月观灯的心情都没有了。诗中人物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实。全诗风格清新婉丽。

无双传

唐·薛调作，传奇小说。写男女恋爱的故事。王仙客随母寄居舅家，与表妹刘无双两小无猜。后王母死，王生护丧还乡。服终，再进京求婚，舅父刘震不许。后遭兵变，舅父为避祸，又许婚，而在兵乱中相互失散。乱平，舅父因受伪职，夫妻都被杀，无双没入宫廷。后王生求助于侠义之士古押衙。经过多番周折，才设计救出无双，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情节极为曲折，引人入胜。文笔简洁，与唐传奇华艳的风格迥异，人物形象鲜明，为当时传奇佳作之一。后世曾改编成多种戏曲，如宋元南戏中有《无双传》、《王仙客》，明代传奇中有《明珠记》，此外，还有皮黄戏中的《无双传》等。

无 衣

《诗经·秦风》的一篇。《诗序》说是刺秦君好战劳民的，此说不足信。这篇诗是写秦国在反抗西戎族侵犯时，秦士卒的同仇敌忾、慷慨互助的英雄主义精神。全诗三章，每章五句，诗意近似，惟第二、四、五句末两字略有变化，反复抒发乐于同甘共苦的友爱之情和爱国主义精神。

无家别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这篇是组诗《三别》的最后一首。《新婚别》虽别得太急，但还有丈夫可倾诉；《垂老别》纵然可能是死别，但也有老妻可以互慰一番。《无家别》中人物的处境则是家中亲人都已在战乱中死亡，所余唯有他自己孑然一身，无家可别，情况更加凄惨。诗人选取典型的场景，荒芜的田园，空寂的街巷，暗淡的阳光，孤苦的寡妇等等，形象地描绘了乱后农村残破景象。全诗笔墨简洁精炼、语言形象，如“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人烟灭绝，田庐荒废的惨象活画出来。篇末两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已经没有家，还要抓走，叫人怎么做老百姓呢？）以反诘语点题作结，感慨无穷。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评道，“‘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指《三吏》《三别》）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

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这首诗是写对相隔遥远的情人的思念。诗歌首先从别后相思成梦写起，把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觉揉合在一起来写，反复渲染会合无缘的相思之苦。最后点明蓬山重隔，关山万重别易会难，归结到远别之恨。这种相思无望的感伤情绪，也寄寓着作者仕途不利的难言之痛。全篇意致婉曲，感情绵邈深沉。“书被催成墨未浓”之句，是极好的反映人物内心的细节描写。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这首诗写暮春时节与所爱的女子离别的感伤与别后刻骨的相思。首联写东风消歇，百花凋落时节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颔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谐音双关、比喻、象征等手法表示了生死不渝的爱情。颈联又想象对方晓妆、夜吟的凄苦，进一步表达关心之切，尾联盼青鸟传书，更显得相思的挚着。本篇也可能寄托着作者政治上追求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失意之后仍有所希冀的心绪。全诗构思新颖巧妙，情怀回环往复，加上虚字的照应、韵律的和谐、想象的细腻、语言的警策，成为一首优美动人、深情绵邈的名诗。“春蚕”、“蜡炬”两句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

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这首诗是抒写昨夜一度春风，今朝对间隔万山之外的意中人的怀念。首联回忆昨宵良夜，星光闪烁，微风习习，与所爱的人在“画楼西畔桂堂东”相聚的温馨情景，颔联抒写今夕身无双翅，无法飞越阻隔，只能寄情于两人心心相印。颈联再推想意中人正在宴会之上，灯红酒暖，觥筹交错，笑语喧哗，隔座送钩，分曹射覆。以上通过对意中人处境的推想，诗人强烈的向往之情与自身凄清寂寞之感自在言外。尾联写诗人在追怀思念之中，不知不觉晨

鼓已响，只能象飘转不定的蓬草，骑马去应官事。诗歌将爱情的隔阻与身世的飘零融合在一起来写，涵蕴深刻，语言华美，色彩绚丽，构思细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两句词美情深，比喻贴切，成为千古名句。

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这是一首写幽闺女子刻意伤春之作。开首两句描绘东风、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的凄迷春色，烘托出女主人公萌动的春心与春愁。接着写春闺的寂寞，用“烧香”“牵丝”谐音“相思”，并用贾氏窥帘、宓妃留枕两个典故，反映出女主人公对爱情无法抑止的追求。最后发出“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痛苦的呼声，表达相思无望而又春心难灭的伤痛。这首爱情失意的诗作，也可能寄托着作者身世沉沦的慨叹。

天末怀李白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诗人客居秦州时所作。时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东还流寓湖南。前四句对景怀人，因秦州凉风乍起而怀念流放中的故人李白。急盼音讯，不知“鸿雁几时到”，一种苍茫惆怅之感，袭人心灵。对友人深沉的思念，进而发为对其身世的同情。五六两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诗人为李白的遭遇鸣不平，一憎一喜，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命运多舛的感慨，议论中带情韵，用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七八两句是想象之词。诗人遥想李白途经汨罗时，定当凭吊屈原，投诗相赠，倾诉内心的愤懑。不说吊而说赠，把屈原的冤魂活现出来，也正显示出屈原和李白千载同冤，同病相怜。

天目一

明·袁宏道作。作者有四篇写天目的游记：《初至天目双清庄记》、《天目一》、《天目二》、《听响水石记》。此其第二篇，为东天目山之记游。文章先总说东天目“幽邃奇古”的特征，并概述一般大山六病。然后赞美天目七绝：山石苍古，飞流淙淙，梵宇精巧，雷若婴声，云如白浪，巨树矮松，香茶美笋。文中还借结室山中之想，表达了对天目的神往和留恋。全文如一篇名山析览，运用对比，逐一评说，显见天目的奇古灵秀，与众不同。其中比喻新奇，形容巧妙，是别具一格的游记。

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

宋·张先作，词。作者在词中感慨老大无成，抒发临暮伤春之情。这是张先词中广为流传的名篇。上片“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等句，分两层写伤春之情，充分表露出作者人生失意的悲哀及对未来失望的苦闷。下片专写晚景，“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两句，通过写景来烘托作者的孤寂愁苦心情。这首词感情劲直激切，深沉执着，愁字贯穿全篇，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写法上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写景、写时、写环境，均层次清楚，脉络分明。词中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作者在词中锤炼出了“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的佳句，一语三折，浑然一体，巧绝精工，增强了诗意。“弄”字用得好，它把无形的轻风带进妙景中来，确是传神入妙的字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另外，此句对夜景中“影”的描写，突出而含蓄地刻画了一种朦胧美，韵味无穷，遂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张先也因此被人称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沈际飞在《草堂诗余》中评曰：“此句心与景会，落笔即是，着意即非，故当脍炙。”杨慎在《词品》中评曰：“‘云破月来花弄影’，景物如画，画亦不能至此，绝倒绝倒！”足见前人对此佳句的推崇。

天时不如地利

散文。选自《孟子·公孙丑下》，题目为后人所拟。自“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至“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文章先断而后论；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继而深入比较三个条件，论证“天时”、“地利”何以不如“人和”。同时申明“得道”是人和的基础，“多助”是人和的体现。认为以多助之至攻寡助之至，则战无不胜。反映了作者已意识到民众力量的巨大和战争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文章前后呼应，结构严整，仅以一百五十字的短小篇幅，论证、阐发、引申“人和”这个大题目，居然显得绰绰有余，充分发挥了言简意赅的长处。文中层递、并列、对比、排比等句式，体现了《孟子》散文气势奔放、错综多变的艺术特色。

天净沙·秋思

元·马致远作，散曲小令。小令写游子目中苍凉景色，情调凄苦、低沉。然造境韵致高绝，寄托思乡情怀，颇能感人。首二句写秋景，次句点旅况，结句抒情。“昏鸦”尚有“老树”可栖；“小桥流水人家”，全然清幽、安闲之画境。两句景中有情，反衬出游子孑然一身的孤苦。“古道”中“西风”萧瑟，“瘦马”蹇滞，况值“夕阳西下”，羁旅之劳顿、思乡之情切，自可品味，小令一气罗列数景，排叠蓄势，至“断肠人在天涯”破题点化，真如回澜拍岸，令全首顿现声色。此曲，善以画意传情，构思浑妙，语言清新，在元人小令中堪称绝唱。王国维《人间词话》赞曰：“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周德清《中原音韵》推为“秋思之祖”。

天津桥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大和六、七年(公元832—833年)作者任河南尹时作。这首诗描绘洛阳皇城端门外天津桥附近的迷人景色。诗人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写景，从“诗思迷”的领起，夸张地渲染气氛；“眉月”“脸波”的比喻，既关合地名，又暗示景物的秀美；柳丝风缲、草缕雨剪的拟人手法，想象丰富，妙语传神；诗人对此良辰美景的喜爱与珍惜，烘托出帝城春色的魅力，正与首联之“诗思迷”遥相呼应。

开愁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题下自注：“花下作。”大约是作者被人排挤，因父讳晋肃不得应进士试，失意回乡时的作品。诗歌题名“开愁”，实际上其愁如决堤之水，无法排遣。开头以秋风萧瑟、百草枯萎起兴，比喻作者所处环境的恶劣和心情的苦闷。中间写作者忧愁憔悴，衣敝马瘦，只有击剑抒愤，赊酒浇愁，醉中唤天，白昼如冥。极写大志难酬、无可奈何之状。最后借主人劝慰之词，

表达了作者抗争之意。这是诗人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反映。全篇沉郁悲愤，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罪恶。

不　见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作于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作者客居成都初期。题下原注："近无李白消息"。李白因从永王璘得罪，远流夜郎。杜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写了此诗表示极大的关切。前二联开篇点题，直抒长久不见的思念之情。"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白的崇敬心情，赞许李白"敏捷诗千首"，哀叹他"飘零酒一杯"，热切地呼唤："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仇兆鳌《杜诗详注》评道："此怀李白而作也。敏捷千篇，见才可怜。飘零纵酒，见狂可哀。归老匡山，盖怜其放逐而望其生还，始终是哀怜意。"全诗通篇无一字写景，不假藻饰，直抒胸臆，感情深厚。开头是慨叹不见，而结尾则渴望相见，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不第后赋菊

唐·黄巢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借咏菊花寄寓着黄巢推翻唐王朝的抱负。全篇用比兴手法。"我花开后百花杀"比喻一旦农民起义并夺取了政权之日，旧王朝就象百花雕谢，黯然失色。后两句以豪迈之情，描绘京城长安，菊花盛开、香气冲天，呈现一派胜利的景象。语言精粹，豪情满怀，气势磅礴，表达了作者的起义反唐的决心。

木　瓜

《诗经·卫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赞扬齐桓公援救卫国而卫人思欲厚报的。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此诗乃"男女相赠答之词"。当以后说为是，它写男女互赠礼物以深结恩情。作者的口吻似一男子，他说：她赠我以常物，木瓜、桃、李，我报以珍品，琼琚、瑶、玖；其实不是在报答，而是表示永远相爱而已。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只换少许字，用重章叠句的手法写成，有回旋往复之美，并起到了加强感染力的作用。

木兰花(龙头舴艋吴儿竞)

宋·张先作，词。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时作者已八十六岁。这是一首描绘吴兴一带寒食节的风俗习惯的词，词中充满生活热情，洋溢着清新的生命活力，抒发了作者细腻的美感享受。上片写动景，诗人抓住地方和节候的特点，以生动的笔触，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几幅充满情趣的画面：赛龙舟、荡秋千、采百草、踏青，这是一些带有强劲动势的画面，句句景中有人。下片描写一种深幽的静景；傍晚时游人归去，笙歌散尽，月色清明，杨花轻飞，水乡的黄昏浮荡着悠闲恬淡的静谧气氛。这与上片的热闹景象适成强烈的对比。就作者的感情与描写深度而言，似乎更热衷于下片的清幽之境，因此上片是陪衬，下片是主体，以动衬静，以热闹衬幽寂，作者的美学情趣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上下片过渡十分自然，前后照应，十分巧妙。末句"无数扬花过无影"一语用得极妙，尤见匠心，在清明的淡淡的月色中，这"无影"更有一种朦胧的诗意美。全词层次十分清楚，依次写出了寒食节从白天到傍晚直到月夜的景色。整首词从热烈欢快渐趋于恬静宁谧，成功地表

达出一个有闲耋耄老人所独具的一种心态。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子野清出处、生脆处,味极隽永。”这首词的确是一篇韵味很浓的佳作。

木兰花(城上风光莺语乱)

宋·钱惟演作,词。是一篇流连光景、叹老嗟衰的作品。上片写大好春光明媚宜人;柳绿莺啼,草芳水满,年年如是,无止无休,而人生短促,有终有尽。词人思及此事不免心酸泪流,痛苦万分。下片承上片末句,写揽镜自照,年少的容颜已不复存在。岁月推迁,感情也随之变化;昔年多病,不喜饮酒;今日耽杯,惟恐饮得不多。词中表现出作者虚度光阴的悲叹,也隐含着遭斥谪居的苦闷。写得浅显妩媚,极为凄惋;写景则生意欣欣,抒情则悱恻动人。公认为乃词人暮年之佳作。据说成于谪居汉东之时。词人酒阑歌呼此词,必为之泣下。

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

宋·晏殊作,词。他作宰相时,奉养清俭,援引贤才,为国家作过一些好事,但是由于宋代官僚机构庞大,顽固势力很强,许多事情并非想象那么顺利。这首词就是作者借写爱情失意来抒发对政治、世事的不平:上片“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借写惜春之情,从而感叹自己一生中经历的事太多太复杂,太棘手。“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两句,词中用“春梦”不长,“秋云”易散,比喻政治上的“好景”转瞬即逝,难以挽回。下片将“好事难为”作了生动形象的比喻,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闻琴”相爱和《列仙传》中郑交甫与江妃“解佩”定情的故事,表现诗人渴念理想以及落空后的苦闷心情。结尾“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两句,将这种追求而又失望的牢骚之情推向高峰。这首词不仅造语工丽可爱,且内容含蕴丰富。特别是以“闻琴、解佩”的典故设喻,生动形象,常为后人引用。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

北朝民歌,梁采入《鼓角横吹曲》。同题诗本二首,此首远胜“木兰抱杼嗟”一首,是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篇。此诗歌咏少女木兰乔装男子代父从军、胜利归来的故事。故事和诗歌可能都产生在后魏与蠕蠕作战的年代里。全诗六十二句,以五言句为主,间杂七言句、九言句若干。篇首十六句,述说木兰志愿代父从征的思想活动。次十二句,铺陈购置鞍马、整装出发和到达战地的概况。再次六句,略述十余年军旅生活和得胜还朝。又次八句,写入朝受赏。再次十六句,叙说木兰返回乡里,与亲人团聚,恢复女郎装束。末四句,诗人赞叹木兰乔装的成功。关于木兰的姓氏与里贯,一向众说纷纭,不过木兰从军本属民间传说,未必实有其人,深究无益。此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叙事诗之一,它完整地讲述了一个优美生动的传奇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淳朴善良、刚毅果敢的女英雄形象。木兰鄙夷利禄、热爱家乡,正反映了人民大众高尚的思想感情。此诗的存在和广泛流传,也是否定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巨大胜利。《木兰诗》充满了乐观精神和浪漫色彩。诗中有较细致的性格刻画,具体的场景描写和严谨的结构布局。诗的语言朴素,活脱流畅,生动鲜明。个别的句子似有后世文人加工的痕迹,但不碍全诗

保持着乐府民歌的本来风貌；铺陈排比和隐喻等等恰到好处地运用也说明了此点。此诗的思想、题材与写作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是一篇咏物之作。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苏轼过访王复，观赏园中双桧，写成此诗。诗中描写了双桧直干凌空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刚正不阿的性格。前两句写双桧凌霄无曲并非故意标新出奇，而是它的本性使然。后两句托物寄怀，赞颂耿介不屈的品格。诗中虽有高才不遇之寓，但无影射讪谤之意。可是当时的言官却摘“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作为弹劾苏轼讽刺新法的罪证之一，使诗人获罪下狱，构成宋代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王彦与八字军

宋·徐梦莘作，散文。王彦，字子才，上党(今山西长治县)人，金人南侵时为河北招抚使张所部下都统制。建炎元年九月率张翼、白安民、岳飞等副将，统领大军北渡黄河，屡败金兵，为当时抗金主力。东京留守宗泽曾召王彦会商，拟举兵北伐，因主降派阻挠未果，王彦也被解除兵权。八字军，因王彦所率军士各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而得名。文章以简洁生动的文字记述了王彦所率“八字军”于建炎元年在河南新乡一带的抗金斗争中，由弱变强乃至“威震燕代”、“为虏所畏”的始末；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英勇抗金、报仇雪耻的热忱。

五人墓碑记

明·张溥作，散文。明天启时，宦官魏忠贤揽权，“东林党人”企图改革政弊，遭到诬陷和迫害。天启六年，东厂派人至苏州逮捕被指为东林党人的周顺昌，激起市民义愤，形成数万人之抗暴斗争。当权者继而擅压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挺身就义。后魏忠贤势败，五人墓始建于苏州虎丘山河塘大堤，张溥因作此文。文中记叙了上述经过，赞颂五人不畏权奸，慷慨就义的凛然气慨，抒发了“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感慨，是反映明末进步知识分子与市民结合反抗暴政的名文。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赞曰：“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当与史公伯夷、屈原二传并垂不朽。”

五岳祠盟记

宋·岳飞作，散文。作者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收复建康（今南京市）后的行军途中所作，文曰：“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充分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杀敌灭虏的强烈愿望和高亢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对当时以及后世驱逐外族侵略的斗争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文短志长，感情炽烈；文笔流畅，抒情性浓重，被看作“激励士卒”的即兴名篇。

五柳先生传

晋·陶渊明作，散文。这是一篇作者自叙传。反映了作者鄙弃功名富贵、热爱自由生活的志趣。文中记述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种种表现：“好读书，不求甚解”，

学有心得“便欣然忘食”。嗜酒而无力常沽，亲友一招便往，往则饮，饮则醉，醉则离去。衣食住所，都很简陋，但他生活得极其坦然。常作诗文以言志，自我娱乐而已。忘怀得失，如此度过一生。最后作者在“赞”中推许五柳先生是有太古之风的人。文章塑造出一个胸怀质朴、清心寡欲的人物形象，写得简洁生动。吴楚材等称之为“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

五洲夜发

南朝陈·阴铿作，五言古诗。写从五洲（在今湖北浠水县西的大江中）发船夜航的景况。小诗五言六句。首二句写江阔月明。巧点出：阔，是在雾中感到的；明，是从远处看到的。中二句写江行时因见灯火而知有船只顺溜，因闻鸣声而知有野鸭惊飞。末句中的“数问更”，点出“愁人”感觉中的夜长难尽。此诗妙在层层含意均不率尔直陈，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阴铿诗所说的，“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诗语浅淡，文字质朴，力避流俗，一扫浮泛秾艳的风气，是诗人“苦用心”的成果。

五隐君

清·龚自珍作，散文。这是一篇别有旨趣的记人作品。作者借他人的零散见闻记叙了王隐士隐匿的行踪和幽居环境。文中从偶然发现的一首诗及《心经》入笔，曲曲道来，不避琐细，无意于感人，而追慕贤才、不得一遇的惋惜之情溢然行间。篇末补写隐者居地景物，笔意新奇，耐人讽咏。文境清新，语言晓畅，叙事纡徐委婉，引人入胜，在龚氏散文中别具一格。

五噫歌

汉·梁鸿作，诗。《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其实这纯是一首不入乐的古诗。作者经过东都洛阳，登北芒山，看到宫室壮丽，想到人民困苦，于是成此五句短诗。诗中充满对人民劳而无获的同情和对帝王不劳而享的谴责。此诗揭示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不顾生民疾苦的现实，因而汉章帝刘炟读到后大为不快，遂下令捕捉梁鸿。这首诗每句独立，拙中寓巧，能使人自然而然找出其内在联系，领悟其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对抗的道理。由于每句诗末缀一感叹词“噫”，所以后人称之为《五噫歌》。张玉穀《古诗赏析》评论说：“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

五蠹

散文，《韩非子》的一篇。它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史观和政治主张。作者在分析古今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上，论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说“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又讲述宋人守株而待兔的寓言故事，讽嘲“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儒家守旧思想，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武力才是当今解决问题的主导成分。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抨击破坏法制、危害国家的社会势力，把学者（指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权门贵族的人）和工商之民视

为“邦之蠹”，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应该清除。这种社会史观和政治主张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五蠹”之说夸大了一些阶层人物的消极方面则失于偏颇。又把社会斗争、国家动乱简单地归结为“人民众而货财寡”，更是不正确的。文章充分体现了谨严细密、善以寓言、比喻辩析事理的特点。

丰乐亭记

宋·欧阳修作，散文。丰乐亭，在滁州西南的琅琊山幽谷泉上，为欧阳修所建。本文是《醉翁亭记》的姊妹篇。作者在抒发生活悠闲、“与民同乐”情怀的同时，对滁州昔日兵戈不休而今才得“丰年之乐”深为感慨。文章借五代举干戈而积民祸的史实，来讽喻“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的现实。通篇以叙事为主，抒情、写景为辅，但三者浓淡相济，笔墨极其简练，抒情气氛十分浓厚；虽着笔于“丰乐”而含意却忧深思远。

丰乐亭游春（红树青山日欲斜）

宋·欧阳修作，七言绝句。诗中描写丰乐亭的自然景物，并对游人践踏落花表示了惋惜和不安。诗人不吝翠绿嫣红，用泼墨之笔涂抹出落日郊草、春树、春山的秀色，更对春光的即将消逝表现出深沉的留恋之情。这是一篇画笔粗豪而诗思细腻的精美之作。

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

宋·辛弃疾作，词。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辛弃疾在建康任安抚司参议，此词约写于这年中秋之夜，为友人吕叔潜而作。诗人借助想象，巧妙地运用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传说，构成一幅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以寄托自己力图扫荡黑暗势力，积极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上片通过人、仙对话，抒写作者有志莫伸、虚度年华的苦闷心情。“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两句，写中秋皓月明亮如镜；“被白发欺人奈何”句，深刻地展示了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内心无法排解的忧愤。下片写直飞月宫斫桂，使月光更加清澈照射，用隐喻手法表现了他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和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上片以一问收住，下片却忽发奇想，出人意表，看似跳跃较大，但思绪却表现得层次清晰；结构上大开大合与细针密线相结合；艺术境界瑰丽宏大。

历山之农者侵畔

散文。选自《韩非子·难一》。题目为后人所加。文章通过“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等传说，揭示“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贤圣不可两得。又讲述楚人售矛与盾的寓言故事，以“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说明尧舜不可两誉。论理精辟，比喻生动。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本文首次将“矛盾”用为逻辑上的概念。

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

唐·王维作，七言绝句。这组诗共四首，分别描绘少年逢友痛饮的豪情，从军报国的理想，勇武超人的气概，立功无赏的不幸。各首既可独立成章，又可合为一个形神兼备的完整形象。本诗为第一首，这首诗通过日常生活片断，展示游侠少年的风貌。新丰美酒一斗十千，咸阳游侠多是少年，路逢知己意气相投，翠柳系

马，酒楼畅饮。诗中开篇，将本无联系的人物对举，寓意上互文见义：美酒为少年平添倜傥之气，少年藉美酒显慷慨豪情。而宝马、高楼、翠柳又补足环境气氛的优雅、飘洒，“为君饮”似掷地有声的然诺，突现少年的热忱赤胆。

中山狼传

明·马中锡根据古代传说创作的寓言故事。作品写东郭先生北往中山，途中救护一狼，而后几乎被狼所食。借以揭示了狼性的凶残无义，批驳了东郭先生的所谓“兼爱为本”的墨家之道。“仁陷于愚，固君子所不与也”正是本文题旨所在。据说明文学家李梦阳，曾因触犯宦官刘谨而获罪，后经康海通融得救。刘谨失势时，康海被指为同党，李梦阳反落井下石。康海有《读中山狼传》诗曰：“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后又将寓言改编为杂剧《中山狼》。作者是李梦阳、康海的老师，此文讽刺之意极明。故事文字古拙深雅，叙事委婉曲折，刻画也声情尽致，宛然在目。

中兴论

宋·陈亮作，散文。作者是一位文武兼备、才华横溢的爱国政论家，曾写《中兴五论》上宋孝宗，力主抗金复国，但未被采纳，愤而归里治学。本文是“五论”首篇，作者以“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天不远人，人不自反”等朴素的辩证思想，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论述了复兴宋室、统一国家的各项措施。陈辞中肯，说理透彻，有磅礴的气势，感人至深。

中兴遗传序

宋·陈亮作，散文。《中兴遗传》是作者在金兵南侵、宋帝南逃并建立小朝廷这一时期，为各类人物所编纂的传记。本序实是龙伯康、赵次张二人的传记。作者只选择一两个典型事例就将人物的言谈风貌、才华智略活画了出来，以此说明“自古乱离战争之际，往往奇才辈出”却“屈而不用”的现实，对苟且腐败的宋王朝漠视人才表示了极大义愤。作者在叹惜“奇才屈而不用”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切之情。语言生动活泼，形象鲜明突出；文笔洒脱，气势雄浑。体现了作者倡导的“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文风。

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借写中秋赏月，寄寓了诗人屡遭贬谪、人生无定的感慨。前两句描写一个静寂凄凉的月夜。“银汉无声转玉盘”句中一“转”字，使静中有动，以动衬静，更显出了环境的静谧清冷。“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两句，重字迭唱，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感叹。

日　喻

宋·苏轼作，散文。写于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作者在徐州知州的任上。这是一篇寓言说理文，围绕如何可获“道”而设喻发论。文中的故事性颇强的比喻，说明求道必须刻苦学习，亲身实践，循序渐进；凭借道听途说或依靠主观臆测，必然导致谬误。作者反对杂学而志于求“道”，也反对只知求“道”而不致力于学的

两种偏颇。作者心目中的"道"虽有些神秘色彩，但在设喻说明求道的方法上，则体现了合乎情理、讲求实际的见解，给人以有益的启发。文章善于使用活脱的比喻，阐述严肃的道理。文中共用四个比喻：其中两个是直接用古人的成言作比，言事准确，用字简约。另两个，"生而眇者"和"北方之学没者"，全属作者自创。一从反面着笔，先讲故事，后点道理；一从正反两方面入手，夹叙夹议，在故事中置入作者的论断。都写得形象鲜明，富有情趣，把抽象的道理阐述得活泼、具体和深入浅出。文中间用对话、排比、反问等写法，更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全文极为简练，富于变化。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南朝宋·谢灵运作，五言古诗。斤竹涧位处作者的庄园始宁墅附近，在今浙江省乐清县东。本诗主要纪叙清晨出游，越岭缘溪而行的经过。缀景抒情，生动地描写了山上和水边的自然景物，并通过对高人隐士的仰慕，表达了自己寄情山水、排遣忧闷的愿望。

从军北征

唐·李益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写征人在行军途中因听乐而引起思乡之情。诗中着意渲染征途的艰辛：荒漠里山高雪大，月夜下天黑风寒，横笛偏偏吹起《行路难》这支低沉哀伤的曲子，撩动了征人的愁思，一时间都回首怅望故乡。诗人善于摄取远征途中最动人心弦的镜头，寓情于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黄生《唐诗摘钞》评："闻笛思乡，诗中常意，硬说三十万人一时回首，便使常意变新。"

从军行

唐·杨炯作，五言律诗。《从军行》是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多描述军旅生活。这首诗借旧题叙述一书生投笔从戎，保卫边境的全过程。烽火告急，激情宕起，辞京出师，围敌龙城，雪凋旗画，风杂鼓声，最后抒发驰骋沙场，不跼缩书斋的豪情。诗中跳跃式地描摹出几个特写场面，通过最有代表性的片断，展示出全过程；又以跨度极大的跳跃，烘托出唐军将士勇往直前气吞山河的威武气势。诗人通过象征军队的旗鼓的形象描写概括出鏖战的激烈，将士的无畏，而首尾直抒从军参战的爱国豪情，从人物心理，丰富了诗的内涵。后三联皆对仗，增强了雄浑刚健的气势。特别是此诗摒弃同类题材悲凉、艰辛的旧传统，讴歌奋勇从军，使传统旧题另辟新径，在旧题新掘上开盛唐边塞诗的先河。

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截选了反击外族侵扰的片断。首句"大漠风尘日色昏"先描写气候的恶劣，接着写军情的紧迫，大军应急出征。后两句叙述行进途中接到前军大获全胜的捷报，已"生擒吐谷浑"，从诗中避开绝句不易表现激战过程的正面描写，而从侧面烘托。在后续部队出击之猛、前军取胜之迅，互为补充，展现斗志旺盛的士气，无坚不摧的军威。

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这首诗以表现边塞将士杀敌保国的热情和决心为题旨。诗人不拘泥于某处的实

写，前两句十四字中跳跃出现青海、雪山、玉门关三个地名，既概括地摹画整个西北边陲的景象，又透露出将士生活的孤寂、艰苦。后两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以漫长、频繁的战斗，衬托出誓言的坚定，豪情的深沉。诗中壮阔雄浑的景象与自豪博大的胸襟，互为映衬，和谐统一。

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从军行》为乐府旧题，王作七首，从不同角度刻画塞外的军旅生活。这首写征人思念亲人的深情。诗中层层渲染，独坐楼头的孤寂环境，晚秋黄昏的思亲时刻，感受羌笛哀怨的听觉刺激。当氛围写足后，但不直抒，却想象妻子思己的万里愁怀，妙用曲笔，融合了两地的思念，倍增征人思亲的深挚。

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摄取军中宴乐的一个片断，揭示征人复杂的感情。前三句借乐声抒情：琵琶“新声”屡换，但仍总是《关山》离别旧情。新旧对比的扬抑，曲调主题的双关，蕴含了感情的波澜。这些“听不尽”的边曲，勾起别乡离家的哀叹，边患久未除灭的忧怨。结句从离情入景，描绘秋月高照的蜿蜒长城的悲壮宏阔景象，而无尽难遣的乡愁，报国建功的壮志，思虑边塞现状和对祖国山河的挚爱自在言外，以景结情，似“思入微茫”，实更丰厚地展示出征人深沉的内心世界。

公子行

唐·顾况作，七言古诗。这首诗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讽刺富家子弟夜以继日的浪荡生活。全诗共十二句，每四句一层。先写鞍马服饰之奢华，次写日游的浮浪，再写暮归的懒散。全用夸张手法，在描写中寓讽刺。结尾两句写轻薄儿“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刻露尽相。全诗造语平易妥贴而笔锋犀利，透露出作者对公子哥儿的憎恶和鄙视。皇甫湜在《顾况诗集序》中评论顾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于此诗中，可见一斑。

公子家

唐·聂夷中作，五言绝句。这首诗讽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公子。诗人选取“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这样细微的动作，寥寥几笔，勾勒出公子哥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形象。全诗由小见大，启人深思，不仅立意新奇，还颇有典型意义。反映了晚唐政治腐败，重用不学无术、华而不实的庸人，而有真才实学的贤者，却遭到打击和排斥的现实。

公　输

散文，是《墨子》中的一篇记述文。写巧匠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成功，将用以攻打宋国。墨子得知此事，便日夜兼程自宋至楚。他据理运智，谴责并说服了公输盘与楚惠王，制止了一场楚对宋的侵略战争。文中记述墨子见公输子，请他协助杀人，公输子不悦，说“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便就此语指责公输子不肯杀一个人，却肯助楚攻宋，杀众多的人。公输子理屈辞穷，便荐墨子于楚王。墨子见楚王，便以富者丢弃自己的财宝，而偷窃穷人的破烂，比喻强大富

裕的楚国，攻伐弱小贫困的宋国。更进一步明示：宋国闻警有备，宋人守城有法，使楚君臣失去必胜的信心，放弃了攻宋的计划。文章描绘了墨子的勇敢机智与为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而不惮艰险、不辞辛劳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墨子与公输子、楚王的对话中，都表现出文章逻辑严密、设喻奇警的特点。语言古朴，但无碍于生动、传神。文中人物有个性，情节有曲折，已具小说的雏型。篇末，写墨子事遂而归，正置天雨，欲入里门避雨，而守闾人不许，也正反映了有大功而不求人知的墨家主张。

毛颖传

唐·韩愈作，散文。写于永贞元年九月至元和五年之间。毛，兔毛，颖，笔尖，毛颖者，兔毛笔也。作者把毛笔拟人化，并为之作传。以毛笔的始而见用，到“以老见疏”，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同时又以毛笔“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情况，影射当时腐朽无能的执政者。这是一篇以“幻设为文”的寓言性的杂文，根据毛笔的形状、制作过程与用途等情况，结合一些有关传说，铺陈叙述，写得有声有色，意趣横生。此文有意学《史记》传记文的写法，最后还加“太史公曰”，故李肇说：“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见《国史补》)柳宗元对此文极为推许，曾写《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以拨正世俗之偏见。

长干曲(君家在何处)

唐·崔颢作，五言绝句。《长干曲》原是南朝乐府中“杂曲歌辞”的旧题，多儿女言情之作。这两首诗一是女问，一是男答，表达萍水相逢同乡青年的率真感情。第一首诗只写女主人公停舟相问，自报居处，“或恐是同乡”的推测，而水乡独行的孤单，忽闻乡音的惊喜，天真直率的性格均包蕴其中。第二首写男主人公的答复，家临九江，来往江上，确是同乡，“生小不相识”的惋惜，是藉水上漂泊的命运、家居比邻的亲近的共同之感，陡增他乡偶逢相见恨晚之情。诗人继承了前代民歌的传统，写得质朴康健。

长干行(妾发初覆额)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长干行》属乐府《杂曲歌辞》。长干，地名，故址在今南京附近。本篇以女子的口吻，写其对在长江上游经商的丈夫的深切思念。这首诗表露了女子从儿时游戏直到完婚，以及婚后离别的忆念各个时期的心理活动。开头六句“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住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把小儿女天真无邪、亲昵嬉戏的情景，写得十分生动，成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即出于此。全诗写南方女子温柔细腻的感情，步步深入，音节和谐舒缓，语言形象朴实，富于民歌韵味，《唐宋诗醇》称其写“儿女子情事，直从胸臆中流出，萦纡曲折，一往情深”。

长门赋

汉·司马相如作，骚体赋。武帝陈皇后阿娇与卫子夫争宠失败，谪居长门宫，乃以重金请托司马相如作赋上献，希冀武帝受感动而回心转意，顾念旧情。这篇赋便是相如为陈皇后陈情而作的。赋中先以客观语气描述陈后在长门宫“形枯槁而独居”的愁苦情状，并以委婉的笔调谴责武帝

“心慊移而不省故”的负义行为。继而以陈后的口吻，倾诉她对武帝爱恋专一，并以此为中心，大力铺述陈后无时无处不在想念武帝的情形，把宫廷妇女在失意时的苦闷哀伤写得细腻曲折。这是一篇悱恻隽拔的抒情小赋，对后世“宫怨”、“闺情”之类的诗文写作，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影响。赋文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联想合情，象征贴切，善于运用景物烘托人的心境，表现出作者操纵语言的高度技巧。

长安古意

唐·卢照邻作，七言古诗。汉魏以来便有不少诗人的作品，以名都为背景，以鞭挞上层社会奢靡骄横为主题，左思的《咏史》还运用对比手法寄寓讽意。这首诗就以传统的题材，刻画了京城长安各种人物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活，借古意，针砭当世。诗中先渲染权贵的争奢竞豪，追声逐色，以及豪门舞女们渴慕爱情的心愿；次写王孙公子、侠客官吏游宿娼家饮酒取乐的夜生活；再次写文武权臣互相倾轧，须臾时移事迁徒存墟墓；末尾以穷居著述的扬雄自况，寄寓着对骄奢庸俗生活的批判，发出愤懑之慨和自我宽解之意。此诗的立意，显然受左思“济济京城内”一诗的启示，但结构不同，左诗对比寓讽各写八句，而卢诗用六十四句铺陈权贵的生活，以其内容的广阔，人物的众多，规模的宏伟，心理的细腻，超越前人，结尾四句托物言志，蕴藉主旨。全诗四句一转，景换意转，又回环相应；人物生活的横向对比与古今沧桑的纵向对比，交替运用；场景勾勒与细节摹写，相得益彰；虽词丽富赡而又不失于浮艳，情溢言表而又含蓄宛转。胡应麟《诗薮》卷三评曰：“七言长体，极于此矣！”

长安遇冯著

唐·韦应物作，五言律诗。冯著为作者的朋友，一位失志不遇的名士。曾两次上长安求官未得，作者遇冯著于长安，写此诗。首联写冯著从长安东边而来，犹带着灞陵隐士与名士的风度。颔联用“采山铸钱”与“买斧斫荆”两个典故，说明冯著在长安谋仕不遂的境况。颈联用万花萌发，雏燕哺乳的春景，鼓励友人奋发进取。尾联以鬓丝未白几缕，表达出盛年未逾大有可为之意。全诗八句三对问答，作者自问自答，谐诙成趣。诗中饱含对失意的朋友充分的理解，深切的同情，入微的体贴与积极的勉励，是一首情意真切新鲜活泼的小诗。用典而不涩，读来一览无余又耐人寻味。

长安秋望

唐·赵嘏作，七言律诗。一题作《长安晚秋》。写诗人秋晓远望，见到“云物凄清”、“寒星数点”的秋晨景色。长安宫阙中秋色正浓，空中一行大雁正向南飞去，有人倚楼吹笛，笛声应和着这一派秋景。诗人俯首近看，半开的紫菊静静地立在篱边，落瓣的红莲愁苦地呆在塘中。通过这远眺近看，把一派秋景渲染得十分浓郁，而字里行间又透露出诗人满怀的乡思。尾联直抒胸臆，痛言自己居留长安之无谓与归隐之不宜迟。诗中“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依楼”一联，选取典型的秋景，采取见、闻、动、静互相结合的手法，表现出无限清远的韵味，是有名的诗句。《唐摭言》卷七载，杜牧很欣赏这两句诗，

并“目眼为赵倚楼”。

长沙过贾谊宅

唐·刘长卿作，七言律诗。作者曾两度迁谪，从此诗写的景物，似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秋，第二次贬谪经过长沙时所作。这首诗凭吊古宅，藉贾谊遭贬事，抒发自己迁谪的悲愤。诗中写贾生三年谪宦，万古留悲，寓同病相怜之绪；秋草、寒林，人去，日斜，一派萧瑟寂寞之景，此乃景语亦情语；汉文帝有道尚且薄恩，谁能解贾谊凭吊屈原心曲呢？曲笔讥刺当今皇上恩更薄，暗蕴知音难求，苦楚无诉；荒村日暮，怜君贬逐天涯，寄寓自怜之情，不平之慨。笔笔怀古，处处伤今，惜人伤己，婉曲中微露讽讥之意。

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

清·纳兰性德作，小令。诗人从康熙帝巡行，至盛京祭长白山，途中作此。小令描绘塞上风雪之夜，军营灯火明灭的景象，抒发了诗人在遥远征途中思乡的无限怅惘。上阕首二句，一经排叠，重山重水之迢迢，军行之艰难，具可体味。次句暗点关外荒漠辽阔景象，隐含着身不自主的苦况。末句“夜深千帐灯”写塞上夜宿，是奇丽、壮阔的独特画面。句中着意深沉之意境的创造，与激烈的戎马生活的描写，迥然有别。下阕首二句写彻夜风雪紧迫，拖逗出“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极写思乡愁苦，委婉真切。小令语言流转自然，情韵深致，颇能触发客子的乡心，历来为人传诵。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明月照积雪’，‘大江日夜流’，‘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中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性德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欲坠差近之。”

长相思(吴山青)

宋·林逋作，词。写一女子送别恋人的情景。前片写女子江头送别；以“两岸青山相送迎”表示恋人将由此岸而达彼岸，并以“吴山青，越山青”象征行人将踏上山峦重叠的长途。后片写前约如梦，好事难成，泪眼双双，难分难舍；潮落江平，已到开船时刻。小词善用拟人手法，寓情于景，写得韵致之极。刻画女子的哀伤，尤为真实、生动。

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长信秋词五首》从五个不同角度抒写失宠宫妃的幽怨和内心深处的痛苦，此为第三首。这首诗借汉代班婕妤失宠的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的苦闷生活和幽怨心情。先写宫中刻板孤寂的生活；奉帚扫殿，执扇徘徊，并暗用君恩中断的团扇之典，吐露隐忧。再写人不及犹带日影的寒鸦，比喻巧妙，既是实景，又是以日影暗喻君恩，用含蓄委婉的自怨口吻，抒发出深沉强烈的怨愤。沈德潜赞此诗“优柔婉丽，含蓄无穷，使人一唱三叹”，是很中肯的。

长信秋词(金井梧桐秋叶黄)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长信》第一首。这首诗通过一宫女在凄凉的深宫里，寂寞卧听宫漏的情景，抒发了怨愤痛楚。诗人借景托情，用梧桐、黄叶暗示季节，渲染气氛的萧瑟；夜来霜重，点明时间，烘托寒夜的凄清；熏笼玉枕无颜色，既写陈设颜色的黯

然，又寓宫妃视物索然无兴。诗中写人物只两笔，“珠帘不卷”，“卧听南宫清漏长”，暗示其倦怠情态，孤寐难眠，凄怨哀苦的内心。

长亭怨慢·雁

清·朱彝尊作，词。咏物抒怀名篇，描写北雁惊寒南飞忧恐情状，藉以抒写身世感慨。上片首句总写雁群年年悲秋南去。接述北方“紫塞门孤”“金河月冷”的苦寒环境，点出雁群被迫南飞缘由。末句写雁群旅况，启引下片。过片以“惊移莫定”总写旅程情态。“怯败荷疏雨”“一绳云杪”“碧罗天暮”“无力低飘”“又蘸凉波飞去”数句写雁群南飞之悲哀，宛转细腻，令人荡气回肠。与东坡《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同一意境。作者少逢丧乱，半世飘泊，词中寄托，至为明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是竹坨直逼玉田之作，集中亦不多见。

长恨歌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任盩厔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马嵬坡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应王质夫之请而作。此诗的主题思想向有争议，但讽刺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又肯定其坚贞专一的爱情，并同情这一爱情悲剧，似渐成定论。主角均为历史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兼采民间传说，摒弃了“女为祸水，色为乱阶”的传统迂腐思想，演绎出融批判与同情于一炉、合现实与浪漫于一体的长篇抒情叙事诗。诗中先以极简炼的笔墨，讥刺玄宗的重色纵欲，任用非人，自酿兵革之祸的根源，然后具体描述安史兵叛，娥眉惨死君王难救的悲剧，纵横涂抹风流皇帝面对物是人非之景，凄恻楚楚的各种感触，最后以浪漫多情的笔调，铺写上天入地，于仙境中终于找到杨贵妃，她托物寄言，重申长生殿旧盟，点明主旨。全诗以合离欢悲为线索，结构上曲折变化，铺陈极写玄宗享乐之后，笔锋突转，跌出悲剧，渲染长恨的绵绵无绝。诗人将叙事、抒情、写景完美地结合一体，以悲凉秋景烘托愁思，以明媚美景反衬哀情，以月色铃声撩人心绪……从蜀川写到回宫，从春风写到秋雨，从日色写到长夜，从现实写到梦境乃至仙境，时时处处反复渲染悲剧制造者饱尝悲剧苦果的心绪与苦苦寻觅旧情，回环往复，跌宕旋升，塑造出形象丰满而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语言流丽婉转，并以顶针连环句式，展现缠绵之情，富有一唱三叹、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成为千古传诵的名作。前人赞道：“如此长篇，一气舒卷，时复风华掩映，非有绝世才力未易到也。”白朴的《梧桐雨》，洪升的《长生殿》，均取材于此。

长恨歌传

唐·陈鸿祖作，传奇小说，是为白居易《长恨歌》所作的一篇传。写唐明皇与杨贵妃婚恋故事。作品写了杨妃专宠、马嵬惊变，玄宗思念、道士寻魂等情节，展示了一幕帝王之家的爱情悲剧。作品既有对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同时又含蓄而深刻地揭露了帝王的荒淫误国。描写细腻生动，故事曲折完整，悲剧气氛深挚动人。但结尾加了一段“惩尤物，窒乱阶”的议论，游离于作品之外，有伤作品内容。此篇与白居易《长恨歌》配合，对

后世影响甚大，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不少，著名的有元人白朴的《梧桐雨》和清人洪升的《长生殿》。

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作者被突然调离军中职务，在成都过着闲散生活。这对他是不堪忍受的打击，遂借痛饮狂歌抒发胸中的积郁，写下这首浪漫的爱国诗篇。诗中写出了国仇未报、壮志难遂的愤激，表达了始终不渝的爱国热情。意气豪纵，笔致雄放。“国仇未报壮士志，匣中宝剑夜有声”两句，是全诗的主旨，它饱含着诗人辛酸的眼泪，激荡着雪耻的决心。这首诗想象丰富，夸张奇特；语言热情奔放；风格悲壮雄浑。清代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推为陆游集中压卷之作。

长歌行（青青园中葵）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全诗十句，以园葵春盛秋衰起兴，联想时光不驻、人生易老的现实，觉悟到应该珍惜少壮年华，努力有为，以免老来一事无成、空发虚度光阴的嗟叹。立意健康、积极，手法兼备比兴；层层写来，有循循善诱之功。

乌衣巷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这是组诗《金陵五题》的第二首。此诗用虚拟手法，通过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极为普通的现象，来表现重大的主题，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感叹。当年世家大族王导、谢安聚居的乌衣巷，而今野草丛生，斜阳残照。随着豪华奢侈的王谢二族的衰落，旧日堂前的燕子，也都散去飞入百姓家。时光的流逝，景物的变迁，揭示了历史的无情，令人万分感慨。显赫一世的王谢家族尚且衰落如此，暗喻今日唐朝执政者的下场又何异于昔日的王谢！全诗联想丰富，言简意深，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此诗：“言王谢成居民耳，用笔巧妙，此唐人三昧也。”

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乌夜啼》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本名《相见欢》，又名《秋夜月》、《上西楼》，叙离愁别恨之作。写作时代尚难确定。从凄婉的情绪看，可能是亡国之后的作品。上片写愁人默默无言登楼，见一弯新月照着寂寞的梧桐与深院的凄凉秋景。人物的内心与景物融为一体，渲染了郁结在内心的孤寂悲哀。下片用形象的比喻，具体描述悲愁的滋味。“剪不断，理还乱”是以乱丝比愁绪的难分难解。又用“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恰当地表达了这种莫可名状的惆怅，写出了愁人特有的感受。全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凄惋之意，贯穿全篇。《花庵词选》评为“凄惋哀思”之作。

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这是一首伤春怀旧之作，可能成于入宋之后。寒雨晚风催使着红艳的林花匆匆凋零，春光流逝。而这种春色渐老的感触，又使作者联想到泪光杯影中与美人的话别，一别难再逢。伤春伤别之情迸发出意味深长的哀音：“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水长东”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以此说明“人生长恨”，使词旨深广而富有概括性，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效果。

乌栖曲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大约是作者入长安前游吴地时所作。《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西曲歌》名。本篇通过写吴王夫差日夜寻欢作乐，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诗歌开头先写姑苏台上的秋林暮鸦，既点明了时间地点，又象征吴国的衰落，作为吴王作乐的反衬；接着以日落月坠的鲜明形象写出时间的流驶，揭露吴王无止无休地追求淫乐；最后以“东方渐高奈乐何”作结，真是一声长叹，耐人寻味。全诗意深词婉，寄兴深微，收敛含蓄，是李白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佳作。范传正《唐翰林李公新墓碑》及孟棨《本事诗》均载：李白至长安，贺知章吟其《乌栖曲》，赞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约写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借画家一生的遭际，照见安史之乱前后世情变化之一斑，寄托了治乱盛衰的深沉感慨。诗分四段，第一段概述身世，前四句起笔雄健跌宕，仅用两番大起大落的对比，统摄全篇。王士祯《渔洋诗话》称之“工于发端”。第二段写画人，贞观十七年曹霸奉诏画二十四功臣像。诗从介绍功臣像衣冠服制的合度，形容画像逼真；又从介绍人物的容貌和姿态，烘托画像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画人是衬笔，画马是重点。第三段诗笔转到曹霸画马，诗人用出人意外的神奇雄伟的笔力，评说画是“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用赞美真马的话而称誉画中之马，逼真传神，令人真假难辨。这是诗人以诗摹写画意，评画论画颇具特色的诗篇，被誉为“古今题画第一手”(仇兆鳌《杜诗详注》)。结尾写画家仕途不利，晚年又遇战乱，漂泊无依，受尽冷漠。由于诗人和画家身世近似，同病相怜，寄寓愤世嫉俗的感慨，结语“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与开头“于今为庶为清门”，前后呼应，一脉贯通，构成一种悲叹的主调与苍凉的气氛。

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共四首，此为第一首。诗人在月下独自饮酒，寂寞无欢，遂驰骋想象，邀月对影，由独而众。接着写与月及影相随相乐相聚相散的情景，并提出要在邈远的天上与月及影结成超乎世情的友谊。诗歌表面上自得其乐，其实深藏着天才诗人在黑暗社会中的寂寞和苦闷。以出色的想象，抒发了诗人狂放不羁的情怀。构思新颖别致，感情波澜起伏，是反映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名作之一。

月　出

《诗经·陈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刺好色的。朱熹《诗集传》说是写“男女相悦而相念”的，现有人主张它是哀悼被杀害的一个英俊人物的，它该是一首恋歌。诗中描述，在月光中，一个美丽的女子引起诗人爱慕不已的情景。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首句写月色，次句写女子容貌标致，再次写女子体态轻柔，末句写她妩媚的形影引起诗人不能自宁的情绪。诗中以简练的笔墨勾画出那步月女子的曲线美来，而诗人的爱慕之切、自悯之深也在略变近义形容词的句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诗篇巧妙、自然地运用了双声叠韵词和回旋往复的音节，

有力地烘托了凄迷、宛转的气氛。

月　夜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写于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八月。杜甫从鄜州到武灵，途中被叛军掳至沦陷后的长安，望月有怀，而作此诗。全诗作法奇特，用笔曲折多姿。首联点明题旨，本是诗人对月思妻，却揣彼忆我，写出"闺中只独看"一句。一个"独"字，写尽了妻子的孤单情状。颔联诗人由思妻忆及家中的儿女，儿女年幼，不解母亲所思所虑，突出了上联的"独"字。颈联承首，笔锋一转，想象妻子月下久立，以致云鬟为夜雾沾湿，玉臂为月光映寒。美饰之词，凝结了诗人的深情挚爱。尾联由怀念转入期望，诗人悬想河清海宴的大好时光，全家团聚，夫妇同倚帷幕，并立望月。表达诗人渴望逃出贼围与家人团聚的急切心情。诗中对妻儿的深情与忧国忧民、悯时伤乱之叹融合为一。浦起龙《读杜心解》评："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

月　夜

唐·刘方平作。一作《夜月》，七言绝句。描写初春之夜，月光斜照，星宿横斜，十分静谧，就在这夜半更深、万籁俱寂之际，诗人听到"虫声新透绿窗纱"，在料峭的寒夜中，感到大地回春，万物复苏。诗人对春暖气息，感觉敏锐，观察细致入微，善于捕捉最为生动的形象，只淡淡几笔，就把悄悄的春讯传达出来。手法别致新颖，给人以独特感受。黄叔灿《唐诗笺注》评："写意深微，味之觉含毫邈然。"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写景幽深，含情言外。"

月夜忆舍弟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秋。诗人兄弟五人，在流寓秦州时，只二弟在身边，其余分散在河南、山东各地，音信不通。这首诗感叹战乱致使手足离散，抒写诗人对诸弟的怀念。前四句写月夜之景，句句不离忆字，闻戍鼓、听雁声，见寒露，望明月，都勾起思念之情。后四句由望月转入抒情，极言离乱之苦，情从景出，前后呼应。全诗结构严谨，造语神奇。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引王彦辅语："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语，多颠倒用之，语峻而体健，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类是也。"

月　赋

南朝宋·谢庄作，是一篇风格新颖的叙事赋，也是抒情赋。作者虚构了曹魏文学家王粲和曹植月夜游吟的故事，使叙事与抒情巧妙地融合无间。由于构思奇特，这篇赋产生了很大的艺术魅力，同时在遣词造句上都表现出过去所缺少的细腻和柔和。如写月未升起时，先布置了一个清净安谧的优美环境；月从远处升起、光满大地时，天地间出现了淡雅幽素的景象。篇中并不描写月的形迹，而读者从文字中所感受到的一切，无一不是月亮带来的。赋末系以歌辞，述月夜的美景引起对美人的思念，更能给人留下优美的遐想的余地。对后代抒情诗赋，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启发。

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

宋·吴文英作，词。为清明时节怀人之作。上片着重写伤春怀人的"愁思"。清明听雨，听风，葬花愁，写

花铭，活画出满怀惜花伤春思绪的诗人自我。再从作者的眼光看出，暮春时节的西园里："楼前暗绿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种种景物无不蒙上伤别的感情色彩，下片进一步写伤春怀人的"痴想"。当见到西园里的秋千而思纤手，疑秋千上凝结着旧日荡秋千人的余香。结尾"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两句，真是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韵味无穷。此词格调疏快轻灵，含蓄委婉，以清丽的语言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主题。语言质朴淡雅，不雕琢，不用典，一反作者堆砌辞藻的常态。这首词不仅是吴文英词作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即在宋词中也算得上是佳篇，因此历来受到词评家称赞。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它："情深而语极纯雅，词中高境也。"

风 雨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序》、《毛传》、《郑笺》、《孔疏》都说这是"思君子"的诗，风雨、鸡鸣，比喻君子虽居乱世而不改其节操和原则。纯属牵强附会。看来该是一首情诗，写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惊啼之时，一个女子盼望情人前来赴约的情景；写等待之时，女子心情极不平静，及至意中人来到，她才转忧为喜。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末句的"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反衬出女子思人不至时的意乱心慌、如罹重病和陷入苦闷烦恼情状，写法可谓别开生面。

风 俗

宋·王安石作，散文。北宋王朝后期，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日趋严重，大官僚们极端腐朽的生活又给社会带来极大灾难，形成"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严重局面。针对这一现实，作者认为"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变风俗，立法度"为当务之急，否则会"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作者将希望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身上是不现实的，但他所揭示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是深刻的。在写法上多用比喻和排比，增强了议论和说理的逻辑力量。

风 赋

战国楚·宋玉作，赋。首见于萧统《文选》。楚顷襄王骄奢无度，宋玉有感而赋风。赋中藉对于"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叙述，揭示出最高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在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别，巧妙地寓以讽谏之意。全赋采用作者与顷襄王对话的形式，指出楚王奢侈豪华与楚民贫困悲惨的乐苦悬殊：同样为"天地之气"的风，对深宫里的楚王就"清清泠泠"，"宁体便人"，增加舒适感；对穷巷中的庶民却"驱温致湿"，"生病造热"，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威胁庶民的生存。表面上说，即使是风这样的自然之物也不可能不择贵贱而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在不动声色地为社会上地位悬殊之状而鸣不平。赋中又指出"所托"的不同，"风气"也就出现差异，颇具耐人寻思的哲理意味。赋中把风的萌生、形成、运行、平息描绘得非常生动，也把养尊处优之人的心理和啼饥号寒之人的境遇反映得相当真实。这确是一篇特色鲜明的散文赋。

凤阳花鼓

明·民歌。凤阳花鼓是一种民间曲调，唱时兼表演，每段中缀以锣、

腰鼓十三响，明代流传于凤阳，故名。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将其故乡凤阳定为中都。繁重的赋税，加上连年灾荒，使当地人民贫困不堪。这首凤阳花鼓曲的唱词诉说了他们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四方卖唱的苦难生活。歌词将怨愤集中在朱皇帝身上，大胆指斥最高封建统治者是灾难的祸首。歌词流畅、平易，经久传诵。

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

宋·柳永作，词。这是一首写离别相思的词，词中抒发了作者执著、热烈的爱情。上片写黄昏时，作者在高楼极目远望，离愁从天边涌来，但却无人理解自己的心事。下片换头“拟把疏狂图一醉”一笔宕开，作者企图借酒自我开脱，可是“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拟把”与“无味”的一开一合，笔势十分飘忽，进一步从侧面烘托了离愁的深重。结尾“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两句，尽情极至地抒发了心中充塞的情感，总揭全篇，将感情抛向高潮，确有千钧之力。从全词看，前面运用含蓄的手法，直到结尾处，才突然一转，把蓄积的情感猛烈倾泻出来。作者对爱情的这种执著、激烈态度，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近代学者王国维用结尾两句来比喻对大事业、大学问的执着追求。可见这两句的概括意义。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宋·李清照作，词。上片写现实中的将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三句，写女主人公起床的情景，极力渲染懒散的心情；“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三句，提出消瘦究竟为何，设一悬念，实是婉曲地写离愁别苦。下片写设想中的已别，“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几句，点出“新来瘦”的原因：再度离别已无可更改，那就只好让他去吧。后面“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记取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目”几句，进一步想象别后的孤况及相思。人既远去，楼已空寂，只得索居独处，最后不得已将相思之情寄予流水。此词以真挚动人的感情，委婉曲折的抒情方式，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打动读者，因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词中关于慵懒、“新瘦”的原因，都不正面说出，而是吞吐往复、曲折含蓄地揭示出来，使文势既有波澜，感情也更深挚。下片换头以“休休”叠字起，承上启下，加重语气；结尾以“新愁”与前面“新瘦”呼应，“瘦”因临别伤感而致，“愁”为别后相思而生，二者融为一体，构成浓郁的艺术境界。词中用“武陵人”、“秦楼女”两典故比喻爱人离去、楼台空寂的情景，极为贴切准确。结尾用拟人手法，推人及物，寄情予“流水”，使词意如泣如诉，充满不忍离别的幽怨。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评此词说：“写其一腔惜别心神，新瘦新愁，真如秦女楼头，声声有和鸣之奏。”

忆王孙·春词

宋·李重元作，词。这是一首写闺情的词。表现闺中女子对游子远行未归的思念。作者抓住芳草萋萋、柳外高楼、杜鹃声声、雨打梨花等黄昏时的景色加以描绘，极力渲染女主人公的相思之苦。词中成功地运用了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尤其结尾“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两句，把闺中女子怕度过黄昏，怕看见雨摧梨花的孤寂愁苦的心理，刻画得深刻含蓄。

忆江上吴处士

唐·贾岛作，五言律诗。作者在长安结交了一个隐居不仕的朋友吴处士，后吴离长安去福建，相别一月左右，作者念及吴处士写下此诗。诗歌从月亮缺损又复圆，计算时间怀念远去的友人。中间四句回忆送别的时间、地点、景物，着力渲染深秋萧条寒冷的气氛，以衬托离别的感伤。最后一联，感叹友人归期渺茫，消息全无，照应开头，把怀念之情表达更为深远、悠长。诗中“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情景交融，是迄今传诵的名句，为后来不少名家引用。

忆江南（江南好）

唐·白居易作，词。约在洛阳期间作。《乐府诗集》列为《近代曲辞》，本名《谢秋娘》，后改为《望江南》。这组词共三首，此为第一首。这首词写作者对江南美好风景的深切怀念，先直抒赞美之情，再凭记忆勾画江南色彩绚丽诱人的春景，反问作结，又转入抒情。“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两句极为精彩，不仅对仗工整自然，而且用比较法，勾画出一幅花水相映，红蓝互衬的江南水乡春景图，乃唐词佳作，久传不衰。

忆秦娥（箫声咽）

唐·无名氏作，词。这首词唐五代书籍皆未收录，李之仪有《忆秦娥》自注云：“用太白韵。”可见北宋时已传为李白所作。此词或以为写长安女子的秋思；或认为是怀古伤今之作，或认为两种意思兼而有之。本词上片写箫声中秦娥梦醒，只见明月当楼，想起了霸陵折柳送别的情景。下片写女主人公忆及清秋时节同游原上，而今空叹行人，咸阳古道一去无音信，只有几座汉代的皇陵在西风残阳里兀立着。上片缠绵，下片凄切，但悲怆中透出豪气，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其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两句，已远超出对女主人公悲哀的描绘，也并非纯然写景，而包含着一种山河兴废之感，历来为人称道，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忆秦娥》词调一名《秦楼月》，亦因本篇有“秦娥梦断秦楼月”之句而得名。

忆钱塘江

宋·李觏作，七言绝句。小诗以回忆方式描写钱塘江的美景。诗人不写钱塘秋潮，而独写印象最深的钱塘夕照。作者锻字炼句，运用比喻手法，把夕照中的景象，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前两句写诗人在山衔半日的薄暮时分，蒙酒归航。后两句托出在诗人的醉眼里，满目夕阳返照的江水，成了水神们所穿的淡红衫子。构思甚为奇特，语言警辟动人。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是一首有名的即景诗。诗中描写暑日天气的瞬息万变，形象地展现了六月西湖自然景物的特色。全诗对天上、地下、晴、雨、风、云，都作了精细的描绘。四句间一句一景，接得紧，转得快，变化无穷，但都突出西湖景色之美这一主题。诗人运用比喻手法，用“翻墨”写云，用“跳珠”写雨，形象逼真，有色彩，有音响，有动态。“白雨”用得贴切，突出了西湖伏天

阵雨大而猛的特点。诗由云写到雨，由雨写到晴，再现了大自然的美，表现了诗人的情趣。全诗笔意爽健，格调高迈。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遭贬海南，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获赦，六月二十日自海南岛返回大陆。此诗即写渡琼州海峡之夜的情景。前两联写夏季夜间海天之景，暗寓诗人所遭遇的政治风暴业已完结，为新党扰乱的社会即将恢复清平之治。后两联写诗人自愧粗通礼乐，身在蛮荒未给当地带去文明。又认为身至九死一生的绝域并非憾事，反觉得这是此生最好的一次旅行。诗中运用暗示和比喻的手法，寓情于景，表达了作者四年远谪、一旦得归的喜悦心情。全诗情调高昂，表现了诗人不纠缠往事的豁达、乐观精神。

六丑·蔷薇谢后作

宋·周邦彦作，词。这是一首写惜花伤春的词。词中交织着作者对美好事物遭受摧残而产生的遗憾与惋惜之情。上片从春归写到花谢、花飞，以无人追惜收束。下片写词人为东国的岑寂而叹息，花谢的空枝也对词人依依留恋，写残花无神、断红难见，充分抒发作者惜花之情。这是一首长调，作者把它组织得严整细密，写得婉妙精深。情思有起有伏，结构有主有从，用笔有顺有逆，极尽顿挫开阖，变化曲折之妙。“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真是千锤百炼的笔墨。“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意致缠绵不已，耐人寻绎。词中善用拟人手法，如“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钗头颤袅，向人欹侧”等句，写人写花？使人难以分辨。确实进入花人两忘、物我交融的境界。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宋·贺铸作，词。这是一首自叙身世的长调，写作者对少年游侠生活的回忆和救国无路的抑郁之情。通过今昔生活的强烈对比，反映了词人豪侠尚义的性格及激昂奋发的爱国热情。上片回顾少年时狂放不羁，意气飞扬，使酒任性的豪侠生活；下片写理想的破灭，仕途失意，武职卑微，虽壮志凌云，但请缨无路。此词格调沉郁挺拔，通篇辞情慷慨激越，充满悲愤，代表了作者的豪放风格。全词共三十九句，其中三字句有二十二句，最长不过五字；而且有三十四句押韵，又以“东、董、冻”平上去三声同叶，这就形成了字句短、韵位密、字音洪亮的特点，同那些婉转缠绵的词调情味迥异，可看作南宋辛派词的先声。此词用赋体，对比今昔生活，把叙事、议论、抒情完美地结合起来。再配以短小句式，急促的音节，从而表现出一种高亢、悲壮的武健精神，充分发扬了《六州歌头》这一曲调的传统风格。夏敬观在《手批东山词》中称这首词“雄姿壮采，不可一世”。

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宋·张孝祥作，词。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兴师北伐，因将相失和，为金兵所败。从此主和派得势，与金通使往来，酝酿着屈辱的“隆兴和议”。作者对此悲愤难抑，挥笔写下此词。上片写景，由景入情。从临淮

北望中原，举目有河山变色之慨。通过对胡地风光习俗的渲染，极写中原沦陷后的惨景，金兵的猖狂。以“追想”构成顿挫跌宕。下片极写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进一步揭露主和派弃战求和的投降行径。词中写景、写情都运用对比、反衬手法，层层深入，在两相对照中，作者的忠愤，一气流注，贯穿全篇，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全词多用三字短句，上下各八平韵，铿锵响亮，与内容结合得宜，时而沉郁，时而昂扬，构成悲壮慷慨的风格，充分发挥了《六州歌头》这一长调的特点。

六 国

宋·苏洵作，散文。《权书》中的第八篇，是一篇史学论文。在论文中，作者并未全面地分析秦与关东六国胜与败的必然归宿，但指出六国“赂秦”这一苟且妥协的政治路线，确也得出齐楚燕韩赵魏灭亡的直接原因。从而得出必须团结抗敌的历史教训，借以批评北宋王朝屈辱求和的对外路线。文章指出：六国“合纵”无实，不免于败亡，是由于韩、魏、楚屈服于秦、多次割地以求和；齐、楚、燕不积极支持处于抗秦前线的韩、赵、魏，而且自相攻伐。秦则远交近攻，“连横”有效，终于各个击破，消灭了六国。作者以“赂秦”为六国失败的关键加以论述，言之成理，使读者相信“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向西，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结论。文章的最后写：“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是为北宋屈服于契丹而发的。文章充分表现出作者文风老辣、纵横捭阖、简劲质朴的特点。

文须有益于天下

清·顾炎武作，札记性笔记散文。本篇是《日知录》中的一条，旨在阐明文学的社会作用：“明道也，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作者在《与人书三》、《与人书十八》等文中多次阐述了这个观点。一方面表明了匡时济世，“救民于水火”的政治理想；对明代文坛标榜门户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有力的批判。本文凝练，深刻，极见功力。

文 赋

晋·陆机作，是作者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赋体论文。也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较早的论文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估计当是陆机早年的精心之作。《文赋》较广泛、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问题，其中对于艺术构思过程，由于他深知创作的甘苦，写得尤为详明。陆机认为深入观察客观世界，努力钻研古书，人品高洁，是可以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他又认为，文以情生，情因物感，是创作的起点。作者特别重视想象力的作用，先要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过程，逐步使思想更加清晰，物象越发鲜明，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了，便可进入实际写作阶段。刘勰《文心雕龙》便受到《文赋》多方面的启发，其中论创作过程的《神思》等篇影响尤为明显。陆机还认为艺术构思要有独创性，反对因袭，如果出现近乎抄袭的情况，那只好“虽爱而必捐”。讲到辞与意之间关系时，作者

认为意是主干，辞是枝叶；语言辞藻应为表现文意服务；内容和形式要谐和。作者也非常重视艺术技巧。此外，他对当时的文体也作了较细密的说明，提出文体分十种的主张，是对曹丕文体论的一个发展，分析得也较精当。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在《文赋》中也有所表现，认为作家应该“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崇尚自然，特别重视灵感的作用；作者所特别讲求的声色词藻，也是自然的节律，与后来齐梁时代所提倡的不同。不过陆机过分夸大了技巧的功能，在赋中以大量篇幅讨论辞藻、音节、结构等表现手法，把技巧在创作中的作用估计得过高，这也是与当时文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方腊起义

宋·散文，作者容斋逸史（一说洪迈，一说方勺）。方腊是北宋末年农民暴动领袖，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于浙江举事，短期内就发展到百万人众，攻破五十余县地；宋王朝忙调集大军镇压，暴动于半年内失败，方腊父子被俘，在汴京被杀。本文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方腊的出身及起义原因虽有歪曲之说，但所记述的材料，反映出方腊正确分析时局的聪明才智和广大农民的变革要求。同时揭露了北宋王朝淫靡腐败及其对内压榨、对外苟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行；也反映出方腊的声势浩大、号召力强、影响深远。文章主要写方腊如何发起暴动，故以记言为主、叙事为辅。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以小见大、层层深入的方法；先用家事作比喻，而后由浅入深谈及国家前途和命运，指出农民造反的必然性。条理分明，繁简得当。

火山云歌送别

唐·岑参作，七言古诗。约作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全诗十句而以八句描写仲夏五月火山地区炎气逼人的景象。似火的云霭，朝散暮集而又变化莫测。它回绕关树，遮覆戍所，为送别点明了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两句归结到送别，以“山上孤云随马去”作结，把客旅的孤寂和诗人依恋的心情，表达得含蓄而又悠长。这是作者把奇特的边塞风光与送别之情结合在一起的名作之一。

为学一首示子侄

清·彭端淑作，论述文。这是作者勉励晚辈勤奋求学的一篇文章。文中以清晰的论述，生动的故事阐明了一个求学的道理：自恃聪敏而不肯学习，无异于昏庸；天资虽低而力学不倦，也会有所成就。全文语言凝炼，论述周密，引述故事精当、生动，是一篇劝学的佳作。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唐·骆宾王作，骈文。一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这是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一篇声讨武则天的檄文。文章开篇怒数武氏淫乱弑逆的罪行，痛说唐代宗室将亡的危险，说明起兵讨逆刻不容缓，申述自己讨伐武氏、匡复唐室的决心。接着，从土地、车马、粮草、士气等方面极力宣扬讨武军队声威之盛，表现出胜利指日可待。文中对唐宗室的旧臣动之以大义，感之以旧恩，晓之以利害，号召他们起来共复唐室。最后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为结。全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极富号召力。语言形象精炼，如：“入门见嫉，

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等句，历来为人传诵。文章多用四六句式，音韵铿锵，生动流畅，是一篇才气横溢的作品，连武则天读到此文，也说：“宰相安得失此人！”

劝 学

散文。选自《荀子·劝学》，自“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至“用心躁也”。文章论述学习的意义、作用和态度，可略分为三段：首段提出“学不可以已(中止)”，举出植、矿诸物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事例，说明学习就是提高、改进的过程；才德也是通过不断学习获得的，人只有“博学”并且经常检查自己，才会“知明而行无过”。次段，比“思而不学则殆”的认识更进一步，提出“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更为有效的主张。又以“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说明学习可以使人认识更多的事物。继而连以“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假舆马“、“假舟楫”四个比喻，进一步说明通过学习，可以得到“见者远”、“闻者彰”、“致千里”、“绝江河”的效果。接着指出，才智之士的秉性、资质并没有特异之处，只是善于利用知识、支配外物而已。末段举“积土”、“积水”、“积善”和“积跬步”、“积水流”，说明学习是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又以丰富的事例，说明人的主观努力是学习成功的决定因素；“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坚持不懈，精诚专一，必定学有所成。文章写得精炼、工整、谨严，涵蕴丰富，说理透彻，设喻贴切，排比铿锵。不仅是杰出的论文，也是情文并茂的语言艺术作品。

双井茶送子瞻

宋·黄庭坚作，七言古诗。是写赠苏轼的。前四句写东坡如神仙中人；后四句写送茶给他，让他饮后，也许会想起从前在黄州的旧事，因而会生起扁舟独游之心。“独载扁舟向五湖”句，化用苏东坡《临江仙》词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意思，自然妥贴。此诗的艺术特点在于用精炼的笔墨，写出高广的境界，自然而富于变化，颇具风采神韵。

双双燕(过春社了)

宋·史达祖作，词。这是一首著名咏物词。作者饱含着感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春燕的优美形象，写出了那“愁损翠黛双娥，日日画栏独凭”的闺中人所追求的自由、愉快、美妙的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上片“差池欲往，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写春燕重归旧巢，在红楼中细语多情的情景。“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写燕子轻快地飞过花枝的形象。下片“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两句，写双燕在旖旎的春光中飞游的神态。表现它们自由愉快的美满生活，“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把黄昏中柳花迷离的形象写活了，前人赞赏为有“化工”之妙。全词的构思精巧，诗人不是孤立地摹写燕，而是重视了背景的反衬与烘托，这就加强了形象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作者还注意了词意的层层衔接，环环紧扣，开头结尾气氛情调相互照应。词中形象鲜明优美，刻画细腻传神，作者善于抓住最富特征的细节，用拟人手法，描写动态，刻画神情。语言凝炼，用词雕琢而自

然，不露痕迹。前人对此词的艺术成就评价颇高，认为达到了“极妍尽态”“形神俱似”的地步。俞平伯认为此词“为咏物一体极规矩之作”。

双调夜行船

元·马致远作，套曲。此套散曲亦名《秋思》，共七曲。它与那首纯是天籁的《秋思》小令却大异旨趣。其声情豪宕，毕肖世道，为历来评家所赞赏。曲中暴露封建社会丑恶现实，讥讽统治阶级兴衰无常，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愤世情绪，但也流露了及时行乐的废颓心理。第一曲感叹人生如梦，总括全曲题旨。二、三曲嘲笑帝王卿相功业虽一时显赫，终不足恃。四曲讽刺富人贪婪、冷酷。五、六曲表明绝于名利，遁迹江湖的处世态度。末曲感叹世情，重述归依。其中“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穰穰蝇争血”道尽争权逐利的罪恶现实，为曲中名句。全曲构思严谨，笔迹周密，形象丰富鲜明，为套曲中之佳作。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曰：“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曰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看他用蝶、穴、杰、别、竭、绝字，是入声作上声；灭、月、叶是入声作去声，无一字不妥。”

引水行

唐·李群玉作，七言绝句。诗歌描绘我国南方用竹筒引水的水利设施。首句用“寒玉走秋泉”比喻竹筒引水，给人以清冽、光洁的美感，次句诗人沿竹筒循迹，发现是从弥漫着烟雾的张满了藤萝的洞口引出泉水来，塑造了幽深、迷离的山泉形象。第三句写诗人一路行来，水声丁当不绝于耳，诗人欣喜依恋之情洋溢诗中；最后一句写两山峡谷之间，竹筒凌空跨越，水声在行人头上潺湲不断，诗人的惊叹蕴含在字里行间。全诗用优美的形象，深挚的感情歌唱了我国劳动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诗意清新朴实，使人耳目一新。

孔雀东南飞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乐府诗集》为《杂曲歌辞》。因首句以“孔雀东南飞”起兴而得名。初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后或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或题《焦仲卿妻》。现流传的全诗三百五十五句，一千七百七十五言，是古代汉语诗中少有的长篇。诗里叙述汉末庐江郡的一幕家庭悲剧。其中女主角兰芝是个勤劳美丽善良而刚强的青年女子。十七岁嫁庐江小吏焦仲卿，夫妻感情笃厚。但仲卿之母不喜兰芝，兰芝虽日夜服劳，行为谨慎，仍遭焦母苛遇。不足三年，兰芝终被焦母逼回母家。夫妻被迫分离，开始尚寄团聚希望于不久之后。不料，兰芝归家十余日，县令、太守便先后遣媒为其子向兰芝求婚。兰芝迫于官势与兄威，先拒而后允。迎娶前夕，仲卿与兰芝相会，约定同死。婚娶之日，兰芝自沉清池，仲卿闻讯，自缢庭树。通过这一悲剧，作者对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对兰芝、仲卿的反抗精神和果敢行为给予深切的同情与热烈的赞许，同时对人民追求婚姻美满、爱情顺遂，通过浪漫主义手法加以鼓励和歌颂，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此诗叙述完整，描写细致，更以生动的情节、典型的对话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结构谨严，剪裁得当，语言朴茂生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叙述与描写中，往往充满抒情色彩，流露着诗人强烈的爱憎。本篇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标志着汉代乐府诗发展的高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宋·辛弃疾作，词。作者晚年闲居带湖时作。词中通过回顾少年时的不知愁苦，反衬如今饱尝愁苦而又有愁难言的苦衷。上片回顾，“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下片则写如今尝尽愁的滋味，满腹愁肠，却“欲说还休”不愿提及。最后只用“却道天凉好个秋”一句淡话结束全篇。这是吞咽式的表情手法，语句闲淡却意味深长。上下片强烈对比，写得跌荡有致。全篇用了三个“愁”字，上片的“愁”指闲愁；下片的“愁”指壮志难酬的哀愁。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清·郑燮作，题画绝句诗。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值山东大旱，诗人因账济灾民，被诬而罢官。临别潍县，他画竹菊题诗，以谢绅民的挽留。诗中直抒胸臆，表示了对构谄的愤慨。“清瘦竹”正是诗人廉正、劲节品格的自我写照。诗人借题发挥，点出归里愿望，流露了甘心清寒自乐的志趣。郑燮题画诗，联想巧妙，多有寄托。意趣之清新，如鲜蔬嫩笋，别具无味之味。蒋实龄《墨林今话》云：“板桥题画之作，与其书画悉称，故觉妙绝，他人不宜学也。”

水口行舟

宋·朱熹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雨夜行舟江上的即事诗。一二句写夜间行舟遇雨，风吹浪打，诗人在船篷下仍需披着蓑衣；三四句写清晨雨霁卷篷远望，对一夜间风雨笼罩下的大自然颇不放心，待卷篷而观，翠碧如画，倍觉秀丽，方知青山绿树无恙，感到莫大的欣慰。全诗写出了雨后景象的新鲜色彩和气息，以及作者的情怀和意趣。诗中风雨暂兴而青山长在，包含着一定的哲理意义。诗的语言虽平淡无奇，但清新有味。

水夫谣

唐·王建作，七言古诗。通过纤夫的血泪控诉，反映了纤夫牛马般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纤夫的残酷压榨与奴役，诗一开头就发出了纤夫的一声长叹：“苦哉”，即把读者带入悲戚的氛围中。纤夫们“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只得“齐声腾踏牵船歌”，用歌声发泄内心的怨愤不平。纤夫们幻想何时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通篇在控诉之中贯串着诗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诗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以深沉的感情力量打动人心。

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

宋·秦观作，词。这首词写作者对一个女子的思念。上片写景，其中“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三句，描绘清明时节的景物和变化无常的气候，都抓住了它们独特的地方，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敏感。并通过景物的描写暗示主人公乍暖还寒，怅惘莫名的心境。下片抒写别情。“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两句，深深叹惜因为名利束缚，错过了与心上人

相聚的机会。"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几句，感叹过去的欢聚已不堪回顾。只有当时的明月，仍多情地照着离人。"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两句，极写离情之苦。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宋·苏轼作，词。为和章质夫"杨花词"而作。写于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此词是古诗词中咏物的名篇，词中以生动的笔墨精巧的构思以及丰富的想象，描绘杨花的形象，并以杨花比拟人的飘零沦落，寄托作者身世之感。词的上片"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等句，细致地描写出杨花的特点，并将杨花人格化，从而流露出思妇刻骨的相思和深沉的哀怨。"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三句，把咏物、写人、抒情浑然一体，传神入化。下片把咏杨花与抒发伤春之情交织起来，"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三句，既咏杨花的飘逝零落，也发思妇感伤年华易逝、青春虚度的情怀。末尾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把伤春之情推到了顶点。词人把似无相同之处的杨花与离人的眼泪捏合在一起，真是神来之笔。象这样刻画细腻、情致幽怨缠绵的咏物词，在以豪放派著称的苏轼词中虽不多见，但它却是表现词人另一艺术风格的又一绝唱，因此曾获得人们交口赞赏。李攀龙《草堂诗余隽》喻之为："如虢国夫人不施粉黛，而一般天姿，自是倾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咏物之词，自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

宋·辛弃疾作，词。此词可能是绍兴五年(公元1194年)前，在福州任安抚使期间，受到主和派诬谄落职时所作。上片写登临双溪楼远望的感慨，"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两句，巧妙地借用剑溪宝剑化龙的典故，表达出利剑决浮云，收复中原的壮志；接着又以宝剑难寻表示担忧投降派的阻碍，报国的理想无法实现。下片即景抒情，"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流露出壮志难酬不如闲居高卧为宜的思虑。此词虽是一首登临之作，却完全摆脱了发思古之幽情这一俗套，把全副笔墨用于抒写主战与主和这一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点上。通篇洋溢着爱国热情，化用典故，表达得曲折含蓄。

水龙吟(鼓鼙惊破霓裳)

宋·汪元量作，词。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南宋少帝及全太后被元军掳遣燕京，作者亦在其列，在北上的船上，作者听到宫女弹琴，而作此词。词中以作者切身的感受，描写了南宋灭亡的惨痛情景，抒发了作者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开篇"鼓鼙惊破霓裳"句，借唐天宝时"安史之乱"事，写出了南宋灭亡这一惊心动魄的时代巨变，一个"惊"字贯穿全篇。下片抒国破家残之恨，写作者被俘北行途中的凄凉之感，"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几句，抒发"江山易主"的哀痛；"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写出临安遭元军践踏后的破败凄凉景象；"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北行船中妇女不分宾主，都成了元军的"臣妾"，在此作者对南宋王朝的降敌给予了辛辣的讥讽。此词虽分上下片，但从文意看，却是以舟行途中的生活为重点，同时把舟行前的惊悸、舟行后的痛苦结合起来，穿

插描写，形成贯穿全词的三个不同侧面，全面地反映了惊心动魄的时代巨变、生活巨变，形象地烘托出亡国的哀痛。此词笔墨疏宕，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宋·辛弃疾作，词。宋孝宗乾道四至六年（公元1168——1170年）通判建康府时作，当时作者已南归七八年之久，一直未被朝廷重视，因之收复中原的抱负难以施展，他怀着郁愤的心情登上建康赏心亭，写下这首辞情慷慨的著名词章。上片写登临时所见情景的感触，抒发了空有一腔爱国忠心却不被理解的痛苦。"落日楼头"至"登临意"七句一气贯下，读来如散文般流畅，却又感到浓郁的诗味。其中每句都包含一个独特的内容，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下片借用李鹰归隐、许汜置田、桓温叹树几个典故再叙心曲，抒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叹。结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几句，不但写出了孤独感，而且用一种慷慨呜咽的笔调收束住议论，使全词有"裂竹之声"。此词语言遒劲而又圆转畅达；叙事议论，兼而有之；用典发议论，层层推进，舒卷自如，不着痕迹。

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

宋·陈亮作，词。"隆兴和议"二十多年后，南宋统治集团仍恃和苟安，淳熙十三年（公元1188年），章森奉命使金，作者借送行机会写此词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上片写"使虏"而引起的感慨，"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写堂堂宋朝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被压制，才出现这一可悲局面，讥刺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左不图恢复的错误政策；"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几句，赞扬章森挺身仗义出使，并对他给予期望和鼓励。下片嘲讽南宋屈辱投降的政策，"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五句，通过追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历史，来批判南宋王朝丧失土地、屈辱求和的罪行。结尾"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两句，生动地表明了作者对抗金的必胜信心，痛快淋漓地抒写豪情，收束全篇。此词大义凛然，乐观昂扬，有鼓舞人心的感召力量，不愧为陈亮的代表作。上下两片将要结束处，都以问句提顿蓄势，使结句刚劲有力，跌宕有神。词的过片处，匠心独运，以连珠式很有气势的短促排句领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如奇峰拔地而起，在给人深刻印象和强烈感受中，显示了主题。词风雄放，充满战斗气慨，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评道"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宋·苏轼作，词。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苏轼任密州太守，苏辙任齐州掌书记。中秋之夜诗人怀念兄弟而作此词。全词写诗人月下醉后的心情，其中包含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圆缺离合的矛盾，以及诗人对矛盾的处理态度。上阕"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句，写中秋之夜，诗人独对青天明月发问；"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三句，写词人对月兴起无限遐想。下阕见月思人，引出对兄弟的怀念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从月的圆缺，诗人悟出一个生活哲理：人有离合悲欢乃常事，惟望长久共婵娟罢

了。这里表达了诗人旷达的胸襟。词中想象丰富、奇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情思深沉、惋恻，令人玩味。前人对这首词评价甚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调尽废”。在写离别之情的词里，苏轼这首《水调歌头》可算是独创一格的。

水槛遣心(去郭轩楹敞)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约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通过雨中凭栏眺望，描绘了草堂四周开阔清幽的景色。一二句点出草堂远离成都，附近村落稀少，极目远眺，开阔无障，三四句写远望锦江，碧波荡漾，近观草堂四周花木繁茂。五六句写雨后晚景，细致地描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入微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说：“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因而认为这两句“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七八两句，遥应篇首，以见郊居之清旷。全诗八句都是对仗，句句写景，具含遣心之意。

书　叹

宋·陆游作，五言古诗。这首诗是作者晚年退居山阴时所写。诗中用政治性语言，指斥封建政权和剥削阶级残酷掠夺劳动人民的暴行。“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几句，形象地揭露了官府对人民的压榨，描绘出人民的悲惨境遇。

书何易于

唐·孙樵作，散文。这是一篇记述评论真人真事的文字。《新唐书·何易于传》完全取材于本篇。文章前一部分生动地记叙何易于当益昌县令时的两件事：亲为刺史引舟而不肯叫民服役；宁负违命之罪而不肯征收茶税。并概括地叙述他为政清廉，爱民如子，使益昌大治。以后改迁罗江县令，又使罗江改观。热情赞扬了何易于廉洁刚直，不畏权贵，同情人民的高贵品质。文章的后一部分，通过作者与益昌百姓有关何易于考绩的对话，指出象何易于这样凤毛麟角的县令，考绩只是中等，而一些谀上压下的官吏却得上等，作者感叹统治者不识人才，预言何易于不遇于当朝，必传于后世。文章剪裁得当，详略虚实配合有致，生动而鲜明地塑造了人物形象。

书河上亭壁(岸阔樯稀波渺茫)

宋·寇准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题写在亭壁上的吟咏秋景的诗。诗中描绘出诗人凭栏远望中的一幅层次分明、晦明得当的晚秋落日图。末句“一半秋山带夕阳”是写景佳句。全诗韵味深长。

书通鉴后

宋·陆游作，散文。北宋王安石推崇西汉桑弘羊的“理财”之说，认为若善于理财就不必额外向老百姓增收赋税，也可使国用富足。此说却遭到司马光的攻击。作者指出司马光似乎富于雄辩，但立论是错误的；而且提出“持之以节俭”，尚可除掉一部分赋税资给人民。这比王安石的主张更进了一步；虽论理财，实则针对南宋存在的各种弊政，主张扭转社会财富聚集在少数权贵手中的不合理现象。文章短小精悍却曲折有味，观点鲜明，反驳有力。

书博鸡者事

明·高启作。散文。袁州太守善政，为新贵、土豪诬谄。有博鸡者，挈众惩罚土豪，并上诉御史台，辨明冤情。作品谴责恶霸、昏官，赞美了博鸡者的见义勇为。篇末写"治者固知元政紊驰，而变兴自下渐矣"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故事情节简单而记叙婉转生动。对博鸡者豪爽性格的刻画，鲜明可见。

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

宋·陆游作，七言律诗。作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当时诗人免官居山阴，收复中原的壮志并未消失，但慨叹自己请缨无路，因而常以"书愤"为题写下不少政治抒情诗，此诗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诗里写作者对青年时代军中生活的回忆和现实中理想成空、中原恢复无日的愤慨，形象地抒发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前四句，追忆在镇江、南郑时的精神状态和亲身经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出语雄壮，点出抗金战斗生活的一斑，读来令人鼓舞。后四句，感叹当前力不从心的处境：曾以塞上长城自许的大志未遂，而鬓发已先花白；昂扬的激情顿时转入深沉的忧愤。但诗人并不丧失希望，尾联赞颂诸葛孔明，便是冀盼有坚持北伐、可与孔明并驾的英才出现。全诗慷慨淋漓，未着一个"愤"字，但无句不含愤；写得悲壮雄浑，气概宏大，诗人矢志恢复中原，老当益壮的英雄形象自然显现于诗篇之间。

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诗中描写邻家庭院自然环境的清幽雅洁，赞美园主人不同寻常的情趣。全诗语言质朴清新，景物鲜明，意境新颖。特别是后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诗人巧妙地驱策典故，运用拟人化手法，把入室的水光山色描绘得相当生动活泼，写得有灵、有性，有热情，给人以美的享受，激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同时也表现了诗人高度的修辞技巧，成为历代传诵不衰的"用事"的典范。

书鲁亮侪

清·袁枚作，传记。鲁亮侪为河南总督田文镜部下，受命罢免并代理中牟县李令官职。鲁查知李令清正爱民，毅然返归省府，为之辩解，并亲自追回上疏，使之免受误劾。作品通过记叙鲁亮侪事迹，刻画了一个正直无私，有胆有识的"奇男子"形象。鲁亮侪"依凡而行者，非夫也"的见解，颇能发人深省。全文语言简洁明快，人物对话个性鲜明。外貌描写，寥寥数笔，灿然可见。文中还以两司的鄙俗怯懦反衬鲁亮侪的仗义执言，不畏风险。使正面形象饱满生动。

书褒城驿壁

唐·孙樵作，散文。这是一篇借褒城驿的兴衰，对当时的吏治发表意见的杂文。文章先写作者有感于褒城驿昔盛今衰，究其由，从驿吏口中得知过往宾客，暮至朝去，毫无顾惜财物之心，一味损毁以至于此。接着借老农之口，用开元盛世相比，指出"举今州县皆驿"的现实，究其弊端在于朝廷"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所以，地方官存"得过且过"之心，只图醉饱，唯贪钱财，而不尽责，这样州县无望治好。文章由

近及远，由小见大。层层深入，寓意深切。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清代高士奇评道："因驿而发明郡县迁代不宜促数之故，可谓深达物理，有关治体。"

五　画

邗　沟

宋·秦观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了水乡秋天夜间的情景。前两句点明时令，状物写景：霜落水清、波映星明，停泊的小船，一派清幽寂静。后两句写菰蒲深处忽传来人声笑语，以动衬静。诗中从诗题到诗句，看不到一个"静"字，但读来却能给人以秋夜水乡无比幽静的感受，这是因为作者选取了最形象的景物并运用了反衬手法而造成的艺术效果。

节妇吟

唐·张籍作，杂言古诗。当年李师道为东平节度使，是当时藩镇中最为跋扈的一股势力，因慕张籍的才名，欲招之入幕。张籍反对藩镇割据，不愿应招，寄此诗婉转辞谢。通篇用比喻手法，以节妇从夫而终，表达自己托身不二的心志，措辞婉约得体。诗意是从汉乐府《陌上桑》和《羽林郎》脱胎出来的，但写得生动简练，自成一格。前人张戒《岁寒堂诗话》评张籍诗的风格是"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极为正确。

节南山

《诗经·小雅》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家父刺幽王也"。家父或作嘉父、嘉甫，西周末期大夫。他在诗里对周幽王重用太师尹氏所造成的政治混乱极为不满，对周王与尹氏违天逆民的行径直接发出指责之辞，希望他们悔悟，扭转危殆的政治局面。全诗十章。开门见山，叙述师尹暴虐，引起人民的恐惧，已将国祚推向终绝的边缘，引起上天频频降灾，弄得人民怨声载道，而师尹仍然不知惩戒。进而谴责周王，说他不问政事，不知民情，也不信任民众；希望他不再欺罔君子、亲近小人，不再把高官厚禄给予才智平庸的亲戚。诗人建议进用贤能，认为贤能秉政，人民的怨怒就可以平息。接着，作者自伤无地可以逃避乱政。又披露师尹喜怒无常的个性，并埋怨周王执迷不悟、憎恨直言相谏的人。最后作者自明作诗的目的在于揭发周王身边的坏人，转变周王的思想，安抚全国人民。作品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是一篇言辞恳切、感情沉痛的政治诗。

平陵东

汉·无名氏作，乐府歌辞。《乐府诗集》以之属《相和歌辞·相和曲》。旧谓本篇是为哀悼翟义被害而作的。王莽篡汉，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王莽，失败，被杀。翟义的门人便作了这首诗悼念自己的老师。考之史传，斟酌诗意，旧说似不足信。这首诗似在为无辜受害者鸣不平，控诉贪官污吏压榨良善的罪行。诗中描述一个称作"义公"的人被恶吏劫持到高堂之下，受到种种勒索。慑于官吏的威逼，义公表示愿意卖掉小牛作为赎身之资。这一故事直接了当地揭露了官府对百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的行径。本诗由四小节构成，节与节之间使用顶针法加强了诗歌的连贯性和抒

情气氛，也显示了民歌特有的面貌。

正气歌

宋·文天祥作，五言古诗。宋亡后二年，即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文天祥在元大都的牢狱里写成的。他被囚四年，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经历了种种威胁利诱甚至生死关头的考验。但他坚贞不屈，选择了杀身成仁的道路，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正气歌自叙在狱中受到多种秽气的侵袭而不为所害，完全是靠自身有充塞天地之正气。因而热情地颂扬了它，并列举十二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歌颂他们的崇高品质，抒发自己忠贞不屈的情怀。此诗充分反映了这位民族英雄大义凛然的气概，洋溢着昂扬的战斗精神。这对唤起当时抗元的爱国者，都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全诗内容充实，感情饱满，笔墨酣畅。六十句三百字的长诗直叙而下，一气呵成。诗中不故作豪言壮语，却蕴含着斗争中的人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正气歌序

宋·文天祥作，散文。作者于南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被元军所俘，次年押至元都燕京(今北京)。元世祖“既壮其节，又惜其才”，几经逼降未遂，后囚于兵马司狱中。囚禁中他写了许多篇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文，《正气歌》是其中最著名的诗篇。这篇序抒发了自己在境遇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仍大义凛然、浩气凌空地坚持至大至刚的爱国“正气”，充分体现出作者顶天立地的民族气节。序文简短而意气高亢，语言质朴而感情真挚，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抒情散文。

正 月

《诗经·小雅》的一篇。当是周大夫的忧国哀民、愤世疾邪之作。旧说多以为此诗产生在西周覆灭之前。朱熹《诗集传》则说它是平王东迁以后的诗，认为“褒姒灭之”只有戒鉴之意，而无忧惧之情。本篇大约作于西周已经灭亡、东周尚未巩固的时期。全诗十三章。从天时反常、诗人忧虑独深写起，自伤生遭乱世，感到谗邪之辈拨弄是非的可怕。进而写西周覆灭，后患无穷，把惩罚奸邪的希望寄托于天。继而指斥现实：社会上讹言不止，朝中官僚，个个自命不凡，各执一理，无是无非；国中毒虫满布，民众人人自危，天地虽大，却无所措手足。但诗人自信有弭乱之才，然而在朝孤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认为西周灭亡的原因可供借鉴，如果任贤使能，整顿朝政，则最艰险的关头也会度过，可惜当政者竟不虑及。接着，作者自伤进退维谷，满怀遭祸的畏惧感，因为掌握权柄的小人呼朋引类、结党营私，相形之下，正直的诗人形单影只，无能为力。最后，写那些执政的猥琐小人在变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而一般人则在灾难里沦入悲惨的境地，两者相较，苦乐极为悬殊。说明作者的忧伤不仅由于个人的失意。这是一篇关心国政民生的、感情充沛的政治诗。全诗以赋为主，但运用比喻亦很成功。论政抒怀写得均深刻而具体、生动。

正月十五夜

唐·苏味道作，五言律诗。据《大唐新语》和《唐两京新记》载，正月十五，长安花灯高悬，人民赏灯通宵达旦，热闹非凡。全年中只有这前后

三天解除宵禁。此诗勾画了长安元宵之夜人们尽情欢乐的情景。首联写鸟瞰之景：火树、银花、星桥交相辉映，渲染元宵迥异往日之处。中间两联铺陈盛景：尘飞人涌，明月凑趣，歌女美艳，乐曲撩人，沉浸于玩赏不够的欢乐。尾联逗出唯恐良辰美景即逝的心境，韵味十足。其中明月逐人的赏灯拟人之笔，诗趣盈溢。一句一景，宛如一幅赏灯长卷徐徐展现。

玉阶怨

唐·李白作，五言绝句。《玉阶怨》属乐府《相和歌·楚调曲》，诗歌前两句写庭寒露重，久伫袜湿；后两句写放下水晶帘望月。全诗无人物容颜与心理的描写，只通过人物的活动与时间的推移，把一位失宠贵妇的满腹幽怨，表现得淋漓尽致。萧士赟说："无一字言怨，而隐然幽怨之意见于言外。"并以此小诗的成功来证实诗人是"圣子诗者"，都是颇有见地的。

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

宋·宋祁作，词。这首词在当时是誉满词坛的名作。词中赞颂明媚春光，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情趣。上片写春光绚丽的景色，充满喜悦之情。"縠皱波纹迎客棹"把春水的细波比喻成皱纱，极为贴切。"迎客棹"的"迎"字下得极为生动，使春水人格化了。"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写花，是传诵千古的名句，它写出了红杏花开满枝头，满蕴勃勃生机的神态。一个"闹"字，用得尤其灵脱，它不仅使杏花人格化，从而勾出杏花竞相开放、争鲜斗妍的盎然春意，而且令人联想到蜂蝶围舞的热烈景象。也就因这一名句，宋祁在当时被誉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下片纯为感叹春光易逝，人生难得欢娱，表达了作者趁大好春光及时行乐的思想。"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两句想象丰富新颖，颇具特色。在此作者寓情于景，将斜阳人格化。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评曰："人谓'闹'字甚重，我觉全篇具轻，所以成为'红杏尚书'。"这一评语点出全篇思想内容的不足，是精辟之见。

玉楼春（年年跃马长安市）

宋·刘克庄作，词。虽题为"戏林推"，实际包含着一个严肃的主题。南宋后期，满朝上下，文恬武嬉，刚心勇气已消铄委靡，早把中原失地忘得一干二净。作者写此词给一位姓林的推官，劝说他不要沉缅酒色而消磨大好时光，要关心国家安危，从而表达了作者不忘中原的爱国思想；并在客观上对南宋朝廷那班醉生梦死的官僚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上片"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两句，描写林推官长年在外冶游的情景；后两句写他成天"青钱换酒""红烛呼卢"饮酒赌博不干正经事。下片规劝林推官，先以家事相劝，后两句"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则以国家相勉，是全词主旨所在，体现了词人深沉挚着的爱国热情，所以冯煦认为这两句"拳拳君国"、"志在有为"。（见《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

宋·欧阳修作，词。这是一首写闺情的词，上片抒离情，"触目凄凉多少闷"、"水阔鱼沉何处问"，写闺中女子思念远人的苦况。下片写晚景，进一步抒发相思之情。全词在艺术上着重渲染闺中人秋夜冥想的苦境，对思念者的心情和处境有较细致的刻

画。“夜深风竹敲秋韵”用晚风吹动竹子时的萧飒秋声，状相思之切，仿佛听见闺中女子如泣如诉的怨恨声；“万叶千声皆是恨”把思极而生恨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风声、怨声，情景交融，浑为一体。“夜深”两句与上片“触目凄凉多少闷”相呼应，充分表现闺中人凄凉寂寞之情。最后“故敧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两句，以寻梦不能，孤灯又烬作结，一字一泪地倾诉着思妇的凄苦，是抒写离怨别恨的佳作。

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

宋·周邦彦作，词。这首词写词人与所恋女子离别之后，旧地重游的惆怅心情。上片借刘晨、阮肇在天台山遇仙女，离开仙境后再不能回去的神话故事，比况昔时佳人相候、今日踽踽独寻的凄凉心境；下片极力写离别之恨，前两句“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写景开阔，后两句“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写情细腻。词中融典故于词句之内，以寄寓作者的一段生活经历。还运用比喻、对比、双关等手法，表达作者对故人的剪不断的相思之情。

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

宋·欧阳修作，词。这是作者离开洛阳时写的几首词中比较著名的一首。词为惜别而发。上片写饯别筵席上行者与送者依依惜别，由此触发的对人生感情的深沉感慨：“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下片写别宴上的歌曲不但不能慰藉人的离情，反而增添离人的痛苦；于是作者提出只有让感情充分抒发、充分加以满足，人生才能觉得没有遗憾。这首词虽然写别情，格调却于豪放中见深沉。

示 儿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作者八十五岁临终前所写，是他的绝笔诗，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诗人怀着死前不见九州一统的遗恨，借对儿子的遗嘱，表达了自己一生对收复失地的坚定信心，抒发了炽热的爱国豪情。“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两句，深刻感人，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恢复中原的殷切希望。这篇以诗的形式写的遗嘱，无片言只语涉及家事，所关心的只是国家的前途。诗中火一样的热情，感召着后代，一直传诵不衰。

示长安君

宋·王安石作，七言律诗。这首诗是作者写给他的大妹妹王文淑的。诗中描写了兄妹久别重逢、亲切团聚的情景，洋溢着温暖融洽的骨肉之情，同时流露出世变沧桑的人生感慨。尤其“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两句所描绘的场面，生动感人，情味深厚。全诗读来，感到自然、亲切，情意真挚。

古从军行

唐·李颀作。七言古诗。《从军行》为《相和歌·平调曲》旧题，多是描写从军征战之苦。加上“古”字，以避文责。诗先写年复一年枯燥乏味的战地生活，次写荒漠凄寒的环境，胡雁胡儿的痛楚，末写统治者穷兵黩武，广大将士流血牺牲。这首诗三韵两转，一句一景，句句蓄势，正反铺垫，胡雁哀鸣胡儿落泪，别具机杼反衬征戍将士的难堪；“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对比触目惊心，妙用汉武帝征西域之典，化景点睛地抨击唐玄宗好大喜功，不恤

士卒。全诗借古讽今，抒发了诗人反对不义战争的主张。是作者为数不多但成就甚高的边塞诗中的代表作。

古风(大雅久不作)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这是一首表现李白文艺思想的诗。诗中总结了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认为自《诗经》之后，诗歌发展一直走下坡路，特别是建安以后，专门追求绮丽的形式，不值得珍贵，到了唐代才开始振兴。作者打着复古主义的旗帜，深刻批判了两晋南北朝的形式主义诗风，慨然以复兴诗歌为己任，这种文艺思想是进步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批评常为后人引用。全诗写得雍容大典，冲和舒缓，真正有"大雅"的风度。

古风(西上莲花山)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约作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时安史叛军攻陷洛阳，安禄山称帝。诗歌前十句虚构了一个宁静美好的神仙世界，诗人凌空而行，遨游于高高的太清，与神仙为伴。后四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看到了满地胡兵，血流遍野，安禄山及其部属却衣冠簪缨，坐了朝庭。诗人从神仙世界中折回，面对着战乱的惨痛现实，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此诗反映了诗人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思想的矛盾，也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沉痛感情。诗中优静、鲜丽的神仙世界与杂乱污秽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形成了诗情由悠扬到沉痛的急速变化，诗风由飘逸到沉郁的强烈反差。而这一切又和谐融为一体。

古风(秦王扫六合)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这是一首咏史诗，通篇写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功业，而最后骄奢淫侈追求长生，为方士所骗，受到历史的无情嘲笑。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面十句极力颂扬始皇的雄才大略和一统天下的业绩："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雄才"几句掷地有声的句子刻画出一代英主的形象。而铸十二金人，会稽刻石颂功歌德等举，则展示秦王志满意盈，为下篇蓄势。接着第十四句笔锋陡转，揭发修骊山墓与派徐市出海求不死药两事，批判秦王的荒淫昏愚。并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把到海上求仙之举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给诗歌添上了一层奇幻神秘的色彩。最后用"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作结，冷隽的口吻道出秦王的下场，与诗歌开篇对比，跌宕生姿。诗为咏史，但也针贬了唐玄宗迷信方士妄求长生之举。诗歌欲抑先扬，忽翕忽张，想象丰富，充满了浪漫奔放的激情与冷峻的批判态度。

古　文

宋·沈括作，散文。宋代古文运动，反对风行于文坛的声偶之文，提倡韩愈、柳宗元的朴实文风，力求"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本文引自《梦溪笔谈》，它记述了宋初古文倡导者穆修、张景"黄犬奔马"的故事："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客观地反映了古代改革文风的先驱者不断进行探讨和实践的积极态度，因而也是修辞学上著名的事例。全文着墨不多，却很生动活泼。

古　戍

明·刘基作，五言律诗。元末战

乱频繁，贪官横行，农事尽废，人民处于灾难深渊。诗歌首二联反映了这一现实生活，表示出对社会动乱的忧虑和不满。后二联拓开一笔写江野景色：先勾画战地荒原的苍凉、萧索，再咏出“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其中囊括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句，赞美野梅之顽强的生命力，寄寓着诗人蓬勃奋发的精神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诗融情入景，格调浑朴、昂扬。

古诗(十五从军征)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讲述一个十五从军、八十退伍、服役六十余年的老兵家废人亡、孤身无依的悲惨遭遇。老兵退役还乡时，家里人早已入墓，旧宅雉飞兔走，一片荒芜。他举目无亲，有泪空流，有苦无告：“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的诗句生动地表现了老兵已被苦难折磨得如醉如痴的悲痛情景，曲尽了这一悲剧主角的至痛极哀。东汉末期战乱四起，制造了无数家庭悲剧，老兵的遭遇只是其中一例而已。诗人以白描手法勾勒出老卒暮年孤寂的惨淡画面，对不幸的老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也表达了人民对于混战的严厉谴责。这是一首短小的叙事诗，全篇仅十六句，却有问有答，写情写景，暗示明书，包容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悲剧故事。熔铸之精、剪裁之妙堪称典范。后人以之入乐，前冒“烧火烧野田”八句，题《紫骝马歌辞》。(《见乐府诗集》)

古诗(今日良宴会)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新咏》以为西汉枚乘作，不可信。这是一篇愤世疾俗、感慨自嘲的诗。作者自叙在聆听歌曲时悟出了歌辞中的真实含意，这含意是在坐的人都赞同而没有明说出来的，即：人生短促，不必守志自苦，终生处在贫困之中，还是尽速攀附，取得高官要职为是。诗人一方面嘲戏自己觉悟不早所造成的坎坷与贫苦，一方面揭露某些人为求取富贵所表现的卑鄙与庸俗。这首诗是作者处在俗人包围之中，用以抨击市侩哲学的，并非在宣扬捷足先登。沈德潜说：“据要津，诡辞也。古人感愤，每有此种。”可谓中肯。姚鼐说：“似劝实讽，所谓谬悠其词也。”极有见地。

古诗(四座且莫喧)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诗中以歌咏香炉寄托讽喻之意。全诗十六句，先写铜炉精美异常，次写香气芳馥悦人，终以芳馥不能久驻，香草急遽焚毁比喻世人竭力追逐名位，博得一时称羡，但转瞬成空，很不值得。这是老庄无为思想的表现，但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人生悲剧的一个侧面。

古诗(生年不满百)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诗中主张及时行乐，同时讽刺了吝啬鬼的贪愚和神仙迷的虚妄。但诗中宣扬及时行乐，赞赏夜以继日地执烛游娱，则又沦为消极颓废。“生年”四句亦见于《西门行》乐府辞，可能是汉代的一种成说。陆时雍说“四句名语创获”，该是由于它能简当地反映出汉末一些士人不甘醉梦而生，却又感到没有出路的苦闷心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古诗(西北有高楼)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

新咏》以为枚乘诗，不可信。写高楼上的弦歌之声引起一个听歌人的悲伤和对于歌者的同情，并触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全诗十六句，先写歌者所在地，次写美妙而凄凉的歌声，后写听歌人的所思和愿望。“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反映出才人志士生活在禁锢的社会里有才不得展、大志不得遂的莫大悲哀。这首诗写得意境精深，笔势奇崛。孙旷评此诗说：“思圆而调响，苍古中有疏快，绝堪讽咏。”

古诗(行行重行行)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新咏》以为西汉枚乘作，不可信。诗写妇人思念离家远行的丈夫。全诗十六句，首先追述初别，次言道路迢远，会面困难，再次说自己为相思而憔悴的情形，并推测游子在外乐不思归的可能，最后表示只望丈夫保重身体，同时自作宽解之辞。诗篇运笔往复曲折，间使排叠的句式、比兴的手法，表达难言的深衷，用语不多而余意不尽。写得情致缠绵，是文人创作中保持浓重的民歌特色的一首好诗。陆时雍评论这首诗“一句一情，一情一转”。又说“此诗含情之妙，不见其情，蓄意之深，不知其意”。陈祚明评论说：“用意曲尽，创语新警。”

古诗(良辰不再至)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文选》以其作者为李陵，《艺文类聚》又认为乃苏武手笔，两者皆不足信。就其思想、风格而言，它该与《古诗十九首》共火同炉，也应是东汉后期的文人作品。这是一首送别诗，全诗十二句，语短情长。诗中“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涛一失所，各在天一涯”四句，比兴妥恰，生动传神，贴切地道出聚散匆匆的可悲的人事。“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二句，以平淡无奇的语言，传达出深沉曲折的情感。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此诗“音极和，调极谐，字极稳，然自是汉人古诗，后人摹仿不得”。又说它“一片天机，不关人力”，意在强调此诗质朴、自然的特点。

古诗(明月何皎皎)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新咏》以之属西汉枚乘作品，不可信。这是一首写闺中女子盼望丈夫的诗。全诗十句，前四句写皎皎月明，引起思妇的忧愁和夜不成寐，中二句写对丈夫的揣度和盼望丈夫尽早归来，后四句仅以出入徘徊、默然泪落写出思妇的相思之苦，结语妙在似尽而不尽。陆时雍《古诗镜》评论说：“稳稳衷，澹澹语，读之寂历自恢。”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说：“无甚意思，无甚异藻，只是平常口头，却字字句句用得合拍，偶尔音节响亮，意味深远，令人千读不厌。”

古诗(明月皎夜光)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这是一首失意之士遭到得志的朋友冷遇之后表示怨愤的诗。全诗十六句，以陈述秋令景物开端，从时节的变易说到人情的翻覆，写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作者借用《诗经·大东》的比喻，认为昔日学友不讲友谊，正与箕宿不簸糠、南斗不舀酒、牵牛不挽车一样徒具虚名而已。此诗在写法上有它放得开、收得拢的特点，钟惺说“‘明月皎夜光’八句为一段，‘昔我同门友’四句为一段，‘南箕北有斗’四句为一段，似不相蒙，而可以相接；

历落颠倒，意法外别有神理”。

古诗（迢迢牵牛星）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新咏》以为西汉枚乘诗，不可信。此诗写织女星隔着银河遥望牵牛星而愁苦感伤的情景。是借天上牵牛织女的传说，寄托人间情侣的相思之意。全篇着墨于女方，想象丰富，意境优美。李因笃评论说：“写无情之星，如人间好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化。”“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两句尤为高妙，陆时雍评论说：“就事微挑，追情妙绘，绝不费思一点。”十句诗中用了六个迭词，也加强了小诗以音响感人的作用。

古诗（孟冬寒气至）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这是一篇思妇之辞。全诗十四句，先写天寒夜永，怀远愁思，不能入睡，常在月华星光中度过无数的夜晚。后述三年前接到丈夫寄来的信，还一直藏在怀袖之中，由于备加爱护，字迹还没有破损。这种诚挚的感情，只怕自已的丈夫还不完全理解。陆时雍评末四句“深于造情”；张琦评全篇说“不言怨，深于怨矣”。

古诗（回车驾言迈）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这是一篇自励诗。诗人久游他乡，在还家的路上看到种种事物都起了变化，因而感叹人生短促，自嗟立身不早；认为只有及时努力，建功立业，取得不朽的荣名，才是最可宝贵的事。道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之意。张玉穀评这首诗说：“意旨极明白，而气体高妙，语质而跌宕，更胜妍辞丽色。”

古诗（庭中有奇树）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新咏》以为西汉枚乘的手笔，不可信。这是一首妇人怀念远出的丈夫的诗。全诗八句，诗中从庭树开花说到折花欲寄远人，再说到收藏多时无法送去，最后言庭花乃微末之物，并不是非送不可，只因它是家中之物，以表思念之情而已。文笔委婉妩媚，含蓄曲折。朱筠评此诗云：“因人而感到物，由物而说到人；忽说物可贵，忽又说物不足贵。何等变化！”

古诗（客从远方来）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描写闺中少妇收到丈夫在远方托人捎来的赠品之后的幸福感受。全诗八句，首先说明赠品是一端花缎子，接着以裁绮为被的细节，生动地勾勒出少妇内心的深沉的爱恋和极大的快慰，最后以胶漆混合比喻夫妇关系之亲密、感情之笃厚，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离析。这篇五言诗虽属文人创作，但写得活泼而通俗，极近民间歌谣。陆时雍评此诗“极缠绵之致”。李因笃又说“从‘永以为好’意，写出如许浓至”。

古诗（结发为夫妻）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旧谓苏武手笔，不确。这是一篇征夫别妻的诗。《玉台新咏》收此诗，题为《留别妻》。全诗十六句，前四句概述平日的亲爱无间，中八句写临别的不忍割舍，后四句嘱咐别后宜珍重。通篇无急言竭论，而意自深长、言自遒远；特别是结句“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沉痛之情出之平淡之语，真是古诗中一指千钧之作。

古诗（骨肉缘枝叶）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古人或以之属李陵，或以之系苏武，都不足信。这是一首送别兄弟的诗，全诗十八句：前六句言四海之人皆当视为兄弟，本是兄弟者，其亲密程度更是不言而喻的了。中六句写弟兄之间向来亲近，行将远别，自然难舍难分。后六句说到致酒和送行。诗中有眷恋之情，有宽解之语。“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是说平素的恩谊在临别时越发显出其深厚来，写得浑然质朴，哀婉真挚，远远胜过庞言繁述。

古诗（涉江采芙蓉）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玉台新咏》以为西汉枚乘作，不可信。这是一首思恋家乡、眷怀亲友的诗。全诗八句，先写采得香草好花，要送给所思念的人，次说身处远方，赠物的心愿不得顺遂，后言远离故乡，与同心之人分隔两地，忧愁和悲伤直到老死也将无法排遣。诗语平淡浅近，诗情真挚动人，别有一种凝练、隽永的引人流连之处。陆时雍评论说：“落落语致，绵绵情绪。”李因笃说：“思友怀乡，寄情兰芷，《离骚》数千言，括之略尽。”

古诗（携手上河梁）

汉·无名氏作，五言古诗。《文选》以为李陵诗，不可信。这是一篇友人别离、相互勖勉的作品，共十句。诗中感情深沉，而出之于平易的语言。“游子暮何之”，本来去处明确，这里又变得不知所之了，可见临别之际心绪混乱，无可奈何之状。“弦望自有时”，比喻分离会合自有其期，是给人以希望的慰藉之辞。“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表现出先民别离时赠人以善言的良好习惯。在淳朴的记叙中，一字一句，无不充满缠绵温厚的友爱之情。

古剑篇

唐·郭震作，七言古诗。题又作《宝剑篇》。古剑是指古代有名的龙泉宝剑，据传是吴国干将、越国欧冶子，用昆吾精矿冶炼多年铸成，闻名于世，后被埋没在丰城古牢狱下，直到晋张华夜观天象，才被发掘出来。这首诗借用历史传说，咏吟龙泉宝剑坎坷遭遇，抒发贤才被埋没、不为世用的慨叹。诗先咏良工铸宝剑，借喻贤士的素质超群不凡；次赞宝剑的形状品质，以喻贤士的品德高洁，才华横溢；继写太平年间宝剑为君子防身，助英雄施义，比喻贤士行为端正，小有建树；末写遭弃沦落，仍剑气冲天，喻才志难灭，终会见用。相传此诗是武则天召见时所呈，面对皇帝，敢于托物言志，揭露埋没人才的黑暗，针砭时弊，这需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全诗气势奔放，不受格式束缚，饱蕴着积郁的不平。通篇用比，喻意妥贴，主题深刻，因而广传于世。杜甫《过郭代公故宅》诗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古朗月行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歌先写“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把儿童的天真烂漫，表达得情采俱佳。接着，又用一连串的神话，描写月上的仙人、桂

树、白兔、蟾蜍等形象。感叹羿能射日使天人清逸，而今月亮沦没无人可救，不如趁早离开。最后以“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作结，表达了诗人忧心如焚，不忍一走的心情。诗歌表面写观月，实际上是针对朝政黑暗而发，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认为是“暗指贵妃能惑主听”。诗歌写得奔放清逸，具有浪漫主义风采。

古离别

唐·韦庄作，七言绝句。这首诗以优美动人的景色来反衬离愁别绪，流露出浓厚的凄惋感伤的情调。一二句写饯别时的情景，诗人把春景写得非常浓丽，并且着意点染杨柳的风姿，无奈要和友人离别，满眼的春光顿时黯然失色。三四句写离愁，此地美景，已使人如此不奈离情，行者要久别知己，孤身只影，江南的春色牵起的离情别绪也将更加强烈。临别上马，扬鞭远指天际，饶有深意地说：“断肠春色在江南”。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全诗四句，景情回环交融，“不那”“更把”构成跌宕转折，细腻深曲，情真意切。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觉字字有情有味，得盛唐余韵。”

古 意

唐·李颀作，杂言古诗。这首诗描绘一个从军边塞男儿的威武形象及内心世界。前六句用五言两句一转，男儿少小是幽燕客，暗示其犷悍；马下赌胜轻已身躯，烘托其刚烈；短须怒张所向无敌，刻画其勇猛。后六句换用七言，一波三折，跌宕有致展示内心的细微变化：身在边塞黄云下，偶见故乡白云，思乡情生，但未报国恩不归乡的决心战胜了乡情；幽咽羌笛，使三军将士泪如雨，暗示犷悍男儿也将洒泪排遣思愁。全诗讴歌边塞将士忍受着思乡痛苦的熬煎，报效国家的牺牲精神。诗人缩龙成寸，欲吐未尽吐，婉曲顿挫地揭示主题。

古镜记

唐·王度作，传奇小说。一说唐·王勔作，王度为小说中人物，并非作者。小说写神镜降魔的故事。王度从侯生处得古镜一面，带在身边，能降妖伏怪，显灵治病，并能反映阴阳变化。其弟王勣携镜远游，亦能杀怪除妖，化凶为夷。最后古镜悲鸣而失。作品在故事叙述中虽反映了一些在社会动乱中的人民疾苦，但宣扬的却是迷信思想与天命观念。本篇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内容仍未脱离志怪，但把十二个独立成篇的故事依时间顺序串在一起，比六朝志怪结构完整，规模宏大。鲁迅认为：“犹有六朝志怪流风。”（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

未展芭蕉

唐·钱珝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咏物诗。在料峭春寒中，芭蕉犹卷。诗人用“冷烛”“绿腊”比喻未展芭蕉，又以卷缩的芭蕉比喻芳心未展的少女，并从“芳心”联想到古代卷成筒状的“书札”。进而想象春寒即将消逝，和暖的东风会吹来，蕉叶会慢慢展开，正如卷封着的书信会暗暗拆开一样，暗示少女的芳心也将在东风中逐渐舒展。观察仔细，描写细腻，比喻新颖，形象生动，展示了全新的意境。宋长白《柳亭诗话》：“结语较辛稼轩‘芭蕉渐展山公启’尤为风韵。”

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宋·王安石作，散文。宋神宗于公元1067年即位，有志图强。第二年召见翰林学士王安石，何以百年来无大患。安石用似肯定而实否定的手法，深刻地剖析了宋仁宗在位时积贫、积弱的局面，指出百年来无大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为此他提出任人唯贤、改善徭役、兴修水利、整顿军队等革新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作者在称颂王朝功德的同时，还以巧妙的笔法揭露了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流弊："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贪邪横猾，间或见用"，"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这都有助于后人了解北宋社会的黑暗现实。文章结构严谨，论述清楚，层次分明，语言多用对偶和排比，字句铿锵有力。

击　鼓

《诗经·邶风》的一篇，是写卫国士兵长期服役、厌战思家的诗。全诗五章：前两章为从军者自述出征的经过及忧心忡忡的心情。第三章写军心涣散，队伍混乱。第四章写从军者回忆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第五章写士兵对统治者的怨恨。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宋国伐陈，卫穆公出师救陈国。次年晋景公不满卫国之举，遂伐卫。卫国杀了一个晋朝廷厌恶的卫国大夫，这样晋国才退兵，此即写其事。又一说乃写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与陈宋伐郑之事。史实久湮，已难确考。全诗用赋体，随想而铺陈，元元本本，真切感人，读来如见士卒思家厌战蹐地呼天的情景。

甘藷疏序

明·徐光启作，论文。作者是我国古代农学家，为从国外引入和推广甘薯的种植，写了《甘藷疏》一书。原书已失传。疏，古书的一种体裁，疏解、说明之意，别于疏奏。本篇是此书的序文。序中针对当时农业上僵化、保守的状况，阐明了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多数新作物可以引进的观点，表现出认识自然的科学态度和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为民造福的积极热情。论文风格醇古，句法精练。篇末以生产实践为例证，增强了说服力。

东　山

《诗经·豳风》的一篇，相传是反映周公率军伐奄胜利归来的诗。《诗序》说作者是西周大夫，朱熹《诗集传》说作者是周公，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从征的战士。诗中表现了士卒在还乡途中悲喜交集的复杂感情。全诗四章，每章以赋"我徂东山"等四句始，体现了民歌重复的本色，使此诗有了回旋曲调的特点。诗中先写久戍得归，在细雨濛濛的归途上，设想回家后得以恢复和平生活的可喜。次写想到那可能久已荒芜和破败了的田宅，畏惧与怀恋的感情一时俱起。再次写想象中自己的妻子正在为思念他而悲叹的情形。末写回忆出征前新婚时的光景，推测久别重逢的情况。这篇诗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渴望。诗中比赋并用，虚实兼写，娓娓陈述，凄婉动人。

东门之枌

《诗经·陈风》的一篇。《诗序》

说此诗"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耳。"诗意与"疾乱"、"幽公淫荒"无关，这该是一首民间情歌，描写陈国青年男女在吉日里暂停其劳作，聚舞于集市，交谈结爱、赠物传情的场景，反映了陈国当时的风俗习惯。诗三章，前两章写子仲家的女郎逢节日必在集市上跳舞，末章写诗人看中了子仲之女，认为她和荆葵花一样美丽，女子也赠给诗人一把花椒，表示钟情。小诗写得质朴、活泼。

东门行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叙述一个城镇贫民，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下，困苦不堪，决心铤而走险的片断。诗中前半写贫民已打定主意，要到东门外去作违法的事，但又犹豫不决。当他回到家里，看到缺食少穿、山穷水尽的景象时，再次下定决心，拔剑而出。后半写妻子牵住他的衣服，提醒他上有老天、下有小儿，劝阻他不要去冒险，自己甘心过穷困生活；丈夫呵叱一声，不叫她耽误自己的时间，终于离家而去。诗里妻子情辞恳切，丈夫言行愤激，都写得生动入微，突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丈夫出而又归、归而复出的心理活动，更在简赅的文字里得到了成功的描述，增加了诗歌的戏剧效果。本题有一百三言者与七十八言者两篇，前者载《宋书·乐志》为晋乐所奏，后者是本辞。

东　君

《楚辞·九歌》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是祭日神的歌辞。太阳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至为密切，因而楚国人在崇拜的自然神中对日神的礼赞也至为热烈。本篇中的日神形象无疑正是自然界太阳的化身。诗中写日神的出场至为形象而生动，如从驱散黑暗到冉冉升起，从红轮普照，到丽景西沉，始终在不停地运行，显示出辉煌、雄伟的气象。诗人还把主持正义、制裁邪恶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以青云为衣、以白霓为裳的日神身上。作者渲染旭日东升的声势，写那光明乍开、霞光万道的情景，极为壮丽；写那喷薄而出、摇曳不定的姿态，极为传神。这不仅是对太阳神的讴歌，更成了对光明、正义的赞颂。

东城老父传

唐·陈鸿祖作，传奇小说。近人根据本篇篇末有颖川陈鸿祖拜问贾昌事，而考证为陈鸿祖作。写贾昌为斗鸡童，深得玄宗宠爱，享受了四十年荣华富贵，时人有歌谣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安史乱后，贾昌作了虔诚的和尚，陈鸿祖去拜问他，他回忆了开元政治状况，并与中唐作对比。作品通过贾昌的经历与见解，评论了唐玄宗前后期政治上的得失，指出了中唐社会衰落倒退的情况。作品客观上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奢侈，反映了动乱中人民的疾苦，是唐传奇中别具一格的记实作品。文中对于昔盛今衰，充满了感伤情调。文笔简洁，叙事清楚。

东都望幸

唐·章碣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隐喻诗，借失幸的宫女怨恨君王的无情，讽刺中晚唐时期科举制度中徇私舞弊之风。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

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诗刺之。”由此可见，此诗是讥刺主考官高湘的。诗中的宫女，喻士人；“君王”，喻主考官；“美人”，喻因主考官徇私情而及第者。全诗妙用隐喻，比拟贴切，使人心领神会。一、二两句“懒修珠翠”“眉月连娟”，借望幸宫女的情态、心绪，含而不露地将当时考生愤懑之情真实地表现出来。第三句“纵使东巡也无益”，这一笔使全诗跌宕起伏，诗情更深、诗味更浓。紧接着第四句“君王自领美女来”，一语道破“也无益”的原因。有如宫女盼望临幸的愿望要落空似的，应试者登第的希望也将化为乌有。

东　溪

宋·梅尧臣作，七言律诗。诗人乡居时作。描绘作者出游宛溪的所见所感。诗中勾画了宛溪的优美景色，表现了作者的闲适情怀。“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两句，对仗工整，生动形象，极富情致，脍炙人口。

东飞伯劳歌

南朝梁·武帝萧衍作，五言古诗。或以为无名氏乐府古辞。《乐府诗集》编入《杂曲歌辞》。描述一个男子单方面爱慕一个少女的情景。全诗十句：首二句，以牵牛织女二星为喻，言彼此时常见面而未尝交谈。中六句，说那少女美冠里闾，虽是近邻，却不知她的姓氏。末二句，感叹青春易逝，未卜伊人竟将成为谁的伴侣。小诗把男子的多情、好奇、想入非非而终归惆怅，描写得贴切、认真、骀宕而有风趣。

石头城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由和州刺史罢归洛阳，路过金陵，漫游六朝旧都。目睹金陵残破，于是吊古伤今，写了《金陵五题》。《石头城》是组诗的第一首。抒发了诗人对石头城盛衰变化的感叹。诗一开始，以苍莽悲凉的笔调，写尽六朝繁华一去不返的金陵的荒凉景象。“潮打空城寂寞回”中“寂寞”二字语重情深，无限感慨，当年的名都石头城已景色全非，人间几乎要把它遗忘了，唯有明月多情，“夜深还过女墙来”，照着故国的废墟。明月常存，江山依旧，历史无情，人事全非。诗中句句写景，无不融会着诗人对唐朝由盛而衰的悲戚。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评此诗：“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华，具归乌有，令人于言外思之。乐天谓后之诗人，不能复措词矣。”

石灰吟

明·于谦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咏物寄志的名作。诗借咏石灰赞美甘愿牺牲而留取清白的高尚情操。首二句写石灰石被开凿、煅烧的艰苦过程，以“若等闲”结，略点题旨。第三句“粉骨碎身全不怕”与前二句照应，反复咏叹了石灰勇于献身的精神。末句“要留清白在人间”破题结尾，语意双关，正是诗人人格的写照。据传诗为诗人十二岁之作。其《文信国相赞》曰：“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死，弗苟而全。”诗文并读，可相发明。诗人临难挺身，力挽危局，击瓦剌、守北京，功业卓著而以受诬害终，其艰苦遭逢不啻是一首壮美诗歌，千载之

下，诵其诗，思其人，犹令人景仰不已。诗人论诗主张"发于心形于歌咏，尽乎人情物变，非深于理而适于趣，则未易工也"。其创作旨在抒写怀抱，经世致用，迥然别于当时浮丽的"台阁"诗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风格遒健，乃转出当日诗人上"。

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

宋·张元幹作，词。表达了作者忧国伤时、请缨无路的悲愤。上片写作者在舟中所见的秋夜：雨过月出、疏柳低迷、流萤明灭、野景凄清。下片抒发作者的感愤及对恢复中原的渴望。"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斥责南宋内部的叛乱，揭露金兵入侵的猖狂。"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句，是全词中心，表现作者的报国热情及对恢复中原的渴望。这种气吞山河的壮志，慷慨悲凉的呼声曾打动过后代爱国志士。此词寓情于景，词中"急雨、飞云、凉月、疏柳、流萤、菰蒲"诸景物，有声、有色、有情，构成一幅苍凉凄惋的画面。色彩暗淡，调子低沉，景物、国势，在作者心中熔铸一炉，浑然天成。全词直抒胸臆，情真辞切，读之使人回肠荡气。

石 油

宋·沈括作，散文。远在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发现石油并开始使用。作者通过对延州一带人民采集石油所作的考察和亲自用石油烟灰制作优质墨的实践，不仅首次提出"石油"这一名称，而且对我国石油储藏和发展远景作出了科学推断："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文章记述、描写、议论三者交错自然，谈古论今预见未来，娓娓而谈，流畅洒脱。最后以风趣的《延州》诗作结，表现出作者善于诸体文字，无施不可的特点。

石城乐

南朝乐府民歌，属《清商曲·西曲歌》。《唐书·音乐志》以为臧质作。石城（今湖北钟祥）是刘宋竟陵治所，臧质为郡守，尝登石城眺望，见一群少年歌谣通畅，乃作此诗。可备一说。现存《石城乐》五章，构成一组情诗，但次序上不必有严密的递接关系。"生长石城下"一章，表明身分，说明住址。"阳春百花生"一章，言少年男女，相爱及时。"布帆百余幅"一章，写男子势在远行，女子涕泣相送。"大艑载三千"一章，写女子天真地盼望浪高水盛，行船不便，得与恋人久聚。"闻欢远行去"一章，写恋人已去，女子心情悲苦。虽是"里娘贾客"间的相爱和惜别，却也描摹得生动逼真，不染粗俗。"风吹黄蘗藩，恶闻苦篱声"，黄蘗味苦，藩犹篱笆，以"苦篱"谐"苦离"，正是民歌中巧用隐语双关的一例。

石钟山记

宋·苏轼作，散文。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夏，作者游历并考察了江西湖口鄱阳湖畔的石钟山，写下此篇游记，其重点在于求得"石钟"命名的原委。文章主要是针对唐人李渤而发的。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中曾云：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此文今本不载）人常疑惑。李渤始循郦氏遗踪而访之，得双石于潭上，扣之，一声重浊，一声轻清，"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石钟山得名于此。作《辨石钟山记》以载之。苏轼

以为郦、李两说皆可疑，而李说尤为不妥。遂以小船夜泊石钟山绝壁之下，乃有“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于是在目见耳闻的基础上，作者否定了李渤说，肯定了郦道元说，并有所补充，得出超越前人认识的结论。又从而引出议论，批评了那种缺乏认真调查，便凭主观臆测而作结论的粗率作风。游记围绕山的命名，突出山的特色，对石钟山的夜景，如石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鸟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等异情骇境写得具体而逼真。其间描写、叙述与议论错杂而出，都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石崇杀姬劝酒

小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的一则。题目是后人拟的。文中写石崇宴客，常令美人斟酒，客饮酒不尽，石崇则下令杀斟酒美人。王导和王敦在石崇宴间，王导便勉强多饮，以致沉醉；王敦则故意不饮，看到三人被杀，颜色依然平静。事后王导责怪王敦，王敦说：石崇杀他自家的人，与你何干！这九十三言的短文，把石崇的凶狠暴戾、王敦的残酷无情以及王导的恻隐之心都生动地表现出来；特别是王氏弟兄的不同性格、迥异的情态，表现得尤为鲜明。文笔朴实、自然。

石塘濑听猿

南朝梁·沈约作，五言古诗。描述群猿夜鸣达旦的情景和由此引起的诗人的兴趣。写猿声来自重沓的群山；东岭的猿唱鸣，西岩的猿答叫；此起彼伏，诗人欣然而听，但无法测知其远近。小诗颇以题材奇特取胜。通篇对偶之句，却不显得板滞，仍能给人以清新之感。全诗仅六句，或疑有残缺。

石碏谏宠州吁

散文，选自《左传·隐公三年》，题目为后人所加。自“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至“桓公立，乃老”。本文记述了石碏谏阻卫庄公偏爱嬖人所生之子州吁的史事。卫公子完是庄公君位合法的继承人，但因庄公宠爱公子州吁，便迟迟不确定公子完的继承人身分。老臣石碏预见到野心勃勃的州吁必将成为扰乱卫国的祸根，便向庄公进谏。鉴于宠子为患的教训，石碏在谏言中着重陈述了“宠”之不可取，向庄公指出爱子当“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认为庄公之于州吁宠禄太甚，只有助于州吁步入骄、夸、淫、佚的歧途。又指出，庄公迟迟不立太子，将启州吁恃宠作乱之心。复据常情推测，州吁得宠必骄而不逊，必不能自我控制，兴衅为祸的可能极大。最后指出，“贱妨贵、少陵长”等为“六逆”，“君义、臣行”等为“六顺”，如果“去顺效逆”，便要招致祸患。但忠言逆耳，庄公不以为然。文中石碏的谏言紧扣“宠”之为害，逐层深入说明庄公偏爱州吁太甚，必将造成不良后果。石碏所言及的“六逆”、“六顺”，是从维护当时统治秩序出发的，作为伦理、道德的准则，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特别是“六逆”之说，局限性尤大，唐柳宗元《六逆论》已力辟其非。但此段散文仍不失为语言精练、说理透辟的优秀作品。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南朝宋·谢灵运作，五言古诗。石壁精舍是作者的一所书斋，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内谢家庄园始宁墅附近。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诗人辞去永嘉太守之职，归居始宁墅，过着在野的闲适生活。从石壁精舍返回始宁墅必渡巫湖，此诗便是写经过巫湖时的见闻和感受的。诗从出谷时所见的山水日光，写到入舟时看到的芰荷蒲稗，又写到登岸后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住所。写得条序井然，引人入胜。最后写从一天的游览中体会到的人生的理趣，流露出避世的思想。此诗能把议论和抒情较自然地结合起来，尚不至给人以生硬之感。诗中描摹山水景物，达到了穷形尽相的程度，是此诗取得成功的基础。“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把人热爱大自然之美的感情写得轻泠绝妙。

石壕吏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此诗是“三吏”的末篇。与前两篇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不同，全诗通过对客观事件的叙述，把主观感情寓于其中，真实地、巧妙地描写了诗人暮间投宿，官吏夜里捉人，老妇哭诉，直到天明独与老翁告别的全部过程。短短一百二十个字，深刻揭露了官吏抓丁最后征及老妇的罪行，反映出唐代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惨状。正如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诗中全用叙事，但对官吏的横暴、老妇的哀戚，作者都通过叙述表达出自己的谴责和同情，写得呜咽凄凉，悲愤至极。全诗事繁而言简，“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统摄全篇。概括了整个事件的矛盾性质。仇兆鳌又引陆时雍的评语：“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

右溪记

唐·元结作，散文。唐代宗时作者曾两次出任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此文当作于道州刺史任上。文章记叙道州城西一条小溪的自然风光，以及作者开辟、修饰、命名、刻石的经过。感叹小溪位于远地，无人赏爱，透露出作者怀才不遇的情怀。文章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朴素简淡，雄健超拔。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清人吴汝纶评此文说：“次山（元结）放恣山水，实开子厚（柳宗元）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唐·韩愈作，七言律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因上疏劝阻迎谏佛骨，触怒宪宗，被贬潮州刺史，途经蓝田关，写了这首诗给送行的侄孙韩湘，诉说自己满腹委屈悲愤之情。首联交代被贬的原因和地点，“朝奏”“夕贬”点明事出意外，得祸之速。颔联是全诗的骨干，交织着忧国忘身、正言直谏的勇气和非罪见逐的愤慨，写得义薄云天。颈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借景言情，烘托诗人离开长安时，踟蹰不前的怅恨之情，是历来传诵的名句。结尾两句饱含悲愤和难言的隐痛。全诗叙事、写景、抒情融合为一，脉胳连贯，布局严密，语言

流畅，格调沉郁顿挫，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

左忠毅公逸事

清·方苞作，记叙文。明臣左光斗，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为阉党构陷，死于狱中。魏忠贤势败，福王追左公谥号"忠毅"。逸事，指史之不录者。此篇记左光斗与史可法师生关系中之二三事，真实反映了他们的节操品格。"视学京畿"旨在赞美"左公"知人任贤的胆识；"下厂狱"则表现了其心存国事，大义轻身的高尚志节，以及与阉党斗争的刚烈气骨；"治兵"一段，写史可法"恐愧吾师"而身体力行，意在衬托左公远见卓识。文中对农民起义的敌视态度，应予以批判。作品体现了作者"常事不书"的创作主张。取材典型，裁剪净炼，能于小中见大。情感炽烈语言精妙，笔力亦极豪健。善于细节描写，曲尽情状，人物形象鲜明可见。

戊午上高宗封事

宋·胡铨作，散文。本文是作者于绍兴八年给宋高宗的密封奏章。胡铨当时任枢密院编修，当他得知王伦、秦桧等鼓动高宗接受金人提出的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后，立刻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并请求斩王伦、秦桧、孙近三人之头以示众，兴三军之师以抗金。通篇言辞激切，无所讳忌，文笔畅达，说理透彻，是作者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散文。此文一时名震天下，争抄传阅者众，影响遍及四方；金人曾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为之变色，不禁惊叹"南宋有人！"而朝内投降派则视为洪水猛兽，秦桧竟诬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立刻除去宦籍。作者曾先后被放逐岭南诸边远地区达二十余年。

归去来兮辞

晋·陶渊明作，抒情赋。成于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作者家贫子多，迫于生计，曾出任彭泽令，在任八十余天，辞官返里，赋《归去来兮辞》。史传皆载：作者为彭泽令，不私事上级。郡督邮来县，县吏请陶渊明"束带见之"，以示恭谨。渊明感到屈辱，表示不肯为五斗米的薄禄而向乡里小人低头折腰，当日即解印归田，赋《归去来兮辞》。序文中作者却说"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不因督邮之事，但《辞》中又无一语涉及武昌，看来序中的话恐是托辞。《辞》的正文可分为四段：先写辞官的决心，次写归耕的乐趣，再次写春日田园生活的情景，最后作者表明不愿富贵、不慕长生的乐天守分思想。文中充分反映了作者不肯受官场俗务束缚的傲岸性格和弃官归隐的欣然自得之情趣，把抒情、叙事、写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丛生的菊，孤植的松，无不寄托着作者高洁的个性与情操。语言婉转明快，感情深沉真挚；字里行间饱含诗情画意，写得朴实、自然、恬美。《遯斋闲览》载欧阳修评《归去来辞》语云："江左高文，当世莫及。"文中乘化安命思想颇为消极，但作者不肯与卑鄙龌龊、虚伪诡诈的权势小人同流合污，毅然弃官归里，确属难能可贵，晋宋之间罕有其匹。

归田赋

汉·张衡作，散文赋。当成于汉顺帝刘保阳嘉二年至四年(公元133—135年)间。其时顺帝年少懦弱，宦官专政，结党营私，朝政日益腐败。张衡

虽颇受顺帝尊重，但上疏建言皆不见省理。张衡为侍中，有与皇帝“讽议左右”的机会，宦官恐为己患，遂共谗毁之。张衡深感兼济无望，又恐遭到宦党的进一步陷害，遂动离官归隐以求独善之思，乃作《归田赋》，言志抒情。赋中首先说为官无补于时政，国家复振遥遥无期，自述归田之想的来由。其次从想象出发，写郊原风物之美，优游其境之自得。再次设想在山水间射鸟钓鱼的快乐。最后写游猎归庐，弹琴读书，写作述怀，过一种不牵于荣辱，置身于世外的隐居生活。作者为官至殁，未遂归田之志，但他的赋表现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这篇简短明畅的抒情小赋摆脱了铺述排比的繁重陈规，写得平实自然，真挚质朴，对后世影响颇大，晋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便是受其显著影响的一例。

归园田居

晋·陶渊明作，五言组诗。作者最后一次出仕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任彭泽县令八十余日便弃官返里。自此隐居躬耕，没有复入官场。此组诗约作于回乡次年，共五首。第一首，自述辞官归田之适于本性，在乡村过简朴的生活，可感到摆脱束缚的喜悦和返回自然的乐趣。作者所写的宁静和平的田园景物并非久经战乱的柴桑农村的真实面貌，而是他当时心境的形象反映。这种形象化的心境，是诗人对官场污浊和险恶的批判。第二首，写隐居之后，交游稀少，杂虑尽除，所关心的只有农事。同时表现了作者和农民交往中的淳朴感情。第三首，写耕作生活的辛勤和对丰收的希望。第四首，写凭吊故墟的感慨和描述农村破败的景象。末首，写一日耕作劳苦之后，回到家中与近邻同享鸡酒的乐趣。组诗表现了诗人对当时黑暗官场的深恶痛绝和对田园风光的由衷热爱。在作者笔下，乡村的平凡景物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其中无不渗透着诗人不肯与腐朽势力同流的高洁情操。质朴淳厚的文字给人带来真切而意味深长的感受。沈德潜《古诗源》评组诗说：“储(光羲)、王(维)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

归雁

唐·钱起作，七言绝句。这首诗通过美丽的潇湘、清越的瑟声和北归的鸿雁，抒写春夜的感受。诗人别出心裁，用拟人手法，赋予大雁丰富的感情，诗中写它不忍听到月下湘灵那凄清哀怨的瑟音，便弃了水碧沙明、食物丰足的南国而飞归北方。雁尚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借写充满客愁的旅雁，婉转地表达了宦游他乡的羁旅之思。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耐人寻思，饶有余味。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为雁想出归思，奇绝妙绝。此作清新俊逸，珠圆玉润。”

归燕诗

唐·张九龄作，五言律诗。作者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著名宰相，直言敢谏，玄宗怠于政事，李林甫妒贤嫉能，杜绝言路，阴伤毁谤，张九龄终被罢相，此诗便写于被罢之前。这是一首咏物诗，写海燕微渺，春去秋来，自喻出身贱微，暂时为官；继写不知泥滓贱，一日几回，出入玉堂衔泥筑窝，隐喻辛勤操劳朝政；末写无心竞物，鹰隼莫猜，暗示政敌无须猜忌，宣告自己即将隐退。借咏物以抒怀，作者笔下的归燕，是形象化的作者写

照。刘禹锡《吊张曲江序》评张被贬后作品,"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这评价是中肯的。

北　山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描写了作者罢相之后退居钟山，怡然自乐的心境。"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两句,对仗精工,意味隽永,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从容优游之情，为前人交口称誉。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载："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合，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奇率排比处。"并举"细数"、"缓寻"二句为例。

北　山

《诗经·小雅》的一篇。诗中写一个低级官吏苦于"王事"繁重、怨恨劳逸不均，苦乐悬殊。全诗五章，叙述小官吏长期从役，贻忧父母；大夫浑浑噩噩,分派差事不公平,加给小官吏的"王事"太多，小官吏虽奔走不息，仍然难以应付。诗中胪列六组劳逸迥异的现象，把小官吏的辛苦和他人的悠闲作了鲜明的对比。西周后期社会矛盾重重，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日益尖锐，统治者各阶层间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本篇诗揭示劳逸不均、苦乐悬殊的现实，也反映了此种关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北山移文

南朝齐·孔稚珪作，骈体文。北山(今紫金山)位于金陵(今南京市)东北，故称北山，又名钟山。当年周颙本在钟山隐居，后来不甘寂寞，应征出山，为海盐县令。任满入京，将途经钟山，孔稚珪便写了这篇文章讽刺周颙。文中借北山的口吻，揭发周颙貌为隐者、心怀爵禄的虚伪面目，同时尖锐地嘲笑了一般趋名嗜利的文人士子。移文本是一种官方文书，常为声讨或谴责而发，以移为题，本身就具有讽嘲的意味。文章先从两位真隐士讲起，慨叹今世已无高洁之士，落得山河阒寂,无人栖赏。次写周颙隐居北山时的种种清高表现。继而对比周颙出仕前后的不同情态和矛盾行为；他本是"排巢父、拉许由、傲百世、蔑诸侯"的高洁之士，一闻朝廷召唤，便"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显露出利禄之徒的本相。接着写周颙为官后，北山感到凄凉和失望。最后写北山发出强烈的愤怒，拒绝周颙秩满入京时经过北山。本文以拟人笔法，对北山作了细腻的刻画，使北山的草木泉石知爱憎、能喜怒、会思考、具节操，有人的性格；而以有灵的山来讥刺无耻的人，更显出文章的有力和别致，艺术效果尤为突出。它是南北朝骈体中的奇文，影响颇大。

北　门

《诗经·邶风》的一篇。《诗序》和《鲁诗》都说它是言卫国忠臣贤士处乱世、事暗君、不得其志的。按此诗似是一个小官吏写自己内外交困处境的怨诗。那小官既苦于地位低微、公务繁重，又窘于生活贫困与家庭不和。全诗三章，都写小官儿在出差的路途上，为想到处境的种种不快而怨天尤人、嗟叹不已。首章写想到自家房舍简陋，经济拮据，却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中、末章写想到大小公事加身，督责又紧，回到家里又遭到家里人的催逼和刁难。小诗把小官吏在外吃苦、在家受气、处于公私交困的烦恼写得非常逼真。

北风行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这是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作者游幽州时所作。诗歌一开始，从北方苦寒着笔，借助神话传说竭力渲染了幽冷的气氛，落笔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两句千古名句。对严寒风雪的描写，大气包举，想象飞腾，很好地起到了借景抒情、烘托主题的作用。接着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出了“幽州思妇”来，抒写物在人亡，睹物思人的无限愁情。结尾“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两句，以冲决江河之势，喷射出无限怨恨，具有憾人心灵的力量。

北陂杏花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名篇，写于作者罢相退居江宁之后。前两句侧重写景：杏花临水而开，岸上花与池中影都占了一分美妙的春光。后两句即景抒怀，花儿即使被风吹落清池，也胜过委身泥淖，遭受践踏。后两句以联语作结，运思宛转，态度决绝。实是借杏花，比喻作者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婉转地显示了诗人顽强的意志。

北　征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写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秋，杜甫由凤翔回鄜州后。鄜州在凤翔的东北，故题为“北征”。全诗主要写征途的所见所感和抵家的情景。其中虽不无“身世拙”之类的叹息，但更多的是缅思军国大事和寄托对唐王朝复兴的希望。诗人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乾坤含疮痍”的社会现实，并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潼关战役之败，马嵬事变，借兵回纥等，表明了态度，提出了个人的主张，成为反映时代面貌的宏伟“诗史”。全诗共七百字，一百四十句，七十韵，是杜甫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长诗以赋为主，兼及比兴。把叙事、议论、抒情、写景融为一体，使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高度的统一。叶梦得《石林诗话》评此诗：“长篇最难，晋魏以前，无过十韵者，盖以古人以意逆志，初不叙事倾到为工。至杜子美《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记传，此古今绝唱也。”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汉魏以来未有此体，少陵特为开出，是诗家第一篇大文。”

北冥有鱼

散文，选自《庄子·逍遥游》。自“北冥有鱼”，至“圣人无名”。题目为后人所加。这是《逍遥游》的前半篇，阐述万物的存在、运行都“有所待”，即有所依傍。以鲲、鹏、野马、尘埃、蜩、莺鸠、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等为例，说明一切人、物的运动都要受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至于“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流，也无异乎斥鷃自得于蓬蒿之间。即使是“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和“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列子，他们也不免要“有所待”，即不能无所依傍，得到绝对自由。文章认为，只有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无已”的“至人”，才是真正进入逍遥自得境界的人。此种人已将已身与万物混而为一，他们的运动不须有所凭借。当然，这种脱离物质世界，不受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制约的人只存在于作者的幻想之中，其消极思想、没落情绪

之必须屏弃自不待言，但文章思路之广阔、想象之丰富、气势之博大、浪漫主义色彩之浓重，无不体现了《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艺术特点。

北望（北望中原泪满巾）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渴望北方领土早日收复的强烈感情。诗从“北望”这个细小动作写起，联想到北方失地，层层写来。诗的前两句用“泪满巾”、“空想”等词语，把诗人的满腔悲愤刻画得淋漓尽致；后两句点明诗人“北望”的心意在于盼望“有此人”来收复中原。通观全诗，除首句外，其余三句皆为议论。诗中感情真挚自然，耐人寻味。

叶子肃诗序

明·徐渭作，散文。这是为友人叶子肃诗篇写的一篇序文。明中叶，前后七子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之风垄断文坛。作者于序中则极力赞许叶诗感情真实而丰富，借以阐明诗歌创作必须“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的观点。序文还以“虽极工逼肖，而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讽刺七子钩章棘句，遗弃神理。文章短小浅近，鲜明生动，切中复古主义要害。《明·文苑传》曰：“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李、何、王、李者稍衰。”足见于其当时的影响及作用。

叹　花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前两句自叹自解，抒写自己寻春去晚，以致春尽花谢，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既已如此，也不必嗟怨。后两句写风卷落花，红芳褪尽绿叶成荫，果实累累。通篇在自然景象的描写中，深寓叹花惜花之情。传说这首诗是作者为赴约太晚，而自己意中的一个湖州女子已结婚生子有感而作。诗歌拿花落结子比喻少女青春已过，结婚生子，十分婉曲含蓄，新颖别致。

出师表

三国蜀·诸葛亮作，散文。是诸葛亮为实现刘备统一中国的遗志而出师北伐前上奏后主刘禅的一分表章，时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表中首先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分析了当时蜀汉内外的形势，告诫刘禅在蜀国疲弱的情况下，必须广开言路，继承先帝的得民心的遗风；其次，谆谆嘱咐刘禅务要执法公正，不宜偏私，总结了两汉在用人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就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同时向刘禅推荐了一批可以倚重的文臣武将；最后，作者表示对蜀汉的一片忠诚，说明此次出征的目的和决心。作者深知魏国强大、蜀国无能的现实；出征没有必胜的把握，离朝却有后顾之忧。文字的背后透露着放心不下的沉重感情。文章层次清晰，结构谨严，语言委婉含蓄，恳切周详，真挚动人。《冷斋夜话》引李格非语评此表“浑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

出其东门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序》认为郑公子突、忽等争权时，兵革不息，男女相弃，诗人“悯乱”而作此诗。《诗集传》则说是写一个不受“淫风”影响、“能自好”、仍以“己之家室”为乐的人。两者皆不可信。这该是一首情诗，诗人自述在东郊看到许多女

子，但都不是自己所属意的，自己的心上唯有那个衣着朴陋的女郎。小诗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健康、高尚品德。

出 郊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诗中描写了初夏田野中、晴空下的美丽风光，以及农村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实行新法后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的喜悦心情。诗中采用拟人化手法，把暖风丽日写得有情感、有灵性，实是作者主观情绪融化在客观事物上的结果。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诗中描写作者经淮河水路日夜兼程向寿州进发所见景色和自己的感受。作者以他独特的审美观来体验淮河山水的美。通篇之妙在于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航行，而以“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两句，来写船的动态；诗面上无字及航，但表现的无处非航，而且描摹得生动逼真。诗人是以自己卧船之“静”来反映出船行之“动”，船行的动态又是与青山的关系中显示出来。这正是诗人笔法的独到之处，写得饶有情致。

出塞(金带连环束战袍)

唐·马戴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写边防士卒冒雪出战，夜袭敌营，勇猛作战的情景。首句通过装束，塑造了英武的边防军形象。次句写雪中行军，传出战士的豪气。第三句写夜袭，表达战士的英勇，结句以“乱斫胡儿缺宝刀”写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场面。这首诗细节描写生动，语言精美，是一首雄壮的战歌。

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出塞》原是乐府《汉横吹曲》的旧题。这首诗写自古月照关塞，战事不休，通过对历史名将的怀念和赞美，讽刺朝廷不善用将而使边患不已。“秦时明月汉时关”,“发兴高远”，既浓缩地融合着眼前景与战争史，又展现了百姓的痛苦、和平的渴望。诗篇从征人未还的愁怨，写到国家安危的忧虑，与那些只写征人思妇悲苦怨恨的一般边塞诗相比，意境的雄浑苍茫，内涵的博大深沉显而易见。明人李攀龙推为唐人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

出塞曲(将军在重围)

唐·刘湾作，五言古诗。一说作者是刘济。全诗十六句，先写将军被围，形势危急，继写并州健儿舍身激战，不断地为将帅扭转困境，但最终“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无数勇士的浴血牺牲，只不过是为少数庸懦的将帅充当升官晋爵的阶梯而已。最后写士卒已疲惫，而侵略者又大举南犯了。诗歌以痛快淋漓的口吻，指出边将贪功，不恤士卒，少数将帅与士兵之间尖锐的对立。语言质朴无华，刚中有韧，流转不逮元结，而老辣过之。

出塞作

唐·王维作，七言律诗。题一作《塞上作》。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海打败吐蕃，王维奉使出塞宣慰，这首诗作于本年秋天。先写吐蕃打猎，猎火熊熊，渲染边塞战前的紧张；沙漠驱马，平原射雕，烘托吐蕃逼人的剽悍。清晨乘障，夜晚渡辽，概述唐军

反击勇猛，取胜神速；角弓宝马，赏赐主将，借汉喻唐，点明慰军赏功的主旨。全诗章法谨严，以敌衬我，吐蕃的强悍反衬唐军的骁勇，吐蕃的咄咄气焰反衬唐军的攻守自如，不铺写战斗场面，不正写唐军英勇，然以水涨船高的笔触，使诗章词简而意丰，前人赞道："浑颢流转，一气喷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清方东树《唐宋诗举要》）

田家（父耕原上田）

唐·聂夷中作，五言绝句。这首诗反映封建制度下租税剥削的残酷性。诗人选取一个典型的场面：父亲在原上耕田，儿子在山下开荒，六月禾苗还未吐穗，官家已经修筑仓库。全诗不着一句议论，通过对比，寥寥几笔，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吮血吸髓，贪婪成性，深切同情遭受繁重租税剥削的农家。

田家（鸡唱三声天欲明）

宋·华岳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了古代农村的春耕生活。前两句写妻子在天明前安排茶饭；后两句写丈夫醒后察看天色。全诗纯用白话叙述，没有雕琢和修饰；也没写农家紧张的劳动场景。而是通过典型的生活细节描写，寥寥几句就将农家在春耕大忙季节的辛勤劳苦，恰到好处地写了出来。生动具体，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田家（社南村酒白如饧）

宋·张耒作，七言古诗。这首诗通过描写农家庆丰年的情景，反映了宋代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封建租税和劳役的双重盘剥下，农民终年不得温饱，只有遇到丰收年景，日子才好过几天。这首诗正是刻画了他们在长期困苦挣扎中，难得一次醉饱的欣喜若狂的情景，"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半岁一饮君无轻"等句，生动形象地描写出狂欢痛饮的场面。诗中还以极简洁的笔墨，刻画出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动态中的男女老幼；这些形象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诗语言浅近，风格朴素自然，有浓郁的乡土味。

田家词

唐·元稹作，是他早期写的《乐府古题十九首》中第九首。作者在《乐府古题序》中说："《田家》止述军输。"诗中写田家驾牛耕田，运粮入官仓，安史之乱后，军费增加，负担更重；官军一旦打了胜仗，便肆行抢掠，杀牛食肉；田家只得人耕肩担，忍痛卖屋输官，为的是收复国土。从中显示出田家的不幸和官军的横暴。末二句讽刺官军不能胜敌复仇，却害民无穷，又展示了田家勇于牺牲的爱国胸襟。

田家语

宋·梅尧臣作，五言古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诗人为襄城县令时"录田家之言"制成此诗，"以俟采诗者"的。当时北宋王朝除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强迫农民参加正规军队外，还要农民充当"弓箭手"。农民在官吏迫害下，倾家荡产，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这首诗即用农民的口气，申诉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反映了天灾、人祸对广大农民的沉重打击，其间寄托着诗人对农民的无限同情。全诗风格平淡朴素，含意深刻。

四时田园杂兴（土膏欲动雨频催）

宋·范成大作，七言绝句。此诗

描写了春回大地，百花盛开，万木欣欣向荣，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春色。道出了庄稼人看在眼里、乐在心中却知而不能言的话语。字里行间灌注着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特别是末句“邻家鞭笋过墙来”，写得新奇、俏丽、富有情趣；诗从泥土着眼，选取一根笋鞭，写出了浓浓的田舍春意，令人耳目一新。全诗语言朴素、优美，形象鲜明生动，充满生活气息。

四时田园杂兴（采菱辛苦废犁锄）

宋·范成大作，七言绝句。诗中写了无钱种地而不得已改种菱的农民，在南宋时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及悲惨生活，表现了诗人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诗人通过生动的形象，运用一层转进一层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血指流丹鬼质枯”句，生动地刻画了采菱人的凄苦。全诗直抒真情，形象生动，不失为一首史诗。

四时田园杂兴（昼出耕田夜绩麻）

宋·范成大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初夏时节，农村生产异常紧张的情景：男女老少从早到晚不得闲，连不懂事的孩童也学着种瓜。诗人用朴素的语言、白描手法，把一幅辛勤紧张的田园劳动生产图画，维妙维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诗清新自然，有民歌风味。

四愁诗

汉·张衡作，七言古诗。旧序中说，作者晚年为河间王相，目睹朝政日衰，遂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深水大雪为小人，希望以正道感悟君主，乃作《四愁诗》。果真如此否，尚可存疑。诗中明显地表现出的是诗人对美好的理想不得实现而流露的焦急和悲伤。全诗四章，每章七句，倾诉着因阻碍重重而不得追随“所思”于远方的哀愁。此诗采用重章同式的民歌手法突出主题，写得意绪缠绵，一往情深。姑不论其政治寓托，犹不失为一首委婉动人的情诗。这也是一首出现最早的、初具规模的七言诗，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上是个明显的标志。胡应麟《诗薮》评论说：“平子《四愁》优柔婉丽，百代情语独畅此篇。其章法实本风人，句法率为骚体，但结构天然，绝无痕迹，所以为工。”

代王昭君谢汉帝疏

宋·柳开作，散文。汉元帝竟陵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南匈奴君主单于请婿汉室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嫁之为后，使汉与匈奴的关系得以好转。宋初有辽国之患，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朝中竟有人主张降辽。作者以这篇代拟之作对这种媚外求和的行径加以抨击，指出“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本是大臣之事，但如今国家的安危却系于一个弱女之身。文章借题发挥，在“无怨愤”的行文中予以辛辣讽刺。文字朴实真切，语言含蓄有力，表现出作者所主张的“古其理，高其意”这一文学思想。

代东武吟

南朝宋·鲍照作，拟乐府辞，《乐府诗集》录入《相和歌·楚调曲》。诗中描写一个戎马终生的士兵，年老被弃的惨状，揭露统治者刻薄寡恩和只重门第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个老兵

少壮献身军旅，有功于国，年迈被逐还乡，却得不到任何抚恤，只能放牧鸡豚、收取葵藿来勉强糊口。故事动人，能激起读者的愤懑与不平。在这老兵自传式的诗篇里，作者显示了他的艺术才能，把诗写得精练圆熟。此诗的内容和写作手法，对杜甫《出塞》诗的创作，可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代北州老翁答

唐·张谓作，七言古诗。《河岳英灵集》中曾提到此诗，可见是天宝十二载以前的作品。诗歌是第一人称代言体，摹拟老人口吻，叙述其两子惨死沙场，为逃兵役，携幼子抛家弃业，流落他乡的悲惨遭遇。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批判了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篇末发出“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之叹，直接表达了对统治者连年发动边战的不满，这是以前一些边塞诗没有接触到的主题。诗歌不加烘托，纯用朴实的自白，这是别具一格之作。

代出自蓟北门行

南朝宋·鲍照作，拟乐府辞。本作《艳歌行》，是《杂曲歌》旧题。此篇为鲍照从军诗的名作。诗的开始，描写边警传来，朝廷发兵的经过，使人从紧迫的气氛中感到时局的严峻。中间极写战地的寒冷，“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加深了战斗的艰苦、悲壮的色彩。最后表现了奋勇杀敌，捐躯报国的英雄气概。诗中贴切地勾勒出北方边塞风物的特点，歌颂了反侵略战争中战士们从军卫国的热情和决心。全篇不作凄苦之语，写得情辞激昂，跌宕豪迈。沈德潜《古诗源》评此诗说：“明远能为抗壮之音，颇似孟德。”对唐人边塞诗的内容和风格，都有明显的影响。

代园中老人

唐·耿沣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摹拟劳者所作之歌，诉说一个老年园丁，长期受雇于人，终年辛勤却不能享受劳动果实。前两句概括了老人一生被奴役的经历。后两句“林园手种唯吾事，桃李成阴归别人”，表达了老人被盘剥的悲愤情绪，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无餍止地占有农民劳动成果的罪恶。

代放歌行

南朝宋·鲍照作，拟乐府辞。《放歌行》，本作《孤儿行》或《孤子生行》，属《相和歌·瑟调曲》。全诗二十二句。前四句，写小人只习惯于龌龊的小天地，无法理解旷达之士的志趣。次八句，写小人为谋取高官厚禄在京城里不知疲倦地奔走经营。又八句，写小人熟于揣摩权要的心理，善于称颂朝廷的功德，抓住有利的机会，便可平步青云。末二句，写小人对旷士的胸襟大惑不解，以为他们患有疾病，才不谋取官禄。全诗写得轻松诙谐，对汲汲于富贵利达的无耻之徒和昏庸无能的统治集团人物，都作了辛辣的讽刺，同时流露出贤士遭到压制、英杰无处展才的寂寞之感。

代悲白头翁

唐·刘希夷作，七言古诗。题又作《代白头吟》，是拟古乐府。《白头吟》是乐府《相和歌》曲，古辞写男子负心，女子与之决裂。这首诗从洛阳女儿写到白头老翁，哀叹红颜易老，富贵无常。先写少女惜容，长叹花落，由花想己，伤感“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严酷事实；再写昔日红颜少年，今日白头老翁；最后以蛾眉能几时的反问，歌楼舞榭唯鸟雀悲鸣的景象，点明主旨，余韵深长。诗人在“花相似”“人不同”的总意象对比下，贯穿两种典型命运——韶光易逝，荣衰无定，透露出面对人生两大苦恼的无奈喟叹。构思独特，叙事抒情，层递相进，婉转流丽。诗中浓郁的感伤，乃社会环境和作者遭遇所致，无损其为初唐七古名作。

他人骑大马

唐·王梵志作，五言古诗。他人骑大马，自己骑驴，愤然不平；但回顾路上的担柴汉子，又心平气顺。“三人行”的有趣场面，形象地暗示地位的悬殊，财富的差异。居中者比上乃愤愤不满，比下则心安理得。作者大约有劝人知足之意，但若看作讽刺小品，便可领悟其性格剖析的鞭辟入里，感叹居中者不满时寻求心理平衡的可悲。诗人只将形象表现出来，不加评点，这是王诗的一大特点。

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指出了正确的学习途径。诗中说古人获得知识在于：一方面从小就要“无遗力”地刻苦读书，点点滴滴地积累；另方面须知纸上学来的知识“终觉浅”，还须要“躬行”，这样才能有成就。作者认识到实践的重要，并能写出这样富于理趣的诗，是难能可贵的。全诗言浅意深，通俗易懂。

冬草赋

南朝梁·萧子晖作。这是一篇咏物赋，它以经冬不凋的草与四季长青的松柏相提并论，称扬士人坚贞自守的气节。此篇仅百余言的小赋，结构完整，语言精炼。它不抽象地赞美“士”的气节，而是通过描写冬草经寒不凋的形象，说明有志之士居穷不滥的高尚品格。这就更能加深读者对于小赋之大旨的理解。

禾熟（百里西风禾黍香）

宋·孔平仲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秋日丰收后的农村小景。诗中重点描写农事将终耕牛暂得安闲；赞扬老牛力耕挽重的勤劳和辛苦，隐然有悯惜告慰之意，从而寄托了作者关怀民生的思想。为田园诗带来一些新意。诗中感情质朴，形象鲜明，清初画家恽格曾据以画了《村乐图》。

失 题

唐·王维作，七言绝句。《万首唐人绝句》题为李龟年作，《乐府诗集》中列为《伊州歌第一叠》。这首诗写多情的少妇对久戍未归丈夫的眷眷思念。先以“清风明月”与“苦相思”领起，引出悬念，补叙荡子从戎十载余的原由。诗人不顺势渲染，偏宕开一层，追忆离别之日，她的殷勤叮嘱：归雁来时数寄书。语言浅易，却藉蕴深长，以少总多地写出：夫妻初别时的天真忧虑，音信隔绝后的惆怅哀怨，十年久别的忠贞情深，清风月下的望远寄情，大大地丰富了“苦相思”的内涵，含蓄丰厚地展现了少妇的内心世界。

生 民

《诗经·大雅》的一篇，是一首记述周民族发祥的史诗。诗中歌咏周代始祖后稷出生和成长的神异事迹，赞

颂他率领周人发展农业生产的功德，反映出周人对于有过巨大贡献的远祖的敬爱。全诗八章，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诗中写后稷的母亲姜原履巨人足迹而受孕的灵异；写后稷降生、被弃、受到神灵保护的奇迹；写后稷幼年已显露出不凡的智慧、尤其表现出种植五谷的卓越才能；写后稷所植无不获得丰收；写后稷把良种赐给万民，增加了谷物的产量；写后稷始以谷物祭祀天帝，祈求来年的大丰，并在周人里把这种祭祀方法定为制度。全篇叙事精练简洁，相当生动。在叙述中不断地变换词汇，如用“方”，“苞”，“种”，“褎”，“发”，“秀“，“坚”，“好”，“颖”，“栗”十个形容词准确地描写了多种农作物生长和成熟的过程，体现了作者对农业生产的谙悉和热心，也反映出先民对于掌握农业技术的喜悦。

生查子（去年元夜时）

宋·欧阳修作，词。这是一首怀念抒情词，在“清切婉丽”的欧词中，此词却显得平淡隽永，别具一格。词的上片生动地回忆了去年元夜时的一次幽会，“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这一闹一静的景象，正是那次幽会的影象在记忆中的生动反映。下片从回忆回到现实。今年元宵节，月与灯依旧，然而去年与之幽会的人却不见了；于是回忆中的欢乐，变成了现实的痛苦，只有“泪湿青衫袖”了。词中传达出人物细腻的深情，成了非常感人的抒情上品。语言明白如话，风味隽永，具有民歌风味。在整个宋词中也是极少见的。

生查子（春山烟欲收）

五代前蜀·牛希济作，词。《生查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这是一首叙述别情的词。上片明写星光月色，暗示出人物彻夜不寐，珠泪满颊的惜别之态。下片突出道别时的嘱咐：“记得彩罗裙，处处怜芳草。”以草之绿，而联想罗裙之绿，进而想起穿绿罗裙的人，又为怀人而处处怜芳草。通过联想，道出一片痴情。

白马篇

三国魏·曹植作，乐府诗。篇名为作者自创，也题为《游侠篇》，属《杂曲歌·齐瑟行》。是热情赞美边地游侠的诗，也是作者借以吐露志向与抱负的作品。诗中描写的“幽并游侠儿”是武艺高超、机智勇敢、忧国忘身的少年英雄，寄托着作者渴望立功报国、捐躯赴难的豪迈气概。诗中用铺陈和夸饰的手法，从多方面塑造游侠儿的形象，并对他充满叹赏和向慕的感情，表现了诗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全诗情调高昂，词藻华丽。

白头吟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又题《皑如山上雪》。属《相和歌·楚调曲》。写一个被遗弃的女子对负心的男人表示决绝，并责备他只重钱财，不顾情义。《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子为妾，其妻卓文君乃作《白头吟》以示决绝。但《宋书·乐志》以此诗与《江南》、《乌生八九子》诸作同为汉代民歌，与卓文君事无关。《西京杂记》所指，或另有同题诗一篇，或纯系附会。本诗叙事与抒情杂出，比与兴并用；东一句西一句，变化多端，若断若续；但把一个受害妇女在婚姻上的意愿、希望和辛酸的处境一口气讲了出来。她的不幸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的痛苦，已具有普遍的意义。

全诗语言朴质，若“皑如山上雪”两句、“竹竿何袅袅”两句，可此可彼，不即不离，所指极为灵活，更显示出民间创作的特色。

白 帝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秋，杜甫寓居夔州时。作品反映了川中兵乱，男丁被征，女子寡居，人民横遭暴敛的痛苦。诗前四句从白帝城雨景写起，再描画江峡藤木间的雨势。“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一联集中六个形象，有声有色地传达了雨势的急骤。动荡、阴郁的自然景象正是政治昏暗、兵连祸结的时局的象征。后四句从大雨的狂骤写到人民的困苦，抨击统治者征战不休，诛求无已，造成家破人亡，十丧其九的惨痛局面。字字句句流露作者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这首律诗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古调民歌风格掺入其中，有其独特的韵味。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

宋话本，见于明冯梦龙辑《警世通言》卷廿八。本篇是较早描述白娘子与许宣爱情故事的白话小说，它着力于将白蛇“人化”。不但在与许宣成亲之前要求“寻一个媒证”，而且希望婚后“百年偕老”，充分反映出她具有人的对爱情的坚贞。在写她与许宣婚后生活美满的同时，还通过盗库银、吊道士等情节，来写白娘子为保护自己美好生活所表现的反抗精神。作品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描写真实感人，但其“永镇”的结局在客观上宣扬了“佛法无边”的迷信色彩。另外，白娘子妖风太重，有损其形象。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岑参作，七言古诗。成于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作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诗歌开篇描绘了边塞八月飞雪的奇景，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新颖而又贴切的比喻，把雪景写得生气盎然。接着又以冰封雪冻的艰苦环境和壮阔景色为送别勾画了一片特有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写出军中哀弦急管的饯别场面，渲染了异乡军旅送别的气氛，给人以“异方之乐，只令人悲”的联想，表达了人物惜别与怀归交织的心情。最后写归骑远去，在雪满天山的路上留下渐行渐远的马行的踪迹，暗示出诗人伫立久望，依依不舍的情景；诗思悠远，余意不绝。诗歌从大处落笔，粗凿巨钻，把边塞雪景刻画得豪放雄健而又妩媚多姿，显示了一种苍凉壮阔、顽强向上的精神。全诗十八句，处处写雪，而别情自见，是一篇情景交融、刚柔互济，广为后人传诵的诗。

勾践灭吴

散文，选自《国语·越语上》。自“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至“遂灭吴”。题目为后人所加。先述勾践大败于吴，退居会稽山上，用文种之谋，向吴王夫差请和，遭到伍子胥的阻挠。但因厚赂太宰嚭，勾践竟得夫差宽免，越国得以保全。次述勾践引咎自责，“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十年生聚，励精图治，争取民心，准备复仇。最后写在越国人民支持下，勾践出兵伐吴，屡败之，终灭之。本文把勾践在逆境中坚忍不拔、志在复仇的性格描绘得相当出色。

鸟鸣涧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这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一首写一处风景，类似风景写生。这首诗写春山夜景，诗中的桂花当是春桂。因"人闲"，方捕捉出极易被人忽略的景象。夜静春山的安谧空寂，缀以花落月出、鸟惊、时鸣的动景，动中衬静，显示了静而不凄，幽而不枯，一派生机，安定平和的盛唐社会气氛。动静景物的相互依存，互衬益彰。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唐·刘禹锡作，七言律诗。作于唐文宗李昂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元稹，崔群、崔玄亮三人相继亡故，白居易写了《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诗中对亡者流露过度的哀伤。刘禹锡写了这首和诗，悼念亡友，劝慰白居易。在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中，表现出了一种奋发激进的精神。诗中"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一联寓意深远，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去看待生死问题，说明新生事物要代替腐朽的东西，后来者居上，这是必然的趋势。比喻形象生动，表达了诗人对新陈代谢的正确认识，富有哲理意味，远远超过一般叹老嗟亡之作。

乐游原(向晚意不适)

唐·李商隐作，五言绝句。乐游原在长安东南，是人们登高游览的著名胜地。本篇写古原黄昏，夕阳辉映的晚景，和诗人对此流连称叹的感慨。诗歌含蕴的思想，历来注家说法不一，可看成作者爱惜晚景的心情，也可能反映出为青春永逝而怅惘的思绪。但诗人妙于着笔，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深邃的思想境界，写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千古绝唱。

冯谖客孟尝君

散文，选自《战国策·齐策四》。题目是后人加拟的。本文讲述的是食客冯谖以权谋帮助孟尝君田文巩固地位的故事。文章情节迂回曲折，笔触顿挫有致，通篇一气，波澜层出，尤以描写人物最为出色。通过冯谖初为孟尝君门客时三弹其铗而歌，赴薛收债时矫命焚券为孟尝君"市义"，孟尝君失位时入梁说惠王迎孟尝君入相，以及孟尝君复位后请立齐宗庙于薛等一系列活动，成功地塑造了冯谖这一有才智的平民政治家的形象。这一形象，在其他人物陪衬下，在特定气氛烘托中，由隐到显，直至须眉浮动于纸上，呼之欲出。加上合情合理的夸张，有意无意的幽默，都表现了《战国策》散文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成为不朽的名篇。文中所写，或不无虚构，孟尝君"为相数十年"，前人已指其不足信，"无纤介之祸"，亦非确语。但无人不被本篇艺术魅力所征服。

训俭示康

宋·司马光作，散文。本文是作者为教育儿子司马康而作，文中所提倡的节约俭朴，反对奢侈腐化，在当时上层官僚奢靡享乐的环境中最难能可贵的。尤其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格言，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议国是

宋·李纲作，散文。作者于建炎元年六月作宰相时，曾连续给高宗上十篇奏议，均冠以“议”字，故称《上高宗十议劄子》。本文是第一篇，“议国是”即议论正确的国策。作者以抗金复国为出发点，论述了和、守、战三者的关系，既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又痛斥了当时投降派的种种谬论。他主张严于自守、积蓄实力、准备反攻，坚决反对苟安求和。其“战、守、和”之说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本文一气呵成，义正辞严，说服力强。

记李歌

明·宋濂作，传记。李歌生于烟花巷中，迫为歌妓。她不慕荣华，洁身自爱。筵中每缟衣素裳，俨容而歌。有县令年少轻薄，遗白金诱狎，李歌持刀而怒斥，以死相拒。出嫁后，与夫于逃乱中殉难。作品生动刻画了乐籍中这位坚贞刚烈，令人敬畏的少女形象。其文笔从容、凝炼，以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塑造人物性格，十分成功，是宋濂传记散文中的佳作。

记承天夜游

宋·苏轼作，散文。题中“承天”后或有“寺”字，题或作《月夜寻张怀民》。为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十月作者贬居黄州时所写。全文仅八十五字，寥寥几笔，却创造出一个明净清幽的恬美境界。“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松柏影也。”随处可见的普通景物，作者拈入文章，便充满诗情画意。文中也表现出两位胸怀恬淡的友人步月谈天的乐趣。

汉广

《诗经·周南》的一篇。《诗序》说它是赞美周文王的教化遍及江汉地区的。《鲁诗》、《韩诗》以为在写汉水女神的故事。似均未是。现代学者多认为是一首男子求偶不遂而失望的民间情诗。全诗三章：第一章，以得不到乔木荫庇、寻不见汉水女神、渡不了长江汉水为喻，写出男子追求意中佳丽不能如愿的惆怅心情。第二、三章，写意中女子超群拔萃，他为之颠倒不已；女子出嫁时，他甘心为她充当喂马的仆役，但这种愿望也无法实现！勾勒憨痴男子眷眷多情，颇为生动。

汉江临泛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这首诗描绘汉江的雄浑壮阔，抒发热爱襄阳风物之情。首联概述难以目极的想象中的壮阔景色：汉江接三湘、通九派的奇壮浩渺。颔联通过江水的迢递流长，山色的明灭迷濛，从远景写江势的浩瀚辽阔。颈联写人在舟中视“郡邑浮”“远空动”的动静错觉，化静为动，从近景写波澜的起伏磅礴。尾联叙述迷人风日，诱人与友共醉其中。诗人以如椽之笔，收万里风物于笔端，远近相映，动静颠倒，整体局部相间，似瘦实腴的白描，多侧面展现山水风韵。明人王世贞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何止此联，通篇皆融画入诗，是模山范水的力作。

兰亭集序

晋·王羲之作，散文。或作《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是游宴诗序中的名篇。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作者与当时名流谢安、支遁、孙绰等

四十一人聚会于会稽山阴兰渚之亭，临水为祭，饮酒作诗，记事咏怀，汇而成集，(现存《兰亭诗》载二十一人所作三十七首)王羲之为之作序。序中首先细致地描绘了聚会时的景物。接着写出与会者一时的感受，摹声状色，情景相生，不唯显得盛会难逢，而且为下文发议论作出了自然的、应有的铺垫。继而抒发盛事不常、修短随化、兴尽悲来的感叹。最后点出作序的缘由，即供后人“兴怀”。文中以一生死为虚诞、以齐彭殇为妄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想和言论，重视对现实乐趣的追求。这虽无更高的思想境界，但表示了作者不愿在自欺欺人过程中苟活的清醒态度。这是一篇优美的、饱含感情的散文，写得显而不露，深而不晦；语言清新朴实，文笔自然流畅，在当时骈语充塞的文坛上独树一帜。

兰陵王(送春去)

宋·刘辰翁作，词。题为送春，实则怀念故国之作。词中描绘了南宋京城临安沦陷后的荒凉、残破景象，反映广大人民的苦难，流露出眷恋故国的深沉悲痛。全词共分三片，每片都以“送春”发端，并围绕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加以发挥。回往反复，一唱叹，曲折幽婉地抒写了“悲苦”的情。一片写“春去”的情景，“春去人间无路”是全词的主题，写得悲绝。“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写临安陷落后遭到破坏和作者的悲苦感受。二片刻画春去之后的苦心情，“箭雁沉边，梁燕无主”、“玉树凋土”等句，上自君臣下至百姓所遭受的亡国之痛。三片叙思春痛，实写作者的故国之思及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春去，尚来否？”问得惊心动魄；“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两句，抒发作者眷恋故国的情怀。词中运用比喻、象征手法，赋予眼前景物以感情色彩，烘托南宋灭亡的悲剧气氛，从而表现了主题。此词抒情，幽婉曲折、缠绵悱恻，与作者一贯苍劲遒上的词风相比，此词呈现出迥然异趣的艺术风貌。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甚至卓人月在《词统》中评曰：“悠扬悱恻，即以为小雅、楚骚可也。”

兰陵王·柳

宋·周邦彦作，词。此词咏柳惜别，间寓作者宦途失意的感慨。或以为留别之作，或以为送别之作，似以送别之作为是。上片写柳阴成行、柳条弄碧，“拂水飘绵送行色”是全词关键，从咏柳转入惜别。“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点明客中送客的处境，惜别中揉进了身世飘零之感，深化了主题。中片写饯行。下片写别恨。“凄恻，恨堆积”总提一笔，这是作者离愁别恨的集中表现。这首词篇幅较长，层次繁多，表达了曲折的感情。而作者写来不仅一笔不懈，而且布局井然，结构严密，富有变化，呈现出回环曲折、前后呼应、疏密相间和不即不离的特点。作者抓住细小景物“柳”串接全词，以“柳”开篇，后面无处不与“柳”有关。采取多侧面取景、多侧面描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创作才能。

兰溪棹歌

唐·戴叔伦作，七言绝句。诗用白描手法描绘水乡兰溪的夜景，在清凉的月夜里，新月如眉，挂在江边的

柳梢上。江面平似明镜，映出了越中秀丽的山色。绵绵春雨，河水上涨，半夜里鲤鱼游上浅滩。全诗四句皆写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结句尤为生动传神，把整个画面写活了，使人感到美丽的兰溪水乡春意盎然，充满生机。

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军攻陷潼关，唐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命第十六子永王李璘经营长江流域。十二月永王引水师顺江东下，三请李白出庐山，诗人应召参加了永王的队伍，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此为第二首。诗歌前两句写当时胡虏入侵的“乱如麻”、“似永嘉”的动乱局面。后两句“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表现了李白雄心勃勃，从容若定，力挽狂澜的信心与勇气。诗中用晋永嘉年间晋都洛阳沦陷，以及淝水之战中谢安指挥自若两个典故，比拟切当。以局势的严重反衬诗人雄才大略十分成功。

永遇乐(千古江山)

宋·辛弃疾作，词。词人长期遭受排挤，至六十六岁高龄时，再度被朝廷起用。韩侂胄北伐是为个人目的，急于事功，草率用兵，辛弃疾的抗金策略根本得不到重视，反遭韩等忌恨。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词人暂任京口知府时，曾登上北固楼，面对滔滔江水，想到民族的耻辱，满腔热血涌上心头，于是写下这首不朽的词章，寄托自己的宏图壮志和爱国热情。词题虽标怀古，实为论今抒愤。上片通过怀念和歌颂孙权、刘裕等建立功业的历史人物，表达作者誓灭金兵、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表露了词人忧国伤时的无限感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把刘裕当年北伐的英雄气概写活了。下片“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指南朝宋文帝伐后魏，因好大喜功惨遭失败，作者借此历史教训，警告执政者；并对韩侂胄急于事功、轻率出兵表示忧虑。“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以廉颇自比，叹虽老而雄心犹存，但不为重用，倾泻了壮志未酬的无比悲愤。这首词借典故发议论，写得自然贴切，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气势雄伟，激昂慷慨，而潜气内转，情感深沉，出语掩抑跌宕。全词叙事不写情，而情寓于事；叙事不着议论，而议论亦在其中，故悲愤特甚，感人最深。

永遇乐(落日熔金)

宋·李清照作，词。成于女词人南渡之后的晚年。词中比照南渡前后元宵佳节的不同情况，表现了作者对国运兴衰和身世沉浮的感慨，反映了作者晚年生活中无法宁静的情绪与自甘寂寞的思想。上片写眼前的风光，表现丧乱之后的孤苦心境。在“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云催柳绿，笛促梅开的元宵佳节里，女词人竟感到良辰美景与己无关，谢绝了酒伴诗友的召请。词中“人在何处”、“春意知几许”的句子，活画出老妇人身躯如寄、意念如痴的精神上的痛苦。下片对比盛衰，昔日“偏重三五”、“铺翠”“捻金”、“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结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对女词人自伤自怜的心情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作者提炼口语入词，如

话家常，娓娓动人。

永遇乐（璧月初晴）

宋·刘辰翁作，词。从词的小序看，作者在宋亡前一年，曾诵李清照怀念京洛旧事的《永遇乐》词而为之涕下。三年之后，即宋端宗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遂依其声"作此词。词中抒写作者思念故国的愁苦心情。上片侧重表现临安今昔的变化，先写"璧月初晴，黛云远澹"的近景；接着触景生情，追忆昔日京城"禁苑娇寒，湖堤倦暖"、"香尘暗陌，华灯明昼"的繁华盛况；并反映了元军统治下实行"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的恐怖气氛。下片写临安沦陷后，虽"芳景犹自如故"而人事已非，致使作者感到"江南无路"的悲苦。结尾"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几句，用"乐景写哀"，写词人在满村社鼓声中，彻夜无寐，独对残灯，思绪起伏，百感交集的情景。作者在词中化用前人的诗句词句，紧密结合本篇内容，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此词悲苦感人，笔调轻灵婉约，词彩绚烂，风格遒劲。

对　雪

宋·王禹偁作，五言古诗。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任左拾遗、直史馆时作。写作者因见大雪纷飞而怀想冰天雪地里运输给养的群众和守边的兵士，以及对自己能够"晨炊且相继"、"酒肴亦能备"的优裕生活产生的自我谴责的心情。这既体现了他的善良、廉洁的品质，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正直官吏的内心活动。在宋初浮靡诗风盛行的时候，作者不随波逐流，独树一帜，写出这种同情人民疾苦，进行自我反省的朴实无华的诗，是难能可贵的。

召公谏弭谤

散文，选自《国语·周语上》。题目为后人所加。文中记述厉王以严刑禁止人民发表不满言论以及召公对厉王此举极力谏阻的一段史事。厉王是西周晚期昏暴得出名的君主之一，他横施虐政，引起广大周人的不满和指责。于是厉王用卫国的巫师充当密探，监视周民；有人语涉不满，一经告密，则被处死，周人便都"莫敢言，道路以目"了。卿士召穆公乃进谏厉王，指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讲述前代英明君主能从诸多方面听取意见的榜样，说明堵塞言路危害极大而让人民讲话却好处无穷的历史经验。厉王不肯听信召公的规劝，仍旧一意孤行，后被放逐而死。文章正反设喻，喻论结合，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可发后世统治者的深省。

召、温、处树旗谣

元代民歌，载《元诗纪事》卷四十五，又见于黄溥《闲中今古录》。元末浙江召州路、温州路、处州路农民，不堪忍受官府压榨，纷纷揭竿而起，波及江淮。农民曾把这首歌谣写在旗帜上。"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

台　城

唐·韦庄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诗从景落笔，以景驭情，抒发诗人的沧桑之感。题为"台城"，却只写了江雨、江草、烟柳、鸟啼。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着意渲染梦幻式的氛围。"如梦"二字，是为诗髓。诗中的景物无一不染有梦一般的色彩。霏霏雨丝，凄迷的杨

柳，如烟笼雾罩一座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昔日豪华壮丽的台城如梦幻，六朝兴亡亦如梦境，只有台城的杨柳最无情，“依旧烟笼十里堤”，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寓朝代更替，人事兴衰，以烟柳的“无情”，反衬人的伤痛。无限感慨，都在言外，写得空灵含蓄。

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

这首民歌载施耐庵《水浒传》，流传极广。歌中将农夫和王孙对“禾稻半枯焦”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了形象的比照，表达了对剥削阶级的尸位素餐和劳动人民倍受压榨的强烈不满。写农夫的愁苦、王孙的消遥，比喻生动，勾画传神，构成一幅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绝妙画图。

司马季主论十

明·刘基作，寓言。作者弃官隐居时，作有寓言故事《郁离子》十八篇，指斥暴政，影射元末现实。此为“天道篇”中的一则。文中写东陵侯邵平被黜后，求卜于司马季主，借以阐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表示出对天道、鬼神的大胆怀疑和否定。所谓“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人灵于物，何不自听”。“畜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的哲理。全文抉微择要，警策动目。运用排比铺陈，增强了论驳的气势。

六　画

吉祥寺赏牡丹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诗人赏牡丹簪花醉归的情景，表现了他放浪的性格和诙谐的情趣。前两句说诗人摘花插发不以为羞，倒是花儿应为插上老诗人的头上而有愧。后两句写诗人戴花醉归，招摇过市，人们纷纷卷帘争看的情景。写得生动形象，语言夸张，风趣有致。

老马行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写这首诗时作者已八十二岁。诗人以老马自比，诗中通过对老马境遇悲惨而仍“一闻战鼓意气生”的描写，反映了诗人虽年迈多病，但杀敌报国之志仍未消失的炽烈感情。比喻贴切，写得凄惋而豪壮，真挚感人。

老天爷

民歌，载艾衲居士《豆棚闲话》。这首民歌以激切的情词指控老天爷，借以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昏聩、腐朽，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诅咒统治阶级即刻溃灭。歌中蔑视天威，充满叛逆精神，是深刻认识残酷的现实后觉醒的呼喊。尾句重叠，饱含愤怒之情，撼人肺腑。

老夫采玉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诗歌一开头就揭露统治阶级强征民工采玉，是为了作装饰品供他们享受，接着写年老的采玉工人，露宿山岗，饥食野

果，在狂风暴雨中身系长绳，从悬岩上吊下来潜入溪水采玉的情景。并揭示老人在生命危殆的瞬间，对娇小的儿孙愈加放心不下的酸楚之情，把诗情推向高潮。“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两句含蓄地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恨。诗歌中用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互相映衬的手法，塑造了采玉老人丰满的形象，并渲染了凄苦、沉郁的气氛。这是李贺诗中为数不多的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佳作之一。

老将行

唐·王维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叙述一位功绩卓著的老将，征战东西，竟遭弃置，躬耕叫卖；后强敌再侵，他不计前怨，出征报国。诗篇讴歌了老将的爱国热忱，鞭挞了统治阶级的赏罚不公。先写老将昔日骁勇善战，功高无赏，用李广、卫青旧典，暗示赏赐唯亲的黑幕。次写老将遭弃，卖瓜耕种，门庭冷落，以耿恭、灌夫旧典，抒发不甘颓唐的志向。末写边烽再起，募兵出征，老将拂甲持剑请缨杀敌，借魏尚旧典，表达报效国家的热忱。此诗十句一段，一段一转，突出其不论是少年还是暮年，不论是任职还是遭弃，报国雄心始终未变，多侧面塑造出老将的动人形象。而老将的不计个人恩怨的高尚，反衬出统治阶级的冷酷。诗中用典贴切，对仗工巧自然，沈德潜《唐诗别裁》称：“此种诗纯以对仗胜。”

西台哭所思

宋·谢翱作，五言律诗。这首诗是作者在《登西台恸哭记》里所说的，“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时写的。诗中写了作者在西台哭祭知己文天祥的情景。因诗写于元灭南宋后，不便直说哭文天祥，故称“哭所思”。诗中赞扬文天祥“故衣犹染碧”英勇就义的壮烈行为，并为友人被杀害而深叹“后土不怜才”，于是作者在南宋亡后，以剩余之年，冒风险夜晚登上西台哭祭，“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悲痛欲绝。但作者对朋友的被害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学杜甫那样写哀诗来悼念罢了。全诗写得悲凉沉痛，感情真挚。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宋·辛弃疾作，词。这是一首描写山村夏夜景物的佳作。词写夏夜行路在农村时所见所闻，表现了置身于美好自然中的快意及展望丰收年景的喜悦。上片写农村夏夜的寂静，“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以动衬静。活画出农村夏夜里喜悦气氛。下片写动景，“路转溪桥忽见”，夜行人终于找到避雨处的惊喜之情。全词笔调轻快，语言浅近，无一典故，无一生僻字，信口歌来，便成绝唱。其摹写事物逼真，使人闻到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此词打破不准平仄韵通协的常规，而采用平仄韵互协，有变化，不板滞，更显得声调铿锵，韵味悠扬。

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

宋·苏轼作，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春夜醉酒，乘月出游，醉卧溪桥，至次日拂晓，有感而作此词。当时苏轼被贬黄州两年，政治上的打击未使他放弃自己的抱负，但他追求释、道的清心寡欲，这两方面的思想又决定了他创作上的多种风格。正因如此，素以风格豪放见称的苏词，在这篇佳作中却体现

出以豪放为主兼备婉约的独特风格来。词的上片从景物写起，着重表现诗人超群不凡的感情，体现了雄健清雅的风格。头两句“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首先勾画出一幅清静幽远的春宵月夜图：莽野、横空、浅浪、层云。诗人笔调轻盈沉着，境界却雄放博大。句中夹用“弥弥”“隐隐”两个描状迭词，使人于雄放中见沉着，博大中显精细，在一片朦胧月色中透出清新之感。下片词主要通过抒情，表现诗人对美景的爱惜，在清丽中又体现出放达。“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两句，把水上月色比作美玉，又“莫教踏碎”，十分传神。在此，诗人、骄马、月色合为一体，构成一种无比融洽和谐的艺术境界。从这神妙的境界里，读者品味出闲雅自适的乐趣，也体察到幽冷淡漠的浅愁。这些深邃精细的复杂情感，使这首词的艺术风格多样而且多变。这首词无论选材命意，均轻松自由，毫无雕琢痕迹。语言平易自然，精炼准确，含蓄生动。词的结尾“解鞍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利用词的转换跳跃加之新巧丰富的联想，真实地体现了春夜月下诗人醉眠的独特情趣，进而表达了诗人随遇而安，无往不乐的达观精神。赵翼《瓯北诗话》中说：“坡诗不以炼句为工，然亦有研炼之极，而人不觉其炼者。”“在他人虽千锤万杵，尚不能如此爽劲，而坡以挥洒出之，全不见用力之迹，所谓天才也。”

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

宋·辛弃疾作，词。上片写醉里欢笑和否定古书信条的牢骚话，及空怀匡时济世之志，反遭打击排挤的无限悲愤。下片“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直接描绘醉态及心理；“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巧妙地刻画了倔强的性格，进一步抒发心中的愤懑。这首词的特色，不仅在于用新鲜的拟人手法描绘了活灵活现的醉态，而且利用醉态的掩抑，把他的悲愤写得更加深沉。全词语言明白如话，又奇崛新颖。格调清丽淡雅，表现了作者晚年词作的又一种风格。

西行（缭绕西行入乱山）

宋·孔平仲作，七言律诗。这首诗可能写于作者去鄜延任职途中。诗中描写从东向西沿途看到的秋日景色，及由此引起的感慨。前四句写景，写得豪放而细腻。诗人用拟人化手法，把荞麦花、枣子写得活泼可爱，形象生动，富有人情味。后四句即景抒情，流露出作者对自身飘泊生活的不满。诗中运用典故恰到好处，这是孔平仲所作诗中比较出色的一首。

西郊落花歌

清·龚自珍作，歌行体诗。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诗人出京都西城赏海棠落花，有感而作。落花历来为抒写伤春情怀的题材，诗人灵光独运，却在诗中创造了一个奇丽、壮美的落花世界，借以抒写襟抱，寄托理想。诗先写呼朋出城，惊叹落花的情态。次以神奇想象描绘落英缤纷的壮观景象，再联想佛国，引出长年落花不尽的畅想。“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终期”，与其说比喻落花，毋宁是在直诉诗人的政治遭遇和无尽的徬徨、苦闷。“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该是诗人向往美好未来的

“春心”“异梦”。诗歌极富浪漫色彩，奇思怒拗、回翔万状，给人以无限美的艺术享受。描绘落花，连叠比喻，想象神远，所谓“千光百怪，奔迸而出”，构成了奇峭瑰丽的独特风格。全诗着重气势和意境，从大处落笔，泼墨如雨，读来如置身迷离之花海，一片蓬勃生机。描绘落花，如此令人神往、振奋，真是前无古人。清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赞曰：“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概括了龚自珍诗歌创作的特色，并肯定了它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西征赋

晋·潘岳作，骈文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作者赴长安时记述旅途见闻的大赋。其主旨不在于描绘沿途风物，而是记述所经之处的史迹，进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赋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在赋里，作者巧于翻用成语，善于融合史事，特别是在宏大的结构中，能够从容地运用多种语气，充分表现出生动变化的崭新风格，显然已突破了汉赋的陈规，是纪行赋中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晋书·潘岳传》称《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文心雕龙·才略》云：“潘岳敏给，辞目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

西河·金陵怀古

宋·周邦彦作，词。这是一首怀古伤今的作品，在《片玉词》中它是比较独特的、思想性较强的一篇。词中隐括了刘禹锡《石头城》和《乌衣巷》两首诗的内容，而悲怆述之。词分三片，上片写金陵地势险固、江山美好，然以“寂寞”、“孤城”之词表露词人盛衰之感。中片写金陵陈迹，令人伤感，却以“莫怨艇小”略点旧梦繁华。下片写眼前景物所引起的怀古伤今之思。本篇怀古并不正面触及重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不直抒感慨，而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写出作者的沧桑之恨。这首词虽属隐括旧作而成，但因善于融化诗句，并通过景物描绘的顿挫，体现怀古之情的“波澜”。从风格说，此词介于突兀与绵密之间。先以疏为主，放眼江山，对金陵所处的雄伟形势进行全面描绘；次以密为主，描绘金陵的中景、近景；后则突出描绘小景，一幅斜阳燕子图：“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极为生动，富有情思。此词写得悲怆优美，精湛纯熟，代表作者炼句、炼意的最高水平，致使王安石写金陵怀古的《桂枝香》不得独步了。

西　施

唐·罗隐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一反传统看法，对西施亡吴一说提出异议，批驳了“女人亡国”之论。认为“家国兴亡自有时”，“何苦怨西施”。接着提出反问，认为如果把吴国的颠覆归罪于西施，那么“越国亡来又是谁？”选材别致，语言精炼，妙用反诘推理，有逻辑性。

西施滩

唐·崔道融作，五言绝句。此诗为蒙冤数千年的美女西施鸣不平，立意新颖。首句“宰嚭亡吴国”，直斥亡吴的魁首。次写“西施陷恶名”，是点题。“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既对西施深表同情，又对世俗女祸之说

表示不满和否定。三四两句笔锋由叙事转到写景，“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巧妙地用拟人的手法，把“不平”之意，与“浣纱春水急”连在一起，联想丰富，比喻贴切，含蓄有力，堪称晚唐妙笔。当时罗隐也写过类似的诗，二诗立意相似，而各有特色。罗诗长于说理，而崔诗情理揉合为一，较罗诗更加感人。

西洲曲

南朝乐府民歌，《乐府诗集》录入《杂曲歌辞》。或以为梁武帝萧衍作，或以为梁江淹作，皆不足信。诗歌出现，当在南朝后期。描述一个少女从春到秋、自早至晚，对恋人的不断相思。文笔极为细腻缠绵。诗中描写景物表明时序的推迁，从而写出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出种种情思；把人和物、情与景紧密地结合起来。全诗五言三十二句，基本上四句换韵，象是由八首五言古绝联缀而成，但它们语语相系、段段相绾，首尾相顾，实是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诗中常用接字、钩句、谐音、双关等写法，构成一唱三叹、回旋往复的诗境。语言优美，宛转动人。声情并茂，极尽纡迴摇曳之妙。有时即景生情，有时思飞语驻，句子的跳跃性极强，不必以语法规律苛求其“通”。全诗可能经过文人的精心修饰，但仍保存了长江流域民歌的原貌。它应是“吴歌”、“西曲”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

西湖七月半

明·张岱作，游记。本文生动介绍了杭州人七月十五游西湖的风俗人情。文中对五类赏月游人的不同心境、神态，以及赏月时人声鼎沸、船篙相击的热闹场面作了生动的描述。表示出对达官显贵，市井无赖等逢场趋热的鄙视；赞叹了雅客高僧舣舟赏月，浅斟低唱的兴致。作者追慕、欣赏的正是封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全文着眼西湖月夜下人物动态及游湖场面的描写，而以湖光山色点缀、映衬其中，恰好表现了本文独具的旨趣和作者的爱僧感情。作品继承古代游记的现实主义传统，取材别致，文笔清新杂以冷峭，异乎唐宋而精神跃出，是独步一时的纪游佳作。

西　楼

宋·曾巩作，七言绝句。这首写景诗如同一幅水墨画，笔墨淋漓酣畅，不事精雕细刻。诗人以大处着墨的笔调，把海浪、朱楼、千山、急雨交织在一幅巨大的画卷里。那海涛声、北风声、霹雳声和急雨声又汇成了大自然中雄壮无比的交响乐。在此，诗人一方面发挥了绘画艺术在取势上的长处，另方面又表现出语言艺术在传声上的作用。全诗声势兼备，笔力夺人。

西塞山怀古

唐·刘禹锡作，七言律诗。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诗人由夔州刺史改调和州刺史，赴任途中，路过西塞山六朝古迹，有感于李唐朝政日趋腐败，藩镇割据日见加剧，便写了这首著名的怀古诗。诗人不从眼前景物着墨，而是用简练的笔法，描写当年西晋水师沿江东下，势如破竹的浩大气势。孙皓的千寻铁锁，并没能挽回东吴灭亡的命运，点明地利不足恃，天命不足凭。接着诗人把笔锋转到眼前景物，用“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两句，总结历史，启迪未来。全诗气势雄浑、寄意深远，

寓理于叙事写景之中，是一首思想和艺术完美统一的好诗。尤袤在《全唐诗话》评此诗是“骊龙之珠”。

再过露筋祠

清·王士禛作，七言绝句。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露筋祠去高邮三十里。旧传有女子过此，天阴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姑曰：‘吾宁死而不肯失节。’遂以蚊死，其筋见焉。”后当地人建祠，以为纪念。事虽属迂腐，而诗人却借景言情，写出一首神清韵远的小诗。首句“翠羽明珰尚俨然”点染彩塑神女之美而不失其矜庄肃穆，笔墨极为精到。后三句写祠外景色，古祠、云烟、碧树、残月、野风、白莲，构成一幅清浅、冲淡的画图，意境幽渺、朦胧。以洁白的莲花隐喻女子，妙在亦景亦情，若即若离。诗弃貌取神，写来气韵清远，一片化机，正体现了诗人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其《渔洋诗话》曰：“余谓陆鲁望‘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二语，恰是咏白莲，移用不得。以为咏白牡丹、白芍药亦可，此真盲人道黑白。在广陵有题露筋词，……正拟其意。”

再经胡城县

唐·杜荀鹤作，七言绝句。诗人在一年之隔两度经过胡城县，耳闻目睹一个县令杀良请功的事实，写了这首诗。前两句写初经胡城县所见所闻，用“无口不冤声”五字，真实描绘人民凄凉悲惨的景况。三四两句，写再经胡城县所闻所感，从正面写“县宰”，已“加朱绂”，最后点出“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一语破的，鞭辟入里，表现了诗人对冤民的深厚同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怒鞭挞。看似浅显，却是经过一番剪裁。全诗用对比法：“去岁”与“今来”，“县民”与“县宰”，“生灵血”与“加朱绂”，章法活脱巧妙、语言凝炼概括，题材又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作于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诗人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触怒权贵，远谪连州。十四年后，诗人再度回长安，重游玄都观，又写了此诗。诗篇反映当年“满观如红霞”的桃花早已荡然无存，眼前半是菜花半是青苔，种桃道士也不知何处去了？用自然现象比喻朝廷人事的更替，嘲讽扼杀政治革新的新贵好景不长。“前度刘郎今又来”说明作者并不因十四年前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诗遭到排摈而有所悔，相反，他对政敌投以轻蔑的嘲讽，决心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战斗下去，其蔑视权贵而轻禄位是如此锋芒毕露，无愧于“诗豪”的称誉。

吏　道

宋·邓牧作，散文。文章揭露了封建官吏大多名为“理民”而实乃“害民”：“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由于他们“夺民之食，竭民之力”，残酷压榨，才引起人民造反。文中指出“取民愈广，害民愈深”的道理；提出“得才且贤者用之”的口号，这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语言平易流畅，论理精辟；文情并茂，发人深省。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散文，选自《孟子·藤文公上》。

题目是摘文章首句数字而成的。记述孟子与农家学派领袖许行的弟子陈相之间一场辩论的始末。许行师徒出于对战国社会现实的厌恶，提出返朴的主张，企图使人类退回原始社会，人人从事农业劳动，人人食用自己耕获的粮食，即使是君主，也要躬亲耕作、执炊；反对有社会分工。孟子则认为，人食其所耕、人衣其所织，根本不可能，也无此必要；当时种种分工实属社会所需，亦为势所难免。在辩论过程中，孟子不急于反驳陈相的主张，而是欲擒故纵，仅就农家学派的种种生活来源提出一系列问题，直到陈相一一作答，露出破绽，出现自论相违之处，孟子才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先抓住陈相“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一与反对分工相矛盾的话，反诘：治理天下的大任，难道可以“耕且为”吗？接着以一连串的例子，指出农家学派反对社会分工的道理不能成立，阐明社会分工是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还附带谴责陈相背叛儒家、改从农家学派，实是弃明投暗的作法。陈相试图争辩，以为施行许行之道，物价可以统一，来维护农家学派的主张。孟子认为，物有质和量的差别，价格不一也是正常的，若统一售价却不区别物品的优劣，就是让人家不生产优质物品，只能扰乱市场，谁也不会接受。结论是：许行的学说不能治国，不能安民。

有所思

汉·无名氏作，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以之属《鼓吹曲辞·汉饶歌十八曲》。这当是一首情诗，诗中描写一个少女听说恋人有了“他心”之后的痛苦心情。她本来全心爱恋着那远方的男子，准备了珍贵的礼物，想送给他以表情愫，但传闻男子变心，恼怒之下毁掉了正要送给他的礼物，表示和他彻底断绝交往。但回想起当初定情时瞒着家里人暗中相会、惟恐动犬惊鸡的那种担心而兴奋的情景，与那男子一刀两断的绝心又动摇了。本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种反复考虑、犹豫不决的内心活动。它以朴素的语言、平叙的写法描摹出一个性格爽快而又多情的少女在爱情受挫时的典型心理。表现手法更有它粗中见细的特点，若“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写出少女准备礼物时的喜悦和精心；“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写出少女毁掉礼物时的恼怒和愤恨。读来如睹其貌，如闻其声。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浓厚、富于戏剧性的佳作。

有美堂暴雨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前四句把一场暴风雨来临的情景写得有声有势。“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两句，以人的想象，写狂风把海水吹得滔天如立，又把浙东的疾雨吹过大江，直扑吴山。以幻想写真实，更富有感人的魅力。后四句用生动的比喻写暴雨，令人惊心动魄。“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从江水猛涨、雨声如鼓来写暴雨的气势，精壮动人。此诗构思新，比喻奇，语言夸张，用典巧妙；风格粗犷，清丽雄奇，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充分体现了苏诗自由奔放的特色。

在狱咏蝉

唐·骆宾王作，五言律诗。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作者任侍御史，上书议论政事，触忤武后，被诬下狱。在狱中作此诗，借蝉自况，抒写身系囹圄不得申诉的忧愤。诗以秋蝉

鸣唱起兴，引出南冠客怀想家园的深思。蝉“玄鬓”，人“白头”的物我对比，婉曲地自伤年老，哀叹运乖。五六句，似咏秋蝉遭逆境，实寄托遥深，喻时局险恶，自己政治上失意，言论受阻。最后咏蝉高洁，喻己情操，带出无人代辨之怨。诗中起兴、典故妙合，韵味深长，借蝉寓情，语意双关，尤其蝉轻、声弱难敌风露摧残的形象刻画，虚实相生，凄婉动人，达物我合一之境。

百丈山记

宋·朱熹作，散文。本文作于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记述了百丈山的六处胜景。作者以优美的文字描绘了涧水、瀑布、峰峦、日光、云气等自然景物，色彩绚丽，新奇多变，表现了作者对祖国锦秀河山的热爱。在写作技巧上也很值得借鉴：捕捉景物由近及远，条理井然；文辞准确、细腻；语言清新、淡雅。

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知徐州时，同诗僧参寥放舟游于百步洪下，即景生情，写成此诗。诗的前半首咏百步洪和舟行洪下的惊险情景。后半首谈人生的哲理，表达自己要栖身物外的旷达胸怀。写景时诗人采用了博喻手法，一连用了七种事物、以七个比喻来形容百步洪悬流急湍、长洪斗落、奔流直下的声势，气象逼真，境界超凡，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连用几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事物的修辞手法，在别人诗中是很少见的，而苏轼运用自如，四句中有三句是两比。作者还以文入诗，以禅语入诗，抒发对人生遭际转瞬即变的感慨。

扬子江

宋·文天祥作，七言绝句。此诗是作者从元军的拘押中逃出来，奔向福州南宋朝廷途中所写，时在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诗人运用比喻手法，以“磁针石”喻己心，永远指向“南方”，表达了自己永远忠于南宋朝廷的坚强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祖国的坚贞和热爱。语言朴实，不假修饰，直抒胸臆，感情强烈。

扬州清明

明·张岱作，游记。本文描绘扬州清明一日风俗人情及繁华景象。文中先写家家男女出城祭坟盛况，接写郊外杂市场面、堤上游艺，以及日暮车马纷沓入城情景。然后以扬州清明与西湖之春，秦淮之夏，虎丘之秋并题，借联想画家手卷点出扬州清明“鱼贯雁比”的景物特色。篇末再以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引出遐想，收束全篇。全文格调清隽，文笔雅洁，描述如绘，情景宛然，是极有特色的记时小品。

扬州慢(淮左名都)

宋·姜夔作，词。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0年)，作者初次经过扬州，所到之处，满目疮痍，四顾萧索，心怀怆然，于是自创《扬州慢》曲调，填了这首感怀时事，伤乱忧国，震今烁古的名词。上片写扬州兵燹后的萧条景象，抒发了亡国丧土之悲。词中抓住“荠麦、废池、乔木、清角、空城”等富有战乱特征的景物，又以黄昏衬托，使暗淡、凄凉景象及作者的悲思突现出来。“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之句，回顾历史，揭示盛衰变化的原因，其

中“厌”字极概括深刻地把人民的心情与作者的感慨融合在一起。下片调转笔锋，设想杜牧此时重游旧地，见古城变化，也须吃惊，并引杜牧诗句入词，写杭州的繁华不可再得，直发黍离之悲。词序中即点明“感慨今昔”、“黍离之悲”，词中，“自胡马窥江去后”几句更鲜明地表达题旨；又善用对比，从景物和人事两方面写出今昔变化，使主题更鲜明、集中，但又含蓄而韵味无穷。全篇布局有条不紊，步步写来，描写中很注意声色、动静相配。此词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不仅是姜词的代表作，也堪称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

唐·李益作，七言律诗。题一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这首诗抒写作者出使边塞的所见所感。诗人用多彩、深情的笔墨描绘祖国边地的美丽风光，庆幸失地收复。然而边塞月夜笳声阵阵，形势依旧紧张，诗人感叹边防空虚，无人镇守，而自己年华已逝，形容憔悴，空怀忧国之心，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朝廷的期望和忠告。明人胡震亨概括李益边寒诗的基本情调是“悲壮婉转”能“令人凄断”，这首诗正是代表作。

过分水岭

唐·温庭筠作，七言绝句。过分水岭的过程中，诗人一直沿着一条小溪走了三日，写下了这与小溪深情告别的诗歌。诗中不用笔于写小溪的美丽，而着墨于写溪水的“有情”。入山三日溪水一直伴着诗人同行，已见笃情了，而当分水岭到了，诗人将与溪水告别时，小溪为惜别而“潺湲”之声一夜不绝，溪水的有情已臻于极致。诗歌只写了溪水的多情，那么正是多情的诗人把他的感情赋于了溪水。诗歌立意新颖，想象丰富，抓住事物的特征恰当地加以拟人化，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

唐·杜牧作。这是一首咏史诗，据传杨妃喜食鲜荔枝，本篇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典型事件。诗前两句写骊山的花团锦簇和华清宫的壮丽宏伟，玄宗和杨妃在此等待荔枝的到来。下面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对比着写，批判了为一个人享乐，多少人、马奔波至死的现实。“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结句，语意含蕴，讽刺意味极浓。全篇用含蓄的笔法、鲜明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玄宗杨妃穷奢极欲的生活。

过杨村

宋·杨万里作，七言律诗。诗人途经杨村，看到农村一派美好风光，便想辞官归田。于是写了这首诗抒发感慨。诗中热情歌颂了杨村一带农村的美丽风光及田园生活，衬托出作者厌恶官场的情绪。写景生动细腻，尤其中间两联“杨柳阴中新酒店，葡萄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色彩鲜艳，形象地勾勒出一幅田园风光图。全诗清新活泼，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语言平易流畅，几组叠字的运用，新巧自然。

过灵石三峰（奇峰迎马骇衰翁）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写灵石山峰高峻奇伟的诗篇。作

者以小诗写大山，偌大的灵石山峰在诗人笔下举重若轻，不仅全无捉襟见肘之态，还写得非常灵活风趣。表现出诗人的幽默感及其博大胸怀和不凡气度。描写中诗人采用了欲缩先扩这种增益性的艺术夸张，初生惊惧，后作调侃，这样一转一折，形成文势的跌宕。诗人用“劳渠蟠屈”四字，使“拔地青苍五千仞”的大山，倏忽间自动屈身于“小诗中”。整首诗写得山有灵，诗有趣，奇思惊人，奇趣满纸。山水诗写得如此富于奇思异趣，实属罕见。诗人能如此“缩龙成寸”，充分显示了他的扛鼎笔力和概括生活的才能。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过陈琳墓

唐·温庭筠作，七言律诗。诗歌凭吊古迹，赞美陈琳的才识，称叹陈琳的际遇，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诗歌直抒胸臆，通过自己霸才无主与陈琳霸才有主、自己书剑飘零与陈琳青史垂名的对比，把自己与陈琳对照着来写，吊人伤己之情表达得十分鲜明。其中“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一联表达了异代同心之感。全诗寄托深远，沉郁悲壮。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说理诗。看似写翻山越岭的实景，实际在说明一个深刻的哲理。作者通过行路艰难的描述，告诫人们不要因一时顺利而“错喜欢”，“一山放出一山拦”，就形象地阐明这个道理。此诗写“下岭”的感受，设喻说理，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既有理趣，又有诗味。语言平易如话，好似一首山歌。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这首诗写作者应邀去故人家作客的欢悦情景，反映田家生活的恬适。故人庄是绿树环绕，郭外青山，清幽宜人；轩窗外的谷场、菜圃，又增强浓郁的农村气息。在优美宁静的背景前，摄取了三个生活片断：故人“具鸡黍”的邀请，双方“话桑麻”的畅饮，诗人“就菊花”的许诺。主客的融洽，跃然纸上。在这诗客热情的纯朴生活中，诗人忘却了烦恼，摆脱了孤独，渴望重访。景情和谐统一，构成一幅动人的田园生活风俗画。方回说“此诗句句自然，无刻画之迹”（《瀛奎律髓》）。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艺术风格上都堪称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

过香积寺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这首诗描绘深山古寺的幽寂，暗传悟禅去欲的心曲。探访古寺，行入云峰，反衬寺址的高远、深邃；人径杳无，钟鸣深山，映衬环境的荒寂、安谧；危石泉咽，夕阳青松，再衬环境的幽深、清冷；薄暮清潭、佛法制毒龙，借佛教故事，暗喻安静的打坐修行可战胜心中的毒龙——世俗的欲念。诗中颔、颈联，均写耳闻目睹，对仗工稳又富于变化，颔联先写所见后写所闻，颈联则反之。无一字正面写古寺，只咏寺外深山幽景，极写氛围的寂静，如此意境，溶入了诗人晚年惟好静的情趣。尾联既实景又蕴象征之意，由景过渡到情思。

过秦论

汉·贾谊作，政论散文。本文详尽地剖析了秦王朝统一六国后迅速

灭亡的原因，旨在为汉王朝提供巩固政权的借鉴。文章从各个方面批判秦王朝所犯的错误，故题“过秦”。后世多把全文分作三篇：上篇总论秦统一中国的形势和后来覆灭的主要原因；中篇分析始皇嬴政缺乏正确的政策和二世胡亥沿其谬辙而毫无更改的觉悟；下篇指陈秦政权在危迫之际，秦主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能。文章对秦国历史发展，扼要而明确地点出其兴亡成败之所在。作者能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人民对于变革社会的重大作用。他认为严刑峻法不能阻止人民的反抗，金城汤池也不足以保卫统治者的政权不被推翻。他指出“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必定导致人民的起义。三篇中上篇的艺术成就尤高。写秦之兴，气焰赫赫，不可一世；写秦之亡，风云突变，急转直下。把散文写得如同辞赋一样扬厉铺张，都是为了加强政论的主题：不管秦王朝如何强大，由于残暴不仁而失掉民心，被推翻是势所必然的。作者从对史实的分析中得出“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结论，警告汉王朝统治者，为确保其统治地位的安稳，切不可施暴政于人民。

过零丁洋

宋·文天祥作，七言律诗。诗成于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正月过零丁洋时。前此一年，作者在广东潮阳兵败被俘；元军元帅张弘范挟作者随舟追击南宋末帝赵昺，同时要求作者致书招降据守厓山抗元的宋将张世杰。作者便写成此诗，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诗中，诗人回顾自己一生的艰辛历程，对国家和个人的厄运深感沉痛；特别思及惶恐滩边大败、零丁洋上为俘，尤感难堪；末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了诗人忠贞不渝，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全诗直抒胸臆，诗格不可用常法衡量；诗篇的磅礴正气、悲壮情怀，震烁古今。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唐·柳宗元作。此乃《永州八记》之四。写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秋天。文章从闻水声而找到小石潭写起，先写小潭的外形，潭中的游鱼，次写“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溪流，和潭上“凄神寒骨”的环境。最后用“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收束全篇。全文状物入微，写石、写树、写水、写鱼，或动或静，生动细致，充满诗情画意。语言极为精美，如写游鱼一段，寥寥几个字就把潭水的明澈如镜，小鱼的活泼可爱，精妙形象地刻画了出来。文章全然写景而不着议论，但“其境过清”之意贯穿全篇，巧妙地透露了作者喜悦而又孤寂的心情，和不满久谪远荒的隐痛。

师伯浑文集序

宋·陆游作，散文。师伯浑是一位才华横溢而未得施展的文士，作者满怀痛惜人才的心情为师伯浑文集作序：“酒酣浩歌，声摇江山，水鸟皆惊起……酒解，得大轴于舟中，则伯浑醉书，纸穷墨燥，如青龙奋蛰，奇鬼搏人，何其壮也！”感叹“伯浑之才气空海内无与比，其文章英发巨丽，歌之清庙，刻之彝器，然后为称；今一不得施，顾退而为山巅水涯娱忧纾悲之言，岂不可憾哉！”含蓄地抨击了封建社会忌贤妒能的衰败风气。文首只几笔，就将师伯浑的豪放性格和出众才华突现出来，很为后人称道。

师　说

唐·韩愈作，散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是针对当时社会耻于相师的不良风气加以批评的文字。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由此可见《师说》的写作背景与社会影响。文章开篇阐明师的重要，批判耻于相师的社会风气，再以孔子从师为范例说明人必有师，最后点以李蟠能"学于余"，故作此文以赠。文中提出作者的师道观，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第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强调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师道观，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尊严，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作为求学与治学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是可取的。当然文中所说的"道"，不过是孔孟之道而已。全文反复对比，有破有立，论证雄辩，感情充沛，逻辑性强。句式整散结合，错略有致，流畅通达而又抑扬顿挫。

吁嗟篇

三国魏·曹植作，是拟《苦寒行》的新题乐府诗，裴松之以为《相和歌·瑟调曲》，郭茂倩则以之属《清调曲》。曹丕、曹叡相继为帝，屡屡更换曹植的封地，十一年间，使曹植三次迁都。曹植处在忧烦畏惧之中，对这种蓄意折磨尤为难堪。这篇诗可能就是为此而发的。诗中以转蓬自喻，抒发了长离本根、飘泊不定的痛苦，表现了对曹丕父子迫害宗室的怨愤，反映了曹魏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之无情。诗人从自己切身遭遇出发，写成了这篇饱含血泪的抒情之作。朱述之以裴松之采此篇注《三国志》为有识，而以萧统不录此篇入《文选》为憾事。

岁　暮

南朝宋·谢灵运作，五言古诗。作者借月明、雪积、北风强劲来帮助自己表达为年华易逝、长夜难晓而感到的悲哀。抒情与写景结合得紧密。"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是不引经史、直书感受、长于韵味的古今胜语，历来受到重视。按照作者写作习惯推测，此诗当不尽于六句，似尚有阙文，然而阙佚部分也许正是不该流传的疣赘。

岁暮归南山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作者四十岁才入京应进士举，已颇有诗名；殊料落第，十分沮丧，想上书皇帝又犹豫不决，便写下此诗，述说归南山的原由，穷老无闻的愁闷，表达不愿布衣终老又万般无奈的复杂心情。诗中"休上书"，"归敝庐"的自艾，曲写心在宫阙而无奈归隐的矛盾和怨愤；"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似谦虚责己实怨天尤人，婉转地发泄有才遭弃、故人不荐，明主不察、世态炎凉的牢骚。白发催老，岁月逼人，加剧诗人的苦恼，无法排遣，将落寞怨怼，融入松月夜窗的虚茫，似只有广袤的夜空才能包容无余。语淡而意深，自怨自艾的口吻，增强语意的深邃，构成了此诗婉曲深长的特色。《唐摭言》卷十一、《新唐书》本传都载：孟受王维之邀来至内署，遇唐玄宗，玄宗索诗，孟诵此篇，

玄宗怒道："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下令放还。由此可证："不才明主弃"之句，当初本是怨艾之词，后来竟不幸而言中了。

吊古战场文

唐·李华作，散文。文章先渲染一派愁惨气氛，次用亭长语指明此地常覆三军，乃古战场。然后用推想的口吻，写秦汉以来连年不断的战争，描绘士卒的辛苦，主将的骄敌，期门的苦战，以致"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最后，凭吊古战场，感叹人民生离死别之苦，反对滥用武力，主张"守在四夷"。文章全用想象描绘战场情景，使用多种修辞手法，渲染了战争的悲凉慷慨的气氛。本文多用骈偶句式，韵调铿锵，朗朗上口，是历来传诵的名作。

吊屈原赋

又题《吊屈原文》，汉·贾谊作，骚体赋。作者遭谗被逐，与大诗人屈原颇为相类。《昭明文选》题解中说："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赋中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又激愤地指出：屈原应该离开污秽的楚国，不当去侍奉昏君。表现了作者对龌龊政局的强烈不满。实际上，吊屈便是自悼；指斥楚王国的曲直不分，便是抨击汉朝廷的是非颠倒。又以骐骥之不可"系而羁"的话示志：决不屈服于恶势力，而要在屈原的品格中汲取信心。赋文继承了《离骚》《九章》的写法，以神龙、鳣鲸比喻贤者，以鸱枭、蝼蚁比喻小人，但其夸张奇谲，排比自然，词藻高华，音节浑美，又具跌宕紧凑、调促弦急的特点。加上深扣隐衷、直抒胸臆，乃使"何必怀此都也"的思想显得尤为新颖可喜。末句冷冷作结，寄寓失志之人深刻的感慨和极大的不平。此赋既有楚辞诗歌的韵味，又具汉赋铺叙的规模，因而它可以说是从楚辞向汉赋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

早 发

宋·宗泽作，七言绝句。这是歌咏行军的一首短诗。诗中以简洁的语言描写了肃整的军容和严明的军纪；表达了诗人果敢坚定的必胜信心，也表现了诗人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水长山远路多花"，大叶粗枝的描写，正符合行军中大将的身份。"缓步徐行"也正透露了大将对"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兵法的深刻理解。诗风朴素平实，不求文字尖新。

早发白帝城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行至夔州遇赦，旋即从白帝返回江陵后作此诗。诗歌首句描绘彩云笼罩的白帝城，点明了出发的地点与时间，次句用"千里"与"一日"对比，衬出舟行之速。后两句回过来写舟行三峡时的情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使诗歌结构往返起伏，在浑然一体中增添波澜曲折之妙。全诗用听觉视觉形象，描绘了舟行三峡特有的风光，洋溢着诗人经过艰辛岁月后而迸发的欢欣之情。旋律悠扬轻快，令人百读不厌。杨慎《升庵诗话》誉之为"惊风雨泣鬼神"之作。

早发定山

南朝梁·沈约作，五言古诗。成于作者出守东阳，途经定山时。全诗十四句，其中八句专写定山一带景致之美。“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写奇峰峻岭在作者眼中如雕似画，成了工艺美术品，无处不随人意。“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写出了山野间的盎然春意。状花如火写得新颖而富有生气，对后人有所启发，白居易《忆江南》，范成大《山茶》便是两例。又，此诗古体而通篇对偶，当时亦属创格，对后来律诗的四联皆对可能也有启发作用。

早　行

宋·陈与义作，七言绝句。诗中前两句以露侵晓寒和星斗阑干写“早”；后两句以过小桥和循稻田写“行”。全诗综合作者的所感、所见和所闻，绘成一幅诗趣浓重的“早行图”；写出江南水乡虽无月明、却有晴朗的凉秋残夜之景；表现了特定的时空，而不流于一般化。“寂寞小桥和梦过”，以人虽走动、睡意犹存，生动形象地突出了“早行”的特点，颇具匠心。“稻田深处草虫鸣”，又用相反相生的手法，以草虫的鸣声衬出残夜的沉静，令人玩味不尽。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唐·韩愈作，七言绝句。此诗成于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诗写早春风景。“草色遥看近却无”，用诗的语言把早春如画的美景传神地勾画出来，描绘了极难描摹、似有却无的色彩。表现了诗人对景物有锐利的观察力和高度的语言技巧。诗人还别具会心地认为早春生机勃勃，“最是一年春好处”，远胜柳絮如烟笼罩全城的暮春景色。全诗新颖别致，耐人寻味。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说：“后句写照工甚，正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

早　梅

唐·张谓作，七言绝句。首句写梅枝的远态：绰约如玉，次句写芳树所处的位置——林外溪边。后两句写梅花早放的原因和早放梅花给人的联想。“不知近水花先发”是以“不知”引出“已晓”，突出“早开”；“疑是经冬雪未销”又以“疑是”导致“实为”，跌出了白梅。推挽之间，一幅轻描淡写的溪村早梅图已出现在读者面前。

早　雁

唐·杜牧作，七言律诗。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八月，回纥南侵，给北方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这正是鸿雁南飞的季节，作者有感于怀，托物寓意，描写群雁在少数民族骑兵的弓弦下四散哀鸣，飞到潇湘一带，春天不能再飞回北方的情景，比喻北方人民在胡骑蹂躏下，背井离乡的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人民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诗中又通过雁声传入长安宫殿的描写，暗中谴责了统治者对国土被侵、人民流离的漠不关心。通篇用比喻象征手法，表面句句写雁，实际句句讲国是。

早晴至报恩山寺

宋·文同作，七言律诗。作者不仅是诗人，更是一位画家。他的诗在描摹自然风景方面，常与绘画结合起来。这首诗就象一幅反映山村生活的风景画。作者从清晨露水未干到晚上

月亮升起，信马漫游，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随着诗人视点的移动，描绘出一个个画面，恰象反映山村生活的一组连环画。诗中写景生动，色彩鲜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

早寒有怀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题又作《江上思归》。大约是作者漫游长江下游时的作品。诗中起兴入笔，勾勒叶落雁飞北风江寒的深秋景象，渲染悲哀之绪；故乡遥隔，水曲难即，暗示思乡之情；客尽乡泪，亲人望帆，直抒思归之剧；借孔子问津一典，寓从政隐居的矛盾难解；海漫天暗迷濛，更衬前途迷茫。全诗旅途思归的心情和深秋凄寒的景色，相融互衬；颈联己思与亲盼实景与假托对举，虚实相生。

同王主簿有所思

南朝齐·谢朓作，五言古诗。这是赓和王融的一首诗。《有所思》属《鼓吹曲辞·铙歌》的旧题，王融现存《有所思》乐府辞一篇，起句为“如何有所思,而无相见时”,不知是否是谢朓酬和的原倡。谢诗五言四句，写思妇月下怀人的情景。描述思妇停下机杼，徘徊东陌之上，候至月出天晚，仍在苦盼人归。表现了思妇急切的期待之情。写得流利和谐，含有不尽之意。当是摹仿《吴声歌曲》乐府辞而加以提炼的小诗。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唐·白居易作，七言绝句。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春，与弟白行简、李杓直(即李十一)同游曲江、慈恩寺，又去李家饮酒，即席写下此诗。这诗描述因景触发了忆念故人元稹的情思。诗中先写醉折花枝，作筹畅饮，以遣春愁。“忽忆”句一宕，情绪波澜再起，逗出神韵飞扬的结句。“计程”的算计，饱含着诗人的焦虑，“今日到梁州”的预测，洋溢着诗人的欣慰。诗篇以浅显质朴之语，表现出深切诚挚的友情。白行简的《三梦记》及《本事诗》均载：白居易计算得很准，元稹正是那日到达，元也写下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人两地，同一天写同一韵的两首诗，各述己思，竟“合若符契”，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这种异地的两情交流感应，是长期交谊所致。这些趣闻与此诗一起传为文坛佳话。

回乡偶书二首

唐·贺知章作，七言绝句。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他辞去朝廷官职，返回阔别了五十余年的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沧桑世事，感慨万千，作此二诗。第一首写久客异乡，鬓毛虽变乡音不改，寄寓无忘故乡的深情；儿童不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反主为客的误会，暗含诗人自伤衰老的哀思,以乐写哀,韵致婉长。第二首写返回久别家乡得知亲友人事多种变化，惟有镜湖不改旧波。以景物之不变，烘托物是人非的无限感慨。诗人真切诚挚的感情，融于生活情趣的喜剧场景，愈加显得深沉凝重，感人至深。

囝

唐·顾况作，四言古诗。组诗《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的第十一章。原序：“囝，哀闽也。”自注“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

罢”。唐代闽地官僚地主蓄奴婢成风。诗前半部写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以及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贩卖奴隶者却因此暴富。作者以自述者的口气怨愤天道神道不平。诗的后半写闽童被掠为奴同父亲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情景。诗人对闽地人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却通篇不发一句议论，而是用白描的手法，以惊心动魄的事实进行血泪控诉。诗歌语言朴素，描写真切感人，是中唐诗坛上一篇优秀的四言诗。

曲江二首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诗写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杜甫任左拾遗时，虽身居谏职，但无法尽职。时已暮春，重游曲江，安史之乱后满目荒凉景象，勾起诗人的满腹愁绪。通篇看似伤春，实是感叹时事。第一首开头二句绝妙，一片飞花已减春色，何况风飘万点的凋零景象，更令人产生“无计留春住”的惆怅之情。花落春归，无可奈何，世间虚名也不足取，不如及时行乐，以抒发幽愤。诗以自我排遣的笔墨作结，点明题旨。全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居官失意，卮酒买醉，自我排遣内心的痛苦。“人生七十古来稀”，故须尽醉，及时行乐。结语“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以留春作结，弦外有音，曲折地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王嗣奭《杜臆》卷二评：“此二诗，盖忧愤而托之行乐者。公虽授一官，而志不得展，直浮名耳，何用此绊身哉。”

竹里馆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此诗是组诗《辋川集》中第十七首。诗中摹写幽篁月下诗人弹琴长啸，一派“清幽绝俗”(《岘傭说诗》)的景象。月夜幽林，琴音啸声，渲染出凄清安谧之境；明月相照的多情多义，反而逗出“人不知”的孤独怅惘，弹唱也难排郁结心中的苦闷烦恼，流连美景并非沉醉淡漠。全诗用字造语平淡无奇，明白如话，但四句合起来却创造了一种绝妙的境界，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此诗以整体见美。

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作于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任夔州刺史时。诗人师法屈原《九歌》，创作了民歌体乐府诗《竹枝词》二组。一组九首，另一组二首。在中唐诗坛上别开了一种诗风。《竹枝词九首》描写巴山蜀水的民间风情。这是第二首，写一个深情的女郎在爱情遭到挫折以后的忧怨。诗人以山桃的零落和蜀江的奔流起兴，引出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以“花红易衰”比“郎”的薄情；以“水流无限”喻女子的愁思。女郎炽热而又深沉的感情同美丽的自然景色融合在一起，构成鲜明如画的意境，有令人品尝不尽的韵味。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评“前二句言仰望则红满山桃，俯视则绿满江水，亦言夔峡之景。第三句承首句山花而言，郎情如花发旋凋，更无余恶。第四句承次句蜀江而言，妾意如水流不断，独转回肠。隔句作对偶相承，别成一格，《诗经》比而兼兴之体也”。

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作于任夔州刺史时。《竹枝词》原为巴渝一带(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刘禹锡据以改

作新词。此诗为第一首，抒写一个初恋少女在杨柳飘拂、风平浪静的江边，忽然听到情郎歌声时的复杂内心活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人巧妙地运用谐音双关，以“晴”指“情”，含蓄地表达了少女微妙的心理，其联想巧妙，风格清新，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措词流丽，酷似六朝。”这里“六朝”乃指南朝乐府民歌，多用谐音双关语来暗示男女恋情。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评：“此首起二句，以风韵摇曳见长。后二句言东西晴雨不同，以‘晴’字借作‘情’字。无情而有情，言郎踏歌之情，费人猜疑。双关巧语，妙手偶得之。”

竹枝词（瞿唐嘈嘈十二滩）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诗人屡受小人诬陷，权贵打击，两次放逐，长达二十三年之久，故有愤世嫉俗之言。这首诗从瞿塘峡的艰险借景发端，讥讽那些惯于兴风作浪、阿谀奉承的小人。首句“瞿塘嘈嘈十二滩”点出景物。随后承写第一句“人言道路古来难”情景双关。三四两句“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以瞿塘峡喻人心之险，语言通俗简洁，表达了作者对那些用心险恶，陷害无辜之徒的忿恨和不平。比喻巧妙生动，有不尽之意。

竹枝词二首

宋·黄庭坚作，七言拗体绝句。两首皆写景抒情的短篇。绍圣元年（1094年）作者谪官涪州别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安置。次年夏，诗人行经巴东巫峡时用乐府旧题撰此二诗，表现了作者在困境中泰然坦荡的襟怀和坚定不移的节操。蛇愁、猿怯的险阻，鬼门关外的迢遥，都未使诗人灰心绝望；诗人把远离汴京三千八百余里视若等闲，又把举目无亲的他乡异地视为四海弟兄相会之所。全诗充分反映出诗人不计较自身苦乐、不斤斤于恩怨得失的深厚修养和理智豁达的生活态度。

竹枝歌（月子弯弯照九州）

宋·杨万里作，七言拗体绝句。这是船夫组曲七首中的一首，是把民歌加工改写而成的。作者注意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诗写得清新朴质，通俗易懂，保留了民歌风味。诗人采用对比手法，写出了“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样反映社会矛盾的佳句，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竹溪记

明·唐顺之作，散文。此文是为其舅父竹溪主人写的园记。文章从世俗对竹与花石的不同态度写起，引出“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的议论，交代了写记的原委。然后借探讨主人居江南而独爱竹的道理，赞美了竹朴实无华，孤标不俗的品格。这正是竹溪主人高简、淡泊之襟怀的写照。作者还借以表露了对追慕华奢之世俗的鄙视。文章舍去园内布陈的描述，而着重阐发筑园的意义，使作品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格调也十分别致。全文义脉贯通，笔迹缜密。写竹与花石，处处回应比照，借题发想，极好地映衬了主旨。其文字宛曲、明畅，迥然别于前七子的拟古文风，体现了唐宋派散文的特色。

先妣事略

明·归有光作，散文。作者于文中追忆了亡母周孺人生前勤俭治家，促其子夜读等二、三事，并真实描述了一位封建时代妇女多子女的痛苦。写孺人终时，诸儿哭泣及画工画像之一段，寥寥数笔，不期感人而情思宛然，流露了作者怀念亡母的深情。全文写家庭琐事，寓丰富情感，诚恳动人。其格调亦疏淡无华，别具风神。

休洗红

南朝乐府民歌，《乐府诗集》列为《杂曲歌辞》。三五七杂言诗二首。第一首深叹人生易了；第二首长嗟世事翻覆。都由衣服颜色新旧及其用途的变化而联想到人世的变化。“后来新妇今为婆”这自是不可阻挡的规律；“新红裁作衣，旧红翻作里”这也是人世无可奈何的常情。小诗兼备辞赋比兴，写得严密、贴切、生动而老练，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伐　檀

《诗经·魏风》的一篇。《诗序》说是讽刺执政者贪婪无知、君子不得其位的诗。其实它该是劳苦大众讥嘲剥削者不劳而食的民歌。全诗三章，每章九句，结构相同。每章前三句以伐木者歌唱自己在河滨劳动起兴；中四句诘问剥削者既然不劳，为何有获；后两句是诗人代答之辞，以反语讥嘲剥削者，说他们是白吃饭不干事的。本篇诗反映了劳动人民对自己受剥削的现实已有清醒的理解，表现出他们对于剥削者的蔑视与谴责。诗中运用章句重迭、反复吟唱的形式，深化了单一的主题、抒发了激切的情感。

任氏传

唐·沈既济作，传奇小说。写狐女任氏与贫生郑六恋爱的故事。富公子韦崟有一贫寒亲戚郑六。一日，郑遇狐女任氏，相与爱恋，虽知为狐，亦与同居。韦崟见任氏美，欲施强暴，任氏以大义服之。任氏并为韦崟谋取美人，为郑六牟取厚利。后郑六携任氏远出就职，途中任氏为犬所害。作品塑造了“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美丽多情，聪明勇敢的狐女形象，但写他为韦崟谋取美人一段，有损人物形象。作品描写曲折生动，是一篇较早的并较为完整的描写狐仙的作品。

伤田家

唐·聂夷中作，五言古诗。这首诗形象地描绘晚唐高利贷剥削的残酷性及其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痛苦。农家为济眼前之急，不得不“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到丝成谷熟后，仍两手空空，生计无着。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把农家卖丝粜谷说成“剜肉医疮”，比喻形象，寓意深刻，有力地表达了主题。后四句从另一方面揭露“君王心”，只照“绮罗筵”，不照“逃亡屋”，只顾豪门富室，不恤民病，运用反笔揭露皇帝昏聩，世道不公。沈德潜《唐诗别裁》将此诗与柳宗元《捕蛇者说》并论，以为“言简意足”。

伤仲永

宋·王安石作，散文。本文通过天资聪明的方仲永未经培养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事例，惋惜地告诫后人：一般资质平常的人如果不努力学习就更不堪设想了。语意深刻，笔调曲折且

富有说服力，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佳作。

伤 春

宋·陈与义作，七言律诗。是一首即景抒情之作，题为伤春，实是忧国。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过长江，破临安、越州，宋高宗一路南逃，一直逃到海上。次年金兵又破明州，从海道追宋高宗。诗人对朝廷执政者这种投降逃跑政策非常气愤。当年春天，面对大好春光，诗人感慨万端；得知老臣向子湮率领一支疲卒抵抗金兵，竟然获胜，又感到一些欣慰，便写了这首诗。前半首直斥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误国误民。后半首笔触转向爱国的臣民，抒发自己因被贬而无法报国的忧伤和苦闷；热情赞扬敢于抗敌的向子湮，实际也是从反面讽刺那些投降逃跑的当权者。语言浅近朴实，巧妙地化用前人诗意，以夸张手法抒写作者的忧国情怀。感情充沛，诗风沉郁，规模杜诗而亦得其仿佛。

华山女

唐·韩愈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斥佛、道两教的诗。诗中先叙述城里处处有和尚讲佛经，愚弄人民。接着通过“黄衣道士”讲述道教经典对抗佛教，而听众寥若晨星的描写，衬托华山女以色相惑人、骗取财物的卑鄙行径。淋漓尽致地揭露道教徒的丑行秽迹。诗人还写了华山女与“六宫”“玉皇”的关系，着墨不多，但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已暴露无遗。对道教内幕作如此大胆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在中唐诗人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的。

华清宫(门横金锁悄无人)

唐·崔橹作，七言绝句。同一诗题一共有两首诗，两首都是写安史之乱后华清宫的荒凉景色，这是第二首。首句用门上有锁悄无一人点明空山荒殿的寂寞，次句用落日、秋声、渭水等景物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衬托出衰殿的荒凉。后两句“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把感情与想象揉入景物描写之中，寒冷、空幻的情调更衬出华清宫今日之凄清。伤吊之感流露于字里行间。

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唐·韦应物作，七言律诗。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作者出任滁州刺史，上任时，舟行洛水到巩县入黄河，因赋此诗寄给他从前任洛阳县丞时的僚友。诗歌前四句描写舟行时两岸青山不绝，滚滚黄河与天相连，天边依稀可见枯落的树木，夕阳照射在汹涌奔流的河水中，忽明忽暗。绘出了一幅开阔苍凉的秋天黄河舟行图。接着，诗人忽忆几年前见到的伊水边的孤村，眼观一只孤雁在朔风中飞翔，他告诉洛阳的僚友，“扁舟不系与心同”。诗人虽荣升滁州刺史，但朝政每况愈下，前路渺茫，不能不作随波逐流、听其自然的感叹。这首诗寄情于景，重在传神写意，含蕴深沉。

自君之出矣

唐·张九龄作，五言绝句。题一作《赋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这首写丈夫远行未归，少妇无心织布，暗示君出的长久，思妇的难宁；“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表达思恋丈夫的痴情。前人名句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

行》）以衣带的宽松，直接衬托少妇因怀远而消瘦。这里以皎皎满月象征少妇的纯洁感情，又留下想象余地。当满月变残月，从而联想少妇由丰满转为憔悴的脸庞。全诗婉曲蕴藉，饶有情韵。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诗，谓“巧思全在‘满’字生出”。

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

唐·韩偓作，七言绝句。五代梁开平四年（公元 910 年）作者避难闽中时作。这首诗通过农村荒芜衰败的景象，揭露了唐王朝崩溃后，军阀混战，官军所过，焚烧劫掠所造成的惨状。首句“水自潺湲日自斜”，连用两个“自”字，写出人烟灭绝的农村只有“日”“水”依旧。二句写村里“无鸡犬”“有鸣鸦”，鲜明的对比，突出农村的冷落和凄苦。三句转写“千村万落如寒食”，结句“不见人烟空见花”，含意全从“空”字里透出来，流露诗人的怅惘、感伤之情。全诗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唐末动乱的黑暗现实。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 755 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前夕杜甫由长安到奉先探亲时。诗先述平生之志，次叙旅途见闻，末写抵家后的情景。诗中深刻揭露了唐王朝危机四伏，动乱即起，人民苦难深重的社会现实。“穷年忧黎元”是全诗的主旨。因为“穷年忧黎元”，才能从“朱门酒肉臭”联系到“路有冻死骨”，能够在“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篇长达五百字的咏怀诗，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它所概括的生活内容是十分深广的，作者把个人的不幸、人民的苦难和唐王朝的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运用叙事、议论、抒情、写景等多种手法，层次分明，细致生动地表现出来。篇幅虽长，却相当紧凑，语言洗炼而富有感染力。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胡夏客的评论：“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贞元十六年（公元 800年）秋作。诗题似序言。点明写诗的背景、原由。这首诗描述诗人饱尝了骨肉离散家园寥落的战乱之苦，反映出当年动荡社会中人民遭受的苦难。其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紧扣秋景秋物，形象生动地揭示羁旅飘零的孤苦凄惶。结句扣“望月有感”的题意，又以想象之词，从五处望月同愁的图景，巧妙写出分散各地亲人们思乡的共同感情。层层深入，推出高潮。蘅塘退士评道：“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与少陵《闻官军》作，同一格律。”

自　遣

唐·罗隐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失意后自我排遣的诗。前二句说得意时可高歌，失意时就罢休，不必悲

伤，否则多愁多恨太难熬受。用半自白半劝世的口吻，以及“高歌”“悠悠”等形象的语言把抽象的感慨与道理具体化。后两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重复“今朝”、“明日”，反复迭唱，进一步阐明题意。诗歌抒发了知识分子不得意时的苦闷，凄凉，以及愤世嫉俗之情，很能为一些失意者共鸣，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尤其后两句几乎成了民间流传的俗语了。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唐·李商隐作，五言古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冬，作者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回长安，停留在长安西郊时耳闻目睹败乱的情况，忧心如焚，写下了这首长诗。诗歌分三部分：先写途中所见，“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一幅荒败的农村惨景，再借村民之口，叙述唐初到开成年间的历史，着重揭示唐玄宗昏庸，安史乱后藩镇跋扈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并攻击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大臣，竟然高居“巍巍政事堂”上，对“疮疽几十载”的国事不闻不问，这是全诗的重点。最后表示了诗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提出对治乱的见解。诗歌概括地反映了从贞观到开成二百年间唐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揭露了唐末严重的社会矛盾。诗人认为唐初社会安定是因为“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后期动乱是“奸邪挠经纶”，最后提出“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进步观点。本篇笔触广阔，气势磅礴，写法受杜甫《北征》的影响，行文以质朴见长，夹叙夹议，兼有史诗与政论的特点。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唐·岑参作，五言绝句。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长安被安史军攻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岑参随行。此诗可能是该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在凤翔写的。诗前两句写在重阳节想去登高，却无人送酒来，表现出战乱中节日的冷落。这既是写实，也暗用重阳节陶渊明闷坐菊花丛中，王弘送酒的典故。后两句诗人心飞向了故园长安(因诗人久居长安，故认作故园)，写出“遥吟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两句。仅提菊花，却表现了对长安一切的无限怀念，且扣住重阳赏菊之事；菊花开在战场，长安的战火纷飞，断墙残壁可见，作者对战乱的忧患充分表达出来了。诗歌虽平直朴素而构思精巧，是一首忧国忧民的诗篇。

行经华阴

唐·崔颢作，七言律诗。这首诗通过描绘入都途中所见华阴山河壮景和前代祭祀古迹，抒发了追逐名利不如学长生之道的感慨。首联，描绘华山俯咸京，用“削不成”，夸张地写出太华三峰天工造化的神奇功力；颔联摹写武帝祠、仙人掌云散初晴的妩媚景象，暗示立祠祭祀旧事，曲露欣慕移情的念头；颈联写黄河北枕秦关险，华山西连汉畤平，均想象之景，“险”“平”对举，为全诗诗眼，暗示一险峻一坦平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抉择；末联以向路旁名利客劝说，婉曲结出奔波坎坷仕途，求名逐利，莫如此处脱俗闲逸，寻求长生。涵意蕴藉，融入景中，故清人方东树赞曰：“写景有兴象，故妙。”

行香子(树绕村庄)

宋·秦观作，词。写词人在大好春光里游赏时所见所感。上片描写村

庄附近小园的景色。“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小小园子，绚丽多彩，收尽春光。下片描写远处景色：茅堂、酒家、溪桥，东边小山头“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写出大自然的热闹景象。全词运用白描手法，以浅近的语言，描绘出百花争妍、莺歌燕舞的田园春光。虽无甚深意，但它一反作者词中常有的那种哀怨情调，写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洋溢着喜悦和轻快的情绪。

行　宫

唐·元稹作，五言绝句。这首诗描绘寥落的旧日行宫，唯有白发宫女闲坐说天宝旧事。盛开的红花与寂寥的行宫和白头的宫女互为反衬，增强世事沧桑人生易老的感慨。此诗构思精巧，一幅生活小场景，内涵深邃，饱含了宫女无尽的怨恨，寄托了诗人无限的盛衰之叹。结句“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少总多，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因此前人赞“足赅《连昌宫词》六百余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

行路难

南朝梁·吴均作，拟乐府诗。本乐府《杂曲歌辞》篇名。吴均的拟作现存五首，其中“君不见长安客舍门”一首或作费昶诗。都是评判人生、抒怀言志的作品。其最著名的一首是“洞庭水上一株桐”，写洞庭湖畔的一棵枯桐，制成琵琶，受人珍爱；衡山中的桂树，千年以来不为人知。说明地势和机缘决定了梧桐与桂树一为珍品一为弃物的两种命运。人生的闻达和寂寞也不异于树木，并不取决于人的德才的高低。寓意是明显的。理路与诗风，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辞意完整，音调浏利，已是初唐歌行的前导。

行路难（大道如青天）

唐·李白作，杂言古诗。首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去”用大道之宽与诗人行路之难形成鲜明的对照，喷发出心中郁愤之情，如奇峰突起。接着写自己不愿随长安社中小儿学斗鸡，以博权贵欢心，也不想出入权贵之门，因此象冯谖弹剑，韩信受辱，贾谊遭忌一样，暂不得志。下面又热情地歌颂了当初燕国君臣间互相尊重信任，燕王礼贤下士，郭槐、乐毅等尽力效忠的史实；感叹燕昭王已成白骨，黄金台无人再扫，自己生不逢时，表达了对于唐代统治者的失望。结尾“行路难，归去来！”真是一声长叹，沉重悲愤，动人心弦。

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约作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作者被迫离开长安之时。《行路难》是古乐府《杂曲歌辞》篇名。李白三首《行路难》，本篇为第一首。诗歌一开头塑造了面对美酒佳肴，却停杯舞剑，心绪茫然的诗人形象，然后以“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的艰难险阻，接着诗人用了吕尚，伊尹终于得志的典故来鼓舞自己。最后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充满了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诗歌虽有对世道艰难无限之感慨，却又显示了强烈的进取之心，感情起伏变化很大，百步九折，激荡纵横，气势不凡。

后纪蝗

清·赵执信作，七言古诗。诗人

写了不少反映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苦难的诗篇，很有价值。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蝗灾危害数省，诗人目睹惨状，写下《纪蝗》、《后纪蝗》二诗。诗中描述了封建社会蝗群为害的真实情景，表斥了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寄寓着对受灾农民的无限同情。《后纪蝗》尤为深刻生动。诗中先写蝗群遮天蔽地的凶猛来势。接写农民奋力灭蝗的失败结果。再联想它省灾疫，极写蝗祸的严重。结尾愤然感慨："蝗乎，蝗乎，且莫殚我谷！告尔善地栖尔族：一为催科大吏堂，一为长安贵人屋。"借农民呼声，遣责常年残酷盘剥，灾年安然无恙的统治者，是一首具有人民性的优秀作品。诗卒章显志，描述形象，比喻生动，风格淳朴。

舟中晚望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首小诗运用顶针的修辞手法，描写舟中晚望所见的景物：河岸、树木、林中行人、山后行人、酒家。一句一景，由近至远，历历在目，层次清楚，画面连续，饶有情趣。

企喻歌

北朝民歌，是燕魏之际鲜卑语的汉语译文，梁采入《鼓角横吹曲》，共四首。写结伴牧马习武于野的情景。"男儿欲作健"一首，生动地描摹出北方健儿豪勇自喜的情态。"鹞子经天飞，群雀向两波"的比喻，使人想象得出轻骑如电的惊人速度。"放马大泽中"、"前行看后行"二首，赞美牧草丰茂，马匹肥壮，健儿装束威严，操练有素。"男儿可怜虫"一首，《古今乐录》指为苻融作，未知确否，是把战阵牺牲、弃尸山谷看作寻常的事，嘲笑那种惧怕不能生还的男子。这组诗表现了北方民族强悍尚武的气质，情调粗犷雄壮，语言朴素自然。

杂体(春罗双鸳鸯)

唐·韦应物作，五言古诗。诗中对比"寒夜女"织成春罗付出百日之功的辛勤与"贵豪家"制成衣裙充作一朝之舞的糜费，揭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根本对立。把抨击的笔锋直指荒淫奢侈的豪门贵胄，而将同情的目光投向惨遭剥削的劳动人民。这首诗极近元白有意而为的讽喻诗，可视为新乐府的前驱之作。

杂 诗

晋·张协作，五言古诗十首。内容相当庞杂，有的怜悯夫妇分离，有的厌战、向往和平，有的慨叹时光易逝、自伤老大，有的自喜闲适，有的自足于隐居耕作、以琴书自娱的生活，有的讲述哲理，似非成于一时。钟嵘《诗品》评论张协的诗"词彩葱蒨，音韵铿锵"，善为"巧构形似之言"，实指诗语声色俱全，写景状物生动逼真。这些特点在《杂诗》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皆其实例。诗中"秋夜凉风起"一首，通过景物的变化，抒发思妇怀念游子的深切心情，感物伤怀，写得情景相生。"朝霞迎白日"一首是叹老伤时之作；前八句写景，后四句抒情，写自己年已暮而事无成，彷徨不宁，百忧交集，不知如何为是的心境。笔下情致浑朴，都是语言警拔、文体省净的佳作。对景物作细致描写的兴味和技巧是建安以后逐渐兴起来的，张协的诗以此见长，也以此标新，其《杂诗》对后来抒情诗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杂诗(闻道黄龙戍)

唐·沈佺期作，五言律诗。汉魏文人常用此题抒写人生的感慨、离别的相思。这一首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写思妇的怨情，透露反战情绪。首写黄龙戍连年战事；继写月照两地，对月相思，春夜虚度，思情难达；最后抒发心愿：渴望良将带兵一举歼敌，表达出人们期待亲人早日团聚的急切。此诗起承转合，结构完整紧促，尤其“可怜闺里月，长照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两联，构思精巧，闺中、军营对举，少妇“意”、良人“情”并列，以春夜明月勾连，两两对映，烘托出春思夜忆的凄婉哀怨。由此跌出主旨，愈显深沉。这首传世名篇，前人赞叹：“一气转折，风格自新，此初唐不可及处”(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杂诗(君自故乡来)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通过对来自故乡旧友的问讯，借对寒梅的关注，抒发怀乡深情。游子思乡，急欲了解亲朋旧友，风物变化，这是合乎人情常理，然诗人略去繁问，省俭笔墨，集中于故乡窗前寒梅开未的一句，只因它不仅是飘逸高洁志趣的象征，也是惹人怀念故乡的象征，可维系寄托思乡恋乡的情怀。此诗艺术形式继承魏晋《门有万里客》、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但其以少讯胜多问，以朴质胜巧妙，将凝重深情浓缩于一句问讯之中，反倒比问讯不止的前人诗流传广泛，久远。

杂诗二首

三国魏·文帝曹丕作，两首诗都写游子思乡。旧解或以为是写伐吴之事：“西北有浮云”是作者自比，“吹我东南行”喻南征，“安得久留滞”指无功而还。或认为作者自书忧惧曹操立曹植为世子的惶惑之心。其实，两诗本是古乐府民歌的拟作，很可能是以游子思归这一生活中长存的现象作为练笔的题材，本无更多的寓意。两诗生动、真挚地摹绘出游子怀乡的感情；文笔优美工秀，悱恻缠绵。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论说：“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沈德潜《古诗源》说：“二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感。”

杂诗六首

三国魏·曹植作，五言古诗。因同载于《文选》，故可视为组诗，但六首并非一时之作，也无内容上的联系。第一首是怀人之诗，大约成于鄄城(在今山东濮县东)，所怀可能是作者的异母弟曹彪，彪当时封吴王。第二首以转蓬为喻，写从军在外，漂流不定，生活困苦的游子。作者曾被更换六次封号，十一年间三次迁都，精神受压制的苦恼自不待言，物质上的匮乏也极为突出，甚至有“衣食不继”的情况，因而有人以为这是一首自况诗。第三首写女子思念从军不归的丈夫，用的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可能仅是拟乐府的一篇古诗。第四首以佳人不为时俗所重，比喻才士被弃置于闲散之地，惧怕时移岁改，抱负不得施展，湮没终生。大约是自伤身世之辞；也有人认为是为曹彪而发且兼自悯的。第五首诗述志而兼咏怀。既写建功立业的渴望、为国捐躯的决心，又写壮志难酬的苦闷。第六首抒发意愿不遂的激愤。组诗中“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等句，写得激昂

慷慨，苍凉悲壮，是《杂诗》的主旋律。“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等句，是曹植诗“最工起调”的范例；作者置警句于篇首，起了突出全诗气氛的作用。胡应麟《诗薮·内篇二》评论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可谓贴切。钟嵘《诗品》上云：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这组诗是当之无愧的。

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唐·韩愈作。散文。《杂说》是四个短篇组成的一组杂感，大概是作者遭贬斥之后的作品。本文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主题，写千里马无人赏识，不被重用，骈死于槽枥之间。形象地揭露了封建时代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现实；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愚昧偏私，不识人才；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

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作品，文章句句写马，却处处反映社会现实，寓意含蓄深刻，达到了形象性，抒情性和政论性的和谐统一。语言高度精炼而又活泼多变，跌荡回环，曲尽其妙。

名都篇

三国魏·曹植作，乐府《杂曲歌·齐瑟行》辞。旨在讽刺都城中奢华放荡的权门子弟。他们终日斗鸡走狗，打球击壤，引类呼朋，吃喝玩乐；虽有娴熟的骑射技艺，但只用来猎兽杀禽，无益于国家。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记述作者自己少年时代倜傥放佚生活的。明胡应麟《诗薮·内篇》评云：“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清沈德潜《古诗源》说：“《名都》、《白马》二篇，敷陈荡彩，所谓修辞之章也。”既肯定用词的丰富、华美，又指出雕饰偏多。

齐人有一妻一妾

散文，选自《孟子·离娄下》，题目是截取文章首句几个字而成的。它以齐人乞食墓间，归而骄其妻妾的故事，揭露社会上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利达的丑恶风气。短文刻画齐人的形象极为传神：齐人自称常与贵人富翁共同进餐，其实他是个无人理睬、专靠乞讨扫墓人残羹剩饭糊口的寄生虫。尽管如此，他还要瞒着真实情况，在妻妾面前表现出优越感。作者把齐人放在他的谎言中写，放在他的伪行中写，更放在他妻子的眼中写：原来齐人果腹的手段不过是到东郊墓地里，向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罢了！文中描写妻妾的心理活动也很细腻，想到“不尝有显者来”，而“施从良人之所之”，直到“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从怀疑、而怨恨、而羞耻，直至哀伤的心理变化与发展，非常生动。文章的最后以三十字作结，指出：求取富贵而置廉耻于度外的卑污丑恶行径，已成为战国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文笔幽默老辣，具有很强的讽刺力量。

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

宋·吴文英作，词。这是一首登禹陵而怀古的词。开篇“三千年事残鸦外”写出登临时的无际荒远寥漠之感，上下古今无限沧桑之慨。下片从怀古说到人世无常。词人与友人在西窗下剪烛共语，谈及白天登临的种种感受。结尾“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两句，于残秋之际，出现盛美的春天，这实际是作者想象中的景象，这一结振起全词。此词上下片都是以作者所想、

所感为线索来贯串其所见、所闻、所行，虚中见实，以虚带实，并以情意为经，以景事为纬，使篇章结构严谨多变。词中形象丰富，感情激荡，境界开阔，旨趣深远。作者还注意炼字、炼句与炼意的密切结合。"数行书，似旧藏处"，一语双关，既写雁字，也兼写石匮山中夏禹藏书中的字。"无言倦凭秋树"与"同剪灯语"，文笔精炼，这确是一首形象飞动，意境深远的佳作。

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

宋·姜夔作，词。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客居杭州时作。这是一首咏蟋蟀的名篇。作者借蟋蟀凄切的鸣声，抒发身世之感，并曲折地揭示北宋灭亡与南宋王朝苟安的可悲现实。词中以蟋蟀声为线索，把诗人、思妇、客子、被囚的皇帝和捉蟋蟀的儿童巧妙地组织到篇幅中来，层次清晰地展开鲜明的生活画面。上片抒听中的情思；"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写听时引起的愁情；"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写听时想到之事；暗写蟋蟀，转到文章正面。下片写听后所感。"西窗又吹暗雨"句，承上启下，使文章脉络清楚；结语"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以深沉悲苦的音调结束全篇。此词题材虽小，然立意高远，意境深沉开阔。咏蟋蟀则基于人，作者不从正面着笔，而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反衬等手法把听者的愁苦，写得曲折尽致，颇为传神。正如许昂霄在《词综偶评》中说"将蟋蟀与听蟋蟀者层层夹写，如环无端，真化工之笔也"。通过巧妙艺术构思，把蟋蟀的哀鸣声、诗人的吟咏声、思妇的机织声、捣衣声、被囚者的悲叹声、小儿女的欢笑声及哀苦的琴声，有机地交织在词中，使人仿佛是听着一组交响乐的鸣奏声，得到音乐上的美感享受和巨大艺术感染力。

齐安郡中偶题(两竿落日溪桥上)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约作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时作者任黄州刺史，诗共两首，这是第一首。前两句把落日、溪桥、轻烟、柳影连缀成一幅幽雅而略显暗淡的图画，为下面的写景抒情提供背景。后两句是在这个背景上单写绿荷相依相偎怀着无穷的愁恨，同时回首，背向西风，寄托着作者身世之叹。含蓄蕴结，寄寓言外，诗情画意，完美统一。

齐安郡后池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大约作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夏天，时作者任黄州刺史。前两句写铺满绿锦般浮萍与菱叶的池塘，以及蔷薇花上婉转啼叫的黄莺。一个"绿"字把池色染得融化欲流，一个"弄"字把莺啼点得神飞欲舞。后两句"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既写池景，又把终日闲坐的诗人，以及诗人内心的寂寞孤单含蓄地暗示了出来。全诗情思丰富。写景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创造出了一种明丽闲静的境界。

齐桓公伐楚

散文，选自《左传·僖公四年》。自"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至"屈完及诸侯盟"。此文写齐桓公率诸侯联军伐楚，但楚不屈服，终使齐取得很有限的上风，便与楚议和而退。文中写齐国带领诸侯军入楚，不过是为炫耀武力，巩固霸主地位，不在攻城略地。齐宣布伐楚的理由，也仅是楚国

不向周王室贡献“包茅”，周昭王南游溺于汉水，并不敢直斥楚君僭自称王之罪；因为那样，不但楚国不会屈服，反而会引责齐君内失其德、外失其义的诸多事实，弄得齐桓公处境被动。由于不贡包茅之罪极轻，楚方易于接受，昭王南游溺于汉水，非楚之罪，易于说明，很快便与以齐为首的诸侯国议和立约。文中写齐国虽处征伐地位，却一味采取权谋笼络的作法；写楚国虽处敌军压境的地位，却表现出沉着冷静，不惧威胁的态势。如楚使传楚王语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问得极冷隽。如“贡（贡品，指包茅）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承认得爽快，推托得诙谐。又如“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楚人表示了自己崇德而不屈于力。严峻之至，自信之至；文中不乏辞令妙品。

齐桓晋文之事

散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题目为后人所拟。估计是根据孟子再次入齐、与齐宣王谈话的纪要加工而成的。文中记述齐宣王有称霸天下的野心，遂以齐桓、晋文的霸道之事询问孟子。孟子拒绝回答这问题，却利用时机巧妙地宣传了自己关于王道的主张和措施。孟子认为，以霸道争天下，则天下与之为敌，必定失败；而以王道临天下，则天下顺之，必定成功，即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围绕“保民而王”的论点，孟子举以羊易牛而衅钟为例，认为齐宣王具备行王道的思想基础，即有仁爱不忍之心。进而指出，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未行王道而王天下，是由于“不为”，而非出于“不能”。又设邹楚交战、邹必败为喻，说明居天下九分之一的齐国不可能战胜居九分之八的诸侯国，但“发政施仁”则可使万民宗齐，天下归心。文章之末，作者又勾勒出一幅仁政之下百姓安居乐业的草图，以加强议论对于齐宣王的感召力。全文感情充沛，逻辑谨严，“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文章显示了雄辩的威力，却出之以因势利导和循循善诱，使对方不知不觉进入孟子彀中，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评：“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免自屈。”另外，语言生动，长于比喻，能把艰深枯燥的道理讲得浅显有趣，“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起了突出事物本质的作用；又善于驱遣参差错落的灵活语句，巧于使用排偶的修辞手法，在强化感情色彩，增大文章气势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齐晋鞌之战

散文，选自《左传·成公二年》，题目为后人所加。自“癸酉，师陈于鞌”，至“逐之，三周华不注”。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六月十七日，齐晋大军在鞌（齐国地名，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展开一场大战，以齐败晋胜而终。文中突出了齐将骄盈轻率和晋将团结刻苦所得到的不同后果。生动地描写齐侯（齐顷公无野）对克晋毫无把握但盲目乐观，认为可以轻易取胜，人不早餐，马不披甲，便驱车出战。接战后齐军大败，齐侯险些被俘。又写晋军主帅郤克，中箭受伤，血流至屦，但“未绝鼓音”，仍然指挥大军前进。御者解张箭入掌中，直至其肘，“左轮朱殷”，依旧坚持驾车，并以一手帮助郤

克擂鼓，同时以不败国君大事激励郤克坚持到底。终于追逐齐军绕华不注山三周，获得全胜。这一紧张场面，写得尤为有声有色。

庆全庵桃花

宋·谢枋得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抒情短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诗人观赏庆全庵桃花，联想到《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无剥削、无压迫的境界。于是由此落笔，驰骋想象，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也流露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此诗写得淡雅清新，富有情趣。

庆州败

宋·苏舜钦作，五言古诗。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秋七月，西夏进犯庆州，宋出兵抵御。由于主将昏庸，士兵缺乏训练，宋军大败。这首诗即写于当时，它深刻地揭露了北宋王朝"战备不修"、将帅怯懦无能，损兵辱国，特别是把他们在敌人面前摇尾乞生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诗中流露对国家边防的关注，和对牺牲的士兵的同情，极其朴实、自然。

问刘十九

唐·白居易作，五言绝句。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冬作。这是邀友前来饮酒的小诗。醇酒微绿，炉火通红，点染出诱人的场景。天暮欲雪，正宜围炉对酌，"能饮一杯无?"以问作结，蕴含了体贴入微的深情和把酒共饮的期待。诗中层层铺垫，写足畅饮的氛围，弥漫着醇酒的芬芳和醇酒般的友情，令人神往，令人心醉。

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

宋·范成大作，七言绝句。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作者出使金国，写了组诗七十二首，把途中所见中原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金人落后野蛮的统治情况，生动地描写下来，表现了渴望国家统一的心情。《州桥》即其中之一首。此诗用想象的手法，描写故都汴京州桥百姓可能采取的行动，反映了中原人民在金统治者的残酷奴役下，渴望宋军驱逐敌人、收复国土、解救自己的迫切心情。实际上也是对求和偏安的南宋统治者的讽刺和鞭挞。诗的内容充实，凝聚了无比强烈的爱国感情，深深打动读者。

次元明韵寄子由

宋·黄庭坚作，七言律诗。此诗是写给好友苏辙，倾诉自己平生失意、居官不喜。前两句言与朋友相交已半世之久，但成就功业者无多。首句起得自然，次句接得难测；本是严整的一联，读来不觉其为对。三四句写春风春雨春花、江北江南江水，寓时令迁移、地域阻隔之意，于言外表达思念之情；诗思开阔。后四句写自己想辞官学道，子由必能理解，然彼此各有难处，都欲归而不可得，只好虚掷光阴，任其头白而已。全诗一气贯注，顿挫生神。全诗多处用典，但毫无费力的痕迹。

次北固山下

唐·王湾作，五言律诗。选入《河岳英灵集》，题为《江南意》，多有异文。这首诗描绘客路遥远绿水行舟，潮平岸阔，风顺帆悬，日生残夜，春入旧年，结出托北归大雁捎乡书的奇想，抒写了诗人对新春的感受和乡思。此诗妙于炼字，"平""正"，逼真再现江阔浪静之景。而颈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形容景物，妙绝千古"

(胡应麟《诗薮·内编》),既是眼前景物、时序交替的摹写,又蕴含了新旧发展变化的自然理趣,在生活真理的揭示中,予人以乐观向上的激情。张说曾亲手将此联题于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楷式(《河岳英灵集》)。

次韵奉酬刘景文河上见寄

宋·黄庭坚作,七言律诗。诗中描写作者接刘孝孙来信时的感受,并评述了刘开朗的胸怀、坦率的为人。此诗一气回转而下,贯畅中又有顿挫抑扬的节奏。正如前人具体形象譬喻的那样:"黄河九曲,其体乃直。"正体现了黄庭坚七律诗的特色。

决壅蔽

宋·苏轼作,散文。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作者应制科考试所进的二十五篇策论之一,即《进策·策别》中论述"课百官"部分的第三篇,此为典型的政论文。文章的主旨在于劝说仁宗皇帝"励精庶政,督察百官"。作者在文中标举出清明政治的标准,认为应决除壅蔽,使下情及时上达,实现"天下不诉而无冤",或者"诉而必见察";朝廷百官,四海万民,"关节脉理,相通为一"。据此标准,作者尖锐地抨击了官僚政治所造成的人情壅蔽、缘法为奸、贿赂公行等现象;作者认为"王化"的"壅遏而不行",皆因上下隔绝、声气不通,结果必然形成"权在胥吏"、"事繁而官不勤"的局面。文章能从理想与现实、历史与现状的对比中说明问题,所针砭的都是北宋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典型现象,表现出作者对社会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虽将北宋弊政的根源视为上下声气壅蔽并不正确,但能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并予有力的鞭挞,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写得层次清楚,条理分明,有例有喻,有议有析,气势纵横,文笔流畅。

冰清古琴

宋·岳珂作,散文。唐宋士大夫之家,常以珍藏古琴炫耀于世,尤视音响优雅清冽的冰清琴为至宝。作者借伪"冰清古琴"这一饶有风趣的故事揭露"名士"招摇撞骗的同时,对苟安于声色狗马、沉溺于玩赏古董的南宋王室给予极大的讽刺。也通过鉴赏古琴,将帮闲之辈的鄙陋庸俗窘困狼狈一并勾勒得淋漓尽致。笔锋细腻而辛辣。

江　上

宋·刘子翚作,七言绝句。诗中以简练的笔墨写出了江上的荒寒意象。"江上潮来浪薄天",气势磅礴;"寂寞沙头一簇船",景物萧森;诗中有喧有静,见巨见微,神态兼全。诗人用白描的手法,不假修饰,写出了大自然凛然沉寂的面貌,给人以矜重凄清的美感。

江上(江水漾西风)

宋·王安石作,五言绝句。描写西风吹拂,江水荡漾,江边晚开的花儿凋落了,离情被横笛播向远方。诗人在此借助西风、残叶和笛声,抒发自己的离情别绪。全诗意境开阔,寄寓深沉,具有鲜明江上秋景的特色。

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江上晨景,本是满天秋阴,突然间消散了一半;可这好景不长,"晓云含雨却低回"一场秋雨即将降落;江上雾气弥漫,青山隐显于一片灰濛濛之中;轻

舟航行迷路了，诗人正焦急无所措手足，“忽见千帆隐映来”，千帆竞发，江路畅通。此诗采用“欲擒故纵法”，前面写“秋阴”、云雨低回、青山缭绕等等，将江上无路写足，而后反转用笔，把文势荡开去，再收回来。跌宕起伏，越发显出“千帆隐映”的美景绝妙，也更能反映出“千帆隐映来”的惊喜心情。这最后两句气象开阔，诗中有画。反映了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捕捉形象的高强本领。

江上吟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大约是作者入长安前游江夏时所作。“江”当指汉江。此诗表现作者愤世嫉俗而饮酒自解，并透露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诗歌开头四句，以极其华丽的色彩，超凡的笔触，描绘了在江上出游时的绚烂图景，以此起兴。接着诗人直抒胸臆，认为屈原的词赋如日月经天，而楚王的享乐，则一瞬即过，自己“兴酣”落笔，可以“摇五岳”，诗成之后可以“凌沧州”，最后一联用反问语气，表达对功名富贵的否定与嘲弄。全诗用了四个典故，抒发作者的心怀，并能照应首尾，确见匠心，故清王琦认为：“似此章法，虽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惨淡经营，恐非斗酒百篇时所能构耳。”（《李太白文集》卷七《江上吟》注）

江上渔者

宋·范仲淹作，五言绝句。此诗写出了古代渔民的辛劳、艰险生活。一、二句点出一般人只知称赞鲈鱼味美，可他们有谁想到这是打鱼人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笔锋一转，“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使人强烈感到渔民身危如寄，命轻似叶，诗意很浓，饱含着作者对渔民的关切和同情。作者采用对比手法，以“一叶舟”形容渔船之轻小，又以“一叶舟”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越发显得惊心动魄，形象地刻画出渔者为生活所迫而冒的风险。在描写渔者苦难的同时，也赞美了他们在风浪中的机智勇敢。此诗虽短，而画面广阔；“出没”两字形象逼真，打鱼人驾舟于风浪中若浮若沉。诗人通过形象揭示主题，让读者去体会寻味，故为后人传诵。

江行无题（咫尺愁风雨）

唐·钱珝作，五言绝句。诗人因受贬谪，从初秋到冬，由蜀地顺江东下赴抚州，就旅途所见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写了一百首诗。本篇写乘船经过九江。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令人遗憾。三四句“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疑”字用得妙，诗人想象在云雾弥漫的深山洞窟，或许还有六朝高僧静坐修行。这种遐想生动地写出作者人未登山，而已心驰神往，烘托出庐山的奇丽幽深，为庐山的美景增添了另一番神奇色彩。诗从虚处落笔，显得韵味十足。

江　村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夏天。备尝颠沛之苦的诗人，终于在成都草堂暂得栖息。诗中描写了浣花溪畔恬静幽雅的田园生活。“事事幽”是全诗的意脉，其余各句的诗意都由此生发。颔联写景物之幽，颈联写人事之幽，尾联写流离多年的诗人初得少休感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全诗出语平淡，诗调轻松，表现一种怡然自足的情致。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评道：“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黄生

《杜诗说》评:"杜律不难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江村即事

唐·司空曙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了江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渔翁夜钓归来，月落人疲，懒系鱼船，任它随风飘浮。全诗通过"不系船"这件小事，描绘了江村风景的宁静和幽美，反映了渔翁在一天劳动之后，暂得休憩的欢乐自得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那种无羁无绊的生活的向往。全诗语言浅显如话，诗意曲折深蕴。唐汝询《唐诗解》评:"全篇皆从'不系船'翻出，语极浅，兴味自佳。"

江村晚眺

宋·戴复古作，七言绝句。描写晚眺中的江村景物。前两句描写落日平沙，渔舟在岸等江村概貌。后两句描写水边白羽涉禽见人则飞入芦丛的小景。全诗有静有动，有色有声，纯用白描手法，写得栩栩传神。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宋·苏轼作，词。苏轼妻王弗卒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五月。十年后，诗人梦见王氏，引起无限哀痛和深切思念之情，于是写下这首千秋传诵的悼亡词。妻子亡故后的十年，诗人宦海浮沉，东奔西走，饱经风霜。政治上的失意和对亡妻的深切怀念，构成了这首词的忧郁、感伤、凄凉的基调。上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词中将生死并提，加强了生者的悲思和生死不渝的伉俪深情，下片"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写梦中诗人与亡妻相见时有泪无言的哀痛情景，"料得"几句，写梦醒后的冥思。这首词想象丰富，构思精巧，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全词以实代虚，虚实相生，虽写梦幻虚境，却真实而亲切。全词组织严密，一气呵成，但又曲折跌宕，波澜起伏。诗人在词中直抒胸臆，而感情却深沉委婉，十分感人。语言简明爽快，朴素自然，使这首词既俊隽而又音响凄厉，恰当地表现了作者心潮激荡的思想感情。具有一种古诗和律诗所难以产生的内在节奏感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宋·苏轼作，词。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冬，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曾祭常山，归途与同僚习射放鹰。于是作此词，藉写出猎以抒发自己的壮怀。上阕"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写太守出猎时盛况空前的浩荡声势，"左牵黄，石擎苍。锦帽貂裘"塑造了一位服饰华丽、豪情满怀的出猎太守形象。下阕"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抒发诗人愿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写作者渴望被朝廷重用。全词音韵响亮高亢，节奏紧凑有力，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射猎时的雄伟气势和昂扬的报国热情。词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出猎场面有声有色；几句一气呵成，气韵流畅；抒发壮志，感情奔放，读之令人振奋。以出猎这一题材为词，在苏轼以前很少见，此词无疑是一突破。此外，作者在词中不仅写出了"倾城随太守"的盛大射猎场面，而且还把出猎与保卫边境，维护国家统一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正是本篇在思想方面超越前人之处。

江　南

汉·无名氏作，诗。又名《江南曲》、《江南可采莲》。《乐府诗集》以之属《相和歌辞·相和曲》。直赋莲秋时节，莲叶茂密、鱼儿活泼的水乡风光，侧写采莲人忙里偷闲，观看游鱼戏水的愉快心情，也可能隐喻青年男女在劳动之隙嬉戏追逐的情景。"鱼戏"四句写得朴实无华，文情则豪放不拘；比起《诗·鱼藻》的"鱼在在藻，依于其蒲"要轻快传神。这该是一首汉代纯粹的民歌，清新可喜，优美动人。可能是《相和歌》中最古老的一篇。

江南曲

南朝梁·柳恽作，五言古诗。属《相和歌·相和曲》乐府辞。诗中描写思妇念远的情景。首写江南日暖，郊野一派春意，一个妇人在汀洲之上采集白蘋。次言一个客游洞庭的人归来，他在潇湘一带遇见过妇人的丈夫，了解那个浪子的近况。又次写妇人发问，一春将尽，为何丈夫仍不还家，显然已逾预定的归期。末写归客讳言实况，不说浪子贪恋新欢，只说路途遥远，一时不易归来。淡淡的叙事，平平的问答，却隐藏着思妇的不安和哀怨。小诗全用白描手法，语言朴素，情调和婉，犹存古乐府的言情特色。文字的表演性强，颇似微型独幕剧。在写作方法上，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

江南曲

唐·李益作，五言绝句。这首闺怨诗用白描手法写商妇的怨恨。一二句"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通过商妇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她对丈夫外出经商，长期不归的怨情。语言平淡，朴实。三四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潮有信反衬商人的误期失约，新颖贴切，婉转曲折地表达了商妇盼望丈夫如期归来的复杂心情。这两句，看似想入非非，而愁苦，痴怨，悔恨；思念俱在其中。钟惺在《唐诗归》中评此诗："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说："不知如何落想，得此急切情至语。乃知《郑风》'子不思我，岂无他人'，是怨怅之极词也。"

江南曲（日暮长江里）

唐·储光羲作，五言绝句。《江南曲》为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这首小诗，描绘情人相邀归渡头的场面。"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轻舟"，即景抒情，比喻新颖，既把握了青年男女矜持不肯率直倾吐的心理，又形象含蓄揭示他们对相随不离的期待与追求，富有民歌清丽自然的风韵。

江南春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诗歌开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手法，从千里江南着眼，抓住春莺婉转啼叫、春花红绿一片，春水绕村，春山障郭，春风中飘动着酒旗等富有特色的景物，勾画出了一幅色调错综，层次分明的江南春景图。最后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结，显出一派金碧辉煌，烟雨朦胧的景色，突出了江南风光的特点，并寄寓了作者对历史的凭吊与对唐代统治者佞佛的讽刺。全诗收千里于尺幅，寄兴亡于烟雨，气度不凡，凝炼清新，明丽天然，是写江南春景的著名小诗。

江南春（波渺渺）

宋·寇准作，词。此式可能是作

者自创。寇准能诗而非词人，但这首小词，在宋初却是“一时脍炙”的名篇。全词描写江南暮春的景色并抒发离人怀远的感情。前几句描写碧波、绿柳、芳草、孤村、斜日、杏花等景物，勾出一幅凄清寂静的“晚春薄暮图”。词中静动相生，一个“飞”字更衬出孤村的静谧，为词中主人的“离肠断”铺垫了环境，渲染了气氛。全词格调清新。

江南逢李龟年

唐·杜甫作，七言绝句。写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春，诗人正流寓潭州。李龟年是盛唐著名歌手，两个经历过盛世的名人，在流落生涯中又相逢，仿佛天上人间之隔，触发诗人无限沧桑之感。前两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回忆四十年前开元全盛时歌舞升平的旧事和李龟年年富艺高的往昔。“寻常见”，“几度闻”，平平回忆，蕴含着无限辛酸。后两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四十年后意外相逢之感慨，含蓄深沉。中间四十年的彼此生活，竟无一字道及，只用“闻歌”“落花”烘染，可谓简洁，其实在字里行间，已将安史之乱后彼此的升沉荣辱，国家的治乱兴衰，俱写在其中。黄生在《杜诗说》中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

江畔独步寻花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

唐·杜甫作，七言绝句。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杜甫卜居成都草堂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节，诗人原拟觅伴赏春，但却不遇，只得独步沿江畔散步，一路寻花，一连写成七首绝句。首首寻花，但章法多变，布局各不相同，而又浑然一体。此为第六首，写独自赏花的欢快情怀。首句“黄四娘家花满蹊”，点明看花地点，与题目“独步寻花”相呼应。“千朵万朵压枝低”夸张花的长势，在“花满蹊”的意思上进一步具体描写花开的盛况，写得形象，生动。“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蝴蝶的戏舞，黄莺的娇啼，呈现一派春日的蓬勃生机，诗人正陶醉在美好的自然景色之中。全诗刻画细致，曲折达意，巧用叠字，音调优美。

江　雪

唐·柳宗元作，五言绝句。诗的立意高远。在非常短小的篇幅中，运用典型概括的手法，选择千山万径、人鸟绝迹这种最能表现山野空旷冷寂的画面，刻画了一个迎风斗雪、独钓寒江的渔翁。艺术地隐括了作者在环境险恶、动辄得咎的情况下，不肯屈服而又寂寞孤独的情怀。这首诗写得极其婉约、峻洁，是历来传诵的名作。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十九评此诗“清峭已绝”。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评云：“骨力豪上，句格天然。”

江淮之蜂蟹

宋·姚镕作，散文。作者以蜂、蟹“趋炎殒身”的故事，尖锐地讽刺那些趋炎附势的人。篇幅短小，语言生动。

江楼夕望招客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写于长庆三年(公元823)夏在杭州时。这首诗描绘诗人登楼所见所感及招客消暑之

想。前六句写出山河的壮阔，灯火的绮丽，夏夜的清凉。颔颈两联尤妙，对仗工整，比喻新颖。以星喻倒映水中的万家灯火，使天上星光地下灯火的闪烁，交相辉映，相映成趣；而风吹古木的萧瑟声喻之为“晴天雨”，月照平沙的皎洁之色喻之为“夏夜霜”，生动传神，又暗寓清凉之感，为结句铺垫。被苏东坡赞为“少时所不到”而“晚年诗极高妙”的诗句(宋赵令时《侯鲭录》卷七)。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籍员外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秋，登杭州城楼，欣赏风景，请人作画，并题上此诗，寄给张籍。这首题画诗，描述图中所画的雨后江上变幻奇丽，结出寄诗之意。先总括图景，再一句一景，蜃楼渐散，彩虹消残，风翻白浪，雁点青天，质朴洗炼，展现出画卷的每个细部。而五彩的交织，烘托秋雨洗后的鲜亮纯净。张籍的和诗中“乍惊物色从诗出”(《答白杭州郡楼望画图见寄》)，则准确地评论出白居易描摹的工力。

江楼感旧

唐·赵嘏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望月怀人之作。诗中“月光如水水如天”句中用叠字回环的手法，一笔勾画出江楼所见的月夜景色：银白色的月光，泻在流动着的水面上，波光闪闪，月色溶溶，水天一色，真是无边的银色的世界。一切都格外光洁、恬静，诗人的心也溶化在这月色中，不能不产生“思渺然”的情怀。接着发出了风景依旧人事已非，同来望月的人不知今在何方之叹，怀人的情思表达得十分委婉动人。诗情隽永，淡雅洗炼。

汲江煎茶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此诗成于作者被谪儋州(今广东旧儋县)时。首联写煎茶对水对火的要求。颔联写临江取水的过程。颈联写煎茶斟茶的情景。尾联写诗人饮茶和夜坐。诗中“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两句，思路新奇、笔法形象，既描出诗人躬身取水的兴致，又将月明江清的野景写得极活、尽美。又以“雪乳”比喻茶沸的动态，以“松风”形容斟茶的声音，表现出诗人对煎茶的雅趣。但兴尽悲来，诗人的身世之思、远谪之恨又都在“坐听荒城长短更”一句中得到反映。小诗描摹细致，下字精美，深得同代诗人杨万里的称赏。

池州翠微寺

宋·岳飞作，七言绝句。小诗写游览翠微寺的感受，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于祖国好山好水的无限爱恋之情。诗中以来去匆匆、不得尽兴畅观翠微寺风景为憾，恰当地反映出诗人兼将领的作者有重大军务在身，不得尽情畅游。全诗写得自然、真实，语言凝练，风格潇洒。

守睢阳作

唐·张巡作，五言古诗。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屏蔽江淮，牵制了叛军，对平叛作出重大贡献。终因粮断援绝而城陷，为国殉难。诗中先写孤城日渐危急的形势；次写指挥自若，屡败叛军，浴血苦战的威武气慨；末写忠信应不可战胜的希冀，坚贞不移的意志，喟叹破敌谋略无人上达，宏图难展。旷日持久的睢阳保

卫战的艰苦卓绝，短诗难以表现，诗人便用概述多于描写的手法，但“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极形象概括出守城将士罕有的悲壮气慨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寓激情于悲壮中，寓忧国于焦灼中，是以热血写就的抗敌遗诗。

安定城楼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写于开成二年(公元838年)春，此时作者居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就婚王氏，为牛党所忌恨，故应试博学宏词科不第而后写下此诗。诗中用贾谊王粲之事，比喻自己当时的处境，抒发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慨；又用庄子寓言，说明自己敝屣功名利禄，表白对压制自己的朋党势力的蔑视。诗歌感情激愤，风格清峻，用典贴切、灵活。其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两句，笔力遒劲、洒脱，表现自己兼济天下、扭转乾坤，功成身退，潇洒江湖的人生观，很为后世士大夫所欣赏。《蔡宽夫诗话》记载，王安石很喜欢这两句诗，认为“虽老杜(杜甫)无以过也。”

关山月

南朝陈·徐陵作，五言古诗。是沿用汉《横吹曲》旧题的拟乐府辞。共二首，都是五言八句诗。“月出柳城东”一首，写西北地区羌胡侵扰势力的强大和汉军防御情况的紧张。“关山三五月”一首，反映了征人对家室的思念以及征人、思妇双方对严酷现实的理解。两首中以后者成就为高，得到历代的推重。其一二句从诗人的角度出发写征人因月圆而思家。三四句又以征人的角度写其妻必在怀念征人而中夜不寐。后四句则以征人、思妇两个角度，写他们共同注念着明月照耀下的关山，估量着严峻的边陲局势。诗中报国之心、相思之情并存而不相碍。写得疏朗凝练，洗净铅华，大其叶而粗其枝，为边塞诗开拓了途径，唐代颇有循其遗轨的诗人，甚至大诗人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也受其影响。

关山月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关山月》，古乐府《横吹曲》名，《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李白此篇也是写边地战争长期不断，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无限痛苦。诗开头四句描绘出一幅以天山和玉门关为特定环境的万里边地月色图，点明关山月的诗题；接着四句在这广漠的背景上，迭印出边地战争的景象，引出“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悲剧，叙死别之痛；最后四句写戍客与思妇两地相思，唯共一轮明月，诉生离之苦，又由望月照应开头，再扣关山月之题。诗歌写离愁别恨而不失于纤弱，意境苍凉、深远、广阔。

关山月(和戎诏下十五年)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春，陆游免官闲居成都时，回顾隆兴和议以来忍辱苟安的局面，十分愤慨，于是借乐府旧题写了这首诗，以抒发怀抱。诗人从题意着笔，设想巧妙，用边防战士的口吻评述时事，写出在同一关山月下的将军、兵士、遗民三种人的不同境遇和心情，又通过士兵、遗民的愤恨，借边地将士心和中原遗民泪，反映隆兴和议的严重后果，表达了作者对屈辱“和戎”政策的谴责和抗议；并揭

露了南宋统治集团苟安享乐、卖国求和的罪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两句，喊出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和希望，沉痛感人。这首诗抓住典型事物作生动描绘，以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形象揭示出那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写得忧愤深广，沉郁悲凉，语言锤炼精工。全诗篇幅不长却反映了极丰富的内容。

关　雎

《诗经》的首篇，也是《国风·周南》的第一篇。《诗序》说它是歌咏后妃之德以正天下夫妇的，《鲁诗》说是大臣毕公刺周康王好色晏起的。现代人多认为它是描述男子追求女子的民间情诗，或是写上层社会男女恋爱的作品。全诗三章：第一章写诗人因见洲上成双的小鸟而联想到淑女是君子的好匹配。第二章以采摘荇菜起兴，写男子追求女子而未得如愿的苦闷心情。第三章写男子设想与那女子结婚时的热闹场面。诗篇写对爱情的追求大胆而直率，但又能止所当止。古人主张诗歌和音乐表现的感情都要适度，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正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典范作品。

兴　贤

宋·王安石作，散文。作者围绕"任贤而兴，弃贤而衰"这一论点，综观商、周以来的史实，阐明"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的道理。最后联系北宋的社会现实，指出只有发现贤能、举用贤能、发挥贤能的作用，才会使国家发达强盛。文字朴实流畅，说理透辟。

讳　辩

唐·韩愈作，散文。李贺拟应进士试，与贺争名者，以贺父名晋肃，贺避讳不能举进士，韩愈作此文驳之。文章先举二名律与嫌名律，说明贺举进士并不违律，再远溯周公、孔子这些作法制以教天下的人，也不避讳，近引汉代吕后、武帝的名字也不讳同音字，总结为："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李贺举进士都是不犯讳的。讥笑这些讲讳的人，不学周公孔子，而比附于宦官宫妾。这是一篇极有力的驳论文，文章上下古今，引经据典，以大量的论据，层层深入，反复说明，驳斥淋漓痛快。文中又大量采用反问句，不答而理自明，更增强了驳斥力量。

论　马

宋·岳飞作，散文。本文以马论人，是针对当时力主抗金与苟且投降的两派斗争情况而发的。文章开始就确立了"骥不称其力，称其德"这一中心思想，说明"非精洁宁饿死""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的良马，抱负远大而不苟且从事，力强志坚而不轻佻浮躁，能够任重致远；而"寡取易盈，好逞易穷"的劣马，则目光短浅，平庸无能，成不了大事。文章短小娴熟，寓意深刻，且富有生活气息，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散文。

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

宋·虞允文作，散文。宋孝宗即位之初，南侵金兵溃退后，主战派抬头。作者是南宋著名的抗金英雄，他概括了当时"群士夫之言"，从九个方面对敌、我形势进行了分析和比

较，主张“尽力于战备”，抓住“可战之机”抗金雪耻，否则“后日之祸将有不可胜言者”。此与投降派割地议和是针锋相对，符合人民的愿望。文章从始至终都扣紧“可战之机”的主旨，陈辞恳切，很有说服力。

论文偶记

清·刘大櫆作，论文。桐城派古文家除创作实践外，又喜探讨古文理论。此是其文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之一。作者继方苞“义法”说，论及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所谓“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一方面强调了内容居主，一方面又认为形式有其相对独立之意义。因此，本文就艺术形式问题提出了“神气”说。“神”即主要指作者于文中所流露之艺术个性；“气”则主要指行文中磬控纵送之气势。作者用“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说明了“神”与“气”的关系。认为二者的高度统一即是高妙的文法。“神气”何以体现？“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即在字句的参差交错，声调的抑扬抗坠中去体现。亦即以音节求“神气”来表达作者的情感。本文以音节论文法，发人之未发，切实具体。然所论仅持修辞一端，而忽视语言其它因素，未免片面。

论佛骨表

唐·韩愈作，散文。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这一年凤翔（今陕西凤翔县）藏有释迦文佛指骨节的佛塔开塔，唐宪宗派人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致使“王公士庶奔走施舍”，百姓中还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素来反佛，遂上表谏诤。为此，几遭死罪，后被贬潮州刺史。文章先举历史事实，说明兴衰与寿命长短，不在求佛，“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佛不足事”。接着说明皇帝迎佛骨，影响百姓更加信佛，将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并指出佛教是夷狄之法，佛祖乃夷狄之人，佛骨乃朽秽之物，应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本文对于唐王朝统治者迷信佛教作了有力的批判。当然作者是用儒家之道，先王之教来反佛的，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文章气势雄壮，言辞激切，善于雄辩，是一篇有名的反佛力作。

论 诗

清·赵翼作，绝句。这是诗人阐述诗歌创作主张的组诗，共五首。约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其一论诗应随世趋新，最为传诵。明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潮盛极一时。至清乾隆时期沈德潜主盟诗坛，主“格调”说，独尊盛唐，于明七子多有褒词，拟古之风复萌。袁枚以“性灵”说与之抗衡，赵翼相继而起，反对因袭摹拟，依傍古人；力倡创新，以独具的时代风貌，超越前人。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发展观点，具有相当进步意义，它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拟古诗风，给诗坛带来朝气。

论诗三十首

金·元好问作，绝句组诗。宣宗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蒙古军侵扰山西，忻县遭劫，诗人流亡河南，曾暂避福昌县三乡镇。丁丑年即宣宗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写成此诗。组诗举汉魏以来至宋之诗家予以评介。以绝句论诗，始于杜甫《戏为六绝

句》。而此三十首纵贯千载，对诸代诗风加以系统、精辟之评断，却是远迈古人。组诗首篇申述匡正别伪，辨明泾渭的论诗宗旨。接从建安曹植论起，阐明了对诗歌创作的一系列主张。他崇尚清刚劲健的诗格，所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提倡建安风骨，对尊崇汉魏的陈子昂极为推重，赞曰：“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对绮丽纤弱的诗风则加以贬抑，甚至讥秦观《春日》诗是女郎诗。他崇尚真美自然，赞美陶渊明诗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赞叹《敕勒歌》曰：“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而对江西派之陈师道则斥为“传语闭门”“可怜无补费精神”。以上为其论诗之主旨。此外元好问又提出诗歌创作要“眼处心生”，身临其境。批评江西派诗人“暗中摸索”，学步杜甫，却反其道而行，所以不能真实感人。这种重视生活的观点，极有见地。他还指出“俯仰随人亦可怜”，强调卓然自立，贵在独创。借品潘岳诗，他提出评诗要重视“为人”，反对专以言论臧否，认为“心声心画总失真”。末首作结，指出后来者评量前人作品，校其短长，乃诗歌发展之不可回避的趋势。上述论诗主张都有积极意义，对后代曾产生相当影响，是诗歌批评史上宝贵遗产。

论贵粟疏

或题《重农贵粟疏》、《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汉·晁错作，政论散文。西汉建国后，由于经过多年战乱和社会变动，粮食的供应成为当时的急务。有鉴于此，晁错向汉文帝上疏，继贾谊之后，进一步论述粮食与国家安定的重要关系；指出农民生活困苦，至于破产流亡，商贾则豪富奢侈，兼并农民的产业，其后果必将危及汉王朝的统治。为替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之道，建议汉文帝制定法令，贵粟重农，凡献粮与官家的，得以拜爵、除罪。认为这样即可使人重视农业生产，抑制兼并，使游食者归农，为富国强兵提供可靠的基础。全文多处运用古今对比、正反映衬的手法，逐层剖析贵金玉而贱五谷的现实，并指出它的恶果。文章写得深刻严整，简洁明畅，说服力强，堪称西汉政论文的冠冕。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戴天山，又名大匡山或大康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李白早年曾在山中大明寺读书，这首诗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诗歌描绘了一个泉水淙淙，瀑布飞悬，桃花带露，树木披苍的清幽山景，并从隐隐的犬声中，披露出树林深处的禅院。通过景物，表达了道士的淡泊与高洁，又含蕴着诗人造访不遇爽然若失的情怀。最后，以“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作结，把不遇的怅然，表达得绵绵不绝。吴大受《诗筏》评道：“无一字说道士，无一句说不遇，却句句是不遇，句句访道士不遇。”

军中乐

宋·刘克庄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对守边将领腐化、士兵备受奴役的军中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诗中一方面描写了将领们终日饮酒作乐、挥霍军款的淫靡生活；另一方面也写了受伤士兵因无钱买药而痛苦呻吟的悲惨处境。诗笔精炼，对比强烈，充分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爱憎。

农家叹

宋·陆游作，五言古诗。这首诗用农民的口吻，诉说农家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作者晚年体察民情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并对官府酷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诗中不直接写人的苦难，而写牛的不幸，以“牛领疮见骨，比比尤夜耕”来衬托农民日夜劳作的辛苦。全诗感情真切，爱憎分明，语言朴实，笔触简炼，深刻反映了农民在统治阶级残酷掠夺下所受的灾难。

农谣（漠漠余香着草花）

宋·方岳作，七言绝句。此诗描写春夏之交的农村风光：大地草花飘香，陌上桑麻茂密，梁间燕子营巢，池中蛙声阵阵。万物充满生机，各得其趣。诗人用白描手法写农村景象，语言通俗如话，朴素自然，富有意趣。

那呵滩

南朝乐府民歌，成于梁以前，属《清商曲·西曲歌》。《乐府诗集》收录六曲。《古今乐录》说它还有和声“郎去何当还”，该在每句句尾。这是一组情诗，设为往来于江陵与扬州之间的船夫与恋人的话别之辞。“那呵”，当即“奈何”，滩名，自是出于滩险难航，行人无奈之意。诗中“我去只如还”一曲，是船夫安慰恋人之语，先说此次出航不会有危险；又退一步说，即使发生意外，也会由可靠的人带信回来。“沿江引百丈”一曲，写女子对逆水行舟、恋人要担负沉重的劳役表示不安。“江陵三千三”一曲，写女子要求恋人不要断了音信。“闻欢下扬州”一曲，写女子异想天开，希望篙橹折断，半路返回。“篙折当更觅”一曲，是船夫回答恋人的话，说划水工具坏了还得换新的，继续航行；驾船人都在应官差，不会因橹折而罢役。“百思缠中心”一曲，女子向船夫表示情谊不渝，离别后将专一地思念着他。组诗全用口语，似未经文人润饰，保存了民歌朴素无华的本来面目。既正视远航的艰险，又对幸福的未来抱着坚强的信念；情调之开朗，态度之务实，为当时《清商曲辞》中所罕见。

寻隐者不遇

唐·贾岛作，五言绝句。一作孙革诗，题《访羊尊师》。诗歌采用问答的形式，又以答句包赅问句的手法，仅用二十个字，描绘出一幅青松挺立，白云缭绕，山岚半隐的幽深清奇的画面。寄寓作者对隐逸生活的钦羡和对友人高洁品格的推崇以及访友不遇的惆怅。全诗纯乎口语而又措辞不俗，风格自然朴实而又含意深远。是作者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佳作。

阮郎归（一生一代一双人）

清·纳兰性德作，词。这是一首爱情词，颇不同于沉湎青楼，留恋姬妾的一类艳歌腻曲。作者以清丽凄惋之笔，抒写贵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苦痛，因是切身境遇，所以写得哀感顽艳，萦心入骨。上片叹息相爱不能相亲，仰天发问，情词激烈，悲恨奔迸。下片借典写结缘难期，引出天外相逢的想象，寄寓了“相对忘贫”的美好爱情理想。一个贵族后裔，为追求婚姻自由，不屑于侯门权贵，情愿舍弃食甘衣锦的生活，这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反封建色彩，这首《阮郎归》因之成为爱情词中的瑰宝。顾贞观云：“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能

卒读。”指的就是此种作品。

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

宋·晏几道作，词。写汴京重阳宴饮，是作者自抒怀抱之作，在晏几道词作中，这首词最为凝重深厚，与其他艳词不同。上片“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趁重阳”三句，写作者他乡离索之感及重阳赴宴的苦闷心情。一“趁”字抒发了客居异乡、无可奈何的心绪，寄寓了他终生失意的满腹幽怨。下片就重阳节铺写，进一步表现了作者强作欢笑的心情，极写满腹牢骚、排遣无方。结句“清歌莫断肠”中一个“莫”字，则把勉强的宽慰逼真地写出来了。苦中之乐，排遣不得，欲抑还扬将悲慨之情收足。全词含蓄委婉而沉着顿挫，感情深厚而语言凝重。况周颐《蕙风词话》云“‘清歌莫断肠’，仍含不尽之意。此词沉着厚重，得此结句，便觉竟体空灵。”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宋·李清照作，词。是作者早期词作之一，以清新流畅的语言描绘了一个闺中女子的生活细节和思想片断：夜来雨小风急，女词人宿酒未消，晓来关心庭中海棠，引出主仆问答。表现了作者对花事和春光的爱惜以及女性特有的细心和敏感。此词妙在含蓄，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惜花之情。作者写景手法别致，“昨夜雨疏风骤”，从听觉上展开联想，“应是绿肥红瘦”，从视觉上推出结论，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的空间，耐人寻味。此词通过新颖灵活的问答进行感情上的对比烘托，不仅语言精炼，而且结构也显得紧凑，作品也因而生动活泼。词中成功地使用了对偶、比拟、借代等修辞手法；“绿肥红瘦”指出叶密花稀，春日将残，暗寓深深的惋惜之情。小词写得传神有致，优美动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说：“如‘绿肥红瘦’、‘宠柳娇花’，人工天巧，可称绝唱。”

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

宋·秦观作，词。这是一首写春景的小令。词分两截，前截“莺嘴啄花红溜，燕尾剪波绿皱”两句，描摹美妙春光，从莺燕去铺写，莺用嘴啄花，现出红溜；燕用尾剪波，荡起绿皱。造句工整，色彩鲜明，勾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画面。“剪”字尤为形象。后截“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人与绿杨俱瘦”等句，写人的活动和形容。人在吹笙，形容却消瘦。用“绿杨”比衬人的消瘦，更为深刻。用“寒”“透”等词，状演奏情况，反映了吹笙人的寂寞心情。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宋·李清照作，词。写夏日郊游晚归的情景。“常记溪亭日暮”四句，描绘出被酒词人与盛开荷花互相映衬的画意；“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摹写出红蕖拦桨、白鸟惊飞的诗情。小词把富有活力的场面写得有静有动、有色有声，趣味深长，说明作者善于利用清晰的回顾、借助朦胧的醉意，来表现这段令人神往的生活。全篇寥寥七句，犹如一组连环画，逐幅出现，直把这段旧事推至令人为之陶醉的高潮。词语通俗凝炼，流转如珠，表现了词人的早期作品已具有用俗语引出新意、取常言度入声律的艺术特点。此词流露着作者性格率真潇洒的一面，迥异于委婉缠绵之风，因而或被误认为吕岩、苏轼的作品。

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

宋·秦观作，词。这首小令借写夜宿驿舍的况味，诉说旅途的艰辛。静与寒是描写重点。彻夜不停的风声，老鼠的扰闹，被褥的单薄，都使得困倦的旅客不得安眠。作者用“无寐，无寐”迭唱，反映出其反侧难寐的神态，而清晨“马嘶人起”意味着新的一天旅途奔波又将开始。作者四十六岁被贬，到病逝途中，六年多来在各地流徙，越贬越远，此词正是反映作者迁徙途中的生活，是其晚期词风的代表作之一。全词自始至终纯为客观描写，但通过特定的环境却把一个失意词人的苦闷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是一首深沉含蓄的词章。

戏子由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成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当时苏轼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离京任地方官。苏轼任杭州通判，仍须执行新法；苏辙任陈州教授则不涉及新法。故作者在诗中表示了对苏辙任学官可置身于新法之外的羡慕，并对其倔强的性格表示嘉许。诗中用嘲戏的笔调抒发政治牢骚，体现了作者诙谐洒脱的性格及对人民的同情，同时也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思想保守。作者用夸张加对比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了苏辙处境的困难，以“长如丘”衬“小如舟”；明说戏，实是对弟弟表示同情和安慰。“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形象深刻地写出了子由的倔强性格。

戏为六绝句

唐·杜甫作，七言绝句。约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这是一组论诗绝句，集中地表达了作者的诗歌理论与艺术见解。诗题用“戏”字，仇兆鳌解释为：“此为后人讥诮前贤而作，语多跌宕讽刺，故云‘戏’也”（《杜诗详注》卷六）。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连贯，互相补充，是一个整体。第一首论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高度评价了庾信晚年作品中苍凉沉郁的风格。又指出唐代的一些“今人”嗤笑庾信，真使“前贤畏生”了，用反语讽刺作结。第二、三首是评价初唐四杰的。第二首中认为四杰的“当时体”，虽未完全摆脱六朝遗习，但轻薄者不应哂笑未休。杜甫断然指出：哂笑者“尔曹身与名俱灭”，而四杰之文将如“不废江河万古流”。第三首认为纵使四杰作品，赶不上汉魏作品，但四杰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使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三首诗说明了评论作家应该观其全面；不应脱离时代条件；对于作家的成就大小应作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后三首直陈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态度。第四首，感叹当时唐代诗坛没有出类拔萃的诗人，虽文采鲜妍，或有可观，不过是翡翠兰苕的小景而已，未达到力能掣鲸，气可凌云的艺术境界。第五首提倡“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的学习态度，要与屈原、宋玉并驾齐驱，而不能步齐梁的后尘。第六首，认为学习前贤，应该“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继承“风雅”的优良传统，在创作实践中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论诗绝句是杜甫首创的一种运用绝句体裁，评论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以诗论诗，词简义精，蕴

藉有致，影响很大，为后代诗人学习并仿效。

戏答元珍

宋·欧阳修作，七言律诗。成于作者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时。全诗围绕“山城春晚”这一中心反复抒写。其中，虽有诗人遭际的无限感慨，但却写得刚毅昂扬，毫无低沉消极的语调，特别是“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两句，写出了春天的脚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这一自然规律，给人以鼓舞和希望。诗人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抒写自己的生活感受，亲切动人。全诗写得清丽流畅，宛转自然，意境新颖，生动多姿。作者对首联“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便颇为自负。

观大散关图有感

宋·陆游作，五言古诗。诗人曾设想以关中为根据地来恢复中原，看到大散关图，联想到秦汉盛世，更激发起光复故国的壮志，于是写了这首抒情诗。诗中以简练而豪迈的笔触回顾了作者的战斗经历；写出了他理想中抗金胜利国土光复后的情景；也抒发了壮志难遂，徒为梦想的悲愤。诗中对胜利后的设想写得兴会淋漓，令人神往。全诗层次清楚，语言形象生动。

观长安城图

宋·陆游作，七言律诗。这首诗是作者看到长安城图时引起无穷感慨而写的。诗中表达了抗金的坚强意志，以及朝廷苟安求和致使诗人年华虚度的无限感伤，反映了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沦陷区人民对南宋军队的失望。“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两句，不但表达了诗人对失地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也隐含对南宋朝廷深刻的讽刺和谴责。诗中直抒胸臆，通篇忧国忧民。

观刈麦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任盩厔县尉时作。这首诗描写农家冒酷暑收麦的情景和一个妇女悲惨遭遇，揭露了繁重的租税造成农民的饥饿与贫困。收麦、拾穗的两幅图景，表现手法各异，用“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心理描写，衬托农家的辛苦；用“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直接倾诉，展示贫妇的困境。收麦、拾穗交织描写，有着深刻寓意，暗示繁重的赋税，会使今天的刈麦者失去土地，成为明天的拾穗者，从贫妇今天的不幸，预示广大农民不幸的未来。诗人还运用对比，由人及己，对比自己“岁晏有余粮”，除油然增添了同情外还有不劳而获的“自愧”之感，这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从而显示出诗的思想深度。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诗人在夔州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剑器舞，于是写了这篇感时抚事的诗。诗从公孙善舞叙起，以“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细细摹写公孙大娘昔日精湛的舞蹈艺术，笔墨夸张，形象生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开元初期“独出冠时”的舞蹈家，早已沉寂无闻了，只有弟子李十二娘继承她的技艺而使剑舞流传人间。通过写剑舞，巧妙地把国家由盛

而衰的变化及诗人自少而老的经历有机的揉合在一起。在观精彩舞技，轰轰烈烈、热闹的背后，透露出寂寞、凄凉的情感。从“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史之笔，蕴蓄着诗人的无限感叹，一方面感叹国势日衰，另方面哀伤自己身世飘零。黄生《杜诗说》评此诗：“观舞细事尔，序首特纪岁月，盖与开元三年句对照，并与诗中五十年勾针线。无数今昔之悲，盛衰之感，俱于纪年见之。”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

宋·朱熹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哲理诗，诗中以池塘暗喻人心；以半亩方塘澄净如镜、能够映照云影天光喻方寸之心清明聪敏、可以鉴察百事万物；同时，又以池塘澄澈是因为有活水不断出入，来比喻心智清明是由于知识不断更新。作者认为书本知识是使人头脑清晰的“源头活水”；不读书，人的头脑就会板滞。比喻新颖别致，生动有趣。

观祈雨

唐·李约作，七言绝句。写春天大旱之时，乡民迎神祈雨，而朱门却沉湎在歌舞之中，丝毫不顾农业生产的前景，惟恐阴雨天气使管弦受潮，影响乐器的声音。这种鲜明的对照，反映出豪富之家与平民庶族之间阶级利益的尖锐对立，表现了诗人对统治阶级骄奢淫佚的反感，和对劳动人民困苦焦急的同情。诗歌用对比手法，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全诗不着半点议论，以典型事例发人深省。

观第五泄记

明·袁宏道作，散文。作者写五泄的游记有两篇，此其二。第一篇《由诸暨至五泄寺记》，写去五泄沿路的艰辛和山中秾花烂慢景象，至五泄则止笔。此篇开章即写远闻五泄瀑流，声若疾雷，令人心悸。接写飞流喷雪激虹之奇观，及游者仰受飞沫，留连忘返的情致。末尾写归去恍惚鬼神，若觉虎号的感受。全文短小有味，虚实相间。描绘景物、信手俯拾，妙境天成；抒写独特感受，纵笔渲染，极尽五泄之奇伟。

观　猎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题又作《猎骑》。通过狩猎过程的描绘，塑造了一位豪迈果敢、武艺超人的将军形象。风劲、弓鸣，劲风中狩猎，突现将军的雄姿。草枯放鹰猎物，雪尽纵马追踪，轻快、敏捷，衬托猎手的威风。过新丰返细柳，地名连用双关，暗示驰骋返营的将军，亦具名将英姿飒爽的风采。回首遥望行猎远景，巧用射雕旧典，暗赞将军射技的高强。句句狩猎过程的描绘，处处关合人物形象的刻画。首尾相应，承转自如，气势流转，又合五律，为章法之妙。写景藉人，用典无痕，意在言外，为句法之妙。炼字准确生动，为字法之妙。足见诗人的工力。《唐诗别裁》称：“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

观　潮

宋·周密作，散文。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钱塘江口涨潮时奇伟壮观的景色：“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继而记述了江潮中水军操练和江南少年游泳竞技的场面。最后描述观赏盛况。全文结构严谨，脉

络清晰，前面所及三段文字都扣紧一个“潮”字，最后以“虽席地不容闲也”点明一个“观”字。笔调自然流畅，文势波荡起伏，语言简洁明快，场景生动逼真。给读者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的观潮画面。

羽林行

唐·王建作，七言古诗。作者以辛辣的笔墨，揭露了羽林军倚仗特权，骄横强暴，无恶不作的凶恶面目。这伙强盗，明火执仗，在长安城中楼下劫财，楼上醉酒，白天在皇宫里值班，晚上又散入五陵松柏中劫财杀人。这伙人罪大恶极，理应以命相抵，但是，朝廷却说他们有收复边城的功劳，下诏赦免死罪，放出来以后又回到羽林军去，立在殿前射飞禽。诗人淋漓尽致地刻画这群恶少无法无天，消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使人切齿痛恨。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悲戚尽在难言之中。

羽林郎

汉·辛延年作，乐府诗。始见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编入《杂曲歌辞》。羽林郎是汉武帝时皇家禁卫军武官名，作者辛延年，后汉乐工，生平失载。本篇诗题与内容不相关，或是沿袭乐府旧题。诗的内容是叙述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酒家女子反抗强暴、拒绝权门豪奴引诱的故事。朱乾《乐府正义》认为，诗中所写乃西汉霍光家奴冯子都之事，当是影射东汉大将军窦宪及其弟执金吾窦景骄横不法，纵任家奴为非作歹的现实。窦氏家奴头子侯海的地位正与霍家的冯子都相似。作者用夸张铺陈之笔，在诗中成功地刻画了胡姬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这位酒家女痛恶豪强、不贪荣利的高尚品格。诗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自由变换，明言和暗示的灵活安排，加上语言之活泼、音节之和谐，都充分体现了民歌写法上的特点和长处。胡应麟《诗薮·内编》评道：“昔有霍家奴，整而条，丽而典，……浑朴自然，无一字造作，诚谓古今绝唱。”

买马词

明·刘基作，古体诗。写官府逼迫百姓买马纳官，反映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人民深受盘剥的痛苦。诗中描述府官的骄横，县令的贪诈以及农民的酸辛悲苦，构成数幅对照强烈的生动画面，历历如现，真实感人。结句扩延一笔，跳荡有力，加深了题旨。诗人摒弃元末纤丽诗风，以质朴、真淳之笔描述时事，极富特色。清·沈德潜《明诗别裁》评曰：“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

买　花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秦中吟》之十。唐李肇《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值)数万者。”这首诗描写当时长安车马喧度，官僚竞相买花，不惜重价，反映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其中“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的评点，写出了沉溺于此人数之多，迷醉之深。因写买花，扣紧花价，三处六句，叙说花价的昂贵，尤以田舍翁的叹息，精辟深刻，对比强烈，犀利地揭露出显贵们买花挥金如土，全靠榨取人民的赋税。这首讽谕诗，借田舍翁之口，道出主旨，与

其它由诗人评说以“显其志”的讽谕诗不同。

红线毯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乐府》之二十九。唐制全国各地每年挑选一定数量的本地特产进贡。地方官不仅在数量上超过规定，还在质量花样上精益求精，借此博得皇帝的欢心而加官晋级。这首诗通过宣州进贡红线毯为事例，讽刺地方官吏不惜耗尽人力财力以邀功买宠，供最高统治者纵欲享乐。诗篇先详述制作过程的复杂艰辛，用太原毯、蜀都褥反衬红线毯的精美珍贵，再写宣州太守新添图案花样，“自谓为臣能竭力”的媚态，结构严谨，讽刺犀利，诗中“少夺人衣作地衣”，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心声。

红梅（怕愁贪睡独开迟）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这是一首咏梅诗。诗中描写红梅傲视霜雪、不肯随春的孤傲、高洁的品格，表现出诗人虽遭厄运却决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尚情操。整首诗都是用拟人手法，赋予红梅人的灵性。写它“怕愁贪睡”，又以“自恐”、“故作”、“未肯”等动作情态，仿佛一个美丽而又不合时宜的女子站在读者面前。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实为表达作者内心感情，写梅写人合二而一，浑然一体。诗人还善于紧紧抓住红梅“独开”、“冰容”、“孤瘦”等独有的特征，极力刻画红梅形象；并选用“小红”、“酒晕”等词突出红梅的色彩，显得鲜艳可爱。诗中“故作小红挑杏色，尚余孤瘦霜雪姿”两句，历来被认为是咏梅的绝唱，也是许多人画红梅的专题——雪中红梅。

约　客

宋·赵师秀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雨夜怀人的小诗。前两句，诗人选用黄梅时节的雨声和青草池塘的蛙声，写出江南五月之夜富有时令特征的气氛，衬托主人公寂寞的心情。后两句把时间渐渐推移到客人失约未至和诗人独自夜坐的情景刻画得十分具体。小诗内容平常，但写得清新圆润，形象鲜明，意境含蓄。诗中梅雨指五月，蛙鸣指夜晚，“落灯花”与“过夜半”相应，在流畅的语言里，词句也组织得周密、严格。

七　画

麦　田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写麦田风光的小诗。作者以优美，明快的语言，把绿油油的麦田描绘得如罗似锦，青翠欲滴，秀美壮观，对农家的劳动成果进行了热情的赞扬。语言清新活泼，通俗明畅。

寿阳曲（远浦帆归）

元·马致远作，曲。小令连缀数景，写春晚江岸风光、一派诗情画意。“落花”“夕阳”点出时间。“茅舍”“断桥”写江岸渔村景色。“两三航”勾画江上景色。一经“闲”“香”“晚”“散”数字点化，平和、静谧之意境顿然而生。小令写黄昏景物，色调清雅而明快，流露着诗人悠闲的情怀。

进学解

唐·韩愈作，散文。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作者再任国子博士后所作。《进学解》即进德修业的辨析。据本传记载，作者"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可见此篇寄托作者身世之慨。文章仿汉代东方朔《答客难》和杨雄《解嘲》的写法，以国子监先生与弟子对话的形式，把正面的论述，自谦之词托之于己，把牢骚怨怼之意委之于人。表面上反复强调埋头读书，不计知遇，实际上却发抒了作者长期不受重用，反遭贬斥的不满情绪，也暗寓对统治者用人不公不明的讽刺。文章中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思想，是治学与办事的经验总结，很有积极意义。本篇押韵与对偶句的运用，使文章音韵和谐，流畅而有气势，语言十分精炼形象，寓意深刻，其中有许多富于表现力的语汇，有些已广为后人沿用，传为成语。

远别离

唐·李白作，杂言古诗。诗歌的题材取自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生离死别的神话故事。开篇"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几句，点出了神游于潇湘的二位帝子和她们比海水还深的离愁别恨。接着以太阳惨淡无光，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呼唤着风雨等凄惨的景象，制造着浓厚的悲剧气氛。下面又有一段议论，作者对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尧被囚，舜野死是"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所造成的。最后写二妃在绿云般的竹林中哭泣，并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作结，表达出别离悲苦的无穷无尽。这首以神话为题材的诗是作者对现实有所感而发的作品。"君失臣"，"权归臣"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的突出表现，故萧士赟说："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诗歌虽然写得迷离惝恍但也有故显诗旨的笔墨，如"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等句，已明白地表达出诗人忧心如焚的感情。本篇凄迷的色彩，若断若续的语句与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很有楚辞骚体手法。《李白集校注》转引范梈语："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

杜工部蜀中离席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春，作者在成都推狱事毕，准备返回梓州，可能在临行饯别的席上写了此诗。因诗的风格有意模仿杜甫，故在"蜀中离席"上加"杜工部"三字。首联"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上句泛指，下句特指，两相照应，更表达出惜别之情。接着写战乱尚未消弭，寄寓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席中醉酒，反见作者的清醒。诗歌把"世路干戈"与"离席"交织着来写，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笔力雄浑，对仗工整，风格苍劲，是作者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确是近杜之作。何焯评曰："起句尤似杜。一则干戈满路，一则人丽酒浓，两路夹写出惜别，如此结构，真老杜嫡派也。诗至

此，一切起承转合之法何足以绳之，然离席起蜀中结仍是一丝不走。”（见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

杜环小传

明·宋濂作，传记散文。小传写义士杜环收养父亡友夫人张氏，侍奉如母的故事。赞美了杜环仗义助人，抚恤孤苦的高尚品格。篇末引出“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世俗恒谓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诬天下士也哉”的感慨，褒贬世情，别有见地。作品写收养张氏情节，从相见痛泣，更衣奉食，至烹药进箸。殡葬祭奠，笔迹十分详密。而对杜环生平及其余，则只用“好学，工书，谨饬，重然诺”九字概括。记其他人物，笔墨也极简省。文中还把潭敬先、伯章的冷漠自私，无情无义与杜环的仁厚热肠交错对比，使美丑至为分明。全文如一幅群象特写画，宾主得体、浓淡相宜，有其独至的艺术效果。

杜司勋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作者曾写过两首诗，对在长安任司勋员外郎的杜牧，表示关切倾倒之意，此是其中一首。前两句写在风雨之夜，吟诵杜牧的诗作，既倾慕杜牧的诗才，而又感伤杜牧与自己一样不能奋飞远举的遭遇。后两句表示了对于杜诗“刻意伤春又伤别”的深切理解与高度赞美。这首诗表达了两位大诗人心息相通，身世同慨的情怀，故何焯说：“高楼风雨，短翼差池，义山本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也。”（见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

杜陵叟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乐府五十首》其三十。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至四年（公元809年），江南、长安等地春旱秋霜。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疏请求减免租税，唐宪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罪己诏，然而不过是笼络人心的一纸空文，而急敛暴征已告尾声，诗篇正揭露这一事实。诗里铺写麦苗黄死，禾穗青干的灾景，长吏明知无收，仍逼百姓“典桑卖地纳官租”；收租将毕，里胥方来宣布“蠲免”的“德音”，剥夺与欺骗对比极其典型。诗中用“杜陵叟”的口气，直接痛斥酷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高度概括出被压迫者的不平之鸣和反抗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德音”姗姗来迟，百姓“虚受”君恩，也含蓄地讽刺最高统治者的伪善。

村　行

宋·王禹偁作，七言律诗。诗写北方山村秋天的晚景。诗中不仅有群峰披彩、万壑含声等远景大观，而且有胭脂色的棠梨叶、雪白的荞麦花，红白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明丽多彩的风光画面。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农村的亲切之感和对家乡的怀念之情。写得恬静自然，情景兼到，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村　居

宋·张舜民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写春去秋来水村小景的诗。诗中描写了水竹明秀、落木萧疏，牛在夕阳中自循归路，乌鸦在牛背上悠闲自在的情景。这种宁静和平的气氛和物物相亲的景象，体现了“万物兴歇皆自然”的常情，充满了清新的画意。

村　豪

宋·梅尧臣作，五言律诗。北宋中期，庄园制度进一步发展，庄园主倚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对佃农进行苛刻剥削，并转嫁赋税和徭役给一般农民，使农民处于悲惨境地，而他们却过着无比奢侈豪华的生活。《村豪》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诗中描绘了一个庄园主在大有之年，"滥倾新酿酒""女髻银钗满，童袍毳氍鲜"的豪华生活，并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些剥削者倚仗钱势，"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的骄横霸道的丑恶形态。语言浅近，含意深远。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唐代端州(治所在今广东省肇庆市)紫石砚甚为著名。杨生的紫石砚上有青花，更为难得。本篇便是为该砚所作的赞歌。诗歌开篇热情赞美采石工人"踏天磨刀割紫云"的艰巨劳动和"巧如神"的磨凿技艺。接着描写石砚的精美可爱，磨墨润笔时的匀净细腻，具体显示出石砚外观美和实用价值。结句以对比的手法，把闻名的"孔砚"置于不屑一谈之地。全诗十句，写了砚质、砚色、砚型、砚体、砚品、砚德。前面的赞赏之辞奇美，后面的描摹之笔细致，间以比喻、夸张，构成了一首绝妙的咏物诗。

杨柳枝词(一树春风千万枝)

唐·白居易作，七言绝句。作者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后寓居洛阳，至会昌六年卒，此诗可能写于此时。是歌咏洛阳永丰坊柳树的。前两句"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把春柳随风起舞，嫩黄柔软之态极为生动地勾画出来，不但形似，而且传神，让人感到了柳条的生机勃勃，依依恋人，轻盈袅娜。后两句叹如此美好的垂柳，生长在永丰西角荒园里，以致整日无人欣赏，寂寞堪哀。诗歌托物言志，对于政治腐败，人才见弃，表示不满。唐·孟棨《本事诗》认为此诗是为舞妓小蛮而发，以柳写人。这首诗是咏柳名篇，当时河南尹卢贞有一首和诗，并写了题序："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枝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

杨柳枝词(塞北梅花羌笛吹)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大和六年至八年(公元832—834年)作者任苏州刺史时仿照民歌而创作九首《杨柳枝词》，此为第一首。诗篇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在文学上的革新主张。诗中"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梅花落》。"桂树"指《楚辞·招隐士》。《梅花落》与《招隐士》是西汉的作品，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传唱。刘禹锡认为文学必须不断创新，"请君莫奏前朝曲"，要向民歌吸取营养而创作新的《杨柳枝》。此诗风格清新、语言明快，立意新颖，寓论断于叙述之中，富有民歌风味，在新旧对比的描写中，形象地论述了诗人的进步的文学观点。这首诗可视作这组诗的序曲。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宋话本，见于明冯梦龙辑《古今小说》卷廿四。故事叙述了杨思温流落于金人统治下的燕山，在元宵节看灯时，追忆汴京往日的繁盛，心中不胜感慨。此时，意外地遇见义兄韩思

厚之妻郑意娘的鬼魂。故事借鬼魂对故国、故人所流露的怀念，反映出沦陷区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怀旧之情；并痛切地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揭示出当时在异族统治下广大人民的愤懑心情。郑意娘原是在靖康难中的南逃路上被金人酋首撒八太尉掳去的，撒八逼她作妾，她不甘屈辱，自刎而死。作者在揭露金人残酷蹂躏汉人的同时，着力描述了郑意娘的坚贞气节和爱国精神。故事情节生动，语言凄楚感人。

杨烈妇传

唐·李翱作，散文。文章记叙唐德宗建中年间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时，兵临项城（今河南省项县东北），县令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杨氏发动百姓胥吏起来抵抗，并鼓励丈夫带伤登城死守，终于以弱胜强，打退敌兵。作者最后拿杨氏作比，批判了那些弃城而逃却受到朝廷宠信褒奖的官吏。高度评价杨氏，认为史官应给她作传。文章记叙生动、细致，议论精当，对比鲜明，杨氏的形象奕奕有神。

丽人行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写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春。玄宗晚年，杨贵妃得宠，三姐妹并封国夫人，兄杨国忠位至右丞相兼吏部尚书。他势倾天下，擅权乱政，使唐王朝政治腐败达到极点。诗从春游曲江的贵妇人写起。先泛写丽人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从侧面烘托杨氏姐妹极度奢侈的生活。其次从众多丽人中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着重描写饮食之精，排场之大，正面描写杨氏姐妹的穷奢极侈。结尾端出杨国忠荒淫无耻、骄横跋扈的形象，着墨不多，却写得极为传神。全诗从叙述中见题旨，无一断语而讽喻至为鲜明。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此诗："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声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丽人赋

南朝梁·沈约作，骈体赋。这是一篇百四十六言的小赋，所赋的丽人是一个风尘才女。其中写丽人到来时的情景："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隐媚。"把人物的神气以及其活动的环境描绘得精美细致。小赋曲尽丽人意态，写得曼声柔调、顾盼有情，深得宋玉、司马相如描写美人艺术技巧的要妙；但也为梁陈一群作家开启了恣纵冶荡的滥赋之门。不过本篇犹不失为美人赋的"六朝之俊"。

声声慢（寻寻觅觅）

宋·李清照作，词。此词描绘一个秋天的黄昏，表现了作者在孤苦零丁的日子里苦苦煎熬的晚境。上片主要以秋风、飞雁衬托孤独和凄凉，开篇用十四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正是女词人孤苦无依的悲凉生活的真实写照，使得哀伤的气氛笼罩全词。下片以秋雨、黄花渲染哀愁和痛苦。"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从正面渲染作者凄凉心情。"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以反诘句结束全篇；最后一个"愁"字更是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但又以它概括不尽此情此境的口吻出之，堪称绝妙。此词以抒情开篇，又以抒情结尾，中间以大量笔墨描绘深秋景象，又都熏染着作者独特的感情色彩，作为抒情的陪衬和烘托。层层铺叙，主

线分明；语浅情深，言近旨远。"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纯属白话，却典型地表现了作者孤独凄凉的晚境。以朴素清新的常语谱入新声，使声音口吻与词的思想感情和谐统一。体现了女词人不假雕饰的本色。此词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赏识，不愧为一代绝唱。万树《词律》说："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越千古。"张端义《贵耳集》说："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

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作者因不拘小节被贬为江宁丞后，友人上洛阳，他从江宁一直伴送到润州芙蓉楼（原名西北楼）才分手。这诗刻画冒雨送别，托带口信告慰亲友的情景。前两句"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融情入景，又"尽谢炉锤之迹"（《诗薮》），"夜"字平实，却是集听觉、视觉想象的意象之笔，含离人彻夜不眠之景，蕴别者黯然伤神之情；"孤"字一般，却烘托出别后孤寂的气氛，也易联想到诗人孤傲不屈的形象。后两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化用前人"清如玉壶冰"之语，却深入一层，叠用"冰心""玉壶"，又与"楚山孤"前后意境相映，表达出交口谤议而自己依旧坚守操节的信念。诗中慰友深情与作者志向融合，高于只写别情的一般送别诗。

芜城赋

南朝宋·鲍照作，骈体赋。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七月，宋孝武帝军攻陷广陵（今扬州），消灭了据城反叛的竟陵王刘诞。男口大量被杀，女子充当军赏，宫室、古迹都被焚毁。使广陵这座汉魏晋三代，有五百余载历史的城市，南北交通的要冲，继受北魏太武帝南侵军洗劫之后，又遭到一次更为彻底的破坏。鲍照时居江北，目睹广陵兵乱后的凄惨景象，凭吊荒城，伤怀寄慨，写成《芜城赋》。咏叹废墟的题材，为前人辞赋所罕有；通篇的骈语，前人也未尝如此纯熟地运用过。此赋虽极尽夸张扬厉之能事，以突出种种迥异的景象，却没有雕琢堆砌的恶习。此赋以兴衰对照的写法，显示出这座名城命运的急剧变化。文章可分为三段：前段极写广陵的形胜和繁华；中段极写今日广陵的荒芜与破败；后段在今昔对照的基础上，抒发兴亡成败的感慨。旨在说明武力之不可靠，地势之不足恃；更在客观上暴露了帝王公侯争权夺利，屠杀人民，破坏文化的罪恶，具有指斥现实黑暗的重大意义。此赋取材新颖，形象鲜明，叙述生动。表现广陵兴盛，则使人感到置身于"廛闬扑地，歌吹沸天"的繁华市衢；描绘荒芜，则使人感到面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魔鬼世界。文辞苍凉遒劲，秾腴中仍见奇峭。达到了"赋家之绝境"，是南朝赋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赋末《芜城之歌》二十四言，感伤情绪偏重，结句竟有人事万物一朝"共尽"的哀伤。

芣　苢

《诗经·周南》的一篇，是妇女采集芣苢时的劳动歌曲。《诗序》说是"美后妃"的，《韩诗》说是"伤夫有恶疾"的，都不是信实之言。全诗三章，随着芣苢不断增多，采摘和放置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劳动的欢悦气氛跃然墨楮间，显示出语言浅易、韵律简单的民歌特有的感染力。清人方玉润

在《诗经原始》里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其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可谓深得此诗情趣。

花史馆记

明·归有光作，散文。妹婿子问，于长洲新筑精舍，庭中广植四时花木，藏《史记》于室，日日讽诵，因名花史馆。作者为此写了这篇小记。文中记叙了他与子问对《史记》的深爱，并借题发挥，阐述了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和处世态度。他以四时花之开谢比喻历代的兴衰更替，所谓"观世如史，观史如花"。并表示了对"营营不知止"的世俗的鄙视；于"欢愉惨恻"之外，使我们看到作者散谈的情怀和渊永的性情。全文简而淡，疏而美，风韵超然。

花非花

唐·白居易作，词。通篇用比，喻意未吐，但反复运用存在短暂的喻物，似是对昔存今逝的美好的人或物，抒发神往、追念、惋惜、渴求之情。似花又非花，似雾又非雾，以花雾来喻，取其极易消逝之特征，韵味十足，与梦里来去的虚幻相契。诗中比喻环环相扣，"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之喻，再惋叹其短暂难留。含蓄而朦胧的风格，是白氏别具一格的作品。诗人运用三字、七字轮换的形式，整饬中又兼参差变化之美，颇似后代的小令。后人采此诗首句"花非花"为词牌名。

花　影

宋·谢枋得作，七言绝句。是一首咏花影的短篇。花影落在瑶台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诗人以为它是枯花败叶，几次唤童去扫，也没有扫掉。刚随着日落消失，明月升起又再现。这好象一幅生活中不能有、艺术中尚可存的幽默画。构思新奇别致，意境优美。

苏小小墓

唐·李贺作，杂言古诗。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诗歌以景起首，写幽兰上的露珠和碧绿的芳草；春风、流水、青松、烟花，以及鬼火点点，凄风苦雨，构画出了一个幽冷凄清的环境，创造了鬼魂活动的环境气氛。同时，以景物来比喻人物的形象，烘托出苏小小鬼魂形象的婉媚多姿，心情的索漠凄凉和感情的挚着缠绵。全诗写景与拟人融为一体，人物和景物都笼罩在幽冷芳洁的气氛中，是作者"鬼诗"中的珍品。

苏氏文集序

宋·欧阳修作，散文。苏氏指苏舜钦。作者与苏氏情深谊挚，二人曾共同致力于宋初的古文运动。本文在颂扬苏氏倡导诗文革新功绩的同时，对苏氏仕途失意、流落至死的境况深表痛惜。文中所述当时古文运动的情况，对了解北宋散文的发展过程颇有助益。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宋·曾几作，七言律诗。写作者旅行中久旱逢雨的愉快情景。诗中既有屋漏床湿的现实，又有岸岸溪水的泛流，稻花秀色千里的想象。但诗人不为前者烦恼，却为后者欢欣。夜雨梧桐，本是撩人愁绪的声响，然而在

诗人耳里竟成“最佳音”了。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愿望的深切关心。尤其是尾联“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人”，诗人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感情真挚、亲切动人。这首诗轻快活泼，感情奔放，一气而下。

苏武传

散文，选自《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为苏建之子，其传附于父传之后。文章热情地歌颂了苏武宁死不屈、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生动地记述了苏武不受利诱、不畏摧残的英雄事迹。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以中郎将出使匈奴，遭到匈奴借故扣留。在漫长的拘禁过程里，苏武受尽威胁、历尽艰辛，但他以国家荣誉、民族尊严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始终保持对汉王朝的忠诚，不肯屈节降胡。文章记述副使张胜支持匈奴内部谋反，事泄，苏武本不知情，但遭无理审讯，自以为辱命负国，自杀，未遂。继写匈奴卫律以惨死相胁，以高位相诱，苏武不为所动；单于置苏武于大窖中，绝其饮食，武则啮雪、吞旃毛，暂得不死；徙之北海，武则掘食鼠肉、采藏草籽，得以继续生存。又写单于命李陵见苏武，劝降，武严辞坚拒。最后写汉胡和亲修好，汉使臣至匈奴，受常惠之教，诡称鸿雁传书，知苏武在北海，向单于索还苏武，苏武始得释归汉。“留匈奴凡十九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形象地概括了苏武居胡的苦难历程。作者在赞语中说：“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表现了对民族英雄的推崇和尊敬。文中史事错综，但剪裁得当，脉络清晰。在取材上详略有致，突出了卫律迫降和李陵劝降两个重点；使用描摹细节、锤炼对话、高低映衬、明暗对比等手法，把苏武这一民族英雄的忠贞的形象写得须眉皆动，呼之欲出，也把苏武的事迹写得激荡人心，可歌可泣。

苏武庙

唐·温庭筠作，七言律诗。苏武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被扣在匈奴十九年后回国。本篇通过瞻仰苏武庙而追思凭吊苏武的事迹。首联以苏武得见汉使时的“魂销”之状，对照苏武庙及庙旁树木“茫然”之形，表达了时过境迁年代久远之叹。颔联再回忆当年苏武在塞外牧羊时望断南飞雁，思念故国的情况。颈联“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两句，表达了苏武归国后，已是物非人故，恍如隔世的感觉，隐含对汉武帝的怀念。这两句先写回时，再写去时，被评论家称之为“逆挽法”，其对仗工整也为诗家称道。尾联以苏武哭悼茂陵汉武帝作结，塑造了一位忠君爱国的老臣形象。作者赞扬苏武高尚的民族气节，在边患不断的晚唐是有现实意义的。诗歌寓感慨于叙述之中，写得古朴深沉，是一首吊古伤时的佳作。

苏堤清明即事

宋·吴仲孚作，七言绝句。这首诗记述了清明游览西湖的情景。诗人采取平铺直叙的手法，抓住自然景物的时令特征，描写西湖清明时节盛况。诗中以“梨花”、“风起”点出西湖明媚春光；“半出城”写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末句“万株杨柳属流莺”，写日暮人归后西湖的良辰美景只好让流莺去享有，进一步表现了西湖之美，并婉转地流露出作者对大好

春光的依恋之情。全诗自然流畅，优美动人，结尾尤显得别致而耐人寻味。

苏幕遮(碧云天)

宋·范仲淹作，词。诗人是宋初一代名臣和边关重将，因主张改革弊政，而遭到权贵们嫉恨，多次被贬。因此，壮志难酬的忧愤，离乡去国的哀愁，常反映在他的词作中。这首词上片写景，勾画了一幅清丽苍茫的秋色图：碧云，黄叶、塞烟、斜阳，满眼秋光，令人神伤魂驰，为思乡之情渲染了浓郁的气氛。下片"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写思念家乡，夜难成眠。感情委婉蕴藉，酣畅淋漓；"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情景交融，读来令人不胜凄然。"楼高休独倚"一笔勾勒出主人公形象，丰富了画面内容，深化了词的意境和神韵。全词苍茫寥阔，情思宛转，被人们誉为抒情"丽词"佳作。《历代诗话》评曰："'碧云天'云云，公之正气塞天地，而情语入妙至此。"《远致斋词衷》云："范希文《苏幕遮》一调前段都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

苏幕遮(燎沉香)

宋·周邦彦作，词。这首词是作者客居汴京，暑日思归，以描绘荷花的风神而著称于世。上片写夏日清晨的景物。"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三句，把雨后风荷的神态写得生动多姿。下片抒怀乡之情，表达了小楫轻舟，戏于家乡荷塘的愿望。这首词写得明快自然，把荷叶的浮水圆润，荷花的出水亭亭都描绘得如歌似画，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首词不用典，不用前人成句，纯以从生话中提炼出的词语，准确而生动地表现荷花的风神。全词从容淡雅，自然清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此词是"真能得荷花之神理者。"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唐·岑参作，七言古诗。大约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之后，为送封常清出征播仙而作。此次出征史书不载，作者另有《灭胡曲》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等都曾语及。诗歌开始极力渲染走马川一带沙飞石走的自然环境，和弓强马肥的敌军入侵形势，反衬出"汉家大将西出师"的声威。接着用大军夜行，只听见"戈相拨"的细节，显出军纪的严明，以及在凶顽的敌人面前，从容不迫的情态。下面又用气候的寒冷，环境的艰苦，来烘托出唐军士气之盛。通过这些充满必胜之势的描写，最后画龙点睛地直抒了凯旋的祝愿。全篇大量运用衬托手法，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全诗十八句，句句押韵，三句一韵，破偶为奇；参差错落，节奏急促，正与出征时急剧变化的形势以及克敌制胜的乐观精神配合得当。诗歌描写轮台一带"平沙莽莽黄入天，""一川碎石大如斗"的绝域风光，为他人笔下无有，充分表现了岑参边塞诗奇情异彩的艺术风格。

赤壁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边上，相传是三国时代吴蜀联合火烧魏军处。诗歌从在赤壁一带拾到前朝遗物说起，发表了对赤壁之战的独特看法："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用谐谈的笔调，指出周瑜成功的侥幸，实则感叹建立一番功业需要一定条件，婉转曲折地抒发了自己生

不逢时的感叹。诗意含蓄，韵味无穷。

赤壁之战

宋·司马光作，散文。这段文字，记述了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冬，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周瑜赤壁破曹的经过。这年七月，曹操率军南下袭击荆州，八月刘表死，九月曹操在当阳击败刘备后占领江陵，直接威胁孙权。孙权、刘备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而结盟抗曹，与曹兵决战于赤壁。由于盟军谋略精当，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因而转劣势为优势，终于大败曹军，由此也就奠定了魏、蜀、吴鼎立之势。这段文字，章法严谨，剪裁得体，详略适宜，首先着重叙述了战前的结盟经过和战略决策，而后则略写实战情况。对人物和情节的描述有条不紊、重点突出，语言生动活泼，文字简洁洗炼。如诸葛亮的非凡谋略，周瑜的勇敢果断，鲁肃的忠诚机智，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各个人物的神情语态跃然纸上，极富文学价值，是后人熟知并推崇的名篇。

杏花书屋记

明·归有光作，散文。为友周孺允杏花书屋写的一篇记。孺允先人玉岸公为御史，谪沅、湘时，梦居一室，室旁杏花烂熳，诸子读书其间，嘱言它日造屋，名杏花书屋，以记梦。文中记叙了屋名由来，并引出对唐人登第宴饮杏园的议论，感叹世俗之不忘荣名；表示出对玉岸公一生失志和孺允蠖屈于时的同情。全文笔墨疏淡，立意委婉，是记中佳作。

李龙眠画罗汉记

明·黄淳耀作，画记。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号龙眠山人。工人物、山水，亦善画马，重视观察，富于独创。本文生动描述了他所画的十八罗汉渡江图。作品先总述渡江人数，交代画面损毁情况，然后分别叙述“未渡者”“方渡者”“已渡者”三类人物情状。其中每类人物介绍，也序次清晰，条理井然。作者深谙画家艺术匠心，不仅精于描绘人物动态，尤注重捕捉神情，人物形象之刻画，栩栩如生，各具微妙。循其描述，画面之布陈，人物之顾盼，以至渡江气氛，均可想象得之。篇末从罗汉渡江艰苦之状，推究画家立意，旨在说明佛氏言行“皆于人同”，否定了所谓佛氏“得道”的荒诞之论。其揭示妙谛，独具慧心，使这篇画记蕴籍有味，引人深思。

李白墓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此诗写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在宣州(今安徽)时。这首诗通过李白墓地荒凉景象描绘，抒发不平则鸣的慨叹。先由墓地荒草起兴，再哀叹创造出“惊天动地文”的旷世天才，竟葬于“荒垅穷泉”，生前奉献与死后凄凉对举，自现社会的不公。末尾以抑为扬，诗人本多薄命，李白尤沦落不偶。诗情一波三折，在描摹中寓同情，对比中寓愤慨，发人深省。

李师师外传

宋传奇，作者阙名。写北宋徽宗皇帝和名姬李师师往来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宋徽宗的荒淫无度和权奸近侍的献媚希宠。作品刻意表现李师师身为娼妓尚有不肯降敌的民族气节；作品借李师师慷慨捐躯、骂贼赴义的情节，辛辣地讽刺了卑躬屈膝的赵宋王朝，苟且偷安的达官显贵。描写细腻，

文笔辛辣，寓意深刻，耐人玩味。

李凭箜篌引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箜篌引”，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瑟调曲》。此诗大约作于元和六年至元和八年（公元811—813年），作者在长安任奉礼郎之时。诗歌开头，作者用响遏行云、声动神女引出李凭弹箜篌来。接着，用玉碎凤鸣状乐声之清脆；用莲泣兰笑状乐声之幽美；又用石破天惊写乐声之激越。最后，似乎感到弹奏者进入幻境，仿佛神妪受教，鱼蛟起舞，月中的神灵也在冒寒谛听。作者用联翩而至的五光十色的形象，把对箜篌声抽象的感觉具体化起来，并用神奇的夸张表达出乐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全诗瑰丽怪异，构思巧妙，想象丰富而奇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是李贺诗歌代表作之一。清人方世举把此篇与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并称为“摹写声音至文”。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驰骋想象，对画中山水作了动态描写。“棹歌中流声抑扬，孤山久与船低昂”两句，简直把长江绝岛写活了，这是画笔难到的意境。诗人还风趣地把“小姑嫁彭郎”的民间传说故事融入诗中，更显出了江山的妩媚多娇，增强了全诗的情调和风趣。诗篇虽是题画诗，却贯注了作者饱览名山胜水的经历和体验，还吸收了李白的一些艺术手法，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五言的活泼句式，读来气势流畅，颇有民歌风味。

李将军列传

散文，《史记》的一篇，记述了西汉爱国名将李广的坎坷一生。文中概叙李广因善骑射在文帝、景帝朝为中郎、都尉和边郡太守，以力战著名于胡汉，在武帝朝为未央卫尉，为将军，治军简易，深得士卒之心的情况。作者用赞许的态度详书李广在上郡射杀匈奴射雕者和白马将，以寡镇众，出雁门被擒受伤，竟夺得弓马逃脱，以及出右北平，以少拒多，临危不乱的大智大勇；又详写李广射虎贯石的神力，与轻财、廉正、爱护士卒、富于冒险精神的为人。作者更以同情的笔触，虚实间置，写李广前后四十余年，“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频遭艰险，屡创奇迹，但因不善缘营，加之皇帝迷信定数，统帅任人唯亲，未得封侯机会，终于迷路受谴，含愤自杀。至于记述李广死后其子孙的不幸遭遇，在客观上成了李广厄运的延续，加重悲剧气氛而已。在记述李广智勇双全、精骑善射的过程里，作者或议论，或慨叹，或借宾见主，或补缀佚事，极尽错综变化之妙，把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将领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丰满。在李广这个形象中，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完美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作者对李广倾注着赞美与爱戴之情，在篇后论赞里说，李广死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又用“其身正，不令而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训和谚语来概括容貌朴鄙、拙于言辞的李将军的为人。这正是司马迁忠于史实而又明于褒贬的体现。明代散文家茅坤评论本篇传记时说：“李将军于汉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力摹写，淋漓悲咽可涕。”

李娃传

唐·白行简作，传奇小说。写妓

女与士族子弟恋爱的故事。荥阳公子某生进京赶考时爱上了妓女李娃。一旦资财耗尽，被鸨母设计弃去，沦落为凶肆唱挽歌的人。赛歌时又被生父发现，鞭打几乎致死，再沦为乞丐。在一个大雪天行乞时，为李娃发现，毅然收留，并用一切力量帮助某生恢复了健康，成就了功名，最后两人结成了美满婚姻。通过这一对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经历千辛万苦获得爱情的故事，歌颂了李娃真挚、高尚情操和刚强的性格，嘲讽了以门第自居的荥阳公的无情无义和势利小人的行径。但作品结尾李娃封“汧国夫人”，一家人荣华富贵无比，又落入了封建正统观念之中。本篇故事发展一波三曲，引人入胜。又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加上动人的细节描写，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文笔清新婉转。李娃的故事在唐代很流行，称为“一枝花”，本篇根据“一枝花”故事改写的。元代石君宝又据此改编为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代薛近兖（一说徐霖）改编为传奇《绣襦记》。

李贺小传

唐·李商隐作，散文。文章选取有关李贺的两则轶闻：一是李贺出游命小书僮跟随，不断作诗投入锦囊；一是李贺死时上帝召他为白玉楼作记。通过这两件事的叙述与议论，从侧面烘托出李贺的个性，高度赞扬李贺的才华和创作的认真，表达了对青年诗人早死的惋惜，以及对李贺沉沦不遇的感慨。文章生动形象，饶有风趣，寓意深刻，是一篇别具一格的传记。

李贺歌诗集序

唐·杜牧作，散文。作于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李贺死后十五年，杜牧应友人沈子明之请，作此序。文章前半部说明承担写序的经过，后半部评论李贺的诗歌。充分肯定并极力推崇李贺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与高超的艺术技巧，指出李贺诗歌是“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并认为李贺不死，成就将在《离骚》之上。文章大量运用五光十色形象生动的比喻，具体说明李诗特色，排比句式，很有气势。这是评论李贺诗歌的名作。李商隐《李贺小传》中说：“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

李姬传

清·侯方域作，传记散文。歌妓李香，侠义、聪慧，善琵琶词而曲不轻发，与侯生结识，劝勉其远避权奸，择人交游。侯生落第，李香歌“琵琶词”送行，勉励侯生终身自爱。从此谢绝权门重邀，不复其歌。作品赞美了李姬不同流俗的胆识和鄙视奸佞的刚正品格。全篇文笔凝练，叙事生动，人物形象灿然可见，是作者优秀的代表作。当时陈令升评曰“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说伎俩”，实为偏见。邵长衡《侯方域传》曰：“明文报弊，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

李　寄

小说，晋·干宝《搜神记》的一篇。文章生动地描写了少女李寄剪灭蛇怪的故事，热情地赞美了为民除害的女英雄。文中先写蛇怪为患，已吞食九个童女。次写又预为募求喂蛇的童女，一时未得，贫民李诞幼女自愿应募，以为“可得少钱，以供父母”。至祭蛇日，李寄怀剑带“咋蛇犬”往

祭所，先将数石饧䬪米粉团置蛇洞口。蛇出食之，李寄即纵犬咬蛇，并自后挥剑砍蛇，蛇死。最后写越王知此事，乃聘李寄为王后，李诞家也因而富贵。文中讴歌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大无畏精神，让事实批判了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也暴露了都尉长吏等地方官的苟且无能。小说结构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写李寄"入视穴，得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又写她斩蛇后"缓步而归"，把这位少女居高见远，从容自信的情态描摹得非常传神入微。至于李寄为王后，李诞得官，全家受赏，显然是画蛇添足。

李愬雪夜入蔡州

宋·司马光作，散文。唐宪宗为抑制割剧、维护国家统一，多次对蔡州用兵，均告失败。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派宰相裴度到郾城（今河南偃城）督师，裴度建议撤消监阵宦官，极力支持主动请战的唐、随、邓节度使李愬采取瓦解敌人、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最后一举平定蔡州之患，并生擒叛将吴元济。作者以精炼的笔墨塑造了李愬这个多谋善断、战功卓著的人物形象，并生动地展示了平蔡战役的历史画面。结构严谨，概括性强，详略有致，是文章突出的艺术特点。描述李愬，是通过他战前搜集情报、抚慰士卒；进而招纳降将、掌握敌情；最后雪夜进兵，一举告捷；并着重指出"愬俭于奉己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其所以成功也"。而刻画吴元济，仅用几笔，骄横、始惧、请罪、被擒之种种情态跃然纸上。

李疑传

明·宋濂作，传记散文。本篇记叙李疑体恤贫者的事例，赞美他扶危济困的高尚品德。文中先写李疑收留病卧京都的远客范景淳，并为他求医煎药，洗涤污臭，以至具棺殡葬。再写收养落荒产妇，辞谢恩报。篇末引出"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吾伤流俗之嗜利"的议论，寄寓愤世的感慨。全文语言平易流畅，记叙详略分明。可与《杜环小传》并读，体会其手法之多样。

吾庐记

清·魏禧作，散文。作者为其弟魏礼的吾庐所作的记。文章先略点吾庐之得名，说明环境特征，然后以答客问形式记叙了魏礼不避艰险，举债远游的作为和胆识。作者主张"人各以得行其志为适"，并以"志士不忘在沟壑"赞美魏礼树立高尚志趣，并孜孜以求的精神。结尾说明作记缘由。全文启承巧妙，转折自然。文意层层深入，有跌荡，有呼应，富于变化。

吾富有钱时

唐·王梵志作，五言古诗。这首白话诗，以第一人称语气写出，富有钱财时，妻子儿女，为己叠袄，送己上路，殷勤周到；带钱返家，妻儿迎笑，似白鸽旋绕，如鹦鹉饶舌，讨好献媚；暂陷贫穷时，嘴脸顿变。诗人慨叹：人有穷时，也会变富，贪图钱财，不顾情义，且看报应。作者选用日常生活显见事例，以凝炼简洁的口语，刻画贪财者的势利丑态，指斥人情冷暖中金钱的举足轻重，入木三分，发人深省。王诗开创了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

两都赋

汉·班固作，赋。是从铺陈宫苑

园林的大赋转入描写都城建置的巨篇。它是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构成的。自光武帝刘秀至和帝刘肇建都洛阳，已历四帝，七十余年，但惯居西都的旧臣缙绅仍希望以长安为首都。班固担心和帝放弃洛阳，复都长安，遂进《两都赋》以安和帝之心，颇得和帝称赏。《西都》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旧日长安形势险要、物产丰富、宫室壮丽等情况，说明定都长安的适宜。《东都》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立，奠都洛阳以来的种种重大政治文化措施，作了多方面的美化和热烈的赞颂，认为当日洛阳的繁荣已远远超过往昔的长安，还是以建都洛阳为佳。于是"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完全折服于东都主人了。赋末附《明堂》、《辟雍》等庙堂诗五篇。全赋辉煌雄辩，然不无摹拟《子虚》、《上林》的痕迹。晋人皇甫谧以为"理胜其辞"，指出《两都赋》有文采不够突出的弱点。

更漏子(玉炉香)

唐·温庭筠作，词。这是一首写秋思的作品。上片写唯有香炉、烛泪相伴，夜长衾寒，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下片写雨打梧桐，碎响窗前，增人离恨，直到天明。上片写的是室内，下片写的是室外，上片浓艳，下片疏淡，相映生辉，把离愁别恨，含蓄地表达出来。语言疏朗，立意深刻，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说："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更漏子》(玉炉香)一首尤佳。"

更漏子(柳丝长)

唐·温庭筠作，词。《更漏子》，唐教坊曲名，即《夜曲》，后用作词牌。写女子相思之情。上片前三句写夜来春雨淅沥，更加更漏声声。这正是勾起别愁离恨的声响，而只有长夜不寐的人才感受到这一切。接着三句写女主人公由自己的相思，联想到塞雁、城乌也会惊起，羡慕画屏上成对安栖如故的金鹧鸪。清张惠言《词选》评这"三句言欢戚不同。"下片更通过写室内的陈设，点出"惆怅"的原因，以"梦长君不知"结尾，表达了忆念之苦。全词由远及近，由景及情，情景相寓，脉络分明，把闺怨表达得隐微曲折，婉约含蓄。

扶风歌

晋·刘琨作，五言古诗。《乐府诗集》编入《杂歌谣辞》。或谓《扶风歌》实九首，以两韵为一首，符合乐府四句为一解的习惯。这篇诗歌成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秋九月出任并州刺史时。表达了作者对时政的不满和对国运的忧虑之情。诗中把旅途艰辛引起的烦恼、远别家乡产生的眷恋、离开京畿感到的不安和对自己前途的怀疑等等复杂的心绪混在一起，同时反映出了一位民族志士慷慨壮烈的胸怀。此诗不以文辞取胜，而以神气感人。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评《扶风歌》说："苍苍莽莽，一气直达，即此便不可及，更不必问其字句工拙。"

折杨柳枝歌(四曲)

北朝民歌，梁采入《鼓角横吹曲》。全诗四首。"上马不捉鞭"一首与《折杨柳歌辞》第一首仅有三字之异，是写折柳吹笛，表示惜别的，格调朴厚，语浅情深。其余三首皆咏大龄女子思嫁。"门前一株枣"一首，以枣树对时光逝去的麻木无知，反衬大龄女子对青春消逝的敏感，发出尽

早出嫁的迫切要求。"敕敕何力力"、"问女何所思"二首的内容是连贯的，写待嫁女子废弃纺织而叹息，经诘问，才得知女子在埋怨母亲口头上应许女儿出嫁，但实际上并未予重视；一年已尽，此件大事竟然消息全无。也反映了女子对及时出嫁的愿望。写得天真质朴，饶有风趣。"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写得尤为坦直、真率，一扫忸怩之气。

折杨柳歌辞（五曲）

北朝民歌，梁采入《鼓角横吹曲》。全诗五首，是一组北地生活的杂咏之作。"上马不捉鞭"是一首送别诗，以折柳吹笛表示惜别和相送。写得苍凉质朴，一片真情。"腹中愁不乐"是一首情诗，诗人以女子的口吻说自己愿意化为恋人的马鞭，与他寸步不离。诚挚的愿望，天真的想象，传达出少女纯洁炽烈的深情。"放马两泉泽"是一首格言诗，形象、生动地说明：办事不循门径，则将劳而无功，见笑于人。这样的作品在北朝民歌中甚为罕见。"遥看孟津河"是一首反映民族状况的纪事诗，写在胡汉相邻、景物宜人的地方，表现胡人听不懂汉人歌曲的惆怅情态。写得朴素无华，深沉动人。"健儿须快马"是一首歌咏赛马的诗，写出了健儿快马，生气勃勃的游牧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此组诗，可能是胡歌汉译。

抛毬乐（珠泪纷纷湿绮罗）

唐·无名氏作，曲子词。这是被抛弃的女子的一首悔恨之作。词中直接揭露"少年公子负恩多"的社会现实，而且用"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之语，表达出被侮辱的姐妹们之间的互相关怀，深悔自己的轻信。全词直叙心中悔恨，语言平白如话，哀婉动人。

把酒问月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题下自注云："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可见是应友人之请而作的。诗歌起手突兀，以停杯发问开篇，接着驰骋想象，结合神话传说，对月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又由今月、古月，今人、古人，想到时间的流逝，感叹人生的无常，最后落到希望"月光常照金樽里"。全诗由酒到月，由月到酒，从空间感到时间感，塑造了一个崇高、美好、神秘的月亮的形象，显示出一个孤高出尘的诗人自我，丰富的想象，飘逸的诗情，淋漓尽致。苏轼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脱胎于此。

报任少卿书

汉·司马迁作，散文。李陵兵败降敌后，作者曾为李陵上言缓解，未指名地谴责了与兵败有直接干系的皇亲李广利，触怒了汉武帝，遭到监禁，后受腐刑。出狱后，司马迁被任为常由宦者充当的中书令，是皇帝的近侍之臣。友人任安认为他"专宠任职"，曾写信劝他利用职位之便，"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才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这是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事。书信中作者以极为悲愤的语气申述了自己在李陵事件里的不幸遭遇，尤其是受刑后的极端痛苦的心情。说明自己忍辱生存是要继承先人的未竟之业，写出有独创性的《史记》来，留给后世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在书信的字里行间，揭露了汉武帝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为人。书信似为自己未能推荐贤士而辩

解，实是借题发挥；既述磊落之志，又抒悲愤之情。它是一篇饱含辛酸的自叙传，也是一份对抗暴君的控诉书。《文心雕龙·书记》篇曾评之以“志气槃桓”。它是标志西汉最高成就的散文，也是上古后期不可多得的书信杰作。

报刘一丈书

明·宗臣作，散文。给刘一的一封复信。关于刘一，生平不详，据文意该是作者父亲的至友。丈，是对长者的尊称。明嘉靖间，严嵩父子揽权，朝政腐败。当时，趋附侯门，买官鬻爵成风，官场一片黑暗。作品以对一般官僚奔走权门的奴颜婢膝，相爷的骄横擅权，门者的贪心不足予以深刻无情的揭露。作者还以他道经权门则“掩耳闭目，跃马疾走”与之比照，来表露自己迂阔、耿介的情怀和对尘俗的鄙视。全文借“上下相孚”发端，敷衍文字，辩白有力。种种描摹刻画，无不穷形尽相，犹如数幅绝妙的世情讽刺画，幽伙含机，醒人耳目。在崇尚“文必秦汉”的后七子中，宗臣此文言之有物，切中时弊，而又不泥于古法，因得以传诵。

报孙会宗书

汉·杨恽作，散文。汉宣帝时，杨恽官至郎中令，爵为平通侯。后坐罪，免为庶民。于是还乡闲居，自治产业，修造住宅，生活豪奢。朋友孙会宗以信告戒，谓身为退废之臣，应谨小慎微，闭门惶惧，作出可怜之态，不当治产、交游，也不该在社会上博取名声。杨恽便写了回信。信中首先说自己在职时不能尽忠，退职后归里务农、兼营商业，下养己身，上充国库，这是平民的本分，不该遭到讥议。继而反驳来信中告戒的话，说明身分不同、志趣有异，不能相强。回信以田氓、贾竖、“下流之人”自居，与卿大夫划清界限。又隐斥朝廷政治混乱，用人不当。书信写得生动活泼，纵横不羁；有说理，有陈情，通篇怪话，满纸牢骚，嬉笑怒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拟行路难

南朝宋·鲍照作，以五言为主的杂言组诗。乐府《杂曲歌辞·行路难》本是汉代民间歌谣，东晋袁山松改变其音调，创制新辞，流传一时。后来古辞与袁辞皆佚。鲍照拟作十八首，未必成于一时，也不专咏一事，但构成词彩瑰丽、音节错综、情调一致的抒情组诗。作者灵活地运用杂言歌行体，有的直赋而言怀，有的则比兴以寓意。歌咏人生中的种种忧患，是组诗内容的主要倾向；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则是组诗思想的共同基础。“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一首，叙述因孤直难容而罢职闲居的生活情况，诗中抨击门第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为贫贱之士浪费才华、备遭压抑发出悲愤的不平之鸣。“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一首，写的是虽想酌酒自宽，但举杯欲歌却又哽咽而止，进一步表现出忧愤的深重，因为诗人思考的事竟是不敢明言的。“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一首，其情调比较旷达，但其中正贯注着一种生活经验带来的隐痛。“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一首，感叹时光易逝，红颜易老，想要排除一切忧愁，及时作乐，反而透露出诗人内心的忧不可解。其他篇章，即使只反映一个不太深广的社会生活

的侧面，也无不沉郁凌厉，词藻丰富，音节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例言》云："《拟行路难》十八首，淋漓豪迈，不可多得。"许顗《彦周诗话》也评道："明远《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组诗雄肆、奔放的风格，对后代诗人特别是对李白有过巨大的影响。

拟景炎皇帝遗诏

宋·陆秀夫作，骈文。这是由陆秀夫代宋端宗赵昰所立的遗嘱。当时宋已降元，但"遗诏"中仍表示"虽国步之如斯，意时机之有待"，且不忘"尚竭至忠，共扶新运"。本文虽为代人而言者，实际是表达了作者艰苦奋斗、宁死不屈的抗战决心。言辞恳切，感情真挚。

连昌宫词

唐·元稹作，七言古诗。元和十年(公元818年)任通州司马时作。连昌宫故址在唐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西十九里，是唐代皇帝行宫之一。这首诗通过连昌宫昔兴今废的对比，揭露外戚荒淫、跋扈的行径，批判奸相弄权误国的时弊，探究安史之乱爆发的因由，提出圣君贤卿的理想，抒发人民渴望休兵的愿望。通篇采用作者与老翁对话，老翁追忆往事，先刻画了昔日宫殿的华贵，通宵的行乐，歌舞的盛况；然后描摹了今日楼阁的荒芜，野兽的出入，宫门的关闭，对比强烈，寄寓了感伤哀叹之绪。其中还描绘了一个个风云人物，称赞姚崇、宋璟的贤能，鞭挞奸相的弄权，皇亲国戚的宴乐无度，褒贬鲜明。诗人将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事都集中到连昌宫来写，成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并有意移花接木地虚构细节，虽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更突出生活的本质，具有艺术的真实。在艺术构思、创作方法上独树一帜，被誉为"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此诗布局完整，倒叙顺记相间，叙事议论融合，风格独特。

求自试表

三国魏·曹植作，散文。作者早年曾得曹操的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威胁过曹丕的地位，因而曹丕及其子曹睿先后在位时，曹植备受猜忌，屡遭打击，郁郁终生。《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记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乃上表求自试。《表》中充分表达了不辞乘危蹈险、突刃触锋的从军报国的志愿，同时反映了长期遭受压制，毫无作为，徒当"圈牢之养物"的焦急和苦闷。《文心雕龙·章表》篇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求自试表》便是曹植表章的代表作。

步出夏门行

又题《陇西行》，三国魏·曹操作，乐府《相和歌·瑟调曲》辞。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乌丸时作。诗人以游仙者的口吻写一时的经历和感想。艳(序诗)三十七言之后，有《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四个专章。除艳首句"云行雨步"有些超凡之气外，其余只是描述河朔一带的风土景物和抒发入世的雄心大志；与他的《气出唱》之类的游仙之作迥然不同。其中《观沧

海》写经过碣石山所见到的景色,“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概括了大海雄伟、广阔、无所不包的气势，是描写大海的传神之作。在《龟虽寿》中，作者认为任何生物都不免一死，但人的寿命长短并不仅由天支配；养生有术也可以延年。作者不因人寿有限而感到颓丧，相反，他写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之言，主张老当益壮，永不放弃远大理想，充分表现出诗人求实、向上的思想和豁达、博大的胸襟。

邺都引

唐·张说作，七言古诗。此篇写成于迁相州刺史时。邺都指三国时代魏国的都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这是一首怀古诗。先追忆概述魏武帝曹操争霸群雄，日携壮士破阵，夜接文人切磋，草创文治武功的业绩；次写都邑缭绕西山，桑榆漫漫漳河，以山河昔日的繁盛，反衬朝代变迁城郭为墟的沧桑；最后慨叹高冢埋贵臣，美女化尘灰，繁华销尽，唯剩愁杀人的铜台悲风。这首凭吊古迹的诗，紧扣魏武的始终，将昔日的叱咤风云与今朝的凄怆荒芜对比，蕴含人生无常的伤感惆怅，也借帝王且如此，来宽慰抚慰遭贬的不平忧愤。这是他“得骚人之绪”的代表作。

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唐·李颀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叙述觱篥出自龟兹，截竹制成，胡人吹奏曲调传入汉地，令闻者叹息，远客垂泪，慨叹世人不懂欣赏乐曲之妙，独醉音乐的寂寥。当作者醒悟曲调多变的乐声，已是明烛照堂的除夕，不禁萌发陶醉音乐美酒的尽情享乐之念。其中描绘觱篥声粗细高低的变化，欢快低沉的变换，或用自然界的声响比拟：如风吹桑柏，九雏鸣凤，龙吟虎啸，百泉秋声；或以熟悉的曲调包涵的音乐形象比拟：《渔阳掺》的悲凉，似云黄尘飞，白日黯然；《杨柳枝》的欢快，如春日皇苑，繁花似锦。诗人还频繁转韵，使这首描写音乐的诗，也充满了抑扬顿挫的乐感，十八句变换了七个韵脚，韵脚与意境配合，相映相托。

听张立本女吟

唐·无名氏作，或题高适作，七言绝句。诗歌创造了绝妙的清雅空灵的意境：一个危冠广袖的楚装少女，在寂静的夜晚，如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用玉钗敲竹节拍，浅吟低唱着动人的诗章。诗中景色全由人物情态写出，神清音婉，超尘绝俗，天然雅淡，真乃别具一格的佳作。

听角思归

唐·顾况作，七言绝句。写客子思乡，归期未卜，日夜思念，形之梦寐。诗就从梦中回到故园写起，但见故园黄叶满地，青苔铺路，叶无人扫，路无人走，可知故园荒废已久，客子离家之长更可知。梦醒之后，天色将明，角声阵阵，由闻角而生哀。长夜漫漫，梦魂颠倒，醒后更觉断肠，起看残月，孤影相伴，对月徘徊，形象地描绘客子凄凉孤寂的情怀，诗人遭贬后的苦闷心境。语短情长，诗风沉郁。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此诗“有伤心不语之致。”

听流人水调子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此诗

大约写成于晚年赴龙标（今湖南黔阳）贬所途中。秋江夜晚客愁涌起，为遣愁怀，分付弹筝，曲调与心境相合，激越似千重万重雨。筝弦突断，迁客落泪，不能自己。起句便以“孤舟”“微月”“枫林”，渲染出朦胧、孤寂、凄清的环境，不着“愁”字，言外之意已现。第三句，既似眼前实景，又似听乐的幻感。“千重”“万重”的“重”字叠用，暗示乐声的急促激昂，寄寓了流人的复杂思绪。“泪痕多”与千重万重雨相呼应，引人有想象的余地。

听弹琴

唐·刘长卿作，五言绝句。诗题一作《弹琴》，从诗中内容来看，似有“听”字更妥。诗中先写琴声，七弦音响，犹风入松林，“冷”与“寒”暗示琴声的清越；而“静听”之态，反衬出琴声的诱人魅力。笔锋一转，点出曲高和寡，为时人所弃，暗示知音稀少的孤独。诗人借听琴赏乐，寄托了不趋时尚，孤芳自赏的情操。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唐·李颀作，七言古诗。写于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这首诗通过描写当时著名琴师董庭兰弹奏历史名曲——《胡笳弄》，赞赏他的惊人高超的演奏技艺，称颂房琯知音的高才。前六句写蔡文姬昔作《胡笳十八拍》，演奏时胡人落泪汉使断肠的魅力，荒寂凄寒的环境更感哀婉悲凉，为董大弹琴铺垫。中间十八句，描绘董大拂琴由商至角弦，惊动四郊秋叶，深山妖精，概述指法娴熟情蕴琴声。至乐声变化：纵收如百鸟散聚，低沉开朗如万里阴晴，嘶酸如雏雁失群，断绝如胡儿恋母，哀怨如公主远嫁，幽声突变飘洒，似长风吹林，雨敲瓦片，飞泉飒飒、野鹿呦呦。乐声感动万物，川波为之不流，百鸟为之罢鸣。诗人以适度的夸张，变幻多姿的比喻，淋漓尽致的铺陈，让行人领略音乐所展示的妙境。最后四句顺势颂扬房给事的知音，在祝贺中蕴藉羡慕知遇之情。诗人将乐曲来源，演奏技艺，音乐形象有机结合，飘洒纵横，天地古今，流转浑成。

听颖师弹琴

唐·韩愈作，杂言古诗。这是一首“写琴声之妙入髓”的名作。诗人巧妙地把诉诸听觉的乐声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视觉形象。诗一开始，一连十句，用了一连串新颖贴切的比喻摹写乐声和音响，“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以青年男女轻声耳语，倾诉衷情来比拟琴音细柔微婉。“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琴音忽然变为激昂雄壮；“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一会儿，琴声又变得轻快悠扬；接着，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描摹琴声象百鸟争喧，忽听一只凤凰在引吭长鸣，不同凡响。最后琴音升到极高度，陡然一落千丈，戛然而止。这种腾挪变化的描写，把琴声的细柔深沉，顿挫抑扬的感人力量，形象地表现出来，收到“听声类形”的艺术效果，成为诗歌史上摹写声音的至文。

岐阳三首

金·元好问作，七言律诗。金哀宗正大七年（公元1230年）蒙古军攻金，次年正月围凤翔，四月城陷。诗以凤翔古名岐阳为题，描写战乱景况，寄寓国势濒危的感慨。第一首写战祸兵燹的残酷，痛惜无计挽救现实。“穷途

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借典兴叹，含无限悲怆之情。第二首叹息金不能依险固守，百姓横遭屠劫。“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描绘战后惨状，反衬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凶恶，亦景亦情，沉挚感人。第三首以昔时之强盛与当今悲惨现状相对照，喟叹金主腐败无能。由于思想的局限，诗人此类丧乱诗还不能认识到金统治者即是外患的祸根，仅是哀其沦亡，怒其不争而已。但它毕竟反映了战争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蕴含着诗人强烈的反征服情绪，不愧为继承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作品。后代诗评家亦极重视：明人储巏评曰："金亡以后之文辞，悲歌慷慨，有诗人伤周，骚人哀郢之遗意"。清人赵翼则以之比杜甫丧乱诗："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

别三子

宋·陈师道作，五言古诗。作者穷困，无力养家。妻父入蜀为官，诗人只好让妻儿随岳父入川。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夫妇、父子因贫困被迫分离的极痛深悲，“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是诗人痛割肝肠的号咷之语。“有女初束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也是碎心的写实。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贫苦文人的悲惨处境。诗中感情丰富，语言真挚，风格流畅自然。

别云间

明·夏完淳作，五言律诗。明亡后，诗人参加抗清斗争，于永历元年(公元 1647 年)六月在家乡云间(今上海松江)被捕，当年就义，年仅十七岁。诗篇作于狱中。首二句概括抗清遇难，接以“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抒写了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然后写永别故乡的惆怅。结句“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以雄奇的想象表现了少年英雄至死不屈的抗清斗志。诗情先出以悲怆，结响一振，英气悖悖，颇能感人。

别韦参军

唐·高适作，杂言古诗。开元二十三年，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诗人就试“有道科”，本诗为去京师就试，告别朋友韦参军(刺史下属官员)而作。诗歌开篇四句五言诗，写他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以为功名宙指可取。表现出青年诗人的聪明、自负。下面八句转为七言诗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境遇。诗人“布衣不得干明主”只落得“为农岁不登”，“垂钓心长苦”。后十句生动地描写了两人的深挚友谊，提出“唯君于我最相亲”的结论。要与这样的朋友离别，不能不“使我惆怅惊心神”，但结尾又劝慰自励道：“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诗歌写得率直深情，肝胆剖露，虽失意而无颓靡之态，话别离而有豪放之音，诗中多用偶句和对比，音韵铿锵，雄浑奔放，流美婉转。

别州民

唐·白居易作，五言律诗。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五月作者杭州刺史任满，与州民作别。白居易任内曾组织人力，在钱塘门外修筑湖堤，蓄水可灌溉湖滨田一千多顷。堤修成后，还作《钱塘湖石记》详叙使用办法。这首诗先渲染州民相送遮路筵别的场面，再写诗人想到没能改变税重农饥的惨状，借典抒发愧对州民的心情，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才使负疚的心灵略感宽慰。全诗只有二句描绘送别场面，其余围绕诗人内心世界感情起伏的波澜中，流露出他对州民痛苦生活的深刻了解和无限同情，反映出诗人兼济天下的士子思想。

别舍弟宗一

唐·柳宗元作，七言律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春，柳宗元的从弟宗一，自柳州赴江陵，作者赋诗以赠。诗中流露作者被贬之后身世漂零、孤寂悲愤之情。与弟患难与共之中又逢远别，倍觉伤神。"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充分揭示了"零落残魂"的伤痕。"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一联，诗中有画，景中寓情，用浓墨丽采渲染离别黯然魂销的境界。全诗用语精切、富于感情色彩。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四十三评此诗："语意深成而真切，至今传颂口熟，仍不觉其滥。"

别范安成

南朝梁·沈约作，五言古诗。是一首赠别的小诗，极概括地道出朋友间的离合多端，以及对过去、现在、将来人事的感慨。"勿言一樽酒，明日难再持"这就是王维《渭城曲》"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蓝本，二句以新奇的设想，预计别后相思之苦，表现出诗人与范安成之间的友谊至为深厚，耐人寻味。此诗辞意朴实明朗，完全摆脱了当时组织工丽的风习，确是一篇难得的抒情佳作。沈德潜《古诗源》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

别 诗

南朝梁·范云作，五言四句仄韵小诗。"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两句惟言冬去春归，比喻形象，遣词工巧；雪、花辗转相对，妥贴自然，玲珑可赏。沈德潜《古诗源》评云："自然得之，故佳，后人学步，便觉有意。"

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

唐·高适作，七言绝句。董大，高适的友人，不详所指，一说是音乐家董兰庭。诗歌前两句以黄云满天，天色已晚，大雪霏霏，北风吹雁的凄寒环境，来烘托别离的悲楚气氛。接着笔锋一转，却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相继，表达了对朋友的热情慰籍和入微的体贴，而慰籍与体贴之中又充满了确信与了解。且出之以明快活脱的反诘之句，越发使诗情豪迈、开朗，情味深长，是传诵不绝的叙别佳作。

别 赋

南朝梁·江淹作，骈文赋。作品把人间普遍存在的感情概括地予以类别，描写各种人物离别时的感受；集中表现了离别给人造成的痛苦。此种构思和写法，显示了作者的独创性。无论贵人之别，任侠之别，从军之别，赴绝国之别，弃尘寰之别，还是夫妇之别，情侣之别，当事者身分不同，处境各异，但带来的"黯然销魂"则是一致的。也不论是别于山曲河湄，还是别于秋冬春夏，作者都以清丽的景物衬托离人感伤的心境，写得情味悠远深长。至于描摹百感凄恻的游子，况若有亡的居人，无不情景相生，善于烘托别离双方嗒然失据、无可奈

何的气氛，感人异常。全赋头绪纷纭，然而连缀紧密，一气呵成，把别离的滋味写得缕缕入情，丝丝入妙。如“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语，移情之力，不可阻当！这是一篇以柔婉取胜，但不流于轻靡的作品，又是一篇典型的骈俪文章；它明显地有别于前代的散体叙事大赋，也不同于往昔的抒情小赋；它在对仗和音响上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成为骈俪赋精工化进程上一个新的起点。

别薛华

唐·王勃作，五言律诗。据王勃《秋夜于锦州群官席别薛华序》所述，他与薛华是同乡、通家、挚友。除此还有《重别薛华》诗，可推断两人的关系并非一般。作者曾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革职，此诗便是入蜀后，心情郁闷时的作品。前半写前路荒寂艰辛，心绪惶惑不安，真是悲凉行路，孤凄伤身，寓坎坷经验于告戒之中，寓感伤心情于别友之时；后半写相同的漂泊心事、苦难生涯，双方都会梦中相忆，劝慰友人兼宽慰自己，怀念挚友与友人思己共融，将相依与共的挚情，写得凄楚动人。将自己的经历、感受融入送别诗，使之意境别具一格，耳目一新。此诗与《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参照，出自同一作者的同类题材，只因写作背景和诗人心情不同，格调便也迥异。

虬髯客传

唐·杜光庭作，传奇小说。写李靖、红拂、虬髯客的故事。隋末天下大乱，杨素宠妓执红拂者识李靖于布衣，大胆私奔，一起出逃，途中遇见思谋帝位的虬髯客。后来三人见到李世民，认为是真天子，虬髯客主动退避海上，另图出路，并倾家资助李靖辅佐李世民。作品反映了隋末天下大乱时，希望英雄豪杰乘时而起统一国家的愿望，曲折地反映出对于晚唐动乱局面的不满，但也宣扬了皇权天授等封建正统思想。本篇情节巧妙，结构谨严，人物不多却形象鲜明。红拂女的机智勇敢，李靖的风流倜傥，虬髯客的豪爽慷慨，以及他们的侠义行为，深为人们所喜爱，后世称之为“风尘三侠”，早已成为绘画和戏剧的题材。明人凌蒙初作有《虬髯翁》，张凤翼、张太和皆有《红拂记》剧本。

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诗成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秋。全诗以田妇口吻，述说江南农村遭受天灾人祸的悲惨境况。先写此年粳稻迟熟，加上秋雨如泻，稻穗大量倒伏，经过抢救，纵然减产，尚能小获。次写载粮入市，市中粮价极低，得钱无几，不足交纳赋税。为救眼前之急，只得卖牛纳税，拆屋执炊。又写官家大费钱粮笼络羌人，置小民于不顾。最后写田妇感到已无生路，只能赴水自尽。全诗平铺直叙，不动感情，不着议论，但充满了对朝政的否定和对农民的同情。

吴季子札论

唐·独孤及作，散文。季札，春秋时吴国贵族，他曾三次推让吴国王位。文章就此发表议论，批驳《左传》、《史记》对季札让国的赞美，指出季札让位是只顾个人名节而不顾吴国兴衰，不仅不能算贤明，而且是导致吴国贵族内讧以致覆亡的原因。本文提出为国家大业应当仁不让的看

法，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所以，此文当时颇负盛名的。文章用一连串反诘问句，指责季札让位之祸，驳论十分有力，层次清楚，文风朴实。

牡 丹

宋·陈与义作，七言绝句。作者本洛阳人，洛阳以盛产牡丹名世。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作者流寓浙江桐乡，见牡丹，不禁思念已沦陷于金人铁蹄之下整整十年的洛阳。作者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潦倒异乡，看到牡丹，无限伤感，于是写下这首诗。诗中抒写他看到牡丹，而引起的对家乡洛阳的深切怀念之情。千忧万恨都包容在“独立东风看牡丹”一句里。“牡丹”为题，看似咏物，实是言怀。全诗感情丰富，含蓄有致。

牡丹亭记题词

明·汤显祖作，散文。《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它是继《西厢记》后，反映爱情主题的戏曲名著，也是汤显祖的代表作。无论其反封建意识，或创作艺术价值，都远迈前人，成为我国戏曲史上一部振拔后来的浪漫主义杰作。题词，类序而短，每为序之补充。明代中叶戏曲创作繁盛一时，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首的“玉茗堂派”影响最大。前者主格律，后者不囿樊笼，强调言情。“公所讲性，我所讲情”正概括了汤显祖的创作主张。题记以杜丽娘对爱情“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而可以生”，肯定她生死执着，大胆热烈的追求，指出“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来说明人物的现实意义。并指斥一味墨守僵化模式的主张为“形骸之论”。藉以阐明运用离奇的幻想情节，抒写现实强烈情感的创作思想。所谓“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就是对这种积极浪漫主义创作观点的极好概括。

利州歌(云栈遥遥马不前)

宋·汪元量作，七言绝句。这首诗记作者行经四川的见闻。诗中写南宋覆亡后，四川秀丽的风景经过元兵的践踏，已显得大不如前；百姓在异族更加残酷的剥削、压迫下，生活非常悲惨，因而深深怀念故国的繁盛景况。诗中通过个人见闻及异族入川前后的变化，反映了元初的历史事实。诗人笔下亡国之痛，使诗情自必沉郁悲凉。

乱后逢村叟

唐·杜荀鹤作，七言律诗。“经乱衰翁居破村”，开头点题勾勒出一幅战乱之后农村破败、悲惨的画面。接着用“村中何事不伤魂”承上启下。叙述老翁的伤心事：田园无人耕种而荒芜了。桑柘因供军需被砍光了，横征暴敛到了无孔不入，鸡犬不留的地步。结语“日落前山独依门”，老翁的孤独悲哀和感慨不言自明。此诗可与元结《贼退示官吏》比照，元诗直露，杜诗含蓄有力。

何草不黄

《诗经·小雅》的一篇，这是征夫苦于服役的一首怨诗。《诗序》说是“下国(诸侯国)刺幽王之作。”朱熹《诗集传》则说“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此诗通过征人叙述自己经年在外的苦难生活，愤怒地控诉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全诗四章：以草枯起兴，写从役之人的劬劳憔悴；家室远隔，不得团聚；服役在外，如同旷野中的

走兽，东奔西突，不得止息。诗里提出诘问："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可叹我们远出服役的，偏偏就不算人？"）读来如闻切齿之声，咄咄逼人。充分表达了行役者的怨愤之情。

作蚕丝

南朝乐府民歌，属《清商曲·西曲歌》。共四曲，当制于梁陈间。《古今乐录》说是没有舞蹈，只有吹奏乐器与铃鼓伴奏的倚歌。这是一组情诗，诗中以育蚕、缫丝、纺织为喻，写一个采桑养蚕的女子，在热恋中的思想活动。全诗写得贴切、新颖、传神。"春蚕不应老"、"绩蚕初成茧"两章，表明为获得爱情而不惜抛弃生命的牺牲精神。这种反封建的勇气是值得称赏的。后来"得成比目何辞死"、"春蚕到死丝方尽"或即脱胎于此。"素丝非常质"一章，又表现出女子的担心，她怕男子见异思迁，感情不专。诗中"缠绵自有时"乃双关语，"贵得共成匹"谐音匹配，"但恐花色多"是隐喻法。全诗感情真挚，语言形象，确是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之作。

伯　兮

《诗经·卫风》的一篇。朱熹《诗集传》说此诗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全诗四章，写丈夫长期在外服兵役，给妻子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第一章，写思妇想象自己的丈夫手执武器雄纠纠地走在王师的前面，显得人材出众。第二章，写丈夫东征之后，妻子便无心梳妆打扮了。第三、四章，以望降雨而却天晴比喻盼夫归而未归，表达思妇大失所望的心情。并进一步写出对丈夫的思念不已，以至想得头疼、心痛也在所不辞。小诗写得情真语切，爽快质朴，毫无忸怩之态，深刻地表达了一个思妇的心曲。

伶官传序

宋·欧阳修作，散文。《新五代史·伶官传》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几个伶官败政乱国的史实，欧阳修为之写了序。序文通过对后唐盛衰的分析，阐明了国家的兴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的道理；同时竭力倡导"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观念，以此告诫统治者要力戒私欲、防微杜渐。作者对封建王朝更替的认识，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强调统治者的道德精神与政权存亡有直接关系的论点，对当时牢固存在的天命思想确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文章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既有浓烈的抒情意味，又有感人的逻辑力量。

兵车行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以后，唐玄宗连年发动拓边战争，而屡遭惨败。残酷的战争、频繁的征役，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诗人目睹悲惨的现实，写下了这首血泪满纸疾呼有声的名篇。诗先叙述咸阳桥边征人临行时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尘埃遮蒙、牵衣顿足、拦路哭送、一片忙乱嘈杂的景象，烘托送别场面的凄惨的气氛。接着，借征人之口诉说痛苦的遭遇，从十五到头白，打防河到戍边，人死丁减，田地荒芜，县官索租，反映了官府的横暴和人民的困苦。全篇叙事纵横捭阖，抒情怆然泪下，语语沉痛，令人不忍卒读。句法长短参差，跌宕有致，结构又极谨严。仇兆鳌《杜诗详注》

评："此章是一头两脚体，下面两扇各有起结，各换四韵，各十四句，条理秩然，而善于曲折变化。"道出了这首诗谋篇立意的特点。

兵乱后杂诗（晚逢戎马际）

宋·吕本中作，五言律诗。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冬天，金兵攻陷汴京；次年四月又掳徽钦二帝。这首诗即写于这次变乱之后。诗中描写了饥苦难熬的悲惨光景和作者忧愤不已的心情，并表达了抗击金兵的愿望。语言凝炼，沉痛感人。若"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真是吞声而哭的笔墨。

狂 夫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约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夏。当时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前四句描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秀丽景色。首联"万里桥"与"百花潭"，"草堂"与"沧浪"，略相映带，似对非对，有天成之美。颔联"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结撰极为精心，写微风细雨全从境界出。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里有风，雨细风和、润拂大地，令人陶然。然而与此不和谐的是诗人全家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饱经患难的诗人，仍以"欲填沟壑唯疏放"，不肯巴结权贵。而且这种狂放的性格与日俱增，故以"自笑狂夫老更狂"为结。一面是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可悲可叹之事，两种看似无法调和的情与景，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

饮马长城窟行

三国魏·陈琳作，拟乐府诗。本篇沿用汉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借用秦代修筑长城的故事，揭示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生活。作者通过筑城的太原民伕和他妻子在书信中的对话，描写了这对夫妻的艰难处境。丈夫身服苦役，生还无望，劝妻子从速改嫁，另寻生路。妻子却要苦苦相候，分担丈夫的忧患，不肯独自苟全；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从侧面反映出人民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灾祸都是封建统治者肆行暴政的结果。全篇采用对话形式，处理得灵活自然，生动感人，具有鲜明的乐府民歌特色。

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或谓兼属《相和曲》。有人以为东汉蔡邕作，不足信。秦汉时代，北戍长城，劳役最苦，而在城下水窟中饮马自是服役里常有的事，后遂将长城饮马与艰苦行役联系起来，托题以作诗。本篇写女子怀念远出不归的丈夫。全诗二十句：前十二句写的是因想念而入梦，梦后盼望的心情越发殷切；后八句写得到丈夫从远方捎来的书信，信里只有劝慰之辞，却没有提及还家的日期。不仅写出思妇的盼望，又从侧面写出她的失望。笔墨简约生动，情深语实。沈德潜评论这首思妇之词"缠绵宛折，篇法极妙"。

饮中八仙歌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诗歌描绘了贺知章、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和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个酒仙的醉态。在勾画每个人醉态时都能抓住特点，如"四明狂客"贺知章，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着力写他醉后的朦胧迷糊之态，他骑

着马象坐船一样摇摇晃晃，掉在井里尚眠于井底。汝阳王李琎是一个宠极一时的权贵，写他乘醉去朝天子，这正是持宠之态。而他见到酒曲车也流口水，恨不得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也是符合权贵的想法。崔宗之是个美少年，他举杯白眼望青天，正画出少年目空一切的情态，当他醉后宛如玉树临风摇曳，美少年之态全出。张旭是狂草大家，作者用“脱帽露顶王公前”，写他的狂放，用“挥毫满纸如云烟”表现他的才华。诗中最精采的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寥寥几笔就塑造了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的诗人形象。全诗以洗炼的语言，用速写的笔法，勾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各具特色而又和谐统一的群仙醉酒图。诗歌情调幽默轻松，色彩开朗鲜明，音韵流畅和谐。是别具一格的一首肖象诗。

饮　酒

晋·陶渊明作，五言组诗。全诗二十首，都是辞去彭泽县令，归田不久借酒抒怀的短诗。诗前小序说这组诗是酒醉之后，出自偶然的题咏。诗的内容颇杂，有的自述饮酒的乐趣，有的陈述不肯复入官场的决心，或表示固穷不移的态度，或慨叹知音稀少的现实，都是精妙的作品。其中“青松在东园”一首，以众草掩没青松来揭露门阀制度所造成的贤愚倒置的社会现象。“清晨闻扣门”一首，用《楚辞·渔父》的问答形式作出不履仕途、不随流俗的选择。“少年罕人事”一首，陈述少怀壮志、老而无成、穷困潦倒而不堕节操的身世。“结庐在人境”一首，以即事即景的描写，说明安贫乐道的“真意”，强调“心远地自偏”的主观作用，充分写出诗人对隐居生活的热爱和由此而产生的欣喜自得的情感。组诗思想深刻，语言自然，现实性强，都代表着陶诗的最高成就；在诗歌艺术水平上也达到了晋宋时代的顶峰。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首诗着意赞美西湖风景的秀丽，向来被誉为描写西湖的绝唱。前两句以晴日水光的明洁美和雨天山色的模糊美，来概括西湖的无处不美和无时不美；后两句以西施淡装浓抹的无所不宜为喻，生动、形象地强调了西湖的无处不可观、无处不可爱。比喻新颖、贴切，从而西湖赢得“西子湖”的美名，这首诗也因而传诵不衰。诗人在构思上别出心裁，对西湖美不是实写，而是虚写；不是着力去刻画风光，而是用比喻让读者去发挥联想，表现了诗人挥洒自如的才情。

邹忌讽齐王纳谏

散文，选自《战国策·齐策一》。题目是后人加的。本文写作大旨在于促进君主接受臣民的谏言。文中记述齐相邹忌通过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认识到凡对自己有所偏私、畏惧或有希求的人，都要说些恭维、取悦的假话。由此推而广之，他认为齐威王正处于那些偏私、畏惧与有所希求的人的包围之中，自然听到的假话会更多，受蒙蔽的程度也会更深，于是便把自己的想法在朝见威王时讲了出来。威王以为有理，遂即下令欢迎进谏，并奖励以各种方式指出威王错误的臣民。“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

若市，……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结果齐国大治，诸侯皆来朝见。文章议叙兼行，写得奇巧灵活，妙趣横生。以"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作结，点出齐威王纳谏的重大效果。本文所述史事的可靠性或可怀疑，但语言艺术的成就却很值得称赏。

辛夷坞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组诗《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十八首。诗中描绘了辛夷花发红萼的美丽，和它转瞬纷纷飘落的凋零。花开花落两组形象特写的对比，突出美景短促的惆怅。前后迥异的变化，只因"寂无人"的凄清落寞的环境，而不归咎于时节的变化，那么即使这诗不象屈原写辛夷香木有所寄托的话，也可以由此体会到诗人对环境、对时代的一种寂寞感。

庐山草堂记

唐·白居易作，散文。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二年于庐山建成草堂而作此文。文章先记草堂的房屋结构以及室内简朴的陈设，接着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草堂一带庐山的奇丽自然风光。然后，由景物的清幽说到自己心境的安适宁静，表示自己酷爱山水，愿在此终老的遐想。文章虽有乐天安命消极遁世的思想，但也反映了作者横遭贬谪，抑郁不得志的矛盾心情，宁静中透出不平之气。文章描绘了庐山的水光、花草、奇石、苍松等自然景物，千姿百态，有声有色。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这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后，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自江夏来庐山时所作。卢虚舟，肃宗时曾官殿中侍御史。全诗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既有"凤歌笑孔丘"的嘲弄儒家的思想，又有寻仙求道的出世哲学，更有作者热爱祖国山川，热爱生活的激情。诗中"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几句，把层峰叠嶂的庐山及青黛秀丽的水中倒影，生动如画地展示了出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把登山观长江的雄伟、壮阔，写得有声有色。笔调十分豪放，气势磅礴，是一篇描绘祖国山川的名作。前人对此诗的艺术性评价很高。《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中说"《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气并高可也。"

怀良人

唐·葛鸦儿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是劳动妇女的怨歌。描写一个农妇，头上无翠珠饰物，身上犹穿出嫁时的粗布衣，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怀念起出征的丈夫，盼望他早日归来。诗人巧妙地运用种芝麻必须夫妇同种则茂盛的民间传说，暗示渴望丈夫及时回来的殷切心情。全诗新鲜别致、富有生活气息。结句"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尽而意无穷，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快嘴李翠莲

宋话本，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本文塑造了一位心直口快、不畏封建礼教的刚强女性。妇女"多言"为封建道德所不容，而李翠莲则毫无顾忌。她认为不合理的事，就立即表示

反对，因而处处遭到非难；但她事事针锋相对，及至公婆要将她休弃也毫无惧色，反而公开挑战说："公婆不必苦憎嫌，十分不然休了罢。"最后回到娘家，又公然与父母兄嫂决裂，索性出家当了尼姑。李翠莲的表现，对禁锢妇女的"三从四德"封建道德观给予极大的冲击，因此作品中所体现的要求打破封建桎梏的民主精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本文语言生动流畅，情节起伏自然，读来引人入胜，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小说。

闰　九

宋·严粲作，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写闰九重阳登高赏菊的小诗。诗中以极精简的笔墨写出了两次重阳登高的情景。前月重阳，诗人曾兴致勃勃登高赏菊，但因时令不到，菊尚未开，只好索然而返。闰九重阳，诗人终于如愿以偿，大饱眼福。通过两次重阳登高的对比，既暗示了闰九景色宜人，也表达了诗人对明丽秋光的无比热爱。诗中以拟人手法写秋风不负人意，显得亲切可爱。整首诗构思巧妙，文意曲折，明快清新，引人入胜。

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成于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作者退居家乡时。诗中记述南国的初夏景色和诗人的逸致闲情。小诗前两句以"梅子留酸"、"芭蕉分绿"写午睡醒来的所感和所见，构思新颖，造语巧妙。后两句写日长天热，睡起无聊，闲看儿童捕捉柳絮为戏，表现夏景的葱茏和诗人的懒散都很传神。选梅子软牙、芭蕉遮窗、柳花飞舞等典型事物入诗，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摄取诗材、长于制造诗境的才能。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宋话本，见于《古今小说》卷三十九。作品在歌颂汪信之仗义疏财、被迫暴动、一死救全家等侠义行为的同时，敢于大胆提出"驱逐金虏，恢复中原"的主张，而且侧面反映了南宋王朝的昏庸无能、封建官僚的贪婪凶恶以及社会上盛行告密之风等可忧的现实。汪信之文武双全，因与其兄争论遭惹闲话而出走，流落安庆麻地坡。在该地兴办冶铁业，又统领本处酤坊（酒肆）和天荒湖数百渔户，成为独霸麻地一乡的土豪。然而，他主张抗金，曾"投匦上书，请缨杀敌"，但因与忠义军声气相通而引起主和派官僚的疑惧，加之有人诬陷他企图谋反，最后被迫发起暴动，却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毫无准备而失败，结果只得束手自投。作者为他心目中的豪侠汪信之的不幸遭遇而悲叹，为宋王朝的恩泽不匀而愤慨，为封建官僚们妥协畏怯而切齿。因而，作品具有积极意义和一定的进步思想，但也搀杂着浓厚的宿命论和宗法观念等错误成分，有损于汪信之这一主要人物的形象。

汾上惊秋

唐·苏颋作，五言绝句。这首诗描写了汾水一带的秋景，抒发了由秋景惊起的愁情。前二句主要写景；北风劲吹，白云飞渡，一片秋声渡过黄河、汾水，笼罩了大地。后二句"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写出诗人心情不好，不堪秋天萧瑟之声。把惊秋之情融入到景物的描写中去，点出了惊秋之题。这首小诗秋景愁思一体，情景交融，颇有感染力，故为后

人传诵。从诗中表达出来的悲秋之情来看，可能是作者外放蜀中，仕途失意时的作品。

沧浪亭记

宋·苏舜钦作，散文。本文是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流寓苏州筑沧浪亭时所作。“沧浪”二字取自古代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寓政治污浊则远离“荣辱之场”而闲居之意。作者以简洁凝炼的语言描绘出沧浪亭周围“野老不至，鱼鸟共乐”的自然景色和“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的居住环境。以“安于冲旷，不与众驱”的生活情趣来摆脱“仕宦溺人”的庸俗官场。全文揉合议论、抒情、描绘为一体，读来使人神往。

泛瑞安江风涛贴然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是作者于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从山阴到福州宁德县赴任，途经瑞安时的纪游之作。当时秦桧已死，朝廷显露出一些清明气象，这使诗人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诗中流露出轻松愉悦之情。前两句写晴空万里，风平浪静，上下一碧的江天景色。不但生动传神，而且有深刻含意。后两句叙述中隐寓着诗人殷切期望政治上得到支持，从而实现自己为国立功的抱负。诗中景物描写紧扣“贴然”二字，通过“两青空”、“明镜中”，塑造出清新的意境。

没蕃故人

唐·张籍作，五言律诗。这首反战诗为悼念丧生于吐蕃异域的故人而作。诗中形象地描绘了战场上的惨败和亲友的悲痛。由于全军覆没，人亡不得归，帐亦废、旗亦残，无人收拾，唯有战马识途，孤单单地回来了。由于消息断绝，故人生死不明，欲望空遥祭，又疑凶讯不实，犹望征人生还，内心矛盾重重。将个人的哀痛与反战情绪揉合起来，言辞悲切。尾联“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无限凄婉，令人肠断。

汴京纪事(空嗟覆鼎误前朝)

宋·刘子翚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讽刺北宋误国的权奸鼠辈。首句用一“误”字概略地点出了权奸葬送北宋王朝的罪行。次句“骨朽人间骂未消”，点出那些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的必然如此下场。三、四两句用对偶形式，一写王黼的旧宅，一写蔡京的邸址；不管是清幽的夜月池台，还是和煦的春风杨柳，此时已非王、蔡所有，但两地仍能唤起后人对权奸的憎恨。这是名垂后世的政治讽刺诗。

汴河曲

唐·李益作，七言绝句。汴河，指隋炀帝所开的通济渠东段，即运河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到盱眙入淮的一段。这首怀古诗，写诗人看到汴河风光所引起的天下兴亡之叹。首句写汴水悠悠东去，两岸无限春色，次句写当年隋家宫阙已成尘土。两种景象相对照，时光易逝的感慨自寓其中，兴亡之叹见于言表。后两句“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隋堤上的春风吹拂，柳絮因风而起，漫天飞舞，让人想起隋炀帝时开堤种柳，南游江都的奢侈豪华，如今一切成空，只有柳花飘雪了。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已让后人感叹不已，而后来的统治者不吸取历史教训，使人更哀

今人，这正是诗歌咏古鉴今的旨意，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汴河怀古

唐·皮日休作，七言绝句。这首诗一反过去隋亡于运河的论调，在批判隋炀帝劳民伤财开凿运河泛龙舟的同时，也不抹杀运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作用。“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用设问句别开生面地把无道昏君与治水有功的大禹相比，这种欲夺故予的手法，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罪名，而暴君的罪行反倒更加坐实了。诗篇立意新颖，议论精辟，可谓独具见解。

汴河亭

唐·许浑作，七言律诗。此诗当是作者南游汴河时所作。诗开首说隋炀帝为了东游，开凿了汴河，接着想象地描绘炀帝当年东游广陵（今江苏省杨州市）时的盛况：“三千宫女”“百二禁兵”随从如云；鼓乐之喧，星辰为之震动；旌旗之密，日月为之漂浮。最后指出炀帝荒淫亡国的下场同陈后主毫无二致。诗歌笔力遒劲，语言华美，意境阔大，感慨深沉。前面竭力渲染，卒章言志，表达出对炀帝的讽刺与鞭笞。

沈贞甫墓志铭

明·归有光作，散文。为封建时代一个普通读书人写的碑文。沈贞甫生前是作者至友，为人耿介、正直；治学志坚而鄙薄科举。归有光落拓失意时，他竭诚友善，始终如一。文中记叙沈、归二人在文字交往中所建立的深厚友谊，赞美了沈贞甫的高尚风操，其中又隐寓着作者困厄忧患的感慨。全文记叙平实而情感真挚。随事抒情，一唱三叹，无意感人而情思宛然。

沈园二首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诗成于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这是陆游悼念前妻唐琬的诗。陆游与唐琬原本和睦相得，但因陆母不容，两人被迫离婚，陆重娶，唐再嫁。数年后，他们在绍兴城南的沈园偶然相遇，彼此感伤异常。不久，唐琬抑郁而逝。陆游晚年曾两次游沈园，旧事萦怀，伤感如昔，于是作诗二首以表达对唐琬的哀思。“城上斜阳”写傍晚中的沈园，池台已非昔日，然旧迹尤存，而人空影灭！所闻无非哀伤的画角，所感只有独自的心酸。“梦断香消”一首，写诗人与前妻唐氏沈园一别，已过四十余年；沈园柳老，已少生机，唯诗人以高龄待死之身，凭吊遗踪尤自泪流不止。两诗相互依绮，表达了作者对唐琬的深沉、诚挚的悼念。写得低回悱恻，凄惋动人。

沁园春(斗酒彘肩)

宋·刘过作，词。作者在杭州西湖写寄辛弃疾，回敬辛的邀请。词中婉转说明留连杭州山水，暂不赴约。上片引樊哙见项王，得赐斗酒与猪蹄膀的典故，表示向往赴辛弃疾之约。但接着用奇特的想象，诙谐的语言，化用苏轼诗句，说明未能立即赴约的原因。下片化白居易、林和靖的诗句，极写西湖美景，以此进一步说明爽约的原因。这首词在艺术上很有特色：想象大胆，构思奇特，以超时空的手法，将古人与今人共聚一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运用古人诗句点化为词，以古人语，言己心中事，圆脱而无痕迹。故辛弃疾“得之大喜，

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岳珂《桯史》）。

沁园春(孤馆青灯)

宋·苏轼作，词。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月赴密州途中作。苏轼怀抱救时济世之志，但雄才大略无法施展。自离汴京，政治上的挫折，理想与现实冲突，内心充满矛盾。而这胸中的愤懑不能不发泄出来，于是吟成了这首词。词的上片写早行途中跋涉的情景。开头“孤馆青灯，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一幅早行图。“孤”、“青”、“野”、“残”，几字点明早行时静寂、凄清的环境与心情。末句“往事千端”承上启下，引出后面的议论。下片议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结承上片末句，回忆苏氏兄弟初入长安“致君尧舜”的抱负；“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表达了不被重用的感慨。苏轼离杭赴密，生活环境的变迁，心境的变迁，使他的词风也开始转变，《沁园春》词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这首词的突出特点就是以议论入词，直抒胸臆，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用词论政，这是词史上的创举，也是苏轼革新词体，转变风格的体现。并为豪放词作家打开无数法门。统观全词，不仅写景、抒情、议论合为一体，诗、文、经、史融汇贯通，而且在表现手法上铺张排比，勾勒提缀，充分体现了作者善于驾驭词调的能力，其“自在处”表现了东坡词的特有风格。

沁园春(叠嶂西驰)

宋·辛弃疾作，词。这首词，通过描写灵山的雄伟峭拔气势及其给人的种种的感受，抒发了诗人既想寄情山水又难以忘怀国事的复杂感情。上片对灵山群峰的气势及齐庵周围的幽雅景致加以动态描绘，衬托出作者不满投闲置散的愤慨情绪。“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以形象贴切的比拟，化静为动，把灵山群峰的雄伟气势写得形神具现，给人以跳跃感。下片“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之数峰”，用拟人手法，化被动为主动，描写清晨灵山给人的种种美感，表达了作者的旷放胸怀“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等句，成功而富有创造性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以人拟山、以物拟山，而且还以文章之美来拟山势之神韵，比得新颖奇丽，神态生动，笔势跳荡奇崛，余味无穷。这在古诗词中是不多见的，确是作者在比兴手法上的又一创造。此外，还用赋的铺陈四字为句，构成雍容徐缓的声调；雄奇秀丽的风格。

沁园春(梦孚若)

宋·刘克庄作，词。这首词借写梦境以追怀亡友方孚若，抒发作者忧国伤时而又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凄凉悲愤之情。上片从梦中相会写起，用夸张的笔法，写二人豪情满怀，畅游从未到过的中原北地，他们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吃东海的长鲸，骑西域的龙马，政治上大展宏图，志得意满。这是作者虚构的一场意气飞扬的美梦，笔墨酣畅淋漓，表现了他思念中原的感情和收复失地的信心。下片“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写梦醉后的现实与梦境的矛盾；“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以情结篇，紧扣词题，

怀旧友，悲现状，叹未来。这片以写实为主，与上片形成强烈对比。此词笔力豪宕，风格粗犷肆放，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此词史传、散文的移用，熔裁典故都自然妥贴，在散文化和打破格律的束缚方面都有所发展，是刘克庄的代表作之一。

羌村三首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任左拾遗，因上书援救宰相房琯，触怒肃宗，险些被处死。秋八月，诗人奉命从凤翔回鄜州羌村省家。这组诗描述诗人饱经乱离、侥幸生还的情景。第一首以传神之笔描绘乱后思归，骤然与亲人相见惊喜交加的感人场面和极细微的心理活动。第二首写诗人留居家中的感受以及忧国忧民不可言状的痛苦心怀。第三首写诗人与邻里真挚的友情。三首诗，首尾照应，环环相扣，构成一个整体。第一首写得最为生动，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衬托出离乱后生还不易。一个“怪”字，用得极其贴切深刻。“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重逢犹恐未真、疑是梦里相逢，把乱离中人们恍惚神态表达得非常形象。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王慎中评论：“三首俱佳，而第一首尤绝，一字一句，镂出肺肠，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转周至，跃然目前，又若寻常人所欲道者。真国风之义，黄初之旨，而结体终始，乃杜本色耳。”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宋话本，见于《古今小说》卷三十六。故事通过宋四公、赵正、侯兴、王秀四人嘲弄刻薄贪婪、爱钱如命的张富，盗走钱大王的玉带，戏要要捕捉他们的滕大尹，惩处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王遵、马翰等情节，无情地鞭挞了昏庸腐败的封建统治者，痛快地道出人民不可侮的公理。故事以“劫富济贫”的侠盗，惩治“为富不仁”的财主为主线，善于用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展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其中对四侠机智勇敢和张富刻薄不仁的描写尤为突出，明显地表达了广大人民严惩官僚豪绅的民主要求，给读者以大快人心之感。

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

五代·后蜀·顾夐作，词。写一个多情女子永夜不寐，思念怨恨负心的情人。全词全用女子口吻写出，朴质直率，其中用了两个问句(抛人何处去？争忍不相寻？)把满腔惦念怨恨之情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而“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前人评为“透骨情语”，“已开柳七一派”。全词用白描写法，多用口语，与绮媚宛转的花间诗风大相迥异。此词与温庭筠、韦庄同一词牌的作品多增五个字，《钦定词谱》认为这种体式，即开宋人添字之法。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宋·陆游作，词。此词写于作者晚年退居山阴之后。词中写昔日军旅生活已成梦境，抒发了壮志未酬而年事已高的愤慨。上片用班超投笔的故事写作者慷慨从戎的情景：“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写出当年意气之盛。但因主战坚决，遭到投降派的打击，终于“尘暗旧貂裘”，无功而归。下片写报国无门的愤懑和“胡未灭，鬓先秋”，路遥而人衰的遗憾。结以“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

老沧洲”之句，更表达出作者心系边陲战事，身在江湖闲居这一矛盾之间的苦闷。此词写得悲壮愤慨，渗透了辛酸的忧民之泪，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之情。语言平易，用典灵活，确是一篇清空一气、明白如话之作。

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霜）

宋·欧阳修作，词。这首词写古代歌女苦闷的生活，词中细腻地表现了满腹辛酸的歌女们不得不强颜欢笑的悲惨处境。为了寄托离恨，她们将眉画作远山的样子，于是在寒冷的清晨，“呵”手画妆。词中“呵手”“歌”“笑”表现她们强为笑颜的动态；“颦”、“敛”，描述眉间流露出的悲苦；“离恨”、“断肠”等语，蕴含歌女的苦衷。末三句“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倾诉了歌女含辛茹苦情态。词情悲楚，似泣似诉，揭示了全词的主题。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南朝梁·陶宏景作，是一首回答齐高帝萧道成的五言四句诗。诗中说：句曲山中除了大量的白云之外，一无所有；而这白云只能给我自已带来乐趣，却无法把它赠给皇帝。言外是说：宫廷的富贵，隐者无缘消受；山野的自由，皇帝却无法分享。小诗既是叙事，又是说理；风趣的语言中，有一个无比清高的隐士形象在。诗人偏偏从无数的自然物里拈出飘浮不定的白云，作为自由的象征来与帝王的威权抗衡，充分说明了诗人思想的敏捷清晰和文笔的得心应手。

社　日

唐·王驾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写农民丰年社日的欢乐。全诗四句，却没有直接写社日的热闹和欢快的场面。作者把欢乐之情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前两句写农村风光，村外“稻粱肥”，预示着是个丰年。村舍里“豚栅鸡栖”表明畜业兴旺。“半掩扉”，点出家家户户都参加社日去了。后两句写村人社散归来的情景，“桑柘影斜”点明社散时间，“家家扶得醉人归”一幅农村丰年之乐的画面展现在眼前。着墨不多，却酣畅尽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初入淮河（船离洪泽岸头沙）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此诗是作者奉命去淮河迎接金国使臣时所写，时在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当时淮河是南宋朝廷的北界，淮河以北的广大国土还沦陷在金人手里。作者沿途所见本已触目伤心，一入淮河更为羞愤郁结。于是就眼前景，写胸中事。前两句写眼前景、眼前事；后两句由叙事生发出议论，寓深忧于比喻中，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诗中有叙事，有议论，出语自然，形象鲜明。

初至西湖记

明·袁宏道作，散文。作者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初游西湖作。文中先写作者临近西湖“则已心飞湖上”，再写即至西湖“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以至“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寥寥数语，写出西湖无限魅力及作者神往、痴醉之情。描绘西湖风光，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能将比喻、拟人融合一体，熨贴自然。全文轻灵、隽妙，清新可读，是颇具特色的纪游小品。

初食笋呈座中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大和八年(公元834年)，作者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中，咏物言志，以初出林的嫩笋自喻，发出“忍剪凌云一寸心”的反问，抒发了青年作者的壮志，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前途的担心并希望得到朋辈爱护的心理。

张中丞传后叙

唐·韩愈作，散文。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苦战十月，牵制了大量叛军，为“遮敝江淮”起了重要作用，城破后，张、许皆壮烈牺牲。事后，朝廷内外一些败将庸官，为自己逃跑投降行为辩护，恶意中伤张巡、许远两人。为此，李翰写《张巡传》上呈肃宗。事过十年，有人为配合藩镇割据势力，又掀起一股抵毁张、许的流言。为澄清事实，打击分裂势力，维护统一，韩愈于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作此文。文章开篇指出李翰的《张巡传》尚不够全面，为后叙点明题旨。接着驳斥对张、许的种种中伤，肯定了二人死守睢阳的历史功绩。然后补叙南霁云求救于贺兰事及张巡的一些轶事，并突出了张巡就义时“颜色不乱，阳阴如平常”的光辉形象。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以身殉国的忠勇气节，无情地批判了贺兰进明等拥强兵坐视，以及某些人变节投降的罪行。作者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思想感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倾向鲜明，含意深刻，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议论史实，锋芒毕露，补叙人物，栩栩如生，记叙与议论熔为一炉，相得益彰。语言漓淋酣畅，平易通达，颇类先秦诸子与史传文学，是韩文的代表作品之一。

张好好诗

唐·杜牧作，五言古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诗人任洛阳监察御史时，曾与张好好亲密交往。此诗叙述了歌妓张好好色艺双绝而终成弃妇，当垆卖酒的悲惨遭遇，对此不胜感慨。这是一首以歌女生活为题材的叙事长诗。诗中人物形象丰满，前两、三段叙事写景。描摹仪态，表达歌声，非常自然飘逸。后一段抒发感情，深沉哀婉，突出了张好好的不幸遭遇，感人至深。此诗有杜牧手书流传，更加扩大了影响。清叶奕苞《金石录补》说：“予观小杜流涟旖旎，放浪低徊，读其诗歌，使千载下有情人惊魂动魄，何况云烟满纸，笔致绝尘乃尔耶！”

灵丘丈人

明·刘基作，寓言。作者弃官归隐后，作寓言故事《郁离子》十八篇，讽刺暴政，影射元末现实。此为“灵丘丈人”篇的第一则。作品写灵丘丈人与其子养蜂的故事。文中借陶朱公和邻叟的议论，把灵丘丈人父子的养蜂方法作了对比：灵丘丈人善调养生息，采蜜不竭其力，使“故者安，新者息”，所以富足；丈人之子则适为其反，“燥湿不调，启闭无节”，蜂不乐其居，因以贫困。篇末借陶朱公的感叹：“噫！二、三子识之，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警告封建统治者，无限度劳役人民，必然导至众叛亲离。文中描述灵丘丈人精心养蜂，笔迹细密，以见其爱蜂之深，寓意深刻，题旨鲜明。

灵隐寺

唐·宋之问作，五言古诗。诗歌

前六句写灵隐寺的清嘉胜境。其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联，把灵隐寺形胜之地，写得十分壮丽开阔，这是历来传颂的名句。诗句一出，竟相传抄，以致《本事诗》记载骆宾王在灵隐出家为僧，帮助宋之问作了此二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又给灵隐寺蒙上了空灵的佛教仙纱，显得清幽无比。后六句写诗人在灵隐一带寻幽搜胜的情景与感受；诗人攀藤蔓，上高塔，寻名泉，观赏山花霜叶，并希望在此胜境中涤除心中的尘世的烦恼。最后在想象中步上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天台山作结，余味无穷。

君子于役

《诗经·王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大夫讽刺平王之作；当时贵族公干在外，没有明确的期限，因而大夫假托妇人作此诗以刺上。《诗集传》则以为乃妇人自作此诗。按此诗是写妇人因丈夫远役在外、不知归期而忧思深切。全诗两章，叙述每当天晚，家禽入窠、家畜还栏的时候，也正是那妇人思念丈夫最为殷切的时候。诗中充满了盼望丈夫快快回家的急迫心情，同时对丈夫在外的寒暖饥渴表示无限关怀。诗篇维妙维肖地表现了思妇的感情和身分。小诗具有浓厚的乡野气息，感情朴素、真挚。

君　道

宋·邓牧作，散文。作者将上古时代的尧舜与秦代帝王相比较，指出封建帝王不过是“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以甲兵孤矢自卫”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他们“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其“状貌咸与人同”；但因“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所以“欲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文章既概括了南宋小朝廷昏庸无道乃至灭亡的历史事实，又讽刺了元朝上层统治者的残酷暴虐。本文借古喻今，笔锋锐利，结构严谨，文辞畅达。行文不仅对封建专制予以抨击，而且也流露出“君民平等”的可贵思想。

阿房宫赋

唐·杜牧作，赋。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作者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曾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此文是借古讽今之作。文章以秦代阿房宫为题材，进行讽谏，希望统治者从秦亡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复辙。起笔“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几句，突兀不凡，气势雄伟，领起全篇。接着用大量的排比，加以丰富的比喻与夸张，描绘了阿房宫建筑的宏伟壮丽，宫中美人的众多和打扮的精妙，宫室之中堆积如山的珍奇宝物。指出这一切都是掠夺六国人民的，并进而发出感慨，连用六个排比句，把统治者的荒淫生活与人民的繁重劳动相比较，斥责了统治者“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罪行。最后，发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亦使后人而复哀之也”，点明主旨，引人深思。这是一篇文笔优美的散文赋，前三段间用骈偶韵文，最后一段全用散文，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前面铺陈的描写与后面精辟的议论有机地结合一体。夸张而不失实，议论而不枯燥，刚柔相融，文情并茂。

陇头水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这首诗

以丰富的想象，通过“我”与前方将士的交谈，谴责“和亲”政策的不得人心，并抒发了作者“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感慨。全诗分三层意思逐步展开，一波三折，别具一格。

陇头吟

唐·王维作，七言古诗。题又作《边情》。虽用乐府旧题，但已跳出悲叹征途辛苦的旧辙，通过关西老将沉滞边陲而手下裨将竟封万户侯的慨叹，抨击朝廷赏赐不公。长安少年，登楼观星，渴望出塞建功的豪情；陇上行人，月夜吹笛，寄托怀乡念亲的苦思；关西老将，驻马泪流，笛声勾起胸中的怨愁：身经百战，部下封侯，已仍沉沦。结句借苏武之典，似宽慰实讥刺，揭示自古由然，比比皆是，从而深化主题的社会意义。诗人构思精巧，两句一转，跳跃式地写出三个场景三种人物三样情态，发人深省，联想：今日的老将，大概正是昔日的陇上行人、长安少年；如今豪情满怀的长安少年，会不会遭遇行人、老将相同的不幸？此种构思章法，深得古人赞叹：“起势翩然，关西句转收，浑脱沈转，有远势，有厚气，此短篇之极则”（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陇头歌辞

北朝民歌，梁采入《鼓角横吹曲》。全诗三首。《陇头歌》本汉魏乐府《横吹曲》旧题，其古辞已亡佚；明、清以来，说者或以为此三首可能就是汉魏旧辞。诗中反映北方人民服役的困苦遭遇和思恋家乡的感情。陇头，指陇头山，亦称陇坂、陇首，在陕西陇县西北，绵亘陕甘两省数县间。《三秦记》说，陇坂曲折高峻，行人备极艰辛。此诗便是征人历险登山所发出的心伤肠断的悲歌。格调凄怆悲凉，语言古朴凝练，“寒不能语，舌卷入喉”，写得真切奇崛。

陇西行

唐·陈陶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哀戍边将士的诗。诗前两句写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五千将士奋不顾身为国扫除外患，丧身边疆。后两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点题。诗人没有直接议论他所厌恶的战争，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独具匠心地用“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作一强烈对比。征人已成枯骨，闺妇不知亲人已丧，思念之情，犹形于梦寐，盼望亲人早日归来团聚。这一极其悲惨的现实，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使人读之感慨万分。王世贞《艺苑卮言》称此诗后两句“用意工妙”。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曰“作苦语无过此者。”

陈驭虚墓志铭

清·方苞作，碑文。陈驭虚是当时名医，他医术高超独特，但从不肯为“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人”的权贵医病；并以“吾日活数十百人，若以官废医，是吾杀数十百人”，拒绝出仕。因触怒权门，被强檄入太医院，一愤而亡。作品着重赞美陈驭虚重志节、轻名利，傲视权贵的清高品格。全文记医术，略而不失之简；写操尚，详而不失之繁，主旨至为鲜明。人物对话精彩，形象颇富生气。

陈留市隐

宋·黄庭坚作，五言律诗。诗中描述陈留市上一个刀镊工的生活状

况，并赞颂他自食其力，“无一朝之忧，而有终生之乐”。末两句“时时能举酒，弹镊看飞鸿”，更将刀镊工清静无忧的生活具体形象地描绘出来，流露出作者的羡慕之情。在人物描写中，作者选取了典型细节，使真实人物形象越加显得可爱。诗歌写得自然流畅、清新，尤其后四句读来使人如饮清凉的花露。

陈涉世家

散文，《史记》的一篇。秦帝国建立后，始皇帝与二世皇帝用严刑，行峻法，相继暴虐，人不堪命，民不聊生。秦二世皇帝胡亥二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赴役误期的农民陈涉、吴广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起义于大泽乡，各地纷纷响应。不久陈涉入陈，已拥有六七百乘战车，一千余骑骑兵，数万步卒的武力，于是称王，国号张楚。以后随着对敌作战的失利，起义军内部相残的情况也愈演愈烈。次年，张楚主力军大败，陈涉死在自己的车夫之手。此次起义虽蓦地而兴，忽然而灭，历时只有半年，但毕竟是它揭开了中国史上农民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段文字较集中地反映了发动起义时，陈涉果断、机智的领导才能，也记录了取得初步胜利后，陈涉轻杀故旧、重用阿附之辈而遭到群众疏远的平庸人格。文中兼写吴广：始以爱护部下受到群众的拥戴，终以缺乏军事才能反而妄自骄盈而为部下所杀；杀人凶手却又受到陈涉的提拔。但作者充分肯定了陈涉、吴广起义的历史功绩，把此次起义看作推翻秦王朝统治的前奏，把陈涉的地位视同诸侯王，载入“世家”。此文除结构紧凑、层次清晰、善于有分有合兼写陈、吴事迹外，又以地位改变、思想发展为脉络，生动地描摹陈涉的形象是它突出成功的地方；又以合乎农民身份的乡音土语，逼真地勾勒出农民的形象来，充分显示了作者驱策语言的高深造诣。另外，“鱼腹置书”、“篝火狐鸣”等情节的插入，也为史传文字增添了传奇色彩。

陈情表

晋·李密作，散文。作者出生六月后丧父，年四岁失母，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以孝闻名遐迩。曾仕蜀汉，为尚书郎。蜀亡，晋武帝司马炎先后征召他为郎中和太子洗马。诏书数次下达，地方官不断催促，他便写此表章，陈述不能应召的情由；着重对晋武帝说“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不忍远离“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祖母，难以入朝当官。诚挚委婉地表明了作者的赤子之心。文章平铺直叙，毫无饰语虚言，纯属一派至情的天真流露，写得悲恻感人。

八　画

青门引(乍暖还轻寒)

宋·张先作，词。这是一首暮春伤景怀人的小令。上片词的开头借写天气的变化表现诗人的烦乱、寂寞心绪。“残花中酒”是点化前人诗句，用以表明作者久久不能忘情的是一位能歌善舞、承欢侍宴的女子。而今独酌自饮更引起对她的思念。下片写画角声声，凉风阵阵，将醉中人惊醒，

在这苦闷至极的时刻，“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词中只字未写月下荡秋千的女子，只提到秋千的影子，而这就使诗人触景生情，勾起对那女子的思念。在这里，诗人给人留下想象和玩味的余地，我们由此可看出张先善于写影，并体会到张先作品情致深远的韵味。前人黄蓼园评曰：“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笔，极希微窗渺之致。”沈际飞在《草堂诗余正集》中评曰：“怀则自触，触则愈怀，未有触之至此极者。”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宋·辛弃疾作，词。通过描绘一个美人迟暮的形象，寄托了作者坚持理想，不与主和派同流以及壮志未酬的感慨。上片写元夕之夜火树银花、满街游人、彻夜歌舞的热闹景象。“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几句，极写灯火之盛，夸张适度，比喻新巧奇特，极富诗意。下片描绘了观灯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两种类型的妇女。“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是写一群妇女，并以此衬托出“那人”的超凡脱俗且又孤寂的形象。“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词中画龙点睛之笔，作者精心构思，用朴素语言，白描手法，深沉的笔调，曲折含蓄地塑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美人”形象，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思想。此词以铺垫、反衬、白描等手法刻画人物，写景新巧自然，全篇构思新颖，寓意深刻。梁启超评此词曰：“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宋·贺铸作，词。《中吴纪闻》载：贺铸有别墅一所，在姑苏盘门内十余里，地名横塘。词人往来其间，作此词。词中传达出对一位美人的眷恋和悠悠不尽的闲愁，也可能是寄托着作者失意的感慨。上片写情愫之阻隔，下片写愁思的纷乱。词里描述美人业已远行，中年以后的时光无人伴度，凄清孤寂，因念成愁；词人乃以如画的江南景致来比喻此愁的浓重纷纶、无法排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句以景结情，写得含蓄不尽，意味深长，精辟之至，“人皆服其工”，作者遂有“贺梅子”之称。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论说：“叠写三句闲愁，真绝唱！”与南唐后主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比愁，可谓异曲同工，各臻其妙。词中两处使事，一处用典，一处化同代人诗语，都浑如己出，毫无凿枘痕迹。

青邱子歌

明·高启作，歌行体诗。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诗人移居吴淞江青邱，自号青邱子，诗当作于此时。序曰：“闲作《青邱子歌》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说明以诗回答对他性嗜吟诗的嘲笑。诗人睥睨世情，以烂漫的才思，纵笔淋漓，抒写了他不肯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真率襟怀，以及倨傲不羁的狂放性格。诗先自言为仙卿降谪人间。次描述其如醉如痴的苦吟生活和不慕荣利，乐吟忘贫的志节。然后极写作诗吐纳风云，移夺造化的功力，流露出自娱得意之情。结尾写天帝恐其诗声惊扰人世，复迎返天都，与首句回应。诗人身经元末丧乱，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此诗则显然含有冷漠现实和自命不凡的情绪。高启擅长歌行，意格

豪放，有唐之遗音。此诗发想联翩，如飘风急雨，颇近李白。全诗韵位均匀而句式参差，纵送跌宕，洒落自然，恰好抒写了诗人放诞的情怀，为早期之代表作。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唐·陆贽作，散文。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叛乱，唐德宗逃到奉天，一无所有，各地送来一批贡赋，朝廷就在行宫插起大盈、琼林两库的牌子，收藏贡品。陆贽见了深不以为然，写了这篇状，呈德宗。文章开篇引古语指出贪私的危害，次论圣人立教之道，提出天子不应当蓄财，“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以此立论，贯穿全篇。然后叙二库的由来，颂德宗初立时的节俭，再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阐明复设二库将引起离怨，取消二库民必归德之理。文章词婉而理透，多用骈偶句式，而又通畅生动，不落呆重，于情于理都不失为一篇好作品。

武夷精舍记

宋·韩元吉作，散文。本文重在描述武夷的山势、溪流、鸟兽、花草之观，“景物环会，必为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继之转述朱熹独得山水之乐及其建精舍经过，并就建舍一事抒发了“圣人不废游息”的感慨。文笔简洁，格致清新，有叙有议，耐人寻味。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唐·岑参作，七言绝句。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作者在武威(今甘肃武威县)居高仙芝幕府时作。当年四月，大食入侵，五月，高仙芝出征，作者留守武威。僚友刘判官名单者随军出征，诗人赋此诗为之送行。诗歌前两句写火焰山一带气候炎热，对比赞扬了刘判官不辞辛劳，飞马出征的爱国热情。后两句“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语意双关，表面上是想象出征行营的驻地生活，却寄寓着作者希望唐军一到叛乱即平的祝愿。此诗以此地、彼地情景的描绘，把惜别与祝捷之意寓其中，不仅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送别诗，也是一支雄壮高昂的出征曲。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宋·李清照作，词。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作者避难居金华，时已五十二岁。词中反映了她暮年飘零之痛，家国亡破之悲。上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极言眼前景物之不堪，心情之凄苦，“欲语泪先流”把那难以控制的满腹辛酸一下子倾泻出来，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下片侧重写人物内心活动。词中一连用了“闻说”、“也拟”、“只恐”三组虚字，使得词意曲折多变，终于把女词人的沉重忧思具体、形象地勾画出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用通感的道理把“愁”写成可以称量的实体，又以舟轻陪衬愁重，达到抒情的目的。词章构思新颖，不落旧套，自然妥贴，不着痕迹，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词中语言平易，声情并茂，反映了词人在创作上的高深造诣，表现出作者舒缓顿挫的艺术风格。

松风阁记

明·刘基作，游记。本文有上下两篇。上篇由风和风声议论到松和松声，引出金鸡峰上的三棵松再具体描写风吹松的不同声响，点出松风阁名

之由来。篇末抒发适意忘归的感慨。下篇写数游松风阁，细心观察，领略松、风的感受，以及风吹松的绝妙声响。最后以议论阁名总束全篇。文中描写，议论，气锐笔健。全篇博喻之运用，形神毕肖，姿态万千。

枫桥夜泊

唐·张继作，七言绝句。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用白描的手法，绘出了枫桥一带的夜景，抒发诗人旅泊的愁怀。首句以"月落"、"鸟啼"、"霜满天"构成了凄凉萧条的秋夜景，统摄全诗。接着写枫桥江上的渔火，由近及远，透出朦胧月光下寒山寺的轮廓，这是所见，月落时的鸟啼，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是所闻。于寂静的景物描写中，杂以对声响的描写，更衬托出秋夜之幽静，旅途之孤寂。全诗仅二十八个字，却用丰富多彩的景物，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秋江夜泊图。景物、色彩、音响与旅人的心情交织融合，十分巧妙和谐，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艺术手法。宋周弼《唐三体诗》评："愁人自不成寐，却咎晓钟，诗人妙语，往往乃尔。"

杭州春望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长庆三、四年(公元823—824年)春，作者在杭州任刺史时写了这首色彩缤纷的杭州春望图。从登楼远眺入笔，次第勾画出朝日红霞，堤白晴沙，涛声入庙，柳色春藏，红袖绫纹，青旗梨花，湖堤草绿共七景，"望"是诗眼，挈领全篇，其中远近景相间，动静景错落，自然景物与风土人情交叉出现。此外，还巧用典故，将眼前实景与想象之景结合。结句"裙腰"的比喻，新颖绝妙，引人在遐想西湖那美女般的景色中回味不已。

枕中记

唐·沈既济作，传奇小说。小说中的卢生于邯郸客店中对道士吕翁慨叹自己一生很不得志，吕翁授给他一瓷枕，卢生枕而入梦，梦中娶名门望族清河崔氏为妻，登第授官，有治绩，立边功，几次宦海沉浮，官至宰相，封燕国公，享尽荣华富贵，以病终。卢生入睡时，店主人正蒸上黄粱米饭，一觉醒来，黄粱尚未蒸熟。这就是被嘲讽为黄粱美梦的著名故事。但作者用道家的虚无主义来批判儒家的名利思想，未能触及产生这种腐朽思想的社会根源。鲁迅评此书"文笔简练，又多规诲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推重。"(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明人汤显祖以此作《邯郸记》剧本。

刺世疾邪赋

汉·赵壹作，骈文赋。作者是个有才有识的文人，他生活在东汉桓灵之世，目睹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写成了这篇赋，寄托自己的感愤。赋中尖锐地揭露和有力地抨击了宦官跋扈、豪族不法的局面，更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昏庸无能的"执政"。同时对正人贤士的备受压制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作者在赋中把春秋战国秦汉的统治者，说成"宁计生民之命，惟利己而自足"的一伙。甚至说"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对所处的环境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与失望。这篇小赋一反大部分汉赋典丽、含蓄、凝重的常格，以酣畅的笔墨、直言不讳的文辞抒发作者胸中郁积的愤懑。赋末假托秦

客、鲁生而作的两首小诗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披露社会观念之荒谬，慨叹觉悟者之孤独，表现出对东汉王朝统治的彻底否定。写得勇锐激昂，痛快淋漓，总结了前文的大旨，是此赋的有机组成部分。此赋一变大部分汉赋的板滞为流荡，艰涩为平畅。思想大胆，语言通俗，应视为汉代辞赋发展终点上的一个高标。

画 记

唐·韩愈作，散文。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作。文章记叙了作者得到一幅游猎图，十分珍爱。后遇亲手临摹此图的原主，当即慷慨相赠。为慰籍自己对画卷的渴念，就把画中情景用文字记录下来。在大段的记叙画面的文字中，备记了画中人、马、兽类、车辆、兵器、杂器等等，总计五百有余。作者能组织得法，叙述层次清楚，有主有次，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使人一目了然。而下笔生动活泼，寥寥数笔能把人物形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仅用四百余字就使一幅熙熙攘攘的游猎图画，展现在读者眼前。

画眉鸟

宋·欧阳修作，七言绝句。诗中托物抒怀，以笼鸟和林鸟作比，通过对画眉鸟在笼中啼叫不如在林间自在婉转悦耳的感叹，流露了诗人厌倦官场羁绊、向往民间不受拘束的心情。诗中把鸣禽与山花描绘得有声有色。

卖花声·怀古

元·张可久作，小令。作者致力散曲创作，尤工小令。此篇兴叹历史，传为名篇。首二句列举历史上著名的垓下、赤壁二战役，三句写班超出使西域的史实。接以“伤心秦汉，生民涂炭”指出历代统治者的纷争，是人民遭受灾难的根源。结句“读书人一声长叹”于平易中见深藏，耐人寻味。可与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并读。

卖花声·雨花台

清·朱彝尊作，词。“卖花声”即“浪淘沙”。雨花台在南京，相传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金陵聚宝门外讲经，时天雨花如雪，因名。诗借雨花台写六朝古都及明代开国京城的南京一片萧条、落寞景象，寄寓兴亡的感慨。上片先写城外衰柳寒潮的冷寂，暗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意。接写城内歌板不闻，酒旗零落，一片凄清。下片再写秋草荒寒、雨花台空，感伤豪华尽去。“花雨空坛”的“空”字提挈全篇。末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囊括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意，含无限沧桑之感慨。全词借典型景物，层层渲染，反复抒情，风格沉郁而清丽可诵。清谭献《箧中词》评曰:“声可裂竹”。作者宗姜夔、张炎。主张“句琢字链，归于雅正”。此词精巧、洗炼，很有特色。

卖油翁

宋·欧阳修作，散文。文章通过陈尧咨与卖油翁的对话及射箭、装油两种不同职业行为说明“熟能生巧”的同一道理。文首以记述二人对射技和观射的态度作铺垫；之后则以简洁的对话和酌油的动作来论证“唯手熟尔”的正确见解。语言朴实平易，情节曲折有致，文字精短却涉笔成趣。故事似乎信手拈来，更见作者工力。

卖柑者言

明·刘基作。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杂文。文章借卖柑者的议论，指责"坐糜廪粟"的官僚，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文章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由远及近，逐层推展，揭示题旨，深刻有力。写卖柑者的议论，淋漓恣放，一气贯注；运用叠字和错落的长短句，使音节抗坠有力，增强了论辩的气势，勾画官僚骄奢之态，也形神兼俱，跃然可见。

卖炭翁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乐府五十首》其三十二。这首诗通过卖炭翁的一车炭遭宫使抢劫的事实，揭露了"宫市"的实质，鞭挞了统治者公开掠夺人民的罪恶。诗人采用一连串的对比，增强悲剧的气氛：落雪满足了卖炭翁"愿心寒"的喜悦，与宫使夺走炭车而"惜不得"的悲痛，是结构上扬抑的对比；"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与"黄衣使者白衫儿"，是外形上贫富的对比；"牛困人饥""泥中歇"，与"翩翩两骑"，是境遇上苦乐的对比；老翁有千斤炭付出的劳动，与"半匹红纱一丈绫"是代价与价值不合理的对比。这些形象鲜明的对比，环环相扣，"言有尽而意无穷"。字里行间浸透了诗人强烈的爱憎，虽没"卒章显其志"，却发人深省，是白氏讽谕诗中别具风格的佳作。

苦昼短

唐·李贺作，杂言古诗。这是一首讽刺唐宪宗信仙佛，求长生的诗。诗的前面写时间流驶，日月交替，人寿是有限的，除非能使时间停滞，才能"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后面以秦王、汉武为例，说明求仙服药，妄想长生是徒劳的。反映了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诗中驰骋丰富的想象，运用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构思新颖，句式灵活多样，富有浪漫主义特色。

苦斋记

明·刘基作，散文。本篇是作者为章溢匡山隐居之室写的记。文章借题发挥，阐述了苦中求乐，以砥砺志行的道理。文中先描述斋室处于苍石白云之中，乃四围苦木遍布，苦物罗生的幽僻环境。再写主人乐游其间的清高襟怀。然后托主人之言论述"乐与苦，相为倚伏"的关系；指责膏粱子弟贪图享乐必至委靡丧志。并以古人名言史实例证，归结出苦以兴邦的道理。全文借叙述发端，展开议论，因物及人，由浅入深，是一篇寓理深刻，古质醇厚的"记"体文章。

苦寒行

三国魏·曹操作，乐府《相和歌·清调曲》辞。曹操战败袁绍，攻陷邺城，声威大振。袁绍外甥高干原领并州牧，降操，得为并州刺史，后又乘机反叛。建安十一年（公元 206 年）正月，曹操率军北伐高干，起兵邺城，经河内，越太行，直指壶关。行军于冰雪之中，备极艰苦。曹操纪事咏怀，成《苦寒行》。诗中反映士卒的辛劳艰苦，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暗示自己身负大任，举兵北伐是为国家的安定，本出于不得已。写得气韵苍凉。纪事、写景、抒情自然融合，是此诗的突出之处。

苦寒行

宋·刘克庄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写冬来寒早，前线士兵衣被单薄，在寒风中冷得彻夜难眠，而都城的官员们在花天酒地中却热得不知寒冷为何物。这一鲜明对比，充分揭露了养尊处优的南宋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并尖刻地讽刺了南宋统治者的不恤国事，腐败无能。

苛政猛于虎

散文，《礼记·檀弓下》的一章。题目取于文中的一句成言；或拈文章首句，为《孔子过泰山侧》。文中讲孔子路经泰山之侧，听到一个妇人哭得过哀。经询问，得知妇人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于虎口，如今儿子又遇虎而死。问妇人何以不离开此地，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在八十三字短文中没有一句正面讲述苛政，而苛政害民的现实昭然若揭。文章妙在以虎患与苛政相比较，自然会得出"苛政猛于虎也"的结论。短文记事记言，不动声色，但寓巧于拙，融犀利于浑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英雄之言

唐·罗隐作，散文。文章通过刘邦项羽取代秦始皇的所谓英雄之言，揭露那些自称"救彼涂炭"的英雄，也不过与盗贼一样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罢了。最后以"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作结，向统治者提出警告。文章推衍了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思想，巧妙地抓住了刘、项的言论，十分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强盗本质，确是鲁迅说的"抗争和愤激之谈"。(《小品文的危机》)

范县署中寄舍弟第四书

清·郑燮作，散文。这是作者在乾隆九年写给堂弟郑墨的一封著名书信。通篇谈论"务本勤民"的道理，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见解。板桥出身清寒，久居乡间，深知农民"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的道理，所谓"使天下无农，举世皆饿死。"因此文中对广大农民寄寓着特殊深厚的同情心。作者卑睨一般醉心仕途，满眼利禄的读书人。却把"清士"看得很高。所以文中谆谆嘱教其弟"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农夫一等。"板桥毕竟属于封建士大夫，其思想自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全文款款而谈，言之有物，亲切动听。语言平易淳朴，如话家常，为历来传诵之佳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杜甫到成都的第三年，一阵秋风吹破了辛苦经营的草堂茅屋，卷走了覆盖屋顶的茅草。风定之后，降了一场细密的秋雨，又淋得床头全无干处。诗人长夜难眠，联想到天下寒士，感慨万千，写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没有用典，没有华丽的辞藻，平铺直叙，却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结尾以浪漫主义的联想作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从对个人命运的悲叹想到天下人的欢颜，从个人的安危念及国危时艰。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此诗一向为人所称道，被誉为富于人民性的优秀篇章，对历代

著名诗人也有较大影响，如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安得布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是受了杜甫这种苦身利人的精神的影响。

昔昔盐

隋·薛道衡作，乐府诗。《乐府诗集》列为《近代曲》，《乐苑》谓之《羽调曲》。"昔昔"犹"夜夜"。"盐"，或以为同"艳"，或以为同"引"，都是曲的别名。这是一首闺怨诗，文辞华艳，未脱梁陈遗风，但感情健康，淘尽轻佻成分，标志着诗风逐渐转向清新。诗中"暗牖悬蛛网"两句盛传于当时。上句近承张协《杂诗》"蜘蛛网四屋"，远祖《诗·东山》"蟏蛸在户"；下句则道古人所未尝道，它以极自然的文字深刻地描写出丈夫远行之后，家中凄楚的景象和妻子忧郁的心情。刘悚《隋唐嘉话》上记载：隋炀帝妒道衡文才，借故处死他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语虽近乎小说家言，但也说明其名重当时。

述行赋

汉·蔡邕作，散文赋。汉桓帝刘志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秋，"五侯"之一的宦官徐璜建议桓帝召蔡邕到洛阳弹琴。蔡邕不得已而行，行至偃师，便以病为辞，返回陈留，仍旧隐居。于是记述他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了这篇赋。赋中就所经各地曾发生的史事倾抒感慨，又就途中所遇的景物气候加以描绘；两者交织，使文情倍加生动。赋里将统治者的荒淫奢侈"穷变巧于台榭"、"消嘉谷于禽兽"和被统治者的贫穷困苦"露处而寝湿"、"下糠粃而无粒"作了鲜明的对比。写得真切沉痛，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集团的谴责。赋中把见到的古迹、想到的古人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陈古以刺今，充满了仇邪疾恶的正义感。文中对以下犯上的事力持反对态度，未免失于片面，但考虑到作者是以痛恨宦官飞扬跋扈、挟天子、控朝政为出发点的，也就理解作者所持态度之有因了。《述行赋》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上，在抒情的灵活性上，都比班彪的《北征赋》有明显的发展。

述　怀

唐·魏征作，七言古诗。唐高祖（李渊）初称帝时。作者曾随李密等人起义，掌管书檄，失败后又投李渊部，请赴华山以东地区，劝李密旧部投降。这首政治抒情诗，先写群雄逐鹿的形势，自己投笔从戎的抱负和请缨出关奉使安抚的重任；次写攀登高山，出没平原，乌猿夜鸣，伤目惊魂，抒不惮履险报答知遇的情怀；末以季布、侯嬴自况，抒写自己重信义而不图功名的素志。诗中多巧用典故，贴切不露，含蕴深长。激昂慷慨之情贯注始终，怵目惊心的艰险，更反衬出为报主恩的无所畏惧。全诗笔力遒劲，去尽浮华，在梁陈浮丽柔靡余风犹存的初唐是可贵的，并透露出诗风转变的信息。

述国亡诗

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徐氏作，七言绝句。作者为后蜀主孟昶贵妃，在宋灭后蜀之后，呈此诗于宋太祖前。诗歌表达了一女子亡国之痛。前两句说明君王竖降旗，在深宫的女子是无从知道的。婉转表达出君王误国之意，也是对历来所谓"女人为祸水"的批驳，故常为后人引用。后两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激愤之情喷薄而发，痛快淋漓，有女丈夫气慨。

诗前两句蓄势，后两句喷发，亡国之羞，真切感人。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宋·黄庭坚作，七言绝句。作者贬谪四川黔州、戎州，先后近六年，在政治上、生活上饱受折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得到赦免。在回乡途中，作者经岳阳，登岳阳楼，观赏洞庭湖的水光山色，制诗两首，写景抒怀。第一首，表现了谪居遇赦后，尽速还乡的欣幸之情。在长期贬斥生活中，诗人鬓发已白，可见忧思之深。现得赦离开贬所，大难不死，又能安渡长江天险归来，诗人的愉悦心情流露笔端，难怪他“未到江南”已“先一笑”了！第二首，描写登楼的所见和所思，活画出风雨中的君山如同湘水女神绾绪十二发髻的优美形象，也表露出诗人凭栏欣赏的欢快心情。诗着眼于“望”,但句中无一“望”字，然句句无非望中之景。“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是作者设想：临近洞庭俯瞰巨浪中的君山美景，将有更多奇趣。与其言景之不足，不如说人之无餍，可见作者对洞庭山水之美的无限痴情。两诗写得清新有致，流畅自然。

雨过山村

唐·王建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充满了农家风味的田园诗。开头两句画出了一幅山村风景画：细雨霏霏，从稀稀落落的一两家农家中传出来鸡鸣，山间翠绿的竹子，清清的溪水，弯弯的村路，斜斜的板桥。后两句写农事，作者抓住姑、妇二人相唤去选蚕种的镜头，概括了农村中各种繁忙的农事。最后以“闲着中庭栀子花”，栀子花之被闲，正写出人的不闲，而且意境又十分优美。这是一首新鲜活泼，带着泥土清香的好诗。

雨后回文

宋·刘敞作，五言绝句。这是一首歌咏雨后庭中景色的回文诗。无论顺读，还是从后往前倒读，都反映萧索凄清落花时节的景象，对仗工精，语言凝练。

雨后池上

宋·刘攽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写景诗。诗人捕捉池塘雨后的一瞬美景，描绘了一幅精丽的图画。前两句写池塘水平如镜的静态，后两句写柳舞荷鸣的动态，把东风吹动池畔垂杨,树上积雨落在荷叶上的倩影繁声，生动地描绘出来。语言精炼，形象鲜明。

雨　晴

唐·王驾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惜春诗。前两句写雨前所见的花才吐出骨朵儿，一场春雨过后，百花雕残，只剩下满树绿叶了。后两句由花写到蜂蝶，小园无花空有叶，“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不说春去蝶飞，而说蜂蝶飞过墙去，疑春在邻家，设想新奇生动。把春天的美好和诗人惜春之情，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出来。

雨霖铃(寒蝉凄切)

宋·柳永作，词。这是一首送别词，为柳永的代表作之一。柳永颇有才学，由于他常出入秦楼楚馆，表现了一种浪子作风，因此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很不得意。不得不远离京都而南行。政治上的抑郁与妻子离别的伤感交织在一起，他更加感到前途渺茫。

《雨霖铃》一词就深刻表现了作者这种真情实感。上片写景，作者选择了苍茫暮色，凄切蝉声的冷落的秋景为衬托，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悲苦和难以割舍的离情别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乍看平淡，胜过千言万语。下片，遐想别后的冷落凄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景中含情，蕴意丰富，故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这首词，因有真情实感，加之在结构上层次清晰，流畅自然。在描写手法上衬托点染以白描见长。语言风格上，缠绵婉约，浅易含蓄，明白晓畅。冯煦在《六十家词选》例言中评此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于自然。当是北宋词人之巨手。"

拔　蒲

南朝乐府民歌，二曲。属《清商曲·西曲歌》，当是梁陈间的作品。《古今乐录》称之为倚歌（不伴以舞的歌）。叙述的是：清晨，一对情侣驾舟到湖泊中去拔蒲草。自朝至暮，拔了一整天还不足一把。可见两人惟顾相亲相爱，已忘却拔蒲之事了。全诗是以少女第一人称唱出的，活泼风趣，充满了健康的生活气息。

招隐士

汉·淮南小山作，骚体赋。其创作意图，历来说法不一。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近人或认为：淮南王刘安被召入朝时，他的宾客恐他在京遇害，作赋晓喻刘安尽速脱身返国。今人或主张是招被统治者排斥于朝廷之外而隐居山野的贤人。作者淮南小山当是别号，身世不详。赋文前十句以桂树生长幽山比喻隐士久滞草野。感叹时间推移，悯伤隐士无位。中二十余句极力描写隐士所处环境之恶劣可怖：山险云深，草杂木恶，虎豹凶搏，熊罴怒吼。从不同角度造出禽兽犹惶恐而失群、此地岂人类之宜居的气氛。末两句以作者的相招之辞"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戛然作结，言明文章的旨意。小赋内容单纯，想象丰富，感情深沉，在形式上继承了《九章》诸篇的特点；其构思奇特，句法自然、音节优美之处都表现出艺术上的新开拓。至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语，尤充分显示了作者提炼生活、驱策文字的不凡身手。

转应曲（边草）

唐·戴叔伦作，词。《转应曲》即《调笑令》。词中通过戍边士卒的目光来描绘边塞生活的特点：只有茫茫无际的边草与久久不归的边卒同生共老，在雪月交辉的夜晚，凄凉的胡笳声传来，更使远离家乡的戍卒，愁摧肝肠，悲不自胜。这是最早的写边塞生活的文人词之一。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唐·岑参作，七言古诗。约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后，为送封常清出征播仙而作。诗歌共十八句，前六句描写战斗前两军对垒的紧张局势。写单于的兵"在金山（阿尔泰山）西"，而"汉兵屯在轮台北"，一场激战即将暴发。并以旄头星（古人认为是胡星）的落下，暗示番军必败。接着八句描写一场壮烈的战斗。前四句写大军平明出师，"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

山动”。竭力渲染军威之盛，所向无敌的气概。后四句直接写战斗的惨烈，“虏塞兵气连云屯”，敌人十分凶猛，双方牺牲不少。气候奇寒，“风急雪片阔”，“石冻马蹄脱”最后四句颂扬“誓将报主静边尘”，并以“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作结局，遥应篇首而振起全篇。诗中一扬一抑，一张一驰，把军威的雄壮，战争的艰险交织一体，又以烘托，象征、夸张的手法，成功地表达了广大将士建功报国的英雄气概，为唐代边塞诗中的上品。

叔向贺贫

散文，选自《国语·晋语八》。自“叔向见韩宣子”，至“嘉吾子之赐”。本文记述了叔向的一点认识：有德而贫是可贺的，无德而富是可忧的。晋国正卿韩宣子因贫无资与卿大夫交往而忧愁，叔向却向他道贺，指出人应忧德行之不立，不该忧财物之不足；无德而多财，祸患极大；有德无财，可免灾殃，以至得福。更以栾武子、郤昭子及其家族为例，说明清贫的可贺，富宠骄泰的可忧。叔向认为韩宣子有栾武子之贫是他已行栾武子之德的结果，因而才向韩宣子道贺。韩宣子深为感动，拜谢叔向，表示敬受叔向的赠言。贺贫本是反常之事，但叔向能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解释得合情入理。一篇记言短文能把这事写得娓娓动人，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笔力。

叔向谏杀竖襄

散文，选自《国语·晋语八》。自“平公射鴳”至“趣赦之”，记述晋大夫叔向因晋平公欲杀竖襄而进谏的事。平公射鹌鹑，伤之而未死，令竖襄去捕捉，但鸟竟逃脱。平公怒而拘禁竖襄，欲处之死。叔向遂入而进谏。他委婉地把晋平公射鹌不死与晋祖唐叔一箭射死犀牛相较，使平公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进而劝平公速杀竖襄，不要使射鹌不死的事远闻于诸侯，实际上是使平公意识到因捕鸟不得而杀人，就会陷于更大的错误、造成更坏的影响。晋平公便“忸怩”而释放了竖襄。此文反映了晋平公的暴戾，但主要是表彰叔向的正直、机敏和善于言辞，写得简约有致，摇曳多姿。

虎丘记

明·袁宏道作，散文。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作者由京赴吴，任吴县令。其间曾数游虎丘，并屡求去官。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春得以解官，篇末云：“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知此为追忆两载宦游之作。作品主要写中秋月夜之虎丘，其中着意描绘游人通宵尽兴而歌的场景，反映了作者任心适胜、陶醉歌箫的高雅情怀。文中追忆旧游见闻，借“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引出“甚矣，乌纱之横，吏役之俗哉”的感慨，流露出对官吏皂隶的鄙弃和厌恶。夜唱一段，刻画歌者声情，听众神态，笔调俊快，情思宛然，尤为精彩。全文因景生情，抒写真切感受，信腕直寄，不拘一格，为其记游之代表作。陆云龙《翠娱阁》选本赞曰：“虎丘之胜，已尽于笔端矣，观绘事不如读此之灵活。”

非　攻

散文，选自《墨子》。自“今有一人”至“辩义与不义之乱也”，为《非攻》篇的前半部分。这是篇论说

文，大旨在于谴责掠夺战争，讽刺筹划掠夺战争的人。文章可略分为三段：第一段披露这样一种现实：偷水果、盗鸡猪、抢牛马、图财害命，都被认为侵犯了别人、违反了仁爱原则、犯了罪；并且随其程度不同，“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但攻伐别国领土，人们却不言其罪，反倒夸奖，认为合乎正义。第二、三段则以不同的事例来说明同样的问题。全文没有反驳某种论点，也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把人所尽知的社会现象经过浓缩，予以摘录，却暴露了侵略战争的罪恶，揭发了以掠夺战争为义举的荒唐，导致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频繁发动战争的人便是大国诸侯，此辈所作所为，尽管不自以为非，并且得到某些君子的颂扬和表彰，但他们实是劫掠的罪魁，杀人的祸首。文章逻辑性强，论说得法。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大有万弩齐发、不破的不罢休之势。文字质朴无华，不留意于文采。

尚志斋说

元·虞集作，散文。此文是写给弟子的一篇赠言。文中反复阐述治学必须树立高尚志向，目标专一，说明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文章先围绕“正鹄”论说射者明确目标的重要，引出关于学者立志之重要。然后嘱教弟子，志既立，必当始终不渝，进一步揭示题旨。最后交待赠文原委。本文以设问发端，借喻妥贴，论述紧凑，言辞精辟，亲切可听。

鸣机夜课图记

清·蒋士铨作，散文。这是一篇情辞兼胜的记叙文。作者请画师为母亲画像，藉以寄托母亲的“乐”、“志”和自己感戴之情。图中描绘了母亲夜间于织机声中教子攻读的情景，文章以此立意，追述母亲一生困苦忧患，通过达理、知诗、奉亲、规夫、教子、画像等典型生活片断，真实地刻画了一位封建时代贤慧淑质的妇女形象。并把家人骨肉相依的关系，母子休戚相关的深情，写得楚楚动人，使其成为一时传诵的佳作。作者主张抒写性情，“忠孝节烈”“温柔敦厚”是他讴歌的内容。本文即是此类代表作。全文辞采典润、笔法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展卷可见。

咏　史

晋·左思作，五言古诗，共八首，约成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之间。有的诗指物论人，有的诗托古讽今，也有的直摅怀抱。“弱冠弄柔翰”是组诗的第一首，此篇乃言志之作。诗人以兼备文才武略自许，怀有为国立功、安定边陲、不图封赏、功成身退的宏大抱负和高洁的志向。“郁郁涧底松”是组诗的第二首，它揭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平等现象。愤怒地指出：有才能的人因出身寒微而屈居下位；世家大族垄断仕途，却不问贤与不肖。其余六首也各自有它深刻的内容和高超的表现手法。“吾希段干木”，歌颂段干木和鲁仲连，二人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贡献，但他们不求禄位，保持高节。歌颂中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济济京城内”，赞许扬雄居贫著书的生活，而以西汉末期贵族统治阶层的豪富生活作为明显的映衬。“皓天舒白日”，正面写自己的志趣不在谋求富贵，而在于隐居高蹈。“荆轲饮燕市”，赞赏荆卿慷慨悲歌、睥

睨四海的气概，藉以表示对权贵的鄙视。“主父宦不达”，记述主父偃、朱买臣等四个古人早年困厄、坎坷的经历，感叹自古奇才多遭埋没的事实，为自己的不得志寄慨。“习习笼中鸟”，是说贫士生活固然清苦，但象李斯、苏秦那样的暴发户却不值得羡慕，不如作个安贫乐道、知足旷达的人。组诗援古刺今，述志咏怀，笔力雄迈，风骨矫健。《文心雕龙·才略》评左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诗薮·外编》中推崇此诗为“晋人杰作”，“造语奇伟，创格新特。”《古诗源》卷七说：“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

咏 史

南朝宋·鲍照作，五言古诗。诗人以富贵奢华与穷困寂寞的两种生活相对照，歌颂了严君平那样安贫乐道的高士，讽刺了辗转仕途、蝇营狗苟的势利小人。此诗本斥时事，却说“咏史”，托言汉朝五都三川的人皆热衷于沽名钓誉、牟利攫权，惟有严君平能够修身自洁，不以富贵累心。成诗时，作者离官赋闲已久，他正是以严君平自况的，从而表达了诗人对于达官贵人的蔑视，同时流露出自己性格的高洁和耿介。全诗十六句，竟用十四句的笔墨，把庸人俗物的宅第、衣饰、轩盖、鞍马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写得有声有色，仅以“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二句作结，使贫寒高士的形影在精神境界中放出曜人的光彩；富贵荣华的珠光宝气顿时暗淡下来。这种以短结制胜的写作方法，为中唐新乐府所继承。全篇的写作形式，对中唐以后的讽谕诗，也有一定的影响。

咏 史

唐·戎昱作，五言律诗。这是一首抨击统治阶级以妇人和番政策的名作。首联指出汉代历史上最拙劣的政策是和亲，颔联：“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指斥时政，切中要害，成为传诵名句。最后指出用女色去安边，是十分荒谬的，制定这样政策的大臣们，岂能算得上辅佐皇帝的忠臣？诗歌以汉讽唐，实则指斥唐代的和亲政策。据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和戎讽”条记载：唐宪宗召集大臣议边，大臣多持和亲政策，于是，宪宗就背诵了戎昱这首诗。可见这首诗流传之广，也正因为这首诗的矛头直指大臣，而为皇帝留了面子，宪宗才会念出这首讽刺辛辣，锋芒锐利的诗章。

咏 史(金粉东南十五州)

清·龚自珍作，七言律诗。公元1825年，诗人因母丧哀居杭州，守制期满后，客居昆山。此为目睹东南社会现实，有感于清王朝政治的腐败所作。诗集中揭露官场幕僚、清客炙手可热、操纵盐政大权；纨袴子弟，阿谀奉迎、谋取高官厚禄。一般士大夫则臣节扫地，庸禄无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慨叹之外，更包含着对清王朝文化专制的谴责。结句赞美田横五百人不肯为侯事汉，壮烈殉身的气节，借以比照当时官场俗流，是极辛辣的讽刺。诗题为咏史，实则笔笔牵涉时事，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受。所咏“史实”，笔墨简省，点明微旨而已。此为龚自珍咏史诗独具之特色，也是对传统咏史诗的一个突破。

咏 怀

三国魏·阮籍作，五言古诗。《咏怀》现存八十二首，似非完成于一时一地。大多表现不满现实，但又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闷、矛盾的心情。诗中有对人事变迁的感慨，有对险恶环境的忧虑，有对争夺残杀的悲悯，有对奸佞邪恶的讽刺。在慷慨激昂、曲折隐晦的诗句中，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诗人通过种种象征手法，借助于美人香草、古事旧闻，抒发自己不便明宣的幽愤，取得了创作内容与表现形式的高度和谐。例如："嘉树下成蹊"一首，言世事有盛必有衰，深含亡国之忧。"平生年少时"一首，自悔当初轻率为官，尔今欲罢不得。"昔闻东陵瓜"一首，称道邵平于易代之后甘为庶民、以种瓜为乐的处世态度。"湛湛长江水"一首，表现出诗人对晋有可能代魏的感慨，流露出对曹家的同情和对司马氏的不满。"昔年十四五"一首，写诗人本身从年少崇尚儒学、向往功业，到后来看破世情、转向隐逸的过程。组诗的首篇"夜中不能寐"，写失眠之夜的彷徨之情，概括地说出所以咏怀而不能已于言的缘故，也略为抒发诗人处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苦闷。组诗的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吟咏古事而慨叹时政，表现作者对曹魏政权的惋惜之情。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尖锐地揭露了礼法之士的虚伪。这组诗和其他诗一样，都写得意境深沉，格调高浑，完全脱离了乐府风格的影响，成为自然、优美、不事雕琢的五言诗。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而形成的含蓄诗风，为后来处于黑暗统治中的进步作家开拓了一条隐约述志的途径，丰富了"建安"的优秀传统，奠定了阮籍在正始诗人中的重要地位。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阮籍另有《咏怀》四言诗十三首，艺术成就则远逊于这组五言诗。

咏 怀

一作《拟咏怀》。北朝周·庾信作，五言组诗。组诗共二十七首，是作者后期偏晚的作品，大多是追述乱离、感叹身世和怀恋故土的。诗中记叙国破家亡、身羁殊方的悲愤。诗篇所寄托的郁闷与痛苦，与阮籍《咏怀》相仿佛。如"俎豆非所习"、"楚材称晋用"、"畴昔国士遇"、"榆关断音信"、"摇落秋为气"、"周王逢郑忿"、"寻思万户侯"等篇写得尤为沉痛感人，苍劲悲凉，与前期风格迥异。诗人巧妙地运用对仗，显得不呆板，不牵强；自如地驱策典故，不碍叙事的准确，不妨抒怀的细微，一洗早期作品中的绮靡、浮弱之弊，但保留了流丽中的清新。组诗堪称庾诗的精华，就中以"萧条亭障远"一首最为突出。小诗八句：前四句写塞上和塞外景物，写亭障萧条，风尘凄惨，句句写景，却又句句言怀。后四句抒发羁留异国，永无归期的悲愤感情，笔笔谈今，却又笔笔引史。倪璠《庾子山集注》解云："言已入长安之后，即景伤怀，若李陵之长绝，荆轲之不返；又伤江陵之亡，同于垓下也。"可谓得其概要。借景以抒情，叙事而用典，施于此诗，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诗中已建起物我的联系，打破古今的隔阂，使服从于诗人倾吐无穷孤愤之需。

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唐代宗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作者客居夔州时作。这组怀古诗共五首，分别写庾信故居、宋玉宅、昭君村、永安宫和武侯祠。虽彼此无紧密联系，写法也不一致，但都或隐或显地表现了作者生活漂泊、政治失意的感慨。此为第三首，伤悼昭君的湮没不遇，托身异域，同时诗人借以抒发自己潦倒穷愁的愤慨。诗从描写昭君村的自然环境开笔，“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赴”字极生动，形象，描绘三峡群山，势若奔赴。美其人，故奇其地。吴瞻泰《杜诗提要》评此诗：“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诗的三四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概括了昭君的一生悲剧，竭力渲染昭君生前死后的凄凉，不发议论，而感慨无穷。朱瀚云《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五六句讥刺汉元帝之昏庸，追叙昭君远嫁异域的原因。末二句写昭君怨恨之情。全诗从头至尾，句句都是写昭君，句句也抒发着诗人怀才不遇的怨愤。

咏　柳

唐·贺知章作，七言绝句。这首描绘早春二月杨柳的咏物诗，将杨柳化为美女，“碧玉”“垂下绿丝绦”，暗喻杨柳的嫩绿稚幼在微风中婀娜袅袅之态；细叶“似剪刀”的春风裁出，想象独特，将无形无影的春风，出神入画地形象化，展示了春风化育万物的活力。其中以人喻物，以物喻物，皆隽秀新奇，倍增神韵。

咏荆轲

晋·陶渊明作，五言古诗。约成于刘宋废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此诗描述荆轲刺秦王事件，并对荆轲的失败表示惋惜。作者借荆轲挟一匕首毅然入秦以铲除暴君的英雄形象，寄托诗人对虐政的痛恶和对英雄的倾慕。诗人以满腔热情歌颂了荆轲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正展示了诗人豪壮的内心世界。《朱子语类》卷一四〇中说：“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可谓中肯。

咏煤炭

明·于谦作，七律。诗托物寄志，为其名作《咏石灰》之姊妹篇。诗中歌咏煤炭能蓄藏和发出光、热的功能，借以抒写诗人甘愿自我牺牲，决心造福人间的深挚情感，寄寓着拯世济物的崇高人生理想。诗从煤炭之开凿落笔，先概括其性能。次引出煤炭给人温暖、光明的具体描述，为后句议论、抒情铺垫。颈联以拟人笔法赞叹煤炭谋福于人的彻底精神。“铁石犹存死后心”既是咏物，更是诗人生死耿耿之精神境界的写照。尾联借煤炭自白直抒胸臆，阐明“但愿苍生俱饱暖”的题旨，为全诗结穴。从来之咏物诗，多以骚雅取胜，此诗独出以凡俗，而能寄托济世情怀。其构思新奇，意境超迈，百代之下，犹能激励人心。

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

宋·王安石作，七言古诗。这首诗赞扬王昭君的绝色和她对故国的怀恋之情。诗中“人生失意无南北”也流露出作者不为人知重，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宋以前已有不少咏王昭君的名篇，而这首《明妃曲》则另辟蹊

径，标新立异。前人把昭君不被知遇，归罪于毛延寿画像时的中伤，此诗推翻了这个旧案，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作者并非为毛延寿开脱，而在于说明昭君美丽绝伦，画工笔墨无法描摹。再者，前人都以昭君万里远嫁为不幸，而此诗独认为幸与不幸的关键在于自己的价值能否得到承认，而不在地域远近，从那些以貌取人的君王处是得不到知己的。这首诗的识见与想象水平都是前人所未曾达到的。议论也借“家人万里传消息”而发，不着痕迹。所以欧阳修等名家都为之倾倒，竟相应和。

盱眙旅舍

宋·路德章作，七言绝句。是一首抒写爱国情感的小诗。诗中并不正面表达作者对南宋朝廷割地求和的悲愤，而是从赞扬国界上风土人情的可爱及对中原语音的亲切感受，透露出作者对中原乡土的热恋，表达了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之情。作者善于抓住典型的习俗“见客擂麻旋点茶”，通过细节描写来表达乡情，写得朴实感人。

易水歌

战国卫·荆轲作，两句歌体短诗。《战国策·燕策》载，荆轲将为燕太子丹报仇赴秦刺杀秦王政，太子丹与知情宾客皆身着素服至易水之畔为荆轲饯行。临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乐而歌；先用变徵的调子，唱得士众泪流满面，后改羽调，唱得大家怒发冲冠。歌辞仅两句十五言，却包含着雪耻复仇的巨大决心和有去无回的无穷哀愤。胡应麟评论此诗：“仅十数言，而凄婉激烈，风骨情景，种种具备。”张戒说：“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

典论·论文

三国魏·文帝曹丕作，散文。丕有《典论》五卷，《论文》乃其一篇，是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现存的重要专篇文论之一。初步涉及文学批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体裁和文学的功用等诸问题。这篇文论首先指出文人相轻妨碍对文学作品作出公平恰当的评价。曹丕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主张改正“贵远贱近，向声背实，阍于自见，谓己为贤”的错误态度。其次，逐一评论建安七子文章的得失，并指出作家的才能、气质和作品的密切关系，初步探讨了文学风格的不同，认为风格各有所长，难于兼擅，因而不可执此非彼。再次，在文体上，曹丕突破了前人对文学认识的某些局限：前人对文学的认识仅限于基本规律，即所谓“本”，而不涉及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即所谓末；曹丕则将本末结合起来统观并论，把文学作品分为四类，对每类提出不同的要求；推动了后来对文体的研究。接着，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论及作家个性在文章中形成风格的问题，对后世文论的影响较大。最后，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主张“诗赋欲丽”，不必寓教训，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世”，对文学事业的独立发展，起了鼓励作用。《典论·论文》的主要功绩在于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基础。

国　殇

《楚辞·九歌》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这是礼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的乐歌。诗歌中描绘了敌己双方短兵

相接的激烈场景，歌颂了楚国将士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诗中不仅从正面歌颂了死难烈士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更以“魂魄毅兮为鬼雄”作结，从侧面对楚人洗雪国耻寄予无限希望。全诗采用直赋的写法，写得浑朴肃穆，悲壮慷慨，充满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其风格在《九歌》中颇为独特。有人说这篇诗可能是为悼念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楚军在丹阳、蓝田战役中阵亡将士而写的，

牧牛词

明·高启作，歌行体诗。诗描述牧童穷苦生活。首四句写伙伴牧牛的快活；接写牧童与牛朝夕相依，命运相关，为后句铺衬。结尾写牧童担心卖牛交租。“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以设想之词写牧童忧愁，语浅情深，无限酸辛都在其中。全诗从牧童心理着笔，通过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笔调颇类唐·张籍之《牧牛词》，能于质朴、平易中见真淳，而情味特胜之。为牧牛词之佳作。

钓鱼湾

唐·储光羲作，五言古诗。诗中描绘青年在一个“春深杏花乱”的时节，借垂钓等待情人的景象。勾画“潭清”“荷动”的眼前实景，融合了小伙子在期待中微妙的内心活动：意念悬断，语意双关，一波三折，写出他担忧——企盼——失望——再盼的复杂焦灼思绪。全诗收束在画意浓郁的等待之中，增添几分韵味。

钗头凤(红酥手)

宋·陆游作，词。旧籍记载，陆游初娶表妹唐琬，夫妻相得和美。但陆母憎恶唐琬，迫使离异。陆另娶，唐再嫁。数年后，陆游独游城南沈园，恰逢唐琬与其后夫亦来园游赏。唐遂语后夫，遣人致陆酒肴。陆伤感非常，乃于酒后填此词，题于壁间。时陆游三十岁许。词中反映了一幕封建家长制迫害下产生的爱情悲剧，表现了作者因美满婚姻遭到破坏而发出的怨愤、悔恨、抗议、自咎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写得沉痛真挚，凄恻动人。上片“红酥手”三句写与前妻重逢的情景；语中充满怜爱之情和咫尺天涯之恨。“东风恶”四句，对造成恩爱不终、夫妻离散的恶势力，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下片“春如旧”三句再写重逢的情景，词人为前妻的泪多人瘦而担忧。“桃花落”四句，写转瞬春残，池阁寂寞，此后消息难通，生离无异死别。两片的结句：“错、错、错”、“莫、莫、莫”，一是悔恨的呼声，一为绝望的叹息；均为遗憾终生却无法补救的深悲巨痛而发。此词内容丰富，文字精整；语言朴实含蓄，写景写情莫不平易自然；哀怨缠绵，催人泪下。

和子由渑池怀旧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这首诗为和其弟苏辙的《怀渑池寄子瞻兄诗》而作。诗中回忆当时兄弟二人过宿渑池的情景，抒发对人生的感叹。前四句言人生漂泊，来去匆匆，无意中留下痕迹，尤如飞鸿踏雪，暂存爪印，极易消失。比喻生动贴切，“雪泥鸿爪”的成语即流传至今。后四句抚今追昔，叹惜世间的巨大变化，抒发了诗人对于人生短暂、万事无常的慨叹。此诗感情沉重，富于理趣。前四句单行入律，用唐人旧格，散中有

整，十分自然。

和　氏

散文，《韩非子》的一篇。战国末期，关东六国相继衰微。韩非深感诸侯对法治之无知，致使法术之士处境困窘，于是写成《和氏》，以抒愤懑，以鸣不平，企图引起诸侯对法治的重视。本文首先讲述卞和向楚国厉、武二王先后献璞，竟两次遭到截足酷刑的寓言故事，进而言及法术之士因直接触犯贵戚权臣利益而备受迫害的事实。接着举出"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的事例，说明诸侯吸取历史教训、任用法术之士的必要。最后强调变法的关键在于国君；如果君主"无悼王、孝公之听"、"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安于"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的现状，不用法术之士，那么完成富国强兵的霸业是不可能的。文章运用寓言故事，援引秦楚国力变化的事实，反复论证厉行法治的重要意义，明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具有谨严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力。这是一篇笔触活脱的论说文。

和文与可洋州园池·横湖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是作者为和文同而写的即景诗。诗中写诗人因贪看荷池，不觉夜去晨来，横湖变化中的优美景色使人颠倒。"贪看"、"不足"用得极精当，写出了诗人的留连情态。诗中运用比喻、拟人手法写景，用"翠盖"比荷叶，用"红装"比荷花，"云锦"喻朝霞，"匹练"喻清露，形象鲜明，色彩艳丽，生动有致。

和张仆射塞下曲

唐·卢纶作，五言绝句。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作，这组诗共六首，每首从一个侧面描写边塞生活，如军容整肃，将军勇武，敌酋夜遁和凯旋庆功等。文字极其简练，风格苍劲雄放，气势逼人，在中唐的边塞诗中不愧为上乘之作。组诗第二首写将军夜猎，误石为虎，而射之，箭镞竟深入石中。作品通过这一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勾勒出将军的勇敢、善射，及其惊人的臂力。汉代飞将军李广"射虎中石"的故事，一经诗人的提炼加工，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给人以丰富的联想。第三首写雪夜追敌，着意刻画敌人崩溃和将军乘胜追击的场景。一二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点明敌人仓皇失措，连夜退却。三句，"大雪满弓刀"战事激烈，月黑无光，只见刀剑和弓箭的冷光和漫天飞雪交夹，烘托出所向披靡的气势。钟惺《唐诗归》评："中唐音律柔弱，独此可参盛唐。"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允言《塞下曲》，意警气足，格高语健，读之情景历历在目，中唐五言之高调，此题之名作也。"

和周秀实田家行

宋·王庭珪作，七言古诗。诗从农民的角度，写六月雨天，农业丰收在望，贫苦的农民可稍减免饥馁之忧，但首先想到"先输官仓足兵食"。诗人热情歌颂农民能把国家兴亡放在首位，并赞扬抗金将士，不断取得胜利，感到雪耻复仇，中兴有望。最后无情讽刺了那些只顾享乐、不问国事的执政官员。诗中善于化用前人诗

句，自然妥贴，如同己出。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唐·杜审言作，五言律诗。诗篇大约写于任职江阴时。和晋陵陆丞而作《早春游望》，原唱已散失。本篇先写独自久别家乡的人，偏惊异乡景物节候的变化。继写新春云霞，梅柳同茂，暖催鸟鸣，浮萍转绿。最后见友人古调，触情落泪。首联别致新颖，以久游仍惊的矛盾，暗示怀乡之绪。中间两联，一句一景，皆有别于故乡残冬萧索，笔笔实写异乡之新，处处蕴寄怀故之情。末联以友人古调引出归思，既关合前三联含而不露的情思，又申明和诗之意。这些宦游之作，与居宫廷的诸多应制诗相比，显示了诗风的变化。在艺术上则标志着五言律诗的成熟。

和梅圣俞杏花

宋·欧阳修作，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咏杏花的短篇。诗开头并不直写杏花，而是从论梅花起笔；后面也不点题，而是通过形象来赞美杏花的早报春来，芳辰独占。前人多把报春之功归于梅，在此则一反旧说，提出了梅守残年、杏花报春的己见，甚是新颖别致。此诗平易舒畅，有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和袭美春夕酒醒

唐·陆龟蒙作，七言绝句。诗人隐居后，自号江湖散人，与好友皮日休常相唱和。诗中主要写醉酒情态，意度萧闲，别具韵致。诗人贪杯，醉卧花旁，春夕一觉初醒，醉意未尽。此时，明月升起，映得他满身花影斑驳。这景色触动了诗人的情思，于是他在诗中勾画明倩、清雅的意境，着意衬托醉态的妩媚。“满身花影倩人扶”，可谓传神妙笔，借此抒写他的闲散自得之情，诗歌善于造境，诗味尚耐咀嚼。

季氏将伐颛臾

散文，选自《论语·季氏》。题目为后人所加。本篇写：冉有、子路见孔子，向孔子报告说，季康子将伐颛臾。孔子怀疑是冉有唆使的，指出颛臾已属鲁国，是“社稷之臣”，伐它没有道理。冉有辩解说是季康子要这样作，他和子路不愿意。孔子又责怪他们不能阻止季康子的不义行径。冉有又说颛臾城郭坚固，且近于季氏的费县，如不伐灭它，怕它日后给季氏子孙造成忧患。孔子知他与季康子看法完全一致，却编一套谎话来搪塞。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应作“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应作“寡”)而患不安”，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鲁国宫廷之内。全篇阐述理由、表示意见、指出主张、讲清利害，皆层次清楚；文中引古语、使比喻、用暗示，更增添了说理的力量。

垂老别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本篇是组诗《三别》的第二首。诗中写一个因“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暮年又被征从军，与老妻惜别的苦情，深刻揭露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通篇老翁的独白，始而慷慨怨愤，终而自为宽解、形象地、曲折地表达老翁面对国难，不迟回，不悲叹，拜别老妻，毅然从军的悲壮气氛，全篇以离别之情贯穿始终，又以离别的悲哀之情映衬悲壮的爱国之情。把乱世中老夫老妻在生离死别之际强仰悲痛、互

怜互慰的矛盾心理刻画得细腻而深切。结尾由眼前的诀别转为忧国之情，情转调变，变悲伤沉痛而为高亢激昂。这种复杂多变的情调，使全诗的结构层次，于谨严的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论此诗："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干净地，愈益悲痛。"

佳　人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写于秦州。诗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一个战乱中被轻薄夫婿遗弃的不幸的妇女，她幽居空谷，无心修饰、自甘清苦、贞节自持，品德高洁。作者借弃妇的不平遭际，抒发自己弃官后的高风亮节。诗托事起兴，以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和山中清泉，比喻空谷佳人的品格，写得素雅纯真，光明磊落，有怨思，也有讽刺，以景语写人，尤见精妙。沈德潜《唐诗别裁》评："结处不着议论，而清洁贞正意隐然言外。"

使至塞上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作者任监察御史，奉使出塞宣慰战胜吐蕃的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等将士，赴边途中作此诗。诗歌描绘了壮丽雄奇的边塞风光，并即景记叙了诗人出使边塞的经过。首联点出诗人单车出使，颔联以"征蓬""归雁"作比，写出诗人离汉赴胡，写景与叙事融为一体。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塞外风光极为逼真传神。一种劲发、坚毅，苍茫，温暖的感觉寓于写景之中。这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称赞为"千古壮观"。最后以到边塞，知边将已经出征作结。诗情豪放雄浑是盛唐边塞诗代表作之一。

岳阳楼记

宋·范仲淹作，散文。这篇是作者应好友滕子京之邀，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06年)所作。在此前一年，作者因主张变法而遭到保守势力的诬陷，被贬为邓州地方官；滕子京也因事被贬为岳州官，在政治上都很不得志。作者通过登楼览景，勾画渲染，精雕细琢，以景物之不同而产生的悲喜之情，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政治抱负，并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与滕子京共勉。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对后人都有一定的教益。虽然作者"忧""乐"的出发点在于顾及宋王朝的盛衰安危，但他所要求改革弊政的主张却表现出一个封建士大夫难能可贵的思想品格。全文借登楼观景的心情，缘情探理；行文纵横跌宕，描写淋漓尽致。"若夫霪雨霏霏"和"至若春和景明"两段，笔法骈散相间，景物写得尤为清奇优美；作者以铺排的对偶和丰丽的词采信手点染，给人以意境开阔、风格豪放之感。

征人怨

唐·柳中庸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传诵极广的边塞诗。首句"岁岁金河复玉关"，写征人年复一年长途跋涉，来往边城。次句"朝朝马策与刀环"，写日复一日跃马横刀，征战不休。三四句"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看似写景，实写征人的万里行程，转战边塞，长年劳顿，题曰"征人怨"，却无一"怨"

字点题，诗人所表达的征人之怨，则用“岁岁”“朝朝”“复复”与“归”“绕”等字隐隐约约地点出，耐人寻味。全诗四句对仗工整，精工典丽，挥洒自如，历来为人称道。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评：“四句皆作对语，格调雄厚。前二句言情，后两句写景，嵌‘白’‘青’‘黄’‘黑’四字，句法浑成。”

征妇怨

唐·张籍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借征妇的怨愤反映频繁的战祸给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前四句写边将无能，致使全军覆没，白骨累累，死无葬所。后四句以极沉痛之笔，刻画了征妇因“夫死战场子在腹”而痛不欲生的心理，还以“妾身虽存如昼烛”比喻自身的无需存在，凄苦感人，有力抨击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极大不幸。

贫 女

唐·秦韬玉作，七言律诗。这首诗借贫女的怨恨，抒发诗人怀才不遇之叹。诗用第一人称、细腻而洗炼的笔法勾勒了贫女的形象。开头点出贫女与富女生活的悬殊，而且以良媒难托为契机，点明贫女内心的苦恼，感慨世态不平。中间四句，写贫女自怜自负，愿凭着一双巧夺天工的双手，绣出漂亮的锦帛，不屑画眉长短与人争妍斗丽，形象地刻画出贫女不同流俗的高尚格调。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鲜明的对比，巧妙的双关从而深刻揭示了全诗的主题。沈德潜说这首诗“语语为贫士写照”(《唐诗别裁》卷十六)，近人俞陛云指出：“此篇语语皆贫女自伤，而实为贫士不遇者写牢愁抑塞之怀。”(《诗境浅说》)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这首诗约写于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当时，李白东游齐鲁，在金乡(今属山东)遇到友人韦八回长安，写此诗送别。“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两句，把自己送别友人时不平静的心情与惦念长安和友人的思绪，表达得那么鲜明而强烈，真是“想落天外”的神来之笔。最后“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之句，又把相别依依，别后怅然若失的心情，表达得含蓄而悠长。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宋话本，见于《古今小说》卷廿七。这是一个历来受欢迎且广为流传的故事，曾被改编成《鸿鸾禧》、《豆汁记》、《棒打薄情郎》等多种戏剧。故事通过金玉奴的不幸遭遇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通过莫稽的阴险狠毒揭露了利欲熏心的封建士人的丑恶面目。莫稽本是穷书生，经撮合与团头(乞丐头)金老大的女儿金玉奴成亲。婚后，金家父女促他读书进取。但当他及第作官发迹后，却妄想“攀龙附凤”，竟把玉奴推坠江中。不料，金玉奴被莫稽的上司陈公搭救并认作义女，后又与莫稽重成婚配，成婚之夜，棒打薄情郎。故事的“团圆”结局虽有明显的局限性，然对莫稽极端自私、损人利己、忘恩负义的丑恶灵魂却已暴露得淋漓尽致。形象鲜明生动，情节曲折感人。

金石录后序

宋·李清照作，散文。《金石录》三十卷，乃作者的丈夫赵明诚的

一部专著。作者在丈夫死后多年重读《金石录》时写了这篇"后序"，介绍成书过程和内容以及后来辗转失散等情况。回顾了他们婚后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南渡前，夫妇节衣缩食，全力收集金石古籍和鉴赏书画，志趣相投，生活欢快；南渡后，颠沛流离，备受艰辛，连金石书画也屡遭厄运。文末以抒发感慨作结，追念亡夫，睹物伤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命运和个人不幸的悲叹。本文以事件先后为序，逐次写来，既婉转曲折又周详细致，但终不脱离金石书画这个中心。文辞清新优美，抒情真切生动，描述夫妇猜书品茶和途中离别的情景尤为感人。

金谷园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金谷园，晋石崇别墅，故址在今河南洛阳附近。诗歌吟咏春景，凭吊古迹，感叹金谷园昔盛今衰。然春天依旧，人事已非，连啼鸟也怨东风，落花飘落下来好似当年坠楼的绿珠一样。诗歌把写景与怀古紧密结合，情深悠远。

金陵怀古

唐·刘禹锡作，五言律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诗人由和州罢归洛阳，途经金陵，凭吊六朝故都，写下这篇脍炙人口的怀古佳作。诗人以苍凉的笔调，通过对金陵昔日繁华而如今冷落的典型描绘，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揭示了六朝兴亡的历史教训："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事，山川的险要是不足为恃的。结尾两句，借一曲《后庭花》，含蓄地讽劝唐王朝的统治者不能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重蹈六朝灭亡的覆辙。

金陵怀古

唐·许浑作，七言律诗。诗歌首联以追述隋兵灭陈史事发端，写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庭，在陈后主所制《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颔联写松楸荒冢，残宫禾黍，六朝的繁华已成陈迹。颈联写石燕拂云，江豚吹浪，江上风雨晴云变化不定。这两联表面上写金陵的景物，而通过景物反映出了人类社会的变迁，凭吊了在金陵叱咤风云的英雄，与兴亡交替的王朝。尾联直抒怀古的感慨，英雄已去，金陵的豪华也成过去，只有象洛阳一样环绕四周的群山依旧。这首怀古诗，不是就一朝一事而写，而是概括了金陵一地许许多多的兴亡往事。正如俞陛云《诗境浅说》指出的是"浑写大意"，"涵概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

金陵驿(草合离宫转夕晖)

宋·文天祥作，七言律诗。文天祥被元军押送元首都燕京途中，心情异常沉重，在南京驿站写下这首表现强烈爱国感情的诗，时在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诗中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的生死存亡，而是国家遭受侵略的耻辱和仇恨。最后两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明白地表示自己决心殉国，忠魂南归的苦志。诗中多借前朝典故抒发亡国之痛。诗风柔婉，回肠百转，但刚烈不移，沉挚感人。

金陵酒肆留别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全诗六句，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当柳花满天飞舞的时节，在红粉当垆的酒店告别。其中用一"香"字，明写柳

花之香，实指美酒之香。一群金陵子弟送李白，行者与送者都尽情畅饮。最后用“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作结，用含蓄的笔法，写出了悠然无尽的别情。小诗酣畅悠扬，语浅情深，故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评此诗“语不必深，写情已足”。

金铜仙人辞汉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汉武帝时曾在长安建章宫用铜铸承露盘和托盘仙人。汉亡后，魏明帝命人拆迁铜人及承露盘运往魏都，传说铜人离汉宫时，泪流不止。作者据此事写成此诗。诗中使用丰富奇特的想象，以拟人的手法，赋予铜人辞汉时强烈的悲痛，渲染了王朝易姓，帝国灭亡的悲剧，也表示了对于日益衰败的唐王朝的忧虑。诗歌为感铜人有情，写出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涉想奇创，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愤，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金缕曲·赠梁汾

清·纳兰性德作，词。作品结撰性气，直摅肺腑，抒发了对挚友顾观贞生死结契的深情，借以感慨身世，指斥现实。上阕先写对自身贵族门第的鄙夷和孤寂中欣逢知己；再写挚友间声应气求，把酒高歌。其中有知己难逢的意气，有英雄失路的悲愁，一种哀乐不能自主之情，颇能动人心弦。歇拍以“月如水”结，这唯一景语，境界苍凉，可笼罩全篇。下片写唯借酒以浇愁，表示对挚友遭逢的不平。“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谴责世事冷酷，无人怜才，流露了对统治者的不满。结句相约来世，倾诉生死与共之情，恳切动人。在满清朝廷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时代，作者以一个清贵族后裔，广交汉人才士，又如此珍重友情，实为难能可贵。徐釚《词苑丛谭》载：“词旨嵚奇磊落，不啻坡老、稼轩，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

金缕衣

唐·无名氏作，七言绝句。或题杜秋娘作，或题李锜作，均不足信，本是流传于中晚唐的一首民歌。诗歌以金缕衣与少年时对举，言稍纵即逝的少年时光，尤为值得珍惜。更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为喻，鼓励少年奋发有为，免得老大徒伤悲。诗中赋、比、兴兼施，寓理于事，主旨鲜明，形象生动，又有意重复某些字眼，使诗意回环宛转，余味悠长。

金错刀行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咏物言志的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南宋朝廷向金忍辱求和，作者为国效劳的壮志始终不渝，并坚信抗金事业必胜。诗中以金错刀自喻，通过对它外形的细致描绘、夸张形容以及对“提刀独立”英雄形象的勾画，充分抒发了自己渴望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最后一节“呜呼！楚虽三户能忘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全诗用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式及发人深省的感叹，更加激昂、雄壮、动人，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光复事业的坚定信念。

念奴娇(大江东去)

宋·苏轼作，词。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诗人遭“乌台诗案”之祸，被捕入狱。后幸得张方平，范镇等极力营救，才得以从宽处理，出狱后被贬至黄州。苏轼是个极有理想抱负的人，

他的安边之策，富国强兵之道，不仅没被朝廷采纳，反被贬为外放闲员，这怎么不叫人感慨万端呢？诗人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写下了这首怀古抒情的名篇。上阕"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句，通过写景寄托了诗人的豪情和对英雄的向往之情。下阕"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三句，追怀历史人物的英雄业迹；"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等句，抒发作者不得志的慨叹。这首词视野开阔，气势磅礴，大起大落；结构严密完整，层次清晰，上下阕过渡自然，一气贯注。写人写景都十分出色，如周郎形象，诗人集中笔力，抓住特征，神貌兼备，跃然纸上。此词久负盛名，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它不仅是苏轼词作的代表，也是开豪放一派词风的典范之作。因此，"大江东去"成为千古绝唱。

念奴娇（危楼还望）

宋·陈亮作，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陈亮为实现抗金北伐的愿望，亲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形势。此词即写于此时。词中通过对京口地形的分析，总结历史教训，并提出进兵中原的积极建议。上片写登高极目，对京口有利地形作了形象的描绘，借六朝统治者偏安江左不思进取的教训，批判当今统治者的屈辱妥协。下片进一步揭露了投降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以狄祖中流击楫和淝水之战以少胜多的史实，鼓舞人们坚持北伐统一祖国的斗志。这首词气势磅礴，辞情慷慨，议论精辟，笔力挺拔，有雄视百代之慨。词中用典虽多，但却针对性很强。作者侧重从自然条件和历史经验两个侧面进行对比，洋溢着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对当时抗金斗争有积极影响，为南宋写危楼词中最为出色的一首。

念奴娇（闹红一舸）

宋·姜夔作，词。这首咏荷花词，上片"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菰蒲雨"，将荷花的神韵写得形象生动，意境幽美，如临其境。下片以诗人不忍离去的流连之情，从侧面写荷叶的风姿。词人为"青盖亭亭"所吸引，日暮亦不忍离去，因"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词人流连大自然的情态写活了。此词以少总多，有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独特的艺术构思。词中所写荷花并非一时一地所有，而是作者把在武陵、吴兴、杭州等地所见过的最美的荷花，综合概括到一起，巧妙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词中有人，这人不仅是作者，而是荷花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人格化了，而其中最富人情味的是荷花。"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是词中极富创造性的佳句，荷花在风中播散出阵阵清香，使人神清气爽，这清香竟然凝结成迷人的诗句。这种从味觉嗅觉到视觉的转化，从"香"到"诗句"的转化，给人以美感享受，显出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

念奴娇（断虹霁雨）

宋·黄庭坚作，词。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此词写于黄庭坚贬居戎州（今四川宜宾）时。此词序中谈到，在戎州某年八月间，作者与诸甥来到友人张宽夫的花园赏月，张用名酒款待。座中客人孙彦立善吹笛。作者闻笛有感，写成此词。词的上片写景，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几句，开阔的远景，衬托出诗人快意的情怀。次写初月东升至皓月当空的过程，其中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颇富诗意；"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两句，从月光写到美酒。下片即景抒情，先点出欢聚游乐的时间、地点、人物；次写相互劝饮，"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几句，暗中道出贬谪万里之外的困顿；最后几句"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借座中客人孙彦立所吹笛子的旋律，来传达内心的牢骚和不平。本篇笔力雄健，很有气魄。表现出一种抑郁深拙与达观豪迈交织在一起的风格。词中没有出现古诗词中常见的衰飒景象，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乐观豪迈的情感。所以诗人自诩本篇"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此词虽也体现了黄坚庭江西诗派的某些特点，但却比他的诗流畅、易读，确实代表了作者的另一种词风。

念奴娇·过洞庭

宋·张孝祥作，词。这首词写于作者遭谗罢官，离开广西，经湖南北上的归途中。上片写船过洞庭时所见的静谧、皎洁而空阔的月夜景色，以及由此引起的感受。"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表里俱澄澈"，使人感到世界洁净无瑕；月光、水色、心灵浑然一体。下片写作者肝胆照人的豪迈性格，精神境界与自然景色相汇相通。"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融禅宗语及屈原诗入词，自然妥贴。这里突现的热闹景象，深刻地表现了作者陶醉于大自然，荣辱皆忘的开阔胸怀。想象丰富，充满浪漫色彩。全词景中见情，意境恢宏，用笔空灵，奇气横溢。

念奴娇·登石头城

元·萨都拉作，词。词抒发诗人登临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一带)怀古的感慨。上片写往昔六朝都城龙骧虎跃，兴盛一时。起句以"石头城上"应题，如轩然大波。接以"眼空无物"生发三层：先实写眼前形胜空寂；再回顾历史风云，"蔽日旌旗，连云樯艣，白骨纷如雪。"联想豪杰消磨，揭露了统治阶级纷争的残酷。下片写石头城周围的冷寂，喟叹兴亡。从当年离宫上苑如今只留松径鬼火，引出自身衰老，去日苦多的感慨，情调低徊。歇拍以"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囊括全词。此篇步韵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录事用典，而就眼前兴衰之迹，抒发感慨。词格雄浑，造意甚高，为诗人代表词作。

采地黄者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元和七、八年(公元812—813年)间作。这首诗叙述春旱秋霜的年终，农民采地黄以换取粮食，反映出荒年农家的悲惨处境。诗中没有慷慨激烈之语，没有画龙点睛之笔，但在"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的刻画中，和农家换取富人"马残粟"充饥与富家肥马啖地黄滋补"照地光"的对比中，深化了主题，农家的生活竟不如富人的马。平淡中涵痛苦，叙述中寓同情。

采草药

宋·沈括作，散文。作者所著《梦溪笔谈》中有三十多篇论述草药的真伪、异同、疗效等方面的文章。本文就采药的时间问题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表明作者不迷信古法，不墨守陈规，实事求是，勇于革新的精神。他

首先提出"古法采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的论点，然后据实据理阐明要依照各种不同的情况适时采摘草药，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性能和作用，最后得出"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的成熟结论。本文是体现作者"博学善文"的篇章之一，行文流畅，条理清晰，说理透彻，语言朴实。

采莲子（菡萏香连十顷陂）

唐·皇甫松作，七言绝句。原二首，此是第一首。这是一首采莲曲，一人领唱，众人相和。此词在一片荷花的背景上勾画出一个活泼可爱的采莲少女的形象。特别抓住一个脱下红裙裹鸭儿的生活气息极浓的镜头，使人物的天真与憨痴的形象跃然纸上。全词风格明朗活泼，语言朴实、浅近，饶有民歌风味。

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

唐·皇甫松作，七言绝句；原二首，此为第二首。这是一首写采莲女表露爱情的诗。在湖光秋色里，一个采莲女子因贪看一个少年而忘了划船，任船飘流。少女还偷偷地向少年抛去了莲子，表示爱情，可是此时却被远处的人看见了，使得她害羞了半天。诗歌中的少女大胆而不轻佻，多情羞涩之态十分动人。用"莲子"谐音"怜子"，宛曲含蓄。诗风直率，风格朴实，饶有民歌风味。

采莲曲

唐·王勃作，乐府诗。属于《清商曲辞·江南弄》的乐府旧题，历来多写采莲的欢乐情态。此诗的立意则迥然不同，诗人通过一采莲女采莲时的歌、叹、望、忆、忧、悲、问，种种举动集中于一个焦点：青春渐逝，亲人未还的忧思。"共问"的结句，宕开一层，揭示战争带来的苦难，造成家家户户天各一方，深化扩展主题的社会意义。诗中写采莲女的愁思。处处关合采莲，尤其"怜共蒂""爱连丝"，借谐音，委婉含蓄表达情思的绵邈。在宫体诗仍占优势的初唐，此诗从宫庭转向民间，起了开拓诗境的作用。

采莲曲

唐·崔国辅作，五言绝句。《采莲曲》为乐府旧题，写江南采莲时的风光及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首二句描绘出象碧玉一样翠绿的水塘边，各色花木争向开放，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的湖面上水波荡漾。这为采莲的人物出现勾画了背景。而"水乱流"暗写轻舟竞采，繁忙不息的劳动场景。后两句写青年男女相逢又怕相失，于是把两只小船紧紧靠在一起，并驾齐驱。全诗清新活泼，是同一诗题中较出色的一首。

采莲曲

唐·白居易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绘荷塘深处一对恋人相遇。"欲语低头笑"的神态，刻画出采莲女见到情人时的无限娇羞，又难以掩饰的喜悦。"搔头落水中"一句，烘托出妙龄少女天真无拘的奔放性格。全诗摹写传神，充满健康活泼气氛，颇具民歌的气韵。

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采莲曲》，乐府《江南弄》七曲之一。这首诗描写采莲少女裙与荷叶同色，面与芙蓉难辨，闻声却不见人等生活实感，构思新颖，韵味十足。诗中色

彩相谐引起的视觉迷乱，不仅衬托出少女的艳丽，更展现出人与自然融合的意境；回荡池塘的欢声笑语，增添了充满青春活力的生活气息，也留下玩味无尽的遐想。

采桑女

唐·唐彦谦作，七言律诗。这首诗以质朴的语言，生动的形象，描写采桑女的辛酸和悲苦。由于春寒，蚕子细小，无桑叶可采，万分焦虑，泪下如雨。偏在此时，里胥逼上门来征收新丝了。全诗不着一字议论，深刻地揭露了晚唐统治者残酷地盘剥人民的苦难。诗的语言通俗，描写细腻，多处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如“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一个“努”字，把桑叶写活了，给画面增添情趣。“手挽长条泪如雨”写出了采桑女悲伤愁苦的情态，诗的后半部把人物的动作与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使采桑女的形象感人至深。

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宋·晏殊作，词。这首词短短四十四字，写出对人生深沉的感慨，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上片直抒人生易老的感叹，亲人别离的感伤及“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烦恼，三层意思，层层相扣，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紧迫，把读者的心引入强烈的激荡之中。下片写萧索的秋景，进一步给人以更具体更鲜明的形象，激起难以自已的怅惘之情。“好梦频惊”四字尤似画龙点睛之笔，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充分揭示出来。“何处高楼雁一声”更突出了主人公的孤独感。全词音节嘹亮，情感郁勃，激起悲凉凄紧、盘旋回荡的情怀，引发读者对人生的许多联想。

采桑子·别情

宋·吕本中作，词。写思妇念远。上片写埋怨丈夫行踪不定，不能相随厮守。下片写不满离多聚少，难得与夫团圆。这是一阕典型的文人词，却富有民歌风调。词中不用典故，采用白描和重复歌咏的形式，生动晓畅，亲切自然。全词构思巧妙，取喻新奇，上片以“江楼月”而美之，因它“只有相随无别离”，正是思妇所希求的。下片言“江楼月”而恶之，因它“待得团圆是几时”，正是思妇所避忌的。用“江楼月”这同一比喻，在一首词中，由于命意不同，构成了所谓“比喻的多边”；又由于着眼点不同，词中所表达的感情也不同，一好一恶，构成了所谓“比喻的二柄”。同一比喻，既有二柄又具多边，用得又非常贴切，这在一首词中是少见的，就更加难能可贵。

采桑度

南朝乐府民歌，约成于梁代以前。《乐府诗集》以之属《清商曲·西曲歌》。也题《采桑》，是《三洲歌》的变曲。现存七曲，每曲为一首五言四句诗，不妨以组诗观之。歌咏蚕桑劳动，以及以之为背景的恋爱生活。诗中表现了采桑少女对蚕桑劳动的关心，以及在恋爱过程中的欢乐和失望。其中，“蚕生春三月”一曲是序诗，申明这组诗是采桑女儿在暮春三月唱的。“冶游采桑女”一曲，乃夸赞采桑女子的豆蔻年华和天然秀美。“系条采春桑”、“采桑盛阳月”二曲，都写采桑女浸沉在繁忙的劳动里，竟不顾树枝牵坏衣裙。“语欢稍养蚕”、“春月采桑时”二曲，则写采桑女子向恋人述说养蚕不易，又提醒他莫因相爱而误了采桑。“伪蚕化作茧”一

曲，写女子以养伪蚕的徒劳，比喻自己担心爱情不得顺遂。组诗描绘诸采桑女子天真、朴实、自喜、任性的情态如在眼前。诗中充满了春日的光辉，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其间没有华词的堆砌，也没有雕琢的痕迹，正显示了民歌的自然色彩。

采　葛

《诗经·王风》的一篇。《诗序》以为它是君子"惧谗"之诗，当属妄言，这似写一个男子想念一个参加打草、采葛劳动的女子。全诗三章，皆以一日不见为久，直赋相思的热切。层层写来，反复歌咏，用简洁而夸张的语言毕见出诚挚、深沉的情意。

采　薇

《诗经·小雅》的一篇。该是从军出征的士卒所歌。诗中反映了玁狁入侵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安。《诗序》以为它是周文王时的作品。《鲁诗》、《齐诗》都说是成于周懿之世。《汉书·匈奴传》也载："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看来成诗时间当不晚于公元前十世纪初。全诗六章，每章八句。反映了西周时代士卒戎戍生活的片断：当年战伐频繁，行军艰苦，忍受饥渴，不得安歇，无人关怀，思家心切。全诗写得沉郁悲凉，感人至深。诗用"采薇"起兴，明处以野生的薇菜"作止"、"柔止"、"刚止"表示时序的推移，暗里却透出军粮缺乏的消息。诗中又用"一月三捷"概括地指出与玁狁周旋极为紧张的情况，表示出"不遑启居"、"岂敢定居"的劳苦。诗中还以常棣开花起兴，引出可壮军容的战车来，进一步陈述战车在作战时对官、兵的不同用途，也暗示出军官与载饥载渴的兵卒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别。层层写来，笔法不凡。诗中情景凄凉，音节婉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狙　公

明·刘基作，散文。弃官归隐时，作有寓言故事《郁离子》十八篇，针砭苛政，影射元末现实。此为"瞽聩"篇中的一则。文中的狙公，是个养猴的人。靠众猴进山采实为生。一日众猴觉醒，捣毁栅栏，逃入山林。狙公终于饿死。寓言以生动的形象揭示了剥削者与劳动者的对立矛盾。写狙公的残酷无情，贪得无厌，显然是讽刺封建统治者。由于作者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所以在文中感叹道："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既是对黑暗统治的诅咒，也是对人民反抗行动的赞美。文章短小、深刻，对话议论警策、生动，很能发人深省，是《郁离子》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朋党论

宋·欧阳修作，散文。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由于欧阳修、蔡襄等人的弹劾，代表豪族地主利益的夏竦、吕夷简等人先后被免官；范仲淹、韩琦等改革派上台执政，并提出许多改革主张，这就是"庆历新政"。但夏、吕等保守人物仍拥有很大实力，并制造舆论攻击范仲淹等引用朋党。本文首先提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界限，又进一步剖析"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然后着力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国家的兴亡治乱和朋党的真正关系，给政敌以致命的打击。行文严谨，逻

辑性强；尤其连用排比的手法，不但增强了说理的气势，而且在正反两面的对比中使事理更加显得清楚明白，是一篇有名的政论散文。

肥水之战

宋·司马光作，散文。肥水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这次战争，初计于东晋太元七年，交战于太元八年，结果以弱晋胜强秦告终。前秦王符坚于公元357年夺权即位，先后灭前燕、前凉和代国，统一了北方，自恃“强兵百万，资仗如山”，企图南扫东晋，统一中国。虽经大臣、太子几次劝阻，符坚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扬言“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如疾风之扫秋叶”。及至攻晋之初，竟为东晋君臣派定“归降”后的官职和宅第，骄横跋扈、忘乎所以之态如在眼前。临阵“见晋兵部阵严整”。才“怃然始有惧色”；手下外族将士又不甘屈从，且欲伺机反叛；加之在列阵交锋中犯了战略和战术错误，结果一败涂地。东晋君臣则是老谋深算、兵将团结，在利用有利条件的同时，又给前秦军造成战略错误，变劣势为优势，至使前秦兵卒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者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典型化的场景，生动地刻画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描述双方交战情况，给后人留下“骄兵必败”的深刻教训。在组织材料方面，作者布局条理井然，使错落交融的人物和史事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所述“不觉屐齿之折”的情节，只一笔就将谢安外作镇静、内心激动的性格写得生动传神，极有风趣。

周处自新

小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自新》的一则。题目为后人所加。写晋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周处改过向善的故事。周处本是个蛮横凶悍之人，连同山中虎、水中蛟为当地的“三横”，民众深以为患。后，周处刺虎斩蛟；击蛟时，周处随蛟浮没数十里，经三日三夜。众人以为周处与蛟俱死，“三横”皆除，相互称庆。周处生还后，得知自己原是众人厌恶的对象，于是产生了改悔之意；入吴郡求教，得到了陆云的指导和鼓励，终成忠臣孝子。文章写得生动朴实。

氓

《诗经·卫风》的一篇。《诗序》以为旨在讽刺卫宣公之世风气淫靡，赞许弃妇身处困境而能返于正道。朱熹《诗集传》则说是荡妇被弃而自道其悔恨的。按这乃是一首弃妇的怨诗。全诗六章：第一、二章，女子追述和男子相识、爱恋和结婚的过程。第三章，回忆当初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以至贻误终身的情形。第四章，写女子如何被弃和她对那一忘恩负义男子的怨恨之情。第五章，写女子被弃后得不到兄弟的体恤，徒自伤感，陷于孤立的处境。末章，写弃妇依然追忆少年时的欢乐，但转瞬间自觉无谓，发出“亦已焉哉”的叹息，表示与往昔决绝。诗篇在熔叙事与抒情于一炉中刻划了被弃女子的痴情、勤劳和果断的性格，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在婚姻中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氓入城行

清·赵执信作，叙事诗。诗人主

张诗歌创作应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极力反对清初诗坛上的形式主义诗风。他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诗篇。《氓入城行》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诗先写县令的暴虐，村民的怯弱，再写县令凶狠逼税，村民走投无路，进城造反。接述村民不受大官"温语""醉饱"的安抚，毅然捣毁衙门，县令狼狈而逃。结尾写村民得胜离城，府官叹息无奈。全诗通过描述村民由怯弱到反抗的觉醒过程，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题旨，赞美了被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也暴露了官府的虚弱本质。其叙事委曲，描绘逼真；无一字议论而题旨至为鲜明。反映农民疾苦历来为诗家题材，而写农民暴动为以往诗歌所未有，诗人站在农民立场，热情讴歌，尤为难能可贵。《四库全书》提要："赵以思想劖刻为主"，所评概括了诗人创作的理论及实践。

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诗人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在去江州途中，奉和元稹五年前在贬地写的《放言五首》。这首诗阐述了一条真理：识人论事需长久全面考察方能判断正确。也含蓄地表示：时间的考验会给予公正的裁决。虽是议论诗，却不呆板枯燥。此诗宽慰自己遭贬之意是显而易见，但出语婉曲含而不露。结构曲折起伏，论人论事兼备，正反论证透辟，抽象的哲理寓形象事例之中，极富理趣。

於潜女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诗人任杭州通判巡视於潜时所写。全诗歌咏於潜劳动妇女的美。诗中生动地描写了於潜妇女古朴的衣着打扮，特别突出她们的头部装饰还完全沿习吴越钱氏的宫装式样；赞美了於潜劳动人民夫妻相爱、辛勤劳作的和睦生活。诗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反映了江南的地方风貌。

夜上受降城闻笛

唐·李益作，七言绝句。抒写士兵们久戍思归的怨怅心情。前二句写城上所见，月夜下的大漠，莽莽黄河如雪，皎皎寒月似霜，一片荒凉的景象。后两句写城上所闻，登楼者对着凛然生寒的大漠月色，远处又传来哀怨凄凉的笛声，勾起"一夜征人尽望乡"，表达了戍卒厌战思归的心理。此诗前半写惨淡之色，后半写哀怨之声，声色相交，情景交融，语言精纯优美，节奏和谐，含蓄而有余味，是中唐绝句中的名篇之一。王士贞《艺苑卮言》评："绝句李益为胜，《回乐锋前》一章，何必王龙标、王昌龄、李供奉（李白）。"

夜飞鹊（河桥送人处）

宋·周邦彦作，词。上片写送别：河桥送客，月落夜残，参横斗转，烛烬露冷；酒散离席，鼓鸣津渡。结以"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人之惜别，却说马解人心，不肯快走；"纵"、"亦"推挽，语极巧妙。下片写别后：客已远去，人带愁归，夜尽朝来，不料再过所经，地则犹是，情景已异；但仍流连旧处，布草而坐，极目西望，酹酒长吁；时已过午向晚，只见"兔葵燕麦，向斜阳、欲与人齐"而已。抚今追昔，无限怅惘。梁启超《艺蘅馆词选》评云："'兔葵燕麦'二语，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

熔情入景也。”全词写得简练多情，层次井然而意致绵密，词采浓粹，颇有雄厚之句。

夜归鹿门山歌

唐·孟浩然作，七言古诗。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携家隐居鹿门，此地便成隐逸圣地。孟本隐居故乡岘山，赴长安谋仕不遇，漫游数年后，步庞德公之迹，在鹿门山安一住所，以标榜归隐情怀。这首夜归鹿门的记实诗，描摹钟鸣昼昏，渔梁争渡，人向江村，已归鹿门，月照烟散，忽至栖处，岩松寂寥，幽人独居。诗人随步履移动，时空流转，移步换景，从日落写到月升，从渡头写到栖处，似唯景摹而无情抒，实则以象征性手法表达主旨。“人向江村”，“余归鹿门”的实景，象征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归宿；离喧嚣尘世，至寂寥隐处，象征着诗人避世求幽的志趣。结构自然，着墨简省，显示孟诗一贯的清疏简淡特色。

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

宋·柳永作，词。这是用旧曲创制的新声乐府，长达一百四十四字。词写作者经过“越溪”他往的一段行程，反映仕途失意之后羁旅飘零的感受。这首长调打破了词分上下两片的一般规律，而分了三片。上片写扁舟远渡浪游江浙的经历，深入细腻地描写江南水上风光，也流露了游子的羁旅愁情。中片写途中所见的人和事，描绘了由残日、败荷、衰杨构成的一幅萧索荒凉的秋景画面，并在静态的描写中，加以“浣纱游女”“含羞笑相语”的动态点染。下片极写去国离乡之感，叹绣阁轻抛，浪萍难驻。这首词在发挥他铺叙艺术特长的基础上，还注意在词的发端过片处以一、二语勾勒提缀，如中片的“望中”，下片的“到此”。过片发端用拗句，形成一种震荡多变的旋律，构成顿挫激越的声情。此外，他还把上去声字或去上声字连用、分用，又用了入声字，这就形成繁音促节，累累有连珠之妙。使这首词具有鲜明的音乐美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夜 坐

宋·张耒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秋夜即景诗。前两句写空庭、秋月、夜霜等景物，点明时令并突出环境的清幽和寂静。后两句“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景中寓情，托物言志。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说，这是张耒坐元祐党人，遭贬斥后的不平之鸣。泛而观之，颇有“壮心不已”的意味。此诗不尚雕饰，写得朴素自然。

夜 坐

清·龚自珍作，七言律诗。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诗人在京第四次会试落第后，写成此诗。诗人从自身遭遇认识到清王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的黑暗。夜来怅望星空，联想令人窒息的政治局面，感到无限幽独。诗中借自然物象比附现实，“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抒写了对统治者扼杀人才的愤慨和不满。诗人又期望“塞上”出现“奇女气”，有新生力量崛起，冲破沉闷。然而，审视现实，诗人却忧心忡忡。结句“唤出姮娥与诗听”的想象，蕴含着追求中的苦闷与彷徨。这首七律构思奇特，异境独辟。“比物征事”，具有强烈感染力量。张尔田《遯庵书题·定庵文集跋》云：“语极俶诡，意蕴沈悲。”

夜　直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这是作者夜里在翰林院值班时所写。诗中描写一个宁静的春夜里，轻风料峭，月色通明，花影凌乱，诗人欲眠不得的情景。全诗写得清新流丽，真切生动。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又题作《夜雨寄内》。冯浩《玉谿生年谱》说此诗系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作者在四川湖北之间旅行，由四川寄给妻子的。诗从妻子来信询问归期，而自己怅恨归期未卜，一下点明了两地相思之情。接着写巴山夜雨，池水猛涨，更增添了客愁。此时诗人笔锋一转，别出心裁地从痛苦的现实中想象未来夫妻西窗剪烛、倾诉巴山夜雨相思之情的团聚。徐德泓在《李义山诗疏》里说："翻从他日而话今宵，则此时羁情，不写而自深矣。"诗歌把现实与幻想，痛苦与欢慰交织在一起，表达出曲折委婉、细腻亲切的感情。语浅情浓，含蓄流畅，成为脍炙人口的抒情诗章。

夜泊水村

宋·陆游作，七言律诗。写此诗时陆游五十八岁，在投降派阻挠下，他杀敌复国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但在这首诗中仍希望北伐报国，自信还有从军远征的魄力，表示了万死不辞的决心。并对那些缺乏斗志和只知悲泣的士大夫，予以尖锐的批评。全诗情调沉郁慷慨。

夜读兵书(孤灯耿霜夕)

宋·陆游作，五言古诗。作者三十二岁时参加礼部考试，名列第一。但因触怒了当权者，被黜落返回山阴闲居，于是写下这首诗，即事抒怀。诗中作者自述虽蛰居山乡，仍日夜研读兵书；表达了以厮守妻儿为耻，准备随时出征报国的雄心；并进一步抒发了壮志不得实现的深沉慨叹。诗人采用反衬手法，以"孤灯"、"穷山"的困苦环境，反衬"万里心"、"王前驱"，明确地表达了他不甘闲居的处境。全诗写得委婉曲折，感情深沉，充满英雄气概。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政治诗，激昂感奋。一、二句用对偶句式极度愤慨地控诉了南宋统治集团投降卖国，打击迫害爱国将领的罪行。三四句实际上是说沦陷区人民如果知道他们盼望的朝廷竟是这样祸国殃民，必定悲痛和失望至极，从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悲愤。全诗感情深沉，语言简炼，笔锋犀利，矛头直指南宋统治集团。

夜宿石门

南朝宋·谢灵运作，五言古诗。又题《石门岩上宿》。是诗人宿于浙江嵊县石门山别墅时写成的，描述在山中玩赏景物的情趣。全诗十二句：前四句写朝采兰花，暮玩明月；中四句写枕上犹在辨识鸟声、叶声、风声而欣赏之。后四句写想到次日没有好友同游，只能独沐彼秋日明晖，颇生惆怅之情。此诗主题单一，结构完整，这在诗人的作品里并不多见。

庖丁解牛

散文，选自《庄子·养生主》。自“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至“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题目为后人所加。这实是一篇寓言故事，用以说明养生之理。文章叙述庖丁十九年以一刀解牛数千头，由于对牛的躯体有极透彻的了解，并能“依乎天理（自然之理）”、“因其固然”，所以刀刃毫未钝损，竟然如同“新发于硎”。作者以全牛喻复杂的世事，以解牛之刀喻人之机体与生命；刀在解牛过程中绕过种种伤刀和碍刀的坚韧部位，才能够全其锋而保其锐。人在生活过程中避开种种困人和恼人的社会矛盾，才能够保其身而全其命。此种处世之道可能导致人们回避矛盾、苟且偷安，但比喻本身能给人以重要启示，即作好任何事，都必须在实践中掌握事物的规律。本文写得潇洒活脱，如歌如画，词汇丰富，善于夸张。同时更以摹画细腻受人称道，若篇末写庖丁解牛既毕，“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一个高超的屠工形象宛在读者眉睫间。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晋·陶渊明作，五言古诗。当成于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陶渊明辞彭泽令归田不久。此诗写诗人在收获早稻之后的感想。说明力田自给，合乎人生之道。虽然山多霜露，风气先寒，劳作辛苦，但可以远避官场中意外的灾祸，因而表示愿意长此躬耕的决心。语言简淡，却包含着深刻的自勉勉人的积极内容。

废宅行

唐·张籍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写吐蕃侵袭唐京城，人们离乡背井，逃难远方。原来人烟稠密、生产发展的地方，却变成了野蚕成茧无人收拾，田亩一片荒芜。繁华的都城尽是废宅杳无人迹，成了凶猛鸟兽出设之地，到处一片战乱后的荒凉景象。篇末“乱定几人还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一联，弦外之音，含蓄无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宋话本，见于明·冯梦龙辑《醒世恒言》卷十四。作品描述少女周胜仙，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周胜仙在金明池畔与青年范二郎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周胜仙借与卖水人争吵之机向范吐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爱慕之情。后因周父嫌范家门第低微，百般阻止，但胜仙不屈，乃至两次寻死。最后作为鬼魂也要追随范二郎。故事虽有迷信色彩，但充分表现出封建社会中青年妇女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性格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本文情节生动，描写细腻，语言畅达，读来引人入胜。

河中之水歌

南朝梁·武帝萧衍作，五言古诗。或以为晋无名氏诗。《乐府诗集》列为《杂歌谣辞》。此诗是歌咏洛阳女子莫愁的。诗中描述莫愁本是个十三织绮、十四采桑，心灵手巧、自幼便能劳作的美丽姑娘。嫁至权门卢家，早生一子，成了极受尊宠的贵妇；居处服用，已享尽人间豪华。然而物质上的丰足并不能填补精神上的乏匮；莫愁一直为没有嫁给自己所爱慕的东邻男子而感到怨恨。全诗十四句，其中大半笔墨用于渲染宝气珠光的富贵之家的生活环境，但此诗歌颂的却是普通的、纯真的爱情。纤词却含古调。

河北民

宋·王安石作，七言古诗。这首诗揭示了异族的入侵搔扰、北宋官府的残酷搜刮和繁重劳役，以及赤地千里的旱灾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并讽刺了北宋王朝向辽、西夏献媚求和的怯懦无能，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对清明政治的无限向往。此诗在写法上仿效白居易的新乐府。在用韵方面颇有特色："家家养子"四句每句都押入声韵，表达河北饥民处境的窘迫，给人以闭气之感。继而"老小相依"四句乃间句用韵，也押入声韵，语气稍缓，犹如闭气后的深长喘息。最后两句转为平声一句一韵，又似喘息后绝望的哀叹。全诗用韵的变化都与文情十分切合。

河　湟

唐·杜牧作，七言律诗。河湟指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一带的地方，这里指"安史之乱"后吐蕃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诗歌婉惜宰相元载和宪宗李纯锐意收复河湟的计划未能实现；同情并赞扬沦陷区的人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感叹边地的乐曲流传天下，而失地却无人收复，表达了作者对于朝廷长期不收复失地的不满。诗歌寓感慨于叙述之中，结尾故将郁郁不平之气，以旷达、幽默出之，含意深沉，更增加讽刺力量，发人深思。

河湟有感

唐·司空图作，七言绝句。诗写异族侵略之悲痛。河湟长期失陷，判若异乡。"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从言语之变写出国土沦丧的无限感慨，讽刺丧失民族气节的汉人，不知耻辱，伤痛之情自见。叙事简洁，笔调平和闲雅，意味深长含蓄。

泷冈阡表

宋·欧阳修作，散文。是作者为父母墓道所撰写的碑文。在记述母亲美德的同时，还回忆了她节俭持家，以备在一朝失意后仍能习惯于贫苦生活，从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宦海沉浮的不可预知；在称颂父亲为官清正的同时，也夹杂着扬名显祖的封建意识。通篇无夸张、藻饰之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

泗州东城晚望

宋·秦观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淮河下游水乡的优美春景。诗人用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了季春傍晚登城望到的山光水色：城外白水环绕，城下人语不断；更远处一片树林青翠如画。全诗语言清新，流畅自然，绘声绘色，十分逼真。诗情兼有画意，而且画面上都是远景，别具一格。

泊秦淮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诗歌写在淡月轻烟笼罩的冷冷的秦淮河上，作者孤舟夜泊，听到酒楼上传来商女们唱的南朝亡国之音，不禁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叹，表面上指责商女，实际上是讽刺那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不汲取历史上亡国的教训。诗歌前面描写的凄迷景色，渲染了气氛，后面的感慨，点明了主旨，写景抒情，水乳交融。词采清丽，感情深沉，凝炼而含蓄，是杜牧代表作品之一。又因诗歌所批判的统治者的糜烂腐朽，醉生梦死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因而此诗历来为人传诵。

泊船瓜州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这首小诗是诗人泊船瓜州，想念金陵的作品，因为京口与瓜州仅一水之隔，而金陵又距京口不远了，所以产生了思归之心，发出“明月何时照我还”之叹。全诗情思饱满，感情真挚，境界优美，是历来传诵的即景抒情名篇。特别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中的“绿”字，选得准确，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为醒目的视觉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长江南岸盎然的春意。据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载：“绿”字是经过诗人十几次改易才确定的，这种锤炼语言的求精写作态度，一直传为美谈，成为修辞学上的著名范例。

治安策

即《上疏陈政事》，汉·贾谊作，政论散文。作者反驳天下已安已治的说法，认为国家恰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表面上的平静，不过是“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而已。他列举当时存在的九个难题，而以诸侯王的反叛为对中央政权的最大威胁。指出裂土分封诸侯王，势必导致他们的反叛；异姓的要反，同姓的要反尤不可免。作者总结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叛乱的教训，针对最强大的诸侯王先反、弱小的后反这一史实，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建议缩小诸侯王的封地，削弱他们的权力，使诸侯王丧失反叛的条件，确保朝廷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此主张为朝廷采纳，对于巩固汉帝国的中央集权起了重大作用。文章论点明确，说理清晰，例证丰富，比喻精当，文辞感情充实，逻辑力强大，是贾谊的代表作之一。

郑伯克段于鄢

散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篇名为后人所加，盖取《春秋·隐公元年》的一句记事成言。文中记叙了郑国国君庄公寤生处心积虑除掉其胞弟叔段的史实，表现了叔段的骄纵无知和庄公的老谋深算，同时也在客观上揭露了历代上层封建统治者无不为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而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共性。文中写姜氏任性愚蠢、叔段幼稚贪婪，都用墨不多，但轮廓鲜明。而着力刻画的郑庄公的形象则更为突出；庄公早把叔段视为心腹之患，决心铲除，却故作宽厚；他也完全知道母亲姜氏偏袒叔段并协助叔段谋取君位，却故意顺从。待到叔段反迹昭彰时，庄公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除掉姜氏和叔段母子。文中把庄公阴险、狠毒、虚伪的个性都通过他在关键时刻的只言片语描绘得非常生动。

宝界山居记

明·归有光作，散文。是为王仲山隐居宝界山写的记。作品记叙了宝界山挟洞庭为胜，在残霞落照间的优美环境；赞叹王仲山父子辞官山居，寄情诗画。文中将其住地比之于王维在辋川蓝田别墅，并借天宝中王维为安禄山伪官的史实，寄寓感慨，勉励王氏父子：“士大夫出处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其中隐含着对明中叶严嵩专权，朝政昏暗的不满。全文于平易中见深致，淡远而有味。

定风波（自春来）

宋·柳永作，词。这是一首爱情词，是柳永“俚词”的代表作。词中以一个少妇的口吻抒写她同爱人分别

后的相思之情，真实地反映了她内心的孤独苦闷，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妇形象。比起当时士大夫词的空洞华丽来，柳永此词更接近生活，反映的感情更真实，因此得到市民们喜爱。词的上片写“日上花梢，莺穿柳带”，而她却“犹压香衾卧”“终日厌厌倦梳裹”，原来是因为“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下片词中“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极写少妇内心的悔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词吸取了传统民歌的特点，保留了民间词的风味，语言通俗，口吻自然，纯用白描。这说明柳永扩大了“俚词”的创作阵地，丰富了词的内容和表现力。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苏轼作，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在黄州时作。这首词紧扣沙湖道中遇雨这一件极平常的生活小事来写当时的内心感受。在作者看来，政治上的晴雨也是变幻不定的，隐约地透露了诗人看破忧患的襟怀。上片写景，表现了作者的处世态度。开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两句下笔突兀，有声有色，气势饱满，景象宛然，生动地勾画出一个在风雨中无忧无惧，自然自在的主人公形象。“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作者一生处世态度的艺术概括。下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和后几句眼前景色，既有诗情画意，又富于人生哲理。这首词写景寓意深刻，哲理性强。全词感情气氛浓烈，语言节奏感强。

宜黄县学记

宋·曾巩作，散文。作者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文章条理井然，层次清晰。首叙古代治学及其成绩；次说后人废学及其恶果；而后称赞宜黄县立学“以养其良才之士”；结尾提出“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的希望。但文中“俗成刑措”及“教化之行”等说法，则是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反映。

审势

宋·辛弃疾作，散文。作者于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上《美芹十论》和《九议》给孝宗皇帝，对当时宋、金战争形势作了详细分析，具体论述抗金的战略战术，提出加强战备、鼓舞士气、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正确主张，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军事才能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本文是《美芹十论》的第一论，作者以高屋建瓴的笔锋，对“形”与“势”二者结合与转化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的道理，深刻阐明了要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和敌人的不利条件来造成取胜的形势。文章以大量的事实作为判断的依据，说理透辟，言辞恳切。

官仓鼠

唐·曹邺作，七言绝句。诗人后期置身州县府衙，洞烛官场奸恶。诗中把贪官污吏暗喻为官仓的大老鼠，形象地勾画出官仓鼠不同凡鼠的特征和习性：它们不仅“大如斗”，而且“见人开仓亦不走”，肆无忌惮。作者还用对比手法，把士兵无粮和百姓饥饿，同官仓鼠天天饱食强烈对照，更有力地谴责贪官污吏的罪恶。结句“谁遣朝朝入君口”，进一步指斥上

官纵容下属大肆贪污，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写得含蓄，耐人寻思。堪称唐代诗歌中咏鼠的名篇。

卷 耳

《诗经·周南》的一篇。《诗序》说此诗是写后妃“辅佐君子”之志的，宋朱熹《诗集传》说是写后妃思念周文王的，皆不免附会。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妇人怀念丈夫离别远征的诗。就丈夫行路的排场看，诗中的征夫、思妇当属贵族。全诗四章：首章写女子采卷耳时因思念丈夫而中止了劳动。第二、三章写女子想象丈夫在艰苦的征途上人疲马病，饮酒浇愁的情景。末章继前章写仆人也病了，征人陷于无限的忧烦之中。卷耳即苍耳，是易得的野菜；首章写卷耳采了又采却装不满倾筐，用以表现因怀人而无心劳动的情景，非常逼真。又以大部分笔墨描述想象中征人旅途艰辛，成功地揭示了离人念远而且测凶不测吉的常情。全诗刻画离人心理深刻入微，感情真挚。

试梁道士笔

宋·刘子翚作，散文。本文是一篇精悍的抒情小品。作者从一枝毛笔而联想到国家的兴亡，以“善将不择兵，善书不择笔”之说，抒写自己奋起抗敌的坚强意志和关怀祖国命运的爱国热情。全文着墨不多，言简意赅，以小见大，转承自然，笔调新颖。

诗集传序

宋·朱熹作，散文。《诗集传》是朱熹对《诗经》一书所写的注释。除采诸家之说外，更有作注人自己的见解，成为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对后人研究《诗经》有重要参考价值。序文以对话的方式陈述了对《诗经》的见解：诗的产生是人们“感于物”的结果；《诗经》有劝善惩恶的教育作用；又论述了“风、雅、颂”的体制区分及其流变，以及学习《诗经》的方法等。语言朴实简洁，层次鲜明清晰。

房兵曹胡马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前四句正面写马，为实写；后面四句转写马的品格，乃虚写。全诗处处写马，也处处写人，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贴切。诗人笔下的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通过对马的赞叹，寄托了对朋友的期待，也是诗人广阔胸怀的自我袒露。这首咏物言志诗一向被人称道。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引赵汸语：“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其骁腾无比，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所谓索之骊黄牝牡之外者。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

录鬼簿序

元·钟嗣成作。《录鬼簿》，撰记元代杂剧剧目，并为一百五十一位杂剧作家立传。是一部较系统的戏曲史和文学批评著作。此为其序。序从论述生死之道入笔，对现实生活中的醉生梦死和碌碌无为之辈，极尽嘲讽。而对有所建树者，尤其是当时的作家，则备加赞美，比之于日月山河，称之为“不死之鬼”。可贵的是作者一反视戏曲、小说为文学末流的封建统观念，极力推重“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杂剧作家。称赞他

们"高才博艺，俱有可录"；肯定他们的文学地位和不朽的贡献，并预言其对戏曲发展必将产生积极影响。结尾以幽默的语言表示了对圣门正统的蔑视。序言文境冷隽，语言峭拔，寄愤世疾俗于嬉笑怒骂之中，是一篇别具面貌的序文。

屈原列传

散文，截取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传》中的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也是热爱楚国、同情楚国人民、有志改革弊政的政治家。屈原本是楚怀王的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出入朝廷，参预国务，甚得信任。后遭上官大夫靳尚的忌妒和谗毁，怀王恼怒，遂疏远了他，又黜之为三闾大夫，居于汉北。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系念楚都，不忘君主，"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记叙中多有议论与咏叹之辞，本传赞美屈原作品"文约"、"辞微"，揄扬屈原为人"志洁"、"行廉"，推崇屈原的思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表现出司马迁对屈原的无限景仰。又记述楚怀王屡遭秦国与张仪的欺骗，终致国削身亡。谴责了怀王宠信肖小，不能善任知人。顷襄王即位，令尹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诬告屈原于王前，屈原被流放于江南。于是司马迁用《渔父》所载的故事，再次写屈原志趣高洁，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皓皓之白"与小人同流合污，苟生于浊世，终于作《怀沙之赋》，自沉汨罗而死。文章的最后，指出宋玉等人都以赋见称，但只能效仿屈原的从容辞令，而不敢象屈原那样直谏君主。对比之下，更显出屈原的难得。全篇文字都渗透着作者对伟大诗人的同情和惋惜。《史记·屈原列传》是记载屈原事迹最早、最周详的文献；古人曾说，司马迁不仅文辞好，而且有网罗遗文、摭拾今古、收集和保存史料的功绩，并举《屈原列传》为例。

陋室铭

唐·刘禹锡作，散文。这是作者为其居室所作的一篇铭文。文章开篇以山水起兴作比，很好地引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中心思想。下面再写陋室之景幽雅，室中往来人物不俗，室中生活的雅淡，进一步表达了中心思想。最后以诸葛庐，子云亭作比，并以孔子"何陋之有"的反问语作结，照应开头，突出中心思想。文章通过写陋室把作者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孤高清峻的情操表达得淋漓尽致，全篇层层深入，结构谨严，是一篇短小精悍、韵味无穷的佳作。

陌上桑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或题《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乐府诗集》以之属《相和歌·相和曲》。本篇诗叙述太守调戏采桑女子罗敷，而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的故事。诗中揭露了太守的丑恶与愚蠢，赞扬了罗敷的坚贞和机智，带有浓重的喜剧色彩。全诗由三解构成：第一解，简述罗敷的出身、擅长和装束，详叙周围群众为观看罗敷而颠倒不已的神情，突出罗敷的美丽无匹。第二解，写罗敷遇到太守的纠缠和她反击"使君"诱惑的过程，显示出不为富贵所动的高尚品质。第三解，写罗敷夸耀自已的丈夫超群出众，不但家道殷实，地位高，而且仪容好，从反面嘲讽了那

位不自量、不知趣的"使君"，表现了罗敷善于辞令、落落大方的风度。在二百六十五言的诗中，有叙述、有对话、有正面夸张、有侧面帮衬，表现形式错综多变，创作风格生动活泼；写出了人民的爱憎，取得了大快人心的效果。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可以标志汉代民间叙事诗歌创作的成熟阶段。它受到魏晋以来许多诗人的喜爱和摹仿，影响甚为深远。

始闻秋风

唐·刘禹锡作，七言律诗。这是一首因秋风而寄意的抒情诗。诗从往年秋风里的菊色和现今秋风中的蝉声，写出一年来容颜的衰颓变化。诗中自然界的肃杀景象与诗人的老病境况融合在一起，造成了凄清寂寞的气氛。但是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消沉；"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两句，表现了诗人为国立功的昂扬斗志和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

始得西山宴游记

唐·柳宗元作，散文。此为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作者所写的《永州八记》之一。本文记叙在西山宴游的情景，着重写登高所见："尺寸千里"，一切尽收眼底，"萦青缭白"，天地合成一片，以此突出表现了西山之高。文章开头写自己被贬后心怀忧烦，最后写自己醉倒西山，"与万化冥合"，忘记了一切，表达出作者啸傲山水，寄托着悲愤抑郁之情。文中登高壮观天地，形象生动，令人神往，语言清丽，情景融为一体。

驾出北郭门行

三国魏·阮瑀作，拟乐府自创新题诗。《乐府诗集》以之属《杂曲歌辞》。诗歌描写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苦况，表现出作者对此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孤儿的同情。全诗二十四句，行文质朴无奇，但它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所描写的故事情节相当贴切、逼真，不失为一篇感人的诗歌：在阮瑀的为数不多的诗中，它是较好的作品。

孤儿行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又题《放歌行》或《孤子生行》，属《相和歌·瑟调曲》。是反映孤儿受兄嫂虐待的一篇诗章。诗中记述河南地区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儿子，父母在世时曾过着娇贵的生活；父母死后，兄嫂掌管家业，便备受欺凌与奴役，过着身上无衣、脚下无鞋、头上有虱的非人生活。诗篇不仅谴责了一个封建社会富裕家庭中作为家长的兄嫂虐待幼弟的作法，同时也通过描写地主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残酷行径，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宗法制的罪恶。故它写的是家庭问题，实际也正是社会问题。诗里尽写生活琐事，断续无端，起落无迹，堪称血斑泪点缀成的控诉之辞，读来如闻孤儿的啜泣之声，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

孤 桐

宋·王安石作，五言律诗。诗中通过描写孤桐那刚劲挺拔的姿态，抒发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性格。前四句"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宵不屈己，得地本虚心"，描写孤桐天生的孤高不屈的形象；后四句写孤桐岁老弥壮，阳骄更茂的品性，暗喻斗争愈艰苦复杂，诗人就愈加坚定。最后两句直抒胸臆，表达作者愿以政治清明，解除民怨为己志。诗中用典自然贴切，用艺术夸

张手法，写孤桐的挺拔；写孤桐“虚心”，实是语义双关，此诗为咏物抒怀的名篇。

孤　雁

唐·崔涂作，五言律诗。诗人长期漂泊于巴、蜀、秦、陇之间，自多天涯羁离之思。此诗以孤雁自喻，表达身遭乱离的孤独。开笔用设问句，“何独之”统摄全篇。中间四句“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迟。渚云低暗度，关月冷相随”，描写孤雁失群后的惊呼、彷徨、疑惧而冷落的神情。暮雨、寒塘、渚云、关山伴之渲染气氛，衬托孤雁的苦况，影射人世的险恶。结句“未必逢矰缴，孤飞自可疑”，以宽慰自解，更觉含意深远，韵味无穷。全诗用象征手法，心理描写细腻入微的突出一个“孤”字。

细林夜哭

明·夏完淳作，七言古诗。细林在今上海青浦县南，亦称秀林山。明亡后诗人师陈子龙组织抗清，出没细林。顺治四年，事败被捕，投水殉国。当年六月，诗人又不幸被捕。在押赴南京途中，夜过细林，作此诗表示哀悼。诗从夜过细林入笔，引出当年访陈子龙时于荒台古月中相逢对哭的情景。接着回顾师生并肩抗清的湖海生涯，以及相继遇难的悲壮现实。其中寄寓了师生肝胆相照的爱国理想、生死契合的深挚情谊，和国士捐躯的无限哀痛。篇末，自励莫哀，相约死后结契。全诗极富浪漫主义色彩，雄风英拔，壮烈动人。诗人身经国丧，一洗前期摹拟之弊，吐纳骤变。其感叹家国，抒写襟抱的诗作，慷慨风发，别具气象。《细林夜哭》为此期之代表作。

织妇词

唐·元稹作，七言古诗。为《乐府古题十九首》中的第八首。这首诗写丝税早抽，织妇痛苦不堪，透露出赋税带来的不幸。诗由“何太忙”引出“抽征早”的原由，“非是官人恶”，宕出征战祸所致。其中写织妇努力撩机苦织，甚至东家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而“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的反语，婉曲揭露统治者欲壑无底，劳动者苦税无尽，感叹中寓主旨，羡慕中蕴抨击，委婉深长，耐人深思。

织妇辞

唐·孟郊作，五言古诗。这首诗通过织妇的自诉，向不合理的现实发出责问：“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状况。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安史乱后，农民惨遭剥削，贫困不堪的现实。全诗纯作客观描述，全然不露声色却饱含激愤之情。语言朴实、率真，平淡中见工力。

终南山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这首诗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先夸张地摹写终南山的近天高峻、连海亘远，给人以强烈深刻的总印象；再移步换景，写出白云青霭的变幻，众壑阴晴的迥异，借诗人游赏时细腻真切的感受，进一步烘托峻伟壮阔之气势。尾联隔水问宿于樵夫，回荡山间的问答声，婉曲隽永地展示山的旷寂，诗人的留恋。有人认为尾联与前三联不统一，持贬斥之态。前人为此多有辩解：“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

比”（沈德潜《唐诗别裁》）。而且人物的出现，增添了整个画面的活力。这是隐居终南辋川别墅所作。

终南别业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王维惧于政局变化，四十岁后便亦官亦隐，吃斋奉佛，想超脱世俗的烦扰。这首诗就是写出他优悠自得的隐居乐趣。中年好道，归隐辋川，独游赏景，自乐怡情，行至水穷，坐看云起，偶遇林叟，谈笑无还。信步出游，独自玩赏，移性情于美景，世与林叟交谈无还，示内心向往于田园。其中颈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写出“若已到尽头，观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俞陛云《诗境浅说》）。化景为理，理融景中。

终南望余雪

唐·祖咏作，五言绝句。诗写于长安应试。唐代应试诗规定为五言六韵，即十二句的排律。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作者仅写了四句就交卷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答：“意尽。”诗中先写远眺，积雪高浮云端的秀色，落日染红林梢的霁色；再写望中所感，“雪融暮寒增”。这既写出终南山耸入云霄的高峻，又衬托阳光下闪烁的积雪的飘逸。“增暮寒”从人感受到的温度变化，联想到雪融，曲现“余雪”之景。殷璠《河岳英灵集》赞誉“（祖）咏诗剪刻省静，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里，将此诗与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皎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并列，称为咏雪的佳作。

经五丈原

唐·温庭筠作，这是一首吊诸葛亮的七律。三国蜀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屯兵五丈原（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渭水南岸），病逝军中。诗歌首联叙蜀兵北进，声势浩大，纪律严明，直逼长安。颔联惋惜正当关右战云密布之际，诸葛亮不幸病逝，壮志未酬。颈联和尾联感叹刘禅昏庸，诸葛亮死后，投降派谯周得势，以致功业全弃，更加突出诸葛亮系国家安危于一身的重要历史地位。诗歌从大处着笔，识见卓越，格调清峻，语言凝炼，形象突出，是作者诗歌中少见的有社会内容，而无脂粉气的好作品；在古代追念诸葛亮的同类作品中，亦属佳篇。

经旧苑吊马守真文

清·汪中作，骈文。马守真号湘兰，明南苑名妓。作者客居江宁，游历湘兰故居旧地，写成此文。文中记述了故居室庐皆尽，风烟掩抑的落寞景象，赞叹湘兰才艺灵秀，怅惋生不及见。并以委婉笔调感叹其沦落风尘之不幸，抒发了作者穷愁困顿，同病相怜的沉痛感情。全文亦骈亦散，辞采精妍。《汪容甫先生赞序》赞曰：“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章太炎评曰：“修辞安雅，持论精审。”而《汪中行状》概为“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九　画

春　日

宋·朱熹作，七言绝句。这是一

首游春之作。诗人借景寓情，诗中形象地概括了春光的明媚灿烂，抒发了诗人的愉快心情。尤其“万紫千红总是春”一句，指百花盛开，五色错杂，无不是春光点染而成者，写出了诗人的体会，也对春天作了总结性描绘。语短情长，言尽而意不尽。小诗选入《千家诗》，列为第二首，广为后人传诵。文字流畅，清新纯朴。

春日（一夕轻雷落万丝）

宋·秦观作，七言绝句。诗人以精炼的语言着意刻画了雨后清晨，阳光闪耀，花木鲜妍，庭院呈现一派清新幽雅的景象。诗中把细密的春雨比作万股柔丝，形象生动，新颖别致；又以拟人化手法，赋予芍药、蔷薇以多愁善感的性灵，栩栩如生地写出雨后花木的不同姿态，增强了诗的意趣，表现了诗人钟爱花木的细腻体贴的感情。全诗构思新颖，遣词精巧。

春日（阴阴溪曲绿交加）

宋·晁冲之作，七言绝句。这首小诗写的是晚春农村景色，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对春光已尽的惋惜之情。前两句突出描写春尽景象。后两句“鹅鸭不知春去尽，争随流水趁桃花”，写鹅鸭不管花飞花落，只知顺水追逐落花为乐，反衬出作者的惜花之情，全诗清新流畅，后两句尤有意趣。

春日（雪山万叠看不厌）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作者晚年居山阴时，描写初春景物的组诗中的一首。前两句，用简炼明快的笔法勾画了一幅美丽的山区雪景。在形态和色彩上给人以初春的新鲜感，使人产生“看不厌”、“又一奇”的浓厚兴致。后两句，进一步夸张雪山景色的优美，美得无法画下来，只好移入作者诗中。此诗立意新颖，景物鲜明生动，语言精炼、晓畅，充满诗情画意。

春日忆李白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初夏，杜甫在洛阳初识李白，尔后同游梁（开封）、宋（商丘）。次年初秋，两人在兖州重会。不久，李白赴江东，杜甫往长安。此后两人再没见面。此诗是杜甫到长安后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所作。前四句，概括李白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赞美其诗意清新，格调隽永，比之于庾信、鲍照。后四句，乃诗人对李白的怀念，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两句寓情于景，含蕴极为丰富，是历来传诵的名句。成语“春树暮云”即出于此。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又由人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把对人对诗的怀念倾慕，结合得水乳交融。

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宋·欧阳修作，杂言诗。写于作者被降职为夷陵县令的次年。当时任河南许州法曹参军的谢伯初曾寄诗安慰他的遭贬，作者写此诗回报。诗中描写想象中许州西湖的春景，畅叙与谢的友情，并抒发了自己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苦闷。此诗属五言四句、七言十二句的歌行体，流宕婉转，抒情意味浓郁。

春日郊外

宋·唐庚作，七言律诗。此诗反映了作者对郊野初春美景的爱赏之情。颔联两句指出：春山峻秀，在于积雪犹存；春水充沛，映出垂杨倒影。想得有趣，写得新鲜。颈联“莺边日

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把普通的日暖风香锻炼得紧凑精深，使人玩味难舍。尾联说江头景物皆似启人诗思，但徒心有所悟，欲写不能；把不尽之意留给读者。

春日偶成

宋·程颢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春日信步出游即景抒情诗。前两句写景，交待了漫步的时间、地点，增加了诗的艺术真实感。后两句“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为春光所陶醉的怡然自得神情。语言朴素自然，明白如画。

春行寄兴

唐·李华作，七言绝句。作者于安史之乱平息不久，春天行经宜阳（今河南福昌县附近），眼见连昌宫、兰香神女庙荒凉破败少有人游的景象，即兴而作。诗中勾勒春草萋萋、涧水曲流，芳花自落，群鸟空啼，寄寓着诗人的叹惋之情。花落的动态，鸟啼的声响，寓静于动，反衬郊野的凄清；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于旷寂无人之中，反衬寥寞的愁绪。全诗句句写景，含情不露。

春江花月夜

唐·张若虚作，七言古诗。《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关声歌》旧题，《乐府诗集》录有多首，但只有此诗为人熟知、倾倒。全诗在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下，明月初升至西斜的时光里，勾画出江水、芳甸、扁舟、高楼等一幅幅奇丽的景物，从离愁别恨的两地思念，引深到人生真谛的追求，宇宙奥秘的探索，最后归结到空有此良辰美景的无限感慨。虽流露出淡淡的惆怅，但因其山水摹画、人生哲理、儿女别情水乳交融，景、情、理的融合无间，而高于一般景物诗、哲理诗、爱情诗之上。此诗构思独特，四句一转韵，每韵之间既独立又相连，平仄交错，回环往复，形成了意境的相接跳跃、情感的婉转流进。此诗吸取宫体诗骈丽工整的长处，多用对偶、排比句；又有南朝民歌的委婉、含蓄的艺术魅力，被视为初唐诗坛的奇葩，后人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春怀示邻里

宋·陈师道作，七言律诗。此诗是陈师道的名作，抒写了他在春天里的情怀。诗人从破烂、凄寂的住宅，写到主人公渐为春光所动，终于禁不住想去欣赏大自然了。每句诗都紧扣春天景物，点染得春意盎然。除“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稍有雕琢之嫌外，全诗尚属自然流畅。

春泛若耶溪

唐·綦毋潜作，五言古诗。诗人归隐之后，描绘泛舟若耶溪，晚风吹舟，春花夹岸，入夜转壑，遥望南斗，潭水雾蒙，林月悄移，感叹人事如弥漫烟雾般迷茫难测，甘愿为“持竿叟”陶醉于幽美大自然之中。诗人紧扣“泛”字，按行舟的时间、路线，描写沿途幽静、迷蒙、旖旎的春夜江景。其中“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摹景新奇，水雾的缥渺，溪水的闪烁，月光的倾泻都摄入画中；在林月后移之中透露行舟已向前了。这一切均刻画入微。

春　夜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

描写春夜美景的诗。前两句写花月多姿，春宵可贵，充分写出了诗人喜爱春光的心情。后两句则具体地写出富贵之家正在夜深人静之际，饮宴于花香月影之中，歌声乐响流彻于高台之下。小诗写得优美华丽，首句“春宵一刻值千金”成了赞美春夜的佳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春夜闻笛

唐·李益作，七言绝句。当是作者谪迁江淮时，思归北方之作。诗歌首二句写在一个初春的晚上，在寒山(今江苏省徐州市东南)听到笛声哀婉，好象在催春天快些归去一样，使谪迁的诗人不禁泪透衣衫。后两句不直写乡思，而写“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雁群急急地归去，而人不如雁，思归之痛更深。全诗寄喻得体，构思巧妙，含蓄深沉。

春夜洛阳闻笛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约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游洛阳时作。诗歌先写笛声在春天的夜晚，不知从谁家飞出，悠扬的笛声溶入春风里传遍洛阳城。再从《折杨柳》的曲调，勾起满城游子的乡思，着笔于笛声的艺术感染力，创造了一个恬静优美的音乐意境，而又把乡思之情织入乐声之中，舒徐柔婉，荡人心脾。

春夜宴桃李园序

唐·李白作，散文。题一作《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文章描绘了兄弟春夜共宴桃李园，叙天伦之乐的情景。文中表现了作者酷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也抒发了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思想。文从天地光阴说起，起笔不凡，气势很盛，写兄弟夜宴，雅怀逸兴，情趣盎然。全文一百多字，紧扣夜宴，文短韵长，明丽天然，是一篇象诗一样优美的抒情小品。

春夜喜雨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诗人寓居成都草堂时所作。作者经过奔波流离之苦，生活终于安定下来。诗中以喜悦之情描写了草堂一带春夜细雨的情景。首联“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切合题中的“喜雨”，又点出了“春”字。颔联于细微生动的描写中，暗寓对春雨的赞颂；颈联所写旷野景象，正贴合雨夜所见。末联写作者想象雨后晴晨之成都，繁花似锦，万紫千红，更反衬出夜来春雨之可喜。全诗不着一个“喜”字，而通篇无不充满“喜”意。其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联，把春雨人格化，这也正是作者人品的写照。

春　思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本篇叙丈夫远戍燕地，妻子在秦中思念征人的情景。诗歌开始写燕草刚如丝而秦桑已茂密，秦燕两地的春来迟早不同，但春景却同样使“君怀归”，“妾断肠”，两地相思一样愁。最后以不相识的春风擅入罗帏，相爱的良人却远行不归，更见其独居之凄苦、感情之专一。诗句用疑问语气写出，尤耐人寻味。

春　怨

唐·刘方平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写宫女春怨的诗。诗歌选择了一个春末黄昏的场景，一步步地展示出女主人公的春怨来。先写纱窗前日已落黄昏已到，此时，住在“金屋”(指

深宫）里的人独自流泪，无人知晓。庭院里空无一人，只有梨花满地院门紧锁。诗歌着力写宫人的孤独、寂寞，反复渲染宫人无依无伴、与世隔绝的悲愁。暮春的景色，满地的落花，既是以哀景写哀，也象征着女主人公红颜薄命之苦，这是一首含蓄、深沉的宫词名篇。

春 怨

唐·金昌绪作，五言绝句。描写一个少妇思念戍守在边疆的丈夫。诗题为“春怨”，但全诗寥寥四句却无一个“怨”字，仅从侧面落笔，巧妙地用倒叙手法，给人以悬念。本是少妇在春梦中行尽千里与征夫相会时，枝上的黄莺啼叫，将好梦惊醒，正苦梦境难续，于是打起黄莺儿。诗人却倒过来先写“打起黄莺儿”，似平地奇峰，突然而起，逗引起人们的悬念，直至末句才揭示全诗的题旨。短短的二十个字的诗，把思妇的内心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含蓄而有余味，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此诗：“篇法严紧，中间增一字不得，著一意不得。”

春闺思

唐·张仲素作，七言绝句。诗歌表达的是许多诗人都咏叹过的怀边的主题，但却采用了不同一般的手法。全诗不言怨，也不言思，却摄取了生活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在袅袅垂柳，青青桑树的背景上，有一个女子提着空笼忘了采叶，正在出神，这是为什么呢？诗歌最后点明是因为“昨夜梦渔阳”。这样把女子梦魂缭绕，如醉如痴地思念情态表达出来了，真是一首有特色的小诗。

春宫曲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诗从昨夜春风井边桃花绽开，未央殿前皓月高渺；善歌能舞的宫人新承宠，皇帝犹恐春寒，特赐锦袍。在春意浓重的实景中，桃花承雨露阳光而开，兴中兼比，喻新人承恩受宠。在写新人承宠原因和承宠情状中，极写皇帝关心之至，新人受宠之深。诗中“只说他人承宠，而己之失宠，悠然可会”（沈德潜《唐诗别裁》），这是王诗的一贯手法，言此而意彼，在意旨微茫中倾吐失宠宫人的忧怨、孤寂、愁思、悲楚，同时微刺皇帝喜新厌旧，沉溺声色。

春宫怨

唐·杜荀鹤作，五言律诗。这首诗借写宫女的怨恨，比托贤士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情。诗一开头就写出了宫女深深的哀怨，美貌误了自己一生，对着镜子懒得梳妆打扮，既然“承恩不在貌”，又何须饰容取宠。她感到牢笼似的宫苑度日如年，明媚的春光，都染上哀怨忧伤的色彩。她深情怀念昔日在家乡溪水边与女伴采莲的乐事，反衬出今日的愁苦。“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描绘真切，对仗工整，向称名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引谚语曰：“杜诗三百首，惟在一联之中：‘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是也。”说明“碎”、“重”二字下得极妙。

春 晓

唐·孟浩然作，五言绝句。这首小诗描绘天已破晓不觉被鸟啼惊醒的刹那情景。其中由酣睡之晨，引出难眠之夜，再由风雨声，逗出“花落知多少”的忧虑，点出主旨，构思巧

妙，一波三折，写出爱春——恋春——惜春的复杂感情。诗中无一笔实写春景，但通过悦耳的鸟啼，淅沥的春雨，借助听觉，引人想象繁春盛景。而感情的起伏变化，交织在昼晴夜雨的变化之中，深厚婉曲，耐人玩味。

春　望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春，，杜甫仍陷身在叛军占据的长安，眼见山河依旧而国事全非，写了这首感伤时事怀念家人的名篇。诗的前半写春景，饱含感叹，后半写眷念亲人，充溢离恨。这首诗是以深沉凝炼，言简意多闻名的。如开篇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写望中所见，极概括而又极沉痛。一个“破”字，已使人怵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更令人满目凄然。接着诗人移情于景，唱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一名联，最后，以烽火遍地，家书不通，顿觉稀疏的白发几不胜簪结了。全诗情景兼蓄，含蓄深沉，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春　梦

唐·岑参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写怀人入梦的诗作。首先写春风吹拂到深邃的内室，撩起室中人对于远在湘江之滨的友人(也许是情人)的怀念。接着写相思入梦，而“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用“片时”与“数千里”对比，不但表现了梦境的迷离惝恍，而且用时间的迅速与空间的广袤，显示了人物感情的强度和深度。

春晴怀故园海棠(故园今日海棠开)

宋·杨万里作，七言律诗。此诗写对家乡海棠的怀念，抒发作者强烈的思乡之情。末两句“无那风光餐不得，遣诗招入翠琼杯”,反用晋人“秀色若可餐”诗意，以浪漫的构思表达了诗人热爱故园春光的真挚感情。想象丰富，诗笔精致。

春游湖

宋·徐俯作，七言绝句。作者以清新的笔触、简洁的语言，写出了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四句诗写了四景，犹如四扇画屏：差池于飞的燕子，夹岸拂水的桃花，被水淹后的寂寞小桥，才出柳阴的小舟。都显出勃勃的生意。尤其后两句，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手法，诗人以巧妙的构思，先为称心快意的春游设下“春雨断桥”一大障碍，后又让小船从柳阴下驶过来，为春游增添了情趣。写得婉转曲折，似断实连，耐人寻味。全诗清丽流畅，具有浓重的画意。此诗在当时就颇为流传，南宋诗人赵鼎臣《和默庵喜雨述怀》曾称赞：“解道春江断桥句，旧时闻说徐师川(徐俯的字)。”

春　寒

宋·梅尧臣作，五言律诗。这是一首描写早春景物的短篇。前六句写初春的自然景物，从天空的云，写到地面的花和蝶，刻画生动、逼真；后两句即景生情，反映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全诗脉络分明，呼应自然，淡雅含蓄，情景交融。

春　寒

宋·陈与义作，七言绝句。“靖康之难”间，作者避兵于巴陵(湖南岳阳)时作。当时诗人借居于一家小园里，自号“园公”。前两句写春寒

侵袭，作者为花木而担忧，笼罩不安的气氛。后两句“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濛濛细雨中”，而娇嫩鲜红的海棠花却不惧寒冷，居然在风雨中开放了。作者赋予海棠以人意，赞扬它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诗人刻画海棠凛然难犯，正寄托着他自己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小诗言短格高，风致感人。

春题湖上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春，诗人在杭州任期将满，寄兴作此诗，赞美西湖葱绿秀美的景物，以抒发留恋之情。前六句勾画西湖峰绕松翠月映波心的景象，其中“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新颖别致，只有忧虑民生疾苦的诗人，才能关注于此，发出由衷的喜悦。似直实曲的结句，只有联系诗人筑堤贮水的政绩，方能悟出诗人的心血，正维系着百姓的希冀，因而才牵动着彼此难舍的情怀。因景生情，白描传神。

项羽本纪

散文，《史记》的一篇。本篇记述了项羽军政生涯的全过程，但以描写鉅鹿之战、鸿门之宴和垓下之围三个重要事件最为突出。鉅鹿之战楚军摧毁秦军主力，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战役。文中描写项羽“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与秦军交锋，“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写项羽的军威，极为传神。“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军皆属焉”。这是项羽一生中最耀煌的时期。秦亡以后，楚汉两个军事集团展开了夺取全国统治地位的较量，鸿门之宴便是楚汉相争的前奏曲。当时项羽的实力、声威都远大于刘邦，除掉刘邦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因项羽集团内部认识不一，刘邦得以逃离险境。鸿门之宴上，作者描写范增举玦、项庄舞剑、樊哈啖彘，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诸形象栩栩如生，光彩照人。此次杯酌间的激烈斗争结果，预示着刘、项两方的前途。又经过数次鏖兵，项羽终于被围垓下，自刎于乌江之滨。写英雄末路，凄怆悲凉，感人之至。楚汉相争的局面到此结束。在《史记》中，项羽是反秦起义中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勇武过人，无所畏惧，为人直率粗豪，不善于也不屑于使用计谋；他又刚愎自用，残酷暴戾，因而终遭失败。在鉅鹿之战里，作者写他叱诧风云，勇冠三军，成为反秦战争中众望所归、天下注目的英雄。鸿门之宴上，写他坦率、天真，以“不忍”之心轻纵了敌手,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垓下之围中，写他悲歌痛饮，别姬突围，斩将夺旗，所向披靡；终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不愿忍辱偷生，不肯渡江，从容自刎而死。作者紧扣有关项羽成败存亡的三件大事，生动地描摹了项羽这一传奇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充分表达了对这一失败英雄人物的同情以及对他身上一些弱点的批判。

城东早春

唐·杨巨源作，七言绝句。写于在京任职期间。诗歌前两句着力用“嫩柳才黄半未匀”的形象写出早春清新喜人的景色。后两句却假想待到百花

似锦，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看花人的热闹场面，对比之下没有早春那种诱人的清新之感。诗歌虽是写景，但有人认为通篇是用比喻说明人才应早期发现，不应等到他们功成名就时才去欣赏一番。也有人说此指创作应善于发现新的事物、新的境界，而不要赶潮流，人云亦云。

城南感怀呈永叔

宋·苏舜钦作，五言古诗。诗中描写灾荒之年，农民挖吃野菜，饿莩遍野的悲惨景象。对“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的封建统治者，给予强烈的谴责。诗人继承了杜甫、元结诗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大胆直率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诗的内容未暇精炼，语言无意含蓄，而愤懑不平之气弥漫于字里行间。此类作品对纠正西昆体的柔靡诗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垓下歌

先汉·项籍作，诗。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西楚霸王项籍兵败垓下(在今安徽灵壁东南)，处于重围之中，卒少粮尽。夜间听到汉军在四周唱的都是楚歌，项籍推测楚地已全为刘邦所得，深知败局已定，于是起坐帐中，痛饮之后，成诗四句二十八字。诗歌中自负才力过人而天时不利，依恋久随的美人和常骑的良马，充分表现出不可一世的强者末日来临的悲哀。短诗慷慨凄怆，呜咽缠绵。朱熹评论说：“其词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胡应麟说：“《垓下》一歌，语绝悲壮。”

枯鱼过河泣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乐府诗集》以之属《杂曲歌辞》。诗中写一条鱼被人捉住提过河去，鱼已泣悔不及，捎信给同类，告诫它们出入要谨慎。小诗以鱼拟人，可能是受害者以粗心致祸的教训而告诫别人的寓言。语意沉痛，想象奇诡。

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宋·朱敦儒作，词。写登上城楼，远眺沉思的情景。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的爱国赤诚，是他的词集《樵歌》中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上片写景，清秋之际，望眼无遮，“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壮观无比，展现出一个广阔高远的意境。下片写金兵入侵，中原沦陷，光复无期，流露着凭吊故土的哀愤之情。词虽短小，气魄却大，感染力亦强。以“试请悲风吹泪，过扬州”作结，表示对抗金前线的关怀，想象尤为奇妙。语言通俗，风格质朴。

相　思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红豆产于南方，因其晶莹似珊瑚，人常用作镶嵌饰物。传说一女子因丈夫死于边地，哭死于相思树下，化为红豆。唐人常用以抒相思之情，既有男女相思，也有友人相思。此诗又题《江上赠李龟年》。是通过多撷红豆的叮嘱，抒发睹物思人无忘故乡的深情。诗中由红豆起兴，暗藉古老传说，情思超然于意象之外，语近情遥，以象征物点明友情的赤诚热烈。诗从对方落笔，言彼而意此，手法高妙，语意婉曲，对友人的思念溢于言外。诗篇句句写红豆，相思未直抒，然句句无不含相思。《云溪友议》记载：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的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演唱此诗，听者无不叹息动容，透露

出这首当时便流行的名篇的艺术魅力。

相送

南朝梁·何逊作，诗。是诗人启程离乡时酬谢亲友相送的一首五言四句之作。或以为送人远行的诗。前两句写客子离乡百感交集的沉重心情，后两句写江上风雨初兴的凄凉景色。"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虽是写实，但也有旅途艰辛从此始矣的预示。全诗抒情写景，都精巧传神。宛如唐人五绝。陆时雍《诗镜》评论说："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又说"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虽是总论何逊诗，但用在此小诗上也极为合适。

柏舟

《诗经·邶风》的一篇。《诗序》说此诗是卫国官吏指斥时政的诗，《鲁诗》认为是为卫寡夫人所作。按此诗作者似是一个贵族女子，因在夫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抑郁忧烦，乃发而为诗，抒其怨愤、悲伤之情。全诗五章，首章，以柏木之舟的漂流比喻自己的无所依傍，并述说自己由于深重的忧烦无法排遣而夜不成寐。次章，写虽有兄弟却不可倚仗，向兄弟讲述自己的遭遇，竟引起他们的恼怒。第三章，表白自己意志坚定，不可屈挠。第四章，写受到小人们的欺侮，极为痛苦。末章，似埋怨丈夫昏愦不明，并自恨无法脱离困境。全篇一气贯注，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固执个性和沉痛感情。

柏舟

《诗经·鄘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共姜为卫世子共伯守节自誓的，朱熹《诗集传》已不确信。此诗写的是一个少女钟情于一个少年男子，但遭到母亲的阻挠，从而激起了少女的不满；她一面申明誓死不改初衷，一面埋怨母亲不理解女儿的心意。全诗两章，式同意近，对婚姻不能自主的现实，表示出强烈的抗争，反映了民歌大胆、真率的特点。

柏林寺南望

唐·郎士元作，七言绝句。诗从溪上船中听到钟声写起，一下把清幽的环境烘托出来，接着写泊舟上岸沿松间小径登山，一阵雨后清爽的空气袭来。最后两句"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西南四五峰"，飘浮的白云衬着青山，已是一幅色调鲜明的画卷，诗中的"画"字用得极妙，雨中则青山全隐了，仿佛并无青山，天晴之后，错落参差的山峰清晰地呈现出来，难道不是天公以云为笔画出来的吗？新颖的构想把雨后初霁的清爽，诗人喜悦的心情都传达得淋漓尽致了。

柳子厚墓志铭

唐·韩愈作，散文。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即柳宗元死后第二年作。文章记叙了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游、政绩和文学成就。摒弃一般墓志阿谀不实之词，而是用一些具体真实的事例，通过几个侧面来概括人物的一生。如废除典质人口为奴的土俗，是柳宗元政绩中最感人的一项，文中加以详细记叙，肯定了柳宗元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心。文学创作是柳宗元一生中主要成就，文章中给以很高评价，称其必传于后。以柳易播，是柳宗元"士穷乃见节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德，作者予以高度赞扬，并结合当时的世俗人情大加议论，发抒满

腔的愤懑。本文剪裁有方，详略得当，有叙有议，感情洋溢，波澜起伏，颇有史传文学的特点，是作者墓志铭中优秀作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清吴汝纶语曰“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其酣姿淋漓顿挫盘郁处，乃韩公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铭以雕琢奇诡胜者，反为别调。益至性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

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

宋·郑文宝作，七言绝句。这首别情诗，很象唐代韦庄的《古离别》。不过，其中三四两句“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比韦诗写得更加新鲜深细。周邦彦曾把整首诗改为词《尉迟杯》，后代许多作家仿效这首诗，可见影响深远。抒情写景都承袭了残唐五代的传统。风格轻盈柔软。

柳枝词（清江一曲柳千条）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本诗可能是改白居易《板桥路》一诗，以付乐妓演唱。此诗比白诗少两句，字句稍有改动，更加精采动人。首句“清江一曲柳千条”，短短七字画出一幅春江垂柳画。用“清”写水，“一曲”写江，“千条”写柳，澄碧的水，弯曲的江，依依飘拂的柳条，这样美好的风景，不由勾起诗人忆及二十年前在旧板桥上曾与一个美人相别，直到今天音讯全无。一个“恨”字把无限离愁别恨蕴含其中。诗歌由今景想到昔别，由一别又写到含恨，结构是今——昔——今，婉曲回环，情景相生，精妙动人。故明·胡应麟《诗薮》说：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 。

柳梢青（铁马蒙毡）

宋·刘辰翁作，词。这首词题为春感，实为元宵节抒怀，写于宋端宗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词中描写了临安失陷后元宵节的情景。上片写元军统治下的临安元宵之夜，毫无节日清平的欢乐，而是“铁马蒙毡，银花洒泪”，一片恐怖气氛；街头演出的是“笛里番腔”，再也听不到汉民族的歌声，临安变成了一座“愁城”。“不是歌声”一句，表现了作者对元军统治的蔑视。下片由山中“独坐青灯”的隐居生活，萦想到临安昔日“高台月明，辇下风光”的元宵盛况，思念海上抗元将士。作者在词中直抒爱国激情，写得质朴自然，晓畅明白，感情深沉。本篇善于选用具有时代、季节特点的事物，以简洁的语言渲染异族的恐怖统治，临安市民的痛苦心情。此词语句短促，节奏紧凑，给人以紧张急促的感觉，读者从中可感受到词人心中起伏不平之情。

柳敬亭传

清·黄宗羲作，传记散文。本篇记叙柳敬亭说书生涯及其艺术成熟过程，隐寓着作者对明亡的深沉感慨。柳敬亭不以“机变”自恃，于说书技艺，苦心淬砺；国破家亡之后，又以经世的感受，熔铸其中，使说书艺术达到卓绝境界，终于成为独冠一时的说书名家。作品着眼于柳敬亭成功的契机，较张岱《柳敬亭说书》，别具深意。其叙事平实、文笔凝重，乃又一文学风貌。

柳敬亭说书

明·张岱作。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著名说书艺人。作品以生动的描绘赞

叹艺人精湛的说书技艺和杰出的艺术才能。作者着力描写柳敬亭演说武松打虎时不拘本传，匠心独造；既善于把握情节，收煞巧妙；又能细处作戏、闲中着色；着意勾画艺人的奇丑不俗和仪态恬静，暗点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和超然的大家风度，系本文独至的笔墨。文中还反复以当时著名歌妓王月生与柳敬亭并论，称为“同其婉娈”，映衬之妙、令人思味。全文语言生动洗练，刻画逼真如现，维妙维肖。朱剑芒《陶庵梦忆考》赞许柳敬亭书艺，陶庵笔墨可“并足千古”。

柳毅传

唐·李朝威作，传奇小说。这是一个人神恋爱的故事。书生柳毅落第归湘，途经泾河，遇被丈夫虐待的牧羊龙女，柳毅出于同情，为她传书至洞庭龙宫。龙女的叔父钱圹君得信后，腾空而起，诛杀泾河逆龙，救回龙女。后又经过一番周折，柳毅与龙女终于结为夫妻。作品歌颂了柳毅见义勇为，正直不屈的性格，透过龙女的遭遇，否定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具有一定的反封意义。但也宣扬了一些荣华富贵，神鬼道术的思想。本篇故事情节离奇，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又富有现实生活的气息。人物个性十分鲜明，如洞庭君的谨慎宽厚，钱圹君的刚烈粗犷，柳毅的正直，龙女的深情都跃然纸上。本篇对后世影响很大，以此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很多。如元代尚仲贤有《柳毅传书》，又翻案为《张生煮海》，明代黄惟辑的《龙绡记》，清代李渔的《蜃中楼》等皆是。

胡应炎传

明·高启作，传记散文。南宋溧水尉胡应炎抵御外侮，慷慨报国。作者幼时曾闻父老传诵其事，后遇应炎世孙胡翻，详知其始末，与所传无异，因写成此文。文中歌颂了胡应炎大义献身的爱国热忱和忠烈凛然的民族气节。文章先略点背景，然后翔实记述了胡应炎誓言报国、设计守城、巷战就擒、壮烈牺牲种种情状。其文笔峻洁、朴茂，人物语言生动感人。

胡笳十八拍

相传为汉·蔡琰作，骚体诗。《乐府诗集》录为《琴曲歌辞》，多疑为伪托。全诗以自叙口吻写蔡琰为乱兵所掳，流入南匈奴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归汉土，改嫁董祀的全过程。诗中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的巨大动乱和人民的深重灾难。诗的重点是写女诗人十数年间所过的屈辱生活和她精神上的矛盾与痛苦，其中更突出了她归汉离别胡儿时的悲伤，表现了女诗人既爱故国又爱孩子的难以克服的剧烈而复杂的心理矛盾。此诗的语言风格，兼有楚辞与乐府民歌的特点，写得质朴委婉，苍凉悲怆，感情奔放，造语自由。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

封丘作

唐·高适作，七言古诗。作者早年闲散，直到快五十岁才因人推荐而中“有道科”。中第后却只得了一个封丘县尉的小官，此篇即作于封丘任上。开首四句从远处落笔，自叙本为隐居渔樵，怎堪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呢，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四句申述不能为吏的理由，其中“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两句直言不讳，肝胆照人。紧接前面的四句表白为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

归隐的打算。最后四句承归隐之意，为日夜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而想到了作《归去来辞》的陶渊明，与第一段遥相照应。全诗一气贯注，围绕不堪作吏写来，情意真挚动人，语言朴质自然。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此诗即为一例。

封建论

唐·柳宗元作，散文。这是作者针对当时藩镇割据鼓吹复辟分封制的社会现实而作的著名论文，也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争论的理论总结。文章论述了分封制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历史必然。肯定了秦废分封行郡县的功绩，指出唐行秦制的正确。文章还批驳了鼓吹分封制的种种谬论，斥责了“桀猾时起，虐害方域”的藩镇割据，提出“善制兵，谨择守”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的政治主张。表明作者倡导前进，反对倒退，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思想。文章语言简朴，章法谨严，先立后驳，合为一体，充分论证了郡县制优于分封制的观点，并以大量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说服力很强，苏轼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志林·论封建论》)

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宋·辛弃疾作，词。作者六十六岁，再度被朝廷起用，嘉泰四年至开禧元年(公元1204—1205)，暂任镇江知府，登京口北固亭，即景抒情，借古讽今。词中运用苍凉悲壮的语调，抒发无比深沉的忧国情思。上片起句“何处望神州”这一设问，既是作者的直接感受，也是人民普遍的心愿。下片“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盛赞孙权年轻有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追慕古人以讽喻南宋朝廷的无能，正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垒块。词中借用曹操夸奖孙权的成语，不仅“曲尽其妙”，而且还含深刻的讽刺，意在言外。本篇手法上的含蓄、委婉，形成此词的艺术特色。

南乡子(乘彩舫)

五代前蜀·李珣作，词。《南乡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分单调双调两体，本首为单调。词中刻画了一群无忧无虑的少女形象。通过放声唱歌，偎伴嘻笑，竞相折取荷叶遮阳几个镜头，把少女们的形态、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全词活泼、清新，生活气息浓厚。

南乡子(嫩草如烟)

五代后蜀·欧阳炯作，词。词中描绘出一幅以色调鲜明取胜的岭南风光：如烟的碧草铺地，似火的红花映天，夕阳西下时，清湛的春水里，一双双鸳鸯在洗濯自己的美丽的毛羽。在这如绣似画的自然景物前，作者由衷地发出“水远山长看不足”的赞叹。全词使用强烈对比的色调，摄取动静结合的景物，表现出情趣盎然的南国风采。风格清新明丽，洗尽脂粉，在花间词中是很少见的。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元·关汉卿作，套曲。作者杂剧创作为元代之冠，所写散曲不多，也极富本色。套曲自述生活，渲泄胸臆，毕见作者性情。其一概括全曲题旨。其二写浪子生活的自得。其三写风月场中老而不衰。其四写决心置身社会

底层。此曲最为脍炙人口。作者朝夕出入歌楼舞榭，与伶工艺妓为伍。他鄙视权贵，戏谑俳谐间，奔迸着热烈的激情。既不是亵渎玩世，也不同于落拓的愤慨，正仿佛久蓄地底的熔岩的喷发，显示出对黑暗统治的强烈愤慨。作者恃才放言，虽有浮薄之嫌，但其格调则高。套曲感情奔放，比喻新奇，语言奇丽泼辣。借衬字句展衍排叠，语势酣畅锐利，如激浪相逐，给人以披纷飞动之美，历来视为曲中异宝。

南还寻草市宅

南朝陈·江总作，五言古诗。是陈亡入隋后，作者南归金陵看望旧宅时写成的。全诗十四句，言红颜离乡，白首方回。本抱着轻松的心情来到旧地，但物变人亡，故宅荒败，无可晤语，悲伤之情油然而生。诗中“莺啼静易喧”之句与王籍《入若耶溪》“鸟鸣山更幽”用意相反，但艺术手法和取得的艺术效果都颇相近。诗里多处使事，但皆常典，不流于僻涩。江总诗多浮艳，此诗尚平实。

南园(寻章摘句老雕虫)

唐·李贺作，七言绝句。组诗十三首之六。诗歌一、二句叙自己长年寻章摘句，夜吟不寐，而不过是“老雕虫”而已，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只能终老纸笔的无限辛酸。三、四句把个人的遭遇与国家的命运连起来写，说明在社会动乱中，斯文沦落，书生更无法再展宏图，只有空“哭秋风”而已。诗歌深沉含蓄，令人一唱三叹。

南园(花枝草蔓眼中开)

唐·李贺作，七言绝句。南园共十三首，是作者辞官回乡后的一组诗。此为第一首。诗歌描摹南国的景色，慨叹春暮花落。前两句用精巧的构思，绝妙的比喻，画出了艳丽多姿的满园春色。后两句写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嫁与春风不用媒”一句，构思新颖，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情，婉曲深沉。这是一首清新委婉，别具一格的写景抒情佳作。

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

唐·李贺作，七言绝句。此为组诗第五首。诗歌一开始就用一个设问句，表达男儿当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气，接着又是一个反问句，抒发出诗人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激愤。调子由激昂而到沉郁，节奏起伏回荡，把国家之痛和身世之悲，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了。

南京上高宗书略

宋·岳飞作，散文。靖康二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梁，掳徽、钦二帝北去。五月高宗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因惧怕金兵而听信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幸东南”的主张，故避敌南逃。岳飞随上此书，指出：在民族危亡之际，不能“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应乘“虏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一举收复中原。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爱国热忱和大将胆略。当时岳飞是一个年仅廿四岁的下级军官，却敢于“上书数千言”斥责宠臣黄、汪等人惧敌误国之过，这种大无畏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朝廷竟以“越职”罪名罢了他的官。这段文字简洁畅达，陈辞恳切有力；作者以高度的战略思想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抗敌形势，因而具有逻辑性强、说服力强的特点。

南柯子(十里青山远)

宋·仲殊作，词。上片写作者在

秋日的清晨，独自行走于江岸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作者对年华逝去的惋惜及对独身漂泊的喟叹。下片在描摹秋日清晨景色中透露出作者故地重游时的兴致；“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这淡淡的一语，充分显示仲殊和尚的平静心情，苏轼评仲殊诗句“胸中无一毫发事”的超脱。

南柯太守传

唐·李公佐作，传奇小说。落魄侠士淳于棼醉后入梦，进入槐安国当上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守郡二十年，深受国王器重，荣华富贵无比。后因与檀萝国交战失败，公主逝世，又遭谗言，被国王遣送出郭。醒来方知一梦，寻迹发穴，始知槐安、南柯、檀萝都是蚁穴。淳于棼从此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作品讽刺了热心功名的封建士人，也鞭笞了腐朽的上层统治者。结尾由梦幻引向现实，用古槐蚁穴影射朝廷，把争名于朝之辈，斥之为群蚁。在作品中同时也流露了浮生若梦的消极思想。本篇结构严谨而穿插多姿，结合寓言与志怪的表现手法，又具有很强的讽刺力量，结尾尤佳，鲁迅评为：“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本篇故事，后人改编成多种戏曲，最著名的有明代汤显祖的《南柯记》。

南　浦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诗写于罢相后寓所中，是描绘南浦仲春景色的。全诗写得清新可喜。后两句“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对仗严整，笔法细腻。“鸭绿”、“鹅黄”给人以春水盈盈、杨柳依依、春意盎然的强烈感受。

南浦（波暖绿粼粼）

宋·张炎作，词。这是一首咏春水的词，上片咏西湖春水和池塘春水，“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等句，以清丽流畅的笔触，把江南水乡描绘得生机勃勃，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被人赞为“赋春水入画”。下片“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洗净，花香不了”，从溪中春水，联想到年复一年的水流花开，拓宽了词的空间感和时间感；自“新绿乍生时”至篇终，皆追怀昔日结伴春游的情景。此词构思独特新颖，多侧面地描写春水形象，湖水、池水、溪水、历史的神话中的水构成完整的艺术整体。这是一首把春水作为主题来歌咏的名篇，是一幅风景画，也是一首抒情诗，向来为人传诵，作者因此获得“张春水”的美称。

南歌子（凤髻金泥带）

宋·欧阳修作，词。这首咏新嫁娘的词，上片写梳妆，下片写学书。如“画眉深浅入时无”状新嫁娘天真娇柔的神态与细心机灵的性格，极其逼真。写新婚夫妇相爱的深切，新嫁娘学书时单问“鸳鸯”二字，既是爱情的流露，也映出她娇憨之态，新婚后喜悦、爱恋的神情活现。篇中补写“等闲妨了绣功夫”这么一句，使人更觉文情丰满，细腻入微。

荔枝叹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苏轼被贬惠州，初吃荔枝，由此想到汉唐两代进贡荔枝的

弊害，进而想到人民为土产而遭殃，于是写诗抒发感慨。诗中描写宫廷喜吃新鲜荔枝不顾人民死活的事实。“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对比鲜明。作者由此联系当今，公开指名道姓谴责当朝权贵“争新买宠”的可耻行径，表现了作者不畏权势的可贵精神。这首诗主要是议论，由于作者感情激越，语言犀利，写得开合多变，波澜壮阔，诗味浓重，直露而不显。

荔枝图序

唐·白居易作，散文。荔枝产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唐时，长江三峡也有出产。荔枝不耐久贮，当时北方人很少见到。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请人绘制了荔枝图，并写此序来介绍岭南珍果荔枝。文章用一连串极为形象贴切的比喻，细致地描绘了荔枝树和它的果实外形以及果实的内核、外壳、内膜的形状，乃至瓤肉的洁白，浆液的甘美等使人如见其物，如品其味。是一篇有极高艺术成就的说明文字。

赴洛道中作

晋·陆机作，五言古诗二首。两首皆写赴洛阳途中的景物和客子的郁闷心绪。所见的景色，所闻的风声，都引起作者留恋乡土之情和远行孤苦之感。作者是吴国大官僚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吴灭后入晋。此次赴首都洛阳谋取前程，但对未来的顺逆成败尚不可预知，因而在赴洛途中产生凄切哀伤的心情是很自然的事。陆机诗多以《十九首》为楷模，然而多得其平浅。一般多重视规格而缺少感情，惟此二首感情较真挚。诗语工丽，颇事雕琢，若以“抱影”说明孤独，以“衔思”说明凄楚之类，在在皆是；词藻华整，甚有锤炼之劳，若“林薄杳阡眠”之类，都体现了陆机诗的特点。

赵威后问齐使

散文，选自《战国策·齐策四》，题目为后人所加。文中以赵威后询问齐国使臣的一段故事，记述了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她对年景、人民、国君三者关系的理解上，也表现在她对人才标准的认识上。赵威后主张食为民之天，民为君之本，在两者的次序上“民”该先于“君”。她认为能够养护人民和保育人民的人应当受到朝廷的擢用，能够屈己事亲、在孝道上给众人作出榜样的人应该受到朝廷的奖励。在发表自己见解的过程里，赵威后对齐国不能奖擢贤能、诛罚不肖的政治现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赵威后重民、重才当然出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动机，但以此作为制定治国方针政策的依据，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文章一气贯注，问话简洁有力，句句切中要害；虽无真正的答辩人存在，却有答辩人辩而必败的效果。文句富于变化，语气灵活传神。

咸阳城东楼

唐·许浑作，七言律诗。一题作《咸阳西楼晚眺》。是作者登临咸阳古城时，写景抒情的作品。诗中通过“蒹葭”、“杨柳”、“溪云”、“落日”、“山雨”、“飞鸟”、“鸣蝉”、“秦苑”、“汉宫”等景物，生动地描绘了秋天傍晚的咸阳景色，而景中又著上了诗人“愁”的色彩。其中“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联，形象地描绘了云生日落，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征兆，对仗工整，错综辉映，并寓意深远，成为人们传诵的佳句。

咸阳值雨

唐·温庭筠作，七言绝句。咸阳桥在唐长安北门外的渭水上。诗的首句点出地点与雨象，次句在一片空濛的雨色中，点化出一个若隐若现的钓鱼船，使迷离的雨景，象一幅清淡的画面一样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三四句纵笔远扬，转身虚际，从咸阳桥的雨景，联想到洞庭湖的春色，把两者联在一起。用巴陵巨泽的云容水色，来烘托咸阳桥的雨景，使景象壮阔飞动，清奇无比，成为一首很有特色的小诗。

指南录后序

宋·文天祥作，散文。《指南录》是文天祥的四卷诗集，记述他出使元营被扣留而不辱没王命，后乘机脱险南归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因有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而得名。这篇《后序》综述艰辛的经历，虽九死一生而不改抗元复国的斗志。本文叙事、抒情、议论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其中列举二十余处面临死亡的险境尤为突出，情节感人，语言畅达。其忠于故国、忠于民族的赤心烈胆，为后人所仰慕。

指　喻

明·方孝孺作，论说文。本文写友人郑仲辨忽视指病，险至丧生的事实，借以论述“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不患”的道理。并劝勉友人，引以为训，深虑国家大事，忧于“不必忧之地”，察其“不可见之初”。全文因事喻理，小中见大，论析周密，浅明生动。

轻　肥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秦中吟十首》之七。轻肥出自《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用此命题，意在嘲讽达官显贵豪华骄奢的生活，再对照灾年衢州人食人的惨状，抨击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恣意作乐的罪恶行径。诗里集中笔墨于军中宴桌上美味珍馐的刻画，以暴露其挥金如土；再从赴宴前后神态的描摹，以暴露其意气的骄横。结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便形成尖锐的对比。这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发人深省的诗篇。

轻薄篇

晋·张华作，拟乐府诗。《乐府诗集》录入《杂曲歌辞》。此诗大旨在于暴露当时贵族奢华放荡的生活方式和颓废空虚的精神状态。先写贵人们车马服饰的考究和相与交游朋辈之高贵；后写贵人们日夜宴饮的荒诞和流连光景的悲哀。揭示出衰乱时代的贵族统治阶层，虽可利用既得的权势和财富来寻求感官的快乐，但却无法填补心灵的空虚。他们念及“促促朝露期”，自然出现“荣华能几何”的疑问和惶恐，稍事冷静思考，则不由“涕下自滂沱”了。此诗有助于认识晋王朝统治者及其子弟的奢糜生活和颓废心理。格调平缓，用典偏多，但尚无碍于通畅地表达诗意，是张华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战于郎

散文，《礼记·檀弓下》的一章。题目是取开篇的三字而成的。文中写的是：公元前484年，齐国出兵攻鲁。鲁军御齐于郎，不利。鲁昭公之子公叔禺人领着邻童汪踦奔向战场参战，二人皆阵亡。汪踦未成年，应以殇礼处之，但鲁国人不忍，便请教孔子。孔

子认为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不用殇礼祭葬汪踦也是可以的。短文虽旨在讨论葬礼可否权变的事，但却表扬了大敌当前公叔禺人不因出身高贵而贪生、汪踦不以年幼而避死的爱国精神。文笔简洁，更在极有限的篇幅里描写了公叔禺人的复杂思想活动，尤为难得。

战国策目录序

宋·曾巩作，散文。《战国策》原是先秦纵横游说之士活动的记录，由汉刘向整理、校订而成，共三十三篇。但传至北宋已有散佚，经曾巩访求修补，才成为今本《战国策》。曾巩为此书作序，认为战国游士违背了儒道，以诈伪、谲诳之说进行政治活动，结果亡身灭国，“为世之大祸”。作者承袭儒家之说，认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同时，肯定了本书所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史实，痛斥了游说之士为个人名位苟言希合的行径。文章含蓄典雅，笔墨简洁犀利，风格平易朴实。

战城南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在《乐府诗集》里属《鼓吹曲辞·汉铙歌十八曲》之数。约为汉武帝、宣帝时的作品。是一首诅咒战争、哀悼士卒惨死的民歌。诗歌中描写一场激战之后，战场上遍布尸体，乌鸦飞来啄食的荒凉恐怖景象。作者运用出人意表的想象，描写死者自知不能逃脱被鸟吃掉的命运，惟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啼叫一番，算作举行了招魂仪式。这种描写揭示了汉王朝穷兵黩武的政策给人民的生命造成巨大损失的悲惨后果。具有较为鲜明的反战思想。

战城南

唐·李白作，杂言古诗。天宝年间，唐玄宗好边功，轻动干戈，给人民带来深沉的灾难，有感于此，作者写下这一反对穷兵黩武的名篇。《战城南》为汉乐府旧题，属《鼓吹曲辞》，为汉《铙歌》十八曲之一。诗歌前一部分中心是“征战无已时”。用“桑干”、“葱河”、“条支”、“天山”等地名，表现了征战的广远，又用“去年战”、“今年战”，秦筑长城，汉家烽火不息，表示了战争的频乃，“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后一部分着力在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以败马号鸣，乌鸢啄人肠衔挂枯树枝，渲染了一派惨状，又以士卒牺牲，将军无为，表达无穷之感慨。全诗用“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作结，画龙点睛地使诗意豁然。诗篇议论、叙事、抒情和谐统一，波澜起伏，为政治抒情诗的名篇。

点绛唇（雨恨云愁）

宋·王禹偁作，词。这是宋初最早的词篇之一，也是王禹偁传世的唯一词作。王禹偁因直言敢谏，屡遭贬谪。这首词借景抒怀，表达了他壮年时的抱负与积极用世的政治热情。上片“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写出细雨浓云，佳丽如旧的常观；“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写出了水乡的特点。下片，“天际征鸿”暗寓作者滞留异乡不能振翅高翔的感伤。末句“谁会凭栏意”颇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意味，以设问句作结，颇耐人寻味。这首词寓情于景，清新秀丽，感情深沉，稍事锤炼，不失自然。

点绛唇(燕雁无心)

宋·姜夔作，词。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即丁未年，作者自湖州往苏州见范成大，道经吴松作此词，故词题序有“丁未冬过吴松作”。上片写景，“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凄冷孤寂的环境画面，为后面抒情渲染气氛。此写“燕燕无心”，而词人却有心，他为燕雁对号称“天下绝景”的太湖毫无留恋，竟“随云去”而伤感，此情笼罩全篇；作者又通过自己的感觉来写寒山的寥落，以“清苦”的感情色彩，赋于所描写的数峰。“商略”一词写出黄昏时雨意浓酣，垂垂欲下之貌。下片抒情，“第四桥边，拟共天随往”乃词人设想自己准备效法唐代自号“天随子”的陆龟蒙，浪迹江湖；“今何许”，笔锋陡然收转，说明设想未能实现，只好“凭栏怀古”了；末句“残柳参差舞”，写凭栏时烟水迷离之境、沧海桑田之感，其悲壮苍凉之情，力透纸背。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曰：“短章亦有何及者，如《点绛唇》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怀古’以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此评颇为中肯。

点绛唇(蹴罢秋千)

宋·李清照作，词。这是词人的早期作品之一。生动地描绘了少女的娇憨和敏悟。上片四句以生动凝炼的笔墨写出一个少女在花园中无拘无束游戏的情态。“慵整纤纤手”，这一细节描写，充分表现了既爱美更贪玩的少女的特征。下片五句对少女的性格作了更富于戏剧性的表现。“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如画卷，不仅描绘出人物的形象、姿态，而且刻画出人物又惊、又喜、又羞的表情和心理。这首小词善于运用清新灵妙的笔触，把生活之美转化为艺术之美，变成工巧细腻的画面。全词纯朴而意趣横生。

点绛唇·夜宿临洛驿

清·陈维崧作，小令。写作者漫游北地所见寒日苍凉景色。寓含伤时之慨。上片写太行山势，原野稗花，为漫游印象，取境高远；下片先略点游历踪迹，次转写夜宿境况，声色颇豪壮。作者词崇尚苏、辛横放一格，能别出手眼以短制作壮语，健笔写萧瑟景象，创造苍凉而雄浑的意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若能加以浑厚沉郁，便可突过苏辛，独步千古。”“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

点绛唇·草

宋·林逋作，词。这是一首咏草的短制。词中处处化用前人涉及草的诗句，写出与草有关的春残花落、悲离惜别的情景。笔墨绰约典雅，满纸凄清；又以“满地和烟雨”，把萋萋芳草的寂寞无主、随处乱生写得可悯堪怜。小词咏草而不着一“草“字，表现出咏物的本色；大量用事而不觉隔膜，多方影射而不觉隐晦。

临平道中

宋·道潜作，七言绝句。又作《经临平作》。诗写临平山下初夏风光：风中猎猎舞动的蒲叶，摇摆的蒲叶上站立不稳的蜻蜓；山下汀洲上繁茂的荷

花。诗笔由近及远，动静兼摹。近景写蒲叶、蜻蜓绘声绘色，细腻、传神；远景写汀上荷花，画面开阔。此诗苏轼甚为赏识，一见便命刻之于石。宗妇曹夫人善丹青，依诗意作《临平藕花图》。

临行与故游夜别

南朝梁·何逊作，五言古诗。或题《从镇江州与故游别》。作者曾为庐陵王记室，随任江州(今江西九江)，此诗可能成于赴江州临行之际。诗中描写告别友人，依恋不舍的情景，借助眼前的景物来刻画自己的心理，感情真挚动人，耐人玩味。其“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之句，正写夜景的凄凉，侧写离情的悱恻，尽传神之能事。

临江王节士歌

南朝齐·陆厥作，五言古诗，或收入乐府《杂歌谣辞》。有人认为诗题可能因《汉书·艺文志》所载《临江王》、《节士愁思歌》误合而成。此诗依题而写“节士”愁思，但非叹老嗟贫之愁、忆妻恋子之思；乃叶落风寒、月照江空的肃杀气氛中，“节士”怀才不遇、有力难施的悲哀。诗中“弯弓挂若木，长剑竦云端”二句极写“节士”愤然欲斗的雄伟形象。全诗十句，写得淋漓慷慨，生动活泼；三五七言句杂出，勾连巧措，显然吸收了民歌的写法。

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

五代后蜀·鹿虔扆作，词。《临江仙》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原曲多用以咏水仙，故名。这是一篇悼伤亡国之作。上片写亡国之后，宫苑荒败，昔日繁华业经消逝。下片用拟人的手法，烟月无知，荷花有情，表达作者对后蜀覆灭的哀悼。全词笔法高妙，拟人写物，文思尤为卓绝。全词不言丧邦之哀，却遣出那无语的藕花来“暗伤亡国”，特别是“清露泣香红”作结，冷艳哀婉，花耶？人耶？读来无暇多顾，已为其凄清美所倾倒。小词把亡国之痛写得如此深沉，在花间词中当是别具一格的作品。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宋·苏轼作，词。这是作者自号东坡居士后所写的第一批佳作之一，也是他《临江仙》诸词中最有名的一篇。上片用叙事手法写了诗人醉酒归来，敲门不开，倚杖听潮。通过这样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形象地勾画了一幅特定的情景，透露诗人孤寂的贬居生活和内心的苦闷。下片诗人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诗人运用叙事，议论，抒情等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静夜听江声，意欲泛舟浮江海的主人公形象，从思想和艺术结合上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语言明白如话，似“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挥洒飘逸。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中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

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宋·晏几道作，词。上片写他酒醒梦回时的孤凄感触。“去年春恨却来时”是一过渡句，在它前后都是具体形象的描绘，因而疏通全篇承上启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形象而含蓄地烘托人物伤春怀人的惆怅。这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比直抒胸臆更增强了艺术效果。这首词是晏几道词作中最为人传诵的名篇之一，而这两句又是其中最妙之处。两句虽属引用前人诗句，但却用得恰到好处，与全篇意

境极为和谐，浑然一体。下片，见物怀人，直叙对小蘋的怀念。结尾"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曾映照小蘋归去的明月仍在眼前，而小蘋已经不见了，点出篇首"楼台高锁"、"帘幕低垂"凄寂悲凉景象产生的原因，作者无限惆怅思念之情托笔而出。此词通篇抒情，善于把忆旧怀人的深情融入特定的意境之中，让形象说话，蕴藉含蓄。全词用语似平淡，而感情真挚、深沉。反映在风格上，正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既闲婉，又沉着。"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宋·陈与义作，词。这首词是作者经过南渡的颠沛流离，终于到达南宋京都，痛定思痛，抚今追昔之作。上片追忆往昔：良朋雅集，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午桥春夜宴饮图，渲染出富有豪情诗意的热烈生动的场面。客观上为后文作反衬，"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分明是一幅幽深与开阔相结合的图画，静与动、光与影、色与音汇在一起，创造出一片优美的意境；格高韵远，历来为评论家所推崇。下片直书词人当今悲哀心情，"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是抒情的中心，包含了诗人在丧乱中饱尝艰辛的记忆，更隐含着对当年午桥夜饮的朋友或生离或死别的感喟。结尾"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与上片的豪旷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凄怆的情调收束全篇，使人黯然神伤。

临安春雨初霁

宋·陆游作，七言律诗。诗人在家闲居六年后，被召入京。在临安时写了这首即景抒情诗。首联写年来对社会生活的情趣已很淡薄，此次客居临安实出于身不由己。颔联"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细致贴切地描绘了江南都市仲春二月的明媚景色。为诗人客居生活增添一层凄清幽静之感。两句一气贯注，自然圆转，是传诵不衰的写景名句。颈联"作草"、"分茶"，是用来排遣旅居的寂寞。尾联诗人表示厌倦仕途，愿意及早还乡。全诗反映了诗人寂寞和复杂的矛盾心情。诗中物象生动，情景交融，富于韵味。全诗在明朗安静的色调中，又渗透着暗淡和凄凉，显示出陆游诗作的又一种风格。

省试湘灵鼓瑟

唐·钱起作，五言古诗。诗写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这是唐代试帖诗的代表作。诗人用神话传说来衬托和抒情，摹写乐声之美妙。开头两句点题，写湘灵善于鼓瑟。接着诗人凭借惊人的想象力描写瑟音之哀婉、清越，它的音调嘹亮高远，传潇湘，过洞庭。动听的瑟声使河神冯夷忍不住翩翩起舞，帝舜之灵也产生幽怨和思慕。但是曲调太凄苦了，楚客不忍听。突然"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的余韵悠长，收煞更饶清致。

贻诸弟砥石命

唐·舒元舆作，散文。这是作者送兄弟砥石时写的一封信。文章记叙作者有利剑一口，久置不用，锈成死铁，后拾得砥石一块，经过磨砺，宝剑重光。从此事得到启发，认为人生不应忘记砺名砥行之道，为此，托人把砥石带给他的兄弟们，勉励他们要认真学习与磨练，保持节操。文章由小见大，阐明人生哲理，发人深省。文笔朴实刚健，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佳作。

蚁蝶图

宋·黄庭坚作，六言四句诗。这是题画的短篇。诗写画中蝴蝶得意双飞，却毕命于网罗；又写群蚁争得蝶翅，胜者如建奇功，归其巢穴。说明存亡祸福均属无常，胜败得失总归无谓。结句中的“南柯”，乃用唐李公佐《南柯记》的传奇故事，妙语双关，既可指蚂蚁的家，也可指人生的梦。诗中不着只字片言的评论，只按作者的理解来写出画中实存的事物，便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作者对险恶宦途的批判和对扰攘人生的认识，同时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手法。小诗文浅意深，言近旨远，用笔曲折，韵味无穷。

思王逢原（蓬蒿今日想纷披）

宋·王安石作，七言律诗。这是一首悼念友人王令的诗。诗中痛惜王令高才被埋没，为之不平，对当朝表示了微讽，并表达了作者的深切怀念，写得感情真挚。诗人选用秋天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如冢上的秋风，野外的蒿草，来衬托自己的哀思，生动形象，哀切感人。

思旧赋

晋·向秀作，抒情小赋。赋前有序，说明是怀念亡友嵇康、吕安的。作者与嵇、吕二人交谊甚厚；曾与嵇康一起打铁，和吕安一起种菜。嵇、吕因反对司马昭而遭诬被杀。向秀慑于司马氏的威势，被迫赴洛阳应郡举。这篇赋便是他应举归来、途经嵇康的山阳（在今河南修武东南）旧居有怀而作的。小赋追思往日过从之好，抒发对于嵇康、吕安的怀念之情，又通过陈述嵇康志趣高远、吕安心胸旷达等等人格上的优点，申诉二人的无辜和清白。赋文写得很短，刚开头便煞了尾，不敢畅所欲言，这正是当时黑暗政权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映。在赋中，作者只能以淡淡的叙说、轻轻的叹息来表达对死难老友的悼念。在言论受到严格拑制的环境里，作者能够如此行事，可认为他已勇敢机智地向司马氏枉杀英杰提出抗议了。此赋以写景抒情衬托怀人的主旨，表现手法极为高明。如说“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如说“瞻旷野之萧条”，“听笛声之慷慨”，都是在用悲凉的气氛，把人引入与作者的哀愤产生的共鸣境界。

思帝乡（春日游）

五代前蜀·韦庄作，词。此词用第一人称少女自白的口吻抒写在杏花满枝的春游中看中一个风流少年，便决计不顾一切以身相许。词风大胆泼辣，词情直率热烈，词句长短错落，词语明白如话，与所表达的感情的炽烈与突发正相一致。这是文人笔下爱情词中十分突出的一首，富有民歌特色。清贺裳《皱水轩词筌》认为韦庄此词是“作决绝语而妙者”。

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闻道边城苦）

唐·薛涛作，五言绝句。一题作《陈情上韦令公》。韦令公即韦皋，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为剑南节度使，镇蜀二十一年。薛涛及笄时，被召侍酒赋诗，后有忤，遂被罚赴松州，因作诗二首，呈韦皋。此为第一首。诗歌说亲身经历边地方知其苦，因此“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钟惺《名媛诗归》评：“二诗如边城画角，别是一番哀怨。”

幽　居

唐·韦应物作，五言古诗。诗大约成于作者辞官闲居的时候。全诗通过“微雨”、“春草”、“青山”、“鸟雀”、“道人”、“樵者”等景物与人物，描绘出一个悠闲宁静的境界，透露出诗人幽居独处的喜悦，与知足保和的心情。全诗高雅闲淡，清新酣畅。其中“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两句，写景入微，展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春色，诗人喜春之情洋溢其中，是历来传诵的名句。

幽愤诗

三国魏·嵇康作，四言诗。成于作者因吕安事被牵连入狱之后。本来嵇康得罪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钟会怀恨思报。嵇康友人吕安受枉被捕，供词累及嵇康，钟会便乘机中伤，因而嵇康遭到监禁，终于被杀。此诗抒写出嵇康囚禁中的忧郁和愤慨之情。作者概述自己不与世俗谐合的性格的形成，和对此种性格难容于社会的反省。在此过程中，作者也披露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情操，同时宣称人各有命，任何外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趣。从侧面反映了司马氏掌握政权后对正直之士的多方迫害。这首诗写得沉着、清健、讦直而峻切。

拜新月

唐·李端作，五言绝句。诗写少女心有所怀，拜月诉情。开帘一见新月，即便于阶下随地而拜，足见少女心事重重，无奈对月细诉衷曲。临风拜月，其虔诚之心，其纯真之情，其可怜惜之态，宛然如见。“细语人不闻”，心事不愿人知，祷声低小。末句“北风吹罗带”，以景结情，栩栩如画，人物内心思绪荡漾，却从罗带中断续飘出，情思萦绕，意新语工，最得用笔之妙。黄叔灿《唐诗笺注》评：“上三句写照，心事已传神，但试思‘细语人不闻’下如何转语？工诗者于此用离脱法，‘北风吹罗带’，此诗之魂，通首活现矣。”

种树郭橐驼传

唐·柳宗元作，散文。贞元末年，当时作者正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活动。文章记叙种树名手郭橐驼谈育树的经验。他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而不用“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的揠苗助长的办法，因此获得了成功。作者把这个道理“移之官理”，指责当权者“好烦其令”，日夜扰民，弄得民不聊生的作法，表现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的愿望。文章以平常事物为喻，言近意远。通篇用对话体，生动活泼，结尾点明主题，振起全篇，警策动人，是作者传记散文中很有特色的一篇。

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唐·李白作，散文。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作者漫游江南时，为送堂侄李耑(duān)去游庐山而写的一篇诗序。文中追忆自己儿时读《子虚赋》和青年时代南游云梦的情景，由李耑的成长，叹自己的衰老，羡李耑能游庐山，而向往不已，最后表达了自己求仙学道，归隐山林之志。文章除提供了一些研究李白身世与思想的材料外，其中写庐山风景的句子：“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潨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十分精彩，可与作者《望庐山瀑布》一诗并美。

秋 山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写秋山山色的诗，但诗中不写山，只写树，独具特色。乌臼、小枫的树叶入秋变红，成为秋天的特征。诗人把这典型景物摄入诗中，用浅显的语言，由小到大，表现出整个秋山的美。作者还以奇特的想象，新巧的构思，将老乌臼、小枫树拟人化，并用“错”字、“偷”字来突出它们各自的特点，使山色的美得到生动地强调，增加了形象感和趣味感。特别是“却借孤松掩醉容”一句，既写出松树与枫树掩映的姿容，更荡漾着生活的情趣。诗中比喻巧妙新鲜，妥贴自然，笔意轻灵，情调浪漫，洋溢着动人的生趣。

秋 夕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宫怨诗。诗歌先勾画一派寂寞冷清的秋夜景色，描写宫女们无聊中以“扑流萤”为戏，深夜卧看天上的牵牛星与织女星。诗中不见“怨”字，但通过几个场景的描写，把冷清孤寂的生活和宫女的怨愁，表达得含蕴悠长。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此诗说：“层层布景，是一幅着色人物画，只‘卧看’二字逗出情思，便通身灵活。”

秋 日

唐·耿沣作，五言绝句。描写安史之乱后城乡的残破和山居的寂寞。前二句写落日时的凄凉和愁绪。当夕阳返照时，门巷空寂，孤零零的诗人，满腹忧愁，无人共语。后二句写秋景。门前古道上，人烟寥落，只有野生禾黍在秋风中摇曳，一片萧索的景象。诗人用秋风落日作比喻，悲叹唐王朝的由盛而衰的趋势。唐汝询《唐诗解》评：“模写素居况，情景凄然。”

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唐·许浑作，五言律诗。一题作《行次潼关逢魏扶东归》。此诗是作者赴长安途经潼关时所作。诗歌描写了潼关一带秋天傍晚雨过天霁的自然景色，抒发了作者虽即将进京，却又留恋故乡隐逸生活的矛盾心情。诗中“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两联，大笔勾勒出了潼关的典型风物，绘声绘色，动静相间，笔势开阔，遒劲铿锵，颇有盛唐诗风，是写景的名联。

秋风辞

汉·武帝刘彻作，骚体诗。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刘彻至河东汾阴祭后土。泛楼船于汾水之上，与群臣饮宴甚欢。兴尽悲来，感秋怀旧，自伤年老，乃有《秋风辞》之作。全诗九句，写景抒情。胡应麟《诗薮》赞许说：“《秋风》百代情致之宗，虽词语寥落，而意象靡尽。”鲁迅《汉文学史纲》也推奖说：“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秋 水

散文，《庄子·外篇》的一篇。本篇的大旨在于主张不务争取、不事追求，认为只有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绝对自由。文章在论述物质世界时间、空间上的相对性、多样性方面，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把超脱于物质世界的道作为认识一切的依据，得出无须有任何作为的消极结论，对此必须持有清醒的批判态度。作者首先借北海若与河伯的对话，说明万物的贵贱、是非等等都是相对的、

不定的和相互转化的；以道的观点视之，万事万物都是齐一的。因而，只要顺乎自然、不用人为去排除天性、不用世事去排除天命、不因得失而为功名牺牲，就可以回复到天然纯真的境界了。接着以夔、蚿、蛇、风、目、心诸物的相互羡慕为喻，说明万物的本能都出自天然，无须羡慕，也不能超越；只有任其自然，忘却胜负得失，“无以人灭天”，才能胜过一切。继而以孔子师徒被困于匡的故事为喻，说明穷通并不由人，命运主宰于天，人只该顺应天，“无以故灭命”。又以庄周辞楚相之位、视梁相如腐鼠的故事为喻，表现了对权势的鄙夷，申明了“无以得殉名”的主张。最后以知鱼之乐的寓言故事，阐述了“反其真”的思想。全篇写得鲸呿鳌掷，怪趣横生，诙俳之中时杂巧辩，讲述之内屡见抒情。

秋兴八首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诗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秋。自公元759年杜甫弃官客秦州，至今已过了七年的漂泊生活。安史之乱虽已平定，吐蕃却乘虚而入，藩镇割据，战乱时起，国事日非，唐朝百年盛业，摇摇欲坠。当秋气肃杀之际，更是触景伤情，诗因秋起兴，抒发身居夔州的漂泊之感和心忆长安的故国之思。忧国伤世的主题是通过极严格的律诗形式表现出来的，历来视为杜甫七律的代表作。第一首是组诗的序曲，以巫山枫林的凋落烘托深秋萧瑟气氛，以巫峡的惊涛骇浪，乌云翻滚，象征国家局势的动荡不安，其中蕴含着诗人抱负不得施展的愁苦。诗人由眼前开放的秋菊，想到自己流落他乡，“故园心”恰是点睛之笔，揭示了题旨。王嗣奭《杜臆》评：“此一首便包括后七首，而故园心，乃画龙点睛处，至四章故国思，读者当另著眼，易家为国，其意甚远！后四章，又包括于其中。”第二首写身在孤城，遥望京华，“每依北斗望京华”是整个组诗的主线，贯串始终。第三首写夔州的晨景，“坐翠微”极写无聊，“功名薄”“心事违”，反映诗人一生事与愿违。第四首正写京华，承上启下，总领以下各篇。前三首多就夔州而言，以下五首写长安。长安似弈棋，争斗不休，宦官干政，西部边患告急，诗人深感国运日衰，大非昔比。“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应前首之望京华，起后诸首之分写。第五首回忆开元天宝长安宫阙朝仪的盛况以及自己立朝的经过，自不胜今昔之感。第六首追叙曲江的帝王歌舞游宴之繁华，寓斥责于写景之中。第七首描写昆明池景物之盛，追思长安的繁荣，哀叹重返京华无望。第八首写渼陂旧游之乐。前三首写蓬莱、曲江、昆明，皆属朝廷之事，此首则个人游赏，诗意豪情尽现。八首内容丰富，感情深沉，章法缜密严整，层次分明，各首之间有伏笔，有照应，结合得极为巧妙。王船山《唐诗评选》卷四评：“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

秋声诗自序

清·林嗣环作，散文。本篇通过记叙一场口技表演过程，赞美了表演者的卓绝技艺。文中描写演员摹拟各种声响，从深巷犬吠，妇人欠伸，丈夫呓语，儿醒啼哭，至夫齁声起，鼠作作索索，盆器倾倒，再至夜半惊呼失火、儿啼、犬吠，风声、火声齐作，百千人泼水，呼救……，构成一个连贯的生活片断。表演不仅逼真活现，

而且善于从声音的复杂变化和强弱对比中创造气氛，感染听众，显示了表演者的深厚功力和艺术匠心。记述中兼写听众神态变化，首尾交代简单工具，更衬托出表演技艺的高超。

秋声赋

宋·欧阳修作，散文。本文是欧阳修晚年之作。它通过声、色、景、情等几个方面的描绘和比喻，使变化多端的秋景跃然纸上。作者着力把对自然和人生的感叹，交织于秋声、秋景的统一和谐之中，借秋声对宇宙万物的摧败而联想人生短促的悲凉之情。这篇赋似散文，又似诗歌；以排比的手法、抒情的笔调、形象的比喻，把秋声描绘得摇曳多姿；其间又插以童子对话，给人以妙趣横生、回味无穷之感。

秋 来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抒发秋怀之作。前两句写桐叶落地，听之惊心而愁苦，残灯照壁，纬络哀鸣，勾勒秋景，抒发秋怀，为全诗提供了凄清的意境。下面用一个反问句强烈感叹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无人赏识，而只能白白地让蛀虫啃蚀。这正是作者愁苦的原因。接着诗人驰骋想象，说自己愁苦得肠也直了，鬼魂于是来凭吊自己这个不幸的生者。结尾“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表达出志士才人不遇，千古同恨的情怀。诗歌把诗人悲愤郁闷的情怀与迷离瑰丽的鬼魂形象结合一体，和谐统一，深刻感人。全诗用语奇警，意境幽冷，是作者有名的鬼诗之一。

秋词（山明水净夜来霜）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诗写成于被贬朗州时。本题共二首，本篇为其二，写山明水净的深秋郊野：经过一夜严霜，数树璀璨如火的红叶，突现在一片浅黄之中，依旧生机盎然。表达了诗人虽遭贬谪仍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全诗立意新颖，构思巧妙，情调高昂，意境开阔。

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寞）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诗写于被贬朗州时。自宋玉写了《九辩》之后，历代文人的秋词，离不开萧瑟凄凉的调子。刘禹锡则一反旧调，热情赞颂秋天的美好，唱出了“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新声。本题共二首，本篇是第一首，描写在秋高气爽、一碧万里的晴空，一只莹洁的白鹤排云而上，诗人的诗情也随着凌空的白鹤而直入碧霄了。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是陆游退居故乡山阴时所写。诗中饱含着对中原遗民的无限同情和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热爱。作者以其慷慨悲切的诗句，道出了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雪耻报仇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并隐含着对南宋朝廷不关心沦陷区人民命运的谴责。首先，诗人抓住沦陷区的典型景物，用浪漫主义手法，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北方雄伟壮丽的山河，表达了对中原失地的怀念。后用“泪尽胡尘”、“南望王师”形象地刻画出中原遗民盼望回归祖国怀抱的焦急心情。“南望王师又一年”句中的“又”字，凝聚着南北人民共同的急不可待的哀怨。诗人以景色的壮丽衬托心情的悲凉，使诗中感情更为沉重。

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

唐·韦应物作，五言绝句。邱二十二员外，指在临平山学道的邱丹。这首诗，前两句写秋夜徘徊，怀念友人。后两句由思念而推测友人此时的情景："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全诗先从自己发端，后从对方落笔，把两人真挚的友情连在一起。全诗淡淡着墨，从容下笔，语浅情深，言简意长，是作者五绝代表作之一。施补华《岘傭说诗》中称许这首诗为："清幽不减摩诘(王维)，皆五绝中之正法眼藏也。"

秋　柳

清·王士禛作，律诗四首。顺治十四年秋，诗人游历下。其《菜根堂诗集序》载："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诗从西风残照、柳色憔悴的物境起兴，以清妍、委婉的笔调，写秋柳娟娟情态，借吟叹古人咏柳韵事，抒发韶光易逝，人事更谢的迟暮哀怨。诗境清远、含蓄。当年此诗传诵一时，大江南北文人雅士多有唱和。陈允衡曰："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者皆不能及。"可谓赞赏极至。实则诗之情调低抑，并无深刻意义。诗人论诗主"妙悟"，创"神韵"说，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秋柳》诗无一字直说秋柳，而又无一句不紧扣秋柳；反复借典兴怀，蕴藉、清雅，有独特之艺术风格，为其早期名作。

秋　思

北朝齐·萧悫作，五言古诗。这是一篇写景怀人的小制。全诗八句：前四句描写秋日来临，秋风乍起，荷花开始零落，柳枝逐渐稀疏。后四句记述思妇已换上适应节令的秋服，但音信阻隔，不知游子的行踪，相思之情顿时涌至。小诗写得清婉动人，当时广为流传。诗中'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之句不事雕琢，却以淡雅的笔触勾画出秋夜中清倩美丽的物象。它给人以萧散自然的美感，令人体味不尽，早已"为知音所赏"。后人认为只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方可与之匹敌。

秋　思

唐·张籍作，七言绝句。秋风乍起，触动了客子思乡之情。于是他在行人临去时，匆匆作书，万千叮咛；而当行人上路之际，唯恐书不尽意，又匆匆拆信。诗歌通过极简省的细节描写，把客子言恐不尽，意恐不周，万语千言难以表达的思乡之苦，巧妙地传达出来。在短短二十八个字里，却含有无尽的情味。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认为此诗是"七绝之绝境，盛唐巨手到此者亦罕"。黄叔灿《唐诗笺注》评："首句羁人摇落之意已概见，正家书中所说不尽者；'行人临发又开封'，妙更形容得出。试思如此下半首如何领起，便知首句之难落笔矣。"

秋思(乌桕微丹菊渐开)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抒情诗。前两句，诗人把握了秋天的特色，选取"高天"、"乌桕"、"菊花"、"鸿雁"等典型的景物，生动明快地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形象鲜明的秋景图。后两句写用诗来表达秋光，以"并刀"比喻诗情，一个"剪"字用得尤其精当，充分表现了

诗人构思敏捷和技巧娴熟。全诗语言秀丽简洁，比喻新巧奇特。

秋思(桑竹成阴不见门)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写秋季农村景物的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作于山阴。作者把山阴的农家环境描绘得恬静自然，优美宜人,充满生活气息。“前村雨过云无迹，别浦潮回岸有痕”两句，写景生动，显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描述才能。

秋闺思(碧窗斜月蔼深晖)

唐·张仲素作，七言绝句。写征妇思念从军塞外的丈夫。前两句“碧窗斜月蔼深晖，愁听寒螿泪湿衣”,以景衬情。思妇一梦醒来，斜月透进碧纱窗来，不禁黯然神伤，更有那秋虫悲鸣，催人泪下，不禁泪湿罗衣。后两句补叙入梦，梦中似见边关，却未见亲人，重重关塞，茫茫旷野,“不知何路向金微?”梦中相见，已令人凄然，何况梦魂难见的相思之情。诗先写伤情，后补叙梦境，曲折、跌宕而真切感人。黄叔灿《唐诗笺注》评：“言有梦尚不得到,用意更深一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评中唐七绝：“江宁（王昌龄）之后，张仲素得其遗响,《秋闺》、《塞下》诸曲俱工。”

秋浦歌(白发三千丈)

唐·李白作,五言绝句。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作者游秋浦(今安徽贵池县）时所作。《秋浦歌》共十七首,本篇为第十五首。其时作者看到唐王朝危机四伏，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无法实现，郁闷满胸，本篇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诗中突出一个“愁”字，劈头一句“白发三千丈”，以惊人的夸张手法，把抽象的愁思化为具体的形象；最后通过照镜，看到镜中满是白发，发出“何处得秋霜”的问话，委婉地写出诗人难以自解的愁怀。这是李白浪漫主义诗篇的代表作之一。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指出诗人有以山喻愁，以水喻愁者，李白独辟蹊径，以“白发三千丈”之长喻愁之深重,“尤为新奇”，“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秋浦歌(炉火照天地)

唐·李白作，五言绝句。约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作者游秋浦（今安徽贵池县）时作。《秋浦歌》共十七首，此为其第十四首。唐代秋浦一带出产银和铜，此诗描绘了一幅月夜冶炼的壮美图景：在明亮的月光中，炉膛里火光冲天，火星四溅，被炉火照红了脸的工人,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歌声使寒冷的江水也为之震动。诗中洋溢着作者赞美劳动人民的满腔热情，色彩鲜明，语言形象，用酣畅淋漓的笔墨，塑造了我国古代工人的形象，是我国诗歌宝库中稀有的珍品。

秋登万山寄张五

唐·孟浩然作，五言古诗。诗写于隐居襄阳时。因登万山，望隐居在白鹤山(岘山南约两里)的张子容（即张五),特作诗寄意。先直抒隐居山间的怡悦；次扣题登高相望，但不见友人,只见大雁南飞。再从薄暮引愁,清秋发兴，放眼远眺，村人时归，渡头歇坐，树若荠菜，沙洲似月；末句结出载酒与友共醉重阳之愿，首尾呼应，表达思友真情。诗中情因景生，景愈含情，飞灭的大雁，牵动怀念友人的心绪；薄暮勾起前途的愁闷，清秋却激发隐居的兴致；环境的静谧安宁，反衬思绪的波澜起伏，愈现诗人

的不甘寂寞。摹景入神，清淡优美，体现孟诗风格。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李白游宣城（今安徽宣城县）时所作。北楼，一名谢朓楼，南齐谢朓为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很钦佩谢朓的诗才，王渔洋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论诗绝句》）。这首诗前六句写登楼所见景物，描绘出一幅明朗而苍凉的秋月江城图；最后两句抒写对谢朓的怀念，隐含知音难得的慨叹。诗中"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等句均以景如画见称。

钟山即事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诗写钟山春天的景色，有浓厚田园风味，反映了诗人山居环境的寂静和恬淡的生活情趣。全诗语言朴素自然，"一鸟不鸣山更幽"一句，是据梁代王籍《入若耶溪》中"鸟鸣山更幽"反其意而用之，读来给人以新颖之感。

复仇议状

唐·陈子昂作，散文。文章叙述了同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人徐元庆为父报仇之事：徐父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元庆卖身为奴，杀死师韫，然后自首。文章就此议论"礼"与"法"的作用，认为"礼""法"不能偏废。指出徐元庆的行为，显然不是作乱而是尽孝道，是不可多得的刚烈之士，按"礼"应该表扬他。但考虑以此为例，互相报仇，社会秩序将大乱。因此，按"法"，又不能不杀他。最后，提出依法办罪，死后表彰的办法。对于此文的主张柳宗元曾撰文批驳，指出作者自相矛盾之处。此文思想不过是儒家常谈，但议论充分，层层深入，脉络清晰，文风朴实刚健，畅达通晓，是一篇扫尽浮艳文风的好作品。

重报苏武书

汉·李陵作，散文。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好友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得释后写信招李陵返回汉朝。《重报苏武书》便是李陵写给苏武的第二封复信。信中，作者表示了他对苏武的关怀和羡慕之情，叙述了他身处异邦、眷恋故国的痛苦心境。继而回顾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腹地，与十万骑兵激战和败降的经过。又对苏武信中"汉与功臣不薄"的说法表示异议，以许多汉功臣的悲惨结局为例，又以苏武本人遭到薄待与那些贪佞谗谄之徒反受厚遇的事实两相比照，说明汉朝廷对功臣良辅之寡恩。最后表示与汉朝决绝，希望苏武不要盼他归汉。全文流畅朴茂，语言恳切悲壮，感情沉痛真挚。文中"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写残卒竭力杀敌、视死如归的壮烈；"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写自己厌居异域、怀念故国的忧伤；无不一字一泪，凄切动人。或谓此文实属伪托，并非李陵手笔。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唐·刘长卿作，七言绝句。因写过同题五律一首，所以标"重送"。刘、裴曾同被召回长安任职而又同遭贬谪，宦海命运与共，自不一般。诗先写猿啼悲凄，日暮江边，客散独留，分层点染出黯然别景；"人自伤心水自

流”，流水载友远去，人自伤心也无可奈何，以水流无情反衬彼此的深情厚谊。再从同作逐臣，而君贬更远，在惜别中融入同病相怜的感伤，别情愈发凝重、悲伤。万里青山，孤舟一叶，依依之情亦伴随孤寂难堪的友人渐行渐远。景情妙合，情真意切，韵味深长。

重 赋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是《秦中吟十首》其二。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在长安作。这组政治讽谕诗，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宗旨，是白氏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这首诗通过百姓冻馁生活与“羡余”物腐烂化尘的对比，抨击贪官巧立名目剥削人民求宠买恩的罪恶行径，讥讽了朝廷明禁暗奖的虚伪。诗中“本意在忧人”，表面上似开脱了皇帝，但是“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的明敕，反衬贪官的肆无忌惮，对“敛索无冬春”的农村惨状给以正面铺述，“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农家痛斥，就不仅鞭挞贪官的暴虐，也含蓄地点明皇帝的恩宠是贪官有恃无恐的根本原因。犀利无情的痛斥与含蓄婉曲的微言融入一诗，正是作者本色。

重赠卢谌

晋·刘琨作，五言古诗。作者兵败于石勒，失去并州，投靠幽州刺史段匹磾。但因嫌隙遭到拘禁，自知生路渺茫，写此诗给旧日僚属、当时段匹磾的别驾卢谌，言志述怀，抒写英雄穷途的悲愤，隐含鼓励卢谌有所作为之意。诗中多用比兴。前半表明自己匡扶王室的志愿，希望卢谌追步前贤，尽忠报国。同时也对段匹磾表示，只要继续为晋国出力，私人的嫌怨皆可不计。后半慨叹自己，摧折之余，无力自振，功业未建，失去自由，不能奋飞的不幸遭遇。《晋书·刘琨传》说此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指的就是这些。结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在无可奈何的啼血哀鸣中，还表达出他不甘屈曲的激愤之情。尽管全诗情调悲戚，仍不减其清拔刚强之气，写得悲壮动人。沈德潜《古诗源》评此诗“拉杂繁会，自成绝调”。《文心雕龙·才略》篇评刘诗“雅壮而多风”，此诗即其代表作。

段太尉逸事状

唐·柳宗元作，散文。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居永州时作。这是作者收集段秀实的逸事，用“行状”的形式提供给任职史馆的韩愈。《新唐书·段秀实传》主要取材于本篇。文章写段秀实的三件事：为泾州刺史时，冒死抗郭子仪子郭晞，为民除兵害；为泾州营田官时，对受灾百姓百般爱护，卖马代农民偿还租谷，使强行抢田索租的泾大将焦令谌惭愧而死（焦死不符史实）；以及终不收朱泚赠物。颂扬了段太尉刚直、机智、廉洁的品德和爱护人民、敢于抗暴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军阀、恶霸残害人民的严重情况。作者革除暴政、打击豪强的政治观点毕现。通篇采用对比手法，衬托出段太尉的动人形象。文章形式类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但纯然叙事，绝少抒情议论，另具一种风格。剪裁得当，记事记言细密生动。

待漏院记

宋·王禹偁作，散文。待漏院，古时宰相等待上朝的休息之所。本文虽名为记，实为论说。意在劝戒宰相必须修德勤政、公正无私，才能使人民安

乐，国家太平，其主旨在于维护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所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作者描绘了两种宰相的形象，褒贬之间，对比强烈。文中多用对偶和排比的句式，使是非更加分明。行文整齐，音韵和谐，也是突出特点。

剑门道中遇微雨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陆游在王炎幕府中任军职，驻守汉中。正当投入收复长安的军事准备时，突然被调往成都做闲官。他心情抑郁地由汉中赴成都，经剑门时，细雨濛濛，勾起一系列联想，写下这首短诗，抒写旅途感受，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的苦闷心情。诗中以"征尘"、"酒痕"写出了诗人的辛苦与无聊，形象具体，文笔精练。"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两句，看是自喜，实是自嘲。在轻松幽默的自嘲中，夹杂着牢骚。此诗含蓄婉转，清淡自然，联想丰富。尤其是"细雨"句，表达了诗人报国未成，却又不甘以诗人自限的愤懑心情，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后来不少画家的画题。

剑　客

唐·贾岛作，五言绝句。诗歌通过十年磨剑，专为除奸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并比喻地表白自己十年寒窗，才华出众，希望干一番于世有利的事业。造语率直，诗思明快。在作者诗作中是别有特色的作品。

食糟民

宋·欧阳修作，七言古诗。这首诗从酒的专卖上，揭露北宋王朝的经济措施所加给人民的痛苦，同时又指出当时官吏的自私、失职与无能。他们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征来酿酒，致使农民"釜无糜粥度冬春"，不得不"还来就官买糟食"。诗中既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口讲仁义而实残酷的剥削者，也表现了诗人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

独不见

唐·沈佺期作，七言律诗。题一作《古意呈乔补阙知之》。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说："《独不见》，伤思而不得见也。"这首诗描绘一位长安少妇，身居华屋，心驰辽阳，夜不能寐的愁思情状。先写屋梁上"海燕双栖"，暗衬少妇独居的痛楚；次写寒砧落叶，勾起念远的思绪，苦苦相忆长达十年；再写音书断绝的惨境，愈感秋夜冗长的凄寂；末写明月相照流黄帏帐，更添忧虑，因而迁怒明月。诗人对人物心情的刻画与景物描绘，交叉运用，多侧面多层次地渲染少妇的思愁，显得韵味十足。景物环境，又有正面反面的衬托，手法多变。情景的和谐，气势的流走，被人赞誉为"初唐七律之冠"（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作，五言绝句。敬亭山在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诗歌在勾画了一片寥阔、空灵、寂静的背景上，突出独坐的诗人与敬亭山脉脉含情相对而视的形象，透露出诗人怀才不遇孤独寂寞的心情。全诗恬淡平静，自然景物与诗人都溶化在一个静穆的境界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此诗为"传'独坐'之神"。

独　望

唐·司空图作，五言绝句。这首诗写春日村野风光，首句“绿树连村暗”,次句“黄花入麦稀”，诗人在郊野独望所见，绿叶渐远渐深，最后浓聚为“暗”，而在这一片“暗”绿的环绕中坐落小小的村庄。当诗人的视野转向麦田深处时，那星星点点的黄花渐远渐淡，最后仿佛淹没在一片绿色之中。通过捕捉色彩的微妙变化，表现春天特有的景观，笔调闲雅。苏轼极为欣赏这两句诗，以为得“味外之味”(《志林》)。诗的后两句“远陂春早绿，犹有水禽会”,是写远野风貌。这一动态描写，把画面写活了，构成一幅生意盎然的田园美景，表达了诗人幽远、闲淡的意趣。

狱中上母书

明·夏完淳作，书信。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作者时年十五岁，即随父辈参加抗清活动。次年兵败，辗转于草野。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又上表鲁王朱以海，再图起兵。后事泄，不幸被捕，遂就义于南京，时年仅十七岁。本文是他在狱中写给其母的一封遗书。信文充满国仇未复而身先赴难的无限悲愤。他托言来世，北塞再举,幸慰“贵得死所”，那种慷慨忘生的英雄气概，生死刚烈的民族气骨，颇能壮人心怀。文中倾诉家仇国恨，融合着顾念慈母、诀别妻氏的伤痛；或哀言禀告，或大义叮咛，无不切切动人，不愧为一篇声情悲壮，血泪交萦的旷古名文。

狱中杂记

清·方苞作，散文。此篇未收入《方望溪先生文集》，见于《望溪先生集外文》。作者因《南山集》牵连入狱，目睹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实，出狱后写成此文。一说此文为被捕次年(公元1712年)三月作于狱中。作品深刻揭露了清廷刑狱的残酷、黑暗：狱中条件恶劣，瘟疫流行；狱吏、役卒、刽子手嗜血成性。或以取保、脱械、量刑勒索重金；或贪赃受贿偷改奉章，草菅人命；或勾结久狱奸民，敲诈牟利。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状况。全文洞见幽隐，爱憎鲜明。以谴责之笔集中写狱市丑恶，序次清晰，详繁不乱，是作者的重要代表作品。

胠　箧

散文，《庄子·外篇》的一篇。旨在鼓吹“绝圣弃智”的无为思想。本文通过对“圣”、“智”的尖锐抨击，把当时统治阶级无别于强盗的本质揭露得极为彻底。同时指出，种种政治制度、道德准则，都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文章首先以盗为喻，认为智者皆为大盗而积，圣者皆为大盗而守，说明智慧只是供人干坏事的。继以田成子、盗跖为例，证明“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实际上“圣”、“智”对恶人有利，对贤人有害。接着说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的道理。最后指出：“圣”和“智”是造成天下动乱的祸根；只有归真反朴，回到神农、伏羲以前的社会去，天下才能大治。其间否定智慧、主张倒退固然毫无足取，但作者揭示社会的不平和虚伪，倒是尖锐、中肯的。如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则把身居高显、必存卑污的统治者见不得人的老底亮了出来，

实是大快人心的事。文笔瑰伟多变，任意开阖，俯仰成趣，无异于《内篇》诸作，惟结构相当紧凑，似为《内篇》文字所罕有。

鸨　羽

《诗经·唐风》的一篇。《诗序》说它反映了晋昭公之后大乱五世，贵族也得去服劳役、无法赡养父母的事。朱熹《诗集传》则说是写平民的遭遇，而不是贵族。当以后说抒写农民苦于徭役的诗为是。诗中写农民久服劳役，致使家中父母无人奉养，生活失去保障。全诗三章，每章七句，首二句以鸨鸟栖树比喻人民不得休养生息。鸨似雁而大，足无后趾，集止于树则站立不稳，故有如此比喻。至于何时才能安居，何时才能受尽苦难，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农民诗人在末两句分别以怨极吁天的方式表现了自己的迷惘。此诗不限于呼劳号苦，而且尖锐地披露了农业生产长期遭到"王事"破坏的严酷现实。

怨词（妾有罗衣裳）

唐·崔国辅作，五言绝句。此诗写一宫女借旧罗裳抒发见弃之怨，清刘大櫆则说是"刺先朝旧臣见弃"，似前说更合诗意。如作者主旨真是后说，即是寄意邈远。诗中写宫女罗衣裳是秦王在时作，暗示人是宫中舞女，衣是往昔旧物；罗衣曾伴春日歌舞，可叹秋来难著，"春""秋"对举，暗示年华的流逝，回忆青春宠召歌舞的繁忙，哀叹今日见弃冷宫的凄凉。诗中运用比兴手法，句句写衣，意在惜人，以物喻人，形象地揭露封建制度下宫女朝不保夕的可怜可悲的不幸。

哀江头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诗写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春，长安沦陷之后。昔日繁华的曲江，如今千门紧锁，胡骑满城，景象极为凄凉，诗人追昔抚今，感慨万千。诗从曲江景色的移换写起，接着以较大的篇幅描写杨贵妃受宠宴游的盛况及其悲剧下场。全诗由情及景，由景及情，半露半含，若悲若讽。作者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悯叹和谴责与国破家亡的悲痛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感情。苏辙《栾城集》卷八《诗病五事》评此诗："予爱其词气，若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

哀江南赋

北朝周·庾信作，骈文赋。作者本是梁朝官员，后因出使西魏，遭到羁留而仕于北国。此篇大赋是作者后期的代表作，也是南北朝时期辞赋的冠冕。赋中以自身不幸的经历为线索，追溯了梁末侯景占领建业、北魏宇文氏攻陷荆州和梁王朝由盛而衰，直至土崩瓦解的全过程，表达了自己对故国沦亡的哀痛心情。赋中揭示出梁朝两个都城先后失陷以至无可挽救的原由，批判了梁武帝昧于国内的重重危机，一味粉饰太平；批判了梁元帝自私残忍，缺少远见，终因内讧而构成外患；也揭露了整个梁王朝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腐败无能。同时追录了在抵抗侯景叛乱中梁朝将士英勇牺牲的事迹和在西魏军入侵后，荆州臣民流离迁徙的惨痛情状。也越来越清楚地表露出作者含垢苟安、进退失据的苦痛心理。由于作品的材料充足，感情深厚，技巧纯熟，是以絮絮写来，

楚楚动人。赋前有骈文长序，陈述作赋的动机,文笔精美,抒情气氛浓郁，与赋可视为无间的一体。全赋多用典使事，但使用得极为妥恰、灵活，能给人以丰富、突出的现实感。此赋在格律的严整之中又略带疏放，呈现出雄健苍凉、毫不拘泥的自由气息；既有骈语的面貌，又具散文的精神。由于本赋的写作主旨在于伤悼梁朝的灭亡,文中自不免悲不自胜的辛酸之语，号咷难敛的哀苦之音。截用《招魂》的成言“魂兮归来哀江南”为题，是用楚的失国比拟梁之倾覆。

哀 郢

《楚辞·九章》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楚顷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郢，楚君民仓皇外逃。际此，诗人写下了这首痛悼郢都沦陷的哀歌。诗中写都城失守，人民在混乱中离散的惨状。诗人浮江东下，念及国破家亡身遭窜逐的悲哀，分析楚国的现实，指出一败涂地的缘由。最后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总结全篇，抒发了诗人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在诗里，作者表现出他对楚国统治集团的强烈憎恨和对祖国沦亡命运的极度忧伤；其中也交织着诗人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对个人不幸的自悯，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诗人深厚缠绵、热烈执着的爱国赤忱。

哀盐船文

清·汪中作，散文。乾隆年间(公元1770年)江苏仪征江面,大队盐船失火，伤亡极其惨重。作者目睹火劫现场,写了这篇祭文。文中先点明时间，略述伤亡概况。然后一一描述临祸的征兆，火劫的场面，以及劫后惨状。结尾以凄婉笔调表示对遇难者的同情与哀悼。全文记实兼抒情,散中有韵，读之如歌如泣，悲恸感人，其文字亦典丽、幽峭，别具一格。

帝京篇

唐·骆宾王作，七言古诗。这首洋洋洒洒的长诗，渲写帝京道路的通达，气势的雄壮，宫阙的豪华，住宅的富丽，王侯贵戚侠客娼家狎邪宴饮的淫乐，汉代权贵间的倾轧，人世贵贱的沧桑，由古贤怀才不遇，抒发自己不为世用的牢骚愤慨。其中杂糅着视荣华富贵若浮云，人生福祸相倚伏的思想。作者借汉刺唐，诗的内容与卢照邻《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大，更多铺排，是初唐诗坛上罕见的鸿篇巨制。词藻华丽但不堆砌，排比铺陈但不见长，五言七言参差转换，自然流走。因艺术性与思想性完美地结合,“当时以为绝唱”(《旧唐书·骆宾王传》)，对于后代歌行的艺术表现有一定的影响。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宋·王安石作，散文。作者曾任度支判官，这篇记是应度支副使吕冲之的邀请而作的。文章阐述了理财、守法、用吏的重要性：“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虽然讲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理财之道，但这些主张不仅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且也有现实意义。作者借“厅壁题名”之机直抒政见，意图明确，读来耐人寻味。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张弛得当，语言简洁有力。

恨 别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唐肃宗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夏，诗人流落他乡，写成此诗系念故园、骨肉，急盼早日平定叛乱。全诗句句不言恨，而句句含恨。由于“胡骑长驱五六年”，诗人长别家园，辗转逃难，飘流四川，一别“四千里”。“五六年”恨战乱之久，“四千里”恨离家之远。兵戈不止，归乡不得，只有“思家步月清霄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这种坐卧不安的举动，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手法含蓄，诗味隽永。沈德潜《唐诗别裁》评道：“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步月’‘看云’有不言神伤之妙。”尾联回应前面，写诗人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希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收挽之力，恰如突然回響。

恨　赋

南朝梁·江淹作，骈体赋。小赋把人生的种种遗憾之情，概括地予以类别，表明此种感情的普遍存在。这种构思与写作方法，与《别赋》一样，是江淹的创格。《恨赋》以生必有死为致恨的总根源，写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困贫之恨，荣华之恨，各自具其显著特点，而赍恨以没则是一致的。赋中写各类代表人物的遗憾，着重刻画他们不遇知音和有志难酬的痛苦。如写名辱身沦的李陵：“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简扼地道出李陵屈辱悲凉的身世及其无法弥补的遗恨，唤起读者的惋叹。尤其是写才士文人的代表冯敬通、嵇叔夜的不幸遭遇，抱恨无穷，最能引起失意者的同情。此赋虽然充满悲哀的调子，但因概括了无数志士豪杰的遭际，不乏愤懑之气、激昂之情。

许梿《六朝文絜》评曰：“通篇奇峭有韵，语法俱自千锤百炼中来，然却无痕迹。至分段叙事，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龙标在今湖南黔阳县，唐时为荒僻之地，天宝年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县尉。李白闻讯，很为担心，遂赋诗寄慨。首句“杨花落尽子规啼”，既点明了时间，又把飘零之叹，离别之恨寓于景物之中。惊闻友人被贬，诗人莫可奈何，仰望着天上的月亮，只有托她把自己的一片心意，带到被贬的友人身边。写得一往情深，感人肺腑。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唐·元稹作，七言绝句。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作者在通州（今四川达县）闻挚友白居易遭贬时作。这首诗先用残灯暗影开篇，后以风雨入窗收束，中间撷取片刻情状：闻友贬讯，重病垂死之身竟一惊坐起。诗中移情入景，含蓄不尽，逼真传神，情深自现。诗人的万般感触含于景语之中，蕴于“惊坐”之态。难怪白居易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与微之书》）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唐肃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杜甫在梓州流亡时得知河南河北相继收复，延续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已告结束，不禁大喜若狂，激动得“涕泪满衣裳”。诗中突闻胜利欲歌还哭，喜极若狂，一扫愁云阖家欢乐。结尾“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连用四个地名，一气贯注，表现出作者虽身在梓

州而心已飞回故乡，把欢庆胜利之情推向高潮。诗人善用写貌传神的词语，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等，把诗人在短暂时间内的心理变化刻画入微。王嗣奭《杜臆》："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此诗在杜诗中别具一格，后人赞为老杜"生平第一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闺 怨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诗中描写闺中少妇赏春，陌头柳色逗出后悔叫丈夫外出寻求功名的心曲。一般闺怨诗，多从正面刻画相恋男女、征夫思妇的伤离怨别，这首诗别开生面，先扬后抑，扣住少妇心理变化的刹那来写："凝妆""上楼"的动态，渲染她"不曾愁"；"忽见"猛转直下，结出悔恨怨别的题旨。少妇的联想虽略去未写，但青春年华的怨旷，归咎责己的内疚，一往情深的思恋，都饱含在"悔"字里。全篇无一"怨"字，而顿挫有致的结构，把怨情烘托得深沉隽永，不愧是久负盛誉的闺怨佳作。

闺 情

唐·李端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写深闺之情，不在'怨'字上落墨，一开头先写"月落""星稀""孤灯"等凄冷的景物，渲染深闺长夜情思起伏的浓烈气氛。然后用"梦难成"三字点破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披衣更向门前望"，把独守空闺、殷切盼望的神态，表现得更为逼真了。"不忿朝来鹊喜声"，不怨良人不归，却咎鹊声空报喜讯，一喜一怨之间，蕴含了多少人间的痛苦和辛酸。诗写得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感情细腻，含而不露，余味无穷。贺裳《载酒园诗话》评："初读李端集，苦于平熟，遇其时一作态，即新警可喜，如'月落星稀天欲明'云云，何其多姿耶。"

闺意献张水部

唐·朱庆余作，七言绝句。又题为《近试上张水部》。水部郎中张籍喜拔后进，朱庆余平日向他行卷，已得其赏识。这是临考前写给张籍的诗，向他打听自己的文章是否合主考官口味。诗中作者以新妇自比，把主考官比作公婆，张籍比作夫婿。写洞房花烛之后，新妇要拜见公婆，精心打扮一番，尚恐不能博得公婆欢心，于是低声问夫婿，看自己的打扮是否入时。全诗细腻而真切地表达了新嫁娘的心态，恰好又非常巧妙地比喻了将入试的士子之心，一箭双雕的技巧令人惊叹。张籍曾写诗作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因朱庆余是越州人，故把他比作一位采菱的越女，也十分含蓄贴切。

阁 夜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十二月底，杜甫从四川云安到夔州，寓居西阁，衰年岁暮，寒夜难眠，感慨极深，乃赋此诗。首联以精工的对句点明时令地点，"岁暮"指凄凉寒怆的冬夜，"天涯"指夔州，又有沦落天涯意。颔联"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写凌晨所见所感。苏东坡称此联是"七律之伟丽者"。愁人不寐，故闻"五更鼓角"而感其"声悲壮"；心思不定，故见"三峡星河"而觉其"影动摇"。诗人把他对局势的深切关怀通过三峡夜景的描绘，有声有势地表现出来。"伟丽"中

蕴含诗人悲苦深沉的情怀。颈联“野哭”写死者之多，“夷歌”写习俗之变，这两种声音，给诗人加重了一层阴影。尾联以赫赫古人犹难免一死来自解，语似颓唐，实是愤词。此诗向来被誉为杜律中的典范作品，气象雄阔，有天上地下，俯仰古今之概。

洞仙歌·泗州中秋作

宋·晁补之作，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作者知泗州任上作。这是一首咏月之作。上片从暮霭沉沉、皓月东升，写到月高露冷、秋虫乱鸣、渐至夜深人静，转入词人远离京都的寂寞心情。下片写词人在妓女陪伴下尽情饮酒、恣意赏月，堂上玩赏不足，更要登楼观看明月普照人间，使普通的一轮中秋夜月给人以冰魂玉魄、气象万千之感；“看玉作人间，素秋千顷”，写月光笼罩的大地奇幻明洁，令人惊叹。全词写得层次井然，首尾照应周全，实运匠心却似出于无意。据说此词与泗州官署留春大屏的山水画，都是晁补之的绝笔之作。

洞箫赋

汉·王褒作，赋。又名《洞箫颂》，它是咏物赋中著名的一篇，也是最早的一篇。其中保存了古代无封底排箫的音乐史料，更给人以文学上美的享受。文章先写制造洞箫的材料，描绘了竹林的优美景物，后写洞箫的音调。精巧细密，着力描画，刻意夸张，突出洞箫在吹奏中的种种神态。《文心雕龙·诠赋》篇说：“子渊(王褒的字)《洞箫》，穷变于声貌。”虽借用《洞箫赋》结句的成文，但不失为中肯的评论。

洗兵马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三月，东西两京收复后，唐王朝继续进击叛军，捷报频传，胜利在望，诗人满怀喜悦地写下了这首诗。诗中充满爱国热情，歌颂了“重整乾坤”的名将，但在颂祷中，也嘲弄了那些乘机揽权，以“祥瑞”、贡物媚主的王侯新贵，同时对旱灾中人民的苦难表示深切关怀。这首七言古体诗多用工稳的对句。全诗四段，每段一韵，每韵十二句，平、仄韵轮用，整齐中有变化，这是杜甫的一篇精心构思的作品。王安石选杜诗时，曾以此篇为压卷之作。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评此诗：“老杜七言长篇，句多作对，皆深稳矫健。《洗兵马》除首尾及攀龙附凤云云两句不对，司徒尚书一联稍散异，余无不对者，尤为诸篇之冠。”

活　板

宋·沈括作，散文。印刷术是我国伟大发明之一，创始于隋朝。宋代毕升在前人雕板印刷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提高，发明了活字印刷，比欧洲早四百多年。作者记述了这一史实，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文首略述前人刻板印刷的发展情况，继之详述活板印刷的工艺过程、使用方法及重大作用，最后表达作者对这一发明珍重不忘的心情。本文是一篇著名的科技记叙文，重在说明，层次清楚，具体准确，语言朴实。

洛中访袁拾遗不遇

唐·孟浩然作，五言绝句。诗中写访洛阳才子，不期已作江岭流人，闻说岭外梅早，怎及北地春光。前两句从地域、身份的对比中，蕴藉着对友人遭际的不平，对政治昏暗的愤懑。后两句从景象的对比中，先扬再抑，

以惹人的早梅反衬洛阳的旖旎令人留恋，寄寓感伤之情。诗短而意丰，词浅而情长。

洛阳女儿行

唐·王维作，七言古诗。此题取自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中“洛阳女儿名莫愁”，用以概括当时一般贵族妇女。洛阳是唐代东都，诗人用此题刻画了唐代贵妇骄横奢侈、空虚无聊的生活，喟叹貌美贫女无人怜爱的不幸，反映出世事的不平。诗人当年仅十六岁，或十八岁，诗中描述洛阳女儿住宅的富丽，服饰、用品的豪华，出嫁的排场，丈夫的骄纵，通宵的宴乐而无聊况味难遣，诗人只用两句“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将贵妇生活的豪奢与精神的贫乏加以对比，讥刺其令人可憎又可悲的境遇；末两句哀叹浣纱女的贫贱，与贵妇生活有天壤云泥之比，结出主旨，含蓄婉曲地表达作者的讥刺与哀伤。

洛阳名园记论

宋·李格非作，散文。《洛阳名园记》是记洛阳园池之胜的。记中园池大多属于达官显贵。本文是记述这些名园后所写的总论：洛阳名园盛衰兴废是天下治乱得失的标志。指出公卿宦官“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必然会落个覆灭的下场。文辞精深简洁，愤慨激情横泻于字里行间，从小见大，寓意深远，生动感人。所以，本文颇得后人推崇。

洛神赋

三国魏·曹植作，散文赋。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入朝后返回自己的封地，途经洛水时有感于洛神之事而写成此赋。赋中写作者与洛水女神相遇，两相爱慕，但因人神道隔，不能亲近，落得怅恨无穷，借此以抒发由于现实与理想的极为乖悖而产生的失望与苦闷之情。这篇赋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抒情气氛；以神话中宓妃的故事为基础，用浪漫主义手法，在如梦似幻的环境中塑造出洛神这个美女的形象。作者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通过对洛神音容笑貌、服饰仪态的细腻描述，刻画出这个人物纯洁和多情的性格，使人感到生动、真切。它明显地受到《高唐赋》、《神女赋》的影响，但在结构上、技巧上已有很大的进步，显示出更高的形象化水平与更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它屏弃了汉赋那种堆砌奇字的恶习，运用贴切而不陈旧的比喻，驱遣华美而不艰涩的词藻，表达出作者幽忧难言的思想感情，成为辞赋中富有感染力的名篇之一。有人说这篇赋是作者记述他与甄后恋爱故事的，实不足信。

洛桥晚望

唐·孟郊作，七言绝句。此诗在一片枯寂的冬晚气氛中，开拓出一个清新淡远的境界。前三句描摹初冬时节的萧瑟气氛：“桥下冰初结”，“陌上行人绝”；再写萧疏的榆、柳，静谧的楼台亭阁，整个画面疏朗、参差而和谐。诗人的视野由俯视，而平视，到仰视。摄取的景物，由近到远，一直延伸到嵩山之遥。诗用前三衬后，突出主题的手法，艺术地概括了所见景色的感受。结句“月明直见嵩山雪”，峭拔奇险，高远明丽，写出了“明月照积雪”的壮丽景象，给沉寂的画面增添了无限生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东野《洛桥晚望》，笔力高简至此，同时除退之之奥，子厚之淡，

文昌之雅，可与匹者谁乎？”

将仲子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讽刺郑庄公的诗，指庄公顺从母亲姜氏的要求，不听大夫祭仲的规劝，纵容叔段的贪婪骄横，终致作乱。《毛传》又以仲子指祭仲。皆穿凿傅会，不足凭信。这该是一首情诗。诗中写一个谨慎的少女，劝阻她的恋人仲子，不要攀树爬墙到家来找她，怕自己的父母、诸兄知道了会发怒，也畏惧外人为此说闲话。全诗三章，都以少女语气表示怀念仲子，但又不愿仲子行动鲁莽，惹起不满，使她陷入难于自处的狼狈境地。全诗婉转地写出少女委曲求全而又左右为难的复杂心理。文笔单纯、生动，少女多情而胆怯的口吻楚楚感人。诗风浑朴，句法多变，韵律灵活。

将进酒

唐·李白作，五言古诗。约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作者在嵩山友人元丹丘处所作。《将进酒》是汉乐府短箫饶歌曲调，多写饮酒放歌之事，本篇题材与古辞相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霜。”两联对偶的起句犹如横空出世，气势凌厉，为全篇定下了豪放、慨叹的格调，被誉为：“破空而来，不可端倪。”接着诗歌在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调子里，吐露出傲视权贵、淡于功名富贵的情怀，发抒作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负与政治上不得意的深沉愤懑。全诗情调既悲愤又狂豪，语言既纵放又沉着，笔酣墨饱，气象不凡，大有一泻千里之势。宋人严羽评说：“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约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秋，作者将离长安赴任湖州刺史时作。乐游原，长安南登临游览之地。诗歌一二句称太平盛世，无能的人可以藏拙，可以与孤云老僧为伴而优闲度日，这是以反言抒发自己被外放，才能不能发挥的牢骚。结尾“乐游原上望昭陵”一方面表现了对长安的留恋，另一方面向往唐太宗那样能用贤才的君主。诗歌含蕴不露，收到了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前出塞(挽弓当挽强)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作者写有《出塞》诗十四首，先写的九首叫《前出塞》，此诗为第六首。诗歌是因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事而发，对唐玄宗黩武开边的政策给以批评。开篇“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似谣似谚，总结作战的经验，富于哲理性，历来为人传诵。接着笔锋一转，诗人慷慨陈词，发出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认为杀人也应有限，强兵只应守疆，只要能止住敌人侵略，就不必多滥杀。前面论证克敌，后面提倡节武，二者看似矛盾，实是统一的，拥强兵正是为了保卫疆土制止战乱。浦起龙《读杜心解》中说：“上四如此飞腾，下四忽然掠转，兔起鹘落，如是！如是！”这指出了上、下各四句之间既波澜起伏，而又浑然一体。全诗明白如话，前面以谣谚入诗，后面用议论取胜，是一首颇有特色的名篇。

前赤壁赋

宋·苏轼作，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秋，作者在贬所黄州曾数次游于赤壁，并写下两篇赋。在《前赤壁赋》中，表现了作者力排苦闷、听任自然的旷达胸怀。作者以即景抒怀和主客对话的形式，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失意所引起的思想矛盾和能够自我解嘲的乐观态度。文章里变与不变和物我无尽的观点，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具有积极意义。此赋无论写景、抒情，还是说理，都与月夜泛舟赤壁的特定景色（清风、明月、江水）紧密结合，使情、景、理三者成为有机的一体，具有清新自然之趣。赋文在结构上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篇中作者的感情，经过了自喜而悲又转悲为喜的变化，指出应当享用眼前的美景而不必感慨悲伤；主调基本上仍属高昂开朗。本文既有赋体的特点，又不受赋体的限制。既用散文的写法，挥洒自如，又运用韵文俪句，增强节奏感。语言精练、清新，体现了作者豪放的文风，显示了作者巧于构思，长于布局和善于驱遣文字的高超艺术水平。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天宝十二载（公元752年）李白游宣城（今属安徽省）时所作。诗歌开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郁闷之情，喷薄而出；接着以赞美建安风骨和谢朓诗歌，来抒发自己"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抱负；但理想无法实现，故"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最后，只好用放舟江湖来解脱。全诗任凭感情的磅礴奔泻，纵横恣肆，语言自然、豪放，句式整散结合，是反映李白思想及艺术风格的名篇之一。

室思

三国魏·徐干作，五言古诗。写闺中妇女怀念远游的丈夫。全诗六章，用的是思妇的语气。先写丈夫离去，自己如饥似渴地想念他；闲坐时仿佛总有他的形影出现在身旁。继写为相思而伤神，惋叹时光无情地流逝，念及丈夫一去不返，使人忧思不得暂息，以至懒于梳妆，影响正常起居了。天寒夜永的时日，更盼望得到丈夫的安慰，不禁泪如泉涌。看到丈夫在家时的梳洗用具，忆起昔日形影不离的情景，越发增添了目前的痛苦。后写自己不改初衷，也希望丈夫不忘旧情。全诗写得深沉，自然。"自君之出矣，明镜久不治"等语，常为后人所摹拟。此诗或许别有寓意，清沈德潜《古诗源》六就说："此托言闺人之词也；自处厚，而望君不薄。"但作为单纯的情诗来读似更好一些。

客至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约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题下原注"喜崔明府相过"。成都草堂浣花溪畔，绿水缭绕，景色秀丽可爱，环境清幽僻静，"但见群鸥日日来"，弦外之音，流露出诗人在闲逸的江村的寂寞心情，为贯串全诗的喜客之情，巧妙地作了铺垫。三、四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稀客临门，喜出望外。五、六句重笔浓墨，着意描写酒菜款待的场面，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竭诚尽意的盛情和力不从心的歉疚。结尾巧妙地以"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空余杯"作结，

把席间气氛推向高潮，写得精彩、细腻，语态传神。全诗朴质明畅，承接转折，均极自然。

宫之奇谏假道

散文，选自《左传·僖公五年》。自“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代虢”，至“遂袭虞，灭之，持虞公”。题目为后人所加。文中写晋献公向虞国借道，攻伐虢国，虞大夫宫之奇力谏虞公的史事。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晋曾向虞借道伐虢，取虢之下阳。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又向虞假途击虢，虞公贪图晋国厚礼，准备应许。宫之奇识破晋献公的阴谋，从局势、常情、“天理”三方面谏阻虞公。认为虞与虢势如唇齿，相互依存，“虢亡，虞必从之”；认为宗族相护之不可凭，直接指出，晋与虢的关系更近，尚且不顾，何恤于虞；认为上天“惟德是辅”，委婉指出虞国无德，祈求神佑也不可靠。但虞公不听，允晋借道。宫之奇遂携家族避往他国。晋灭虢，回军袭虞，亦灭之，俘虞公。文中以简练的语言表现了宫之奇的深谋远虑和料事如见，更通过对虞公的进谏，表现了他对国与国之间政治斗争严酷性和对国家存亡在乎修德与否的清醒认识。也表现了虞公见小利忘大害的昏庸和愚昧。

宫人斜

唐·王建作，七言绝句。这首宫怨诗，抒写宫女的悲惨遭遇。诗中写未央宫西边草路上，是宫女的垒垒墓冢，死去的宫女的尸体方载出，新选的宫女又被送进宫里侍奉皇帝，宫女数目还是象平常那么多！措辞尖锐，以透彻为快，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酷，在宫怨诗中是不可多得的。

宫　词

唐·顾况作，七言绝句。诗用对比手法，前半写远处传来的笙歌笑语，后半是独自听更漏、望星河的孤寂。被幽闭深宫、终身独处的宫女，听到皇宫楼阁阵阵乐曲和欢声笑语，反而感到无比寂寞冷落，夜深不能入眠，于是情不自禁地独自卷帘遥望银河。由闹写到静，由荣写到枯，对比如此强烈，宫女的怨情，自在不言之中。感情蕴藉，耐人寻味。宋顾乐《万首唐人绝句选》评：“在宫词中，此首恰当行。”

宫　词

唐·朱庆余作，七言绝句。诗歌写春天花繁，两个宫女并立廊亭，无数知心话语欲互相倾吐，但却怕鹦鹉学舌，惹起是非，而不敢一吐。诗中用“寂寂”“深闭门”，显出一派凄清孤寂的冷宫景象。用宫人深怕鹦鹉学话，深刻揭示了宫庭中是一个网罗密布的恐怖世界，宫女们鹦鹉前尚不能言，何况人前。全诗景中有情，是一首意境新颖的宫词名篇。

宫词(故国三千里)

唐·张祜作，五言绝句。这首宫怨一反写失宠的常调，而是更为深广地展示了宫中女子失去自由，幽闭深宫的悲哀。首句“故国三千里”，从空间上着眼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从时间上着笔，写入宫之久。两句传达出不幸女子与世隔绝的惨痛。正因为如此身世，故一听到悲歌《何满子》，立刻眼泪双流。而“泪满君前”即是承欢时亦悲，至若失宠其凄苦自见。这也表明了悲不由失宠而起。诗歌多以名词、数量词重用，只有最后

一句才用了谓语动词，显得简练有力。诗中数量词"三千里"、"二十年"、"一声"、"双泪"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在当时宫词中是很有名的一首，曾传入宫中，为宫人广泛咏唱。杜牧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指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

美女篇

三国魏·曹植作，乐府《杂曲歌·齐瑟行》辞。作者以美女盛年未嫁比喻志士怀才不遇，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同时慨叹自己的心迹实非等闲之辈所能理解。诗中把采桑女子的容貌、出身、品格无一不好的情况写得错落有致；虽在写法上有摹拟汉乐府《陌上桑》的痕迹，但在刻画工细和辞藻华丽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维作，七言绝句。这首诗为友人元二奉命出使安西而作，诗人在渭城送他登程。先白描朝雨轻尘，客舍柳新；再以饯行宴席上频频劝酒收束。诗中象征离别的景物，色调鲜亮，构成明快开朗的环境气氛，反衬出依依惜别之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联，在语淡情浓的劝酒辞里，饱含着深厚的关切、诚挚的友谊。诗的轻快而不黯然的基调，适于别席离筵演唱，后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的歌曲，"渭城""阳关"几乎成为"离歌"的代词。刘禹锡"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李商隐"断肠声里听《阳关》"，这些诗句充分说明此诗流传之广，艺术魅力之大。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

送友人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这是一首送别诗，在"青山""白水"的秀丽风光中，诗人与友人缓辔徐行。"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以眼前景物作比，说明友人飘游不定的行迹和诗人依依惜别的心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以"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作结，把别情描绘得绵长深远，余情不绝，是一首不落俗套，深情而又洒脱的送别曲。

送石昌言使北引

宋·苏洵作，散文。此为石昌言（名扬休）出使契丹而写的一篇赠序。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昌言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出使往贺契丹国母生辰。契丹是北宋王朝的北方强敌，频频南侵，北宋朝廷一直割让国土、赠送财物，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此际作为宋使身临敌邦，维护国威，不堕气节，其使命艰巨非常。作者以赠序的前半叙述自己与昌言的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以及昌言曾关心过作者的辍学和学有所成的种种情况。写得情谊真挚，亲切感人。赠序的后半，作者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契丹耀武扬威以挫宋使意气的伎俩，并与汉时冒顿匈奴匿其"壮士大马"的作法相较，得出"今之匈奴（指契丹，史云：契丹者，匈奴之种），吾知其无能为也"的论断，鼓励石昌言。同时建议以"说大人则藐之"的态度折冲于契丹王庭，必定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地位，表现了作者的胆识和见地。全文仅四百许字，写得明白简洁，从容精练，洋溢着作者重视旧交的朴厚情感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精神。

送东阳马生序

明·宋濂作，散文。这篇赠序别于一般序文，由诗序演变而来。原多为惜别应酬之作，唐之赠序始有深刻内容。本文是写给省亲的太学生马生的一篇临别赠序。序中真实地记叙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种种苦学生活。作者把自己不辞艰苦，专心攻读的情形，与诸生“无冻馁之患”“无奔走之劳”而“有司业博士之师”加以对比，得出“业有不精，德有不成，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的结论，勉励马生珍惜太学优越条件，使学有所成。全文记叙简洁晓畅，感情诚挚而语气亲切，富于形象，为作者散文之代表作。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明·归有光作，散文。此篇赠序，系由诗序演变而来，多为惜别应酬之作，至唐以后赠序始有深刻内容。同榜进士丁聘之出任吴郡嘉兴平湖令，作者为此写了这篇赠序。序中记叙吴地历来赋税繁重、民不聊生，指责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给人民造成了痛苦和灾难。作者劝勉丁聘之要淡薄功名，以生民为重，留心减缓一切征敛。其保民“如保赤子”的观点，表现出封建时代一个正直官吏对人民的真挚同情和爱护。归有光描述家庭琐事的散文最为生动，而此类涉及时务民生的作品，抒写怀抱，亦往往情辞并得，披豁感人。

送杜十四之江南

唐·孟浩然作，七言绝句。诗题又作《送杜晃进士之东吴》。这首诗描写荆吴相接，以水为乡，去时正春江渺茫，遥想何处停泊，不禁肝肠寸断。诗中“荆”“吴”对举，以去留两地暗点送别。“水为乡”，蕴涵四处飘泊不伤暂别的宽解，冲淡对方愁思。三句的疑问、揣测，暗示作者身虽留而心已随友人东去，烘托难舍别情。末句写眺望无见，方尽情倾泻隐忍已久的别苦愁思。平淡中寓深情，真挚中见悱恻，是为送别诗中的珍品。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唐·王勃作，五言律诗。诗先写自雄伟壮阔的长安遥望风烟弥漫的蜀川，去、留两地对应，暗露离别的难舍；次以你我“同是宦游人”排遣友人的伤别，抒“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怀；最后以莫学儿女别路沾巾的劝慰作结。此诗不同于一般送别诗的即景生情，而从分手、赴任的两地落笔，以减轻对方远别的忧伤。尤其是颈联荡涤一般送别诗的黯然销魂情调，变凄楚为开朗，变伤感为豪放。立意虽受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若比邻”诗句的启示，但王诗更洗炼工整，伟词独标，因而倍受人们青睐，久传不衰。从首联对仗，颔联散行，可看出其时律诗还未定型。

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

唐·刘长卿作，七言绝句。此诗写作的时间以及李判官名字均不详。诗题已标明是送别诗。诗中描写友人辞家远行，驿路万里，军令在身不得迟误，抒发友情如无处不有的青草，永远伴随行客。在点明从戎远别后，紧扣眼前景物，“江春不肯留行家，草色青青送马蹄”，妙用拟人、暗喻手法，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冲淡了离别的感伤，慰藉了独行的友人。

送李愿归盘谷序

唐·韩愈作，散文。唐德宗贞元十

七年(公元801年),送友人李愿归隐盘谷写的文章。开篇叙盘谷的地形及得名的由来,接着一大段,借李愿之口,批判了达官贵人们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生活;讽刺了势利小人奔走权门,摇尾乞怜的丑态;赞美了隐居者洁身自爱,无忧无毁的乐趣。最后作诗咏李愿"乐且无殃"的隐士生活,表达了自己归隐之志。文章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官场的丑态,反映了作者仕途不得志的牢骚。本文采用对比手法,一褒一贬,痛快淋漓,气势流畅,音韵和谐,是一篇有声有色的赠序。相传宋苏轼最爱此文,认为"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东坡题跋》卷一《跋退之送李愿序》)。

送严士元

唐·刘长卿作,七言律诗。又名《别严士元》。《全唐诗》在李嘉祐名下亦收此诗。诗先写阖闾偶然相遇,水国乍阴乍晴,细雨湿衣,闲花落地,絮语不觉;再写日斜江上孤帆,草绿湖南万里的想象,补叙友人所去之地,微露盘桓相叙惜别难舍情谊。最后托带的口信,饱含了仕途失意的牢骚悲愁。其中景情融合无痕,对仗工整,炼句精秀,颔联颈联"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均为传颂名句。

送何太虚北游序

元·吴澄作,散文。本篇是作者送何太虚北去游学的赠序。何太虚,名中,号养正,江西乐安人,著有《易类象》、《知非堂稿》等。文章从设问起笔,先反驳"不出户,知天下"的说法,进而阐明了游学对磨砺志行,广增见闻,提高素养的作用。同时指责以游学为名奔走权门的名利之徒,矜夸自大而鄙薄游学的士子,从对比中赞美何太虚谦逊而淡泊的高尚情怀。当然,作品也夸大了圣人之学的作用。全文论述周密,说理透彻。

送应氏二首

三国魏·曹植作,五言古诗。诗送应玚、应璩兄弟,写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当时作者随曹操西征马超,从邺城出发,途经洛阳,会见应氏兄弟二人,而二人即将北游,乃作诗送别。第一首借送别之作真实地写出洛阳惨遭董卓之乱以后的荒凉景象,寄托了作者对混战的慨叹和对人民的同情。第二首写送别宴饮的场面和对好友的惜别之情。朱嘉征以为此二首绝似旧传中的李陵诗,是高步建安的作品。胡应麟也有同样的看法,并认为较之苏李诗,虽清婉不足,但气骨有余。

送沈子福之江东

唐·王维作,七言绝句。大约作于开元二十八、九年。诗中先写渡头送别,暗借折柳送别之俗,渲染离别实景氛围。行客已稀,目送友人乘小舟远去,无限离情,恰似无边无际江南江北的春色。"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这一即景抒情,景情契合的名联,既将难以表达的抽象友情形象化,又藉春色无处不在,慰抚友人处处有自己的友情相伴。全诗别而不哀,离而不伤,景情妙合,蕴藉深厚。

送灵澈上人

唐·刘长卿作,五言绝句。大历四、五年间(公元769—770年)贬后归来失意待官的刘长卿,在润州与云游

江南的灵澈上人相遇，相送归寺的情景。诗境宛如电影的长镜头：杳杳暮钟相伴，僧人独步归寺，荷笠犹带夕阳。因手法意境与一般送别诗迥异，一直被视为中唐时期著名的山水诗。它不写分别的场面，不抒临别的心绪，只描摹作者耳闻目送的画面，伫立久望，结出友情的深挚。诗的闲淡的意境，与诗人失意后淡泊的情怀相吻。

送陈子达之任元城序

明·归有光作，散文。此篇为赠序。友人陈子达出任元城，以为其地僻远赋轻，民风淳朴，易于治理。作者借赠序发表了不同见解："今之为命之难，非难于其官，而难于其为其官之上者。""凡吏之勤苦焦劳，日夜以承迎其上，无余事也。"批评当时官僚机构的庸碌、腐败，勉励友人力革时弊，志于为民。全文序次得力，切中肯綮，是一篇内容深刻的赠序。

送陈章甫

唐·李颀作，七言古诗。约写于陈章甫罢官还乡时。头四句，写初夏青山相伴，更思恋旧乡的隐逸生活。次四句写陈章甫为人坦荡，容貌堂堂，才学满腹，志向远大。再四句，写知己畅饮，心轻世事，昼夜醉卧，寄情孤云，暗示入仕后自持高洁，借酒避俗，为罢官铺垫张本。再四句，津口风浪，停舟不渡，友人未及家，诗人空叹息，比兴中暗示仕途遇险，不得救助。末两句，以反诘猜想友人返回故林的情景，蕴藉世态炎凉的感叹。送别诗，不写别情愁思，却描绘友人的性格，赞扬友人的节操，剖析遭遇的因由，情态传神寓同情，升沉泰然寓理解。全诗风格、写法均为送别诗中独特的一篇。

送宜黄何尉序

宋·陆九渊作，散文。江西宜黄县县尉何坦因维护百姓利益而与县令不和，上司竟"不置黑白"，一齐罢职。作者写这篇临别赠言对何坦表示慰问和勉励。文中以百姓对县令则"幸其去"，而对何坦则"惜其去"的两种不同态度表明，民心向背是检验官吏好坏的标准。作者还以史实对比说明：个人的升迁或遭贬都无须介意，只有百姓的信赖才是最大的荣光。感情强烈，爱憎分明；慰勉中含不平，劝戒中含期望；文笔稳健，析理精深。

送孟东野序

唐·韩愈作，散文。孟郊五十岁才被任为县尉，赴任时，作者作此序以赠。文章为孟郊坎坷的一生鸣不平，也寄寓了作者不得志的感慨，并从正面说明处境不好，反而会促使人们写出好作品来，鼓励孟郊努力创作。文章鲜明地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列举了从上古到汉的著名作家，并批评了魏晋以下的文学，认为是"不鸣其善鸣者"。着重阐明"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的论点。这种观点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下启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在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这一观点概括了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对于人们认识文学创作，是有意义的。文章气势磅礴，一泻而下，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全文观点鲜明，论据充足，风格明快雄浑。

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囊封初上九重关）

宋·王庭珪作，七言律诗。胡铨曾上书反对与金议和，触怒了宋高宗，

因而被贬福州，后又被奸臣秦桧诬陷除名，押往新州。当时士大夫都畏惧秦桧势力，不敢对胡铨表示同情，独有王庭珪写诗两首相赠，为他送行。为此王庭珪也被流放泸溪十几年。诗中“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写胡铨上书反对议和，引起朝中投降派的惊惧。“名高百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正面赞扬胡铨上书反对议和的勇敢精神，对他的被贬深表同情；并祝愿他“不待他年公议出，汉廷行召贾生还”。作者鲜明的立场，矛头直指奸臣秦桧。诗情真挚深厚，用典自然，风格浑朴刚健。无论从内容到写作技巧，这都是一首难得的好诗。

送柴侍御

唐·王昌龄作，七言绝句。这首送别诗约写成于谪居龙标(今湖南黔阳)时。诗人构思新巧，不诉离别之苦，不写相隔之远，不道相见之难，却以轻松洒脱之笔，写出了“青山一道隔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名句。借云雨明月，将山水阻隔之地，化远为近，化两乡为一地，寄寓了相离不远的宽慰，身别心连的思念。“送君不觉有离伤”，并非诗人薄情，而是冲淡自己别情，求得友人从离愁中解脱。在送别诗中，此诗的写法是独辟新径的。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随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留学，改名晁衡。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历任秘书监、卫尉卿等职。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乘船回国探亲。王维、玄宗、包洁等人写诗赠别，以此诗最为动人。诗歌通过路程遥远、航海险阻、音信难通，抒发临别胸中百感交集。沧海茫茫，万里难极。航海只能看日凭帆，构想巨鳌、大鱼的奇诡，透出安危未卜的焦虑。设想安全抵达故土之后，天各一方，鸿书难传，再吐难舍之情。通篇无实地景物，而是对友人归途中的种种担忧喟叹，交织着怅惘、惦念，婉曲而丰厚地传达出可贵的情谊。这是表现中日人民自古友谊深挚的一篇佳作。

送徐无党南归序

宋·欧阳修作，散文。徐无党曾从作者学古文辞，并为作者所撰《新五代史》作注。徐无党新科及第，荣归故里时，作者以此文相赠。文中阐述了作者的文学思想，即“道”与“文”的统一关系，主张先“道”而后“文”，批判了当时专重形式而弃“道”求“文”的浮华文风，认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本文铺叙得当，文辞委婉。

送梓州李使君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诗的开篇构想梓州雄奇胜景：万壑大树，千山杜鹃，山峻泉秀，逗人向往。继写输橦布讼芋田的风土民情，暗合友人将掌管的收税、断案的职事。最后借文翁治蜀旧典，结出翻新教授的勉励。这首赠别诗，立意不凡，不抒惜别深情，而勉励友人有所建树。写法亦新，不摹写眼前之景，而从友人将赴之地落笔，以环境的奇美，民情的淳朴，激励友人，大有作为。开朗的情调取代了别离的哀伤，殷切的劝勉寄寓着深挚的期望，堪称赠别诗中格调高昂的佳作。

送董邵南序

唐·韩愈作，散文。本篇据方成珪考证约作于唐宪宗贞元十八、九年。当时，各地藩镇割据，董邵南考进士不第，将往河北，投效藩镇，韩愈作此序以送。文章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开篇，起势不凡。接着对董生怀才不遇表示同情，并预测他与燕赵仁义之士必有所合。下面以“风俗与化移易”一转，暗示出当时河北一带乃藩镇割据之地，董生此行，未必能有所合。最后，期待董生去河北之后，与那里的忠臣、义士共同互勉归顺朝庭。文章表达了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政治主张。全文含而不露，微讽婉劝，意思一层深似一层。文字短峭而有转折，耐人寻味。《古文观止》评曰：“文章百十余字，而有无限开阖，无限变化，无限含蓄，短章圣手。”

送薛存义序

唐·柳宗元作，散文。作于永州时期。薛存义曾作零陵代理县令两年，离任时作者特为他写了这篇赠序。文章以送行为题，针对当时腐败的吏治，继续发挥《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的“官为民役”的观点，严厉斥责了那些“受其值，怠其事”，又贪污盗窃的官吏，警告他们将会受到人民的惩处。又通过赞扬薛存义的德政，提出了“讼者平，赋者均”的政治主张。文章反映了作者的“民本思想”与希望改革政治的愿望。写法上首尾相扣，中间把官吏与仆人对照着写，说理浅显而透辟。

送魏万之京

唐·李颀作，七言律诗。这首送别诗，开篇扣题写离歌高唱，然后补叙昨夜景象。中间四句，设想客途愁听雁鸣，将会逗起思乡的怅惘；京城树色砧声，暗含时不待人。最后顺势引出切莫蹉跎岁月的叮嘱。从离别处一直写到目的地，笔笔不离秋景秋声，交织出凄切萧疏的别况气氛，虽非眼前实景，纯属推想，但因紧扣暮秋别离这一特定的时间条件，而不失其自然。此诗以长于炼句为后人称道，而别情之中，注入催人振奋的勉励，尤与黯然销魂的伤别诗迥异。

逆旅小子

清·方苞作，散文。石槽店主苦役其兄遗孤“逆旅小子”，至使早亡。作者两经其地，耳闻目睹“逆旅小子”的悲惨遭遇，写了这篇短文。文中除对孤苦贫弱者的同情外，并指责官吏漠视民命。此篇记叙、议论简洁明了。全文贬责世俗，指斥官僚，能于小中见大。

说天鸡

唐·罗隐作，散文。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文中记叙狙氏两代养鸡的不同，褒其父养鸡不重外观而求其实用，贬其子养鸡徒重外形而无实用。最后提出“道之坏也有是夫”的结语，点明主旨。文章抨击了统治者以貌取人，不用真才；讽刺那些达官贵人不过是“峨冠高步，饮啄而已”的无德无才之辈。寓理于事，对比鲜明，是一篇颇具锋芒的小品文。

说京师翠微山

清·龚自珍作，散文。这是一篇记北京西郊翠微山风物形胜的佳作。翠微山为西山余脉。《明一统志》称之觉山。文中先写翠微山位置及特征，用拟人手法，兼记感受，所谓“不敢绝高”“不为枕障”“不敢远京师”“不以

不列于三山为怼也”“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如慕名士高风，啧啧称羡，读之令人仰止神往。然后记“宝珠洞”“龙泉”“三巨石”“四松” “龙泉寺”等名胜古迹。篇末极赞龙泉及四松。全文娓娓而叙，洒脱无拘，别有清新、平和的韵致。时或漫笔评说，从容委宛，另具旨趣，是一篇新颖、脱俗的散文。《龚定庵全集类编》评其文朴雅胜柳宗元。

说居庸关

清·龚自珍作，散文。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作者友人陈州知府王元凤受诬构遣张家口，守军台。作者送王出居庸关，逾八达岭而返，写成此文。同期作品今尚存《说张家口》《说昌平州》等篇。本篇是居庸实地考察的总结，科学地说明了当地山势、关隘、边防形势，并记叙了沿途风物见闻。文章以“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提挈脉络，先写居庸关山势阨塞，城关重重，关隘递高的险要形势，再记叙入南口所见城头题字，谷间流水、树木，并借所历二、三事略抒感慨。本文观察准确，叙次清晰。描写见闻趣事，笔调轻松而又无不流露对边防的忧虑。

祖 逖

宋·司马光作，散文。祖逖，东晋名将，西晋末年曾率亲党数百家南迁，建兴元年晋元帝司马睿任命为豫州刺史，南渡收复失地。但晋军内部矛盾重重，祖逖得不到支持，大志未酬忧郁身亡。作者只用二百字叙述“闻鸡起舞”和“中流击楫”的壮举，就使祖逖“少有大志”和杀敌报国的逼真形象跃然纸上。这篇传记叙事生动，语言洗炼。

神鸡童谣

唐·无名氏作，七言八句民歌。此歌约产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嗜斗鸡，设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专门饲养与训练斗鸡。年仅十三的贾昌，技艺过人，被誉为“神鸡童”，深得玄宗宠爱。其父贾忠是玄宗的一名卫士，死后，贾昌“奉尸归葬”，沿路官府派人照料灵柩，修路服役，尽心迎送，异常隆重。这首民歌就是对这种奇怪的社会现象进行辛辣讽刺的。首句直斥“斗鸡走马胜读书”的奇怪现实，接着用贾昌的典型事例具体地加以说明，并以“白罗绣衫随软舆”、“差夫持道挽丧事”两句，在正面描述贾昌得势和贾忠哀荣的同时，也从侧面暴露了玄宗王朝的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趋炎无耻。文字行间充满了讥笑和轻蔑，读来如见千夫之指，如闻万人之嘲。诗不拘平仄对仗，自由活泼，确是民歌本色。

祝英台近(宝钗分)

宋·辛弃疾作，词。词的上片通过追忆别时情景、别后伤春，写闺中女子的凄凉处境。下片通过描写女主人公占卜归期的神态及心理活动，表现她盼亲人早归的急切心情。作者善于通过动作来刻画人物心理，如“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两句，人物忐忑不安的神态跃然纸上。词中还通过梦中呓语来表现人物对春天的怨恨，这比一般“怨春”更深一层，并进一步烘托出思妇盼归情切。此词首尾照应，笔触细腻；语言浅近，含意深刻，其中极少用典，而以生动活泼的口语于不经意处信笔写来，极切合人物身份及声情口吻。全篇词情缠绵曲折，温柔婉约，在作者以豪放悲壮著称的

词作中，又显出另一特色。此词也可能寄托作者忧国伤时的情怀。

除夜有怀

唐·崔涂作。五言律诗。诗写除夕客居四川时怀乡之情。首联从大处落墨，巧妙地用“三巴路”“万里身”概括漂泊巴蜀的情景。颔联“乱山残雪后，孤独异乡人”，写客中除夕的夜景，寄寓客旅凄寂之情，与马戴“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异曲同工，向称名句。颈联写孤独中幸喜还有僮仆相随，替雪中的除夕添了一点温情。语似平淡，实极亲切有味，通过微妙的感情变化，把思亲之切写得别具特色。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细草穿沙雪半销）

宋·姜夔作，七言绝句。这首旅途即景诗，描述由石湖返回吴兴途中的幽雅景致和诗人的欢快心情。诗的格调轻松活泼，又在轻快淡雅中略透苍凉寂寞之感，反映了作者除夜飘泊的复杂心情。小诗语言浅显而格高韵秀，精致入微地表现了除夜的风物特点。“细草穿沙雪半销”，确切地透露出腊尽春来的消息。“一夜吹香过石桥”，写两岸梅花连绵盛开，诗人一夜饱闻其芳香却不见其形影，境界灵妙。

除夜作

唐·高适作，七言绝句。约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于蓟北时所作，诗歌抒写除夕之夜，羁旅之中，孤灯下的思乡之情。“故乡今夜思千里”是从故乡的亲人遥念千里之外的作者的角度写的，曲折而深刻地表达出诗人自己此时此刻对亲人的思念。用“霜鬓明朝又一年”点出接连双岁的除夕，都在异乡度过，又含蓄地把追惜流光飞逝的感慨表达出来了。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说：“作故乡亲友思千里外人，愈有意味。”

眉妩（渐新痕悬柳）

宋·王沂孙作，词。写于南宋灭亡前夕，是作者咏物词中寓意较明显的一首。上片“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乃刻画新月；后面从人间的拜月祈团圆，写到嫦娥的愁眉“犹带离恨”，再回到写夜空的“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在形象鲜明、活泼的笔调中，透露出哀思。下片抒写情怀，词中语意双关，引典设喻，人间天上，反复咏叹，抒写月色如故而河山破碎难以再全的悲叹。过片“千古盈亏休问”直抒胸臆，由月的圆、缺联想到人间诸事物而有所感叹。“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用月缺比喻山河破碎不可收拾。此词构思精巧，通篇运用比喻、拟人手法，以“新月”喻国土的沦丧；并紧紧围绕“新月”的“盈亏”，把与之有关的形象和典故组织在一起，大胆想象；通过昔盛今衰的对比，于叹息中暗含讥讽，哀怨中暗含希望。用笔轻灵深隐，在活泼自然的笔调中，透露出哀思。

姚平仲小传

宋·陆游作，散文。姚平仲是北宋末年一位英勇善战的年轻将领，在抗击外族侵略的战斗中屡建功勋。曾伐西夏，后又与金人战，“世为西陲大将”，号称“小太尉”。但昏庸腐朽的北宋统治集团却对他加以无端迫害，至使他在后半生长期隐居深山，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作者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颇为敬仰，曾作

诗称颂他“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这篇传记体散文，在颂扬姚平仲的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壮志未酬的愤懑心情。文字简洁，语意深刻；格调新颖，形象鲜明。是一篇曲折生动的人物特写。

贺新郎（一勺西湖水）

宋·文及翁作，词。这是一首抒发爱国热情的词。上片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揭露南宋当权者们，不顾国事，不图恢复中原，耽乐于“一勺西湖水”的狭小范围之内，“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整日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并提出“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的质问，作者悲愤沉痛之情，几乎目眦尽裂。下片抒发虽有“澄清天下之志”却怀才不遇、不被重用；嘲讽南宋朝廷所倚仗的“衣带一江”天险已不可恃；批评那些“但掉头，笑指梅花蕊”，自命清高、不问国事的知识分子。结尾“天下事，可知矣”六字，乃作者在极度悲愤之中，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浩叹。此词用典虽多，但妥贴自然；辞情慷慨愤激，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深情。

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宋·辛弃疾作，词。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作者与陈亮在鹅湖相聚的第二年春天，得陈亮和韵的词，就再写了这一首。词中抒发了作者英雄坐老，壮志未酬的抑郁心情，同时表达了他仍为实现爱国理想而积极奋发的坚强意志。上片回忆他们去年相聚时的情景：纵饮高歌，硬语盘空，激昂慷慨，而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又使他们心境凄暗。下片斥责对金屈辱求和、致使国家南北分裂的南宋统治者，抒发作者与陈亮的雄心壮志。结尾“‘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有力地塑造了一位虽受挫而仍坚持爱国理想，积极奋斗的英雄形象。此词成功地运用典故，曲折而贴切地表达作者勃郁于胸中而又不便明言的不平之鸣，押入声韵，读来有铮铮作金石声之感。风格激昂奋发而又沉郁顿挫，笔力雄健而又从容回旋，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密切结合的成功之作。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宋·苏轼作，词。此词主要表现一个女子的孤独、抑郁情怀，以此寄托其政治上失意的感慨。上片“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塑造了一位超尘绝俗的绝代佳人形象。诗人借用斑婕妤失宠的典故，用白团扇来映衬佳人的高洁并暗示红颜薄命的苦味。下片榴花艳丽幽独，“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接着“又恐被西风惊绿”的“惊“字，既是榴花又是佳人的心绪。作者借物发端，托物咏人，从而表达作者的寄托。《蓼园词选》评说：“是花是人，婉曲缠绵，耐人寻味不尽。”象《贺新郎》这样以华艳婉曲的格调来表达身世之感，在词史上可能要数苏轼最早。

贺新郎（深阁帘垂绣）

宋·蒋捷作，词。描绘元兵占领南宋京城临安之后，作者逃避战乱流寓苏州时所经历的漂泊生涯，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精神上的痛苦。上片写南宋灭亡前作者过着“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

红透”的幸福美满生活；而宋亡后，唯有“影厮伴，东奔西走”，竟然“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通过两种生活的对比描写，反映了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流寓苏州近乎沿门乞讨的流浪文人的可悲处境。“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主人公寒沧贫困之状，形态毕现。结尾“翁不应，但摇手”六字，几个形象动作与表情，反映了村翁在战乱兵过，烧杀抢掠，村落破败后，人散牛亡，田园荒芜，“牛经”何用？活画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动。在作者抒写亡国恨的词作中，这首写得最为沉痛。

贺新郎（绿树听鹈鴂）

宋·辛弃疾作，词。这是作者闲居瓢泉期间，为族弟辛茂嘉“因事”被贬官桂林写的送别词，约作于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作者在词中引用了历史上几个离别故事，于声情激切中，抒发了郁结于胸中的强烈悲愤。上片先借三种鸟声起兴，作者的深沉苦情已溢于言表；后又以昭君和亲、陈皇后失宠、戴妫归陈等典，寄寓作者为北宋覆灭而悲愤。下片用李陵别苏武、荆轲入秦的典故，为南宋以臣侄事金而不胜其耻。“啼鸟还知如许恨”，力透纸背，表达了作者有志莫伸且不能明言的苦衷。最后以“谁共我，醉明月”作结，逆挽千钧，戛然而止。全词格调悲抑苍凉，词中虽罗列许多故事，结构却很严整。一首送别词，竟写了五个悲剧性离别故事，象是江淹的《别赋》，这在词的创作中别具一格，因此得到前人交口赞许。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说：“稼轩词自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篇为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评曰：“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

贺新郎·纤夫词

清·陈维崧作，词。清王朝建立后，为镇压各民族反抗，巩固统治，恣意征兵，强役民夫，给人民造成深重苦难。词铺叙时事，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上片描述江口拜印，战船待发场面；接写强征壮丁，乡郡骚然。再铺叙抓丁惨状，笔法细密，历历如绘。下片写丁男与病妇诀别情景。“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以病妇设想形容苦状，凄切感人，别一手笔。结句写丁男叮嘱病妇祈神保佑，曲尽哀苦之情。词以长调铺写时事，取材之典型，类李白《丁都护歌》而别具面貌；情酝于叙事，近杜甫《石壕吏》而以词笔出之，是长调中出蓝之品。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评陈维崧词作“既具什伯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以故履其阈，赏心洞目，接应不暇；探其奥，乃不觉晦明风雨之真移我情。”

贺新郎·送陈仓部知真州

宋·刘克庄作，词。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四月，陈子华出知江北前线的真州（今江苏仪征），作者送别时写此词勉其收复失地，并表达了自己渴望收复中原的热切愿望。上片指责南宋统治集团恐惧人民的力量，视北方抗金义军若蛇虎。建议陈子华效法宗泽，联合义军，收复中原。开篇“北望中原，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三句，起势突兀，引人

注目。下片“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两句，讽刺南宋统治集团只知苟安江左，置沦陷区人民的苦痛于脑后；“应笑书生心胆怯，问车中、闭置如新妇”，写作者不受重用，壮志难酬。“算事业须由人做”乃激愤之情的呼声。结尾“空目送，塞鸿去”为全词正面写送别的句子，既点题，又围绕全词中心内容，结得有余味，有力量。这首词写得气势磅礴，雄放畅达，兼有曲折跌宕之致，是宋词中爱国主义精神昂扬的名篇。

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宋·张元干作，词。胡铨因上书反对向金屈辱求和，遭到权奸秦桧等人的迫害被降职。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胡铨又被除名编管新州，途经福州时，张元干为他送行并写了这首词。词中充满对胡铨的同情，对投降派的愤怒，对中原沦陷的悲痛。写得慷慨昂扬，激越悲壮，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上片通过烘托对比，描写入侵金兵给中原地区造成的巨大破坏。“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连用三个比喻，形象地描写了北宋王朝沦亡，中原一带荒凉，和入侵金兵的猖狂。“天意从来高难问”对以皇帝为首的投降派发出谴责，表现对国事的痛心和悲愤。下片写景抒情，“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描写景物的变幻，显示朋友分别时难分难舍的深挚感情。“万里江山知何处”、“雁不到，书成谁与”、“肯儿曹恩怨相尔汝”等，以对别后情景的想象，进一步将友善之情与忧国之情熔为一炉。此词艺术构思独特，格调沉郁悲壮，手法曲折含蓄，感情深邃；用故宫离黍、昆仑倾砥柱等典故十分自然妥贴。通篇紧扣送别词题，又句句慨叹国事，充满强烈时代气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此词说：“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

怒蛙说

宋·陈傅良作，散文。这篇寓言在于借古代传说中自然界的主宰者——蛙、乌、羲和、飞廉、丰隆、屏翳等，比喻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权势的人物，由于他们相互倾轧、争强斗胜，结果给广大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寓意深刻，情节生动。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清·侯方域作，散文。癸未，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宁南侯左良玉率十三万军镇守荆襄一带，借口军饥，移驻九江，欲进南京就食，朝庭大为震恐。左为侯方域父司徒公侯恂所提拔。此次，侯又代父以书劝止左军。阮大诚与侯有宿怨，因借机诬谄侯欲为左“应之于内”。侯被迫暂离南京，避居宜兴。临行写此信与阮大诚，揭露其危言耸听，制造党狱的阴谋。明末，东林党与阉党斗争十分尖锐，侯恂系东林党人，阮大诚则仰仗于阉党首领魏忠贤。信中先追述侯恂不能与阮终事，暗含谴责。再追述阮罢黜后，曾使人暗为疏通，侯断然拒交，因使阮怀恨在心。然后接述现实，斥责阮文织罪名，“欲置之族灭而后快”。并揭露其“必至杀尽天下士”的险恶用心。表现了作者对权奸的鄙视和不慑服于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全文以议论发端，引述事实，或委婉讽刺，或纵笔指斥，无不微妙，极富特色。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晋·陶渊明作，五言古诗。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作者因母丧离职归居田舍的怀古之作。诗共二首。“在昔闻南亩”一首，缅怀孔子和荷蓧丈人的故事。“先师有遗训”一首，追思孔子问道于长沮、桀溺的故事。人们公认后一首的艺术成就高于前一首。后一首述说作者初次参加农业劳动的感受，抒写他在劳动中所体验到的喜悦，怀念曾隐居力耕的先贤，同时流露出忧虑世事和倦于游宦的心情。沈德潜《古诗源》曾把此诗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认作陶诗中最好的句子，是一时兴到的至语。

绝句(生当作人杰)

宋·李清照作，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充满豪情的短篇。诗中借歌颂视死如归“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尖锐地讽刺了向江南逃跑，苟且偷安，不图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表现了诗人威武不屈的豪迈气概。在当时有深刻现实意义。诗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语言明白如话，写得有骨气，有见识，为流播久远的名句。

绝句(白头炉户低草房)

清·吴嘉纪作，七言绝句。诗人早年曾经历盐场生活，诗中反映盐民繁重痛苦的劳动，寄寓着诗人的无限同情。诗不直写劳动场景，而剪取了“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的侧影，令人想见烈火旁煎盐的劳苦艰辛，沉痛之情见于言外。诗集中“白头”“低草房”“六月”“烈火”“炎日”构成艺术典型，富有强烈感染力量。是一首古澹深沉，耐人寻味的小诗。

绝句(江碧鸟逾白)

唐·杜甫作，五言绝句。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诗人客寓成都草堂，亟思东归，因战乱道阻，未能成行，所以写此诗发出归去无期的叹息。一、二两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江、山、鸟、花，景物谐调，排列有序，碧、白，青、红，两种色彩对比，衬托得夺目耀眼。可惜一片美景，却不是故乡。岁月荏苒，归期遥遥，所触皆成愁思。三、四句笔锋陡转，感叹“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把怀念故乡之情，一笔写尽。以乐景写哀情，愈觉其哀。

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唐·杜甫作。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杜甫携妻小重返成都草堂，一时生活比较安定清闲，他在忧时感世之余，欣赏自然风光成趣，写了不少吟咏大自然的名篇，这首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描写了浣花溪周围的秀丽景色。全诗四句，一句一景，四句诗象四幅条画：翠柳黄鹂鸣、青天白露飞、窗含千里雪、门外万里船。四景彼此排列，中间不用关连词语，而成两组朴素自然、对仗精工的联语，组成一幅色彩鲜明，动静结合，远近相间，情趣盎然的春景图。一诗四句皆对，这在绝句中是少见的。

十　画

艳歌行(翩翩堂前燕)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属《相和歌·瑟调曲》。诗中写一个暂住异

乡的旅客，自述在旅途中遇到一位好心的女主人替他缝补衣服，不料竟遭到男主人的猜忌，见于言行，并引起了口角。这件事勾动了旅客的思乡怀土之情，深深感到作客他乡的不易。诗中没有血泪铁火、国破家亡那种震撼人心的强烈情绪，只把小小的波动、淡淡的忧烦恰如其分地勾画出来。虽以叙事为主，但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别具一种感人的力量。

蚕 妇

宋·张俞作，五言绝句。写养蚕妇女进城的所见，那些遍身罗绮的男女，都不是养蚕纺织的劳动者。诗中深刻地揭露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成果遭到无理霸占的现实。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将蚕妇的感慨写得十分生动形象。全诗语言质朴自然，简洁有力。

秦士录

明·宋濂作，散文。本文记述秦人邓弼一生坎坷遭遇，形象生动感人，是作者著名传记散文。邓弼力能拔山，有奇才，狂放不羁，流落市井间。后为德王赏识，而天子不纳。弼终空怀抱负，入王屋山为道士，十年郁郁而卒。文中表示了对豪杰生不逢时的同情与感慨，使人看到封建社会扼杀人才的罪恶现实。全文气势从容恣放，叙事如画，刻画人物，纵笔渲染，穷形而尽相。如写邓弼奇貌："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又如写邓弼奇才："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缅缅如贯珠。"而后补缀一笔："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着力渲染其奇气，使人物性格特征极富光彩。清黄仁黼评曰："其行文奇辟，将伯诩一生不遇行径写得痛快淋漓，未复归咎元之不能用人，几与徐文长可合一传。""奇人、奇事，奇文，令人读之气壮。"

秦王饮酒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前四句写秦王的武功，首句用"骑虎"显秦王的虎威；次句以"剑光"状秦王之勇武；第三句"羲和敲日玻璃声"喻秦王武功赫赫，日月为之顺行；第四句写战火扑灭天下太平。以后十一句描写秦王的饮酒作乐，用"龙头泻酒"、"金槽琵琶"、衣香清浅、烛树烟轻渲染了一派豪华绮丽的气势。"酒酣喝月使倒行"描绘出秦王的醉态颠狂，专横跋扈。日色已高，乃作乐不止，歌女舞妓不堪驱使，最后以"青琴醉眼泪泓泓"冷冷收结，气氛为之一变，哀怨、讥刺之情深远不绝。诗歌虽写秦王饮酒，却"无一语用秦国故事"（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实则是借写秦王来讽刺唐德宗李适的。题旨含而不露，形象五光十色，笔势跌宕多姿，是很能反映出李贺诗歌艺术特色的代表作之一。

秦州杂诗（莽莽万重山）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杜甫因时局动乱，关中饥馑，由华州携家眷迁往秦州。作《秦州杂诗》二十首，歌咏当地山川风物，抒写忧国伤时之情。本篇为组诗的第七首，借描写秦州山川景物、地理环境，抒发对国事的感慨。首二句"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点出秦州的险要地形，很有气势。沈德潜《唐诗别裁》说"起手壁立万仞"道出了这首诗发端雄峻的特点。三四句"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承上而下，就秦州作为通往西域要道的险峻加以渲染，描绘出阴云惨淡，月色凄凉景象。写景之中含有边愁，隐藏诗人对外族进侵的警惕和忧国感情。浦起龙《读杜心解》评道："三、四警绝，一片忧边心事，随风飘去，随月照着矣。"五、六句直接写边事，诗人眼见国势日衰，深感忧虑。末二句诗人面对满目烽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沉感情。

秦妇吟

唐·韦庄作，七言古诗。全诗二百四十八句，为唐代诗歌中最长的篇章。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作者应举到长安，恰逢黄巢起义军入京，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作者在洛阳作此诗。全诗用秦妇的口吻进行叙述，可分为两大部分。前面一百五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秦妇诉说在长安的境遇。通过秦妇的亲身经历，反映了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亡，农民军建立政权等重大历史事实，客观地描绘了农民军"白旗来匝地"的壮大声势。由于作者的立场，故也攻击了农民军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掳俘妇女，甚至吃人肝人肉等；对于唐僖宗的逃亡，以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唐王朝的破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对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及其官吏进行了讽刺与嘲笑。诗歌后九十二句写秦妇逃离长安东奔洛阳所见、所闻、所感，更为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末动乱的社会现实。首先通过对金天神"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的指责，在对神权的非议中隐含对君权的抨击。既讽刺唐僖宗不顾人民死活，只身逃隐四川的行径，又揭露了"陕州主帅"、"蒲州主帅"坐观战乱，不急国难的行为。接着通过一老翁的叙述，展示了唐末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悲惨景象，抨击了藩镇割据，互相兼并，官兵抢掠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诗的最后写饱经战乱的秦妇，向往江南，"怀安却羡江南鬼"，反映了广大人民希望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愿望。这首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长诗，反映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实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性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表达作者对故国衰亡的沉痛哀悼之情。全诗以叙事为主，把议论、抒情溶于叙事之中，注意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并渲染了浓郁的悲剧气氛。在当时，此诗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作者也被称为"秦妇吟秀才"。但此诗却长期被湮没，不载于韦庄的《浣花集》中，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再传于世。

秦晋殽之战

散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篇名为后人所加。此文记述秦穆公企图利用杞子驻郑、掌管郑都城北门锁钥、可为内应之便，派大军偷袭郑国未遂，遭晋拦击于殽，惨败而归的始末。文中先写秦穆公利令智昏，不顾蹇叔谏阻，发兵袭郑的经过。次写秦军东行，郑商人弦高假借郑君名义犒劳秦军，以示郑国有备，秦军无功而退。后写晋国在大将先轸坚决主战的情况下，出兵狙击秦军于殽，大获全胜，生俘秦军三帅孟明视、西乞术与白乙丙；三帅

又在晋君母文嬴协助下逃归秦国。文章里把蹇叔的目光敏锐，老谋深算，忧国怜子的复杂心情写得极为传神；把弦高有胆有识，权变应敌的爱国行为表述得栩栩如生；把先轸怒而越礼，爽直急躁的性格描摹得惟肖惟妙，也将秦穆公贪婪刚愎，但又能引咎自责的奸雄面目勾勒得生动鲜明。

桂枝香(登临送目)

宋·王安石作，词。这一词牌系王安石首创，是一首追念金陵往古之事的登临之作。作者在词中用托古喻今的手法，隐曲地指出北宋王朝潜伏着亡国危机，而统治者却仍在寻欢作乐，弃国家民族于不顾。词的上片“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写出所见的长江和远山；江中“征帆去棹”、“彩舟云淡”、洲上白鹭群生；岸边酒家“酒旗斜矗”；金陵一带晚秋季节的壮丽景色，真“画图难足”。下片从“念往昔豪华竞逐”句始，由眼前景物的描绘，转入对历史的回顾和六朝旧事的遐想，自然地发出了探古思今的感慨。“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以陈为隋灭的历史惨剧，向北宋统治者提出警告。“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三句，表现作者对统治者荒淫生活的愤慨。此词境界广阔，景物雄伟，音节高亢。艺术构思缜密，过渡自然，层层相生。全词读来令人感到心胸开阔，情致深远，韵味无穷，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古今词话》云：“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乃野狐精也！’”可见前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是很高的。在北宋词坛上，王安石把托古喻今这一重大题材带进词的创作，并以骨肃风清格调独树一帜，这无疑是王安石对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桔 颂

《楚辞·九章》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是一首以桔树为对象的咏物诗。诗中以拟人手法，对桔树的外在美和内涵美作了细致的描写。就桔的树形、树性，称赞它“受命不迁”、“廓其无求”、“苏世独立”，是把桔树作为高尚人格的象征、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而予以歌颂的。认为桔树的嘉形美质的统一，正如表里通达的君子，堪为学习的榜样。这篇诗立意高远，文思巧妙。其于桔树，既不脱离，又不粘滞，达到了物我之间相互渗透的境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开拓了咏物诗的先河。此诗色调明丽，语言优美，基本上是四言成句的。助词“兮”用在句尾，似是《诗》与《骚》之间的过渡作品，可知此诗成于诗人创作的早期。

桃花涧修禊诗序

明·宋濂作，散文。古时在阴历三月上巳日有临水宴饮之俗，以祓除不祥，谓之修禊。序描写桃花涧及四周秀丽景色，兼记友人行酒赋诗情状。文笔清丽、隽雅，状景鲜明可见。文中以“焰焰欲然”写山花之耀目；以“赤纷绿骇”写屏峦之葱茏，着眼生机，极富特色。描绘景物又往往渗透着情思，饶有意趣：写飞雨洞，插入“仰见青天镜净，始悟为泉”一笔，点化妙境，顿见情致；写蕊珠岩，略发“辽敻幽邃，宜仙居”“病登陟之劳无往者”之兴叹，令人神往。全文以片断写景连缀成篇，移步换形，各具精妙。文境平和、隽永，风格近似欧阳修，是作者写景文中之佳作。

桃花源记

晋·陶渊明作，散文。此文约成于作者的晚年。可能是受家乡人民被迫而“逃亡去就，不避幽险”之事的启发，结合前人记载的有关传说，加以想象虚构而写成的。文中武陵渔人误入的桃花源，就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模型。那里与世隔绝，居住着秦代避乱者的子孙。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君主，没有剥削；环境优美，风俗淳厚；人人劳动，生产自足，共同过着安乐的生活。与当时浇薄险恶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的意义，表达了农民的良善愿望。文章简洁自然，形象逼真，引人入胜。此记本是《桃花源诗》的序，但千百年来，它比诗本身更受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因而常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出现，为多种选本所收录。

桃花溪

唐·张旭作，七言绝句。桃花溪在湖南省桃源山下，两岸桃林，相传陶渊明所写《桃花源记》就以此为背景。本诗写作者游桃花溪，而引起对陶渊明所描写的世外桃园无限追慕之情。桃花溪一带深山野谷，云烟缭绕，飞桥横跨，忽隐忽现，给人一种幽静、神秘的美感。接着诗人自入画境，站在溪旁嶙峋的岩石上，看着夹着桃花的溪水，向渔船打听：世外桃园的洞口在什么地方。全诗写得清远含蓄，耐人寻味。

桃源行

唐·王维作，七言古诗。约作于十七岁时。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诗先勾画山青水绿，桃花夹岸，小舟行尽青溪，陡然发现一新天地：攒天云树，遍散花竹，樵客汉名，居者秦服，富于戏剧性的相逢，点出双方的诧意。继写夜宁日喧，扫花砍樵，乘水捕鱼的生活气氛，惊闻俗客，人们争集、竞邀、相问的举动，暗示桃源人的质朴、好客、关心故土。追溯避俗就幽的来历。最后写渔人离境之后，怀想桃源，再觅仙境，而峰壑已变，只见桃花水流，桃源难觅。诗人将散文叙述的情节，以跳跃性的画面，概括性的描绘，在一幅幅徐徐展开的诗情画意中衍进，又引人想象体味，以填补跳跃余下的空间。诗中平和恬美的气氛，欣荣蓬勃的生机，融入诗人的理想。虽题材因袭，但经作者诗化之后，也久传不衰，被赞誉为“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清翁方纲《石洲诗话》）。

核工记

清·宋起凤作，散文。本篇详细介绍了一件用桃核雕刻的工艺品。文中先说明桃核大小，再依次记城楼、寺院、浮屠、小舟等景物，随引出各处人物的描绘，点明所刻为唐张继《枫桥夜泊》诗意。然后总说核雕景致、人物。篇末赞美刻工精湛技艺。全文序次得力，首段与总说对比，突出了核雕精微的特点。作者深谙刻工艺术匠心，记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等人物活动，刻意神态，逼真活现，反映了当时核雕工艺的高度成就。语言简练准确，绘声绘神，与魏学洢《核舟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核舟记

明·魏学洢作，散文。通过介绍明

人王叔远的一件桃核雕品——大苏泛赤壁，赞美了民间艺人的精湛技艺和古代微雕的高度成就。文中先交代核舟“长约八分有奇”“高二黍许”，再一一介绍船首尾的人物、箬篷、窗牖、楫、炉、壶，乃至手卷、念珠，船背题名篆刻，足见镂刻之细腻。然后又说明“为窗八”，“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珠历历可数也”，更显出刀法之精微。记船中人物，着重情态，如写“鲁直左手执卷，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舟子或“若啸呼状”或“若听茶声然”，都是深谙艺术匠心的妙笔。在历代同类作品中，此篇最为精彩。

真州绝句（江干多是钓人居）

清·王士禛在真州为推官时作。组诗六首，此其四，最为传诵。诗人论诗主神韵，善于描绘自然小景，构成动人画意。“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写水塘小陌间，渔舍零落，垂柳萧疏，似江岸远景。“疏”略点秋意，着力诗境，一字传神。两句景清意远，绝似以冲淡取胜之云林小品。三、四句“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是秋江晚照的特写，画面空廓，着色明丽。“卖鲈鱼”者，如点缀画图中之写意人物，细处传神，全诗顿增一派生活情趣。前后摄取两样画境，一疏淡、幽静；一浓丽、活脱。中间以“好是”承接，轻巧带出赞赏之情。全诗格调秀逸清新，天然无凿，为诗人之代表作。此诗一出，即有丹青妙手取意入画。

莺莺传

又名《会真记》，唐·元稹作，传奇小说。写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张生于普救寺见莺莺后，竭力追求，成欢于西厢。后张生上京赶考，终于抛弃莺莺，并发表尤物为妖之类的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作者又借时人之口，称赞张生为“善补过者”。作品塑造了莺莺这样一个敢于违抗封建礼教的大家闺秀，有一定的反封建意识。但作品鼓吹女人为祸水，又打出维护封建礼教旗帜，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前半部描写较细腻生动，后半部过多的诗文，加上一些“文过饰非”议论，“遂堕恶趣”（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由于本篇乃“才子佳人”的故事，深为文人喜爱，成为出名的传奇传播于后世，不少戏剧作品都取材于此，最著名的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

莺　梭

宋·刘克庄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咏物的短篇。黄莺穿飞、鸣叫于乔木之间，喈喈的声音，往来的身影，都引起诗人产生黄莺如梭的联想，于是命题而咏之。小诗前两句写黄莺因有情而操弄机杼。后两句写诗人发问：不知洛阳三月繁花似锦，黄莺是用多少时间织成的。小诗浪漫空灵，清新秀美，构想别致，饶有情趣。

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

宋·吴文英作，词。《莺啼序》是词中最长的词调，为吴文英首创。这是作者悼亡诸作中篇幅最长、最完整、最能反映他与亡妾之间爱情关系的一篇力作。词中不仅形象地写出了作者与亡妾邂逅相遇的恋情与生离死别的哀痛，而且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一爱情悲剧是由某种社会原因所酿成，

还寄寓了作者一点身世之慨。全词共分四片，头片从伤春起笔，“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以寒气逼人的气氛，烘托悼亡之情。“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三句是警句，既收上起下，也是抒情造境所需。后面三片的内容，都包含在此三句中。第二片怀旧，追叙“十载西湖”初遇的欢情；第三片写“别后访六桥无信”的惆怅，并再次跌入当年欢会与别离的痛苦境界。“瘗玉埋香，几番风雨”明写风雨葬花，暗示爱妾去世，一笔两面俱到。第四片悼亡，“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睹物思人，反添哀伤；欲寄书亡人，却“蓝霞辽海沉过雁”，无奈只得将心中悲伤述诸琴弦。此词感情真挚，辞情凄恻，笔触细腻，寄慨深远。词中人物、事件、风景，突现多变并带有跳跃性特点。时间安排也不是以先后为序，通过自由联想，使现在、过去(有时也包括未来)相互交叉、渗透，甚至颠来倒去。此词还运用象征手法，以有声有色的客观现象来表现内心活动，赋予抽象的意识以具体可感的形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评此词为“全章精粹，空绝千古”。

贾　生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贾生指贾谊，汉初政治家。诗歌写汉文帝“宣室召见”“夜半前席”似很重视贾生，但却用“不问苍生问鬼神”一句，深刻地揭露了汉文帝徒有重才之名，对于民生疾苦毫不关心。这种以“问苍生”作为政治上知遇的标准，其见识远在一般士大夫之上。作者用了“可怜”(可叹)一词，表达深深的感慨，同时也寄托了作者身世之叹。诗歌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用“问”与“不问”的鲜明对比，加上唱叹有致的笔调，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载　驰

《诗经·鄘风》的一篇，许穆公夫人作。它是三百篇中仅能确指出作者的数篇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可考的第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公元前660年冬12月，狄人攻破卫国，杀卫懿公。宋桓公迎卫国难民渡过黄河，并在漕(或作曹)邑立卫戴公为君。次年春夏之交，卫戴公胞妹许穆公夫人赴漕吊唁并准备请求大国支援，却受到许国君臣的极力阻挠，这引起许穆公夫人的强烈不满，乃作《载驰》以明志。诗中为卫国的倾覆而悲伤，又以无力救援为憾事，同时暴露出许卫两国的矛盾和许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全诗四章，二十八句，或叙事，或言怀，诗情沉痛，语句凝练，表现出诗人忧虑祖国的焦急心绪和力排众议的抗争精神，也反映出诗人具有不屈的意志和远大的目光，对自己的行动和主张充满了信心。

载　芟

《诗经·周颂》的一篇，也是西周前期颂诗中最长的一篇。《诗序》以为周王在春耕时祀神的乐歌，也有人说当是秋收后谢神的乐歌。全诗不分章，共三十一句。用韵极古朴，曾被人误认为无韵诗。诗写农夫劳作，庄稼成长，五谷丰登，祭神和谢神等。诗中以细致的笔墨描绘了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如前十句写：除去草木，把土地耕得松软，千百对农夫一起耕田，高处低处都有人在忙碌，父子弟兄，个个身强力壮，送饭的妇女闹哄哄地来到田间，她们都很漂

亮。田野上种种复杂的情态，都在简洁的文字中勾画出来。本篇应被视为早期诗歌中的杰作。

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此乃入宋后的作品。《破阵子》，唐教坊曲名，又叫《破阵乐》，相传是截取秦王李世民所创《秦王破阵乐》中的一段，后用为词牌，又名《十拍子》。词的上片追忆当初四十年帝王生活，宫室庭园华美无比，养尊处优，不知战乱为何事。下片叙被虏之后，腰瘦鬓斑，感慨深沉。最后几句回忆国破之日辞别宗庙的一幕："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把一个懦弱无能的亡国之君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自画出来了。无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指出："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全诗今昔对照，把亡国之痛表达得十分凄怆，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宋·辛弃疾作，词。作者此词自抒壮怀寄与友人陈亮共勉。词中通过描写梦境追忆少年时驰骋沙场，抗击金兵的英雄气概，表现他虽屡遭打击，却仍坚持杀敌报国的理想。词虽分上下两片，但从内容看，作者在结构上打破了常见的谱式，不从过片处截流感情的潮水，而是首尾相扣写现实，中间八句写梦境。首句"醉里挑灯看剑"写睡前醉中行为，反映作者闲居无聊的苦闷，由此引出后面的梦境。中间"梦回吹角连营"至"赢得生前身后名"八句一气流注，写梦中"沙场秋点兵"和英勇杀敌的情景。这里写梦境不用实笔，而以想象、飞动的笔触，一句一个画面，八句构成一幅长卷鏖战图。末句"可怜白发生"，笔锋陡转，从梦境回到现实。这种内容上的分段与形式上的分片不统一，正是作者思想感情与艺术技巧相结合的特殊手法。末句在气势陡然顿挫中急速收煞，犹如豹尾，结实有力，也象撞钟，清音有余，给人以无穷韵味。作者还用强烈对比手法抒情，形成鲜明的对照，把复杂心情和无限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

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宋·晏殊作，词。这首词描写古代中下层妇女清明时节的一个生活片断。上片写景，诗人以轻快的笔调描绘清明时节燕子飞来，梨花初落，池上碧苔数点，叶底黄鹂一两声。写得有声有色，尤其"日长飞絮轻"以动衬静，真是传神之笔。下片写人，着重刻画了采桑女子踏青斗草时的欢乐心情和她们天真活泼的性格。作者着墨不多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声音笑貌历历在目。特别是"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反映了少女稚幼纯真的情态。全词笔触细腻，格调轻灵，基调明朗健康。这不仅是一幅独具特色的田野风景画，而且是一幅反映古代妇女生活的地方风俗画。这样笔调清新而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在晏殊词作中是难得的。

夏 日

宋·寇准作，七言绝句。写初夏的傍晚，抒发诗人离别的惆怅。全诗思绪低回，在描述深院的空虚、长廊的静阒中，又把柳垂燕语、微雨轻寒的麦秋日暮写进了诗人的感受，使人的孤寂和物的凄清交融在一起。小诗的作法自出机杼，韵味悠然。

夏日南亭怀辛大

唐·孟浩然作，五言古诗。这首诗写夏夜水亭纳凉，于闲适孤寂中怀想友人。先写山光忽落，池月渐上，凉气散发，开轩闲卧，荷风送香，竹露滴响；继写景牵情生，有弹琴之欲，“恨无知音赏”的抱憾，结出中宵梦想故人。孟诗特点是“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皮日休），但内心的感受寓形象逼真的摹景之中。日落月升加以“忽”“渐”，这一快一慢不止是实际情状，更融入急待良宵迟迟不至的焦灼。嗅荷香，闻露滴，又令人从听觉、嗅觉体味意境之美。全诗自然流走，寓淡淡伤感于美景，寓怀友之思于梦境，余韵尤长。

夏梅说

明·钟惺作，散文。本文先从梅的花、果、叶之不同生长期，论赏梅的“冷”“热”，得出“咏梅而及于实，斯以难矣，况叶乎”的结论。接着引出友人董崇相作夏梅诗，咏梅及叶，说明作文的由来。然后联想世态炎凉，以“有各实得之，而又无赴热之讥，此趋梅于冬春冰雪者”，喻指逐利取巧的世俗之辈和趋赴权势的堕落世风。作者是竟陵派创始者之一，见于公安派的轻率、浅俗，极力倡导“幽深孤峭”的文风，一般作品偏于冷涩、蒙晦，流弊甚重。此文发想奇妙，于赏梅独作别解，寄愤世之情，颇有深意，为钟惺难得之佳作。

原　君

清·黄宗羲作，论文。作者有《明夷待访录》论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原君》为其首篇，旨在推究做君主的道理，体现了黄宗羲学说的核心思想。本文阐明了君主的本分在于为天下兴利除害，有力地抨击了后世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祸害。并认为他们被“天下人怨恶”，“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是顺乎天理的。同时指斥了小儒“独私其一人一姓”的盲目忠君思想。作者冲破“君权神授”传统思想的束缚，提出“非君”的朴素民主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主义色彩。在当时思想界曾引起极大震荡，以至影响于清末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作者对古代“贤君”却极力粉饰，表现了思想的局限性。全文论证圆通，论据充分，语言泼辣有力。

原　道

唐·韩愈作，散文。这是一篇宣传儒家之道，反对佛老之说的论文。文中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道，来攻击佛老逃避现实脱离现实之道，斥责佛老之徒不事生产，不合圣道，绝灭“天常”等罪行。并主张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对佛老之教进行惩办。文章从社会经济的观点反对佛老之徒的寄生生活是反映了人民利益的。但作者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所宣扬的道，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等，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文章气势雄放，又活用词类，变化句式，使语言精练生动，灵活多变，极富表现力。

原　谤

唐·皮日休作，散文。这是一篇

在封建社会中充满叛逆精神的小品文。文章从民之怨天，进而谈到怨皇帝，从尧舜之君尚有人谤，而对于暴君，公开宣称人民可推翻他，驱逐他，杀死他，甚至灭其家族都不为过分。这种对君权思想的猛烈抨击，是唐末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反映，是农民起义思想的萌芽，也是作者参加农民起义的思想基础。全文采用陪衬手法，层层进逼，逼出后面几句充满战斗性的文字，点明了主题。

原 毁

唐·韩愈作，散文。这是一篇针砭时弊的论文。文章把古之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与今之君子严于责人宽以待己的作风加以对比，展开议论，进而指出产生毁谤根源在于怠与忌，于是喟然感叹“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腐败风气。最后希望当政者能明白这个道理，使国家走上治平。文章揭露了中唐社会的矛盾，为一些有识之士不被重用鸣不平。全文过渡自然，前后照应，条清理晰，结构谨严。文中多用排比句，一层紧似一层，气势奔放有力。

捕鱼谣

唐·曹邺作，五言古诗。诗中辛辣尖锐地指责最高统治者一人无道殃及天下的种种罪端。“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妻不成双。”在短小的篇幅中概括了晚唐社会现实。诗歌直言怨刺，语言浅显而充满愤怒之音。

捕蛇者说

唐·柳宗元作，散文。谪居永州时作。文章通过蒋氏自叙三代冒死捕蛇为生的悲惨遭遇，以及乡邻们十室九空更加悲惨的命运，反映中唐时期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的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悍吏的批判，寄托了改革政治的愿望。文章受《礼记·檀弓》中“苛政猛于虎”的影响，主旨相似，手法相近。文章采用对比反衬，以蒋氏与乡邻相比，以毒蛇之毒和苛政之毒相比，再穿插作者的抒情与议论，突出了赋敛之毒有甚于毒蛇之毒的中心思想。结构谨严而又变化波澜。清汪基说：“夫子‘苛政猛于虎’五字，已足令人酸心。柳州此篇，曲为对勘，细用雕镂，悲咽凄怆，不忍再读。”（见《古文喈凤新编》评语）

挽舟者歌

隋·无名氏作，民间歌谣。隋炀帝肆行暴政，大修宫观，开凿旨在用于游幸的运河，并发动对吐谷浑、高丽的战争。他曾从洛阳经水路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驱使数万民夫在岸上拉纤行船，给人民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炀帝海山记》载：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炀帝第三次下江都时，夜半在龙舟上听到了这首歌，派人寻找歌者，却没有找到。歌中陈述其兄征辽东时饿死在青山之下，自己又在挽龙舟时绝粮，前途迢远，性命难保。估计“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的结局已必不可免，但那会使家中的父母妻子悲苦不堪；唯望出现仗义之人，焚其尸、负其骨，引其孤魂回归家乡。此歌直接唱出人民悲痛、愤恨和绝望的心情，对当时广大人民困苦的情况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语言质朴，哀切动人。

捣 衣

北朝魏·温子升作，五、七言古

诗。写凉秋季节，妇女为征夫准备寒衣，在捣衣时产生的怀念之情。全诗八句，七言六句，五言二句。前四句写长安妇女秋夜捣衣，声闻远近，凄凉感人。后四句写征夫远戍，佳节不得团圆。又写征人在边地盼望故里的音信，妇女在闺中也正关心反侵略战争。这是一首闺怨诗，诗中没有一个“怨”的字眼，而是通过对秋夜和杵声的描写，以及塞上征夫之见鸿雁、楼头思妇之望天狼等典型细节，透露出尤怨之情。至于写“七夕”、“中秋”两句则直书“长河烂”、“明月光”，并无悲戚的表示，而实含佳节思亲的哀愁。深入品味，却感到怨满全篇了。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捣衣》“直是唐人”，其实该说是初唐诗人的七言歌行继承了此类诗的风格和表现方法。

捣练子(深院静)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捣练子》词牌名，以咏捣练而得名，又名《杵声齐》、《深院月》。这是一首闻砧伤怀之作。开始写夜深庭院空寂，传来时紧时松的风声与断续的寒砧声，接着用“无奈夜长人不寐”一句，把景物和哀愁穿在一起：正是不寐之人才会感受到这一切，也正是这一切撩人愁思，更难成寐了。全词二十七字，紧紧抓着砧声来写，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把哀愁怨恨表达得无比深沉。

致酒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文苑英华》录此诗题下有“至日(冬至、夏至)长安里中作”七字，可知是诗人客居京城，穷愁潦倒时所作。诗歌写主人设酒相待，并以主父偃和马周终受皇帝重用的事例来相劝慰。而诗人用“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委婉之词回答主人，表示自己不能改变自己的志趣并感谢主人开导。接着说，作为年轻人，自己应当冲云奋飞，但自叹身在幽冷寂寞的环境中悲伤，并无人理会。诗歌采用主客对答的形式，表达了作者不得志的苦闷和不愿苟合流俗的精神。前面写得深婉曲折，后面却显得顿挫铿锵，用语警策深刻。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唐·岑参作，七言古诗。热海，湖名，即今苏联哈萨克境内的伊塞克湖，唐时属安西都护府辖。诗歌从传说与想象着笔，把热海描绘成水烫如煮，炎气冲天，飞鸟绝迹而水中却有鲤鱼长得正肥，岸边也有常年不凋的青草这样一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勾画出奇情异彩的边塞风光。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写举杯送别，称颂侍御执法的森严、冷峻，相比之下，“热海炎气为之薄”。这结尾一句把写景与送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峨眉山月歌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约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作者离开四川时的作品。诗歌通过对旅途所见蜀地山水和夜间明月的描写，抒发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它是作者早期比较著名的作品。诗中一连用了五个地名，而不显呆板、堆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此是太白佳境，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人为之，不胜痕迹矣，可见此老炉锤之妙。”

峨眉山行记（节录）

宋·范成大作，散文。题目是后人加的，也称“游峨眉山记”。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六月，作者从成都回朝途中，写了这篇游峨眉的著名散文，将登山所见的奇花异草、雪山、佛光、神灯等特异的自然景象详加记载。内容丰富多采，笔法潇洒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峨眉画卷。

贼退示官吏

唐·元结作，五言古诗。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作。这首诗叙述道州经西原蛮劫掠后，又受横征暴敛之苦。诗人身为道州刺史，却不愿做统治者的帮凶，若“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宁可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发出了“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的心声，并以此告戒其他官吏。诗的前半叙事，后半抒情，叙事明白，抒情直率，没有雕琢矫饰的痕迹。施补华《岘傭说诗》云：“诗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诸诗，愈拙直愈可爱。盖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诗中突出而成功地描绘了初夏西湖的色彩美，无穷无尽、直抵天边的碧绿莲叶，与朝阳照映下无比娇艳的嫣红荷花，展示了气象阔大的画面，给读者以明丽优美的印象。开头“毕竟西湖六月中”一句，凭空跌落，表现了作者乍见西湖绮丽景色时所产生的惊喜交加的感受。读了全诗即深刻领会到诗人如此惊叹的用意。

晓行望云山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首别致不凡的写景短篇，在真与假、幻与实的对立关系中写出云雾堆涌的奇特山景。诗中看似写真山，实写虚幻中的云山。在真山的比衬下，云山显得更为奇妙；它既有可观的静止形状，又有愕然运动的意趣。诗人把握了“霁天欲晓未明”的特定背景和环境，描绘出云山变幻的迷离景色，尤如幅幅活动的画面，充满了奇趣，令人耳目一新。

晓　霁

宋·司马光作，五言绝句。全诗描绘夜雨晓霁中的景物，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诗从“梦觉”开笔，写“林光”、“乌鸟”、“余滴”、“苍苔”，每句每物都紧扣诗题。诗虽短小，但所写景色鲜明，乌鸟形神逼真，诗句精练、清新，洋溢着浓重的诗情画意。

晏子使楚二则

散文，选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题目为后人所拟。一则自“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至“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一则自“晏子将使楚，楚王闻”，至“寡人反取病焉”。春秋时代，齐楚都在强国之数；战时固然势如水火，即在和平外交活动中也设法压倒对方，侮辱对方使臣，这是楚国惯用的一种手段。此二则文字便是写晏婴出使楚国，与楚朝廷之间展开的侮辱与反侮辱的斗争。文中记述楚国君臣知晏子身材矮小，便在大门之侧特设小门，请晏子进入，以示轻蔑。晏子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迫使接待宾客的

人不得不为晏子重开大门，晏子化被动为主动。见楚王时，楚王问晏子“齐无人耶？”“何为使子？”晏子反唇相稽，说齐国多士，但出使有分工：有才能的人出使到有才能的君主那里，不成材的人出使到不成材的君主那里，“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反置楚王于被动地位。又记述，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设宴招待晏子，酒酣之时，两个差役绑过一个人，说是齐国的，犯了偷窃罪。楚王便问晏子：齐国人原来很会行窃吧？晏子回答：桔子生在淮南就是桔，生在淮北就化为枳，这是水土不同造成的。“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邪？”又使楚王陷于被动。楚王只好公开承认失败，说这是自讨亏吃。晏子反应敏捷，语言犀利，但不失使臣身分，在语气上仍显得委婉温和；既挫败了楚国凌人的盛气，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又不至破坏两国正常关系。

哭晁卿衡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晁衡，又作朝衡，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吕，仕唐。天宝十二载（公元723年）晁衡以唐朝使者的身份，随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返回日本，途遇大风，飘至海南，后又回唐。当时误传晁衡溺死，李白写此诗以吊。前两句叙晁衡辞别帝都飘海，后两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先把晁衡比作明月，对其人品作了高度评价，又切合海上遇难的实况。后用拟人之笔写出天地同悲的哀愁。诗歌形象鲜明，表情达意含蓄而有特色，是反映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名篇。

圆圆曲

清·吴伟业作，七言歌行体叙事诗，传为名篇，当作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之后。诗借明末苏州名妓陈圆圆之韵事，委婉谴责吴三桂屈节降清，抒发国家兴亡之感慨。诗人站在明封建王朝立场，仇视李自成农民起义。全诗七十八句，可分为四层。开头即写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揭露其贪欲与险恶。“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诗中名句，出语警颖，破的中窾，可为一篇之骨。第二层倒叙吴三桂得陈圆圆始末。其中从初见落笔，补述陈之容貌、身世。接写强载入宫，及出宫入田畹家，与吴定情事。再写吴、陈离散，直至战场重逢，箫鼓相迎。四十二句娓娓叙来，回应婉转，妙句叠出。第三层展衍一笔，插写当年之曲师、女伴叹息陈圆圆几经颠沛终得娇贵，含无限忧怨之情。末段借典抒发感慨，总束全篇，暗讽吴三桂必为万世唾骂，其中流露了红颜误国的迂腐之论。据清人刘健《庭闻录》载：吴三桂见《圆圆曲》，曾派人以重金请求刊落“冲冠”一句，诗人终不肯，留为佳话。王渔洋《分甘余话》云：“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或过之。”吴伟业为娄江派首领，《圆圆曲》取材、格调颇受《长恨歌》影响，其辞采尤为工丽，音节宛转清扬，构成丰肌秀骨、风华妍倩而含蓄深沉的“梅村体”特色。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地。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圆圆曲》用典虽多，却无偏僻隐晦之弊，其中囊括兴亡史实，始见感慨之深沉。以往之古典叙事诗，每

采用直叙方法，此诗叙事章法错综，极类小说。开篇揭示题旨，接以倒叙、补叙、插叙，曲尽变化。其开合转承，跳荡自如，虽一波三折而能回护照应，归从领挈，极富特色。

钱神问对

清·戴名世作，寓言杂文。本文采用对话形式，借“钱神”的自夸和“戴子”的议论，列数了金钱腐蚀人心，败坏世俗的种种罪恶。把上至诸公贵人，下至商贾庶民一切金钱势利之徒的嘴脸勾画一尽。作者指斥“钱神”为万端之劣根，深刻剖露了旧时代金钱主宰一切的黑暗现实。作品洞察幽微，笔调冷峭老辣。文势凌厉，一气如注，颇能耸动视听。文中着力描绘“钱神”得意忘形之态，反衬出世情的污浊，讽喻绝妙。

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作，七言律诗。长庆三年或四年(公元823—824年)仲春，作者任杭州刺史时作。首联展示春水荡漾的湖光及西湖孤山寺、贾亭等名胜的风姿。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用动景把生机勃勃的春色传神地勾画出来，诗人喜见春来之情不觉渗入字里行间。接着诗人放眼才没马蹄的嫩草，与含苞待放的早花，想象姹紫嫣红的灿烂春光不久即将到来。诗歌由孤山寺而放眼到满湖春色，最后又集中到白堤，由点到面，又由面到点，结构十分巧妙。诗歌着力写景，但诗人爱春、颂春之情洋溢其间。这是描绘西湖风光的名篇之一。

钴鉧潭西小丘记

唐·柳宗元作，散文。《永州八记》之三。作者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出小丘的奇异风景，特别着力于写“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的怪石奇观。又以拟人的手法写小丘的天、云、溪、鸟兽等都“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于兹丘之下”，使作者极尽耳、目、心、神之乐。文章最后发表感想，以小丘地处边远，“农夫渔父过而陋之”，感叹小丘之被弃，又由自己发现小丘，而贺小丘有遭，寄寓了作者被贬之痛。清人何焯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文章前面写景，后面议论，而结构浑然一体，随感情起伏曲折波澜。写景或动或静，或浓或淡，状貌传神，引人入胜。

积雨辋川庄作

唐·王维作，七言律诗。王维隐居的辋川山庄，在陕西蓝田终南山中。《旧唐书·王维传》载：“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这首诗描摹恬静深邃的田园风光与他孤寂寡淡的参禅生活相谐，景情交融的相惬，表达出隐居山林的闲情逸致。首联写积雨炊烟，农家饷田，田家生活的自乐无忧。颔联白鹭翩飞、黄鹂啭鸣，自然风物的旷阔幽邃，闲适的观赏中蕴藉着欣羡的意趣。颈联习静观槿，清斋折葵，脱离俗尘的淡雅寡欲。尾联用争席和海鸥的典故正反两面申述自己与世无争的淡泊心曲。这是王维田园诗代表作之一。李嘉祐集中有“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肇因之讥刺王维“好取人文章嘉句”(《国史补》)。但对比高下，自能体会出“阴阴”“漠漠”叠字，开阔画面，增强色调，渲染气氛，艺术境界固不可同日而语。

敌 戒

唐·柳宗元作。散文。约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文章开篇明旨指出人们只知“敌之仇”、“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尤”、“为利之大”的偏见，接着以秦之兴亡以及晋历公、鲁臧孙的历史教训说明“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错误思想。这种强调对立面存在对于事物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本文告诫人们居安思危，具有积极意义。几个典型事实说明论点，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行文基本上四字一句，风格雅奥简古，是一篇哲理性很强的短文。

息 戍

宋·尹洙作，散文。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以后，宋朝廷武备渐废，西夏却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对宋形成严重威胁。作者对边防异常关切，曾著文论述“武备不可弛”，在当时很有影响。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说：“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本文就加强西北防御措施一事，主张效法唐代的“府兵制”，提出“坚于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的切实建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文章结构严谨，说理精辟，言辞恳切；体现了北宋诗文作家重视“文以致用”的特点。

徐文长传

明·袁宏道作，传记散文。徐文长，名渭，号青藤道人，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其书、画恣放泼辣，别具一格。本文是作者为他写的小传。传记不拘泥生平踪迹的记叙，而着力描述其雄奇的才情和孤傴放浪的性格。字里行间，激情荡漾，饱含着千古“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无限惋惜与悲愤。文中或记叙徐渭早年谈兵之独见，或赞赏其诗文之奇肆，书画之超逸，或感叹其晚年病狂之不幸。一切了然于心，形诸笔墨，酣畅淋漓，洒落不拘，声情颇能动人。论徐渭诗风一段，尤为精彩。“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这里以博喻铺写，极言其诗格之绝出，给人以独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林西仲曰：“以‘奇’字作骨，而重惜其不得志，悲壮淋漓，文如其人，且令天下后世负才不遇者，读之一齐下泪。”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元·睢景臣作，套曲。高祖“富贵还乡”，在《汉书·高帝纪》中有堂皇记载。此曲却大逆正统，将赫赫盛典描绘如一出滑稽可笑的闹剧。场面、情节全借“乡愚”眼光写出，于是銮驾之奢华近乎怪诞，高祖之威严绝似险恶。一代帝王的卑微身世，在嘲笑中被揭露无遗：真命天子原是乡里中欠帐不还、占小便宜的无赖。作品饱含着对统治者的极端轻蔑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借古讽今，旨在影射元代社会。作者敢于颠倒传统历史观念，大胆讥弹君主，具有相当进步意义。套曲共八只，一曲写准备迎驾。二、三曲写銮驾排场。五曲写乡民拜驾，识破高祖。六曲揭露高祖身世。七、八曲借写将要讨债，嘲骂刘邦。全曲形式新巧，描写生动。语言以俚俗为美，肆口而成。以俚辞写豪华，

以俗语骂高祖，冷峭、尖刻，入肌入骨，别具讥讽之妙。其发想超异，体察尤深，极富民间文学色彩，可谓曲中之奇葩。

爱莲说

宋·周敦颐作，散文。这篇体物言志的小品文不足一百二十字，作者以精练的笔墨勾画出菊、莲、牡丹三种不同花卉的外貌和内在特征，来表现自己的胸怀和气质，特别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句名言来寄寓自己洁身自爱的情操，深为后人称道。文章使用衬托、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显得新颖精巧、生动活泼；在品评三种花卉的同时，悲叹君子少、有德者鲜、爱富贵者独多的社会现实。最后，以"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八个字作结，表示对世间争名夺利的极度厌恶。读来回味无穷，成为经世不朽的佳作。

鸱 鸮

《诗经·豳风》的一篇。诗中描写一只备受猫头鹰侵害的雌鸟仍在艰难的条件下营筑巢窠，它心疲力敝，发出凄切的呼号。此诗是用比拟手法写的禽言诗，反映的该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所指则不易断言。但如《尚书·金滕》、《诗序》所说是周公示志、写给成王看的，恐不足信。全诗四章，都是以雌鸟的口吻诉说子亡宅毁的悲痛，营造新居的劬劳和对处境危殆的惶惧。童话色彩浓郁，可谓中国最早的禽言诗。

留别王维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写于进京应试不第还乡之前。原是抱着一举成名的希望，不期突然化为泡影，失败的怨愤，世态的炎凉，知音的难得，归隐的坚决，种种思绪交织，诵吟赠别挚友王维诗篇。诗开门见山，写门庭寂寂，朝朝自归，不第受人冷落，思归油生；欲隐又惜故人友情难舍，内心十分矛盾。前路谁助的忧虑，知音世稀的体验，冷酷的社会现实，坚定了守寂寞掩园扉的决心。诗中没有摹写动人的画面，没有运用哗宠的辞藻，只将郁积的强烈感情，复杂的矛盾心理，化淡款款吐露，语淡而意浓，耐人体味。

逢入京使

唐·岑参作，七言绝句。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作者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军幕任书记，路逢入京使者，写下此诗。小诗通过反顾家园、泪湿双袖，猝遇入京使者，请捎口信以报行人平安等情节，体现诗人对亲人的眷恋之情和慰藉之愿。特别是点题的后两句，与使者暂会即别，马上难设笔砚，只得由人传语的情景，尤为生动入微。全诗在怀恋乡土的悲哀中，糅杂着得与家人一通消息的短暂的欣喜和不得尽言的经久的惆怅。语言朴素真挚，诗情悲喜交加，波澜起伏，平易近人而韵味浓酽，蕴含着无限的厚意深情。已成为历来传诵不辍的名篇。

逢病军人

唐·卢纶作，七言绝句。诗歌描绘一个流落他乡，既伤且病的退伍军人，万里还乡未到乡。因路途遥远，吃住两难，贫病交加，进退维谷，只得暂住古城之下，无奈秋寒似刀，伤口剧痛，受尽折磨。全诗四句，都是白描手法，层层刻画人物的形象和复

杂的内心活动。诗中充满难言的悲愤和哀怨，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守边戍卒的刻薄寡恩、惨无人道。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刘长卿作，五言绝句。诗写一旅客日暮投宿，而主人风雪夜归。开篇点明投宿原由，继而写所见“白屋”，用声画相接的手法，写出“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一见一闻，含蓄而凝练地暗示出主人的贫困。这两句乃化用王维“赠刘蓝田”诗中“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但比王诗含蓄，更富有诗情画意，尤为后人传诵。

旅次朔方

唐·刘皂作，七言绝句。一作《渡桑干》，贾岛作。现据《元和御览诗集》为刘皂所作，李嘉言《贾岛年谱》也考订并非贾岛所作。诗歌先写十年前初渡桑干河，客居并州，十年来日日夜夜思念故乡咸阳。后两句写作者再渡桑干河踏上归乡之路时，却又舍不得离开居住十年的并州，回望并州似乎这里也是自己的故乡了。诗歌真实入微地表达了久客他乡游子的矛盾心情，也透露出作者仕途不平，空渡光阴，难见故乡亲友的情态。诗歌从时间空间两方面着眼写，意思一层深似一层，跌宕中抒发出乡思之苦，失意之深，手法相当精湛。

旅夜书怀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严武病卒，杜甫辞去幕职，携家离开成都，沿江东下，过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到达云安，此诗约写于渝州到忠州途中。诗全从漂零之感化出，一二句写孤舟夜泊，细观长江的夜景，在孤寂景色的描绘中透露诗人凄绝的心情。三四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景象雄浑壮阔。黄生《杜诗说》：“太白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句法与此略同。然彼说江山，此则野阔、星垂、江流、月涌，自是四事也。”结尾自比沙鸥，无限孤寂漂流之感，与首联照应。感叹天地虽大，栖身无所。“作者吞声，读者失笑。”诗以兴起，以比结。“独夜舟”三字直贯后四句，“一沙鸥”三字又暗抱前四句，极尽章法变化之能事。

高阳台(残雪庭阴)

宋·王沂孙作，词。为唱和周密词而作。表面写春天思友，实际寄寓亡国之恨、故国之思。上片“霏霏玉管春葭”写春天已来到人间；“相思一夜窗前梦，奈个人水隔天遮”，抒发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及家国败亡之恨。下片借游骢、归雁抒写离愁；“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几句，加重对友人和故国的思念。此词直接用笔于春的甚少，只是通过捕捉有关春天的信息、春天的形象，含蓄地表达一种哀苦无告的凄婉情怀，有鲜明的抒情特色，寄意深远，感情恳挚，显示出作者较高的艺术造诣，是王沂孙词中颇具艺术个性的一首。

高阳台(接叶巢莺)

宋·张炎作，词。这首描写春天景色的词，从内容看，当写于宋亡之后，作者北游南归，重游杭州西湖时所作。词人借咏西湖，抒发亡国破家的哀感。上片描写西湖“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等暮春景色，字里行间也流露了词人的暗淡心情；“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叹好景不长，意甚哀愁，却淡淡说

出；后面“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三句，显得格外沉痛。下片“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借用典故写景，反映了时代变迁；“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用拟人手法进行烘托渲染，直抒盛衰之慨。结尾“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词人采取闭目塞听的办法来逃避，怕触景情伤。作者善于选取容易引起哀感的形象，组成苍凉凄婉的画面，使全词色彩暗淡，充满无可奈何的怅惘与无望的哀愁。它是张炎词中分量较重的作品。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

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

唐·元稹作，七言绝句。为悼亡妻韦丛而作。这首诗化用《孟子·尽心篇》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融于巫山朝云的美丽神话，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名句，隐喻夫妻间感情深厚美好，世间无比。懒顾“花丛”，妙喻自己不恋女色，而“半缘修道半缘君”，貌似薄情，实藉修道以寄托丧妻后无法解脱的悲伤。此诗不俗不艳起落有致，堪称唐人悼念亡妻中的绝唱。

离 骚

《楚辞》的一篇，战国楚·屈原的代表作，为自叙传式的抒情长诗。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释“离忧”为“别离之忧思”，班固则释作遭忧，以为“离”通“罹”。也有人认为“离骚”犹“牢骚”，还有人说“离骚”乃楚民歌“劳商”的音转，《离骚》一诗实以“劳商”的形式，写“牢骚”的内容。本诗表现对进步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对奸佞小人的尖锐批判和对清白操守的执着坚持。全诗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言。诗人从自叙身世写起，征引古圣的言行以为鉴戒，表示自己热爱祖国的决心，反复申明自己同群小的对立，虽备受打击、排挤也不肯改变初衷。又从女媭的劝诫引入向重华陈词，进而上扣天阍，旁求下女，极写诗人不见容于君、不受知于世的不幸处境。继而写灵氛、巫咸对诗人的开导，诗人面临去留两途的选择，终于不忍离弃祖国，打消出走的念头；远大的政治理想虽不得实现，但仍守志不悔，并决心以身殉志，追随故国先贤于地下。《离骚》内容丰富，感情充沛，才气纵横。刘熙载《艺概·赋概》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其“不变者”，便是屈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和坚持理想的崇高人格。《离骚》是中国最早的能集中反映诗人个性的诗篇。中国文学史上，是《离骚》初次在巨大规模内创制新奇的比喻，调动瑰伟的幻想，成为中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离骚》在形式、语言上不仅吸收了楚地民歌的精华、继承了《诗三百》的遗产，而且受到了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的影响，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体诗，即“楚辞”或“骚”体。它突破了古老的四言的句式，扩大了篇幅，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指出：“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离骚》确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杰作，冠绝千古的名篇。

离魂记

唐·陈玄祐作，传奇小说。小说主人公倩娘与王宙为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倩娘之父张镒曾许婚王宙，后却另择幕僚为婿。王宙无奈而走，倩娘之魂赶上王宙，私奔成婚，生活五年，生两子。后随王宙回来看望父母，与卧病在床的倩娘的躯体始合为一。作品用魂魄相随的浪漫主义手法，表达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强烈追求，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全文只有五百字，但情节腾挪跌宕，曲折多变，并塑造了三个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是唐传奇中较有影响的篇章。元人郑德辉(光祖)据此改编成杂剧《迷青琐倩女离魂》。

唐且不辱使命

散文，选自《战国策·魏策四》，题目为后人所加。写的是唐且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嬴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保全了安陵国土的故事。安陵是魏国的附庸，魏灭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安陵已成为秦国探手可取的囊中之物。秦王政以为不须动武，只要找个借口，安陵便会纳土归降，就派使臣表示，秦愿以方圆五百里之地换取安陵五十里的国土。安陵君明知其诈，表示拒绝，便遣唐且为使见秦王。唐且以一介区区小国之臣，面对强大残暴的秦君，孤立无援，处境危殆，竟能据理力争，抱着与暴君同归于尽的决心，折服了嬴政，延长了安陵若干年的独立地位。六百余字的短篇，把一个历史事件记述得首尾完整，把前倨后恭的秦王和前恭后倨的唐且描写得宛在目前。本文剪裁得体，情节紧凑，人物语言个性鲜明，都标志着本文的高度艺术水平。

唐多令(芦叶满汀洲)

宋·刘过作，词。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时伤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收复中原的理想未得实现的郁郁不平之情。上片写景，“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用含蓄的笔墨指出二十年间时事及个人的变化。下片怀古伤今，新愁无限，“旧江山浑是新愁”，是全词主旨，极写“二十年重过南楼”的真实感受，千言万语尽在此句之中。此词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并非吊古伤今的泛泛咏叹。作者的今昔之慨，不是淋漓尽致地从正面铺叙，而是结合重游南楼，杂今昔对比于景物描绘之中。温婉、含蓄、曲折，抒发真情，在作者的爱国词中，这一首是别具一格的，故流传甚广，此词一出，“楚中歌者竞唱之”。

唐多令(何处合成愁)

宋·吴文英作，词。上片写秋思，开篇“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以疏宕摇曳的笔法，凭空发问，揭出“愁”字，又语意双关地对“愁”的形成给予回答。从字面看是说“愁”字由“心秋”两字合成，而作者心上的愁情是由离思与眼前秋景引起的。虽近似字谜游戏，却并无离题之嫌。“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写由“秋”引出的感受，芭蕉叶飕飕作响的凄凉声音，增添离人的愁情。后面几句由秋月归到秋思，写作者与众不同的感受，越是在人家认为“天气好”且“有明月”时，作者心上离愁难遣，就越发“怕登楼”。下片追忆昔日与爱人欢聚的情事恍若一梦，如今“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写爱人已去，而自己却滞留异乡。末

两句写作者无可奈何地归咎眼前的垂柳，“不萦裙带住”，偏去“系行舟”，使不愿其归而归，自己却欲归不能。这种责怪看似无理，却正是贺裳在《皱轩词筌》中所说的“无理而妙”。张炎《词源》对吴文英词的评价不高，却独称许“此辞疏快，却不质实”。

唐河店妪传

宋·王禹偁作，散文。宋太宗曾两次伐辽，但因将领不和、指挥不当、军粮匮乏等情由均告失败；而当时辽兵经常侵犯的河北、山西等地边民奋起抗敌又得不到宋王朝和边将们的有力支援。作者写河北唐河店老妇机智杀敌的故事，着力颂扬边民“习战斗而不畏懦”的斗争精神，同时谴责当朝文武大臣军政措施不力。本篇名为传记，实为论说，所记老妪“推虏堕井”的故事，简洁生动，所论“有位者”不留心“国之备塞”也很有说服力。通篇文字朴实、精练。

唐柳先生集后序

宋·穆修作，散文。作者是宋初古文运动倡导者，本文是他为刊行柳宗元文集而作。文中阐明柳文的重大成就和历史地位，并对韩、柳的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与？”最后说明自己搜集、校勘、刊行的苦心在于提倡韩、柳的文风。文字简洁，语意精当。

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

唐·刘禹锡作，散文。作者在夔州刺史任上，把柳宗元的遗著编成集子，本文是为这个集子写的一篇序。刘禹锡因避父讳，称“序”为“记”。文章从“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写起，叙三代以来文章与政治同兴衰。唐代文士争起，如满天繁星，而柳宗元则是繁星中的五行，是人们十分敬重的人。接着简洁几笔介绍了柳宗元的生平，并着重说明柳临终时把遗著的编辑工作托给自己，表明了两人的深厚情谊。最后用韩愈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以及皇甫湜对柳的推崇，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地位。全文清峻雅洁，文短情深。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声也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诗中含有理趣，若能置身名于度外，就会把常人恐惧的事物视若等闲，表达了作者旷达的生活态度。诗中借历史上的刘备闻雷失箸的典故，指斥那些汲汲于名利而有所恐惧的人，用典自然贴切。

病 牛

宋·李纲作，七言绝句。一首咏物抒怀的短篇。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作者罢相后谪居武昌时作。作者积极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反遭排挤打击，心情郁郁不平。诗中，作者以病牛自喻，通过描写病牛辛劳成疾的经历，代牛“言志”，生动形象地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同时表达了自己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最后两句“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感人至深。“卧残阳”三字加重了荒漠悲凉的气氛；而“不辞”二字在低沉的心情中加入了坚强和积极的调子。

病妇行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属《相和歌·瑟调曲》。诗中写妻病将死，丈夫和孤儿饥寒交迫、无法生存的惨痛情景。通过对病妇临终托孤、丈夫在亲友面前哭倒、孤儿啼号索母等情节描述，深刻地表现了本诗的主题，反映出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的困苦处境。写得真实生动，令人心酸，不忍卒读。

病起荆江亭即事(闭门觅句陈无己)

宋·黄庭坚作，七言绝句。作者被贬江陵时，大病初愈感时怀旧写了十首小诗此为第八首。作者仿效杜甫《存殁口号》的写法，在这首诗里怀念比他年轻的一存一亡的友人。此诗句法交叉，一、三句怀念陈师道，二、四句追悼秦观。“闭门觅句”与“对客挥毫”对举，形容两人作诗时的不同风格，贴切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对陈师道的落拓、贫困表示深切关怀；对秦观的远贬早殁表示无比哀痛。诗中充满患难至友之间的真挚感情。

病起荆江亭即事(翰墨场中老伏波)

宋·黄庭坚作，七言绝句。作者被贬湖北江陵时，大病初愈写的感时怀旧诗十首中的第一首。前两句自叙，五十六岁的作者在长期贬谪后，感到自己既病且老，但以伏波将军和维摩诘菩萨自比，表示自己仍能作诗论道，语颇自负，毫无衰飒之意。后两句描写荆江亭村野实况，写得神采自然。末句“时有归牛浮鼻过”，化用唐人陈泳诗，点铁成金。作者借景抒情，表示自己住处逼仄，既无风景可观，也无朋友来往，写得生动具体。但因此句蒙罪，被诬为“幸灾谤国”，使年近六旬的作者再次被远贬宜州，后终于贬所。

悯　农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了在受灾之年农民忍饥挨饿的痛苦生活，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前两句写水田遭旱灾，旱田遭霜灾，极言天灾损害农作物。后两句反映了广大农民在灾年又加润月的境况下，挣扎度日十分痛苦。作者不仅写农民忍饥之苦，还从润月上想到农民苦日子的延长。

悯农(春种一粒粟)

唐·李绅作，五言绝句。此为作者早年的作品，写农民辛勤劳动，取得丰收，却惨遭饿死。诗用对照的写法，前三句描写一幅令人欢欣鼓舞的丰收景象，一粒粟变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硕果累累。结语来一大转折，“农夫犹饿死”，一个“犹”字，不仅把前后内容连贯起来，而且发人深思，概括深刻。

悯农(锄禾日当午)

唐·李绅作，五言绝句。写农民辛苦的耕作，痛斥浪费糟踏粮食的人。前两句写农民冒着酷暑，辛勤锄禾，粒粒粮食滴滴汗。以洗炼的语言，生动的形象，描述农民在田间劳动的苦情。后两句发出慨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动人的诗句，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语言质朴，说理深刻，形象生动，为作者早年作品，也是唐人绝句中的优秀诗章。

烧 歌

唐·温庭筠作，五言古诗。诗中细致地描写了楚越地区农民烧畲的过程，并借邻翁之口，生动地记叙了农民希冀不断得到好收成而赛神酬恩、卜卦乞福的情景。从中也有力地揭露了“官家”残酷剥削农民劳动成果的现实。全诗三十二句，前八句诗人从目睹“烧山田”的实况写起，继而以二十二句的篇幅着力写邻翁泣诉农民谢神问卜，大规模烧畲，从雌鸦叫声中寻觅丰收的暗示等情节，反映了农民田间劳动的艰辛和盼望丰收的良苦用心。最后用“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两句作结，指出农民得来不易的丰收，将成为统治者收取的赋税，全部遭到攫夺。诗人把批判矛头直指统治阶级，对农民寄与深切的同情。诗句朴实，记叙形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是作家诗歌中反映现实、关心社会的佳作。

烛之武退秦师

散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题目为后人所加。鲁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26年）九月，秦晋大军在两国国君亲自率领下侵入郑国，并在甲午之日从两个方面向郑国首都包围过来。郑国局势极为危急，郑文公听从大夫佚之狐的建议，派遣一向不受重用的老臣烛之武游说秦穆公退兵，以保全郑国。烛之武往见秦君，首先承认郑国危在旦夕，但指出：亡郑，于秦有害而无利；存郑，于秦有利而无害。并进一步以晋国屡背秦德、不讲信义的事实，说明秦晋联合伐郑只能加强晋国的实力而削弱秦国。烛之武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又以关注秦国利益为契机，说服秦穆公，放弃了灭郑的打算。秦穆公不但单方面撤军，还派三将率部分秦军协助郑国防晋。晋国也只好罢军而去，郑国转危为安。全文用字简约，却完整地记叙了相当复杂的历史事件。语言传神，对话精切，把爱国老臣烛之武足智多谋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他长于外交斗争的才能，擅于辞令的特点，都得了充分的表现。

烟艇记

宋·陆游作，散文。本文写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作者三十七岁，正是思想积极向上之际，虽身居下位，寓临安“百官宅”（下级官员住所），但也不无兴致。文章从“屋之非舟”入手，抒发如乘“一叶之舟”的生活情趣。所述“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抒发自己“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的豪迈之情。文章奔放激昂；以鲜明形象的语言来表现曲折变化的思想感情，耐人玩味。

凉州词

唐·王之涣作，七言绝句。题一作《出塞》。开元后期，唐玄宗日益腐化，不务边防，不关心远戍征人的疾苦，本诗有感于此而作。前二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展现了古代凉州一带旷阔荒远的景象，衬托戍守者生活的艰苦和孤独，为后两句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引渡。“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巧用暗喻手法，从笛声吹奏《折杨柳》的曲调入手，联系自然界的杨柳春风，婉转地表达了战士出征塞外无限的乡思离愁，含蓄地指责

皇帝的恩泽不施于远戍之人。诗风悲壮雄浑，手法委婉蕴藉，诗中黄河白云，颜色互相辉映；一片、万仞，数字错综，更增加诗句的美感，是一首千古流传的诗篇。

凉州词

唐·王翰作，七言绝句。这首描绘筵席盛景，琵琶催饮，直至畅饮尽酣的劝酒诗，展现出边塞将士的精神面貌。对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向有争议，或说“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戚已极”；或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清施补华《岘傭说诗》）。似后说更符作者原意。诗用葡萄美酒、夜光杯和琵琶等边塞之物，渲染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劝饮的结句，以几分谐谑说明开杯饮醉的理由，只有豪爽豁达具有视死如归的勇人，才会如此劝酒。且一箭三雕，既烘托出征战的艰苦卓绝；又描写宴会热烈欲狂的气氛；更表现将士性格的骁勇无畏。全诗洋溢着盛唐精神，成为广泛传诵的边塞诗。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唐·岑参作，七言古诗。凉州即今甘肃武威，诗人来凉州作客，与河西节度使幕府中诸友人夜集饮宴作成此诗。前四句写弯弯的月亮照耀凉州城，凉州“七里十万家”荡漾着一片琵琶之声。这不但写出了凉州城的繁华安定，同时渲染了浓郁的边城情调。下面四句，漫漫长夜，夜风萧萧，夹着令人断肠的琵琶声，为夜宴铺陈出空旷苍凉的环境。而此时故人相聚，别来已是三春五载，欢聚当是千杯酒少了。最后四句，表达要建功立业，不能与故人“贫贱相看老”。又以“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作结，洋溢着豪爽乐观的情绪。这是描写边塞夜宴的著名诗章。

酒泉子（长忆观潮）

宋·潘阆作，词。这首描绘钱塘观潮的词先写观潮盛况，“满郭人争江上望”；当看到潮来时真乃“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的奇观。下片是赞叹“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英勇善泅。结尾两句写作者虽离杭州，观潮盛况仍出现于梦中，使人目眩神迷，长忆不忘。这首诗成功地运用夸张手法，大笔泼墨，绘声绘色，境界开阔，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此词在当时极享盛名。

酒　箴

或作《酒赋》、《都酒赋》，汉·扬雄作，赋。从字面上看，作者是在写汲水的瓦罐居高临深，极易遭到毁灭的危险；而装酒的皮袋腹大圆滑，安然而处，常常受到重用，成为宫廷官府不可缺少的物件。两者相较，水罐不如酒囊。实际上，作者是在为高洁朴质、刚正不阿的人鸣不平，谴责那些贪荣好利、附势趋炎的小人。这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写物小赋，以器具的遭遇比喻人的命运，寓意深远，为后世的小赋起了示范作用。

涉　江

《楚辞·九章》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是屈原从鄂渚再次被放逐，渡湘水，入洞庭，过枉渚、辰阳而入溆浦的纪行诗。其行程以涉江始，故以命题。赋约成于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诗里随着描写景色、抒发感情，表达了诗人在腐朽的

统治集团迫害下的悲愤心境和坚持理想、决不向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全诗五段。第一段写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待渡江远行的原因。第二段叙述旅程中的经历，披露坦荡的胸襟。第三段写入溆浦之后独处山中，作了孤穷终身也不违心从俗的思想准备。第四段援引古代圣贤多逢厄运的事例，重申自己守志不移的决心。末段总结全诗，说明邪、正不能并立，恶势力已占上风，自己自当远行。本篇虽属赋实，但大量地使用了比喻和象征的表现手法，使作品形象鲜明，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把写景、述志、抒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这是屈原晚年的作品，从中可看出诗人坚持正义、探求真理的精神至老而不衰。

浩　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这是春日郊游同朋友饮宴，纵酒放歌之作。诗歌感叹人世间沧海桑田变化不已，即使寿同神仙的人也不能长存。勉励自己不要纵酒消沉，“天下英雄本无主”，希望能有平原君一样的礼贤下士之主重用自己。诗歌在人生短促的感叹中，迸发出怀才不遇的愤世嫉俗之情，在及时行乐的情调中，透露出少年奋起的豪气。造语奇，造境也奇，把欢乐与哀怨，明丽与幽冷糅合在一起，活而不乱，回环起落，气势雄深。故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

海　棠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此诗以海棠花为题，诗人经过细致地观察、提炼、加工，运用形象思维，把真景和实情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优美的艺术形象。前两句用绮丽的诗句描摹海棠花的鲜艳、妩媚。后两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装”，用拟人手法把对花的爱惜和欣赏作了夸张的绘饰。一个“恐”字用得极精巧，生动地刻画出诗人爱花惜春的心理活动和留连赏玩、依依不舍的情态。这是一首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含蓄蕴藉的咏物小诗。

海　赋

晋·木华作，赋。这是中古咏物赋的名篇。赋中先叙远古时代洪水为灾，经过治理，水汇于海的故事，后述海的容量、物产和情态。作者驾御丰富的想象，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结合现实生活与人们的感受，具体、形象地写出了大海瑰奇广阔壮丽的特点。文笔恣肆，语言隽挺，气势雄伟，尤善于渲染浮天无涯、溢浪扬波的气氛；虽其间杂厕较多的僻字奇词，但在当时并未减弱读者对此赋的兴味。

流红记

宋·张实作，宋传奇。作者根据唐代“红叶题诗”的记载（见于《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加工而成。故事叙述唐禧宗时，士子于祐漫步宫城御沟旁，偶得宫女韩氏题在红叶上的怨诗一首：“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它表达了宫女的哀怨之情。于祐复题二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置于御沟上流中，竟为韩氏所得。后于祐累举不第，在韩泳家里教书糊口，韩氏也因得罪放出禁宫，居于韩泳家中。主人乃撮合二人成婚，

方知二人皆题叶之人。"红叶题诗"故事反映出，受到重重束缚的宫女也为要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和幸福，敢于向封建礼教堤防冲击这一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故事语言朴实，情节委婉曲折。

涧底松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此是《新乐府五十首》其二十七。这首诗通过生在涧底寒卑的松树，老死也无工匠度之，借物抒怀，感慨"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希冀能珍惜人才、量才而用，不要屏弃出身低贱的人才，造成"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的局面。诗题、主旨虽均继承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但它针砭唐代社会的弊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艺术上亦有所创新。"海底珊瑚"和"天上白榆"的对比，尤为警拔。通篇托物寓意，深意又寓新颖比喻之中，劝谏纳入形象描绘之内，它是白居易讽谕诗中别具风格，含蓄深长的作品。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宋·晏殊作，词。这首伤春念远的词，是当时一些士大夫们精神生活的写照。上片"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诗人富贵闲适的诗酒生活；"夕阳西下几时回"，感慨时光流逝的淡淡闲愁。下片紧承上片的感叹，进一步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惋惜。"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从花落燕归中寄托了诗人对宇宙、人生哲理的探索。这两句属对工巧、自然、确切，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思想感情，并且流畅、清丽，摆脱了雕饰、造作和脂粉气，可说是"妙语天成"，故成为后世传诵的名句。整首词格调清新疏淡，情文并茂，音调谐婉，创造了情致缠绵，凄婉隽丽的意境，因而此词传诵久远，成为晏殊的名篇之一。前人对此词曾有中肯的评价，杨慎《词品》曰"'无可'，二语工丽，天然奇偶"。《词林记事》曰："细玩'无可'一联，意致缠绵，语调谐婉，是倚声家语。"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宋·苏轼作，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与善医耳聋的庞安常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诗人有所感而作此词。词的上片"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两句，用明朗的色彩描绘了秀丽的雨中清泉寺春景。下片即景生情，抒发感慨，表现了对人生的积极、乐观态度。当时苏轼以罪人身份被编管黄州，任一闲职，政治上很不得意，物质生活也比较艰苦，但他能圆通地自我解脱，而不以忧患为怀。看见与常不同的西流的兰溪水，得到了启示和鼓舞。于是，一反伤时叹老的调子，唱出了"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乐观地呼唤青春的人生之曲。这首词格调清新隽永，语言朴素自然，明白如话。

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

宋·苏轼作，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徐州春旱，灾情较严重。身为徐州知州的苏轼，曾往石潭求雨。得雨后，又往石潭"谢雨"。于是诗人将祭神"谢雨"途中的见闻、感受写成《浣溪沙》一组五首小词，为我们提供了几幅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和乡土味的农村风俗画。这首词是其中之二，写农民们参观麦收季节的祭神活

动的情景。上片中"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三句，描绘村姑们出门看太守时既好奇又害羞的心理及神态，极其生动有趣，形象传神。下片写"麦收"祭神的活动。"乌鸢翔舞赛神村"句，诗人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烘托出祭祀场面的开阔，气氛的热烈。尤其末句"道逢醉叟卧黄昏"是表现人民欢乐心情的点睛之笔。这首词文风朴实，格调清新，语言生动活泼。词中表现了诗人与民同乐，休戚与共的从政作风。

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

宋·苏轼作，词。这首词以朴实而生动的笔触，描绘出遭受旱灾后的农村生活情景，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受灾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上片三句从视觉（苘叶光）、嗅觉（一村香）、听觉（隔篱娇语）几方面着笔，从村外写到村里，从男耕写到女织，写出了农村久旱喜雨、庄稼得救，一片繁忙喜人的景象。下片几句侧重描写旱灾造成的后果及作者对农民的关怀。真实反映了灾后农村青黄不接的现状。词中直接写了太守与农民的对话，"问言豆叶几时黄"，虽然仅只一句，但这句看似寻常的问话，却饱含着诗人对农民的体恤和关怀之情。此词语言精练通俗，风格清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味；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情景相生。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宋·秦观作，词。这首春愁词，以它轻浅的色笔，幽渺的意境，表现一个人在春阳的怀抱里产生的细微的寂寞和淡淡的哀愁。上片写室外"轻寒""晓阳"的天气，室内"淡烟流水"的屏风，都给人寥廓冷落的感觉。下片正面写主人公的寂寞和哀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构成一个和谐融浑的意境。梁启超称此两句为"奇语"。"飞花"和"梦"，"丝雨"和"愁"，本来无从类比，但作者却发现它们之间有"轻"和"细"这两个共同特点，于是将它们联成两组，构成既恰当又新奇的比喻。比喻手法通常是以具体事物去形容抽象事物，而此词却反过来作比，不说梦似飞花，愁如丝雨，而说飞花似梦，丝雨如愁，这就格外新奇，艺术效果更佳，使词的字面和意境与诗人所要表达的思绪和感情达到极为和谐完美的统一。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宋·苏轼作，词。这首词为《浣溪沙》五首小词中最有名的一首。词中描绘了诗人"谢雨"途中所见农村风光及其感受。全词写得意态自然，意境清新，每一幅画面和细节，都包含着作者的感情。上片写景，通过对"落枣花"、"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种种事物的描写，把农村带季节特点的景色及劳动生活点染得十分鲜明，把词人对农村风光的陶醉之情表现得十分动人。下片"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三句，写诗人的感受和意识活动，以及对农民平易、亲切的态度。写得情真意切，朴实诚恳，读来使人感到亲切、真实。这首词注重词句的锤炼而不露痕迹，动词用得灵便而贴切。苏轼这一组小词多方面地描绘农村生活画面，把农民、村姑、纺织娘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并敢于揭示农村生活的贫困，这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浪淘沙(日照澄洲江雾开)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唐穆宗李恒长庆二年至四年(公元822—824年)作者在夔州任刺史时作此诗。《浪淘沙》本是唐教坊曲名，刘禹锡、白居易改创为词牌，实为七言绝句，大抵描写风沙推移，以见人世变迁无定，或是托意男女恩怨之词。此为组诗的第六首，以明快而又婉转的民歌风调，描写了红日高照，江雾初开，淘金妇女在江湾淘沙漉金的情景，热情赞美淘金妇女的辛勤劳动，并进而抒发感慨："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歌颂了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并择取标志上层社会富贵奢靡功名权势的首饰与金印来立意，从一个侧面揭露封建统治者不劳而获的现实，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深切同情。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浪淘沙》唐教坊曲名，刘禹锡等所作为七言绝句，从李煜开始改为长短句双调小令。这是入宋后缅怀故国之作。上片开首两句"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领起全篇，接着写秋风又起，庭院空寂，长满苔藓，珠帘不卷，无人来访。极力描写出孤单寂寞的凄凉处境。下片自叹当年壮志，今已全部消沉，在晚上看到月白天清，遥想秦淮河畔旧时的楼台宫殿，此时空空投影水中，繁华已成过去。今昔对比，于哀惋凄恻中显出苍凉悲愤之情，在作者感伤的词作中，独具特色。

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唐·白居易作，七言绝句。《浪淘沙》，唐教坊曲名，《乐府诗集》列为《近代曲辞》，五代、北宋人沿用此名另制新体，遂为词牌之一。本篇描写一痴情女子对恋人不归既怨恨又思念的复杂心情。采用民歌常用的问答式和比喻手法，构思巧妙，从反诘江潮、海水何似"君情"、"妾心"落笔，含蓄而婉曲地道出男子的失信、自己的深情，符合又恨又思交织，难较锱铢的女子的口吻。

浪淘沙(帘外雨潺潺)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上片写春暮苦雨，五更衾寒的凄凉境界，而梦中偏又出现了旧时欢乐，醒来之后倍感寄身异地的愁苦。下片以"独自莫凭栏"的悲愤语起，表达了对故国无限江山的怀念。旧欢象流水落花一样一去不复返，今昔相比有如天上人间之别。全词用高度概括而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深沉的感伤。以"梦里欢"反衬"身是客"，用"流水落花"比喻旧时欢乐，用无限深沉的调子，发出了"别时容易见时难"的哀叹。据《西清诗话》载："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含思凄惋，未几下世。"说明此词那如泣如诉的哀音，正是作者悲剧的尾声。

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宋·辛弃疾作，词。词中通过一连串形象的比喻来描写春景、春愁，逐步揭示出作者爱春、惜春的感情，从而曲折含蓄地抒发他对失去北伐抗金的深沉悲愤。上片"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两句，以奇妙的比拟，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昨日梅花怒放的丰盛、硕大之貌，寄寓

了作者的愿望和理想。下片写今日春之短暂难留，流露出作者深沉的失望与强烈的悲愤。“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句，一反传统比喻手法，不说愁情如江海，而说销愁的浓酒多如江水，反衬愁情之深重，在转进一层的形象比拟中写足愁情。“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结尾余意不尽。全词风格婉约纤丽，在稼轩词中是别具一格的。

读《山海经》

晋·陶渊明作，五言组诗。共十三首。除首末两篇，都是歌咏《山海经》中所载奇异事物的，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其中以第一、第十两首最为读者所熟悉。“孟夏草木长”一首是总序，写耕种之余泛览图书的雅趣；诗中把居住环境的清幽、耕读生活的快乐，描写得非常动人。“精卫衔微木”一首赞扬了精卫衔木填海的坚毅精神，刑天死犹不屈的刚强性格，其中显然寄托着诗人的不平和愤慨，鲁迅称之为“金刚怒目”式的诗歌。诗风豪放，情绪激昂，在陶诗中别具一格。“巨猾肆威暴”一首，当为南朝宋武帝杀害晋恭帝而发，婉转地说明，篡位杀人的刘裕必将遭到上天的严厉惩罚。末首以史论作结，说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借古人的故事，慨叹晋王朝的衰亡，推其本源，都由于用人不当。组诗写的是神话，诗人想的却是现实。刘熙载《艺概·诗概》说：“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读司马法

唐·皮日休作，散文。《司马法》，古代兵书。本篇是作者读《司马法》的感想。作者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的论断，揭露所谓开国之君凶残的杀人面目，抨击汉魏以来的统治者不惜牺牲人民生命来满足其争权夺利的野心。这是对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局面的有力批判。文章开篇提出论点，旗帜鲜明，结尾照应开头，中间议论不多，而一针见血，是作者小品文的代表作之一。

读曲歌

南朝乐府诗，《清商曲·吴声歌曲》辞。《乐府诗集》载无名氏《读曲歌》八十九首，约为南朝宋文帝时由民间歌曲所演成。“读曲”又作“独曲”，可能是当时的无伴奏歌曲。现存的都是情诗，且以女子思念情人的内容居多。情调坦率放肆，但基本上是健康的。常用谐音字、双关语，表现江南少女对爱情的沉醉与恋惜，表现获得爱情的艰辛以及别后相思的痛苦，或对于爱情的疑虑，甚至是绝望。造意的奇特，用语的尖新，为诸诗的构成注入了浪漫的生活气息。这些，都在后代文人诗词里由于取舍不同而产生了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其中“柳树得春风”、“折杨柳”、“逋发不可料”、“奈何许”、“思欢不得来”、“打杀长鸣鸡”、“登店买三葛”、“怜欢散唤名”等篇尤为著名，受到普遍的重视。

读孟尝君传

宋·王安石作，散文。本文从“能得士”起笔，以“不能得士”作结，不满百字就剖剥了孟尝君并非经邦济世的“贤能”，而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从而打破了“孟尝君能得士”

的传统说法。文笔简洁有力，语势强劲浑厚。清沈德潜称为“千秋绝调”。

调张籍

唐·韩愈作，五言古诗。这首诗批驳了当时一些人“扬杜抑李”的偏见，高度赞扬“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嘲笑“谤伤”者如“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维护了李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后人因此曾一再称赞韩愈在这一问题上的精辟见解，说他参透了李杜的“机关”。诗中以峻刻崛奇的语言，形象化的比拟手法，赞美李杜诗歌的辉煌成就；以“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高度概括了李白、杜甫在艺术构思上具有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表示要努力追随李白杜甫，刻苦学习李白杜甫的拔鲸牙、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的艺术风格。希望和张籍一起努力创新，腾跃到诗歌创作的高远境界。此诗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而用典冷僻，是韩诗的独特风格。

调笑令(团扇)

唐·王建作，词。《调笑令》又叫《宫中调笑》，唐代曲名，后用为词牌。这是写宫怨的作品。由团扇起兴，写宫人横遭弃绝的命运：容颜的憔悴，没有管弦的寂寞生活，长满春草无人来往的庭院。这一切反映出幽闭深宫的女子内心的痛苦，也就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残酷荒淫。

调笑令(胡马)

唐·韦应物作，词。《调笑令》也叫《宫中调笑》，原来多写宫中之事，此词则写边塞生活。词中描绘了燕支山下的胡马，在“边草无穷日暮”中找不到归路的情景，用以象征守边战士征戍辛劳，心绪迷惘，无法归家的凄惨处境。这是最早描绘边塞生活的文人词之一，开拓了词的题材领域，丰富了词作的风格。

陶　者

宋·梅尧臣作，五言古绝。写陶工制瓦却屋无片瓦，官僚地主手不沾泥却身居大厦的社会现实，形象地揭露了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剥削本质。诗中用强烈的对比手法，突出了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尖锐矛盾，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小诗以散文句法入诗，显得古质朴直，近乎古代风谣，表现了梅尧臣诗脱弃秾艳、力求古淡的特点。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南湖秋水夜无烟)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与被贬的李晔及贾至同游洞庭湖，写此诗记游。首两句用“夜无烟”三字画出洞庭湖光亮明净的夜景，暗写出秋夜无边的月色，与月光下水天一色的风光。在此环境中诗人不由不想到自己乘坐的船可以乘流上天，发出奇想向洞庭湖借下这无边的月色，好尽情地享用，又将船儿驾到白云边去买酒来痛饮一番。其中“赊月色”使人与自然情感得到交流。全诗不着意于具体景物的精工细画，而即景发兴，发出奇特的想象，铸成奇妙的词语，写成了出神入化的诗句。谢榛《四溟诗话》评此诗说：“以兴为主，浑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

能言鹦鹉

宋·罗大经作，散文。作者借谢

良佐、朱熹两位理学家的话，讥讽当时一些士大夫经不住权势的威胁、名利的诱惑，只知人云亦云，若鹦鹉之学舌，不愿务实而有所作为的不良社会风气。结果“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文章短小精悍，语言生动，寓意深刻，讽刺辛辣。

桑茶坑道中(晴明风日雨干时)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桑茶坑途中所见的自然景色。诗人以爱赏的态度写这些景色的美，以赞叹的心情领略雨过天晴、万物欣欣的村野风光。“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表现了一种悠闲的野趣。全诗把动的、静的、能动而未动的一切都写活了，无处不写得清新，无处不透出浓郁的乡土味。

通　蔽

清·方苞作，论说文。作者之友刘古塘正直、高洁，但“为学自信不疑”“而好人之同乎已”。本文借此发表议论，书以相质。题为“通蔽”、疏通壅蔽之意。文中先论述“心术”“学术”的通病：喜誉怒毁，喜同非异。然后抉明正义：“誉乎己，则惧”；“毁乎己，则幸”；“同乎己，则疑”；“异乎己，则思”。再结合切身感受，深入论析。篇末点明作文原由。全文简洁明了，切中痼疾。以现身说法，议论充实生动，亲切可听。

十一画

舂陵行

唐·元结作，五言古诗。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诗人任道州刺史时，目睹道州几经兵荒马乱，人民疲困不堪，而统治者征敛有增无已，深有感慨写成此诗。诗的主旨是官比贼还凶。诗中具体描绘了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横征暴敛，使百姓贫困到“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树皮”的境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从肩负催逼赋税之责转而思念百姓之苦，最后献辞上书，宁愿受责不忍敲榨百姓以逢迎上司。诗人以朴素的语言，指陈时事，直抒胸臆，感人肺腑。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对元结的《贼退示官吏》和《舂陵行》两诗评价很高，誉为“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并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称道其发扬了“国风”和汉魏乐府的传统。

梅圣俞诗集序

宋·欧阳修作，散文。本文着重评述了梅尧臣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同时表达出对梅尧臣“老不得志”的痛惜之情。作者阐述“诗穷而后工”的道理，与司马迁所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涵义极为相似，即从一个角度去概括诗歌具有抒情性强和感染力大的特点，这对理解封建时代许多优秀诗人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文章平易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感情浓烈委婉，说理透彻精辟。

梅花(众芳摇落独暄妍)

宋·林逋作，七言律诗。诗人终生无官、无妻、无子，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他常以梅花、仙鹤为伴，人称“梅妻鹤子”。这首咏梅名作，通过精细观察和切身感受，从多方面描摹和塑造了梅花冠绝群芳的清丽形象，

突出了梅花高洁而雅淡的本质特征。诗中用“独暄妍”、“占尽风情”写梅花的不从流俗、孤芳独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写梅花的幽逸闲淡，最为传神，极受称赏。诗中梅花的芳洁品质，也是诗人孤高性格的自我写照。

梅花（闻道梅花坼晓风）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诗人以奇特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爱梅的心情；并借写梅花的芳洁、傲霜以自况一生辛酸而又耿介高洁的品质和性格。诗中描写梅花有近景有远景，比喻恰当。三四两句，夸张大胆，想象奇特，尤为突出。诗人受“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思路的启发，以“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诸句，把诗人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写尽、写透了。小诗自兴自比，旷达豪放，别具一格。语言生动，音韵谐洽，显示了诗人卓越的艺术造诣。

梅花（墙角数枝梅）

宋·王安石作，五言绝句。诗中形象地刻画了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独放的风度与品格。后两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写得精巧新颖，既写出了梅香的因风远播，又含蓄地表现了梅花的纯净洁白，收到色香俱出的艺术效果。

梅花引（白鸥问我泊孤舟）

宋·蒋捷作，词。写作者乘船阻雪于荆溪时的惆怅情怀。上片开篇以人格化的白鸥提问：“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几句，写出船阻荆溪的情况。构思新颖，问法巧妙，本是被迫滞留船上，心情惆怅，却写得俏皮而又有迂回之趣。下片实写作者在冷清孤寂的小舟中对友人的思念。“旧游旧游今在不？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几句，追忆昔日与故友欢聚同游的美好情景，但好梦难寻，终又坠入冷清的现实中。这里笔锋一宕一跌，通过鲜明对比，进一步抒写作者被迫滞留舟中的惆怅心情。篇终“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才画龙点睛地道出“愁”和“雪”来。先写“无人似我愁”，后又写雪中“梅花”“似我愁”来聊以自慰，这正是表现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洒脱胸襟的神来之笔。此词以悠扬的节奏、活泼的笔调，在清冷的画面上，织进热烈的回忆和洒脱的情趣；在淡淡的哀愁中，展示了一个清妍潇洒的艺术境界。吟诵起来，使人如同欣赏一支优美的随想曲。前人评蒋捷词说“语语纤巧，字字妍清”，又说它“洗炼缜密，语多创获”，这些评语确实道出了《梅花引》的清妍之美。

梅花岭记

清·全祖望作，散文。梅花岭在扬州城外，岭右有明抗清名臣史可法衣冠冢。本文略去一般记叙，直写史可法与将领泣血誓师，壮烈殉难史实，以“其气浩然，常留天地间”赞美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文中插写明将公孙兆奎诘责降将洪承畴事，作为衬托；并驳斥虚妄的传说，使爱国英雄形象极为鲜明，为作品增添了思想光辉。文章始终围绕史可法记叙史实，借梅花岭抒发感慨。开头借其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点题；中间以“百年而后，予登梅花岭上”扣题；结尾再以“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应题。这样既使文、题熨帖，又能自由

抒写，归从立意。作者熟悉史料，记叙翔实、丰富而蕴含褒贬，文笔亦简炼扼要。

聊斋志异自序

清·蒲松龄作，序文。《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作品借谈狐说鬼揭露黑暗现实，鞭笞科举制度，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自序叙述了《聊斋》的成书过程，创作意图，以及笔墨耕耘的甘苦。其中包含着十分宝贵的创作经验。作者饱经忧患，穷愁潦倒，深感现实黑暗。序中他以韩非作《孤愤》自喻；所谓“积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透露了小说创作微旨。序中“披罗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的叙述，正说明其创作是继承了前人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谈到题材来源，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章。”作者从民间传说中汲取营养，使作品浸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新鲜诱人。这也是文学创作极宝贵的经验。序采用骈文形式，工整绵密，典雅古奥。

敕勒歌

北朝民歌，《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本为鲜卑语民歌，后译成汉文。敕勒，即铁勒，古代中国境内的一支游牧民族，此诗歌便是流传在敕勒族斛律部中的。它歌唱阴山脚下天高野阔、牛羊肥壮和牧草茂盛的草原风光。风格高妙，奔放浑朴，粗犷之中间杂豪迈，是文学史上声誉极高的一首民歌。王灼《碧鸡漫志》云：“能发挥自然之妙如此，当时徐庾辈不能也。”沈德潜《古诗源》云：“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

菊　花

唐·元稹作，七言绝句。这首咏菊诗，不直摹菊的形态，借“似陶家”之比，虚写出争芳斗艳的盛景；“遍绕”“日渐斜”，渲染出观赏入迷怜爱陶醉的情景。爱菊并非偏爱，“此花开尽更无花”，先抑后扬，从众花后凋中，跌宕出经历风霜的坚强品格的赞美，于自然中现曲折，平实中蕴含蓄。

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五代前蜀·韦庄作，词。词承白居易、刘禹锡等怀恋江南词作的白描传统，以一个游子的视角，饱览春雨画船，少女当垆，景佳人丽的江南，抒发作者留连江南，愿终老于彼地的感情。游子思归本人之常情，此词却以游子忘归，来夸江南之美，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这首抒情之作，打破了以描写妇女闺怨为内容的《花间词》的局限，为以后李煜等人的词作开了先河。清张惠言《词选》认为此词是“蜀人劝留之辞”，因为当时“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唐·温庭筠作，词。这首闺怨词，通篇描写女主人公住处的华美、服饰的艳丽、梳妆的讲究，但从“懒”、“迟”二字中可隐约窥出主人公的怨情。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画出了人物如花的美貌，也暗示着她如花的薄命。最后忽睹衣上双双的鹧鸪，才把独守空闺，膏沐谁容的怨情显露出来，领括全篇。此词虽仍是温词中红香翠软一类作品，但构思缜密而细腻，情味含蓄而悠长，成为传诵不衰之作。

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唐·无名氏作，词。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载魏泰说，以为此词乃李白作。或谓写远客思归，或谓写闺情，当以后者为近。全词以“愁”为中心，前片以暝色景物引出高楼上的愁人，而景物又在愁人眼中呈现出凄寒的形状和伤心的颜色来。后片以飞鸟急归，反衬行人之不归，使玉阶伫立的思妇纷乱的愁绪又加上一些难解的死结。又以长亭更短亭的无尽归程暗示人归无期，饱含不尽的愁情。全词柔婉中透出苍劲之气，为唐代词中杰作，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

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

五代前蜀·韦庄作，词。这是一篇思乡怀人的作品。上片写别夜的惆怅，清晨出门时美人含泪相送；下片回忆美人饯别时，弹奏柔情的琵琶，声如黄莺巧啭，美人“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的嘱咐。这别情的一一回忆，透露出相思之深与思归之切，手法高超，风格清秀，语言通畅晓达。

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

唐·无名氏作，词。《菩萨蛮》，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子夜歌》、《重叠金》。这首词写男女相爱不渝的盟誓，与汉乐府《上邪》相似。词中用“青山烂”等五个不可能存在的现象来设誓，表示爱情的坚贞；接着又用“休即未能休”一句，更推进一层，表示即使出现了那五种不可能有的事，爱情还是不能改变，还要等到“三更见日头”。全词用决断的语气，表达了恋人间热烈的感情。风格大胆泼辣，语言朴实如话，比喻形象巧妙，确是民间艺术的精英。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宋·辛弃疾作，词。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词。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辛弃疾在赣州任江西提点刑狱，途经造口，见景生情，愤而写下此词。词中寓作者天涯漂泊，思归不得的乡愁，含蓄地表达了对南宋朝廷屈辱求和的不满，渴望收复国土的爱国热情。上片从江水落笔，回忆四十多年前金兵侵扰，国破家亡。下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江水奔逝，隐喻国势陵夷，难以收拾。结尾“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二句，为全词染上黯然消魂的色调，寓有望家思国之情，并暗写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全篇采用比兴手法，使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融合在一起，深沉地抒发了作者痛心于国事日非的感慨。

菩萨蛮（朔风吹散三更雪）

清·纳兰性德作，词。作者任康熙帝侍卫，随赴边庭，劳苦万状。词以记梦，借抒离情。上片起笔即写边塞寒夜梦境，引出“梦好莫相催，由他好处行”，抒写依恋家乡心情，语至浅而情至深。身处朔风吹雪的现实，“犹恋”桃花明月梦境，暗点“梦里不知”之苦。下片写画角惊梦，醒来满目苍凉。以残星、大旗反衬梦境，写离绪别具特色。作品以边塞苦寒与闺中温柔相比照，交织着现实与梦境的矛盾，表现出作者对边塞劳苦的厌倦和思乡怀人的苦闷心情。历来词中不乏记梦之作，此独以画境胜，堪称绝构。顾贞观《通志堂词序》：“容若天姿超逸，翛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

营州歌

唐·高适作，七言绝句。营州，在今辽宁西南部，治所在今朝阳，是汉族与契丹等族杂居之地。诗歌通过善骑射、能饮酒的描写，歌颂了边塞契丹族少年的尚武精神和豪放性格。全诗白描直抒，笔粗墨浓，风格开朗，洋溢着浓郁的边塞风情，是难得的歌咏少数民族的诗篇。

黄生借书说

清·袁枚作，散文。作者借书给学生黄允修，因有所感，写成此文。文中先例举种种藏书而不读书者，然后，以借人书每爱惜未得物之常情，说明“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作者还把自已幼时借书之难和黄生今日借书之幸加以对比，以为官之后，藏书渐多而灰尘蒙卷的感想，勉励黄生珍惜岁月，专心读书。文章短小活泼，信笔写来，如话家常，亲切可听。

黄 鸟

《诗经·秦风》的一篇。《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可知这是一篇挽殉葬者的诗。全诗三章，分挽“三良”。诗中写“三良”身临墓穴时的恐惧；称赞他们的才能各抵百人；为他们无辜被杀，深为痛惜，哀愤呼天。挽诗不仅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残忍冷酷，同时表达了诗人对迫人殉葬的暴君充满了仇恨和憎恶。

黄州快哉亭记

宋·苏辙作，散文。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作者贬谪筠州时写。当时苏氏好友张梦得(字怀民)筑亭于黄州贬所住宅之侧，苏轼以登临可览江山之胜概，名之为“快哉亭”。苏辙作文记述建亭经过、说明命名的由来，并表达作者对“快哉”的理解和展示自己旷达的襟怀，以慰藉谪居黄州的好友和胞兄。文中以“快哉”为所提挈者，引出楚宫披襟当风的故事，就风同人异而感受有别的事实，推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道理，赞赏和倾慕张怀民(亦兼苏东坡)在贬斥之中，能够“不以谪为患”、“自放于山水之间”的“无所不快”的乐观态度和倔强精神。文章结构谨严，条理清晰，将写景、叙事、议论、抒怀融于一炉，但转递得宜，出自自然。当时作者被贬监筠州盐酒税，政治生活失意，也有借此文而言怀自慰之意，因而笔下于汪洋澹泊、纡徐条畅中亦时露不平之气。

黄州定惠院海棠诗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写于作者贬官黄州寓居定惠院时。诗中咏物抒怀，寄托了诗人仕途坎坷之憾，是一篇借他人遭遇发自身感慨的佳作。诗以海棠为主，诗人为客。首先极力刻画海棠高洁、美好的品格；然后引为同调，抒发了“天涯沦落俱可念”的情怀。诗人赞海棠，叹海棠，实际是自许才能、自伤身世。诗人同海棠融合为一，是花是人不容分割。此诗赋比兼行，形象鲜明，辞格超迈，是苏轼生平得意之作。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宋·王禹偁作，散文。本文是作者在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被贬为黄州刺史时所作。文中表现出作者虽遭贬谪，但却随缘自适、游于物

外的情趣，把简陋的小竹楼诗意化："夏宜急响，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格调新颖自然，笔势轻灵潇洒，语言朴实流畅；且多用层层排比，诵之铿然悦耳，读之饶有风趣。与五代浮靡文风相比，的确别具一格。在平易的行文中，激愤不平之情隐然可见。

黄陵庙（小姑洲北浦云边）

唐·李群玉作，七言律诗。黄陵庙在今湖南湘阴县北四十里洞庭湖边，是奉祀湘水女神娥皇女英的祠庙。作者咏黄陵庙的诗颇多，本首可能是诗人后期作品，据《唐诗纪事》、《唐才子传》记载，当是作者离开宏文馆校书郎职务回故乡经黄陵庙之作。首联与尾联写二女音容宛在，精诚不灭；颔联颈联描绘了一个幽芳冷艳的境界，使荒凉寂寞的风光与庙中二妃悲切如生的塑像互相照应，作者凭吊之情，感慨之意，贯注其中。诗歌语言清丽流转，环境点染十分出色。

黄陵庙（黄陵庙前莎草春）

唐·李群玉作，七言绝句。诗歌前两句写黄陵庙前春光明媚，绿草如茵，一位穿着新红裙的年轻女子翩然来到碧绿的莎草上。通过春意的渲染，色调的对比，突出了这位"黄陵女儿"的绰约丰姿。后两句写女子驾舟而去，飘散出她一串歌声，诗人长久伫立，目送女子消失在水远山长的那边，心中怅然若失。女子天真活泼之态，诗人爱悦多情之形跃然纸上。全诗纯用白描手法，清新动人。

黄鹤楼

唐·崔颢作，七言律诗。黄鹤楼因在武昌黄鹤矶而得名。相传古代仙人子安乘鹤过此；又传三国时蜀人费文伟驾鹤登仙，曾在此休息。诗便从楼名落笔，由传说生发，刻画鹤去楼空，千载悠悠，慨世事沧桑，叹人生寂寞。从渺然难知的往昔转入摹写远眺，晴川历历，萋萋芳草的实景，逗出乡关何处、归思倍增的愁绪深情，呼应前半段渺茫难知的意境。虽"黄鹤"出现三次，颔联不讲对仗平仄，似犯律诗大忌，然以气势为主，变格散调与工整格律交替运用。《唐才子传》卷一记载，李白登此楼欲作诗，见崔诗后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假如这只不过是借李扬崔的附会，那么李白拟此诗写的《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便是李白喜爱此诗的明证。明人严羽《沧浪诗话》高度赞扬"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沈德潜则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十三）。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约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赴扬州时所作。前两句点明送别的地点、时间、友人的去向，一片惜别之情隐含叙述之中。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画出了一幅十分壮阔的长江送别图，景物都从送别者目光看出。故虽是写景，但作者久久伫立江楼、翘首远望、依依不舍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对友人的深情溢于言表。气势开阔，语言清新，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蓳山儿

清·吴伟业作，古乐府诗。清世祖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南下入浙，野蛮掳掠。此篇通过蓳山儿痛苦的遭遇，控诉了清军的惨无人道。诗先叙述蓳山儿被掳去，死里逃生的经过。再写颠仆还乡后情景："父兮母兮哭相认，声音虽是形骸非。傍有一老翁，羡儿独来归：'不知我儿何处游，或经略卖遭鞭笞。'"作品以此扩展主题，反映了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篇末再以"一身不自保，生儿欲何为"抒写愤慨。诗反映现实，叙事委曲，格调质朴、深沉。

曹竹虚言

清·纪昀作，笔记故事。本篇借曹竹虚之口叙述了一个旅居斗鬼的故事。遇鬼原是无稽的迷信，而文中所寄寓的道理却颇能引人深思。它赞美了不怕鬼的精神，鼓舞人们去战胜邪恶。文章短小生动，叙事别具风趣。

曹商使秦

散文，选自《庄子·列御寇》篇。题目为后人所拟。写宋人曹商出使秦国，深受秦王赏识，得车百乘而归，夸耀于庄周面前，受到庄周讥嘲的故事。文中尖锐地抨击了战国社会中利禄之徒为达到自私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可耻风气。文字简赅，旨在暴露"事下(行事卑鄙)然后功高，功高然后禄重"的现实。着力之处不在刻画人物，然而竟以百余字的笔墨，把曹商这一人物的骄傲无耻、浅薄自足，写得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如见其貌。

曹刿论战

又名《齐鲁长勺之战》，散文。选自《左传·庄公十年》，自"齐师伐我，公将战"，至"望其旗靡，故逐之"。题目为后人所加。此文主要记述的是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国爱国军事家曹刿的出色表现。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春，齐军侵鲁，大夫曹刿对当时目光短浅而身居重位的贵族要人极不信任，出于爱国心与责任感，不顾乡人的劝阻，挺身而出，协助鲁庄公取得抗齐战争的胜利。文中写曹刿见庄公便问何恃以与齐战，庄公举可恃者三，曹刿认为其一、二均不可恃，唯庄公自信能据实情处理大小诉讼，不使有枉，曹刿认为这是君主尽心于民的一端，是打胜仗的基础，可以抗齐了。表现了曹刿重视在战争中人民支持的巨大作用。文章又缩写了长勺之战的经过：齐师刚刚接近，鲁庄公便要迎击，遭到曹刿的阻拦。结果，曹刿选择齐军疲倦、鲁军势气正旺的时机出战，猛打穷追，大败齐军，取得防御战争的全胜。文章用事实说明，弱鲁能够战败强齐，除反侵略的正义性质之外，还要靠人民的支持和指挥的正确。文中除写曹刿临难不惧、当仁不让的爱国精神外，又写他"一鼓作气"主张之英明和"视其辙"、"望其旗"以防敌军有诈的谨慎。文仅二百余言，但曹刿的思想、性格和风度却都刻画得活灵活现。

梦 天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游仙诗。诗前四句写进入仙境：云楼半开，桂树飘香，仙女们鸾珮叮当，往来不绝。通过对这样一个美好宁静的神仙世界描绘，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后四句写从天上俯看人间，千年一瞬，犹如跑马般迅速变化，辽阔的九州，

广大的四海，不过象"九点烟"、"一杯水"而已。寄寓着人事沧桑之叹，表白诗人冷眼看待现实的态度。诗歌构思奇巧，比喻新颖。前四句写得怪谲、变幻，后四句却十分雄阔，很有气魄。

梦华录序

宋·孟元老作，散文。《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十二世纪初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郭、河道、街巷、市容、店肆贸易及宫廷生活、民间习俗等方面，这对了解当时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重要的价值。序文介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还特别点明取"梦华"之意："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表明作者对北宋覆灭的痛楚之感。但所痛所感多联系着"数十年烂赏迭游"的不能再现，可见其思想局限是很大的。本序的特点是行文流畅，语言优美而生动细腻，概括性也很强。

梦江南(兰烬落)

唐·皇甫松作，词。一首怀念和赞美江南的词。词中通过人物作梦，写梦境中的江南梅雨之夜。抓住夜雨潇潇，船窗笛音，驿桥人语等富有生活气息的动景，勾画出充满生机的南国水乡的夜雨风光。形象鲜明，充满诗情画意。清代有人据此画成江南夜雨图。

梦江南(梳洗罢)

唐·温庭筠作，词。作者以极精当的语言，蕴藉含蓄的手法写一个女子倚楼盼望归人的情景。从"梳洗罢"起，一直到"斜晖脉脉水悠悠"止，表现出时间的推移与人物心情的变化。早起整装上楼，满怀希望，但千帆过尽，夕阳西下，希望成空，哀愁无限。斜晖脉脉喻含情不已，江水悠悠喻流恨无穷。情景交融，写出了思妇无法排遣的幽怨。本词色彩浅淡，情意深挚，在作者绮丽浓艳的词作中，当是别具一格的佳作。

梦李白二首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杜甫流寓秦州时所作。李白因入永王李璘幕府被捕系狱，于公元758年流放夜郎，次年遇赦。杜甫不知李白已被赦还，忧思郁郁，结想成梦。第一首借梦写忧思，故多作扑朔迷离语，既喜其所见，又疑其非真，曲尽诗人对挚友的深情。第二首写情深而频梦，借梦境代抒李白壮志未遂的心事，为李白的坎坷遭遇抱不平。诗写梦中相见，但不同于第一首的恍惚迷离，而是情景逼真，如在目前。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评道："前章说梦处，多涉疑词，此章说梦处，宛如目击。形愈疏而情愈笃，千古交情，惟此为至。然非公至性，不能有此至情。非公至文，亦不能写此至性。"

梦游天姥吟留别

唐·李白作，杂言古诗。一题《别东鲁诸公》。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作者从东鲁南游吴越时所作。天姥，山名，在今浙江天台县西。诗歌先以五岳、天台、赤城诸山作衬，竭力夸张天姥山之高峻，作为梦境的起因；然后是进入梦境的描写，渲染出一幅迷离奇异的山景，幻托出一个五光十色的神仙境界；最后梦醒，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呐喊。诗中虽然流露了"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消极思想，但诗歌基调还

是昂扬振奋的，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也反映了诗人政治上失意时的满腔抑郁和蔑视权贵傲岸不羁的性格，显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全诗大气磅礴，波澜顿挫，想象丰富，熔梦境、仙境于一炉；以七言为主，又杂以四言、五言、六言、九言和骚体句法，长短相间，生动活泼，具有参差错落之韵律美，是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梦蝗

宋·王令作，七言古诗。也作《原蝗》。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发生了一场蝗灾。此诗即写于当时，是一首寓言诗。作者痛恨祸害庄稼的蝗虫，但认为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之为害更有甚于蝗灾。于是借蝗虫之口把达官富人吮吸民脂民膏的罪行作了尽情的揭露。这首诗饱含着作者的满腔义愤，明确地揭示出封建社会“人食人”的现实；撕破了统治阶级的伪善面具；对不劳而食的寄生虫给以有力的鞭挞；对苦难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此诗用寓言形式，写蝗虫与人的对话、争辩，描写生动，形象鲜明，笔锋犀利，感情充沛。诗语时涉生硬和险怪，受到卢仝、刘叉等人的影响。

硕鼠

《诗经·魏风》的一篇，表现了古代农民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怨恨和控诉。《诗序》以为是刺重敛的，说魏君不致力于政事，只知盘剥百姓；因他贪得无厌而又惧怕人民，故以大鼠相比。所言近是，唯该比作大鼠的不应局限于国君一人。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前四句揭露大鼠般的统治者不恤人民、侵害百姓的罪恶，后四句表示逃亡的决心和对美好所在的向往。诗中以“硕鼠”比喻剥削者，既道出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又表达了对他们的无限厌恶感情。至于远寻“乐土”、“乐国”、“乐郊”的理想在当时社会中是不能实现的，但这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觉醒，也反映出他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雪

唐·罗隐作，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咏物诗，就“瑞雪兆丰年”的传统说法，别出新意，认为丰年对贫者并不意味着能够温饱，大雪纷飞，对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贫者，反而带来更大灾难。为此发出“为瑞不宜多”的感慨，冷隽讽刺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人，深刻揭露唐末社会贫富悬殊的矛盾。

雪梅(梅雪争春未肯降)

宋·卢梅坡作，七言绝句。这首咏物诗，通过对“梅”、“雪”两物的一番评论，在比较中巧妙地写出了梅花的独特丰姿。后两句用对偶句法，以风雅的词藻，对冬雪、寒梅的各自特色，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语，自有一番情趣。这首咏物诗没有写景和抒情，是单以评议完成的，写得整饬生动，别具一格。

雪晴晚望

唐·贾岛作，五言律诗。写于作者长安落第，与从弟释无可寄居长安西南圭峰草堂寺时。全诗写雪晴晚望的乡村风光。首联倚杖望晴空，见幻化多姿的云彩重重迭迭。中间四句写放眼所见乡村晚景，樵夫踏着积雪归家，寒日傍着山岗坠落，景色十分清冷，而此时野火燃起，烧着一片岗

草，暮烟弥漫，从石松之间升起，使画面更为旷寥。尾联以“间打暮天钟”作结。一声清脆的钟声，点活了整个画面，从视觉形象写到听觉形象，景物有色有声，顿时飞动起来。寺院暮钟招唤作者归去，诗人不得志而萌再度离世之情也暗隐其中。诗写空山寂寥，独行踽踽，暮钟清越传空，显出诗人清冷的诗风。

雪　赋

南朝宋·谢惠连作，咏物小赋。赋中虚构寒天日晚，汉梁孝王刘武在兔园与宾客饮宴赏雪的环境，把宴席间文士们对于雪的种种描写作为全赋的内容。以虚构的司马相如抽“秘思”、骋“妍辞”的“赋”为主体，先叙述雪的生成，继而“侔色揣称”，描写了雪的形色动态和雪景的娇美艳丽。接着邹阳作“积雪”、“白雪”之“歌”以续相如之“赋”。最后以枚乘的“乱”辞为结，强调雪“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的“因时生灭”的特点。又说赏雪而受雪的启示，不觉俗怀顿释，万虑俱消。全文气势摇曳，情致遒婉，设事紧凑、自然，描写活泼、生动。由于内容充实，语言流畅，通篇骈体铺排，毫不显得堆砌、呆板。形式的华丽也只给人以精美的感受。

雪窦游志

宋·邓牧作，散文。宋亡，作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不仕元朝，表示消极反抗。这是玩赏雪窦山的山光水色、树影花香的记游文，偶尔点缀一些人事，如轿夫的应对、山僧的好客，烘托出一种别有天地的境界，借以抒发故国之思。笔法轻松自如，文势曲折婉转，读来饶有风趣。

雀劳利歌辞

北朝民歌，梁采入《鼓角横吹曲》。这是一首讽刺诗，它用两句十四字的省净语言，以雀喻人，指出有权势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过着优裕的生活；没有权势的人，历尽艰辛却仍不免于冻馁。这是受压迫者的不平之鸣。诗中以鸟的长嘴、短嘴形象地比喻人的有权势、无权势，实是可喜的创获。

晚出新亭

南朝陈·阴铿作，五言古诗。写离开新亭(在今南京市南)，航行江中的见闻和感受。诗中为行踪不定而感慨，略有倦游之思，但在写景上，创获颇为显著。全诗八句，第一、二句以浩荡的大江状离别之悲，为全诗定下了郁悒深沉的基调。南唐后主以东流的江水比失国之愁，或即受此启发。中四句“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是说犹如伞盖的落潮与诗人压抑的心潮相呼应，不成形的暮霭与诗人苦闷的情绪相附和；单调的戍鼓频频入耳，凄寒的山松苍苍满目。江上晚景，写得含蕴丰富，形象鲜明；诗人的沉郁心情也就自寓其中了。诗语清新而出于自然。此诗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一代的名篇。

晚次乐乡县

唐·陈子昂作，五言律诗。约写于从故乡蜀地入洛阳，途经乐乡县时。这首诗描绘日暮独行，故乡渐远，川原若迷，步入边城，野戍荒烟，深山古木，思乡怨情，由声声猿鸣荡起。前六句按时间推移，勾勒离乡沿途所见景物的苍凉、凄寂，在素淡质

朴的景物描绘中，含而不露地寄寓了渐行渐浓的乡愁，已积蕴胸中隐而未发。后二句，抒情入景，思情波涛，终于由夜半凄厉哀婉的猿鸣伴和倾泻出来。结构完整，细腻悠长，与直抒胸臆，兼以议论的陈诗风格迥异。

晚次鄂州

唐·卢纶作，七言律诗。唐至德中(公元756—758年)，作者避安史之乱南行途中感时伤乱写成此诗。诗的前半部写景，江上云开，天空晴朗，汉阳城依稀可见，但可望而不可即，船行尚须一天，夜晚只能停泊鄂州。极写旅途中无聊的愁思，盼归心切。颔联“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写舟中的感受，体察入微，不直写长江的风起潮涌，而通过商人和船家的活动，便将行程中江水昼夜的变化细腻地描绘出来，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昼夜不宁的纷乱思绪。诗的后半部抒怀，写鬓发衰白的诗人，在水天空旷的江上，孤帆远征，万里避难，逢秋对月，更那堪在异乡也听到战鼓声响。曲折而又深刻地表达了诗人伤老、思归和厌战的情绪。把思乡情思与忧国愁绪结合起来，诗境扩大，概括深广。

晚秋登城北门

宋·陆游作，七言律诗。写此诗时作者已离开南郑军中十五年，不任官职，但诗人仍不断怀念军中生活。这首诗描写了晚秋的萧条景象，触景生情，抒发了诗人空有壮志不得实现的苦闷。前四句叙事写景，寓情于景，诗人的感情与深秋景色交融一体。后四句即景抒情，表现了对战斗生活的怀念。诗句属对工整贴切，用典自然妥贴，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心情。

晚晴

唐·李商隐作，五言律诗。大中元年(公元 847 年)初夏作者抵桂林时所作。诗歌描写雨后晚晴的明丽、清新、生机勃勃的景色，表达了诗人欣喜开朗的心情。通篇写景，但融情入景，寄托自然。“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两句，深寓诗人身世之感，并富有哲理性。

晚游六桥待月记

明·袁宏道作，散文。本文题为“待月”，而着墨赋色全在六桥春日景物。文中先总说西湖一时一日之盛，然后逐层推演，揭示题旨。晚著的宋梅，络绎的游人，丽装的仕女，乃至随风的歌吹，一切以宾拱主，烘托出六桥一带柳映桃红的夭夭美景。所谓“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艳冶极矣”，写尽西湖春时之盛。既是六桥春景图，又是西湖风俗画。文中还赞叹西湖一日之盛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极其浓媚”，透露了作者不同凡俗的欣赏情趣。篇末写“待月”，仅用“月景尤不可言”“别是一种趣味”二语，落题收束。这里因实就虚，暗点出“待月”的题意，其文笔空灵、飘逸，余响悠悠，显示了作者命题立意的独特匠心。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南朝齐·谢朓作，五言古诗。可能成于出任宣城太守、离开建业、经过三山的路上。写登山临水所见春晚之景和遥望京城而引起的思乡之情。全诗十四句：前八句刻画春江日暮的景色，从巍峨的皇宫、浩瀚的长江到洲渚的杂花野鸟，形诸笔墨，无不秀气成采，风华映人。其中“余霞散成

绮，澄江净如练”出色地揭示了自然界所蕴藏的无限的美。梁朝文学评论家钟嵘、唐代大诗人李白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后六句即景生情，倾吐了游宦无成的感慨和还乡无期的苦闷。诗的结尾，由望京转到望乡，发出了深沉的喟叹。写得清新流畅，悠扬和婉，语语刻画入微，是历来广为传诵的佳作。

野田黄雀行

三国魏·曹植作，是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乐府诗集》以之属《相和歌·瑟调曲》，约成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登极后，凡与曹植亲近的人都先后遭到迫害，曹植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本篇以黄雀陷于网罗为喻，抒发朋友遭难而自己无力援救的心情。诗中拔剑除网的少年是作者设想中能同情和帮助弱者的有力人物。或认为作者以黄雀自喻，抒写其身陷罗网而亟盼救助的情怀。小诗写得通俗、形象，犹如一幕极为短小的童话剧，但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愤懑、不平和反抗。《文心雕龙·隐秀》篇说此诗“格高才劲”、“长于讽谕”。

野老歌

唐·张籍作，七言古诗。这首诗通过具体描写山农的生活，反映了中唐时期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给贫苦农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对比山农终年辛劳，因“苗疏税多不得食”，只能用橡实充饥，而官家却不劳而获，仓库里粮食多得“化为土”，白白浪费。篇末把富商和农家的生活又作了对比：老农饥无可食，而富商“船中养犬长食肉”，贫农的穷困和富商的奢侈，形成强烈的对比。诗中两次运用对比手法，或隐或显，有详有略，富于变化，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野庙碑

唐·陆龟蒙作，散文。这是一篇借题发挥的讽刺小品。先叙碑的源起以及为野庙作碑的用意，接着记叙瓯越(浙江、福建一带)农民建造了形形色色的神像和野庙，感叹农民把祸福生死系于鬼神的迷信风俗。到此笔锋一转，指出当今大大小小的文臣武将，实则是“缨弁言语之土木”，他们鱼肉人民，作威作福，从来不想“解民之悬”，“清民之暍”，还经常“发悍吏”、“肆淫刑”，其危害甚于鬼神多了。最后依碑文体例，以诗作结。文章借物类比，形象鲜明，揭露深刻，笔锋犀利而又幽默风趣，是一篇批判腐朽官场的佳作，为作者小品文的代表作之一。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誉之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野　望

唐·王绩作，五言律诗。作于弃官还乡、隐居绛州龙门东皋时。此诗先写自己薄暮徘徊远望，微露彷徨无依的苦闷；再由“望”字生发，白描一幅落晖秋色牧返猎归的山村图；最后歌咏采薇自适，借典抒发心灵的孤寂。诗中远近景相衬，静、动态互托，风格平淡自然，脱尽六朝的华靡浮艳，为初唐诗坛带入质朴清新之风。诗人的这篇代表作，早于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六十余年，已符律诗格律和章法，标志着五律已趋成熟。

患盗论

宋·刘敞作，散文。北宋初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府诬之为“盗”。

针对此现实，作者论述“盗”的产生，是由于“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所致；着重指出，此三事若不解决，即使严刑峻法，残酷镇压或予以招安，也不会有“治世”可言。文章的重点在于论说，作者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将农民起义也诬为“盗”，而且要“防”；但其所列举的大量事实，却反映出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有助于认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移居

晋·陶渊明作，五言古诗。共二首。约写于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诗人由柴桑县柴桑里迁居到南里的南村之后。“昔欲居南村”一首，写移居的理由，是向往南村有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素心人”。写迁居后与质朴的邻人过从，一起欣赏好文章和共同辨析疑难文义的喜悦。“春秋多佳日”一首，写安家之后，农事之余，与友人吟诗饮酒和观看耕作成果的乐趣。诗中充满了对乡村劳动生活的热情和对邻里友好关系的善意。写得明白如话，一派真挚。

移家别湖上亭

唐·戎昱作，七言绝句。作者因迁居告别湖上亭，但诗歌不直写留恋之情，而妙用曲笔，用拟人的手法，描绘亭旁依依的垂柳，曲曲的藤蔓，舍不得故人离去而牵衣扯襟，不肯放行；相识已久的黄莺，听到故人要离去的消息，哀伤地频频啼叫。诗中物我交融，情景一体，构思新颖，是一首充满情味的小诗。

偶然作

清·郑燮作，七言古诗。清代中叶，拟古主义、形式主义之风笼罩文坛，为避开文字狱，很多文人或“抄经摘史”，作脱离实际的空谈；或“玩其词华”，刻意于风花雪月。郑板桥从自身经历中认识到现实的黑暗，他同情人民的疾苦，创作了很多反映国计民生的作品，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文学主张。本篇即是阐明其创作观点的一首诗。诗可分三层，首句“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写文章”领率全篇，表现了反传统的浪漫精神。接以进药方作比，提倡针对时弊，发为世用的现实主义创作；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独抒见解。中间十六句历数文坛弊端，批判名士毫无实效的“崇论闳议”；讽刺小儒们华而不实的恶劣文风。结尾以“文章自古通造化”回应全诗。这首七古论述文学主张，切中肯綮。激情洋溢，语势凌厉，信笔挥洒而不拘一格，极有特色。

祭十二郎文

唐·韩愈作，散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二郎，即作者的侄儿韩老成，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甚笃。文章采用与亡者对话的形式，絮絮叨叨情意真切。既叙少年时“零丁孤苦，未尝一时相离”，又诉成年后谋生求官，颠沛迁徙，匆匆见面而又分离之苦。以原盼能长久聚首反跌出不意竟成永诀。原以为自己年长体弱恐旦暮死去，反跌出不意少者殁而长者存。悲伤之极，意疑梦中；沉痛之深，呼天叫地。最后以抚孤改葬，聊以尽后死者之责来自慰。本篇“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语，有放声长号”(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文字朴素如话，句式长短错落，“言有穷而情不

可终”，历来被誉为“至情”之文，“祭文中千古绝调”。

祭常山回小猎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作者在祭常山回来的途中，曾和同僚们习射会猎。这首诗即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驰骋射猎的热烈场面，表达了作者愿为国效力疆场的雄心。“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两句，写狩猎者英武矫健的气势极为精彩。全诗写得激昂豪迈，兴致十足。

祭石曼卿文

宋·欧阳修作，散文。作者为石曼卿好友；曼卿死时，作者曾对他高才未展深表惋惜：“曼卿少亦以气自豪。读书不治章句，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视世俗屑屑无动其意者。自顾不合于时，乃一混以酒。……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本文是在曼卿死后二十六年的致祭之作，因而着笔于感叹旧友之死和肯定其不朽之名。感情真挚动人，语调哀伤悲切；用散文句式写韵文，风格别具，是一篇有名的祭文。

祭陈同甫文

宋·辛弃疾作，散文。陈同甫，即陈亮，作者与之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的深情厚谊，对他怀才不遇极为惋惜：“同甫之才，落笔千言，俊丽雄伟，珠明玉坚”，“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以同甫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痛切地指出“人才之难，自古而然，匪难其人，抑难其天”。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悲为宋朝失去陈亮这样的人才而叹；愤为奸臣弄权至使自己和陈亮等人无用武之地而发。“千里寓辞，知悲之无益，而涕不能已！”既是祭人，又是自伤。散文笔法，骈文句式，因词遣恨，脍炙人口，读来令人感叹！

祭欧阳文忠文

宋·王安石作，散文。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当时诸文士为欧阳修所作祭文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一生：文学上的成就“烂如日星之光辉”；政治上果敢刚正的气节“至晚不衰”。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欧阳修的向慕之情。文势滂沱雄健，语言简洁明快；颂扬而不浮夸，悼念而不哀伤。

祭妹文

清·袁枚作，散文。作者三妹素文，指腹为亲。婚后，丈夫挥霍嫖赌，因告官离异。作品起笔直吐怆痛，点破亡妹不幸根源，所谓“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表示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胆怀疑。文中以抒情笔调着重记叙了兄妹亲密相处的生活细事，以及亡妹弥留之际，忍死相待的情景。结尾忧死悲生，情调未免消沉。总观全篇，文无拘忌而情辞并得，写来凄恻萦回，琐琐而不厌，颇能动人。历来以为可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并美，传为悼亡名篇。作者有《女弟素文传》，可参阅。

商山早行

唐·温庭筠作，五言律诗。大约是大中末年作者离长安，经商山(今陕西省商县东南)旅途中所作。首联写清晨起程，心悲故乡，颔联、颈联主

要写早行时道路景色。尾联追忆夜晚梦境，表达对长安的思念。全诗紧扣“早行”，情思长安之意首尾照应，早行景、早行情都通过清新的诗境，明净的诗语得到了充分表达。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虽属名词的连缀，却意象具足，完美地勾画出了一幅荒山早行图，留给读者许多想象余地，成为千古名句。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称赞这两句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见于言外。

望云楼

宋·文同作，五言古诗。这首诗描写望云楼的景色。楼东是巴山，楼北是秦岭，作者顺手拈来，似不着力，却以朴素的语言表现了望云楼的雄伟气势。又以“卷帘”二字推出“满楼云一色”的画面，振起全篇，诗境突然焕发出光彩，使人耳目一新。诗风自然，平淡中富有变化。

望天门山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天门山在今安徽当涂西南，两山夹江对峙，形如门户，故名。诗歌描绘了雄奇苍翠的天门山，奔腾曲折的长江水，以及水天相接处的红日和孤帆，构成了一幅青山、碧水、白帆、红日的色彩斑斓的山河画。并用“中断”、“至此回”、“相对出”等词语，把静景写活了。诗意阔大，气势雄浑，兴悠韵远，作者热爱祖国山河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望夫石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作于任和州刺史期间（公元824—826年）。作者在永贞革新运动失败后，长期被贬谪在边远地区，思念京国盼望归朝的心一直很迫切。这首咏物诗，托物言志，借一个妇女望夫化石的传说，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坚贞的志节。全诗紧扣题旨，诗中“望”字三现，诗意在用字重复的过程中步步深化，这种反复咏叹突出主题的手法，形象地再现了诗人思归的神态。诗人不仅摹望夫石极目远眺之状，而且传望夫石苦苦相思之神，较其他望夫之作更胜一筹。此诗用意虽深，语言却朴质无华。

望月怀远

唐·张九龄作，五言律诗。这是一首望月怀念远人的诗。诗中描绘海上明月，天涯共对，迁怒夜遥，竟夕相思，灭烛怜月，披衣久望，唯憾月光难赠，期待梦里佳期。首联扣题，写出“望”“怀”，又烘托气势博大的意境。颈联灭烛之举，婉曲表达因与情人同沐浴月光，移爱于月而怜惜明光。全诗勾画了望——怀——怨——思——赠——梦的变化全程，展示了对月难眠的心理活动。尾联尤为精彩，宕开一笔，跳出一般情诗着力思怨的旧径，将无限深情收束在迷人隽永的希冀之中。

望江南（天上月）

唐·无名氏作，曲子词。写被遗弃女子望月哀思。开篇用白银比喻明月，显出月色皎洁。接着描绘深夜更残风紧，一个女子独立月下的情景，把女主人公夜不成寐，思绪茫茫的情态画了出来。最后用希望夜风吹散月边的云霭，照见那个负心的男子作结。其中有旧情的依恋，也有被弃后的怨恨。全词集中笔墨写女子望月，末句才点明主旨，但哀怨之情却充满全篇。

望江南(多少恨)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这是作者入宋后的作品。词中只写了一个梦境中“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游乐盛况。但却用多少恨开篇，恨煞梦境的繁华。对于作者当时的情况，词中不着一笔，但通过恼恨梦境，有力地反衬出了今日的凄苦。全词廿七字一气贯下，一片神行，无处可停，郁怨之情贯满全篇。

望江南(莫攀我)

唐·无名氏作，曲子词。《望江南》词牌名，又名《梦江南》、《忆江南》、《江南好》。这首词以妓女的口吻，把自己比作繁华的曲江池畔的杨柳，任人攀折、丢弃，不能自主，指出狎客们的所谓“恩爱”，不过是一时的玩弄而已。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妓女受人凌辱，有苦无告的残酷现实。通篇比喻，寄意深沉，开始“莫攀我”三字，一下把怨愤倾泻出来，贯注全篇。

望　岁

宋·高弁作，散文。抨击宋仁宗治下的官僚酷吏们，横征暴敛、巧取盘剥之害“过于水、旱”之灾，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虽有良田，不得而耕；虽有条桑，不得而蚕”。指出“君主之治民也，不患贫而患不安”。文章以借古喻今的手法，深刻揭露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论述透彻，行文畅达，逻辑性强。

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共两首，此为第二首。头两句写实，看香炉峰上烟雾袅袅，一道瀑布悬挂山前；后两句驰骋浪漫主义想象，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句，突出了瀑布连空而下的奇景。全诗洋溢着诗人对祖国壮丽山川的热爱，表现出作者博大的胸怀，气势奔放，想象奇特，成为千古绝唱。故宋苏东坡《戏徐凝瀑布诗》曰“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李白)词”。

望岳(岱宗夫如何)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杜甫到洛阳考进士落第之后，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壮游”，这首诗是漫游齐赵途中的作品，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一首诗，是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诗从题中的“望”字着眼，以精妙之笔赞叹了泰山“齐鲁青未了”的高峻雄奇，抒写了遥望中“荡心生层云”的一时感受。诗调昂扬，笔力豪健，令人追思神往。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显示出诗人一览天下的雄心和锐意进取的斗争精神。全诗意境开阔，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卷一中极为推许，“公望岳诗凡三首，此望东岳也。越境连绵，苍峰不断，写岳势只‘青未了’三字，胜人千百矣”。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

望洞庭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作于被贬朗州期间，诗中描绘了秋月下洞庭湖的水光山色。月光映在迷蒙的湖水中，湖面犹如一面未经磨拭的铜镜；君山远立，黛影模糊，在满贮月光的洞庭湖里，宛如银盘中的一只青螺。诗格清丽隽永，想象丰富，比喻贴切，独具匠心地写出了洞庭湖的美景。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写诗求达官引荐是唐代一般知识分子入仕途径之一，并非卑劣手段。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作者西游长安，写此诗赠宰相张九龄，以期赏识录用。诗的前四句以观洞庭湖起兴，勾勒湖天相连，汪洋涵浑，气蒸云梦，波撼岳阳，渲写浩瀚博大，澎湃动荡的气势。其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为人称道。与杜甫《登岳阳楼》的名句相提并论，甚至说“后人不敢复题”(方回《瀛奎律髓》)。后四句转入抒情，欲渡无舟，不甘闲居，坐观垂钓，徒生羡慕，表露个人入仕无人引荐之困境；“坐观垂钓”，不离湖水环境，又翻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训》)旧意，不露干乞之痕，申明求引之愿，堪称平谒诗的上乘。

望海楼晚景(海上涛头一线来)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苏轼监考贡举时登杭州凤凰山望海楼所作。诗中描写登临所见海上潮头涌来的景象：远如白线、近似银山的潮水，奔腾涌动；形象鲜明，气势浩大。

望海潮(东南形胜)

宋·柳永作，词。相传此词是作者送给两浙转运使孙何的，当时柳永不过十七、八岁，这是他少年成名之作，也是描写杭州风光不可多得的佳篇。在现有的柳永词中，这首词可能是最早的。词的上片总叙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三句，简括而形象地写出了杭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兴旺悠久的历史；“云树绕堤沙”以后六句，写杭州雄奇绮丽的风光；“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三句，写杭州富庶繁华的市容。下片笔墨集中描写西湖，作者对“重湖”“叠巘”及西湖的诸般美景名胜古迹，总以“清嘉”二字赞许之，语新而意隽，给人留下许多回味和想象的余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点睛之笔，它巧妙地摄住了西湖秋色的诗意，成了传诵千古的名句。这首词大量使用偶句，是它突出特点。在写法上每三句一组，前两句是对偶，表达相辅相成的意思或互相补充的画面，第三句给以总结。每组对偶之间又以押韵脚的句子隔开，这就形成了铿锵有力的韵律美，将画面之美与音乐之美和谐地统一起来了。《望海潮》这一词牌为柳永首创，是北宋词坛上最早出现的长调之一，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成为词学发展史上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

望海潮(梅英疏淡)

宋·秦观作，词。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秦观赴洛阳对策、任官，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因旧党关系，被贬斥而离去。当他再经洛阳旧地重游时，痛感世事沧桑，于是以“惜往日”的抑郁心情写下这首词。本篇的结构有些特别，作者打乱了上下片之间的界限，根据情感的发展线索，按内容重新安排，不从换头处换意，所以这首由两片构成的词，实际上分三段。上片开头“梅英疏淡”至“细履平沙”六句为第一段，写眼前时令景物及天气。“东风暗换年华”贯穿全词主旨，既指眼前景物变化，也暗示人事沉浮及作者今昔之感。“长起”领起至下片的“飞盖妨花”八句是第二段，这是

全词的重点，追忆当年在洛阳时令人难忘的欢娱生活。从“兰苑”句到篇末是第三段，这八句笔锋陡转，极写当前由盛到衰，从热到冷，从闹到寂，与“暗换年华”照应，转入凄凉、孤寂的处境。此词全篇采用对比手法。词中有关今昔的描写，自然形成强烈对照。作者叙旧游、夜宴时，词笔明朗、节奏欢快；转至伤分时，化密为疏，节奏舒缓，色彩暗淡，调子低沉，笼罩着孤独落寞气氛。以各种事物的两相映衬，构成全篇曲折而深沉，委婉而凄苦的艺术风格。不过因全词多用发花韵，使词在凄苦哀伤的情感表达上并不低沉、颓丧。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少游词最深厚、最沉着。如‘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绝，其妙令人不能思议。”

望蓟门

唐·祖咏作，七言律诗。写于开元年间游宦范阳之时。这首诗写眼望边关心惊，“笳鼓喧喧”以衬气氛紧张；寒光积雪、曙色危旌，暗示气候的恶劣，军容的严整。然后一转写“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蕴藉了唐军攻如破竹、守似磐石的攻守之势；最后借典抒发忧虑边事，欲从军报国的壮志。诗中紧扣“望”字，由近及远、由低至高所见种种。诗人仅存的这首七律，也是他仅存的边塞诗，因其雄浑壮伟，格调高昂，传诵弗衰。

鹿　柴

唐·王维作，五言绝句。这是他后期的山水诗代表作——《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四首。诗中描绘了鹿柴一带清冷幽寂的晚景。空山不见人迹，却闻人语声响；返景射入密林，映照树下青苔。短暂、局部的“人语”声响，反衬长久、整体的空山静阒，况且响过的万籁俱寂，愈显幽静。瞬逝、星点的“返景”暖色，反衬漫长、无际的深林幽冷，况且亮过的万物俱晦，更加暗寂。捕捉常人难察、现实存在的声后空寂、光过暗冷，从反面入笔，以刹那间的声色，渲染环境的特征，达“淡而浓，近而远”之境界。

情诗五首

晋·张华作，五言古诗。写的都是夫妻间的赠答之词。第一、三、四首为女赠男之诗，第二、五首为男赠女之作。都写得婉约自然，虽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没有务为妍冶的文字。第三首“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写得坦白恳切，朴实动人；第五首“巢居知风寒，穴居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以鸟兽凭经验可以预知风雨，来说明未经离别的人则不能了解自己此时此刻的相思之苦。写得语浅情深，耐人讽咏。沈德潜《古诗源》七称此诗是“秾丽之作，油然入人，茂先诗之上者”。

悼亡（结发为夫妻）

宋·梅尧臣作，五言律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作者乘船返汴京，其妻谢氏病逝于途中。作者无限悲痛，写成此诗表达悼念之情。其中“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两句，用递进手法，写出了夫妻间生前的深挚感情及谢氏死后作者的沉痛哀伤。全诗用典自然妥贴。这是古代悼亡诗的佳作。通篇合律而无对仗，亦属变格。

悼亡诗

晋·潘岳作，五言古诗。全诗三首，是悼念他的亡妻的，写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当在葬妻之后，赴任之前。诗中“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描写室静心伤，极为传神；笔墨之间流注着深沉的感情，悱恻动人。沈德潜《古诗源》七云：“兹特取《悼亡》二诗(指第一、二首)，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黄子云《野鸿诗的》云：“《悼亡诗》‘曜灵’一首(指第三首)，抒写新婉。”

清平乐(少年痛饮)

宋·辛弃疾作，词。这是一首咏物抒情词。上片写景，“明月团团高树影，十里水沉烟冷”，淡淡两笔勾画出一幅凄凉清冷的吴江秋夜图。青年时的作者，曾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狂欢痛饮，泛舟吴江。下片专写木樨，“大都一点宫黄，人间直恁芬芳”，写金桂花虽小，却香气浓郁，且具有“染教世界都香”的风神、品格。这里作者借花抒怀，表达誓欲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作者写桂花并不描绘它外在的风姿，而是抓住桂花特有的风神、品格——花小香浓。全词托物寄慨，写花是为了写人，桂花的形象正是作者的人格写照。此词在婉约秀丽中透出郁勃之气，融豪放婉约为一体，反映了稼轩词风的多样化。

清平乐(别来春半)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清平乐》词牌名，又名《醉东风》、《清平乐令》等。这是一首抒写离恨的作品。上片伤春伤别，触目春光，无不牵愁。“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刻画出花下久立，如醉如痴的愁人形象，又以落花喻愁，写出离愁别恨的无法排遣，人物与景物融为一体。下片写别愁离恨，不见鸿雁之书，难成还乡之梦，那绕人心脾的离恨犹如春草，无处不生，无时不长。比喻形象精当，感情真挚深沉，艺术手法高超。

清平乐(茅檐低小)

宋·辛弃疾作，词。这是一幅江南农村人家的风俗画。上片勾勒环境，烘托气氛。“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用素描手法，只淡淡两笔便形象地描画出江南农村的特色。“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两句，用倒卷笔法，不仅写出吴方言的软媚，而且活画出农村老年夫妇和睦相亲的特点。下片集中写这一农户家的三个儿子及老人之间的亲情。末句“溪头卧剥莲蓬”，农村儿童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神态活灵活现。此词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喜悦之情，客观上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憎恶。此词不用典故，纯用白描，写得清新可喜。

清平乐(春归何处)

宋·黄庭坚作，词。对黄庭坚的词，历来毁誉不一，只是这首《清平乐》传诵至今，一向获得好评。上片词写惜春、寻春，希望有人知道春的去处，唤春回来同住，这种奇想使诗人进入一个纯幻觉的艺术境界。下片写诗人不断寻春，从幻觉回到现实世界里，但在失望中又生一线希望，他希望黄鹂能告诉春的信息，于是再次跌

入幻觉的艺术境界里。可是从黄鹂的啼声中仍得不到春的消息，诗人终于绝望，怀着无可告慰的心情，为美好事物的消逝陷入沉思之中。全词以自问自答形式，显得亲切自然。运用拟人手法，赋春天以人的特点，通过诗人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春天的可爱，春去的可惜，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此词全篇思路回环，曲笔渲染，跌宕起伏，有峰回路转之妙。表达感情委婉含蓄。全词几经转折，感情一层深似一层。

清平乐(留春不住)

宋·王安国作，词。词中通过写一个初次上台演奏的歌女的心情，抒发了作者虽遭谗被贬，却坦然自适的心情。上片描写春去情景，“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两句，采用“卷帘法”，使词句峭拔奇崛。下片“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两句，写歌女虽初次上台，不企羡荣华富贵，而向往自由生活，间接地反映了作者不以官场失意为患的品格。

清平调词(云想衣裳花想容)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清平调》是唐教坊曲名。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玄宗与杨妃在兴庆宫沉香亭观赏牡丹，命李白作新乐词，遂成《清平调词》三首，本篇为第一首。首句以云比杨妃的衣裳，花比杨妃的容貌，而又用一个“想”字，化实为虚，尤见新颖。次句写春风和煦，带露的牡丹显得更加鲜艳，暗喻杨妃受君王宠幸而更为娇美。花与人交映着写，写花即写人，写人亦写花。诗歌后两句，诗人想象升腾到了仙境，认为这样超绝人寰的花容国色，只有在神仙世界中才能见到，又用“若非”、“会向”二词，故意不作肯定之说，显得恍惚迷离，精妙无比。

清　明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这首诗不见于《樊川诗集》、《别集》及《全唐诗》中。最早见于旧题谢枋得编的《千家诗》。诗歌写清明时细雨濛濛，奔忙在旅途上的行人心情愁苦，希望借酒浇愁，牧童遥指酒家所在的杏花村。全诗象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意境优美，形象鲜明，语言清新自然，耐人寻味。千百年来成为家弦户诵之作。而“杏花村”则几乎成了酒家的美称。

清　明

宋·王禹偁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借写清明，肯定了古代读书人在贫困潦倒中，依然挑灯苦学的精神。表达方法新颖，首句连用两个“无”字，活画出读书人生活的贫苦；次句以“野僧”为喻，写出了读书人处境的冷落。后两句着力写读书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仍能通宵达旦、专心向学。作者采用衬托手法，使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以深刻印象。

淮上与友人别

唐·郑谷作，七言绝句。这首诗把离情别绪写得婉转尽致。首句“扬子江头杨柳春”，点明与友人分别的地点、时间。次句“杨花愁杀渡江人”，托物寄情，随风飘忽无定的杨柳花，勾起彼此天涯羁旅生活的愁绪。接着写两人日暮在江边驿亭依依话别，远处传来凄怨笛声，写得含蓄有情致，进一步烘托分别时的怅惘之情。结句“君向潇湘我向秦”，别具匠心，描写分别之后，各走一方，南北异

途，前程茫茫，后会无期。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十评："落句不言离情，却从言外领取，与韦左司(韦应物)《闻雁》诗同一法也。"俞陛云《诗镜浅说续编》评："送别诗，惟'西出阳关'(王维《渭城曲》)，久推绝唱。此诗情文并美，可称余响。凡长亭送客，已情所难堪，客中送客，倍觉销魂也。"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唐·韦应物作，五言律诗。淮上，今江苏淮阴一带。梁州，在今陕西西南南郑县东，唐属山南西道。诗歌从淮上相会之时，回溯到十年前客中聚首的情形。用"浮云"、"流水"比喻两人身世的飘零与年华的消逝，则见面之后，欢笑如旧，鬓发已白，自然顺理成章。最后写因见故人而思旧乡，发出不如归去之叹。诗歌语言朴实晓畅，以真挚的友谊为思想基础，把老友间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与年华已逝的感慨糅在一起来写，全诗疏朗洗练，熔裁得体。

淮中晚泊犊头

宋·苏舜钦作，七言绝句。诗中展开了一幅优美的自然风光画面：碧绿的原野与艳丽的野花相映成趣；天晚停泊小舟于古祠之下，在满川风雨中静观春潮的升涨。这里不仅反映了诗人恬淡的生活情趣，也流露出他的孤寂和不平静的心情。全诗清丽中颇透雄健。诗人运用映衬手法，把春天傍晚淮上的风光写得鲜明生动。

淮阴侯列传

散文，《史记》的一篇。记述汉开国功臣、大将韩信的生平事迹。先述早年贫困，寄食；忍辱，出人胯下；投项梁、项羽军，不为所重；改从刘邦，萧何以为"国士无双"，终拜大将。继述韩信连破魏、赵，用广武君之言，招降燕国。又写韩信破齐，败楚，兼及韩信贪位图名，和刘邦对他的猜忌。接着详述武涉、蒯通先后劝说韩信叛汉而韩信不听，带写韩信得志不忘旧恩，以德报德，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末述韩信终因谋反被杀，三族遭夷，又及蒯通遭擒而复被释，为韩信事的余波。最后以太史公史赞完篇。全篇突出了韩信的军事指挥才能，所用的木罂偷渡、背水为营、汉易赵帜、塞河淹敌等都是制胜的奇谋，他有"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功。也突出了韩信只通军事、不懂政治，对刘邦抱着一派天真和忠悫的为人。面对武涉的策反，韩信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蒯通劝韩信反汉，韩信又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司马迁让史实说明，谓韩信谋反，实属诬陷；杀韩信而灭其三族，更是冤枉。作者在赞语中对韩信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并说："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对韩信不反于天下大乱之时，却叛于天下已定之后，表示了不可解。这实为作者的微辞，迂回曲折地揭发和谴责了刘邦处心积虑诛杀开国功臣的不义之举。

淮村兵后

宋·戴复古作，七言绝句。小诗写淮河岸边村庄惨遭战争洗劫的残破

景象。诗中写榛莽在在，人烟断绝，仅能从断壁颓垣中推断和辨识昔日的人家；只有无主的弱小桃树仍然活着，开出红花，在凄凉寂寞中显出一线生机和一缕春意。小诗写得朴实、真率，不假修饰，表现了诗人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战乱的谴责。

渔　父

《楚辞》的一篇，战国楚·无名氏作。旧传为屈原所作，实际上它该是在屈原殁后，楚国人为悼念他而用赋体记载下来的有关屈原的传说。本篇表现了爱国诗人屈原不肯与龌龊的社会同流合污，宁愿“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蒙世俗之尘埃”的高尚品质。它通过在流放中的屈原与隐士渔父的两段问答，从两种不同思想认识的对比中，表现了作者对屈原自沉汨罗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理解。这是一篇似文似诗、不歌而诵的新的体裁，富于形象性和戏剧性，可能是从楚辞向汉赋演化过程中的早期产物。本篇写得洗练、轻冷，十分生动，不失为散文诗型小赋的楷模。

渔　翁

唐·柳宗元作于永州，七言古诗。这首诗通过描写渔翁的日常生活，勾画了一个追山逐水悠然自得的渔翁形象，反映了作者被贬之后孤傲寂寞的情怀。全诗用明快而清丽的笔调，描绘眼前倏忽变化的事物。江上日出前的景色，尤其写得奇妙动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的“绿”字和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同是一字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冷斋诗话》云：“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

渔　家

清·郑燮作，七言绝句。写渔民清贫生活，纯用白描。诗中连用“卖”“籴”“拔”“晒”四个动词，极写渔民奔波劳苦之状。“垂杨”“古岸”“归船”描绘出一派画意，其中隐含着自食其力的乐趣。诗人不为格调、神韵说所笼络，以清新质朴的语言抒写性情，反映劳动生活，极富特色。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宋·范仲淹作，词。约在宋仁宗康定元年与庆历三年间（公元1040—1043年），范仲淹在西北军中作《渔家傲》数阕，都用“塞下秋来”为首句，咏叹边防战士的辛劳，后仅存此一首，被欧阳修称为“穷塞主之词”。这首词与《苏幕遮》一词，同为抒情名篇。词的上片描绘边塞一派萧索的秋景，“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凉的秋声及“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孤寂的边城。下片即景抒情，写出了边镇生活的劳苦，抒发了万里戍边的战士“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责任感及思妇的哀切之情。末句“将军白发征夫泪”苍凉悲壮，慷慨生哀。全词感情深沉、壮烈，风格雄浑。用边塞军中生活作题材，为宋早期词作少有。范仲淹突破了当时多数词人所拘守的剪红刻翠的“艳科”范围，扩大了词的创作领域，为后来豪放词风开了先河。此词在香艳绮丽的五代词风弥漫的宋初词坛上，确是超尘拔俗别开生面的杰作，是边塞词之绝唱。

渔家傲·记梦

宋·李清照作，词。这篇南渡后的作品，与她后期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其它词作不同，此词借助梦境的描

绘，创造出一个幻想中的神话世界，表达了作者要求摆脱现实苦恼、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具有豪迈雄健的气概，是作者突破了婉约风格的代表作。上片写作者梦魂飞渡天河，排开翻滚的浪涛，穿过迷茫的水雾，到达天帝的住所，聆听天帝的询问，把梦境写得生动、逼真。下片写作者回答天帝的询问，说自己徒有诗才，却日暮途远，唯恐时不我待，于是表示乘九万里的大风，直奔向海上三仙山的愿望。这首词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以粗犷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创造出虚无缥缈的梦境。词中不仅景物变化莫测，奇异生动，而且以人神对话来抒发襟抱，构思更是深邃奇崛。其次，作者笔下的梦境紧凑而有故事性。词中恣肆与沉郁结合，笔力矫拔，意境开阔。黄了翁在《蓼园词选》中评此词"无一毫钗粉气"。梁启超也在《艺蘅馆词选》里说此词"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

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

唐·张志和作，词。《渔歌子》又名《渔父》，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分单调与双调，本首为单调。这是作者退隐江湖后的作品，词中描绘出一幅青山、绿水、红桃、白鹭、细雨、扁舟的水乡春雨垂钓图。语言清丽，色调鲜明，从景物描写中显露出作者爱慕自然、追求自由、隐居不仕的志趣。这首词艺术成就很高，而且，表达出来的情趣，也很合失意士大夫的口味，当时就有许多人赓和，并流传到日本，日本的嵯峨天皇（公元 804—823 年在位)还亲自和了五首(《日本填词学史话》)。苏轼谪居黄州时，曾游西塞山并因"元真(张志和)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其语以《浣溪沙》歌之"。黄山谷、徐俯等也都称赞此词，并把此词的句子用入自己的词作中。清刘熙《艺概》卷四称："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阕，风流千古。"

寄　人

唐·张泌作，七言绝句。据清李良年《词坛纪事》载：张泌早年与浣衣邻女相爱，曾作《江神子》词。后终年不复见，却于梦中相遇，乃作此诗，寄怀念之情。全诗尽写梦境。起句梦中到了谢家，次句写梦中所见，曲径回廊依旧，唯独不见恋人踪影。后两句写梦后无限怅惘情绪，夜深人静，露冷花落，一轮明月依然临照离人庭院的落花。往日欢情，别后相思，都在不言之中。构思奇巧，情意深挚，缠绵婉转。

寄王琳

北朝周·庾信作，五言古诗。是作者回赠王琳的一首小诗。王琳因平侯景之乱有功，以后又连连举兵匡救梁王朝，是个梁代的忠臣。庾信身羁北朝，但与王琳的志向相通，因而小诗充满了同声同气的真挚情感。小诗虽仅有四句二十字，却表现了诗人对故国的热切思念以及与王琳交谊的深厚；也可以从中窥见作者内心的痛苦。小诗文字明朗、精约，意绪悲凉、深沉。

寄　夫

唐·陈玉兰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写闺妇对征夫的关怀和思念之情。诗用第一人称写法，细腻描绘给丈夫寄寒衣前前后后一系列心理活动，"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既

表达了夫妻间真挚的爱情，又对战乱造成夫妻离散、天隔一方的强烈愤慨。全诗用对比手法，如“一行”与“千行”相对，“寒到”与“衣到”相对，四句诗中有四个字重复出现，构成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语调，音节谐美，情意婉转。黄叔灿《唐诗笺注》评：“情到真处，不假雕琢，自成至文，且无一字可易，几于天籁矣。最好在第二句，绝似盛唐人语。”

寄扬州韩绰判官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这是作者离开扬州后寄给友人的诗章。前两句咏及山、水、草、木，描绘出江南深秋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对于扬州及友人的怀念。后两句用“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来倜侃友人近况，不但韩判官的风流倜傥的才貌依稀可见，两人亲昵深厚的友谊得以重温，而且进一步描绘了扬州月夜特有风光，使诗歌平添风韵，而不流于轻薄。全诗写景有色有声，清丽动人；又把对友人的问讯隐含在诗意的描写之中，顿觉韵味无穷，千百年来传诵不衰。

寄全椒山中道士

唐·韦应物作，五言古诗。写于滁州刺史任内。全椒，今安徽全椒县，唐属滁州。诗歌写风雨之夜，作者怀念山中的道士朋友，想持酒去访，又恐不能相遇的心情。诗歌刻画了一个远离现实的隐者形象。结尾“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虽是推想之辞，但宛转地表现了隐者飘逸出尘的生活趣味，以及作者寻友而无信心必遇的怅惘之情。全诗锤炼自然，萧疏中见空阔，平淡中见真挚，前人评价很高。《唐宋诗举要》中记载，有人说它“一片神行”，有人说它是“化工笔”。《许彦周诗话》载：“韦苏州诗：‘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施补华《岘傭说诗》也指出：“《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

寄黄几复

宋·黄庭坚作，七言律诗。作者与黄介是同乡，自幼来往密切。这首诗叙述分别后的情景，及对友人的深切怀念；诗中称赞黄介廉正、干练、好学，并对其垂老沉沦深表同情。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诗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两句，形象地描述了当年相聚的短暂和离别的漫长，以及生活的愁苦。两句都用比喻和对比的手法，表现层层的含意。“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是情感哀乐的对比，“一杯酒”与“十年灯”是时间短长的对比。句法别致，不用一个动词，全以名词构成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五六两句用拗体，“但有四立壁”连用五个仄声字，并不在下句补救；后边也顺中带拗。诗人特意用这种瘦硬奇峭的句法表现黄介不苟于俗的性格，可谓恰到好处。这首诗从立意、句法到用字，都力戒平熟，刻意于难处、拗处表现工力。诗中用典也不蹈故辙，自有新意。

寄李儋元锡

唐·韦应物作，七言律诗。李儋字元锡，曾官殿中侍御史，作者与他唱酬的作品很多。本首是怀人感事的

诗作，成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诗人为滁州刺史时。诗歌以花开花落，不觉别离一年开笔，以西楼望月，盼与友人相聚作结，首尾照应，连成一体，把别后的相思，真挚的友情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中间两联伤世悯人，特别是发出“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叹，反映了作者同情人民穷苦，谴责自己失职，使此诗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自宋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黄彻认为：“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䂬溪诗话》）

寄李翱书

唐·斐度作，散文。这是作者读李翱新作二十篇后，给李翱的复信，阐明了自己对于为文的主张。作者历举从孔子、周公，直到董仲舒、刘向诸人各有不同之风格，但总结他们都是“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因而提倡为文贵在自然，“达则已，理穷则已”，而不要故意“高之，下之，详之，略之”。认为文章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形式。他既批评骈文“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又认为古文着重在形式上纠偏，不免“砾章裂句，隳废声韵”。作者在古文与骈文上采取近乎折中的态度，这些见解还是有见地的。至于文中对韩愈“以文为戏”的批评，则是作者保守思想的局限。这是一篇比较有名的文论。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大约是作者晚年流寓安徽时的作品。五松山，在今安徽铜陵县南。本篇写诗人在一个寒夜里，投宿五松山下，农妇荀媪诚挚款待，“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的生活，引起了诗人的同情，而荀媪的盛情，更使诗人由衷地感谢和惭愧。诗歌风格朴素自然，语言清淡而有风韵，是李白诗中另具一格的作品。

宿　府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写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六月，时杜甫由严武推荐，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此诗是就职后在严武幕府中写的。“独宿”二字，是一诗之眼。秋夜独宿幕府，眼见“蜡炬残”，其夜不能寐之苦，已见言外。颔联写“独宿”的所见所闻，“永夜角声”，意味战乱未息，引起诗人许多联想。前二联写“独宿”之景，而情含景中。后两联则就“独宿”之景，直抒独宿之情。在漫漫的长夜里，诗人展转反侧，心事重重，为战乱十年来流离失所，漂泊外乡，音书断绝，归路艰难而感慨。下四句重在言情，而情触景生。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记》里分析此诗：“此秋夜‘宿府’而有感也。上四叙景，下四言情。首句点‘府’，次句点‘宿’。角声惨栗，悲哉自语；月色分明，好与谁看：此‘独宿’凄凉之况也。乡书阔绝，归路艰难；流落多年，借栖幕府：此‘独宿’伤感之意也。玩‘强移’二字，盖不得已而暂依幕下耳。”

宿建德江

唐·孟浩然作，五言绝句。写成于漫游吴越之时。这首诗描绘舟泊烟渚，日暮添愁，野旷寂寥，月近舟人，抒发了羁旅愁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两句，既是眼前实景，又

融合着诗人感受。尤其“低”字饶有情趣，羁旅的怅惘，落第的失望，人生的坎坷，心灵的孤寂，思想的破灭，……旧绪新愁，皆蕴藏在“月近人”的“皆着我之色彩”的刻画中。

宿洞霄宫(秋山不可尽)

宋·林逋作，五言律诗。写秋山之美。诗中描绘了洞霄宫四周秋山缤纷多姿的美态；碧涧红叶、青山白云、飞鸟鸣蝉。而“芭蕉夜雨”表现了绵绵的秋思。全诗辞句清丽，色彩鲜明，对仗工整，是一首写秋景的好诗。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崔雍崔衮，是崔戎的儿子，作者曾受知于他们的父亲。全诗通过环境与景物的描写，寓情于景，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特别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意境，把永夜不寐，相思念远之情表达得十分真挚、深刻，并寓作者身世之叹。全诗婉曲深沉，情味隽永，故纪昀说：“相思二句微露端倪，寄怀之意全在言外。”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唐·孟浩然作，五言律诗。写成于长安失意后漫游吴越时。桐庐江是钱塘江流经桐庐县一带的别称。这首诗是写乘舟停宿桐庐江，因旅途孤寂而怀念广陵(今扬州)旧友。上半写闻猿愁啼，流急夜渡，风鸣叶落，月照孤舟，构成一激荡孤凄的意境，预示着境中人——作者心绪的孤独难宁。下半抒发观景之感，建德非已故乡，唯忆扬州旧游，幻想两行清泪，遥寄大海西头。前半段“愁”“急”“鸣”“孤”，气氛十足，为后半段抒情铺下坚实基础。但诗人不渲泄求仕失败的痛楚，不超越游子的常情：孤独的难堪，怀友的愁思。把胸中的暴风骤雨化为笔端的两行清泪。因写景已露心绪端倪，抒情即刻意淡化。

宿紫阁山北村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官左拾遗时作。唐中叶以后，皇帝派亲信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禁卫军)护军中尉。元和时期，神策军修筑宫殿，修建安国寺，为最高统治者树立功德碑。他们有恃无恐，为非作歹。这首诗即作者通过亲眼所见村老遭抢的事实，揭露了神策军酷虐百姓的罪恶。诗中开樽欲饮的欢悦，反衬出夺酒、砍树的残暴。情节发展的描叙中，村老“敛手反如宾”“惜不得”与暴卒“夺”“掣”“持斧断其根”的动作对比，活画出神策军的凶残，村老的可怜。而于结尾暴卒说明身份时的骄横和诗人的悄声劝告，补述了他们肆意抢劫连皇帝谏官左拾遗都不放在眼里的原由，也画龙点睛地把批判矛头指向受皇帝恩宠的中尉。由于情景逼真，讽刺犀利，因此“闻《宿紫阁山北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

宿新市徐公店

宋·杨万里作，七言绝句。诗中描绘出春夏之间农村特有的风光和儿童在大自然中嬉戏的情景。一二句写朴素安恬的农村静景；三四句写儿童和蝴蝶的追逃动态。小诗构思新颖，画面鲜明；诗人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把人、物与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描绘得生动传神。刻画天真烂漫的儿童尤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全诗写得轻松活泼，充满浓厚的生活情趣。

梁甫吟

唐·李白作，七言古诗。约写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作者离开长安之时。《梁甫吟》属《相和歌辞·楚调曲》，声调悲凉、凄切。李白运用这一乐府旧题，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抨击朝政的黑暗。该诗第一段写吕尚和郦食其长期落魄，终于风云际会，大展宏图，暗喻出诗人当今虽怀才不遇，仍壮心不已；第二段以浪漫主义手法，写上天叩关，不得见天帝，暗示皇帝昏庸，奸佞当道，朝政腐败，谗言可畏；第三段以神剑终合的典故，表示诗人要安于困厄，以待时机。诗中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意境奇幻多姿，错落有致，气势磅礴，激越悲壮，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唐宋诗举要》中引吴北江对此诗的评论说："雄奇俊伟，韩公(韩愈)所谓'光焰万丈'者也。"

谏太宗十思疏

唐·魏征作，散文。成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本疏阐明了守成之君应如何治理天下，深得太宗赏识，太宗曾赐手诏，褒美魏征的直谏，检讨自己的过失，并将此疏放置案头，作为儆戒。文章开头以求木长者必固本，欲流远者必浚源的道理作比，说明"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归结到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接着又从守成之君易傲物结怨，丧失民心引出所呈谦冲自牧，虚心纳下，慎始敬终等十思来。最后以知人善任，垂拱而治作结。全文层层深入，条理分明，结构谨严，说理透辟，文风朴实简洁。

谏院题名记

宋·司马光作，散文。这篇题记是司马光于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为谏院题名刻石所作，阐述谏官的重大责任及应有的品格，指出"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文字简洁，耐人寻味。

谏逐客书

秦·李斯作，散文。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秦人发觉为秦兴修水利工程的专家郑国是韩国派来的破坏者。秦王听从宗室大臣的意见，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供职的外籍官员。楚国上蔡人李斯当时是秦国的客卿，也在被逐之数，在离开咸阳时写了这篇书信，规谏秦王逐客。作者首先举出穆公以下四代秦君任用的客卿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人都对秦国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如果不任用这四位贤臣，秦国取得"强大之名"与"富利之实"本属不可能。从秦国的历史出发，说明逐客之举是错误的。继而以秦王的现实生活为例，指出秦王身边的珠玉、骏马、美女、声乐，无不取自东方诸侯之国，秦王并未因其不产于秦而予拒绝，但在更为重要的人才问题上却采取了草率的态度：排斥客籍官员。这种重物轻人的作法，对于具有雄心大志的英明君主来说更是错误的。接着，作者反复说明任人唯其贤的道理和阐述利用东方六国人才来加强秦国的策略。指出，如果排斥贤能，就等于把武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窃贼；逐客的错误昭然若揭。最后总结全文，归纳要点，强调逐客会使秦国陷入孤立、危险的境地。全篇紧扣主题，脉络通明，前呼

后应，宏词雄辩，逻辑谨严。灵活地使用了排比、对偶、铺张等修辞手段，使文章曲折多变，气理纵横。恰当地运用虚词助字，也增添了作品的文采。其趋向骈俪的文风，对后代亦有较大的影响。这是流传至今的有秦一代最优秀的一篇驳论散文。

谒金门（风乍起）

五代南唐·冯延巳作，或题成幼文作，词。词中描写在春风吹拂、碧水如绉的春日里，一个因丈夫不归而愁绪满怀的少妇，无精打彩地手拿花枝，穿过花径，羡鸳鸯的成双成对，自己独依在栏干旁边，终日盼夫，以致发髻已松，玉簪斜坠，失望中忽然听到一声喜鹊叫，又萌希望。词中细致地刻画少妇由盼望到失望，由失望又重新燃起新希望的心情。“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既是写春景，又暗喻女主人公不平静的心情，十分精到，历来为人传诵。据《南唐书》卷二十一载：李璟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可见这两句词是传诵一时的名句。

谒金门·春半

宋·朱淑真作词。写闺中女子伤春伤别之情。上片情由景生，眼前的春之风物，无一不引起女主人公难以言说的苦闷；此情无人知晓，无法排遣，惟有怨天而已。下片写景，以景衬情，以莺燕的双飞齐鸣反衬出闺中女子的孤独寂寞。结尾“断肠芳草远”，点明是为离别而伤情。此词以刻画人物心理活动与抒写真情实感见长。作者虽率真地揭示内心的感受，然不一泻无余，至篇终才点破女主人公愁绪的来由；也不直陈胸臆，如以“十二阑干闲倚遍”表现百无聊赖，耐人寻思。小词凄切婉丽，雅致委曲。上片结得跌宕有趣，下片收得余味无穷，都代表了作者清新忧怨的词风。

隋宫（乘兴南游不戒严）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约是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作者任盐铁推官，游江东时，见隋宫故址，有感而作。诗歌举南游江都为例，仅用寥寥二十八字，深刻揭露了隋炀帝杨广荒淫害民的本质。诗歌抓住几个典型事例寓批判于描述之中。“不戒严”表现了骄横、昏庸，“拒谏”正是一意孤行的独夫形象，而“裁宫锦”一事，则把炀帝穷奢极侈，耗尽天下民财的罪行，鲜明地展现出来。故何焯说：“借锦帆点化，得水陆绎骚，民不堪命之状，如在目前。”姚培谦评道：“用意在‘举国’二字，半作障泥半作帆，寸丝不挂者，可胜道耶？”

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作者任盐铁推官，游江东时目睹隋宫故址而写下此篇。诗前半写隋炀帝锁闭长安宫殿，无止无休地南游，直至亡国。后半凭吊荒芜的隋宫、隋堤，讽刺地提出，如果炀帝在地下遇到陈后主的话，难道应该再欣赏《玉树后庭花》吗？何焯说：“前半展拓得开，后半发挥得足，真大手笔。”（见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诗中“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两句，用了“聚萤”、“种柳”两个典故，分别织入“有”、“无”的鲜明对比中，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这两句诗“兴在象外，活极妙极，可谓绝作”。

绮罗香(作冷欺花)

宋·史达祖作，词。这是咏雨怀人之作，全词刻画江南春雨，极为工细，虽然词中未见一个“雨”字，却处处写雨，句句写雨。上片写细雨纷飞的迷冥景色及蝶惊粉重、燕喜泥润，人愁佳约难赴，暗示怀人之意。下片写雨中“春潮晚急”的江景：“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的远处山景及近处的绿草、红花随流水，结尾“忆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几句，以回忆相聚的欢乐来反衬眼前的孤独处境。作者以春雨为中心，以怀人之情为线索，把分散的事物有机地组织成统一的有生命的艺术整体。多层结构与反复渲染，意境由浅入深，逐层深化。词中多用前人诗句与有关典故，由于运用恰当、巧妙，扩大了词的容量。

绵州巴歌

南朝乐府民歌，《乐府诗集》列入《杂歌谣辞》。也有人认为当是隋代民间诗。这是一篇咏瀑布之作。先叙在豆子山听到溪涧里的流水声如挝鼓，又说到扬平山见到流水冲激石头，溅起水珠散似落雨。这是交待瀑布的来路。又由鼓声联想到娶新妇，由落雨联想到龙女，由龙女引出织绢，而绢正是瀑布的形象。最后说明瀑布的去向：一半流入罗江，一半淌进玄武县。歌谣中专咏景物的作品本来不多，似这样形象鲜明、想象丰富的民歌尤为难得。

十二画

琅琊王歌

北朝民歌，当成于南北朝后秦时期。梁采入《鼓角横吹曲》。全诗八首：杂咏北方的社会生活，咏孤儿值得同情，愁人思乡，贵族男女衣着华丽、生活优游，长安的“光门”漂亮，客望主强，广平公姚弼善骑龙马；特别是“新买五尺刀”一首，表现爱刀甚于爱怜少女的豪情。都以朴拙的语言，反映出晋末北方人民的是非爱憎观念，也表现了他们豪犷尚武的精神。

琵琶行并序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作者被贬江州的第二年所作。篇中描述诗人江畔送客，听一位长安乐妓弹奏琵琶，诉说昔盛今衰的身世，联系诗人贬谪后的处境与心情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既表达了诗人对被压迫被损害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也渲泄了他被贬失意的不满与牢骚。这首长篇叙事诗，用先闻其声，再见其人，献露弹技，补述身世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位遭遇悲惨的艺妓的形象。其中音乐的描写，尤为精彩，“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形象贴切的比喻层出，借助视觉形象、听觉感受，再现乐声千变万化的艺术魅力，寄托“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孤独苦闷。全诗以琵琶声为线索，详略得当地写出两种典型人物的共同

命运，叙事抒情水乳交融，弹奏时萧瑟凄凉的环境描写，乐声急徐变奏之中透露出感情起伏，听众"悄无言""皆掩泣"的侧面描写，更增强艺术感染力，达到声情并茂之境。当时已是"胡儿能唱《琵琶》篇"，迄今一直是国内外传诵的名篇。明贺贻孙《诗筏》云："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

堤上行(江南江北望烟波)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长庆二年至四年(公元822—824年)作者任夔州刺史时作。这组诗剪取日暮争渡，月夜对歌，酒家迎客三个镜头描绘了江边居民生活图景和江堤旁船只来往不绝的兴旺景象。本诗为其中第二首，描写入夜时堤上见闻。在朦胧的夜暮下，江南江北的行人隔江对歌，歌声此伏彼起，传情寄怨，倾诉美好的爱情。"《桃叶》传情《竹枝》怨"既写巴山楚水人民爱唱的民歌，也婉转表达诗人身遭贬谪怨苦之情。结句"水流无限月明多"，以流水和月光的无限，比喻歌中"情"与"怨"的无限。诗歌音调婉谐，写景极富诗情画意，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景象深，意致远，婉转流丽，真名作也。落句情语，尤堪叫绝。"

韩干马十四匹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中或用白描，或用比喻，把十四匹马的种种神情、动态，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收到了"见诗如见画"的效果，成功地将静止的画面转变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写法上或合或分，穿插牧人，灵活多变，绝不雷同。最后借题发挥，发出"世无伯乐"的感慨。这首诗是诗人的得意之笔。

葛　生

《诗经·唐风》的一篇。《郑笺》、《诗集传》以为写妻子因丈夫远役未归而忧思。《诗序》则说旨在讽刺晋献公，献公"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综而言之该是寡妇哀悼亡夫的诗。全诗五章：前三章，诗人悼念死者，想象他枕着角枕，盖着锦被，在葛蔹遍布、荆棘丛生的坟茔里凄凉孤寂地长眠。后两章，自伤未来的漫长岁月极为惨淡可悲，惟待死后与良人同穴而葬才是自己的归宿。写得呜咽缠绵，真挚凄楚。

落日怅望

唐·马戴作，五言律诗。诗开头用孤云飞鸟往来倏忽起兴，感叹自己久滞他乡，接着描写夕阳西下，余辉反照秋山的暮色，表达了诗人久立怅望的情景。而结尾"临水不敢照，恐惊平昔颜"把乡愁之深，含蓄地表达出来了。诗歌情景分写而又浑然一体，颇得前人赞许，沈德潜在《唐诗别裁》评此诗"意格俱好，在晚唐中可云轩鹤立鸡群矣"。

落　花

宋·朱淑贞作，七言绝句。是描写晚春景物的短篇。前两句写景，描述繁盛的花枝遭到风雨的摧残，叩打着惜花人的心。诗人用拟人化手法，使花、风、雨好似能感、有知。后两句抒情，诗人表白自己的愿望，祈求司春的青帝当为作主，使花木久妍，春光永驻。深化了怜花的主题，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写得诗笔婉约，语言秀美。

喜见外弟又言别

唐·李益作，五言律诗。这首诗描写战乱年代人的悲欢离合。诗人经过十年离乱之后，与外弟意外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把初见时神情变化细腻传神地描绘出来，堪称佳句。十年阔别，一朝相遇，人间沧桑话不尽，想到天明又将分别，喜悦中又涌上离别的愁绪。语言自然朴素，感情真挚深厚。全诗一气贯穿，而又波澜起伏。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十一评此诗：“一气旋折，中唐诗仅见者。”

喜外弟卢纶见宿

唐·司空曙作，五言律诗。作者被贬谪，家境清贫，生活孤独，因而对表弟过访，感到喜出望外，并留宿畅叙。诗的前半写独处之悲，后写相逢之喜。诗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写的是秋雨黄叶，不仅烘托了凄凉的气氛，而且刻画了诗人穷愁潦倒的悲况。就在这样凄凉孤寂的环境里，表弟卢纶常来拜访，就更加衬出了情谊的分外可贵。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评论此诗：“前半写独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

焚书坑

唐·章碣作，七言绝句。这首咏古诗用夸张的手法，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一、二句叙述历史事实，竹帛化为烟火消失了，秦始皇帝业终成历史陈迹，“帝业虚”、“空锁”，是着意之笔，“祖龙居”，褒贬自见。“坑灰未冷山东乱”极言反秦之迅速，进一步用史实来否定“焚书”。并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收尾，嘲讽秦始皇书虽焚了，儒也坑了，但不读书的刘邦、项羽仍揭竿而起，未能挽救覆灭的命运。

惠崇春江晚景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此诗是为题惠崇僧人的《春江晚景》山水画而作。诗中不仅再现了图画的内容，而且以丰富巧妙的想象和意趣盎然的笔触，补充了画面的不足，创造出新的诗境，描绘了江南水乡的早春风光及视觉之外春水方生的暖意和“河豚欲上”的信息。写得绘声绘色，生动活泼，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春江水暖鸭先知”句，尤为脍炙人口。此诗抓住了春天的特征，从自然景物因季节变换处落笔，不仅意境新颖，而且洋溢着盎然的乐观情趣，给人以“触处生春”的美好感受。此诗篇幅虽短，容量却很大；语言明快，韵味悠长。尽管《春江晚景》一画早已失传，而这首题画诗却独立流传，久诵不衰。

越州赵公救灾记

宋·曾巩作，散文。赵公，指赵抃，字阅道，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实任越州行政长官，世称“铁面御史”。本文详尽地记叙赵抃知越州时救灾的始末，文字简洁，条理分明。先记饥荒的严重情况及救灾措施，后记设病坊医治病患及掩葬死者的措施。客观上真实地反映出人民受灾的惨状：“民饥馑病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文章在赞颂赵抃关心人民疾苦的同时，插以议论：“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目的在于教育“有志于民”的官吏应努力效法，对后人有一定教益。所记虽属琐碎，却能要言不烦；以正面记实、侧

面烘托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也是成功的。

雁门太守行

唐·李贺作，七言古诗。“雁门太守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瑟调曲》。本篇描写敌军压境，危城将破，守城将士临危不惧的场面，勾画他们举旗击鼓出战的形象，颂扬他们誓死报国的牺牲精神，构成了一首苍凉悲壮的战歌。反映了作者希望朝廷重用贤才，平藩安边的愿望。诗中运用了“黑”、“红”、“金”、“紫”、“胭脂”等色调凝重的字眼，使景物具有鲜明的色彩，渲染了战争的惨烈气氛，突出了战士们浴血奋战的形象。首句“黑云压城城欲摧”，既是写实，又有一种比喻意义，经常为后人引用。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李贺以诗卷谒韩愈，第一篇《雁门太守行》，韩愈很欣赏。

雁荡山记

宋·沈括作，散文。作者是王安石变法革新的骨干人物，宋神宗赵顼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作者奉命视察浙江农田水利和新法执行情况时，他曾到浙东实地考察了雁荡山，发现雁荡山诸峰顶部都在同一水平面上，推测它是被流水长期浸蚀冲刷而成的平原。这是世界地质史上较早提出的水蚀形成山岳的科学创见。本文重点是说明雁荡山发现的经过和形成的原因，其间对风景的奇秀、山势的峭拔也有所描述。语言简洁，生动形象，充满诗情画意。

插秧歌

宋·杨万里作，七言古诗。写插秧时农民的辛勤劳动。作者以赞扬的口吻描写了农民一家不分男女老幼，紧张插秧的劳动场面：不怕雨淋，不顾吃饭，“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简直达到了忘我的程度。写得细致具体，形象、生动。诗中以盔甲比喻笠簑，把农民写成战士，把插秧比作战斗，热情赞扬他们与大自然搏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通俗浅近，在古代诗歌中独具一格。

插田歌并引

唐·刘禹锡作，五言古诗。写于诗人被贬为连州刺史期间。诗的前半篇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一派春光中农民插田的场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后半篇叙述农民回村路上与计吏饶有趣味的对话。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农夫勤劳淳朴的高尚品德与计吏游手好闲、行贿买官的恶劣品质形成鲜明对照，辛辣地讽刺小官吏的钻营伎俩，揭露封建朝廷的弊政。全诗运用白描手法，语言通俗、幽默。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此诗：“前状插田唱歌，如闻其声，后状计吏问答，如绘其形。”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唐·王维作，五言律诗。作者居辋川，“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新唐书·王维传》)。这诗写辋川山水田园深秋暮景，以及隐居的闲逸、友情的真挚。首联、颈联摹景，寒山苍翠，秋水潺湲，“渡头余日落，墟里上孤烟”，极富特色的暮秋特色之景，染上凄清孤寂之情。颔、尾联写人，倚杖柴门，临风听蝉，友酣我醉，狂歌门前，寂寞闲适之中片刻欢愉，愈现情谊之可贵。摹景写人交叉叠进，相映生趣。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南朝齐·谢朓作，五言古诗。谢朓曾为荆州随王萧子隆的文学侍从官，甚得随王的爱重。这引起长史王秀之的嫉妒和谗毁，齐武帝便下令，从随王身边召回了谢朓。谢朓连夜从新林浦出发，赶回都城金陵。在途中，写成此诗，赠给随王府的同事。诗中写眼前之景，叙旧日之谊，也流露出忧谗畏讥的心情。起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气魄浩大，滔滔莽莽，足以笼罩全诗，使诗的主调在开始就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这种写法显然是对曹植诗的继承。末句"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惆怅之中庆幸自己得以远祸全躯。结得朴实、厚重。诗中的思绪有低有昂，句子或沉或响，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融合得极为自然，收到真切动人的效果。其"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之句写出星月交辉中宫殿庄严壮丽的景象，为盛唐诗人树立了楷模。钟嵘《诗品》说谢朓诗"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则认为谢朓此类诗，不能只哦传它的警句而不深求它的谋篇之法；如果全面研究，则"恒见其高，未见其踬"了。

悲陈陶

唐·杜甫作，七言古诗。写于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冬。这年十月，宰相房琯率师讨伐安禄山，企图收复两京。当时敌势正盛，宦官促战，房琯仓促出兵，官军在陈陶泽惨败，四万人生还不及数千。当时杜甫被俘于长安，闻知消息，极为哀痛，目击叛军骄横凶残，悲愤至极，因作此诗。前四句写官军之败，寄寓悲悼，后四句写叛军虽骄纵，而人心仍思唐。全诗叙事，字字句句渗透着诗人的悲愤之情，用语简洁生动，诗风沉郁。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道："官军之聊草败没，贼军之得志骄横，两两如生，结语兜转一笔好，写出人心不去。"

悲愤诗

汉·蔡琰作，五言诗。是女诗人被赎归汉、和董祀结婚后，痛定思痛的作品。全诗一百零八句。前四十句，作者记述被董卓的乱兵所掳，和被押入胡的苦难经历，揭露了军阀与胡兵的残酷，描写了人民的惨痛遭遇，从而展现了东汉末期混乱的社会面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诗中如实地勾画出"马边悬男首，马后载妇女"的现象和"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的情景。次四十句，记述在南匈奴时思念故乡的苦楚，以及被赎后必须和胡儿分离的惨痛。"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顾"，写出了女诗人临发惜别的悲苦心理。后二十八句，陈说归途之中和到家之后的所见所感：描绘兵燹之余的荒凉景色，凄怆动人；寻思自己的身世，惧怕遭到新夫的鄙视，包含着一层隐痛与不安。写得不碎不乱，若断若续，激昂酸楚，情真意深。

悲　歌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又题《悲歌行》。这是一篇描写社会动乱中无家可归的游子怀恋乡土的小诗。全诗八句，起二句矫健而沉痛："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好象是在自我宽解，其实是更为深刻地表现了无法控制的悲愁。继而述说无家可归与欲归不得的忧烦，最后以"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二句作结，进一步写出幽怨沉哀啮蚀心灵的莫大痛苦。诗语浑朴洗练，感人至深。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作，五言律诗。这是十六岁时写的应考习作。凡限定的诗题，要加“赋得”二字，全篇应空灵浑成，起承转合分明，对仗精工。因束缚多，此体向少佳作，本首却是传诵不衰的名篇。诗描写芳草茂繁友人相别，抒发了送别的深情。诗中实写自然界草的秋枯春荣，暗喻人生的悲欢离合，想象别致，情趣隽永。特别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象，充满着顽强的精神，一扫送别容易产生的感伤之情，给人以积极求进的鼓舞。全诗情真意深，在送别诗中是别具风格的。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自江南入京，拿诗文谒见名士顾况，顾况暗示他京城不易扬名，用白的名字打趣：“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当顾看到披卷首篇的此诗后，大加赞赏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到处赞扬。可见此诗当时已被人称赞不已。

赋得暮雨送李胄

唐·韦应物作，五言律诗。古人相聚分题赋诗，则在所得的题上加“赋得”二字，后来考试中规定的，或在其他场合指定、限定的诗题，都在前面加“赋得”二字。本篇便是送别李胄得“暮雨”为题而作的一首诗。李胄又作李渭、李曹。诗歌首句点雨，次句点暮，三、四句以帆重衬微雨，以鸟飞迟映薄暮。五、六句又以远望景色再写暮雨。经过前后照应，直将一幅楚江暮雨图展示读者眼前。最后两句写送别，以“沾襟比散丝”将别泪比作密雨，把暮雨与送别扣紧。结构谨严，构思细腻。

蝜蝂传

唐·柳宗元作，散文。这是作者在永州时期的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讽刺小品。文章抓住蝜蝂贪取物，又好爬高，终至坠死的特征，加以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写，然后引出当今的达官贵人们，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不到身败名裂不肯回头，指出他们“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本文猛烈地抨击了当时腐败的吏治，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文章中把人、虫相比，两两对照着来写，讽刺辛辣有力。

跋李庄简公家书

宋·陆游作，散文。李庄简，即李光，高宗朝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因反对降金与秦桧政见不合，被贬，居琼州八年。《家书》为贬居琼州时所作。陆游之父陆宰是李光好友。这篇跋仅以百余字回忆李光罢归时的言行：“‘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真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

宋·辛弃疾作，散文。宋高宗绍兴辛巳（公元1161年）金兵南侵，宰相陈康伯劝帝亲征，击败金兵于采石。陈康伯曾为此拟诏草以雪耻复国，但腐败的宋王朝并未按此诏行事，竟向金人称臣纳贡。作者这篇跋文仅四十余字，却概括地指出了国家兴亡的重大教训，并抒发了自己的无限感慨：“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文字简短，概括性强，语意深沉，感情炽烈。

暑旱苦热

宋·王令作，七言古诗。描写盛夏干旱炎热，体现作者鲜明爱憎。全诗八句，最后两句“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充分体现作者不忍独乐于清凉世界而愿与天下人同忧共苦的崇高情感与博大胸襟。诗中境界开阔，构思奇妙，气魄宏伟，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特色。

锁阳台（白玉楼高）

宋·周邦彦作，词。这首词写漫游月宫，把幻想中的天上景物描绘得象图画一样鲜明。这样的词作，在古代是少见的。上片“暮云如幛褰开。银河一派，流出碧天来”几句，写诗人初入月宫所见，生动形象，富于幻想。下片写诗人对月宫的留恋之情。“坐看人间如掌，山河影，倒入琼杯”几句，写从天上俯视人间的情景，想象非凡。周邦彦的大多数词都是写儿女风情、离愁别恨，这一首游仙词，构思奇特，富有情趣，别具一格。

短歌行（对酒当歌）

三国魏·曹操作，乐府《相和歌平调曲》辞。清朱嘉征在《乐府广序》卷八中说：“《短歌行》，歌对酒，燕雅也。”这是一首感情充沛、调子苍凉的抒情诗。诗里惋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披露求贤若渴的深衷和倾吐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其中糅合着悯伤离乱、怀念友人和欢迎宾客的种种感情，并有象征意味的夜景描写。诗里尽管存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使全诗蒙上一层低沉的色彩，但写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宏大抱负，毕竟为这首诗定下了务实、求进的基调。这是曹操诗歌创作中沉雄慷慨、古质莽苍、犹存汉音的名篇，也是他跌宕俊爽、时露霸气的代表作。

黍　离

《诗经·王风》的一篇。《诗序》说是“闵宗周也”。认为是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后，旧臣行役故都，看到宗庙宫室夷为田陇，遍植黍稷，徘徊忧伤，乃作此诗以寄恨。但诗意不类，实似写异乡羁客在抒发流落远方的孤寂和愁苦之情。全诗三章，章首都以成行的黍株起兴，赋出诗人心中的忧烦，责怪苍天不体恤下民。每章句式相同，一唱三复，愁绪缠绵，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诗中“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的比拟，恰当地刻画出一个忧心如焚的游子不能自宽的精神状态。

筑城词

唐·张籍作，七言古诗。这首诗借秦始皇筑长城讽今，反映人民对徭役的怨恨。诗只用了短短六十六个字，就把成千上万人筑成的场面，劳动者的呻吟，军吏的凶残，生动地描绘出来。篇末“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以悲愤感慨终结全篇，点题立旨，揭露当时民不堪命的徭役惨象。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唐·李白作，杂言古诗。友人王十二赠《寒夜独酌有怀》一诗，李白作此诗以答。诗歌开首八句借用东晋王子猷访戴的典故，来比喻王十二对自己的怀念，并为烘托这种美好的感情，描绘了一个晶莹明净的月夜。接着诗人对友人洋洋洒洒抒写自己满腔的愤懑。先写斗鸡邀宠的佞幸小人得势，屠城取功的武夫逢时，而志士才人受压，“万言不值一杯水”，“有如东风

射马耳”。鱼目混珠，蹇驴得意，一切都颠倒了，这都是因为在上者无德无识。次写自己黄金散尽也未交上知心朋友，而遭到象苍蝇一样的小人花言巧语的毁谤。最后，诗人面对现实，决心置荣辱于度外，而决不与小人为伍。并以严陵、韩信、祢衡这些才志之士作比，表达自己傲岸不屈的高洁人格；又以同朝的李邕、裴敦复被杀害警告自己，决心浪迹江湖，远离朝庭。诗歌揭露了安史之乱前夕朝政的黑暗，倾诉诗人受谗遭谤，大志难伸的满腔不平。激情喷涌而出，诗人的笔墨随着感情的波涛自由飞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诗歌虽直抒心臆，却是用了五光十色的形象，有议有叙有情，令人感到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气势。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唐·柳宗元作，散文。韦中立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写信给柳宗元，要求拜柳为师，作者写此信回复他。信的前半部谈到师道衰微，人言可畏，尽管韩愈作《师说》，抗颜而为师，但自己终不敢承担老师的名义。作者认为仅可与韦中立互相学习，“取其实而去其名”。后半部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与创作经验，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认为文以明道，“不苟为炳炳琅琅，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自己作文时决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而且学习五经旁及子史书，取各家之长，“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努力使文章含蓄而明朗，疏畅而简洁，清雅不俗，庄重不浮。这是作者有代表性的文论，可与韩愈《答李翊书》相比。作者有关师道与为文的主张，实与韩愈齐名，但韩愈《师说》出以正论，而本篇却多用反语，又以“蜀犬吠日”与“越犬吠雪”来比喻小人对师道的攻击，愤世疾俗之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作，散文。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开始实行新法。新法的实施对抑制大地主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熙宁三年，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要求罢新法复旧制，其第一书《与王介甫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中说：“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王安石深信新法对国家有利，而对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极为鄙视。本文就是针对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提出的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观点逐条加以驳斥，并对那些“不恤国事”的官僚政客予以有力的抨击。笔锋犀利，语势劲健；理足气盛，言简意切；表现出作者傲岸不屈的性格及其“劲悍廉厉”的文风，是后人传诵的名篇。

答李翊书

唐·韩愈作，散文。李翊，贞元十八年中进士，此文为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作。“李翊”，或作“李翱”。清人吴汝纶认为：“当依别本作答李翱，篇中所论，翊殆不足与闻。”文章回答了关于作文的问题，回顾了自己学文的三个阶段，阐述了作者对于为文的许多重要观点。作者认为道德是文章的根本，“仁义之人，其言蔼

如”，作文重在养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学习古人，重在有所得，而内容与形式不能简单模仿，强调创新，“唯陈言之务去”。这些都是当时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今天也有一定意义。文章从切身体会来谈，说理透辟，亲切动人。文笔遒劲，语言精练，是作者有名的文论之一。

答客难

汉·东方朔作，散文赋。作者常在帝侧，但始终不得重用。特别是在上书陈农战强国之策不被采纳后，尤为激愤，便写了《答客难》，自鸣不平。赋中设为主客问答，揭露封建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现实，抒写志士能人无地用武的苦闷。文中“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诸句，形象地写出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无法摆脱封建统治者任意摆布的可悲命运，同时尖锐地批评了汉武帝的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主观武断的用人作法，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作者也在文中说明“时不同则事必异”的道理，指出诸侯割据时人们可以择主而事，各展其才，而一统天下之后则贤愚无别，怀才不遇实属不可避免。看似安于现状，实是牢骚满腹。此赋虽系发泄不满之作，但在设难答辩中能够巧妙地寓正于反、寄感慨于滑稽，启人多思，发人深省。文里问答的方式，铺排的手法，自然的句式整齐，有意的韵散间厕，都显示了东方朔小赋的创造性；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后世文人的赞赏，汉唐以来的文章大家还颇有几个人摹拟此篇。

答鹿门知县二

明·唐顺之作，散文。这是写给当时著名唐宋派散文家茅坤的一封信。茅坤号鹿门，曾任青阳知县。信中围绕文章之“本色”立论，针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流弊，阐述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主张。他认为“心地超然”“具千古隻眼”“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而只知追求“绳墨布置，奇正转折”，“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这就是所谓本“色”有高、卑的不同。所以他要求文章家“洗涤心源，独立物表”，也就是摆脱思想束缚，去写个人独特的见解和真实的感受。这种注重新鲜内容的观点，对当时专事雕琢，一味袭古的形式主义文风是有力的批判。文中同时指出：“非谓一切抹煞，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以上见解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后来提出“独抒性灵”的公安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论理透辟，文辞踔厉、生动，是明代唐宋派文论的代表作。

答谢中书书

南朝梁·陶宏景作，骈文。是作者寄给中书鸿胪谢微（或作徵）谈江南山水的书信。在短短的数十言里，把山、水、石、竹、晨霭、夕阳、猿、鸟、鱼，都写得生动逼真、清丽自然，毫无刻意雕琢之弊。是山水小品的精华之作。

集灵台（虢国夫人承主恩）

唐·张祜作，七言绝句。集灵台在骊山上，为祀神之所。作者以集灵台为题的诗有二首，此为第二首。诗歌揭露杨氏姐妹专宠的傲横，讥刺玄宗与虢国夫人（杨贵妃的三姐）的暧昧关系。诗歌用“平明骑马入宫门”的描写，表现出虢国夫人自持恩宠，全

不管朝纪国法的骄横，而“淡扫蛾眉朝至尊”，把虢国夫人自炫美色，轻佻风骚，刻意承欢的形象勾画了出来。对玄宗与杨氏姐妹不正当的关系，不露声色地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诗歌表面上不用贬词，但似褒还贬，把批判与讽刺隐含其中。

畲田调（北山种了种南山）

宋·王禹偁作，七言绝句。写于诗人被贬商州时。序言里说，商州有深山穷谷，当地农民多刀耕火种，称为畲田。耕种时，邻里互助；耕作中击鼓歌唱以相勉励。诗人赞许这种淳朴的关系和互助的精神，希望其他州郡也能如此，故作此诗。诗中写出山地农民齐心协力、勤奋耕作的劳动场面，充满积极乐观情绪。语言浅近、生动，具有民歌风格，清新朴实。

鲁山山行

宋·梅尧臣作，五言律诗。这是诗人任襄城知县时的一篇游山之作。诗中晚秋山间妙峰、幽径、霜落、林空，写得幽深曲折，美丽静寂。“熊升树”“鹿饮溪”的描写，反映出山中寂静无人，野物怡然自得的神态，静中又添活力。以“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结尾，韵味无穷。诗人热爱自然景物和闲适的心情，写得清新可喜，充分显示了诗人深沉淡远的风格。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李白与杜甫同游齐鲁后，在鲁郡东石门分手时，写此诗送别。在秋高气爽、风景宜人的景色里，两位大诗人举杯话别，诗歌以“醉别”开篇，最后以干杯结束，话别调子，开朗豪放。诗中两位诗人的纯洁高尚、忠诚热烈的友谊与澄清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交相辉映。情深景秀，是记载两位大诗人友谊的名篇。

童区寄传

唐·柳宗元作，散文。作者谪居柳州时作。文章生动地描写了十一岁的少年区寄机智勇敢地杀死两个人贩子的故事，热情歌颂了这位少年英雄不畏强暴、善于斗争的精神。同时通过记叙广西一带贩卖人口成风，致使户口流耗而官府反借此谋利的现实，揭露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黑暗。但对于这种贩卖人口现象产生的根源，作者归结为“越人少恩”，是不对的。故事情节起伏波折，扣人心弦，区寄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

童心说

明·李贽作，散文。文章围绕“童心”说阐明了作者进步的文学主张。作者认为有童心，也就是有真心；有真情实感，才有真文学。并指出“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因此他认为为古人、古道立言的正统文学，“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是“语不由衷”“学无根底”的假文学。同时以“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否定了唾沫相袭的复古主义文风。他对被时人贱视的戏曲、小说，则极力赞美称之为“古今至文”，充分肯定它们的文学地位和价值。文中还以文学发展的角度，指出《六经》《论》《孟》并非“万世至论”，反对盲目崇拜，颂古非今。对袁宏道等文学理论，产生过一定影响。全文立论大胆，笔锋犀利，措语精要而言之凿凿，是摆脱传统古文格调的文论佳作。

湖口望庐山瀑布水

唐·张九龄作，五言律诗。作者

曾为宰相张说器重，擢升中书舍人。张说被贬，他也受牵连改任冀州刺史。上疏请改放江南，以便照顾老母。不期唐玄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领岭南道按察使”。才失宰相照顾，突得皇帝恩遇，顿扫沮丧，宏图欲展，便在由洪州都督转桂州都督前后作此诗，婉曲表达出此种情怀。这首诗是从鄱阳湖口远望庐山瀑布，赞叹迢落万丈的气势，穿过树障，脱出重云，得日普照，声威远传，超出群秀，积天地万物醇化的阔大，寓个人仕途沉浮于瀑布的形象描绘之中，藉自我化身——瀑布，寄托了诗人奋争崛起的抱负。

湖心亭看雪

明·张岱作，散文。这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小品。文中描写西湖湖心亭雪夜景色，抒发了作者独往赏雪的孤高情怀。作品以远观效果壮景，既展现了一幅西湖雪夜俯瞰图，又借沆砀茫然中的“余舟一芥”，寄寓了缥缈孤鸿的幽独之情。联系作者于明亡之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的生活，自然不难理解追记中所隐约的家国感慨。作者所创造的廓落、冷寂的雪夜境界，也因此具有了更深沉的艺术力量。全文不足二百字，写景兼叙事，淬砺净炼，短隽有味，是晚明绝佳的记游之作。至于文中所流露的消沉情绪，则应予以正确分析与认识。

湘夫人

《楚辞·九歌》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与《湘君》同是祀奉湘水之神的祭歌。全篇作男神湘君思念女神湘夫人的语气，极写望之不见，遇之无因的悲伤；描绘出凄清优美的景色，抒发了怅惘缠绵的感情。诗歌的最后写湘君捐弃湘夫人所赠的衣物，以示决绝，然而眷恋湘夫人的衷情并未改变，他仍盘桓等待，不肯去而不顾。和《湘君》篇一样，通过优美的神话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对人间纯洁爱情的赞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湘月（天风吹我）

清·龚自珍作，词。龚自珍诗文俶诡奇崛，震撼一世。而词的创作或飞扬，或绵丽，长调短制，兼而有之，尤以抒情为胜。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甚至以为龚“词胜于诗”。作者所存一百五十余首词中，虽不乏选色谈空之作，但也确有一些抒写襟抱，寄托微旨的佳构。《湘月》就是其中之一。序曰，嘉庆十七年壬申（公元1812年），离京至杭州，“泛舟西湖，述怀有赋”。词抒发了革故鼎新的济世情怀。上片回顾青少年“苍茫”生涯，直抒胸次，“屠狗功名，雕龙文章，岂是平生意”，透露了他不同于士流的非凡抱负。下片借香草美人，发求索中苦闷之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含无限慷慨、落寞之情，写尽平生思绪。歙洪子骏题词序曰：龚子二语，“是难兼得，未曾有也，爰填《金缕曲》赠之”。其佳句云“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且付与，山灵诧”。归懋仪《答龚璱人公子，即和原韵》曰：“奇气拏云，清淡滚雪，怀抱空古今。”

湘　君

《楚辞·九歌》的一篇，战国楚·屈原作。与《湘夫人》同是祭祀湘水之神的歌词。湘君、湘夫人的身份，历来主张不一。刘向《列女传》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王逸《楚辞章句》以湘君为湘水之神，

以湘夫人为舜二妃。而郭璞《山海经注》以为湘君、湘夫人是天帝的两个女儿，在人间为水神，不是舜的二妃。顾炎武《日知录》则主张湘君、湘夫人自是湘水的配偶神，与舜、二妃事无关。轩轾之下，当以顾炎武之说为长。本篇描写女神湘夫人欲会男神湘君未能如愿而感伤的情景。"驾飞龙兮北征"以下十句，写湘夫人出迎湘君，为湘君未来践约而失望。"桂棹兮兰枻"以下十句写湘夫人徘徊水上，为湘君薄情而懊恼。"朝骋骛兮江皋"以下十句，写湘夫人扫兴而返，毅然把湘君所赠定情之物抛入江心以示决绝，但踟蹰江岸不忍离去，仍对湘君顾念旧情抱有一线希望。全诗在刻画湘夫人的情绪变化上，委婉曲折，处处入微。

渭川田家

唐·王维作，五言古诗。这首描绘初夏田家暮归之景，而生羡慕之情。牛羊归巷，野老候扉，牧童忘归，蚕眠苗秀，田夫归途，晤语依依，一幅幅气息浓郁的田园风俗画展现。不论是应时而归，还是乐而忘归，均集中于"归"意。以他人的有所能归，反衬出自己的前途难有归宿，这便是明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点明的要旨："前八句皆情语，非景语。"经此铺垫，顺势借《诗经·式微》之典，抒归隐田园之志。由暮归之景，引出归隐之情，情景浑然，密契无间。

渡汉江

唐·宋之问作，五言绝句。作者从贬所泷州（广东罗定县）逃归，途经汉江，离他的故乡渐近时写成此诗。诗先追叙贬居岭外，以距离悬隔、音书久断，渲染孤子苦闷难堪，照常理应顺势渲染思亲之切，盼聚之灼，然诗人笔锋陡转，写出"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句。巧妙地运用反接法，出以一反常理之举：因久不知而急知，急知又怯知，怯家人受己株连的担心，怕所虑的不幸被证实，只得抑制急知的欲望，不敢向人打听。深刻真切、富于情致地表现出长期客居他乡，音书久无的人近乡时那特殊的复杂心理。这种反接法，极适于表达人间普遍存在的特殊复杂心理，而被诗人们多次运用。如杜甫《述怀》"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李商隐《无题》"楼响将登怯，帘烘欲过难"。

渡河北

北朝周·王褒作，五言古诗。这是一篇抒情短诗，写诗人在西魏攻破江陵后，随梁元帝降魏，渡黄河北上长安途中的羁旅之怀和故国之思。全诗八句：首二句写见木叶飘落，联想到《九歌·湘夫人》篇"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念及湖北江陵故都。三四句，以现实的地理关系，说明人在北国、身为北臣的处境已不可改变。五六句写朔方的音乐歌曲使人心悲肠断，不堪多闻。末二句，写迷路山河，不知所之，信马茫然的情景。诗篇表现了诗人不甘投北、不愿离南的苦衷隐痛。起调高亢，结语深沉，情致苍凉，诗笔简切。平仄仍属古体，对仗已似律诗。

渡荆门送别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这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作者初次出蜀时的作品。诗人沿江东下，船过荆门山之后，看到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壮阔景象与"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变幻奇观，心情喜悦，

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同时，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又荡起了对故乡的怀恋。全诗有如一幅长江出峡渡荆门的长轴山水图，囊括长江数千里的山光水色，格调雄浑，清新飘逸，表达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心情。

渡浙江问舟中人

唐·孟浩然作，七言绝句。开元十三载(公元725年)孟浩然南游吴越，沿汴河南下，经广陵渡江至杭州，然后，渡浙江之越州(今绍兴)，诗即作于此时。诗歌写作者渡江去越州的情景。首两句写潮落之后风平浪静，诗人喜登小舟，与人同舟共济过河。末两句“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把诗人在舟中急不可待的想见到越州风光的游子心情，表达得惟妙惟肖。诗歌淡泊而情意深挚，以问句结，更觉意味无穷，是一首造境飘逸的佳作。

渡湘江

唐·杜审言作，七言绝句。唐中宗时作者被贬峰州，流放途中渡湘江有感而作此诗。诗歌采用对比、反衬手法，首二句用今与昔对比，想起昔日在京城赏游园林，不禁生悲，今日见到花鸟争春，只能引起无限边愁。后两句用自己与湘江作比，以被贬不得已而“南窜”，不能象湘江一样向北流去。这是初唐时期一首较成熟的七言绝句。胡应麟《诗薮·内编》认为初唐七绝“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

游万柳堂记

清·刘大櫆作，散文。作品写作者三至“万柳之堂”，目睹其园兴衰变迁，借以喻指人世富贵无常，表示了对“贵极富溢”而穷奢极侈的鄙视。并遣责官僚为追求享乐，不惜民生膏脂兴建苑囿。全文叙事，议论，兼写景，蕴藉深远，短小有味，

游山西村

宋·陆游作，七言律诗。写于诗人免官闲居山阴时，是一首山村记游之作。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山村的优美风光，反映了农村节日习俗及农家好客的纯朴感情；表现了诗人对故乡农村淳朴生活的热爱。这首诗以简练朴实、自然晓畅的语言，表现出宽广的画面和多层次的意境；写得色彩明丽，情味悠长；写景与抒情和谐统一，给人以美的享受。全诗笔调轻松、明快。两联对仗工整而不拘泥，尤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既真实生动地描绘出深山野谷中颇具特色的山村风光，同时在客观上含有绝路逢生的理趣，增强了抒情色彩，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游子吟

唐·孟郊作，五言古诗。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任溧阳县尉时作。诗人选取了临行之际慈母为游子缝衣衫的普通场景，亲切而真淳地歌诵了伟大的母爱，以及游子对慈母的感念之情。诗中用春天和煦的阳光比母爱，以寸草心比游子之心。又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写慈母恩德的浩荡，饱含着游子知恩难报的一片深情。比喻新颖贴切，感情真挚动人，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游天台山赋

晋·孙绰作，散文赋。全赋六段，

前有序文。第一段，写天台山的形成，来历不凡，及其姿态雄伟奇挺；第二段，叙述天台山人迹罕至，指出天台之赤城山和瀑布为“二奇”；第三段，叙述刚入山时所经历的艰险；第四、五段，描写游山的情致；末段，游罢天台，作者就题发论。此赋没有把天台山作静态的、旁观的描写，尤为后来的游山诗赋所祖述。赋中兼有儒释两家言论；仙佛思想又与山水题材合而为一；这种作法对谢灵运以及后来的山水诗都有显著的影响。在刻画自然景物上，工丽细致，为当时所少有。赋里出世求仙心绪相当浓厚，这是在纷乱动荡的晋代政局下，士大夫排遣苦闷情绪的一种方式。此赋以其内容恢诞、文笔浏亮著称于当时。

游东田

南朝齐·谢朓作，五言古诗。东田是南齐惠文太子在钟山之下修筑别墅的风景区。此诗写游览东田，记述春暮夏始的东田景色。全诗十句：首二句言与友人出游消忧。中六句写登高远眺。末二句说虽无美酒之欢，却得山水之趣。诗里“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写出遥望之中的模糊美景；“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写出近观之下的真实佳境。胡应麟《诗薮·外编》认为“鱼戏”二句有晚唐诗特点，这正可以说明作者在观察事物入微方面已领先于同时代的诗人。

游东林山水记

宋·王质作，散文。作者记述了两天内游览东林山(在浙江省吴兴县西南)的见闻。先述首日所见：幽静多姿的山峦、变幻无常的烟霏、支离参错的溪流及人们摘菱、采莲、捕鱼的情景，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后叙次日所见：摇曳清秀的荷花、流萤点点的夜色、错落水中的星斗、使人惊奇的鸟鸣，构成一幅色彩绚丽的生动画面。文笔细腻洒脱，格调和谐新颖，比喻别致风趣，语言质朴凝练。

游仙诗

晋·郭璞作，五言组诗。现存十四首。其中四首还有阙文。诗中所写并非幻想中的仙山灵境，而是借歌咏神仙表达作者对富贵的蔑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远离尘嚣、全身避祸的向往而已。例如第一首，言仕宦求荣，不若高蹈遗世；第二首，暗以鬼谷子自比，披露隐居避世的怀抱和对列仙的倾慕；第四首，感到光阴易逝，学仙之志难以顺遂，衰老即将逼近，不免临水兴悲；第五首，慨叹才智之士知遇难期，而且穷达与否又各有可哀之处；第六首，描写神仙之乐，表示艳羡之情，又以燕昭、汉武为例慨叹世人学仙不得要领，终归徒劳。组诗明显地流露着逃避现实的气氛。不过组诗不是“正规”的游仙之作，所以钟嵘《诗品》中说它“词多慷慨，乖远玄宗”；指出“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等语乃“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刘熙载《艺概》也说此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组诗避免了谈仙言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毛病，写得形象生动，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

游灵岩记

清·姚鼐作，散文。此篇写乾隆四十年正月作者游泰山北之灵岩所见，可与《登泰山记》并读。文中先写灵岩形貌，次写灵岩寺周围初日林雪景象。最后是关于灵岩一带地理形势的考证。全文清通严整，状景笔简

而神足。此文体现了姚氏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创作主张。

游园不值

宋·叶绍翁作，七言绝句。前两句写诗人到朋友的小园赏花，但门闭无人，赏花不遂，不免失望。后两句写诗人徘徊园外，却见一枝盛开的杏花探出园墙，不禁欣喜。小诗捕捉典型而又能服务于主题，把败兴的事转变为高兴的事，表现出诗人巧于构思、善于炼意的才能。小诗的意境清新优美，妙趣横生，而皆出于自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见微知著，写出了大好春光横溢大地的活力，给人以春意醉人的美的享受。至于遣词造句间的呼应、对比，若"一枝"之于"满园"，"出墙来"之于"关不住"等，都处理得缜密灵活，也反映了作者的匠心独到。小诗写得蕴藉、开朗、生动、传神，发人联想。

游金山寺

宋·苏轼作，七言古诗。诗人登临金山寺，联系自己的身世，描绘长江的景物，寄托乡思；而在乡思深处蕴含着政治苦闷和牢骚。诗篇围绕长江着笔，特别是把"江心炬火"设想为江神的见怪，无中生有，由奇入幻，故意写得迷离恍忽，渲染出一缕乡思，流露了作者对宦游的厌倦。诗中写景、抒情，也间杂议论，写得奔放跳动，不受拘束。写景则色彩瑰丽，景象壮观；抒情则乡思绵邈，一往情深。全诗气势纵横，波澜壮阔；语言畅达，变化错综。用韵也奔放不羁，前十二句，四句一换韵，后十句改为两句一换韵，使音调变得急促紧凑。结合诗中神奇的内容，读来使人惊心动魄。

游黄山日记

明·徐宏祖作，散文。本篇是作者再游黄山之三日记后篇。作品着重描写历险游天都及登莲花峰所见奇妙景色。赞叹黄山秀异多姿，怜心醉魄，流露了作者对祖国壮丽山川的热爱之情；奋力上天都显示了作者勇于探索，不畏险阻的斗争精神。全文写景精妙，文笔古质朴茂，其中间有一、二抒情、议论之笔，使行文于严谨中见活脱。

游黄檗山

南朝梁·江淹作，五言古诗。黄檗山在今福建省福清县之西。作者被谪为建安(今福建建瓯)令时得游此山，因写此诗以记游。全诗二十句，多写黄檗山的自然景物，复言隐逸与长生是人的恒愿，秦皇汉武也不例外；自己本甘于清贫，贬居僻处，得以游山、服药亦是幸事。诗中"阳岫照鸾采，阴溪喷龙泉，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写得修饬而瑰丽。

游媚笔泉记

清·姚鼐作，散文。本篇写作者步循龙溪，游媚笔泉所见风景。文中着意描绘沿溪连崖、奇石，比拟逼肖如绘，突出了龙溪一带疏野、奇秀的风光特色。篇末记游中感受，渲染环境气氛，与柳宗元《小石潭记》同一笔法。全文语言净炼，用字讲究，音节顿挫而声调清壮，体现了姚文讲求"格、律、声色"的特点。

游满井记

明·王思任作，散文。游记主要写京郊满井一带杂市见闻。文中先交代满井位置、得名，引出满井之貌的描

写。然后着重记述市间官宦、平民、小贩、酒徒、恶棍等各类人物的活动，以及纷纭繁杂的生活现象。文章于冷眼旁观中隐含着对世俗惑狂的感慨。袁宏道有《满井游记》写京郊初春风光，一派诗情画意。此篇则着意人情世态寄托讽喻。文笔辛辣，雅俗兼包，刻画亦生动毕肖，别具风格。

游褒禅山记

宋·王安石作，散文。这篇借物言志的散文，名为游记却不以记游为主，而是结合记叙与议论以阐明治政、治学的态度。指出在政治或学术上有远大的追求，必须具备不畏艰险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才能到达“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境界。作者将探求真理的精神寓意于记游之中：以“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来说明学习和钻研是没有止境的，付出的努力越多，取得的收获也就越大。对于古来的事物主张“深思而慎取之”，表明作者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轻率盲从。这些见解至今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全文叙事简洁生动，深入浅出，由具体记实到抽象说理，转换得非常自然，读后给人以余味无穷之感。

滁州西涧

唐·韦应物作，七言绝句。诗人任滁州刺史时所作。小诗描写了滁州西涧雨中晚潮前后的自然景色。前两句写诗人漫步春郊，独对那无花无臭的涧边幽草表示爱赏，直接反映出诗人的恬淡胸襟。后两句写溪水淅淅，荒野无人，只有一条小船随意横在渡口，间接表现出诗人向往自然，甘于寂寞的生活情趣。诗中春潮、野渡的凄迷画面宛在目前，鸟鸣、水淌的混合音响如萦耳际。形象鲜明，相映成趣，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寒地百姓吟

唐·孟郊作，五言古诗。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底，作者在河南任水陆转运判官，目睹灾年的饥荒惨状，写了这首诗。诗中描绘了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两幅生活图景：富贵人家终宵宴饮，骄奢无度，而穷苦百姓却彻夜冻馁，泣咽不止，恨不能化作投火而死的飞蛾。比喻贴切，感情沉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寒花葬志

明·归有光作，散文。作者为妻子陪嫁的婢女寒花写的墓志，仅一百一十二字。文中追忆寒花生前生活细事，勾画了小女仆纯真可爱的形象，对其不幸夭亡深表哀悼。又推屋及乌之爱，隐含着怀念亡妻的深情。全文短小有味，风致超然，是情感的自然流泻，有无饰的天然淳美，所以真挚动人。

寒　食

唐·孟云卿作，七言绝句。这是作者科场失意之后，飘泊江南时的作品。首句“二月江南花满枝”点染出江南繁花似锦的春色，以反衬作者他乡飘流过寒食节的“远堪悲”来，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作者的悲不仅因节日思亲人而发，诗歌后两句揭示作者穷困潦倒之状：“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寒食节本为纪念介之推之死而禁火的习俗，但作者断炊不光是应节还因为贫苦。这两句巧妙、风趣而幽默，苦笑中传递出发自内心的悲哀，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在写寒食的诗中这是一首命意新

颖，构思巧妙的佳作。

寒 食

唐·韩翃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借汉喻唐，揭露唐肃宗、代宗以来宦官擅权，作威作福的现实。诗不刻意的讽刺，也不用说理议论，而借写景寄寓题旨。首句“春城无处不飞花”，泛写京城万紫千红的景象，由于用了“飞”字，平中见新巧，是脍炙人口的佳句。第二句“寒食东风御柳斜”，描写宫苑里万千柳条随风袅娜起舞的情态。末两句“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形象生动地描绘宫中传烛分火，虽然也是写景，但却寓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寒食家家禁火，是历来习俗，而宫中却点燃蜡烛，烟火弥散，并且派人将蜡烛颁赐到五侯之家。皇帝的偏宠、宦官的骄横无忌即可想见。托物言情，明褒暗讥，手法巧妙，语言轻灵，既有含蓄之美，又富于情韵。吴乔《围炉诗话》评：“《寒食》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诗之通于《春秋》者也。”

寒 食

宋·王禹偁作，七言律诗。作者被贬商州时作。诗中反映了寒食节商州的景物人情，初经雨的郊原，乍禁烟的巷陌，拈蛱蝶的稚子，系秋千的人家，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从中也表现了作者降居闲职之后自我宽慰的心情。全诗写得朴素自然，生动感人。

寒菊（花开不并百花丛）

宋·郑思肖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成于南宋灭亡以后。诗中描写菊花傲霜独开、枯死枝头的情景。热情赞颂菊花，实是诗人以菊花自誉，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高尚节操。此诗以精练的笔墨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寓情于花，写花写人，花人融为一体。诗中充满作者的真实感情。

寒 塘

唐·赵嘏作，五言绝句。一题司空曙作。前两句刻画秋暮寒塘临水梳头的诗人形象，其悲秋之感，迟暮之叹，寓于其中。后两句着力写乡愁。结句“一雁度南楼”，仅用一雁，表现出清冷孤寂的意境，“雁归人不归”的乡愁含蓄地表示出来了。诗歌逐层深入，把乡愁点染得淋漓尽致，结句尤为精彩。

富贵曲

唐·郑遨作，五言绝句。诗借贵妇人梳洗时，满头珠翠的形象，抒发感慨。“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把贵妇的首饰与租税联系起来，点出美人的富贵，都是从劳动人民那里搜刮、吞噬得来的。短短四句诗，对富贵者的揭露，含蓄有力，耐人咀嚼。

谢亭送别

唐·许浑作，七言绝句。这是作者在宣城送别友人后所作。谢亭，又叫谢公亭，为谢朓所建，是当地著名的送别亭。前两句写送别歌声中行舟已发，唯见青山红叶映衬下江水急流而去，含蓄地表达作者伫立久望不忍分手的情景。后两句写送别之后，不胜酒力，醉卧亭上，醒来之后，在满天风雨中走下西楼。以凄迷的景色，衬托别离之痛，把别后的孤单渲染得淋漓尽致。

隔谷歌

北朝民歌，梁采为《鼓角横吹曲》

辞。全诗二首，或认为二诗并非出于同时。“兄在城中弟在外”杂言六句一首，写当兵的哥哥被敌军围在城中，弓毁矢尽，军粮已绝，处境危殆，盼望城外的弟弟来援救自己。“兄为俘虏受困辱”七言四句一首，写为兄的已被敌方俘获，食不得饱，力不胜劳，渴望当官的弟弟来赎自己脱离火坑。二诗都表现出求援者的急切心情，但在后一首中却透露出那个用好粮食喂马的弟弟能否不惜财物去赎买哥哥的怀疑。语言质朴，反映的问题却很深刻。诗中“救我来！救我来！”“何惜钱刀来我赎？”读之如闻求救的愤怨呼号之声。

疏影（苔枝缀玉）

宋·姜夔作，词。通过描绘梅花清幽孤高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不幸遭遇及对青春与美好事物的怜爱之情。此词中的梅花，比之作者另一咏梅词《暗香》，似有更多的概括性和某种典型性，在客观上鞭挞了当时社会对人才的压制及对美好事物的摧残。上片“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三句，暗用赵师雄梦花神的故事，描绘一株古梅树上缀满晶莹如玉的梅花，与翠禽相伴同宿，梅花的美姿写得十分传神；“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写梅花冷落孤寂的处境及超尘绝俗的高洁品性；后面“昭君不惯胡沙远”，“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等句，以昭君托喻，进一步写梅花的灵魂。下片写对梅花的怜爱，“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是全词题旨所在，正面提出应在梅花盛开之际加以爱护。“还教一片随波去”至篇终，从反面设想，若不及时保护梅花，待重寻幽香，为时已晚，梅花凋零随水流去，只好用《梅花落》的曲调，来寄托哀思，或将梅花画入横幅中表示纪念了。此词在写作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用拟人化手法，自始至终把梅花当成有灵魂、有性格的人来写，如“客里相逢”、“无言自倚修竹”等。

登大雷岸与妹书

南朝宋·鲍照作，骈文书信。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作者写给胞妹令晖的书信。文中以奔放的笔墨描绘旅途景物：写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写塞蓬夕卷，古树云平，生动地描摹出山川壮美的神态。其中西望庐山一段写得尤为突出，“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采，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真是极态尽妍。有人认为唐代名画家李思训以数月之力作大幅金碧山水画，也恐不易达到此文写景状物的精工。作者也记述了旅行生活的艰苦，瞻望滔滔无穷的水，漫漫不竭的路，不免“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特别是夕阳西下或晓雾四合之时，孤鹤长唳，游鸿频鸣，樵夫叹息，舟子泪落，都引起作者不可名状、难以言传的悲哀和忧愁。写得沉郁苍凉，感人肺腑。全文句句锤炼，精缛奇崛而运意深婉，是历来称赏的情景兼优的名篇。

登飞来峰

宋·王安石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借景抒怀的小诗。诗中写作者登高远眺时的所思和所悟。表面说站在高山上目光可以越过浮云，看见天边日出的奇伟景象，实际是表现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信念。诗中运用比喻手法，写景言怀，生动含蓄。“不畏

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两句理趣充溢，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

登西台恸哭记

宋·谢翱作，散文。公元1283年民族英雄文天祥英勇就义，在广大爱国志士和人民中间引起极大悲痛和反响。作者是文天祥的部下，曾一起转战闽、粤、赣等地，对文天祥的崇高气节和爱国精神极为敬仰。公元1291年作者登西台哭祭文天祥后写成此文。悲愤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既是对文天祥个人的悼念，也与整个民族、国家的沦亡联结在一起，因而更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由于作者处于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之下，不能将人事地点如实地表达出来，所以不免隐约其辞。文笔曲折，情调沉郁，读后令人悲泣感慨。

登江中孤屿

南朝宋·谢灵运作，五言古诗。成于作者在永嘉太守任上。江中孤屿指永嘉江(瓯江)中的孤屿山，在浙江温州南四十里。作者从对孤屿的好奇，写到登上孤屿一饱观览；从对孤屿的赞赏，又写到对昆仑仙境的想象。诗中以描写孤屿风光和周围山形水态的成功，把山水诗的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写横渡瓯江时，孤屿的秀美之姿使人爱慕不置。“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写皎日白云，碧水晴空，明丽之至，使人目不暇给。诗人进而对于孤屿这一极美的“灵物”处于中流而不为人知，发出无限感慨。全诗经过精心雕琢，不过尚能返于自然，仍不失为一代佳作。

登池上楼

南朝宋·谢灵运作，五言古诗。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作者在永嘉太守任上，病后登楼，感物伤怀，赋成此诗。前部分抒发官场失意的烦恼，中间描绘登楼所见的景物，最后表达了隐居避世的意愿。这是一篇明媚景色的欣赏和艰涩玄言的趣味相结合的作品，在枯淡晦涩的玄言中输入了生动逼真的景物，客观上控制了玄言的作用，为山水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诗里成功地描写了初春时节池水、远山、春草、鸣禽的变化，使人觉到生气盎然。篇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浑然天成，传诵不衰，作者也认为得于神助。钟嵘《诗品》中引汤惠休语云“谢诗如芙蓉出水”，此类笔墨足以当之。谢诗对偶句较多，此诗更是通篇属对，为诗的律化起了推动作用。

登余干古县城

唐·刘长卿作，七言律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作者从贬所潘州北归途经余干时作。安史叛乱，满目疮痍，国运危弱，百姓困苦，诗人忧国忧民的喟叹，凝为此篇。诗中描绘孤城凌云，万古荒凉，官舍荒废，女墙犹存，平沙渺远，落日孤寂，陵谷变迁，飞鸟不知。末联“陵谷变”，暗藉《诗经·十日之交》典故，曲露政治腐败致使古城荒弃，百姓流离。诗人为了突出主题，故将废弃时间由初唐移至先秦，废弃原因由迁址改为政治原因，写实中杂虚构，婉曲中糅讽刺，引人借鉴古史，沉思现今，山水景物寄寓了诗人政治抒怀。此诗在唐时即传为名篇，荒废的古城随诗出名，后有称“白云城”的，修建“白云亭”的，皆本于此诗首句“孤云上与白云齐”。

登快阁

宋·黄庭坚作，七言律诗。此诗成于作者为太和县令时。诗中描写在快阁上看到的秋景，流露了诗人扁舟长笛、与鸥鸟同游的归隐思想。颔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生动地摹画出一幅壮阔清丽的江天山月图。颈联用典较多，表现了诗人孤高兀傲的情态，对仗峻拔飞动。尾联托意清远，收得豪迈自然。全诗字锻句炼，精美雄隽，抑扬浏亮，而出于一气呵成，能以李太白歌行之气运用于律诗之中。

登岳阳楼

唐·杜甫作，五言律诗。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冬，诗人在国家多难，个人境遇又异常困苦的情况下，由公安漂泊到岳阳，登楼远眺，写下此诗，历来被誉为题岳阳楼的杰作。此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开头两句，用极为自然的对仗写出登楼时的感触。三、四句以开阔的胸怀和熔铸万物的艺术才华，仅用十个字“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概括地写出洞庭湖烟波浩渺的雄伟气象。五、六句面对茫茫湖水，更增亲友漂零、老病无依之感。末两句，由抒发孤凄寂寥的情怀转向国难频仍的忧伤，同时哀叹昔年抱负今已化为泡影，因而登临之际，忍不住老泪横流。

登金陵凤凰台

唐·李白作，七言律诗。首联写凤凰台的传说，颔联吊吴宫、晋墓的荒凉，颈联又放眼长江的青山绿水。这三联通过登台所见所感，歌颂祖国美好山河，凭吊金陵的历史。尾联“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表面上写登台远眺，实际寓意深远，暗示奸佞当道，自已报国无门。全诗写景抒怀，水乳交融；吊古伤今，浑然一体。语言流转清新，对仗工整圆熟，是一首出色的律诗。《唐诗纪事》记载，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历代评论家多认为这两首诗工力悉敌。方回《瀛奎律髓》认为：“格律气势，未易甲乙。”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明·高启作，七言古诗。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作，时诗人在南京编订《元史》。诗写登雨花台俯瞰荒山落日中江山胜概，赞美金陵之险要。诗中雄视古今，评点兴亡历史，感叹干戈纷争，借以抒写祸乱平息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其中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统一的无限兴奋之情。高启诗兼备众体，而长于歌行，此为其代表作之一。全诗沉雄跌宕，意象苍莽，气势壮阔，近似李白。周篔评曰：“季迪长歌磊落嵚岑，极其生动。”《四库提要》指出：“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诗人极富才华，取法汉魏、六朝、唐乃至宋，但有摹拟之迹，未形成鲜明个性，提要所评极是。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唐·柳宗元作，七言律诗。元和十年春，柳宗元与同时奉诏进京的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又遭打击，再度出任边州刺史。这首诗就是作者到达柳州之后登楼远望，百感交集，寄赠同贬的四友。“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首联起得突兀，笼

罩全诗，表达了诗人离乡别友的悲苦心情。诗中“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托景寄意，表达了一腔愤懑而又有难言之情，曲折绘出处境险恶，流露出作者对时事的忧伤。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十五说：“惊风、密雨，言在此而意在比。”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四说：“赋中之比，不露痕迹。”

登幽州台歌

唐·陈子昂作，七言古诗。与《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是同时之作，内容可互参证，只不过那七首都有感于某一历史事迹或某一历史人物。这首诗写登楼远眺，俯仰古今，叹生不逢时，知人善任的先君后贤未遇；感宇宙之无穷，苦闷孤寂难遣。诗人没有运用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习见手法，而是直抒胸臆，将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尖锐矛盾，志士仁人千百年来遭遇的共同悲剧，高度浓缩于二十二字的喟叹中，而且句法长参短错，意境遒劲开阔，格调雄浑而苍凉，感情深沉而奔放，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黄周星在《唐诗快》卷二评道：“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

登泰山记

清·姚鼐作，散文。乾隆三十九年末，作者自刑部归田，途经泰安游泰山作此。文中先写泰山地形、位置，再略写登山情况；然后描绘日出壮丽景象，篇末概写泰山特征。全文语言简洁，状景生动。写日出极尽映衬之妙，独具匠心：先描绘日上前“大风扬积雪”，“足下皆云漫”的景象，为下文蓄势；再写日将上“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为写日出作烘托。及至写日出只用“正赤如丹，下有红光承之”寥寥几笔，而已气备神足。最后再以诸峰“绛皓驳色”渲染日出后宏大气象，补足意境。作者论文，主张“义理、文章、考证，必兼收之，乃足为善”，此文正体现了此一特色。

登 高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九月，吐蕃入白郊灵州，国事不宁，杜甫栖身夔州，长期漂泊，暮年贫病交加，壮志难酬，重九登高，乃赋此诗。这篇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充分体现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前四句写登高所见风急、天高、猿哀、鸟回、落木萧萧、长江滚滚，皆紧扣秋色秋意铺陈得十分浓郁。后四句写登高所感，抒发老年多病，长期流寓外乡的愁苦，其间也交织着对国运艰难的关注。全诗写得极为苍凉沉郁而又挺拔强劲。通篇对仗工整灵巧，语言极为精练，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意繁语简、文浅旨深的典范诗句。十四字之间含八层意思：万里，地隔辽远；悲秋，时序凄惨；作客，羁滞他乡；常作客，羁旅之久；百年，年岁已暮；多病，身衰病疾；登台，远望故乡，独登台，无一亲朋。将极其复杂的情绪以十分精确的对偶表达出来。胡应麟《诗薮》推重此诗为“古今七律第一”。

登 楼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杜甫从阆中初返成都时，吐番不断侵扰，代宗昏庸无能，宠信宦官，朝政更加腐败，诗人登楼远眺，百感交集，写了这篇名作。首联写诗人在“万方多

难”之际登楼，景色虽佳却不禁伤心。颔联写登楼眺望所见锦江春色依旧，玉垒浮云变幻，婉如古今多变的世势。这两句取景壮阔，虽伤心其中，并无衰飒之气。颈联写登楼所想，纵论天下大势。尾联借登楼所见古迹讽刺当朝昏君，寄托个人感慨。全诗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境阔语壮，寄意深远，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很高。沈德潜《唐诗别裁》推崇为：“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

登楼赋

三国魏·王粲作，骚体赋。作者避李傕、郭汜之乱，远离长安，南依荆州刘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面对民灾国难的现实，偶登荆州城楼，作成此赋，表示对混乱政局的厌恶，渴望得到和平生活；愿在开明的政权下作出一番事业。表现了作者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同时对着凄凉的景物，抒发自己思念乡土的愁苦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情辞激切，调子偏于感伤。全文可分为三段：首段描写登楼所见，虽然风物美好，但非故土，乃动乡关之思。次段写为长期流落外乡而厌倦忧伤。末段写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以及无处展才的悲愤心情。作者本为消忧而登楼，反因登楼而加重烦恼。全赋结构完美，照应严密，文气稳健从容，用语平实简当。《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王粲“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是中肯的。此赋一反汉赋铺陈堆砌的作风，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也为魏晋以后的抒情赋提供了一篇范文。

登襄阳城

唐·杜审言作，五言律诗。这首描写尽收眼底的古城风物，凭吊古迹，抒发了人世沧桑的叹惋。诗中先写客旅秋至，登城四望，看到楚山汉水横地接天的磅礴气势，为此感染而振奋；再写冠盖里、章华台、习池等昔日歌舞宴乐场所的巨变，“非新”“旧”“异”等字蕴含变化之大，不期之憾。归途黄尘弥漫的实景，乃象征心境黯然。尽管颔联“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雄浑壮美的气势，已露出几分盛唐诗风的信息，但毕竟全诗中融入了“十年俱薄宦，万里各他方”（《赠崔融二十韵》）的哀怨，因而这首山水诗，雄壮中杂糅着淡淡的哀愁。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作，五言绝句。鹳雀楼，又名鹳鹊楼。《清一统志》记载，楼旧址在山西蒲州（今永济县），时有鹳雀栖息，遂名。诗人大笔点染雄浑壮阔之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即景生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写尽登楼所见上下、远近、东西之景，“依山尽”的眼前实景与“入海流”的想象虚景交织展现。而且“尽”字含诗人伫立之久，“流”字则使画面飞动，引人遐想，生发出登高才能望远的感慨，再拓以想象之境。诗中景、情、理交融，由景入情，理又在情中，触发高瞻才能远瞩的哲理诗情。沈括《梦溪笔谈》中赞道：“唐人留诗（指在鹳雀楼上的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然这三首之中，唯此诗千古独步，诵传人口。

登鹳雀楼

唐·畅当作，五言绝句。诗歌前两句写登楼居高临下的观感：站在鹳

雀楼上远望飞鸟似在脚下飞翔，此时诗人感到似乎超出了尘世，两句表达出诗人清高俊逸的情怀。后两句写站在楼上看四野，本来群山环抱，天然成势，而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壮阔雄奇的景物尽收诗人眼底，诗人胸怀与气魄也从写景中流露出来。这是一首登鹳雀楼的名诗，与王之涣的同题作并举，宋人沈括认为这两首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

十三画

楼上醉书

宋·陆游作，七言古诗。这是一首抒情诗。诗中主要诉说了诗人收复河山的壮志屡遭挫折，只得借饮酒、博戏消磨岁月，但爱国雄心始终不泯。“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两句，通过意气风发的梦境表达作者永不磨灭的理想，悲愤之情充溢其间。末两句与篇首照应，表示光复国土的强烈愿望。诗虽题为“醉书”，实际上诗人是最清醒的。全诗写得慷慨激昂，悲壮深沉。

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清·顾炎武作，五言律诗。清贵族入关后，诗人毅然抗清，半生蹶蹶，老志弥坚。故友王炜于重阳之日作《秋日怀宁人道长先生》诗表示怀念，顾炎武即以此诗酬答。诗在对故友的问讯与思念中，交织着眷念故国的深情。“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抒写了诗人抗清复明的爱国襟怀。“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一联，悲壮激烈，颇能感人。顾炎武不肯屈辱求生，去作顺民，遂愤然以“逐客”自况，其中寄寓着国之不存无以为家的感慨。全诗悲壮苍凉，沉雄醇古。有人以顾诗比杜诗，称之“诗史”。清·汪端《明三十家诗钞》论曰：“其诗凭吊沧桑，论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素，真合靖节，浣花为一手。”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唐·刘禹锡作，七言律诗。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北归洛阳，同时白居易因眼疾罢苏州刺史也回洛阳，两人在扬州相遇。初逢的宴席上，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回赠这首诗。诗中抒发了被贬二十三年的郁闷愤慨之情。但是诗人没有因此消沉颓唐，“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人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的蹉跎和寂寞，以沉舟之旁有千帆驶过，病树前头有万木欣欣向荣，喻指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豁达的襟怀。全诗委婉曲折，沉郁中见豪放，是酬答诗中优秀之作。

酬乐天咏老见示

唐·刘禹锡作，五言排律，写于晚年居洛阳期间。一般咏老诗多发迟暮之怨，情调颓唐，此诗却一反常调，表现了积极乐观的情绪。诗人在同衰老疾病作斗争中，仍然渴望有所作为，认为“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并唱出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名句。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撒出满天红霞。气势豪放，令人神往。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评道：“刘禹锡播迁一生，晚

年洛下闲度，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唐·柳宗元作，七言绝句。这是作者任柳州刺史时回赠旧友曹侍御的一首诗。前二句扣题"曹侍御过象县"。柳州远离象县，诗人遥想破额山前，象碧玉似的江水滔滔地流着，一位芳洁的人乘木兰舟停泊在江边。景之秀丽清幽，人之高尚闲雅，皆在其内。后二句扣题"酬见寄"。用比兴手法，深切地抒发作者遥念故友而难于会面的怅惘之情，同时也流露出他形同禁锢、抑郁不平的心情。诗意婉转曲折，形象清新优美，是唐人绝句中的上品。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风人骚思，百读而味不穷，真绝作也。"

鹊桥仙(纤云弄巧)

宋·秦观作，词。这是一首赞美真挚爱情的小令。诗人以优美动人的笔调，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一富有诗意的神话故事写得栩栩如生。上片写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盛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句，用人世间事作比衬，既饶有情趣，又寓规讽意味。下片写他们离别的凄苦。结尾"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句，以高亢的音响，使全篇为之一振，与上下片的景与情结合得十分完美和谐。这两句是誓言、是期待，也是强作排遣与无可奈何的自慰。是哀是乐，个中意味深长，咀嚼不尽。自魏晋以来以七夕为题材的诗歌不少，但一般均为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而深表婉惜。而这首词却不落陈套，别具一格。词中描写的虽是须臾相会，但感情并不粘滞黯然，色彩是柔润明朗的。尤其上下两片的结尾两联衬笔，颇有新意，发人深思。它情真意切地道出了生活中的真理，表现了诗人超凡脱俗的思想格调。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认识意义与美学价值。因此历来为人们传诵。黄蓼园在《蓼园词选》中说他"化臭腐为神奇"是很有见地的。写悲哀中有欢乐，欢乐中有悲哀，哀乐交进，显得委婉含蓄，余味盎然。语言清新自然，琢句齐整，运词工巧，设想奇妙，确为卓绝之作。

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

五代南唐·冯延巳作，一说欧阳修作，词。词以女子的口吻，怨恨行迹飘忽如同浮云的丈夫，不知在何处寻欢作乐，一去不归。自己只有泪眼倚楼，向燕子打听消息。满怀愁绪如漫天飞絮在梦里也无法寻找旧日的欢乐。词中多用比兴，情景融为一体，并一连用"何处去"、"谁家树""相逢否"三个问句，很好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痴恋而又怨恨的心情。写得委婉深情，清丽多姿。

鹊踏枝(叵耐灵鹊多瞒语)

唐·无名氏作，曲子词。《鹊踏枝》为《蝶恋花》原称，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此词写妇人因丈夫征战不归，埋怨喜鹊报喜不灵，把灵鹊关进了鸟笼，灵鹊希望他们夫妻早日团圆，好放它飞向青云。全词用拟人手法，通过妇人怨喜鹊，喜鹊盼高飞的微型童话剧式的描写，表现了人们对幸福团聚生活的热烈向往。手法新颖，构思巧妙，含意丰富。

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

五代南唐·冯延巳作，词。这是一首写愁抒忧之作。上片写旧愁难遣，春来依旧，只有借酒浇愁，不免形容憔悴。下片写见到柳枝青青，又添新愁，桥边独自伫立，直到夜深人静之后。这种满怀的愁绪，无法排解，可能包含着作者对于南唐王朝衰落的忧虑。全词着力刻画人物的执着的感情，跳出了花间词以描写妇女外貌、服饰为主的窠臼。语言清新、流转，不事雕琢。

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

宋·晏殊作，词。这首写离愁别恨的名篇，上片"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作者注情于景，衬出离人的孤寂；"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工笔描绘出一幅冷落孤寂的秋景图。主人公虽未出场，但她的处境、心情已跃然纸上了。下片直接写主人公走出室外的活动及内心感情，词境也突然开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随着主人公的登高远望，展开尺幅千里的苍茫画卷。结句"山长水阔知何处"不仅含蓄有力地写出了离别之苦，且留给读者隽永的余味。全词构思细密别致，采用倒插、逆挽手法，写来情致深沉缠绵，别具一种风格。比拟烘托的运用，使词中一系列客观形象巧妙地构成完整而统一的艺术境界，情景交融地反映出思妇的神态。近代学者王国维对此评价颇高，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深致，晏同叔(殊)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一洒落，一悲壮耳。"

蓝田县丞厅壁记

唐·韩愈作，散文。文章写一县之副的县丞，由于县令的专权，不能过问政事，只有老老实实在公文上例行签字。崔斯立是一个有才学的人，被贬为蓝田县丞，见此情形，只有叹息，把公署作书房，修县丞厅壁，书前任姓氏人名，终日吟诗，以此作为公事来自我解嘲。通过此文，作者不但为"种学绩文"的崔斯立鸣不平，同时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文中通过吏胥叫县丞签字的细节描写，把吏胥为伙欺凌县丞，与县丞忍气吞声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

蒿里行

三国魏·曹操作，乐府《相和歌·相和曲》辞。此曲原是古挽歌，以旧题写时事，此诗实属首创。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劫烧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屯兵东都拒敌。关东州郡共推袁绍为义军盟主，但以袁绍为首的各州郡领袖都是假借讨伐董卓的名义，抱着扩大自己势力的企图，明争暗斗，终于引起大火并、大混乱，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土地大量荒废。本诗以短短八十个字全面地反映了上述情况，突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对不幸中的广大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明人钟惺在《古诗归》卷七中评此诗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蒹 葭

《诗经·秦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的。《郑笺》说是求"知周礼之贤人"的。朱熹《诗集传》已不信旧说，谓"伊人""不知

其何所指”。现代人多认为这是一首情诗，“伊人”是作者想接近的意中人。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前两句，写秋天早晨的景色。茂密的芦苇上，白露为霜。后六句，写欲追随“伊人”而寻觅之，但路途不顺，阻碍重重；“伊人”所居有流水环绕，似隐藏在洲渚之上，可望而不可即。诗中寓情于景，委婉动人。

楚江怀古（露气寒光集）

唐·马戴作，五言律诗。唐宣宗大中初年，作者被放逐湘江，追怀先贤，感叹身世，写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此为第一首。诗歌描绘秋天傍晚湘江一带景色：夕阳返照着饱含冷露的空气，明月好象从广阔的洞庭湖中升起，归帆点点，猿声阵阵。此时，作者不禁想起了屈原的《九歌》来，感叹见不到云中君，只有自己一个人悲秋。诗歌词句淡雅，情怀深微，颔联“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为晚唐佳句。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评此诗说：“唐人五律多高华雄厚之作，此诗以清微婉约出之，如仙人乘莲叶轻舟，凌波而下也。”

碛中作

唐·岑参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写沙漠行军生活的诗。“走马西来欲到天”一句起势雄浑，气象壮阔，从空间上描绘了离家之远和沙漠的辽阔。“辞家见月几回圆”一句细腻深情，从时间上着笔，表达了诗人对故乡与亲人的怀念。最后，却落笔于夜宿平沙漠漠绝人烟之地，给人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诗歌感情深厚而不低沉，情景契合，含蕴丰富。

蜃　说

宋·林景熙作，散文。作者记述了海市蜃楼的景象，进而联想到历代帝王穷奢极欲、歌台舞榭比比皆是的现实，指出一旦“运去代迁，荡为焦土，化为浮埃——是亦一蜃也”。文笔精练，联想自然，比喻贴切，寓意深刻。

感讽（合浦无明珠）

唐·李贺作，五言古诗。作者有《感讽》五首，本篇为第一首。它以白描手法，写了下面一个场面：在桑芽初发、春蚕尚小、农事还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面目狰狞的县吏受州官的督责，气势汹汹地闯进农家逼税来了，农妇又央求又备饭，好不容易打发走这个恶棍，另一个簿吏又闯进了门。诗开头用化育万物的大自然也不能满足统治者无厌的需求，为后面描写作铺垫，结尾写到“簿吏复登堂”止，意味凄怆无穷。诗歌格调和意趣与杜甫《石壕吏》和白居易《秦中吟》相近，是李贺诗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感弄猴人赐朱绂

唐·罗隐作，七言绝句。唐昭宗昏庸已极，面临亡国之祸，仍在赏猴戏，图享乐。诗人有感于此，写了这首辛辣的讽刺诗。诗用对比手法，把诗人累试不第、未获一官半职的遭遇，同弄猴人以技艺邀宠，轻易地加官晋爵，作了鲜明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王朝的黑暗和腐败，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慨。

感遇（本为贵公子）

唐·陈子昂作，五言古诗。诗人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用比兴手法，婉

曲含蓄地抒怀，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二》；有时忍无可忍，便直抒胸臆，此诗即是。诗中激荡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慷慨豪情；“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饱含着无情的抨击与讥刺。两相对照，贫士的爱国热忱，更反衬出当政者的严重失职。

感遇（兰叶春葳蕤）

唐·张九龄作，五言古诗。作者是唐朝有声誉的宰相，敢直言相谏，终为李林甫所忌，遭谗贬荆州长史，写下这组诗。诗用比兴，寄托讽谕，继承了魏晋的优良传统。这首诗前半首概写兰叶春发，桂华秋洁，欣欣自盛，抒发了只求高洁，不求人知的情怀；后半首谁知为人闻风相悦，使诗意一转，“何求美人折”的拟人之笔，结出主旨，蕴寄了诗人孤芳自赏，操节自守，并非博取他人赏识，求得功名利禄。通篇比兴，寄慨遥深。

感遇（兰若生春夏）

唐·陈子昂作，五言古诗。诗人颇具政治才干，敢于陈述时弊，却屡遭排挤打击，忧愤积胸，陆续写下以感慨身世，抨击时政为主旨的《感遇》三十八首。此为第二首。这首诗运用比兴手法，吟咏香兰、杜若，寄寓了个人身世的喟叹。前半首赞美兰若秀色超群，风姿绚丽，“幽独空林”，喻己才华出众，孤芳自赏中露出怀才不遇之叹；后半首描绘秋风渐至，“岁华”摇落，“芳意”难成，语意双关悲己年华逝去，壮志未酬，哀伤里蕴含了怨愤。这首诗借物抒怀，上承阮籍的《咏怀》，下启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标举比兴，力矫浮艳。

感遇（圣人不利己）

唐·陈子昂作，五言古诗。武则天曾削发为尼，待她当政之后指使人伪撰《大云经》，诡称她是弥勒化身，应取代李唐称帝。她还竭力提倡佛教，借以愚弄百姓，不惜日役万人，耗竭国库，广建佛像佛寺。这首诗先用圣人以忧济天下为怀，劝学唐尧俭朴，莫仿商纣奢华；继而阐说穷金玉尽山林建寺造像，鬼工难成，即非人力所及，也违反佛教清静教义；最后激烈抨击“夸愚”“矜智”的愚蠢行径。诗中援引古贤暴君正反之例，增强批判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唯憾抽象议论略多。

感遇（江南有丹橘）

唐·张九龄作，五言古诗。这首诗借橘喻人，抒发诗人高洁的操守和受排挤的感愤。屈原的《桔颂》赞美橘树的“受命不迁”，“精色内白”喻热爱故土的操节和高洁的品格；汉诗《橘柚垂华实》中“历年冀见食”，暗喻作者不为世用的悲伤。前人多用桔作比，张九龄不落旧窠，再出新意，以桔树“经冬犹绿”的“岁寒心”，喻自己节操的坚贞；可荐嘉宾的丹桔“奈何阻重深”，喻奸佞的设障，朝政的昏昧；橘树“岂无阴”的反诘，与“桃李”对比，喻贤者难为世用的不平。全诗寓意深远，跌宕层起，反问相间，含而不露，看似无奈的排遣、难言的隐衷，实流露出对政治昏暗的激愤，对个人遭遇的不满。

感遇（苍苍丁零塞）

唐·陈子昂作，五言古诗。一说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作者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时，有感于突厥侵扰

百姓痛苦不堪而作；另一说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带兵攻打契丹，全军覆没，有感于此而作。诗歌感叹边将丧师辱国，疆塞武备不修，致使百姓罹难。诗中对疆场阴森凄凉，苍茫荒远，风沙蔽日的勾画，亭堡险峻与残尸暴野铺陈，辛辣地讽刺将帅的少谋无能。而遗孤谁怜则宕进一层，痛惜人民遭受的苦难。

感遇（翡翠巢南海）

唐·陈子昂作，五言古诗。这首诗通过雌雄双飞的翡翠鸟惨遭杀身，寄寓了贤士无辜遇难的怨伤。诗中写珍鸟栖贵树本过着幸福生活，但因美人喜爱它的羽毛做装饰品反遭不幸。诗用自问自答概述远遁也无法避难，进而结出“多材信为累”的主旨。这首寓言诗，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笔笔写鸟，处处关合人事，因而结句的叹婉，是叹鸟的不幸，也是叹人的遭际，是自叹身世，也叹贤良的被诛锄残害。此诗的主题虽和庄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外篇·山木》）”的寓意相类，但并非宣扬消极避世，而是托物抨击时弊。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宋·辛弃疾作，词。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辛弃疾由湖北转运使改任湖南转运使，这种不被重用的调任，使他更加明白了朝廷是如何压制主战派。在友人王正之饯别的酒宴上，他触景生情，写了这首抚时感事的词。上片“几番风雨”、“春又归去”、“落红无数”、“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等句，描绘春意阑珊的景色；“惜春长怕花开早”、“春且住”、“怨春不语”等，明写作者惜春、留春、怨春的复杂感情，暗写国势危殆的哀痛。下片从“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至“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借用陈皇后遭妒的宫怨，暗喻作者在主和派的排挤下，抗金救国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三句，以历史上杨玉环、赵飞燕的可悲结局作比，警告投降派。“闲愁最苦”至篇终，抒发作者为国事日非的忧愁，并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暗示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的现实。此词继承屈原“楚辞”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政治斗争。运用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的爱国热情。历史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表面看此词写得“婉约”，实则词情缠绵哀怨中透露出激励悲壮、沉郁顿挫，呈现出辛词特有的风格。

摊破浣溪沙（五里滩头风欲平）

唐·无名氏作，曲子词。《浣溪沙》，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摊破浣溪沙》又名《山花子》是《浣溪沙》上下片各增三字而成。这首词通过一个乘船人的所见和所感，写船顺风而行的平静和轻快。上片写张帆停棹，船驰如飞。下片写船上人见船边江水一掠而过，两岸青山走来相迎，仔细一看，才发觉山实未动，而是船在前进。从船上人的感觉来写船行之速，给人的印象更为新颖深刻，此手法多为后人学习。两片结尾重复“是船行”三字，增强节奏感，给人以回环美。

摊破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

五代南唐·中主李璟作，词。写女子在楼中卷帘远眺的情景。她春恨依然，因见落花随风，自叹身轻如叶。思绪纷纷，远人无书，花时已过，

只有愁绪满怀，望着浩渺的江天暮色。通过思妇的春恨反映作者彷徨无措的不宁之情，当是南唐小朝庭受到周朝威胁时的心迹反映。全词转折多变，清俊婉转，朴素浑成。

摊破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

五代南唐·中主李璟作，词。此词是一首写景抒怀之作，从词中浓厚的感伤情绪看，当是作者后期的作品。上片用枯荷、西风刻画出一派萧瑟的秋景，又用“秋风愁起”、“韶光憔悴”使景物更蒙上一层悲凉的色彩，衬出人物的心情。用“不堪看”三字小结，沉郁之至，力透纸背。下片写思妇醒来，边塞已经邈远无踪，梦境中的亲人已无法见到，窗外细雨不断，闺中暗恨难排，独自吹弄玉笙，唯觉小楼清寒彻骨，不禁珠泪抛撒。结尾“倚栏干”三字，含不尽之意，表达了思妇的愁肠百转、哀怨填膺。词人抓住典型的事物，制造与之协调的气氛，从几个方面曲折而浑然地写出了思妇的悲愁暗恨，也表达了作者低迷无奈的感伤情绪。意境自有所拓，感情婉转深沉，历来为人称道，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认为本首开篇两句就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据《雪浪斋日记》载：王安石认为本词中“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为南唐词中至佳之句。（《苕溪渔隐丛话》引）

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

宋·蒋捷作，词。《虞美人》是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取名于项羽宠姬虞氏，又名《一江春水》、《玉壶冰》等。通过写听雨一事，概括了作者一生中少年、壮年、晚年三个时期的不同环境、不同生活、不同感受，反映了作者在南宋灭亡后隐居不仕、东漂西荡的生活及全节以终的思想感情。上片写少年、壮年听雨的情景，感怀已逝的岁月。下片写老年听雨，慨叹晚年的境遇，这是全词的重点所在。结尾“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两句，写经历了亡国巨痛与无数次悲欢离合，感情麻木，心如死灰，不再多愁善感，两句写尽了听雨人深沉的痛苦。此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独特的艺术构思，作者抓住“听雨”这一极平常的生活细节，向读者推出了三幅画面：温软香艳的“歌楼夜雨图”，凄风苦雨的“江舟秋霖图”，孤独枯寂的“僧庐听雨图”。形象地概括他从小到老，在环境、生活、心情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包容了巨大的时空跨度。

虞美人（张帆欲去仍搔首）

宋·陈与义作，词。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初，作者在湖南衡山县留别友人时作。词中描述了深挚的友情。上片“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两句，写出了诗友惜别的怅惘心情。下片写饯别席间劝饮的情景，并设想别后旅行状况及心境。“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两句，把离恨写成似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而且写出了一叶扁舟飘泊江上的旅行气氛，成为传诵的名句。此词清婉奇丽，抒情味极浓。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作，词。约成于作者入宋后第三年（公元978年）。词中抒发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亡国之君的无限哀愁。春花秋月是一年中美好的事物，词中却以责怪的口气问其“何时了”，一下便把满怀的哀怨

表达了出来。接着由东风引出故国不堪回首之叹。最后用夸张的手法，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作比，含蓄而形象地写出哀愁浩大、无尽无休，使全词具有不尽之意。小词以问答起，以问答结，用浅近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深刻地表达了词人痛苦的内心世界。写得低回婉转，感人至深，是李煜的代表作之一，并标志着词的艺术水平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王铚《默记》卷上载，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与此词有关。

暗香(旧时月色)

宋·姜夔作，词。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作者应友人范成大“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之求，自度曲牌而作此咏梅词，并借梅怀人，即景言情。词中以梅花为线索，通过回忆对比，寄寓个人身世飘零之感。上片从时间着眼，以往日的无穷兴致反衬今日的意绪索然。“旧时月色”至“不管清寒与攀摘”五句，写过去与情人折梅相赠，赋诗言情的美好生活；“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两句，笔锋陡转，写作者如今年华已逝，诗情锐减；下片从空间着眼，以“江国正寂寂”，感叹“寄与路遥”风雪阻隔，反映了作者与情人离别，独处异乡，空前的冷清寂寞；“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这是词中名句，回忆昔日与情人携手同游西湖孤山观赏红梅的情景，境界幽美，冷峻中透出热烈气氛，可这样的美景到如今“又片片、吹尽也”，词笔顿时跌落，写出万物纷谢的肃杀景象，蕴含盛衰之叹。结尾“几时见得”四字中用了三个仄声，戛然而止，倍加沉痛，埋下许多情思，引起无限思念。此词构思绵密，自出机杼，咏梅中织进了个人身世。写法上“不即不离”，虽咏梅而不滞于梅，虽言情而不拘于情。词中对比照应，似纵旋收，善于把今昔盛衰之情捏在一起，给人以强烈印象。抒情写意，字句精工。对梅花的神态、风韵写得细腻入微，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咏物词。张炎在《词源》中评此词说“词人赋梅，唯有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

蜂

唐·罗隐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咏物诗，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借赞美蜜蜂辛勤劳动，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美德。“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以问句作结，在平淡的语言中，寄寓诗人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含蓄深刻，耐人咀嚼。

罪　言

唐·杜牧作，散文。文章针对晚唐藩镇割据，战乱时起的形势，从军事上进谏献策。自认为不当位不该言国家大事，言之实有罪，因此叫“罪言”。文章对积久的叛乱作了历史的分析，追究原因，探讨对策，提出上、中、下三策。认为朝廷应先求自强，如自身腐败，等于“助虏为虐”，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不可盲动。这些观点是有见地的。只是在分析山东战祸频繁时，却着眼于地理因素，是不正确的。本文论点鲜明，论据充足，论证严密，是唐代散文中比较出色的军事论文。

蜀　相

唐·杜甫作，七言律诗。写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安史之乱后一直颠沛流离的诗人来到成都后

第二年春，满怀时事兴衰之感和对诸葛亮景仰之情，拜谒武侯祠庙。面对年久失修，颓圮破败的祠堂，触景生情，写了此诗。诗自问自答起笔，点出祠堂的所在和外景，“承相祠堂何处寻”，表明诗人久已倾慕思游。三、四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祠内景物，春色自来，好音空有，而祠堂的荒芜，先贤的寂寞，已在言外。五、六句以高度凝练、警策的语言概括诸葛亮一生赫赫的功绩。结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全诗点睛之笔，不仅悲悼诸葛亮，而且表达了千古英雄的共同心思，感情深沉，内涵丰富。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此诗：“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武侯，亦如熔金浑化。”

蜀道后期

唐·张说作，五言绝句。写成于任校书郎，出使西川时。这首诗抒写游宦中思乡的挚情。思乡怀亲，前人也多咏诵，不外即景抒情，寓情入景。本诗匠心独具，用“客”字逗出“争日月”的心愿，藉“预期程”的筹划和盘算，曲露思归乃争时之缘。下两句构思更妙，不顺势抒情，笔转意跌，抱怨秋风不待，先至故乡，怨秋风无情的拟人之笔，包涵着亲人之盼，归思之切，失期之恼。语虽约而意乃丰，言有尽而意无穷。

蜀道难

唐·李白作，杂言古诗。关于此诗写作时代与主题，历来说法不一。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访之，见此诗极力称叹，因号李白为“谪仙”。可证此诗当作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前后。《蜀道难》，古乐府《瑟调曲》名，写蜀道之险。此诗与古调题材相似。但诗歌一开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真是奇峰突起，感叹强烈，领起全篇。接着用神话和历史故事，以及黄鹤难越、猿猱愁攀的夸张描写，极言蜀道之高峻、奇伟。最后写剑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提出“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忠告，寄寓诗人对蜀中军阀可能利用险要地形割据叛乱的隐忧。诗中反复出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句，照应开头，一咏三叹。本篇是体现李白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通篇用雄健飘逸的笔调，生动多彩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韵律，描绘出一幅极其惊险、瑰丽的蜀地山川图。形象五光十色，意境波澜壮阔，成为文学史上杰出的名篇。唐人殷璠在其所辑《河岳英灵集》中惊叹此篇为“奇之又奇”，认为“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愚公移山

散文，选自《列子·汤问》。题目是后人加的。写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太形(即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面山而居，出入深感不便。于是与家人商议，决定迁走二山，置之渤海之滨。便与子孙三人开始了搬山劳动。邻家幼童一人也来助力。由于运土路远，寒暑换季，才往返一次。河曲智叟嗤笑愚公年老人稀，“不能毁山之一毛”，必然劳而无功。愚公则回答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竟把智叟说得无言以对。愚公仍旧挖山不止，他的真诚终于感动了天帝，天帝派大力神把

两山置于朔东和雍南；冀州之南、汉水之北，再也没有山丘挡路了。文章仅三百一十字，却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勾画出愚公这样一位意志坚强、勇于实践、充满必胜信念的人物形象。另外，如“其妻献疑”、“杂然相许”，逼真地描写出家庭会议的气氛；如京城氏男孩“始龀(刚刚换牙)，跳往助之”，生动地描写了顽童的特点。都是本篇在文字艺术上的收获。

遣　怀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这是追忆在扬州当幕僚时生活的抒怀之作。前两句记实，追悔自己潦倒江湖、饮酒逐妓、放浪形骸的生活。后两句抒怀，感慨十年扬州生活犹如一场春梦，最后连自己迷恋的青楼也责怪自己薄情负心。诗歌用诙谐的笔调表达辛酸的自嘲自悔之意，以及年华虚度，前途无望的悲叹之情。

遣悲怀三首

唐·元稹作，七言律诗。作者为秘书省校书郎时，与出身望族，美丽贤淑的韦丛结婚，七年贫困生活，但伉俪情深。韦去世不久，元稹升任监察御史分务东台，写下这组悼亡诗。三首同一主题，描写各有侧重，悲字贯穿始终，抒发了排之不去，遣之不开的思念。第一首从无衣搜箧、拔钗沽酒、野菜充膳、落叶添薪的四个侧面，赞美妻子生前安贫自适，夫妻恩爱的往昔，今虽反复设奠但透露出家已富而妻早亡不得同享之憾。第二首刻画人逝情牵的哀思，真乃睹物而思人，念旧而怜仆，幻梦送钱，以宽解丧偶不同一般的悲痛。第三首从悲妻，转入自悲，巧用邓攸潘岳之典，似豁达之语，露出无嗣丧妻之悲。但愿死后同穴来世结姻，渺邈难冀，逗出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痴情盟誓。这三首诗选择日常琐事，逼真写出亡妻人品、对己之深情。全诗将生前与死后、悲妻与悲己、哀思与梦幻、现实与将来的种种难言之情，用平易浅近的语言吐露情真意切之哀思。清人蘅塘退士赞道：“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

错斩崔宁

宋·话本，见于《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明冯梦龙辑《醒世恒言》改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清朱素臣又改编成“十五贯传奇”。叙述宋高宗朝，小商刘贵从岳父处借得十五贯钱醉酒归家，嫌其妾陈二姐开门迟缓，便戏言以十五贯钱将她典卖与人，至使陈二姐趁夜出走。刘贵当夜被杀，十五贯钱也被盗。次日，邻人追及陈二姐，见她与青年崔宁同行，又从崔宁身上搜出十五贯卖丝的钱，遂将二人送往官府。府尹严刑逼供，率意断案，以奸骗人妾、谋财害命为由，将崔宁问斩，陈二姐也以同谋被杀。后刘贵妻遇静山大王，被迫成为压寨夫人。后静山大王吐露真情，才知刘贵死于大王斧下，真相大白。又经新府尹重新审理，才为崔陈两人雪冤。故事结构完整，情节生动曲折。作者通过“错判”“错斩”的前后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司法制度制造冤狱的黑暗现实，对含冤受害的崔宁和陈二姐表示了极大同情。文笔辛辣，是一篇具有进步意义的优秀公案小说。

锦　瑟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大约

是晚年作品，以诗开头两字为标题，等于无题诗。关于此诗的主题历来说法不一，有“爱情”、“悼亡”、“咏物”、“自伤”等说。按诗意当作诗人自伤之词较好。首联用锦瑟起兴，引出对于华年的追忆。颔颈两联自伤才华无用，如同明珠没海，理想破灭，好比玉上生烟；壮志成空，所历模糊如梦，满怀哀怨有口难言，只好化为杜鹃之后，再向人间倾诉，最后以不胜惘然的情怀结束全篇。诗歌含蕴丰富，感情深沉，色彩浓郁，语言清丽。诗中比兴、用典、象征等手法随心应手，是作者代表作之一，但诗旨隐晦，王士禛早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

筹笔驿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大约是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作者罢梓州幕还京，经筹笔驿有感而作。筹笔驿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筹划军事，出兵伐魏。诗歌对诸葛亮的功业才能表示敬仰，但感叹他虽具管乐之才，却遇刘禅这样的庸主，又失关张的辅翼，终于挽回不了蜀国灭亡命运。诗歌写作上很有特色，开首“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两句，破空而起，以拟人的手法和一种近乎神秘的色彩渲染诸葛亮生前的军事才能。全诗又将史论与咏叹有致的抒情结为一体，一赞一叹，扬抑有致。因此何焯评曰：“议论固高，尤在抑扬顿挫处，使人一唱三叹，转有余味。”杨守智也认为此诗“沉郁顿挫，绝似少陵。”(见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

催租行(输租得钞官更催)

宋·范成大作，七言古诗。描写催租官吏对人民的敲榨勒索行为，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诗中寥寥几笔就刻画了一个敲榨百姓的凶恶无赖地保形象；同时也反映了善良的百姓被逼无奈，不得已陪着笑脸把积攒下来的一点点钱奉送给地保的痛苦心情。诗的语言质朴生动，尤其是地保与百姓的对话，虽短短几句却富于个性，表现了人物形象的心声。

鹏鸟赋

汉·贾谊作，散文赋。作者年少而才高，曾受到汉文帝的破格擢用，但遭到守旧派权臣的忌恨和排挤，终被调离朝廷，出为长沙王太傅。在谪居长沙期间，有鹏鸟(猫头鹰)入室，世俗以为鹏鸟不吉，贾谊遂感伤身世，作赋以自宽解。在这篇构思别致的作品里，假托与鹏鸟对话，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积愫，表明自己不肯迁就流俗的清高志趣，也企图以生不足喜、死不足忧、祸福无常的老庄思想来面对现实，排遣自己的苦闷。全文不长，重在抒情，兼阐哲理；由于出之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运用巧妙的比喻，形象的描述，凝练的词句，鲜明的音节，助成了抒情、说理的自然无间的结合。《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就是赞许这一点的。它采取散文的形式、灵活的句法和流动的韵律，已具汉代赋体的初型，对后来抒情小赋的影响尤大。

触龙说赵太后

散文，选自《战国策·赵策四》，篇目为后人所加。赵太后刚刚执政，赵国便受到秦国的攻伐。赵求援于齐，齐虽表示肯出兵击秦，但要以赵太后遣幼子长安君入齐为人质。太后

不肯，大臣们强谏无效，形成僵局。左师触龙见赵太后，才打破僵局，说服了太后，终使长安君赴齐为质，齐国出兵。本篇生动地记述了触龙劝说赵太后的经过。触龙说“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的处境是危险的；太后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则长安君的地位不会巩固；只有让长安君在国事急需时有功于赵，他才能长远保持自己的尊荣，也只有这样，才体现了太后对长安君的真正的爱护。大臣们进谏赵太后，只从赵国的利益出发，而赵太后出于对幼子的溺爱，更重视长安君的利益，因而坚拒不从。触龙深知此点，便把长安君的利益和赵国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又把长安君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循序渐进，启发和说服了赵太后。文章不仅把触龙的清醒机智、善于辞令写得生动入微，而且把他的音容举止描摹得有声有色。

解连环（楚江空晚）

宋·张炎作，词。这是一首比兴寄托之词，词中通过描写失群的孤雁的凄苦境遇以及向往旧伴重逢的深情，曲折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作者失去友伴、家亡国破的沉重哀思。上片通过描写“楚江空晚”、“寒塘”、“沙净草枯、水平天远”等空阔、寂寥、黯淡的自然环境，来衬托孤雁“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的孤单；“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两句，赋孤雁以情，暗写作者孤身独处的感受，极为当时人称赞，作者因此得“张孤雁”之名。下片借“长门夜悄，锦筝弹怨”的典故，以人间哀事渲染孤雁的旅愁孤况，又将词情由雁推向人，抒写作者因国破家亡孤苦无告的心情；自“想伴侣犹宿芦花”至篇终，以拟人手法，写雁写人亦难分辨。结尾“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两句，乃以双燕反衬孤雁，表示孤雁宁愿孤单，而不羡双燕依附新贵堂前，表达了作者坚持节操的心曲。既有波折之妙，亦给读者留下宽广思索的余地。孤雁的形象、困苦处境及内心活动，都带有作者自身的遭遇，咏雁也是咏人。这是张炎词作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解　嘲

汉·扬雄作，赋。汉哀帝时，丁明、傅晏、董贤等佞幸小人擅权，附之者即可迁升，违之者必遭贬斥。当时扬雄不肯依附权贵，自甘寂寞，著书立说，仿《易》而作《太玄》。此赋便是为选择这一生活道路而作的自白。文章可略分为三段。第一段写，有客讥嘲扬雄在朝已久，不以奇谋良策换取高官厚禄，却默默撰著《太玄》，以引出作者的辩驳之辞。第二段，作者以《易》、《老》之理解释自己的处世之道，反驳客人的讥嘲。第三段，说明习文就武皆不逢时，又不肯效仿东方曼倩之滑稽，司马长卿之无耻，因而默默独守《太玄》，势属必然。此赋揭露了西汉末年外戚专政，用人唯私，堵塞贤路的黑暗现实，抒写了自己不愿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分明是以隐而著书的“玄”与显而晋爵的“白”抗衡的。文章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阐述时不同则事异的道理是一致的，但《解嘲》词采琳琅、排比铿锵，较《答客难》尤胜一筹，至其语意深沉、词锋犀利曾增感染之效。

新丰折臂翁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

乐府五十首》其九。天宝年间，唐王朝几次派兵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全都失利，死亡近二十万人。这首诗通过老翁年轻时为了避免兵役深夜偷将大石槌折臂的惨痛事实，揭露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而发兵侵略南诏的罪恶。诗中采用乐府诗传统的问答方式，借老翁的追忆，刻画“村南村北哭声哀”的抓兵悲景与“身死魂飞骨不收”的沙场惨状，既交代出折臂的原由，也反映出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因而老翁“一肢虽废一身全”“痛不眠，终不悔”的独白，不仅仅是他个人情绪的感慨，而凝聚着人民反战的心声，增加了结句的谴责力量。这诗被誉为“乐天极工之作……其势若常山之蛇，首尾回环救应，则尤非他篇所可及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新　台

《诗经·邶风》的一篇。历来多认为这是嘲骂卫宣公夺占儿媳之事的。宣公世子伋将从齐国取妻。宣公闻知齐女绝美，便在黄河之滨建造新台，齐女入境后，即将她拦截下来，迎到新台之上，占为己有。卫国人憎恶其无耻行径作诗以讽。全诗三章，都是刺卫宣公而为齐女鸣不平的。诗中用撒网捕鱼、误获虾蟆为喻，以见齐女所偶非人，揭露卫宣公的丑恶无耻。全诗讽刺尖锐，比喻恰当。

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

南朝梁·沈约作，五言古诗。是作者离开京师赴东阳途中书赠友人的。诗中写新安江水“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的澄明，自己受到洁净襟怀的启发，劝勉友人不要贪恋尘嚣。此诗写水中游的鱼，水中映的石，水中摇动的乔木，无非要表现江水的至清，但笔下的诸多景物亦都玲珑可喜，不失为沈约诗的代表作。

新安吏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的六十万大军败于邺城。唐王朝为补充兵力大肆征兵拉夫，男女老少，皆难幸免。此时杜甫因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洛阳折回华州，就一路所见所闻，以其艺术匠心熔成著名的现实主义杰作《三吏》《三别》。《新安吏》描写在新安县紧张点兵的场面，先写县小无丁，“中男”极为矮小，不足“守王城”，哀中男之被征，渲染官吏强征拉丁的专横暴虐。接下写送行的场面，用“有母送”的“肥男”来衬托“瘦男”的孤苦，极写人民的悲痛之情。诗中运用多种对话，和新安吏的一问一答，转而直接勉励行者、安慰送者。“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说天地而不言朝廷，以曲笔写愤慨。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勉励人民忍受巨大的创痛，去参加平叛的战争。这种复杂的感情构成全诗悲愤、宽慰、鼓励的情调，和曲折沉郁、顿挫跌宕的风格。

新　沙

唐·陆龟蒙作，七言绝句。诗人选取海边新突起一块沙洲，“官家知后海鸥知”的夸张描写，揭露了唐代统治者征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想象丰富，用语诙谐，嘲讽尖刻。三、四句由此发出联想和议论，认为“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十分

巧妙地把夸张与假设之辞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在当时并不存在可以逃避赋税的世外桃源。全诗皆以嘲谑想象之笔，讽刺官府征税之重。这些诗句貌似平淡，含意却极为深刻，可谓入木三分。

新制布裘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作。诗人因自己新制布裘，虽至严冬仍觉温暖如春，因而推己及人，表达出他兼济天下的志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结句。此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启示，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脱作而出，不仅是文义的继承，也是思想的继承。白居易晚年写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也抒发兼济的愿望，"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评道：一志在天下，一志在洛阳城，"有大小广狭之别"。这评论似有偏颇。晚年走上归隐之路的诗人，不忘兼济天下，与杜甫一样旨在希冀天下无寒人。

新春(老境三年病)

宋·陆游作，五言律诗。诗成于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作者年届古稀，恢复中原的愿望终未实现，心中充满愤慨和痛苦，但忧国忧民的胸怀依旧。前四句形象地描写了诗人晚年贫困、多病、冷落的境况；后四句表现诗人壮志不减当年的崇高思想境界。诗人反用典故，自然妥贴。

新婚别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这是组诗"三别"中的第一首。诗通过新娘独白的泣别词，诉说安史乱后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诗开头用"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作比，引出"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正是战乱所造成的"暮婚晨告别"的惨状。接着写丈夫要赴战场，即使九死一生，新娘子也誓随君去共生死，无奈同去而不得。把新娘子生死离别的哀痛和心乱如麻的心理，写得缕缕如情。最后，"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一转，说明新娘子深明大义，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而以"与君永相望"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勉励丈夫从军。新娘子的矛盾心理，也反映了诗人恤民怜下与忧时报国的复杂心绪。全诗写得缠绵而悲慨，委婉而高亢。诗中多次用"君"字表达新娘子的口气，极为贴切。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评道："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

新城游北山记

宋·晁补之作，散文。新城，今浙江新登县。作者以峭拔的笔锋摹绘出在新城北山日游夜宿的所见所闻：泉石松藤，鸟啄鸡鸣，山僧古庙，星光明月，竹声梅影，使幽深的山景和凄清的夜色浑然一体，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本文格调老成，结构严谨，语言凝练，字里行间深藏着作者被贬居家的寂寞之情。

新城道中

宋·苏轼作，七言律诗。这首诗描写了诗人赴新城途中看见的春天雨后初晴的山野风光。诗中写春风专为诗人出门吹断了连日春雨，颇富有人情味；用"絮帽"、"铜钲"向来不入诗

的字眼去形容晴云和朝日，显得十分新鲜逼似。诗人运用拟人、比喻手法，把自然景色、山村生活及自己的快乐心情，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写成了这首为人们传诵的写景名篇。

新晴

宋·刘攽作，七言绝句。这首描写雨后初晴景色的作品，细腻动人，形象逼真。后两句以拟人手法将“南风”写成“旧相识”，赋予它人的动作行为：“开门”、“翻书”，并用“偷”字表现出诗人和南风戏耍相得的情趣，显得妙趣横生，独特别致。

新嫁娘词(三日入厨下)

唐·王建作，五言绝句。这首诗写新嫁娘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全诗在“新”字上作文。婚后三日，初作羹汤，郑重其事，小心唯谨。“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一细节写得很有情趣，把新娘子那种曲意承欢的心态，生动形象地描摹出来。诗中未加任何形容和雕饰，全用白描手法，却显得十分真切。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评论此诗：“诗到真处，一字不可移易。”

廉颇蔺相如列传

散文，《史记》的一篇。本篇以秦赵两国对抗为背景，主要是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和“将相和”三件史实，记述了廉颇和蔺相如的事迹。“完璧归赵”写的是强秦向弱赵求和氏璧，言愿以十五城交换。赵不敢不应，又恐不得城而失璧，受欺辱国。蔺相如乃为使奉璧入秦，廷斥秦王，随机应变，终使完璧归赵。“渑池会”是写秦王邀赵王会于渑池，会见中，秦王有意威胁和污辱赵王，但蔺相如作为赵王的陪同者，针锋相对，挫败秦王的挑衅，维护了赵王的尊严，在廉颇的接应下，得以安全返国。两次异乎寻常的外交斗争，蔺相如都表现了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胆识和才干，建大功于赵，因而受到赵王重用，位在廉颇之上。“将相和”，写的是廉颇不甘位在蔺相如之下，多次欲辱相如。相如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不愿与廉颇发生冲突，削弱赵国的抗敌实力，一再容忍避让。廉颇得知实情，为之感动，愧悔自己的所为，负荆请罪，得到蔺相如的谅解，二人终结成生死之交。作者歌颂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和顾全大局、不计小怨的高尚风格，同时也赞许廉颇忠勇善战、不吝改过的坦荡胸襟。文中使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但以衬托之笔尤为突出。详写蔺相如而略写廉颇，但两个人物互相衬托，彼此辉映，并不显得谁为主、谁居次，都是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文中写秦王的威势，正衬托了蔺相如的智勇。写蔺相如门客的不堪忍受廉颇之辱，正衬托了相如的磊落宽容。蔺相如在秦王面前，“怒发上冲冠”、“张目叱之”等细节描写，都使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音容如在读者耳目之间。

溱洧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序》说它是“刺乱”之诗。《诗集传》说它是“淫奔者自叙之词。”前说无稽，后说不确。这该是一首记述游春盛况的诗。郑国有三月上巳在溱洧二水旁“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风俗，因而这天竟成为邑中人踏青的节日。全诗两章，泛写上巳日游春男女欢聚水滨的场面，后着重描写了一对相爱的男女青年游乐的生动情景。他们纵怀谈笑，互赠花草，厚结恩情。全诗气氛轻松

活泼，特别是“士”与“女”之间的对话，寥寥数语，竟充满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无穷情趣。

满井游记

明·袁宏道作，散文。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春，作者游满井，写成此文。王思任《游满井记》载：旧京“安定门外五里有满井”“一亭函井，其规五尺，四洼而中满，故名。”其四周景色秀美，是当时游春胜地。作品先写燕地的寒厉和局促一室的惆怅。然后描绘满井一带春光乍露，万物蒙苏的景象，流露着寻春的喜悦心情。结尾略发议论，“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作者以位卑职闲为幸慰，其中隐寓着对官场、尘俗的厌恶之情。文中运用比拟状景，清新、生动。写春波“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写春山“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既构成明媚和谐的画境，又包含着隽永的抒情意味。全文语言节奏轻快、流转。于留连风物之外，寓寄感慨，是一篇声情具妙，清丽可诵的山水小品。

满江红(太液芙蓉)

宋·王清惠作，词。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南宋少帝及全太后与昭仪后妃等被押往元大都，作者是南宋宫廷的昭仪，亦在被押之列，于途中作此词，题于驿壁之上。上片回忆当年“春风雨露，玉楼金阙”的宫廷生活；在元兵占领京都之后，宫廷里“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且繁华歇尽”的荒凉颓败景象。下片续写元军灭宋后，南宋王室象“龙虎散、风云灭”，词人“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悲愤无限；在被俘北行途中，“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心中充满惊恐和凄凉。结尾“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几句，词人自述不愿屈辱人间，寄望随嫦娥奔月的美好理想。此词用语自然豪放，上下片各有侧重，但都将惨痛的现实与沉痛的历史回顾和不甘屈辱、渴望自由的理想熔铸一炉，议论纵横，慷慨淋漓，凛凛然有忠烈之气。据说王清惠写了这首词，深受人们赞赏，当时中原广为流传，与其唱和的有文天祥等人。清人陈廷焯在《词则》中将此词归入《放歌集》，并说“放歌”取杜甫诗“放歌破愁绝”之意。

满江红(金甲雕戈)

宋·刘克庄作，词。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及遭受打击后而产生的愤懑情绪。上片写昔，从正面着笔用夸张手法，追述昔日在军中担任文书工作“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的情景，及军营“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的艰苦环境，情绪紧张热烈，风格豪迈雄健，反映了作者当年的豪情壮志。下片写今，“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几句，写作者遭谗毁被闲置无聊，只好“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也不谈论“榆塞事”，代之以“教儿诵《花间集》”，看似消极，实是纯用反笔，表达了作者报国无门的内心悲愤。全词格调慷慨悲壮而不消沉衰飒，充满积极的爱国激情。今昔对比，感人至深，成为传世名篇，为刘克庄代表作之一。

满江红·写怀

宋·岳飞作，词。或谓约成于高宗绍兴初年。词里写出了作者报仇雪耻，收复失地的决心和抗敌必胜的信念；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充

满了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反侵略战争时代的最强音。上片写作者雨后凭栏，因壮志未酬而“怒发冲冠”，气势犹如高山堕石，破空而来；“怒”字贯彻终始，成为振起全篇的主旋律。“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表现了作者驱逐金人、建立功业的宏愿。下片抒发收复失地、雪除国耻的壮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表现出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更敞开了重整乾坤的雄心。此词直披胸臆，写得慷慨激昂，壮烈动人，反映了爱国爱民、奋勇抗敌的崇高情感。此词调寄《满江红》，押仄声韵，用入声字，有助于壮怀的抒发，便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说：“何等气概！何等志向！由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最近也有此词不是岳飞作品之说。

满庭芳（山抹微云）

宋·秦观作，词。这是一首描写离别场面，抒写离情别绪的词。上片开篇“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两句写别时景色，不仅写出了季节和黄昏的特点，而且烘托出诗人极目天涯惜别伤怀的情感，画面恬静而含有动态。其中“抹”“粘”两字奇妙、新鲜，别有意趣。这两句极为当时人赞赏，苏轼就曾戏称秦观“山抹微云秦学士”。“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全似画境，并与全词情景浑然一体，更好地表现冷落、凄苦的离别心境。因此古今叹为绝唱。下片写别前的欢娱及此际临歧分手时依依难舍之情。结尾“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委婉含蓄，感伤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这首词集中体现了秦观含蓄婉转的艺术风格，全篇描写细腻，用笔周到。作者善于把离情别恨糅进客观景物描绘中。本篇不仅是秦观的代表作，也不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作，为历代读者欣赏。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说：“人之情，至少游（秦观）而极，结句‘已’字，情波几叠。”

满庭芳（汉上繁华）

宋·徐君宝妻作，词。写于南宋灭亡之后，作者痛悼国破之后丈夫不幸又陷敌手。上片回忆南宋末年的江南“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的繁华景象。“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元兵长驱直入，南宋覆灭。下片“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中原文化尽被破坏。“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结尾“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几句，表达作者以死殉情、殉国。据《辍耕录》载，作者写完此词后就投池殉节了。这一结句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对亡夫忠贞不渝的挚情。此词从民族的不幸写到个人的遭遇，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词风悲凉沉痛，感人至深。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宋·周邦彦作，词。宋哲宗元祐八年至绍圣三年（公元1093—1096年）作者任溧水县令。官卑县僻、任期过长，加上地势低湿，更使他产生了厌倦情绪。这首词即在描绘溧水风光的同时，抒发了他难以排遣的烦闷。上片写江南初夏景色。“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充分体现出作者词风的缜密典丽。“午阴嘉树清圆”，树影亭亭如盖，写得生动、真实。下片反复抒发无法渲泄的苦闷。“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自伤身世；“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把词人

借酒浇愁、以眠掩忧的情状描摹得淋漓尽致。全词笔锋三转，气脉一贯；善于隐括前人诗句，浑然天成，运化无痕。

溪行逢雨与柳中庸

唐·李端作。五言绝句。此诗写思念友人，情调哀怨，似有寄托。“日落”“山昏”“暮雨”已极凄冷。人在“两处宿”孤苦可知，夜来一声猿鸣，哀感顿生。“两处”只可“共听”而不得相见，思情之切，想念之苦都在言外。诗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之妙，蕴藉深沉。

慈湖夹阻风(卧看落月横千丈)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首写景抒情之作，为组诗五首中的一篇。诗中前两句写月、写风，语言夸张，形象生动。后两句，“且并水村攲侧过”，写慈湖夹水路艰险以及作者不畏艰险、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人间何处不巉岩”，借景抒情，形象地说明人生道路的艰险坎坷本是普遍现象，流露出诗人的慨叹。小诗比喻妥贴，饶有理趣。

塞下曲(五月天山雪)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汉乐府有《出塞曲》、《入塞曲》。唐人据此作《塞上曲》，《塞下曲》。李白《塞下曲》共六首，或写边塞战士生活，或写妇女思念戎边丈夫，本篇为第一首。诗歌开头四句极写边地苦寒，春天到了却毫无春意，以此表现边塞自然条件的严酷，接着写战士战斗生活的紧张，虽含辛茹苦，却不怨天尤人。最后两句笔锋一折，借傅介子斩楼兰王的故事，写出战士们为国建功的慷慨情怀和所向无敌的高昂斗志。本篇在布局、结构及对仗上均突破律诗的常格，成为一首不就羁缚的佳作。

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

唐·常建作，七言绝句。汉武帝时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嫁乌孙王，两国长期和平友好，成为千古佳话。这首热情赞颂乌孙与汉朝友好交往的诗作，寄寓了作者希冀和平停止征战的美好愿望。诗先追叙汉代和亲的史实，“望帝乡”“不称王”对举，烘托出政策感召力之深。接着描绘战争销尽带来的和平宁静日子，“兵气销为日月光”，更为美好生活增添了色彩，并暗蕴作者抨击穷兵黩武，婉陈弭兵休战。此诗构思独辟新径，为边塞诗开出新意境。

塞下曲(夜战桑乾北)

唐·许浑作，五言绝句。诗前两句仅用十字描写了桑乾河北的一场恶战，致使半数以上的士兵没有生还。后两句选取了一个特写镜头：牺牲者中的一个，次日早上就有家信寄到，信中告诉家人寒衣已经收到。言外之意由人想象。诗歌纯用客观的叙述，真实地反映现实，把深沉的慨叹与批判隐含其中。诗风平实自然，而悲剧色彩浓厚，让人不忍卒读。

塞上(鸣骹直上一千尺)

宋·柳开作，七言绝句。这首诗写一射技超群的射手，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诗中不见射者，不见弓箭，只有箭声和箭声引起的反应：三百骑塞下健儿勒马回头，以惊羡的眼光望向云中。作者以侧面衬托的手法把射箭之高、箭声之响传达出来了。当时这首诗传诵很广，还有人把诗意构成图画流播久远。

塞上五曲（其五）

元·迺贤作，七言绝句。诗写旖行塞外所见旖旎风光，是一首独具民族风格的边塞诗。首二句写雨后草原烂熳景象；三四句"最爱多情白翎鸟，一双飞近马边鸣"。诗人摄取草原瞬间动人情景，构成富有塞外风物特征的画面，流露着诗人对塞上畅适、自由之生活的喜爱。小诗意境疏宕、灵动，语言清新、明快，甚似民歌。汉乐府及唐边塞诗多涉战争题材，此则纯作景语，内容、手法都有创新。诗人在元诗坛颇负盛名，曾被誉为"江南三绝"之一。欧阳元功《金台集·序》评曰："清新俊逸"。

塞上听吹笛

唐·高适作，七言绝句。诗歌前两句摄取了一幅边塞生活的小景：严冬雪霁，碧空澄洁，戍边战士，牧马归来之后，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吹起了悠扬悦耳的羌笛。接以"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驰骋丰富的联想，把《梅花落》的笛曲音响描绘成有形象的片片梅花，飞向远方，含蓄地表达了戍边军士的怀乡之情。全诗感而不伤，余韵无穷。

缚戎人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乐府》五十首之二十。这首诗通过一个汉人从吐蕃逃归竟被当作"蕃虏"的遭遇，鞭挞边将贪功以汉充蕃的阴险残暴。颂扬了人民挚着的爱国热忱。诗从一群缚戎人南徙的痛苦落笔，继而以主角的自述，详尽地描绘他落蕃四十年的经历和冒死归汉的过程，烘托出他始终如一的耿耿丹心，也反衬出"将军遂缚作蕃生"悲惨的结局。主人公历尽磨难，冤苦无告，不得不发出"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的愤怒控诉。全诗叙述生动，情节曲折跌宕，寄寓着作者辛辣的讽刺与深切的同情。

十四画

瑶瑟怨

唐·温庭筠作，七言绝句。诗歌摄取了一个秋夜闺思的镜头。在一个碧天如水、云淡月明的夜里，女子辗转在"冰簟银床"上不能入睡，此时远远传来南飞的群雁的鸣声，月亮照进楼中分外明亮。她只好把满怀哀怨托之于音乐，于是她弹起瑟来。全诗四句二十八字，无一字言瑟，亦无一字言怨，而只是通过女子夜不成寐的所见所闻，含蓄地表达了寂寞孤单的幽怨。而此情此境，有感难言、有苦无告，诗人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她此时所能也仅仅是寄恨于哀弦而已。小诗点题的手法高超，意境优美、情趣悠长。

静　女

《诗经·邶风》中的一篇。《诗序》说是讽刺卫宣公强占公子伋之妻一事的，当属傅会。这该是一首民间情诗。诗中以一个青年男子的口吻，描述与一个姑娘在城上角楼相会的愉快情景。全诗三章，每章四句。第一章写小伙应约而至，姑娘却躲起来暂不露面，弄得男子焦急不安。第二章写少女不但早来赴约，并且带给小伙子一件小礼物"彤管"，这"彤管"明亮悦人，小伙子十分喜爱。第三章

写男子认为女子所赠给他的茅芽，美丽出奇，但又说并非茅芽本身多么不寻常，而是由于是自己美丽的恋人所赠的。小诗写得轻松活泼，情节连贯、层次清晰。男子的情绪、女子的心曲都在正面或侧面的描述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活泼、多情而又美丽的少女形象。诗中充满了民间情诗的生活气息。

静夜思

唐·李白作，五言绝句。写寂静的夜晚，月光泻地，明净如霜，游子抬头望月，低头则沉入乡思之中。短短四句，只是对眼前景用口头语，信手拈来，写尽了寂寞而缠绵的游子情怀，具有无限的风韵，读之令人心醉，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指出："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认为《静夜思》就是一首代表作，而且是"妙绝古今"。

碧云寺

清·王士禛作，五言律诗。诗人俯拾山景，妙造自然，以山雨、夕阳、残雪、寒花、竹丛、流泉构成典型画境，宛如一幅清幽的春山晚眺图。"入寺闻山雨，群峰方夕阳"，写半边阴雨，半边晴明，是山间变幻奇异的景象；"竹覆春前雪，花寒劫外香"，写寒花乍开，残雪犹存，是山中林深春迟特色。诗末拓开一笔，引出遐想，将情思入画，含不尽之韵致。作者论诗崇尚"神韵""天然不可凑泊"。此诗追求诗情画意，体现了"清""远"的神韵，颇有特色，风格近王维。

酹江月（乾坤能大）

宋·文天祥作，词。南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率兵继续与元军作战，后兵败被俘，在押往燕京途经金陵时，作者在驿中写此词酬答同被囚友人邓剡，立誓而别。上片抒恨，追怀昔日"横槊题诗，登楼作赋"的豪壮生涯；并感叹"万事空中雪"如今被囚，抱负成空；"乾坤能大，算蛟龙无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蛩四壁"几句，表示虽被囚志不屈。其中也透露囚徒生活难于忍受的复杂情绪，但作者仍寄希望于未来，"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坚信爱国事业后继有人。悲苦中透出一线光明。下片立誓言别，对故国的前途虽无能为力，却以"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的钢铁誓言，表白自己至死不渝的报国忠心。这两句与作者《过零丁洋》诗中"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同样光照千古的名句。此词在生与死的矛盾冲突中，层次深入地展示出一个爱国者的崇高心灵。国虽亡而正气犹存，身将死而雄心不灭，无丝毫委靡之色，确是南宋爱国词的嗣响，为南宋词作了光辉的结束，使百代读者从中获得教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评说："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王沂孙）叔夏（张炎）公谨（周密）诸公之上"。

歌　舞

唐·白居易作，五言古诗。《秦中吟》之九。诗人曾在《奏阌乡县禁囚状》中揭露：囚徒"妻儿皆乞于道路，以供狱粮"；"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狱中、取其男收禁者"，"自古罪人，未闻此苦。"这首诗描

写岁暮大雪，刑狱官僚酣歌欢舞，而阌乡囚徒则冻死狱中。思想内容与《轻肥》相近，因对比的对象不同，描写的角度也不同。此诗以阌乡掌刑官与冻死囚的作比，披露社会弊端，所描写的就不拘一面。从暮寒赏雪的闲情逸致，写到营宅追游的生活目的；从红烛歌舞的排场，写到欢酣醉暖的宴乐，多角度的描述官僚生活后，然后才将狱有死囚对比，点明主旨，愤慨不平之意自深。

暮江吟

唐·白居易作，七言绝句。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作者赴杭州刺史途中所作。这是一首赞美残阳铺水新月初升的写景诗。诗人用“半江瑟瑟半江红”，勾画出粼粼江波的颜色，呈现出红碧相间、光色瞬变的奇瑰景象。又以“露似珍珠月似弓”工巧新颖的比喻，描画出十分静谧清新的夜景。诗中把两组景物，加以衔接，暗示时光流逝，同时也透露诗人留恋玩赏乐而忘返之情。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赞誉此诗的结句“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可及。”道出其惹人爱叹的原由。

暮春归故山草堂

唐·钱起作，七言绝句。诗歌前两句写自己归草堂的时节是春暮花残，黄莺稀少，辛夷花落尽，杏飞也飘飘而下了。这种景色正使诗人伤情，可诗歌笔锋一转，写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二句，点出兀傲清翠的幽竹，保持着不变的清绿，在迎接主人的归来，诗人的心不禁为之一热。诗歌用反衬手法，花鸟的无情而去衬出翠竹的不改清阴。诗歌在写景抒怀中，蕴含着一种对于人事的感慨。这是一首含蕴丰富，格调高雅的小诗。

摽有梅

《诗经·召南》的一篇。写已逾婚期的女子表白自己急于求嫁的愿望。全诗三章，每章四句。第一，二句以梅子落地后树上所剩的数量无多，比喻青春消逝的程度，第三、四句写女子盼望男子从速来向自己求婚；盼望的心情在诗中一章比一章显得迫切，终篇时写：只要男子启齿求婚，女子即愿许嫁。《诗经》时代民间有仲春之月“会男女”的习俗，凡三十未娶的男子、二十未嫁的女子皆可在此时选择配偶，尽速结婚；不必按纳采、问名、纳征、请期等常礼行事。诗篇表达了女子在婚姻上率直的态度，给人以寓巧于拙的意趣。

辕马说

清·方苞作，散文。这是一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文章先略点作文的原由，接着描述辕马引轮起陷的艰辛与劳绩、赞叹它“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然后借以阐发感慨，说明选贤用能的重要。文中以“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喻指任事者之才力，必须通过实践考验，才能得到鉴别的道理。作者还以“驽骞者力不能胜，狡愤者历惧而变”“将车者其慎哉”，勉励谨慎任人。全文取喻平易而精当，立意深刻而圆通，文笔朴质雅洁，是一篇精辟生动的论说文。

蜨蝶行

汉·无名氏作，乐府诗。《乐府诗集》以之属《杂曲歌辞》。写一只蝴蝶被燕子捕去哺喂燕雏。全诗以蝴

蝶的口吻叙说被捉的经过，并描述燕雏见到捕获物时的狂喜情状。诗篇想象别致，出人意表，但创作宗旨应不限于记录虫鸟之间互食的悲剧，而可能是用来揭示汉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文字朴拙，用词准确，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更堪称生动之语；行文间存有声无义的衬字，风格颇近《汉铙歌》辞，保留了西汉乐府民歌的本来面貌。

蝉

唐·虞世南作，五言绝句。这是唐人咏蝉诗中最早的一首。描写蝉饮清露，生性高洁；蝉声传远，并非借助秋风，实由居高所致。诗人运用比兴象征手法，托物寓意，感慨人只要品德高尚，无需凭藉客观条件，声威名望，自能远播。唐太宗赞赏虞世南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此诗题为咏蝉，或可视为自况之词。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评：“《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此兴不同如此。”

罴　说

唐·柳宗元作，散文。文中记叙一个猎人会吹竹管作各种兽鸣，以引野兽。先作鹿鸣，本想引鹿而捕之，结果引来了凶猛的罴，罴把猎人吃掉了。作者由此引出结论：“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是一篇短小而深刻的寓言故事，篇末点明主旨，警策动人。

箜篌引

汉·无名氏作，乐府民歌。属《相和歌辞·相和曲》。又称《公无渡河》，《乐府诗集》以之附《相和六引·箜篌引》之后，意似在于另立一题。崔豹《古今注》记载，朝鲜渡口守卒霍里子高早起撑船，见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横流急渡，坠水丧生。狂夫之妻追赶阻拦不及，乃弹箜篌成曲以寄哀。曲终，投水自杀。霍里子高归语其妻丽玉，丽玉为之悲伤，便以箜篌摹拟其声，名《箜篌引》。后人作辞四句十六言，成为汉乐府诗中最短小的一篇。把歌辞与狂夫坠水的故事联系起来读，似乎可以听到那有苦无告的狂夫之妻在操箜篌而恸哭。

箜篌引

三国魏·曹植作，乐府《相和歌·瑟调曲》辞。黄节据《枝录》所载，以为《相和六引》之一。或题《野田黄雀行》。全诗二十四句，分四解。前二解写宴饮盛况。后二解言知命之论，说明盛满无常，理所当然；君子明白此理，就会无忧无虑，谦虚好客，不忘旧交。

瘗旅文

明·王守仁作，散文。作者因上疏得罪太监刘谨，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文即作于此时。正德四年（公元1610年）秋，有吏目携子、仆赴任，暴卒途中。作者差人埋葬了他们，并作此文哀吊，因称瘗旅文。祭文先记叙主仆三人相继死亡，以及被掩埋的经过；再感叹不明死者都邑、姓名。然后追想主仆“冲冒霜露，扳援崖壁”，千里跋涉的苦状；既责备吏目“胡为

乎以五斗易尔七尺之躯”，又痛惜“三骨之无依而来瘗”。篇末为祭歌。全文言辞凄厉，语气哀婉。寄深情于絮语，寓悲伤于怨尤，写来洄潆委婉，恻恻动人。文中还吾尔相比，叹息同命，祭陌路而悲自身、抒写了作者沦落远乡的凄苦心情，以暗点悲悼不已的原因，使这篇特殊的祭文真挚感人。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清·郑燮作，七言绝句。作者任山东潍县知县时作。诗人画竹呈送巡抚包括，其画笔墨萧洒，而并无特殊意境，传达画旨全赖题诗。首二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比喻新巧，启人视听。不察民情，无关痛痒，岂能有此联想！三、四句点明题旨，“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表白要当一位关心百姓的清廉官吏 深感官卑任重而反躬自责的心境，寄寓着诗人济扶民生的虔愿望。诗送中丞，自有共勉之意。诗人情动于衷，心地超然，所以能不囿藩篱，越出“清姿瘦影”“霜根雪节”之类命意，使这首小诗恳恳动人，成为题竹诗中难得的佳作。

精 卫

清·顾炎武作，拟古乐府诗。清贵族入关后，作者参与组织义军抗清，又策动清提督吴兆胜反正，几至殉难，终不灰心，因作此诗。诗借《山海经》“精卫填海”的神话抒写了诗人抗清复明的坚定意志。起句设问，语势奇突。答句矢志，用反复手法，表现了诗人永不衰竭的斗争激情。末句以“鹊来燕去自成窠”讥讽托名遗民，初隐后仕的谋身者，与精卫之坚贞形成鲜明对照。诗格朴厚、深沉。今人王蘧常《钱邦彦之顾亭林先生年谱校补》：“陶渊明《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先生身世既与陶同，而壮心未木，故亦赋精卫以寄托也。”

精骑集序

宋·秦观作，散文。《精骑集》一书虽已亡佚 但当时是颇有影响的选本。宋俞成《萤雪丛说》卷下云：“东莱先生吕伯恭尝教学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骑集》，次看《春秋权衡》，自然笔力雄朴，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头地。”这篇序以“少而不勤，长而善忘”之训告戒于人，叙述作者少年时代仰仗记忆力强而读书不专，后来“虽然有勤苦之劳，而常废于善忘”的亲身体验。文章短小却极有教益，语言生动感人。

寡人之于国也

散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题目为后人所加，或题《尽心》。记述孟子游魏，与梁惠王的一次谈话。文中写梁惠王自认为已尽心于国、致力于民，为邻国国君所不如，但不知邻国人民为何不迁入魏国、离开故地。以此问于孟子，孟子指出，梁惠王所采取的保民措施与邻国政治仅有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并无优劣的差别，因而不足以使邻国人民舍其旧土、来归于魏。接着说，只有行王道，国政才有前途。如果爱惜民力，保护资源，百姓能够食用丰足，对养生葬死都无不满，那就是王道的开端。如果发展生产、推行教化，使人民懂礼法，有知识，不饥，不寒，老人能得到周到的照顾，那么国君便可以统一天下了。文章的末段，作者直斥“狗

岁食人食而不知捡、途有饿孚而不知发”的社会现实，希望梁惠王能施行仁政，不把人民饥寒归罪于年成，那样，邻国人民自然会投奔魏国来。短文长于运用比喻；如败卒退五十步者笑百步，再如“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岁也，”都奇切之至。又在议论间时露讽刺的锋芒；如说“王好战，请以战喻”，表面上是尊重梁惠王的习惯，实际是揭露他的黩武。“五亩之园”一段是为想象中的“乐土”，绘出一幅恬美的规画图。“不违农时”一段，颇有经济学眼光；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能出现在两千三四百年前，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本文虽小，但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却是多方面的。

察　今

散文，《吕氏春秋·慎大览》的一章。旨在阐述明察现实情况的重要性。文中反复说明古今时代不同，法令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道理；提出“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不固守成规，敏于了解不断变化的现实。文中以“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比喻见微而知著；以荆军袭宋，循旧标渡澭水而溺死千人，楚人剑坠江中，刻舟志之，舟停求剑而不可得，寓指守旧拘泥，不知变通。所用比喻和寓言，都很生动、形象，有趣、传神，有助于道理的深入阐述。

嫦　娥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这是写一位深居幽处，永夜不寐的女主人公的哀愁。前两句写烛火暗淡，烛影重重，银河西落，晓星低垂，天色欲晓未晓，把女主人公长夜不眠的愁思渲染尽致。后两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表面是写嫦娥，实是女主人公心情的写照，她望着一轮孤月，由自身寂寞而想到嫦娥在悔恨了。正是这种含有浓厚感伤的情调，能引起旧时代清高文士的强烈共鸣，自然也融入诗人孤寂而清高的感情。诗中把独处月中的嫦娥，寂寞幽居的女主人与高标不谐的诗人塑造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

十五画以上

横塘（南浦春来绿一川）

宋·范成大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送别诗。前两句描写河畔的自然风光，春到人间，大地青翠，白桥红塔，相映成趣。后两句借景抒情，写万条雨丝和低垂的柳线似乎都在系舟留客，表现了诗人依依惜别之情。全诗清丽别致，意境优美。

橡媪叹

唐·皮日休作，五言古诗。这是《正乐府十篇》的第二首。描写一个以橡实充饥的老妇的悲惨生活。诗中详细描述老妇在深秋季节，踏着晨霜，冒着严寒，满山遍野，穿林拔草，弯腰躬背地细细寻找橡子充饥。在平铺直叙中，融汇了诗人的深切同情。诗中也映现出农村丰收的美景新稻初熟，紫穗飘香的诱人景象。但丰收的果实，却被官税、私债和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干净。“自冬及于春”只能“橡实诳饥肠”，一悲一喜鲜明的对照，

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在诗的结尾，诗人不但泪沾裳，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而且用对比手法，拿受人唾骂的田成子相比，指斥统治者连田成子都不如，假仁假义都不讲了，使诗歌的批判性更为深刻。

醉乡记

清·戴名世作，散文。作品以寓言手法写作者偶入醉乡。引出晋人刘伶、阮籍嗜酒史事，借以指责当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的社会现实，感叹人情颓废，世事沉迷。作者生当清王朝建立政权初期，其时统治黑暗，文网严酷，不少封建士大夫昏昏终日，委琐偷生。文章借古讽今，锋芒所向，至为显明。文中以“入醉乡者，皆无忧也”讽刺醉生梦死，毫无志节之徒；并以独醒者自况，发出“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的慨叹，表示自己不随俗的志节。全文借喻精妙，寄愤世之情，委曲入里，措语警策动目。作者有《盲者说》，可与此并读。

醉花阴·九日

宋·李清照作，词。成于女词人之夫赵明诚外出赴任官职之后。写重阳怀远、佳节思亲之情。反映了作者幸福婚姻生活里正常的、不尽如意的一个侧面。上片写秋阴昼永，独处无聊，佳节前夕，难于入梦。下片写独酌赏菊，幽香满袖，伤神凄苦。此词不径写离愁别恨，但无处不浸透着别恨离愁。暮秋九月，昼短夜长，而以“愁永昼”起句，可见作者巧于表现度日如年之苦。特别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连书，精致地表现出女词人需要温暖、需要慰藉的委曲之情。“人比黄花瘦”，一句富于联想。想到花朵黄犹人面黄，故以比况瘦弱之貌，写得摇曳多姿，隽秀之极，历来为人所称赏。

醉翁亭记

宋·欧阳修作，散文。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因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诬被贬，作者身为谏官，上书为之辩白，也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是他到任后之作，着力描写滁州一带幽深秀美的自然风景和游宴于山林之中的乐趣。通篇突出一个“乐”字，抒发了一个地方长官“与民同乐”的情怀，同时在寄情山水景物的背后也悲叹自己官场的失意，真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篇著名的散文，在写景和叙事上都具有独特风格，语言含蓄，格调新颖，尤其使用二十一个“也”字，极大地增强了抒情色彩，生动地勾勒出一幅绘声绘色的山林宴游图。

醉落魄·咏鹰

清·陈维崧作，词。此篇咏物寄志，以狐兔比类世间邪恶，寄寓铲除奸佞的愿望。上片先赞美苍鹰之勇猛，次写酒后出猎，借发“寻呼”振翼之想，一派英气。下片直抒壮怀，语意双关。歇拍一句“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极警譬。词格豪放，骨力遒劲，颇近苏、辛。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声色俱厉，较杜陵‘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之句，更为激烈”。作者此类词，时或失于粗率，而此首激昂排宕，绝无叫嚣之弊，为清词中咏物佳作。

醉歌（百骑河滩猎盛秋）

宋·陆游作，七言绝句。是作者晚年闲居家乡回忆往事的诗。诗中描写了当年军中猎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情怀。这首小诗气势磅礴，组织严密，剪裁得体。前两句只写围猎，不写打虎，最后才用“虎髑髅”照应前面，既使文字简练，又使全局成为生动的有机整体。小诗语言精当，笔力遒劲，写得虎虎有生气。

醉歌（我饮江楼上）

宋·陆游作，五言古诗。这首诗描写作者在江天空旷、极目无边的高楼上，临江醉饮的情景。诗人以浪漫主义夸张手法，描绘出一幅神游天外、气吞山河的瑰丽图画。全诗主旨在于抒发“乾坤大如许，无处着此翁”的深沉感叹，表达了作者郁郁不得志的痛苦心情。选材别致，构思新颖，气慨豪迈，想象奇特。

碾玉观音

宋话本，见于《京本通俗小说》卷十。明冯梦龙辑《警世通言》改为“崔侍诏生死冤家”。叙璩家裱糊匠女秀秀不甘作咸安郡王女奴，爱郡王府中碾玉工崔宁。趁郡王府失火之机与崔宁一起逃走，被捉回打死。而其鬼魂随崔宁到外府，开碾玉作坊为生。又被郡王府排军部卒发现，密告郡王。秀秀鬼魂惩处了郡王爪牙郭排军，与崔宁同赴阴间作鬼去了。作者生动地刻画出秀秀为追求婚姻自主、向往自由生活的大胆而泼辣的性格，充分反映了南宋时代一般下层市民的社会愿望和生活要求。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描写细致，语言通俗生动，是我国较早的优秀话本小说。

播芳集序

宋·叶适作，散文。《播芳集》是叶适“取近世名公之文”所编的集子，目的是“使天下后世皆得以玩赏”。这篇序文阐明了编者在文学评论上的观点，提出“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反对求全责备的观点，也反对良莠无别的主张；认为不能“冷然而无统”，也不该“因其人而为之去取”。文字简短朴实，说理透彻精湛。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宋·苏轼作，词。这首春游记趣词，描绘暮春景色，表现了作者伤春情怀及仕途失意的恼恨心情。上片写景，首先铺叙暮春红花凋谢，青杏初结，紫燕轻飞，绿溪绕舍，柳絮轻飞，芳草无边的景色。寄寓了作者浓重的感情色彩，特别是“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两句，充满浓郁的情调。下片写人记事，借墙里秋千墙外行人，来表达失意寂寞的心情。结尾“多情反被无情恼”，托出一个“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的境界。诗人纯用叙事手法，表现墙外“行人”的微妙心理，极富理趣。且重复使用“墙里”、“墙外”，“笑”、“渐”、“情”等词，使全篇在音色节奏上带有民歌韵味。这首词表现了苏轼词作清新婉约的另一词风。王渔洋在《花草蒙拾》中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宋·欧阳修作，词。这首暮春闺怨词，上下两片借景抒情，词意联系

紧密。上片"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写锁在重门深院里的青年女子的感慨。"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写深院中女子对游冶不归的爱人的盼望，叙事兼抒情。下片结合当时季节写怨情。"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把佳人惜春而不得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末二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既写人又写花，达到浑然一体的境地，并表现了多层意思。《古今词论》引毛先舒云："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这首词善以通俗浅显的词语勾勒意境。如首句连用三个"深"字，渲染了重门深邃、冷寂的意境，表现了闺中女子孤寂怨恨莫诉的心事。作者还寓同情于强烈的对比之中，如深锁庭院孤身独处的佳人与游冶在外寻欢作乐、长久不归的浪子，两相对照，哀乐毕见，同情与贬斥不言自明。

蝶恋花·早行

宋·周邦彦作，词。写一对恋人在秋天清晨离别时难舍难分的情景。上片写别前的环境、时间。"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两句，写女子彻夜难眠，漏残天曙，唤起恋人，伤心落泪。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这两句说："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动人。"下片写别时及别后的情景，执手于风霜之中，凄楚话别，哀痛难任；结尾"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写行者虽已远去仍依恋徘徊，伊人不见，唯闻鸡声相应，倍觉凄凉。这是以景结情的妙句。这首词全篇每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音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写出恋人的难分难舍；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伤感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天之早与人之行，写得细致沉着。

蝗虫辞

宋·孙因作，是一篇近于辞赋的散文。蝗虫本是农田大害之一，作者借蝗虫"今为害者岂我呼"的反诘，对穷奢极欲的南宋统治阶级残酷盘剥劳动人民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指出那些"咋人骨髓"、"害民无期"的吸血鬼是"人其形而蝗其腹"、"食人之食而误人之国"的害人虫。作者运用语意双关的比喻和铺陈排比的手法，逐步深入，层层剖剥，给"倚势豪夺、飞食人肉"的封建统治阶级以无情的鞭挞。语言生动形象，感染力很强。

踏莎行(小径红稀)

宋·晏殊作，词。这首遣兴之作，表现作者伤春光之易逝叹人生之短暂。上片写红稀绿遍的晚春初夏景色，虽带有惜春色彩，但笔下景色仍是很美，一点也不显得衰飒。"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两句，勾画出一幅活泼的春阴图。下片写室内所见所感。词的近尾处"一场愁梦酒醒时"句中一个"愁"字，点出全词的基调，说明前面一大段回环往复的描写，都是对春光逝去，人生短暂的惋惜。全篇巧妙地运用景物的暗示能力，烘托作品主题，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

踏莎行(杨柳回塘)

宋·贺铸作，词。这是借咏荷寄寓

身世之感的词作。上片写荷花"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荷花虽美而不被赏识，只有自开自落。这正比况了诗人不为人所重。下片推开一层，于情中布景。"依依似与骚人语"，赋予荷花以人格，作者以花自况，花的倾诉也即作者的独白。结尾"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写出荷花高洁脱俗，不愿与桃杏争春的性格及在秋风中自伤零落的哀叹。行文至此，花即人，人即花，合而为一了。这两句也是诗人的自嗟自叹，孤芳自赏之处。

踏莎行(春色将阑)

宋·寇准作，词。全词即景写闺情。上片描写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方小的暮春景色，以及画堂人静，细雨濛濛，屏山半掩凄清孤寂环境，为下片怀远作铺垫。下片写女主人公在"密约沉沉，离情杳杳"的落寞失望中懒照菱花镜，倚楼无语，只望着黯淡的长空与无边的芳草。全词情致缠绵。同作者的诗一样，"含思凄惋，绰有晚唐之致。"(《四库提要》)

踏莎行(候馆梅残)

宋·欧阳修作，词。这首游子思归词，是欧阳修词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上片从远行人着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语切情深，极富感染力。下片写闺中人怀远之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运用转进一层的写法，更表现了游子离愁无尽。这首词构思别致，它打破一般词作所采用的前景后情的寻常格局，而是上下片分别描写离别相思的双方，并用离情把二者紧密穿连起来，揉成统一的艺术整体。情景交融的手法巧妙地运用于上下两片之中，刻画出缠绵而隽永的意境。此词用喻贴切，如以春水比愁，用春山况远，都切合人物的心情，跟全词的意境及整体形象都结合得十分紧密，收到极佳艺术效果。前人对此亦极赞赏，李攀龙《草堂诗余隽》云"春水写愁，春山骋望，极切极婉"。王士贞《艺苑卮言》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此淡语之有情者也"。

踏莎行(雾失楼台)

宋·秦观作，词。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6年)作者再贬至柳州。政治上的连遭挫折，生活上一再颠簸，使诗人感到前途渺茫，心情沉痛，于是即景抒情写下这首寄寓身世，表达怨恨的词篇。上片主要写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描绘迷茫黯淡的景物，渲染了孤独寂寞的气氛；寄寓诗人屡遭贬谪后由希望到失望的迷惘、愤怨的心情。下片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沉重的苦闷。"砌成此恨无重数"，表现了诗人万千愁恨堆积心头，无从说起。"砌"字用得新颖奇巧，生动有力。结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湘江去？"以鲜明的景物形象，委婉曲折、细腻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哀怨悲慨之情、思乡念国之心，具有极大艺术感染力和高度艺术概括力。据惠洪《冷斋夜话》载："坡翁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身何赎？'"

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

唐·刘禹锡作。七言绝句。作于任夔州刺史时。诗人吸收民歌特色，写成了这组通俗明快，宛转清新的诗歌。此为第一首，诗写春江之畔月上平堤，少女们挽手踏歌等待幽会的情

景。少女们沉醉在春江月夜的美景里，翩翩起舞，纵情歌唱，期待着和情人相会，一同歌舞狂欢，可是唱尽了新词还不见知心的人儿。这时，已经不是月照大堤的夜晚，而是“红霞映树鹧鸪鸣”的早晨了。“鹧鸪鸣”三字语带双关，很巧妙地揭示了少女似愁似怨的复杂心理。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惘然自失，悠然不尽。”

墨池记

宋·曾巩作，散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作者借写墨池的遗迹，论述王羲之书法的卓越成就“非天成也”，而是勤学苦练“以精力自致”者。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并以“深造道德”勉励后学。本文即事抒怀，言近旨远，委婉有致，是一篇题小意深的佳作。

墨翁传

明·高启作，散文。写翁沈继孙善造古法墨，时磨墨数斗，醉为人作径尺大字。其墨不轻易出售，门市极冷落。翁答客诮曰：“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卑贾以饵众；视之如玄圭，试之则若土炭，吾窃耻焉!”作者借以讽刺“衒璞而市鼠腊”，欺世盗名的世风。文章立意精深，风格古朴，言辞畅达。为其文中佳品。

墨　梅

元·王冕作，七言绝句。诗人工画梅，尤喜作墨梅，风格疏野，多有寄托。此为设骨《墨梅图》小帧的题诗。传说会稽蕺山下有晋王羲之洗砚池，首句借以发题。因同为王姓，故曰“吾家洗砚池头树”。“吾家”又有不画“官梅”画“野梅”的含意。次句“个夕花开淡墨痕”既写池头梅花淡雅绝俗、清芬可挹；也指点染于纸绢上的墨梅，是点题之笔，为后二句议论铺垫。三、四句借寓高尚情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诗人不肯以色泽求媚世俗，而着意传写梅之风神，其意境空疏、宏大，别于孤标一格，所以高绝动人。诗情与画意泯合一片。展露了诗人绝于时俗而又不甘寂寥的精神世界。诗格淳朴，全以意胜，为题梅诗中之佳作。

题三闾大夫庙

唐·戴叔伦作，五言绝句。此是唐人诗中吊念屈原的名篇。首二句悬空落笔，以沅水湘水绵绵不绝，比喻屈原怨恨之深，发端之妙，堪称绝调。三四句以景结情，用“日暮”“秋风”和“枫林”骚屑的秋声点染环境，烘托气氛，更觉幽怨不尽。这两句暗用《招魂》《九歌》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感慨不已，哀思无限，吊古之意极深。此诗为历来诗评家赞誉，黄生《唐诗摘抄》评：“言屈子之怨与沅湘俱深，倒转更有味。更妙缀二景语在后，更觉山鬼欲来。”施补华《岘佣说诗》评：“并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种悲凉感慨之气，五绝中此格最高。

题大庾岭北驿

唐·宋之问作，五言律诗。此诗一说贬泷州时作，一说流钦州时作。因其排于《渡汉江》前，似前说更妥。诗中先以鸿雁至此起兴，哀叹自己被贬岭外，归期无定；再写眼前林深瘴重，前路难知，虚拟出明朝望乡应见岭上梅花的想象。全诗不着一个愁字，而借景言情，处处显出愁情。

尤其是雁得北归，人难返乡，对比之中深蕴哀愁。后以揣测之想结句，似减轻痛楚的安慰之词，实宕出凄婉深长的情致。此诗脱尽华媚浮艳，标志其遭贬后诗风变艳丽为质朴。

题长安壁主人

唐·张渭作，七言绝句。这首小诗通过对长安壁主人的讽刺与谴责，反映出中唐社会世风日下，金钱成为交谊基础的世态人情。前两句直接提出世人相交必须以黄金作媒介，后两句反过来写没有金钱作交换的则当面虚情假意，实则路人般冷淡。全诗形象鲜明，几笔就画出了势利小人的嘴脸，揭露深刻，入木三分。纯然以口语入诗，颇有民歌风味。

题乌江亭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乌江亭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诗歌批评项羽经不起失败的挫折，不能“包羞忍耻”，不算大丈夫，否则“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歌气魄雄浑，风格豪放俊雄，议论史实不落传统的窠臼，为咏史篇的佳作。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明·李贽作，杂文。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作者至湖北麻城芝佛院，讲学期间写成此文。文中引出“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的盲目尊孔现象，加以推究，指出其据源在于“臆度”“沿袭”“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迷信盲从，愚昧保守的思想沉痼。

题龙阴县青草湖

唐·唐温如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不出名的作者的传世之作。青草湖即今洞庭湖东南部。在洞庭湖上划船醉酒的题材，许多诗人已写过不少名篇，本篇却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赞赏。前两句从水波着笔，用“西风吹老洞庭波”来写湖水在飒飒秋风中，泛起层层白浪，更妙的是第二句竟用“湘君一夜白发多”，来比喻洞庭秋色，既切合洞庭传说，又新奇飘逸，而且把秋天给人的迟暮之感融入景色中。后两句写船上酒醉，见满天星斗映入水中，仿佛自己荡舟在银河之上，竟然“满船清梦压星河”了。把醉态写得那么惝恍迷离而又风流潇洒。梦能装满一船且用“压”字来表现，把幻觉写得如此真切。这首诗在构思上另辟蹊径，着笔于虚实之间，飘渺奇幻，美不胜收。

题西太一宫(三十前年此地)

宋·王安石作，六言四句诗。这首诗是作者重游西太一宫时，即兴吟成题在墙上的两首诗中的一首。诗中追忆了少年时随父兄初游时的欢快情景，并对今已白头无成，抒发了无限的感慨。“欲寻陈迹都迷”句，是作者对亲人的思念。四句诗，从初游与重游的对照中，表现今昔变化，尤其是个人心情的变化。言浅意深。这首诗也被陈衍收在《宋诗精华录》中，与另一首同评为压卷之作，广为传诵。

题西太一宫(柳叶鸣蜩绿暗)

宋·王安石作，六言四句诗。作者十六岁时曾随父亲游西太一宫。熙宁三年(公元1068年)，奉神宗之召入京，重游此地，时年四十八岁。在訁

游与重游的三十二年岁月中，作者父母双亡，家庭多故，自己功业未遂，触景生情，吟诗题壁。这是两首诗中的一首。前两句写鸣蜩与荷花。鸣蜩隐于丛绿，荷花现其酣红，有声有色，相映成趣。后两句写作者眼见明净的陂水联想到江南的春波，含蓄地表现了抚今追昔、思念亲人之情。诗中景物色彩浓艳，美丽动人，写得“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情景交融，浑然天成。陈衍收它在《宋诗精华录》中，评为压卷之作。

题西林壁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是一首咏庐山的短篇。写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诗中极写庐山峰峦重迭、变化多姿的景色；在对奇妙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寄寓着发人深思的理趣，表达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既写了诗人游庐山的真实感受，也是他“人生之游”的感慨，并极形象地概括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普遍哲理，因此成为后人藉以说明身处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难以看清真相的惯用成语。在宋代哲理诗中，这一首是颇有代表性的，最为人们传诵。

题竹石牧牛

宋·黄庭坚作，五言古诗。这是一首题在《竹石牧牛图》上的诗。苏轼与李公麟多次合力作画，由黄庭坚题诗。这是他二十多首题画诗中最好的一首。前四句写画中石、竹、牧童、牛各占一句。后四句特意从牛身上落笔，抓住牛砺角好斗的性格特征，去写牛与石、竹的关系。此诗虽是赞美图画的高度艺术成就，但作者并不正面评论，而是用对画中牧童的嘱咐来表现，叫牧童别让牛去怪石上磨角，别破坏了竹子，这样就把画面上的景物写活了，使人觉得怪石、竹子那么可爱。这种拟人手法既突出了画面的生动性，也使诗显得清冷美妙。诗人用笔省净，颇有古歌谣风味，设想奇妙，似有深刻寓意。后四句全效李白《独漉篇》笔法而意义自新。

题兴化寺园亭

唐·贾岛作，七言绝句。唐文宗时裴度进位中书令，大肆修造兴化寺亭园。孟棨《本事诗·怨愤》说：“岛《题兴化寺园亭》以刺裴度。”诗首句“破却千家作一池”集中笔墨写该园一池之大，由一点可推想整个园子规模之大，破费之多。并把兴园与贫苦人家的家破人亡对比，反映出中唐“富者兼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社会现实。接着写园中不栽桃李而种蔷薇，那么，将来必然荆棘满亭，含蓄地讽刺统治者不重培养人才，聚敛于民，定然得到可悲的下场。本篇诗旨有社会意义，语言朴实，素淡中有深意。

题红叶

唐·宫人韩氏作，五言绝句。范摅《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条记述：卢渥应举至长安，偶然走近御沟，见到一枚红叶，上有绝句，便取归，置之于巾箱。宣宗时放宫人，渥得韩氏。韩氏得睹红叶，嗟叹不已，对渥说：“当时偶题，不谓郎君得之！”诗歌首句责怪流水太急，隐含光阴易逝，红颜暗老的怨恨；次句述说深宫太闲，暗蕴寂寞难堪、长日如年的愁苦。后两句希望红叶顺利地流出宫禁，曲折地反映出宫女向往自

由和幸福的心愿。全诗运笔委婉含蓄，堪称托物传情的佳作。

题李凝幽居

唐·贾岛作，五言律诗。开首写幽居环境，独处无邻，周围是草径荒园。接着四句具体描绘池边树上鸟儿安睡，月夜中传出僧人敲门声，幽居的景色与原野截然不同，高处在白云生处。最后告别主人，并订再聚幽居之约。全诗语言凝炼，用词炼字颇下工夫。颔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颇著名。传说当初本作“僧推月下门”，又欲改“推”为“敲”，后经韩愈指点，遂定为“敲”字。“推敲”的典故，即出于此。

题君山

唐·雍陶作，七言绝句。诗歌前两句写风平浪静的洞庭湖面上，君山的倒影一片翠绿，勾画出一幅静谧的湖山倒影图。后两句“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用空灵的笔触，把湖光山影幻化成美妙的仙境，把君山比作水仙化妆用的一枚螺形的青黛，洞庭湖水则是一面明镜。巧妙的比喻把君山画得仙姿飘逸，是一首写君山的名绝。

题伯时天育骠骑图

宋·黄庭坚作，五言绝句。此首题画诗赞美伯时的马画得好，但他不说画如真马，而说真马如画。古代的追风骏马今已绝种，要想看它们的形状，只有在这画上了。“想见真龙如此笔，蒺藜沙晚草迷川”两句，构思巧妙，含意新颖，是一种翻新的描写。

题伯时画揩痒虎

宋·黄庭坚作，七言绝句。这首题画诗，以极经济的字句描绘了老虎醒后揩痒的神情。从诗中可看到老虎揩痒生风，高大楠木未动，但小草却被风吹低了，便知有虎，于是警觉起来。诗中未直接描写虎威，而是采用衬托手法，重点写“风” 以“风助威”，来表现猛虎。写得朴素自然，短短四句就把伯时画的虎写活了。

题金陵渡

唐·张祜作，七言绝句。写旅途的羁愁和所见的夜景。首句写寄居之地——金陵津的小楼，次句点明既是行人自有“可愁”之处，一宿为愁所扰。后两句“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以寻常语，画天然夜景，远近明暗配合得当，道出千百人寻常见过而未能道出的境界。全诗潇洒空灵，悠远飘逸。

题临安邸

宋·林升作，七言绝句。这首即景抒情诗，在写杭州的优美景色和繁华气象中揭露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统治集团。首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连用两个“外”字，写出“山”、“楼”的景致，既是直写眼前景物，又寓情其中。这句重叠诗句，使人想到青山绿水之间，一片金碧辉煌；楼阁之中，处处轻歌曼舞的景象。作者触景生情，发出“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一声长叹，既痛切又忿恨。第三句的“熏”和“醉”，刻画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过着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末句“直把杭州作汴州”对当权者苟安行为作进一步讽刺。此诗采取情景相生的手法，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国运的忧虑。并用形象的语言，曲抒胸臆，较有社会意义。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唐·杜牧作，七言律诗。开成二年（公元838年）作者任宣州（今安徽宣城）团练判官时所作。诗歌题开元寺水阁为六朝遗迹。首联吊古伤今，感叹六朝繁华已成过去，只有云天依旧。颔联颈联写登水阁望见山前飞鸟的来去往返，想到宛溪居民的悲欢离合，或值秋末，雨洒千家，烟色朦胧；或在傍晚，日照楼台，笛声嘹亮。尾联惆怅无由得见放舟五湖的范蠡，只见烟树参差，含蓄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诗歌融情入景，对仗工整自然，堪称杜牧七律中的佳作。

题都城南庄

唐·崔护作，七言绝句。据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记载，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节独自一人到都城南郊踏青，口渴，去一家院子求饮。有一姑娘给他水喝，并依在桃树旁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第二年清明，诗人再次来寻姑娘，门墙如故，却无人空锁了。于是写此诗题于左边门上。诗前两句写“去年”相逢之事，“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句，以花写人，以花映衬人，不但写出姑娘的美艳，而且传出诗人目注神驰，情摇意夺的情状。实际上写了两情相依。后两句写“今年”相访不遇，“人面”已不知去向，只有“桃花依旧笑春风”。诗人无限的怅惘自在不言中。诗中人面桃花相环相衬，寻春遇艳与重访不遇对比对照，使姑娘神采飞扬，诗歌深情真挚。这首诗影响很大，后世戏曲“人面桃花”就是据此而来的。

题破山寺后禅院

唐·常建作，五言律诗。写的是南齐时郴州刺史倪德光施舍宅园，在破山上改建的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这首诗描写清晨入寺，日照高林，暗扣其古幽；竹径通幽，花木深掩，渲染幽静淡雅之境；山光悦鸟，清潭涤念，抒发陶醉自然之感；袅袅钟磬反托万籁俱寂，步入性悦念纯之境。诗人借游寺观感，寄托寻幽探胜遁世忘俗的胸襟。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颇受欧阳修推崇，说“欲效其悟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颈联“山光悦鸟色，潭影空人心”又被殷璠赞为“警策”，见物“皆着我之色彩”，寄蕴深微，有禅味而又不以禅理说教。此诗自唐以来便备受赞赏，是盛唐山水诗中风格独具的名篇。

题舫子

宋·王安石作，五言绝句。此诗大约题在游船上，故有此名。诗的前两句点出时间、地点及作者留连忘返的喜悦心情。诗意浅显，出语平常。后两句“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精炼地刻画出丰富而优美的诗的意境。其中“眠分”、“坐占”用得生动、奇崛，全诗简洁精妙，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

题菊花

唐·黄巢作，七言绝句。这是黄巢起义前写的一首托物言志诗。借咏菊花，抒发诗人要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抱负。前两句用“飒飒西风”和“蕊寒香冷”写菊花傲霜、耐寒的坚强性格，形象地比喻不畏强暴的农民起义者。后两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

桃花一处开”，抒发作者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要做司春之神，铲除人间的种种不平，使菊花与桃花春台同登，争妍斗丽，形象地表达了深受压迫者应获得平等、自由的美好愿望。

题墨牡丹

明·徐渭作，七绝诗。此篇为自画墨牡丹小品之题诗。作者诗、书、画俱精妙绝伦，一生鄙视权贵，性格狂放不羁。晚年贫困，以卖画为生，达官显贵求一字而不得。诗先直抒胸臆，言宁肯固守穷愁，而不妄念富贵；再借画墨牡丹一洗香泽粉腻，寄托鄙薄世俗，不屑媚艳的高尚情怀。诗情与画意泯合无迹，笔备而神足。诗人工于泼墨，信手挥洒，气韵自超迈不凡。诗格如画，遒逸、老辣，淋漓生姿。袁宏道《徐文长传》云：“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

緜

《诗经·大雅》的一篇，是周人记述祖先古公亶父自豳迁岐这一重大移民活动的史诗，诗中兼及文王施政的成就。古公亶父是文王昌的祖父；周氏族强大始于文王时代，而其基础则是古公亶父奠定的，后人尊之为太王。太王本居于豳，因不堪北狄侵扰，率众迁至岐山之阳定居，于是子孙日益繁衍，民族日益强大。全诗九章。首以小瓜成长并绵延不绝起兴，喻周人自弱小而繁盛。诗中从周人的发祥地写到太王迁至岐山之下，凿穴作室而居，是初迁的情况。继写太王与太姜一同乘车在岐山之下相看地势，准备修建宫室，结果太王看中了周原，经过商议和占卜，决定在这片沃土上居住下来。接着指定人民的居住部位，画分土地，开掘沟渠，并指派官员负责兴建住室和宗庙，其间极写修筑宫室和建造门、社时的热闹场面。进而写在太王善治的基础上，文王时代日趋强盛，驱逐了久为周患的外族。最后写文王以仁德化民，许多邦国都来归服；周国人才济济，君明臣良。诗中叙事有条不紊，并把紧张热烈的劳动场面用夸张的手法描述得有色有声，十分动人。这是一篇叙事谨严、周详而写法又十分活泼的史诗。

樊侯庙灾记

宋·欧阳修作，散文。樊侯，指汉朝开国大将樊哙，后封舞阳侯，后人曾立庙纪念他。本文反对“樊侯庙灾”的迷信说法，指出“阴阳之气，怒则薄而为风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结而为雹。”有理有据，富于说服力。文章短小精悍却饶有趣味，以反复致诘、层层剥除的生动语言，表明侯怒而降灾极不可信，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滕大尹鬼断家私

宋话本，见于《古今小说》卷十。故事通过为争夺遗产所暴露出的人间丑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官僚家庭勾心斗角，残酷黑暗的现实。作者从实际生活出发去刻画人物，如通过倪太守的收租纳妾来揭示他的贪婪卑鄙，通过他安排“图中妙计”来说明他是一个久经官场、老谋深算的官僚；对滕大尹，则是先以某些人对他的颂扬为伏笔，最后只用“见鬼”这一情节就活画出他那多谋和奸诈的特点来；对善继的狠毒愚顽及梅氏的隐忍执着，则始终置于争得产权这一矛盾中去描述，所以情节显得真实而曲

折。结构严谨、语言生动也是这篇作品的长处。

滕王阁序

唐·王勃作，骈文。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作《滕王阁诗序》。滕王阁，旧址在今江西南昌市赣江边。唐高祖之子李元婴，受封滕王，在任洪州都督时筑此阁，故名。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重九日，洪州都督阎公在滕王阁上宴请宾客，王勃省父路过南昌，参加宴会，并即席作诗并序。文章前半部侧重写景记事，描绘了洪州一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形势和滕王阁的秀丽壮美，以及宴会的盛况。后半部触景生情，抒发了作客他乡，怀才不遇的感慨，又以“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古已有之，安慰自己，表白自己的志向将不因穷困而改变。文章写景抒情密切结合，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句式四六相间，属对工整，音韵和谐而又不显板滞。词藻华美，用典很多，而又不失于雕琢晦涩。风格疏朗苍劲，并有象“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脍炙人口的名句，成为千古流传的佳作。传说王勃作此文时，满座惊叹。韩愈也十分推崇此文，他因自己写《新修滕王阁记》一文，能列于王勃此文之后，而感到“有荣耀焉”。

滕王阁诗

唐·王勃作，七言律诗。王勃去南海交趾省父，途经洪州(今江西南昌)，应邀参加阎都督举办的宴会，即席写下《滕王阁序》，令满座叹为观止，序末附这首概括全文的七言律诗。起句凝炼，概括出滕王阁形势的高峻，歌舞停罢的阑珊，已寓物是人非之叹。中间两联，着意画栋珠帘唯云雨相伴，物换星移往复依旧。在人去阁空与江流无尽的对比中，跌出盛衰无常宇宙无穷的感慨。诗中所写景物，不外世间人事——建阁“帝子”；自然空间——江、云、雨；宇宙时空——日悠悠、几度秋、物换、星移，诗人将三者交织一起，渲写人事与时空的不谐，寓凄清于华美之中，寓瞬变于永恒之内。这虽是封建社会中失意知识分子常写的主题，但因它隽永婉长，意余象外，广为传诵。

潼关吏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唐军在相州(今河南安阳)溃败之后，退守洛阳，为防御潼关，确保长安的安全，官军在潼关抓紧构筑工事。杜甫目睹了唐军紧张备战场面，写了此诗，形象地再现了平叛战争的一个侧面。前四句概述士卒在潼关筑城的情况。接下十四句，用对话的形式，借守关吏的叙述，描画了潼关守备的工事：真乃格栅云列、飞鸟不过，关塞险要，一夫当关，万夫难开。后四句总结潼关之战的教训，谴责了在宦官哥舒翰盲目促战下，不得已出战，而大败于桃林，致使百万大军葬身黄河。因而嘱咐守关将领应据险坚守，且勿轻易出战。全诗有叙有议，多以问答出之，生动真切地描绘守关将士昂扬的斗志，以及诗人劝勉之情，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这是诗人从儋州北移廉州途经澄迈驿，登高望远有感而作。第一首写诗人怀着思速归而愁路远的不快之感，登上驿阁

眺望，眼界和心情为之一宽，继而写因贪看秋浦白鹭，不觉已至晚潮之时。诗人融情入景，画面清丽。第二首写已准备老死海南的诗人被朝廷召回。通过景物的描写，表达了诗人的思归心切。“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有景有情，景美情深。

鹤冲天（黄金榜上）

宋·柳永作，词。这是一首直抒胸臆的名篇。据说是柳永考进士不第时所写。上片词中表露考试不第、怀才不遇的无限辛酸愤懑的心情。“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不过是作者在落第失意的抑郁中聊以自慰而已。下片寄情秦楼楚馆，傲视公卿蔑视功名利禄的玩世态度。“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是作者的心声。此词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全词写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读来上口。不独在柳词中即使在北宋词中，这类作品也是少见的。

缭　绫

唐·白居易作，七言古诗，《新乐府五十首》其三十一。诗中描绘缭绫的精美绝伦，详述舞衣织、染、裁、熨的全过程。在宫姬“曳土蹋泥无惜心”与寒女“扎扎千声不盈尺”的对比中，反映出劳动者与剥削者不同的心境。诗人不惜笔墨，铺写缭绫的花纹、色彩、质感，以示缭绫的珍贵，以及织工付出的高昂代价；深意不言自明。“中使宣口敕”的淡淡一笔，便将抨击的矛头直指下令的皇帝，道出女工辛劳的原由。诗中连用自然景物作比，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颖比喻中，暗示寒女巧夺天工的技艺。

樵渔子对

明·刘基作，杂文。文中写桐江隐士，气宇奇伟，寄居山林，以渔、樵谋生。有问者以为在山泽有颓肩之苦，蛇虺之险，短袍冷灶，芜没丘壑，毫无价值。作者托樵渔子的辩驳，讽刺官场“附势趍权，病于深谷之颓肩；忧谗畏谤，过于蛇虺之螫毒”。有力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腐败。结尾写隐者清冷自适的情怀，反衬世俗的争权趋势。全文寓理于事，文笔朴茂，旨趣类柳宗元《捕蛇者说》。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宋·徽宗赵佶作，词。宋徽宗荒淫失国，于公元1127年与其子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往北方五国城，囚禁至死。在北行途中忽见杏花盛开，百感交集，写下此词。词中以杏花凋零自喻，婉转而绝望地倾诉了内心的无限哀愁。这是他被俘后悲惨遭遇的实录。上片写杏花的极盛至凋零，语带双关，曲折地道出作者的亡国之痛。辞情哀切，如泣如诉。下片写双燕归巢，触景伤情，抒发故国之思。全词写得愁肠百转，悲不可堪。写景运笔细腻，宛如工笔画；抒情直率、凄婉，真是一首哀歌。据说这是赵佶的绝笔之作。艺术成就较高，广为传诵。

燕归梁（我梦唐宫春昼迟）

宋·蒋捷作，词。通过梦见由缓至急的三种舞姿，层层推进地描绘出一幅风吹莲动的画图。上片写梦见唐宫舞女“飞舞到，曳裙时”“慢腾腾，手双垂”等两种舞姿喻荷花在风中缓缓摇动的姿态。下片写梦中见舞女们

"忽然急鼓催将起，似彩凤，乱惊飞"急促的舞姿，及梦醒后不见"万琼奴"，只见一池荷花被风吹起的情景。此词运用比喻、拟人手法，取得了传神摹形的艺术效果。古诗词中咏莲的甚多，此词与众不同的是，作者笔下的荷花不是静态，乃是动态，——且随风大小由缓至急的三种姿态，象这样咏"风荷"的词却不多见。词中荷花不是实写而是虚写，作者托之于梦境中的舞女，用梦中缥缈虚幻的美人形象和舞姿，使池中荷的姿态飞动。全词未堆砌辞藻，未用一典，读来象一篇清新淡雅的散文。这确是一篇形式短小而在内容与艺术上均有可取之处的佳作。

燕昭王

唐·陈子昂作，五言古诗。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反叛，武攸宜奉命率军讨伐，陈任随军参谋。武(攸宜)无将略，前军陷没，畏敌如虎，陈屡献奇计，自告愿率万人为前驱，反遭贬斥，徙署军曹。作者登蓟北楼，凭吊古迹，写下《蓟丘览古》组诗七首，借古人抒生不逢时之慨。这是组诗第二首，登碣石馆，望黄金台，暗示出对求贤若渴拜士振国的燕昭王的向往，而今古迹荒芜，昭王安在，喟叹不遇知人善任之贤君，雄业难图。全诗言浅情深，饱含羡慕、辛酸、悲愤之情。后驱马归营的实写，暗示有归隐之意。前人赞"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翁方纲《石洲诗话》)

燕歌行

三国魏·文帝曹丕作，乐府《相和歌·平调曲》辞。乐府诗题冠以地名本是表示乐曲音调特点的，后来乐调失传，就用以歌咏地方的风土。当时燕是北方边地(包括现在的北京市和河北北部、辽宁南部)，战事频繁，因而《燕歌行》常被用作描写远戍、别离的诗题。本篇描写闺中少妇在一个不能成眠的深秋凉夜，见到候鸟南翔，思念客游燕地而久久不归的丈夫。全诗情致婉约，音节和谐。沿用柏梁诗的押韵法，学习民歌的风格。写得掩抑徘徊，如泣如诉。是一篇言情的名作，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并序

唐·高适作，七言歌行。《燕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旧题，歌辞大都写丈夫行役，妻子怀远的内容，本篇亦沿旧习。诗序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诗歌针对东北地区边事而发，主旨在于揭露在天子纵容下边将骄淫轻敌，致使广大爱国战士遭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的边地实情。诗歌以下层士卒的口吻叙述一个战役的全过程：前八句写出师，次八句写战败，又八句写被围，最后四句写死斗。诗歌一开始，从"天子非常赐颜色"入手，表现出汉将出征骄横不可一世的形象，又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鲜明对比的图画，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现实，突出了军中高层将领与下层士兵的尖锐对立。诗歌还展示了"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两地相思，关山阻隔，永无见期的苦痛，更加深化了主题。最后以忆李广作结，感叹朝庭任用边将不得其人。诗歌把苍凉的边塞风光，如火如荼的战事和将士

们复杂的心理活动交错写来，造成一种深沉悲壮、豪放雄浑的艺术风格。诗中四句换韵，平仄相间，抑扬顿挫，音节浏亮，句多排偶，诗语活脱，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都有很高成就，成为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

霍小玉传

唐·蒋防作，传奇小说。记一个妓女的爱情悲剧。“门族清华”的李益，入长安思得名妓，与霍小玉相爱两年，因赴郑县主簿，立下婚约而别。尔后，李益又另聘甲族卢氏，遂与小玉绝。小玉百方打听李益音讯，卧病不起。后黄衫豪士强拉李益至小玉所，小玉怒责李益负心，饮恨而终。冤魂化为厉鬼，使李益猜忌妻妾，不得安宁。作品歌颂了霍小玉善良多情与刚烈倔强的品德，批判了李益寡情薄义，势利小人的丑恶行径。通过这一爱情悲剧，反映出门阀士族与市井细民之间深刻的阶级矛盾，揭露了门阀制度的罪恶，发出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对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本篇能联系广泛的社会生活来刻画人物，又通过人物的性格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结构严谨，形象鲜明，是唐传奇的名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

赠卫八处士

唐·杜甫作，五言古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翌年春，他从洛阳返回华州任所，路遇故人卫八处士，受到热情款待。诗一开头就写人生常如参、商二星互不相见。从感叹相见不易，聚散无常，叙述久别重逢的喜悦，惊呼亲故的仙逝，喜见世侄的殷勤，直至为明日又将别去而惆怅。诗用白描手法，质朴的语言，写动乱时代，人们凄楚的感情。张上若《杜诗注解》评：“全诗无句不关人情之至，情景逼真，兼极顿挫之妙。”

赠王威古

唐·崔颢作，五言古诗。这首诗首先描绘多年事边的经历，猎骑翩翩的神采，勾画出三十岁羽林将的威武超群；次写马上饮酒，郊野食鲜，展示荒泉深谷打猎的艰苦与乐趣；再次由“相看未及饮”一下跃入烽火不息，敌寇侵扰的紧张战斗；末写唐军所向无敌，解民忧患，赞颂报国赴难的凛然意气。这首赠友之作，与一般同类诗迥异，仅从塞外落笔，日常战斗即显出雄浑奔放的气势，令人心驰神往，一改崔颢前期多写浮艳闺情之作，全诗在质朴描绘中饱含赞叹、向往之情。

赠王桂阳

南朝梁·吴均作，五言古诗。此诗是书赠桂阳太守王伯起的。诗中以松喻人，言微贱则易受凌辱，有节有才也常被忽视。诗中充满沉痛的身世之感，确是诗人怀抱美质却因出身卑微而屈居下位的不平之鸣。但在不平之外，也表现出希望受到赏识、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透露出作者积极用世的思想。小诗写得省净、凌厉。

赠从弟三首

三国魏·刘桢作，五言古诗。诗中以泽里的蘋藻比喻君子的高洁品格，以山上的松树比喻正人的坚贞本性，又以南岳的凤凰比喻贤士的远大

志向；既赞美和勉励堂弟，又吐露诗人的抱负和志趣。第一、三两首都说出建功立业的要求。第二首表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保持自己的操守，决不因邪恶势力的迫害而改变气节。反映出封建专制压迫下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贵性格，梁钟嵘《诗品》称誉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赠诗而全用比体，实属罕见，但此三首辞简意高，自可别立一格。

赠白马王彪

三国魏·曹植作，五言古诗。李善谓此诗原题《于圈城作》。诗序中说，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作者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入京朝见曹丕。到洛阳后，曹彰突然死亡，死因可疑。作者与异母弟曹彪返回封地时，监国使者奉曹丕之命，不许他们兄弟同行。在兄弟忍痛分手之际，曹植写了这篇赠别诗。全诗七章，第一、二章写返国时的心境和归途中的艰苦；第三章指斥豺狼当道，对小人进谗离间表示极大的愤慨；第四章写途中所见，感物伤怀；第五章写生离死别之痛，对任城王曹彰暴死表示沉痛的悼念；第六、七两章为骨肉仓卒分离而悲伤的同时，勉强说了些慰藉之语。此诗集中抒发了曹植对曹丕迫害兄弟的满腔悲愤之情，同时也反映了曹魏宗室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全诗八十句，一气贯注，表现出既愤激又凄怆的真实感情。诗骚书传中的语言，经作者的提炼，在此诗中得到准确的运用，产生了简当、和谐、高古的效果，加强了此诗的感染力。这确是曹植作品中一篇"体被文质"的好诗。

赠刘司户蕡

唐·李商隐作，七言律诗。大约作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刘蕡，宝历二年进士，因大胆改革宦官专政，名动一时，后被贬而死。作者与刘交厚，当南游，会刘于黄陵贬所，特写此诗以赠。诗一开头写两人相逢时风恶浪凶，白日昏暗，象征晚唐政治险恶。接着用鸿雁不得奋飞，屈原难归故里，比喻刘蕡次横遭打击。五、六句又用贾谊贬后被召的史事，安慰与鼓励刘蕡。最后，以相逢时悲喜交加的心情，又为刘远离君门而感叹，同时也揭露朝廷不容贤士的现实。全诗用典贴切，比喻形象，把友人的遭遇与自己身世之感交融在一起，更显其沉痛愤激。

赠刘景文

宋·苏轼作，七言绝句。诗中描述秋末冬初的自然景象，写出作者一瞬间的意念和感受。首句写荷败，次句写菊残，两句互对，把秋杪的特征写足；三四句正面道出："橙黄橘绿"确是一年大好光景的标志。诗人在此一反悲秋常调，突出了不为繁华已逝而悲伤，却为收成在即而鼓舞的务实精神。以"橙黄橘绿"这一生动鲜明的景象，驱尽了暮秋肃杀气氛，强调了秋末冬初所具有的盎然生意，反映了诗人的乐观精神的另一个侧面。

赠花卿

唐·杜甫作。七言绝句。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居成都时。此诗讽刺蜀将花敬定恃功骄奢。诗中虽没明言指谪，却寓讽于谀。诗从赞美音乐的美妙写起，"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用"江风"形容乐音之清，以"入云"比喻乐声之高，将乐曲之美赞誉到了极度。后两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

回闻”。天上的仙乐，人间难得一闻，如今不应“得闻”而竟然“得闻”，不仅“几回闻”，而且“日纷纷”。字里行间含蓄委婉地透露全诗的旨意。杨慎《升庵诗话》评道：“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关于此诗主旨，历来注家颇多异议，也有人认为只是赞美乐曲，并无弦外之音。

赠别（多情却是总无情）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约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作者离扬州赴长安，留别妓女之作。诗前两句写昔聚今别，对酒无欢。接着诗人移情及物，写出“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把终夜不寐，依依惜别之情，衬托得更加淋漓尽致，传为惜别的千古名句。全诗风流深挚，余韵不绝。

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

唐·杜牧作，七言绝句。约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作者离扬州赴长安，赠别歌妓之作。诗的首句画出了一个“娉娉袅袅”的芳龄少女的倩影，次写二月初的豆蔻花，以花比人，花艳人美，交相辉映。后两句推开着墨，用花团锦簇的十里扬州路上卷起珠帘的一个个美人作垫，更显出即将话别的歌女真是精妙无双。全诗从人到花，又由花到春城闹市，再由闹市的美人烘托出意中人，挥洒自如，新颖别致。

赠秀才入军

三国魏·嵇康作，古诗。是作者赠给其兄嵇喜的组诗。全诗十九首，其中四言十八首，五言一首，鲁迅以五言一首别题《古意》，不在组诗之数。十九首诗没有明显的次序。多是别恨、相思之词，也有招隐和凭想象描写嵇喜日后军旅生活的诗。有人认为组诗作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当时司马师废掉齐王曹芳，司马和曹氏集团的争夺已发展为军事行动。嵇喜参军是为司马氏助力的，而嵇康则憎司马氏；嵇喜的作为引起嵇康的反感，以此背景作诗，字里行间不无讽刺之意。嵇喜是个平庸之辈，但他是抚养嵇康成人的人，兄弟感情笃厚，所以嵇康对恩兄的态度又是友善的，这也反映在诗里。组诗的特点在于富有清远的情趣，峻洁的文笔，但各首诗的艺术水平不尽一致。其中“良马既闲”、“轻车迅迈”、“浩浩洪荒”、“息徒兰圃”和“闲夜肃清”数首水平较高，而以“良马既闲”、“息徒兰圃”成就最为突出。“良马”一诗描写嵇喜入军的戎马驰射生活，把武士的昂扬意气表现得非常生动。“息徒”一诗描写嵇喜将有可能领略大自然的乐趣，把高士悠然自适写得极为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被后人认作不可企及的妙境。

赠汪伦

唐·李白作，七言绝句。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作者游泾县桃花潭（今安徽泾县西南），当地人汪伦酿美酒招待，酒后相送，李白临别赠以此诗。据宋·杨齐贤说，宋时汪伦的子孙还珍重地保存着李白的赠诗。诗歌开头两句写李白乘舟将行，汪伦踏歌相送，一反悲伤惜别的常格，别开生面，恰好说明汪伦是作者的知己；三、四句以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相比，

用“不及”二字从反面勾勒，极言情谊之深，远非泛泛浅交者所能企及。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说：“若说汪伦之情，比喻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

赠范晔诗

南朝宋·陆凯作，五言古诗。作者居江南，友人范晔在长安。梅花开放时，陆封寄一枝与范，并附上这首小诗。梅为报春之花，把“一枝梅”径叫成“一枝春”，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新春祝愿和无限思念之情。小诗朴质无华，却发着清新的气息，具有强烈的美好象征意味。在雕琢字句、堆砌典故的诗风笼罩中，小诗显得格外新颖、自然。唐汝询《唐诗解》云：“晔为江南人，陆凯代北人，当是范寄陆耳。”录以备考。

赠孟浩然

唐·李白作，五言律诗。当作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 年)孟浩然离开长安归襄阳之后。诗歌赞颂了孟浩然鄙弃荣华、潇洒清远的性格。首联“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以“爱”字统领全篇；中二联则具体地勾勒出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描写之中又蕴含着敬爱之情；尾联“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把景仰之情推向高峰。全诗写得洒脱真挚，不拘格律，自然古朴。

赠项斯

唐·杨敬之作，七言绝句。项斯亦唐代诗人，《唐诗纪事》记载他初不出名，后“谒杨敬之，杨喜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诗首两句直接赞项斯的诗歌与人品，先用见诗佳为衬垫，而进一步写出项斯的人才品貌比诗更胜。后两句则说自己不会隐人之善，故到处逢人即夸赞项斯。这一方面赞项斯，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之襟怀气度。震动了世间一切持枉道，怀忌心的小人。诗歌直白如话，流传广泛，“说项”之典即出于此。

赠盖邦式序

宋·马存作，散文。盖邦式喜爱《史记》文章的雄奇瑰丽，问其法于马存，作者写这篇序文赠他。文中阐明司马迁文章之所以风格奇伟、丰富多采，是由于他有周游天下的阅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对客观事物的深刻细微的观察。作者强调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对历史的了解，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强调作家扩大视野可以收到“殊类相感”的艺术效果；指出“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亦可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本文辞丰意雄，风格豪放，笔势纵横；加之对《史记》文风的独到见解；不象唐宋一些古文家那样片面强调“文以载道”或片面强调书本知识的重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评论有积极影响。

赠 婢

唐·崔郊作，七言绝句。据唐末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崔郊的姑母有一婢，生得姿容秀丽，与崔郊互相爱恋。后婢被卖给显贵于頔，崔郊仍念念不忘，一年寒食，婢外出与崔郊相遇，崔郊百感交集，写下此诗。后于頔读到此诗，便让崔郊把婢女带走了。诗前两句以公子王孙逐后尘，以及绿珠的垂泪等写出女子容貌绝人，

红颜薄命，也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权贵的不满与对弱女子的同情。后两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描绘婢女惧权贵而不敢与崔相识，表达出诗人内心的哀怨，斥责了仗势拆散情侣的不义行为。诗歌写的虽是诗人自己的爱情悲剧，但却极有概括性，成为一首传诵名作，成语“侯门似海”即出于此。全诗含而不露，怨而不骂，委婉深切。

赠傅都曹别

南朝宋·鲍照作，五言古诗。通篇以鸿雁为喻，表达对友人的眷恋之情。全诗十二句。首四句，追念偶然相聚和情意投合；中四句，叙述目下即将分别，恋恋不舍；末四句，预计日后分飞难聚的惆怅之情。通篇用比体；以轻鸿比傅都曹，以孤雁自喻，生动地表达出两人深厚的友谊。末两句虽半属自谦之辞，但也流露出跃跃欲试、不甘沦没的本心。诗章朴质流畅，耐人寻味。

鹦鹉赋

汉·祢衡作，散文赋。作者在江夏太守黄祖之子黄射的宴会上，恰逢有人进献鹦鹉，黄射便请他即席作赋，于是他应命成篇，引起座中的一致激赏。赋中先赞扬鹦鹉的品德，次写鹦鹉被捉后的心情和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后写它出笼不易，奋飞无期，只得感恩于主人，希望在主人掌握中活得平安。这是一篇以咏物为体而以抒情为用的短赋，字面上是在为鹦鹉代言，实则是写志士贤人在丧乱岁月中的苦闷心情。赋中也隐含着对当权者的警惕和对邪恶的不满。文辞典雅优美。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唐·刘长卿作，五言古诗。唐代宗大历五年至大历六年(公元770—771年)，作者任转运判官，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宦游湖南湖北一带，穆陵关在湖北麻城，此诗当作于此时。首联写相逢的地点——穆陵关，与行客的去向——桑乾。颔联“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用比兴的手法暗示楚国与幽州的形势，语言精炼，警策动人，为历来传诵的名句。后两联直接描写安史乱后唐代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城池破废人烟稀少，蒿草遍地，归乡的人都悲伤掩泪。本诗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赋、比、兴兼用，朴实而深沉。

赞刘谐

明·李贽作，杂文。作者是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大胆抨击孔孟之道，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竭力批判宋明理学，公开以“异端”自居。本文先勾画了道学家的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的形象，再写其道家唇吻。然后以刘谐的调笑，戳穿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论调。篇末称赞刘谐至论百世不易。文章短小精悍，笔调轻松、幽默，含蓄有味。

鹧　鸪

唐·郑谷作，七言律诗。鹧鸪是产于我国南方的一种鸟，其鸣声似“行不得也哥哥”，故引起人们的离恨与旅愁。本篇写洞庭湖一带的鹧鸪，着力其神韵，而且把思妇游子之情与鹧鸪之声交融成一片，形成凄迷幽远的境界，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诗歌首联状鹧鸪之形，写它斑斓的羽

毛，与山鸡相似，习性温柔。领联“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两句，把鹧鸪的啼声溶入暮春的景色之中，并与传说中的二妃之哀，现实中的思妇游子之痛交融一体，出神入化地塑造了鹧鸪的神情风韵，为历来传诵的名句，诗人因此得名“郑鹧鸪”。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说：“咏物诗刻露不如神韵，三四语胜于‘钩輈格磔(鹧鸪鸣声)’也。诗家称郑鹧鸪以此。”颈联写游子思妇闻鹧鸪之声而流泪低眉，实是进一步写鹧鸪。尾联“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明写鹧鸪的行栖，暗写游子的沦落，人情鸟啼交相映衬，虚实相生，各臻其妙。

鹧鸪天(枕簟溪堂冷欲秋)

宋·辛弃疾作，词。上片描绘夏末秋初傍晚湖上风光，抒写作者感受。“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两句，以作者主观感情状客观景物，红白相映衬，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的湖上风景。下片曲折地写出了于闲适恬淡中潜伏在作者意识深处的痛苦与积愤。“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三句，运用典故，表面看似消极，内里却凝聚着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怨恨。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宋·苏轼作，词。元丰三年至六年(公元1080—1083)作者谪居黄州时作。全词写夏日雨后农村的风景及作者隐逸生活的感受。上片开首两句画出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等七种景物，各具特色，体现了诗人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接着又以“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两句，进一步描绘清新活泼的田园风光。写景中对近景、远景、动态、静态，视觉、听觉、嗅觉点染得恰到好处，下片写作者杖藜徐步在斜阳里，深感雨后凉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全篇纯用白描手法，铸词造句鲜明生动，音节和谐优美，琅琅上口，反映了作者“以诗为词”的特点。

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

宋·辛弃疾作，词。作者以清新活泼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农村生活图景。上片通过柔桑、幼蚕、细草、黄犊等形象，写出了早春时节喜人的山村景象，作者内心的轻松愉悦也从中流露出来。下片赞美荠菜花稳占春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两句，用对比手法，揭示了城中桃李忧愁遭风雨摧残，而山村田野里的荠菜花无忧无虑，生趣盎然，借景点出憎恶官场生活，含蓄有味，是辛词名句。

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

宋·晏几道作，词。写作者与他思念已久的歌女的重逢，曲折地表现出他们之间深厚真挚的情感。上片追忆当年初见时的彼此倾心，尽情欢乐的场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两句不仅对仗工整美丽，而且极其生动准确地展示了舞筵的典型环境。下片写别后忆念与重逢的惊喜，“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表情达意极其细腻曲折传神。这首词采取逆入顺写的手法，明明是久别重逢时的惊喜，作者却从“当年”初逢时的欢乐写起，且避实就虚，欲说重逢之喜，先说离别之苦；层次分明而又有起伏跌宕、曲折变化别致。词中哀乐之情对比，把离恨衬托得加倍深

沉。这首词语言精炼，感情浓郁，词情婉丽，是婉约派“艳词”的代表作。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此词：“曲折深婉，自有艳词更不得不让伊独步。”

鹧鸪天·半死桐

宋·贺铸作，词。是词人悼念亡妻赵氏之作。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之后的四五年间，词人曾闲住苏州。约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词人曾因事北上；其妻赵氏可能即去世于此行之前，此词当成于元符四年（公元1101年）词人南返苏州之后。词中赋比兼施，写新坟在目、旧居如昨、床已半空、贤妻操持家务的形影已不可复见；思及衰老孤寂的晚年，听到满窗凄寒的风雨，发出“何事同来不同归”的哀怨之问，表达了对赵氏的无限怀念之情。上片取汉唐诗赋梧桐半死、鸳鸯独飞之意以喻丧偶身孤；清霜、白头点出赵氏殁于秋季，词人已届老年。下片以“原上草，露初晞”承上启下，既引出“新陇”，又导出“旧栖”，把词意推向高潮，写出“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这感人肺腑的结句。结句中反映出赵氏生前勤俭持家的一个侧面，表达了词人对亡妻的肝肠寸断的哀恋之情。此词写得平易真挚，感情淳厚；同时体现了词人善于拾掇前人成句，略加隐括即为新奇的创作特点。

鹧鸪天·有客慨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宋·辛弃疾作，词。作者晚年被迫退休闲居瓢泉时写。虽题为“戏作”，但词中感慨尤深，寄托壮志未酬的愤慨。上片点题，追忆少年时，“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写年轻时率众抗金，疾驰疆场、奋勇拼杀的豪迈往事。下片抚今追昔，“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叹息南归后的几十年遭受排斥、冷遇，岁月虚度；结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已是报国无门了。全词运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形象、深刻而沉痛地揭示出英雄坐老，被迫退耕的残酷现实。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褰　裳

《诗经·郑风》的一篇。《诗序》以为政治诗，谓郑国混乱，郑国人盼望大国出面干预，以结束混乱的政局。《诗集传》云“淫女语其所私者”。按此诗乃是女子戏谑情人的短诗。诗中希望情人涉过溱洧二水来找她，否则她就要和别人相好了。写得亲昵而轻松。

豫章行·苦相篇

晋·傅玄作，拟乐府诗。或题《苦相篇豫章行》。《豫章行》属汉乐府《相和歌·平调曲》，现存古辞“白杨初生时”五言二十六句（中缺十三字）。本篇是拟《豫章行》以咏叹苦相女子的；写晋代社会重男轻女的习惯和女子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前十二句，写苦相女未嫁时得不到母家的钟爱，与男孩“堕地自生神”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旦出嫁，便如雨点离开阴云，彻底离开了母家。后十四句，写苦相女嫁后又得不到夫家的重视，整日要低声下气，陪尽小心；若与丈夫感情不合，便被说得一无是处，“百恶集其身”了。最后因年长爱弛，遭到丈夫的弃绝。作者对女子的不幸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对把女子的不幸归之于相苦、命薄的说法表示不满。在男

尊女卑观念牢固的西晋社会中，作者能够为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而且形诸笔墨，见于诗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全诗写得通俗，浅显，颇受民间叙事诗的影响。

檄风伯

宋·杨万里作，七言古诗。这首诗描写船行江中，遇着险滩、恶浪、大风，境况十分艰难危险；但诗人不仅从容镇定，而且非常幽默、风趣，表现了旷达的生活态度。作者运用拟人手法，把风中柳树、芦荻的状态写得生动形象。

霜 月

唐·李商隐作，七言绝句。鸿雁南飞，鸣蝉匿迹的深秋时节，诗人登楼远眺见到如水接天的霜华月色。接着由这霜月交辉的景色，想象霜月之神在争妍斗艳。诗歌涉想奇特，幻化出美丽的神仙世界，反映了作者高标绝俗的性格与对美好和光明的追求，而且把静景写活了。

鰕䱇篇

三国魏·曹植作，是拟《长歌行》的新题乐府诗，属《相和歌·平调曲》。诗里以浅水中的小鱼不知江海的巨大容量和篱笆上的小鸟不晓鸿鹄的高远志向，比喻小人无法理解壮士的广阔胸怀。其思路显然受到《庄子·逍遥游》的影响。在诗里，作者褒扬抚剑雷音、心忧天下的壮士，同时也讽嘲了鼠目寸光、追名逐利的猥琐小人。写得情调开朗、言辞豪迈，是作者早期创作中较好的一篇。也有人认为此诗的思想情绪略近《求自试表》，当是作者后期的作品。

蹇材望

宋·周密作，散文。本文活画出一幅两面派人物的嘴脸：处于外族入侵的关键时刻，表面上要为国捐躯，实际上却卑躬屈膝地与敌人沆瀣一气。文章简短，语言朴实，重在叙述而不加评论，但伪善小人的丑恶面貌跃然纸上。

襄邑道中

宋·陈与义作，七言绝句。晚春时节舟行江上的即景短篇。诗中写了两岸风光之美和船行之速。首句生动地描绘了两岸飞花将船照红的情景，新颖别致。后两句以不觉云动写轻舟与浮云并向东行，意境颇为新鲜。字里行间，显露了作者轻松愉快的情绪。此诗于形象描绘中，写出因相对运动而造成的错觉，增添了诗的意趣。全诗语言流畅，风格爽朗。

赣上食莲有感

宋·黄庭坚作，五言古诗。这首诗通过对食莲情景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母亲、兄弟、子女及故乡的真挚感情，并抒发了作者对立身处世的一些看法。他不肯白得俸禄而不对国家做出贡献，羡慕莲子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因而萌动还乡之念。诗句写得明白通俗，自然流畅，有六朝乐府风调，却无摹拟痕迹。

文 体 部 分

编 撰 人

黄玉文 蔡良金

校 订 人

刘叶秋

缺页

二　画

七　古

七言古诗的简称。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七言古诗这种形式，和五言诗一样，都是首先在民间流传，后来经过文人仿作，引入文坛，而成为我国古代诗歌普遍流行的形式之一。七言诗的兴盛时间晚于五言诗，它产生的时间，却并不比五言诗晚，西汉时代已出现了完整的七言歌谣，并在民间广为流行，只不过我们现见到的，只有汉成帝的《上群歌》一首。我国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应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全诗都是七言，辞采优美，意绪绵绵，并形成三二二句型。它每章的第一句末尾都用了个"兮"字，说明它还受到楚辞的影响，民歌色彩比较浓厚，但就其全诗来看，则已脱掉秦汉以来模拟骚体诗歌创作的倾向。所以，有的文学史说：通篇都是七言而又首尾完整的作品，当以《四愁诗》为最早。曹丕的《燕歌行》句句用韵，已是相当成熟的七言古诗了。鲍照的《行路难》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自由换韵，为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从梁至隋，七言诗逐渐多起来。至于七言诗的兴盛，还是从唐初开始的。具体表现为长篇的七言歌行有了飞跃发展，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篇章。

七　体

亦称"七"。是散体古赋的一种体裁，为西汉枚乘著《七发》所首创。其格式为：假设"主"、"客"一问一答。文章一律分为八段，第一段是全文的引子，从第二段起，每段说一事，共七段七事。《文选·七发八首》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后人竟相模仿这种格式，作者有数十家，形成了一种固定格式。例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崔駰有《七依》，曹植有《七启》，王粲有《七释》，左思有《七讽》，陆机有《七徵》等。《昭明文选》列"七"为一门。《隋书·经籍志》曾录有《七林》十卷，似为专收"七体"的文集。

七　律

七言律诗的简称。每首八句，每句七字。七言律诗产生较晚，它是在唐代五言近体诗的基础上，运用五言的基本格律发展而成。这种诗体，唐初以来，经过众多诗人的摸索、实践，到杜甫手里才成熟起来。所以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初唐诸家长律诗，对偶或不甚整齐，第二字或不相黏缀。……少陵作而沈、宋诸家可祧矣。故五言长韵、七言四韵律诗，断以少陵为宗。"七律是五律的扩展，其办法是在五律的每句前头，再加上两个与头两字字声相反的字，而不改变五律的格律结构。五言律诗的四种平仄格式，发展成为七言律诗的四种平仄格式。二者所不同的是，七律以首句入韵为正例，五律则不受此限。

七　绝

七言绝句的简称。每首四句，每句七字。七言绝句是五言绝句的扩展，即在五言绝句的前头加上两个与

句首两字的平仄相反的字。五言绝句有四种平仄格式，经扩展后，形成七言绝句的四种平仄格式。七绝与五绝平仄格式不同之处，是它以首句入韵为正例。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李贺的《南园》（“寻章摘句老雕虫”），都是平起平收，首句入韵，这是正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平起仄收，首句不入韵，属于变例。

八股文

又称“制义”、“时文”、“八比文”。是我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关于这种文体的来源其说不一：一说是仿照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帖经”；一说是起自宋代王安石所定的经义取士制度；《明史·选举例》认为它是由朱元璋和刘基议定的。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都要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成八股，这就是八股文名称的由来。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即《诗》、《书》、《易》、《礼记》、《春秋》）中的文字。取一句做题的叫“小题”，例如以《论语》：“学而时习之”为题，主要用于乡试（考举人）以下的小考。取几句、一章或几章文义做题的叫“大题”，用于乡试、会试（考进士）等。作八股文，首先要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叫做“破题”；接着用四、五句话引申“破题”意义，叫做“承题”；然后再用几句或十几句话概谈全体，议论由此开始，叫做“起讲”，这一部分要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入手”为“起讲”之后的入手之处，用一、二句或四、五句过渡到“起股”以后的正式议论。“中股”是文章的重心。自“起股”至“束股”四个部分共分八股，要求两相对仗，工稳妥贴，结构相同（虚字一般可以重复），其它部分则用散体。八股文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七百字。在内容上规定也很严格，要求“代圣人立言”，就是只能用孔子或朱熹的口吻说话；解释“四书”只能依“朱注”，不许自由发挥，否则即遭黜落。总之，八股文形式呆板，内容贫乏，是束缚士子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不可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光绪帝下旨从第二年起停试八股文。这个通行了四百余年的文体，终于寿终正寝了。

八音歌

杂体诗之一体。全诗为五言十六句，从第一句起，每隔一句分别冠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其格式与建除体相似。因“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中国古代乐器的八类，统称“八音”，以此得名。例如陈沈炯《八音诗》：“金屋贮阿娇，楼阁起迢迢。石头足年少，大道跨河桥。丝桐无缓节，罗绮自飘飘。竹烟生薄晚，花色乱春朝。匏瓜讵无匹，神女嫁苏韶。土地多妍冶，乡里是尘嚣。革年未相识，声论动风飙。木桃堪底用，寄以苦琼瑶”。黄庭坚《山谷诗外集》中也有此类诗。

人事杂记

杂记文类别之一。在古代杂记文中，除了记台阁、山水、书画物品的文字外，还有一类专以记人叙事为内容的文章，它们多数以“记”名篇，少数标题为“志”（这里“志”与“记”

同义)，我们还可以把这类文章称做人事杂记文。例如刘禹锡的《救沉志》，既记人记事，又蕴寓着较深刻的社会意义；文字精炼隽永，耐人寻味，是唐代记体文中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品。北宋散文家曾巩(字子固)的《越州赵公救灾记》、《宜黄县学记》，都是历来被推崇的记事文名篇。南宋以后，叙事的杂记文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向新的方向发展，于记事之中兼抒胸次、怀抱，鞭鞑社会，寄寓感慨，思想性和感情色彩都加强了。南宋末年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更是脍炙人口的抒情记事散文名篇，它标志着人事杂记体散文，已由实用体散文发展成为文学散文了。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方苞的《狱中杂记》，全祖望的《梅花岭记》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都写得各具特色。

三　画

三言诗

古体诗的一种。全篇由三字句或以三字句为主构成，每篇句数不限。诗中所用字切忌哑而平，句法浑朴，结构严谨。三言诗与五、七言相比，不易表达思想感情，所以自古以来写三言古诗的很少，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少。现在能见到的有南朝宋鲍照作《代春日行》："献岁发，吾将行。春山茂，春日明。园中鸟，多嘉声。梅始发，桃始荣。汎舟舻，齐櫂惊。奏採菱，歌鹿鸣。风微起，波微生。絃亦发，酒亦倾。入莲池，折桂枝。芳袖动，芬叶披。两相思，两不知。"此外，还有齐朝王融《代五杂组》、梁范云《拟古五杂组》、唐李贺《苏小小墓》等。

上　书

亦称"奏书"，奏议文之一体。古代臣下向帝王陈言进词所写的公文与亲朋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均称为"书"。后人将两者加以区别，肖统《文选》把属于公牍文的"书"专门列为一类，称之为"上书"，后世也称"奏书"。上书始于战国时期，如著名的《乐毅报燕惠王书》、荀卿《与春申君书》、李斯《谏逐客书》等，均属奏书性质，只不过是臣下给王国或侯国的君主所写的信件，而不是对天子上书罢了。在此之前，春秋时期也有以"书"名篇的公牍文，如《左传》所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文公十七年)、《巫臣遗子反书》(成公七年)、《子产与范宣子书》等，皆属于列国之间交往的"国书"。这一时期"书"的内容多为列国之间的政治事务，多用于列国之间的通问或交涉，其性质与战国时期的"上书"有所不同。秦代上书称"奏"，汉代称"章、表、奏、议"；秦汉以后，虽然历代皆有更革，奏议文名称有所变化，然而古制犹存，有些奏议文仍称"书"。例如汉代司马相如有《谏猎书》，枚乘有《上书谏吴王》，邹阳有《狱中上梁王书》等。这是邹阳因受人谗毁而被下狱时写给梁王的一封信。文章长于辩析事理，并善于运用辞令，列举历史故事以表白自己是忠而见疑、贤而受谤，颇有说服力。尤其是到了宋代，"劄子"兴起，同时兼用"书、表、状"，王安石就有《上皇帝万言书》、《上时政书》等。

上梁文

上梁时念诵的祝祈词。始见于北魏温子升《阊阖门上梁祝文》。古代建造宫室庙宇，必择黄道吉日上梁。梁入位后，一边抛撒米谷铜钱诸物，一边念诵上梁文以称庆。上梁文有一定的格式，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开头部分相当于“序”，是用四六俪语写的，一般是记述建造宫室庙宇的缘由、过程，有的还记述该建筑物的地理位置，歌功颂德贯穿其中。中间部分是六首韵语，各以“抛梁东”、“抛梁西”、“抛梁南”、“抛梁北”、“抛梁上”、“抛梁下”起句，分别押“东”、“西”、“南”、“北”、“上”、“下”韵。内容为祝福之意。如王安石《英德殿上梁文》，就是祝愿国家边境太平，物产丰登。每首韵语还以“儿郎伟”起句。上梁文的结尾部分是用俪语写作，内容是祈求赐福之意。

山水游记

杂记文类别之一。是一种专门记游山川胜景、自然风物的文章。其写法多种多样，可描写，可抒情，可叙事，可议论，但必须是作者亲身游历的记录，写的是自己对山川风物的感受。我国山水游记肇始于魏晋。柳宗元《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的出现，标志着山水游记体的成熟。到了宋代，山水游记受诗歌尚“理趣”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借记游踪、写风景而说理的倾向，从而开辟了古代游记发展史上一条新的蹊径。例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从入山洞写起，但重点却未放在记游写景方面，而是借题发挥，表述了治学上的一些深刻道理。南宋以后，出现了日记体游记，内容包括写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咏史事，抒情怀，体制灵活，丰富多彩。这种体裁的游记以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为著称。明清两代是山水文学大量产生时期，而比较有特色的是记游小品。这类记游小品长于抒性灵，写意境，简练、精致，独具风格。

小　令

词调体式之一。明代顾从敬刻本《类编草堂诗余》据字数多少分类，以五十八字以内者为小令，实则缺乏科学性。所以万树《词律发凡》说：“愚谓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调’乎？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名之曰‘中调’乎？抑‘长调’乎？”但这种分类方法业已通行，所以后人一般还是沿用。词体分类的主要依据应该是乐调的繁简。因后世乐调失传，就专从字数上着眼，也就容易产生绝对化了。小令产生较早，最短者只有十四字、十六字。散曲的“叶儿”也称“小令”；元、明人也称民间流行的小曲为“小令”。

小　传

传记文体的一种。是简略记述人物生平事迹或有选择地写出几件有代表性的事情，篇幅一般都很短小，称为小传。记述一人的，例如李商隐有《李贺小传》、陆游有《姚仲平小

传》。前者在文章的开头只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李贺貌如其心的外表后，着重记了两件事：一是李贺严肃、勤奋的创作生活，一是他被天帝召去为新建的白玉楼作记。虽然着墨不多，却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李贺的才华和性格。后者简略记述了姚仲平的生平出处大节。写其家世，只用了十四个字；写其生平事迹，仅概括地记述了姚仲平三次作战及退隐情况，全篇不到四百字。采集众人轶事而写成一帙传记的，如明江盈科《明十六种小传》。此外，出版诗文总集，略述作者字号、籍贯、经历及其著作等，附录于书的前、后或分别列于作者姓名之下，通常也称"小传"。

小品文

随笔、杂感等短小文章的通称。其名始见于公元四世纪时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他将较详的译本(二十七卷本)称作《大品般若》，较略的译本(十卷本)称作《小品般若》。但这与我们所说的小品文体裁毫无共同之处。历代都有小品文，明清时期更为兴盛。集子有《六朝小品》、《唐人小品》、《明人小品》等。明朱国桢撰写的《涌幢小品》，内容多是杂记见闻，间以考证。其中关于明代史事的某些记载，也有资料价值。小品文篇幅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或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或夹叙夹议地讲明一个道理，内容相当广泛，形式不拘一格，和后来的杂文并无明显的界线。

小　赋

是汉大赋演变而来的一种变体。一般不采取假设问答、韵散间出的结构，而是通篇押韵的文章。篇幅短小，句式上有的是单一的四言，如羊胜《屏风赋》；有的以四言为主，兼用三言、六言、七言，如枚乘《柳赋》；有的则以楚辞的句式加四言构成全篇，如张衡《归田赋》。小赋的内容分两类：专咏一物的称咏物小赋；以抒情言志为主的称抒情小赋。

四　画

元杂剧

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歌剧。它标志着我国戏剧的真正开始。早在唐代，已有包含乐、舞、演、白、弄的"戏弄"出现了，是我国正式戏剧的雏形。那时较多的是近于讽刺性的笑剧和配合音乐的舞剧。到了宋代，综合了笑剧和舞剧等表现形式，来演比较复杂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奠定了我国戏剧以歌曲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体式。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在政治上把我国割裂成为南北两个区域。以临安附近的温州地方戏为基础的"戏文"，成为南方有代表性的剧种；北方地区则产生了"院本"。元灭金后，元杂剧便正式形成了，并进入了繁盛时期，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主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根据不十分完整的资料统计，元杂剧作家有一百人左右，至少有杂剧作品六百余篇，传存至今的杂剧剧本也在一百三十种以上。明灭元后，杂剧走向衰落。元杂剧的体制特点是：第一，杂剧剧本的单位是"折"(相当于现代话剧的幕)，通常由四折(即四组套曲)组成。有的剧情四折包含不了，就再加一本。有的杂剧长至五本，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有五

本二十折。但无论剧本长短，都不能破每本四折的限例。第二，有时为了剧情的需要，在每本正文之前加上一段"楔子"，也有穿插在中间作为"过场"的。其作用主要是扮演进入本题之前的事情，以便顺利地引入本题；也有调剂题材的作用，补充四折之不足。第三，每本杂剧的末尾有由六言、七言、或八言诗组成的联句，两句、四句、八句不等，用以结束全剧情节，概括全剧内容，以便于张贴广告，称为"题目正名"。第四，杂剧是歌剧，歌唱占主要地位。每本杂剧几乎无例外地由主角从头唱到尾。主要演员歌唱时，其他演员说白，不歌唱；即使唱，也不唱正曲；如果一折中两个男女主要演员对峙之际，亦仅由一方独唱。这种"单唱"之法，为元杂剧的常例。主要演员是生角的叫"正末"，是旦角的叫"旦末"。第五，元杂剧唱词在音乐上要求极为严格，一定要协调宫调。每折由一套曲组成，每套多达十多只、数十只曲子，但每只曲子都必须属于同一宫调，唱词押同一个韵。每折末尾必须有"尾声"。唱词多俗语、衬字，说白纯用当时的口语，曲中也多语体词句。第六，元杂剧有宾白：宾是对话，白是独白。人物上场时，就假托剧中人的自语来表述他(她)的生平经历和当前的心事，称之为"定场白"。定场白的通例是先用韵文开始，次用口语独白。对话之际，人物有心事，不愿让对方知道，则侧身转背，旁述其语以告观众，叫做"旁白"。歌曲中附带极短的说白，叫做"带白"。剧本中人物的说白都注明"某某云"字样。说白的同时有动作表情的，就在"云"上注明怎么样的"科"。背白和带白也分别注明"背云"、"带云"。

五　古

五言古诗的简称。由五字句所构成的诗篇。五言诗产生于秦汉之际，最早出现在民间歌谣中。如："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白骨相撑柱！"在汉乐府民歌中，五言诗已较多了，并出现了《江南可采莲》、《陌上桑》等一批优秀作品。五言诗首先在民间发生、发展，趋于成熟，然后才引起文人的注意，学习、模仿，被引进文坛。最早创作完整的五言诗的文人是应亨。东汉永平四年(61年)应亨《赠四王冠》诗："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饰其容，鲜能离尘垢。虽无兕觥爵，杯醮传旨酒"。这首诗比班固的《咏史》诗稍早。汉代以后，写五言诗的作者大量涌现。《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的出现，标志着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已经相当成熟；至建安时期，更臻于完美，如曹操《蒿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王粲《七哀诗》等，都是著名的五言诗。

五　律

五言律诗的简称。全篇八句，每句五字。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每首五律二、四、六、八句押韵，一韵到底；颔联和颈联一般要求对仗；每首都有固定的平仄，五律共有四种平仄格式：仄起第一式，仄起仄收，首句不入韵；仄起第二式，仄起平收，首句入韵；平起第一式，平起平收，首句不入韵；平起第二式，平起仄收，首句入韵。其中仄起第一式最为常见。

五　绝

五言绝句的简称。每首四句，每句五字。平仄、用韵都有一定之规，但不要求对仗。五言绝句的平仄格式共有四种：第一种为仄起仄收，以首句不入韵为正例；第二种为仄起平收，以首句入韵为变例；第三种为平起仄收，以首句不入韵为正例；第四种为平起平收，以首句入韵为变例。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甫的《八阵图》是仄起仄收，首句不入韵的正例；李贺的《马诗》(武帝爱神仙)是仄起平收，首句入韵的变例；柳宗元的《零陵早春》是平起仄收，首句不入韵的正例；李益的《鹧鸪词》是平起平收，首句入韵的变例。

中　调

词调体式之一。以其长短适中而得名。明代顾从敬刻本《类编草堂诗馀》以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实则缺乏科学性。但这种分类方法业已通行，所以后人一般还是沿用。词体分类应该根据乐调的繁简。因后世乐调失传，就专从字数上着眼，也就容易产生绝对化了。"中调"一般又有"引"和"近"的称谓。"引"是"引歌"的意思，原是指唐代大曲的先头部分。"引歌"作为词调填词，比"令"要长。"近"又称"近拍"，也是长于令曲的词调。中调词一般在词牌上就加有"引"、"近"、"近拍"等字样，如《清波引》、《翠华引》、《好事近》、《荔枝香近》、《快活年近拍》、《隔浦莲近拍》等。

长　调

词的体式之一。长调又称为"慢曲"，它是词调中的长曲子。明代顾从敬刻本《类编草堂诗馀》以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实则缺乏科学性。但这种分类方法业已通行，所以后人一般还是沿用。词体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乐调的繁简。因后世乐调失传，就专从字数上着眼，也就容易产生绝对化了。从词在文学史上的演化和发展上看，最早大量出现的是令词，稍后才出现了中调、长调。宋仁宗朝的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创作"长调"词的词人。最长的长调词在二百字以上，如长调中的《稍遍》为二百零三字，《戚氏》为二百十二字，《莺啼序》为二百四十字。但从长调词的创作看，一般以一百字左右的为常见。

公牍文

亦称公文，古代官方文书的总称。一般分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上行公文是臣下给帝王的上书，包括章、表、奏、议、疏、状、对策、启、劄子、封事、弹事等，后世把"奏议"或"奏疏"作为这些公文的总称；下行公文是指帝王给臣民的旨令，包括诏、命、令、制、谕、戒、敕、册等，后世把"诏令"作为这类公文的总称。除此之外，官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和官府内部处理公务文书亦属公文类。

六言诗

全篇由六字句构成。分古体和近体两种：六言古体诗不讲求对仗、平仄，用韵也较自由；六言近体诗则讲究对仗、平仄，以二、四、六字定平仄，还须注意锻炼字句，不论对句、散体，均不可以闲散字成文。而且词句宜著实，声调宜铿锵，否则便有喑哑、萎靡之病。六言诗无论古体、近体均不甚流行，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

数量很少。据传六言诗始于汉代司农谷永，但现在能见到的以孔融的六言诗为最早。魏晋间曹植、陆机、陆云也间有所作，其后作者渐多。唐、宋也偶有人写六言诗。唐人六言绝句以王维的《田园乐》七首中的二首最为著名："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宋人六绝则以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传诵最广："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苏轼、黄庭坚均有所作。

文学传记

是作家根据一定的人物原型或生活素材写作的人物故事。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作者依据人物原型写作的单篇传记。从内容看，这类传记与"史传"专门写文臣武将、高士名流不同，所写的多是一些下层社会身份微贱之人。正如徐师曾《文体明辨》所说："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有的写人物一技之长，如柳宗元《梓人传》；有的写人物的高尚品德，如柳宗元《宋清传》；有的写人物的英勇机智，如柳宗元《童区寄传》等。从创作方法看，一篇传记一般写一个人物，而且不拘泥于传记写人物一生的格套，不一定写出人物的姓名、籍贯、世系、生平活动等，而着重写其事迹的某个方面并加以生动具体的描写和思想上的发挥。例如《梓人传》只写了杨潜擅长于木工设计，对他的籍贯、生平事迹不着一字；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的人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此外，"寓其意"是这类传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作者在人物身上寄寓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种寓意或借人物之口说出，或作者直接站出来发表议论。例如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借郭橐驼种树顺应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的体验，揭露和讽刺了封建统治者政令繁苛给人民造成的无穷干扰和戕害。第二种是作家依据生活素材创作的人物形象，完全是虚构的，如东方朔《非有先生传》。第三种是托物拟人，实际上是借传记体写作的寓言故事，如韩愈《毛颖传》、柳宗元《蝜蝂传》等。

文 赋

赋的一体。是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到宋代正式形成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又称宋赋。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已开文赋的先声，开始出现散文化趋向。北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则标志着文赋体的形成与成熟。这些作品完全冲破了律赋严格规则的束缚，在赋中融进散文的写法，使律赋进一步散体化。南宋人继承欧、苏之《秋声》、《赤壁》，完成了由律赋到文赋的彻底转变。文赋在形式上以散代骈，但并不排斥俳偶句式，在行文中偶亦用之；既不象俳赋那样一味追求声色的华丽，也不象汉赋那样刻意铺陈堆砌，而是用写散文的方法写赋，通篇贯穿散文的气势，注意文辞清新，语句流畅。句式参差，以四言、六言为主，掺用大量的散文句子，除连接语词外，还使用"之"、"乎"、"也"、"者"、"矣"、"焉"、"哉"、"邪"等虚词。用韵也比较自由，既不限以段换韵，韵脚用字也更灵活。在内容上，已不象汉赋那样专事歌功颂德或执着于什么"以讽喻为宗"，

但它的一般缺点，是往往流于说理。由于文赋的作者多为诗人，如苏轼、欧阳修等，他们很注意在赋中构成一定的意境，虽言理而不乏文彩，所以许多文赋几乎就是散文诗。例如欧阳修的《秋声赋》，它通过多样化的生动比喻，把难以捉摸的秋声写得十分具体、形象，从中触发了作者对自然和人生的感叹，达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境界。

尺　牍

书信的异名。指古代用木片书写的信件，因作为书写材料的木片长一尺(约二十三厘米)，故称“尺牍”。据汉代简策制度，写诏书律令的书写材料长三尺(约67.5厘米)，抄写经书的书写材料长二尺四寸(约56厘米)，民间书写信件的材料长一尺。所以后世称书信为“尺牍”、“尺翰”。今则称公文为“尺牍”，私人信件则很少用此称谓。

书　札

又称“书牍”，简称“札”、“牍”，书信的异名。战国至魏晋时代，用削制的竹片或木片编串在一起，作为书写材料，用木片写作的书信称为书札、书牍，或称札、牍。这种名称的来由，仅仅是因为书写材料不同，其文体特点与用其它材料写作的书信并无两样。书札又称“笔札”，《汉书》记载有谷子云善笔札。

书画杂物记

杂记文种类之一。古代有一类专为记述书画和其它一些器物而题写的小文，一般是记述该书画的内容，物件的形状，及其形制或艺术特点，得之或失之的情况等。这类记文写法多样，有的偏重于如实地记物、记有关得失情况，有的则生发开去，因记书画而怀人，因记物件而发议论、生感慨。这类小文除以“记”名篇外，有时也署“序某”(如柳宗元《序棋》)、“某序”(如白居易《荔枝图序》)。有的记画也称“书某画后”，如苏轼《书蒲永升画后》。韩愈《画记》是书画记文中较早出现的名篇。文章前半部分对画面内容进行记述，后半部分再述此画得失情况，以及作此画记的缘由，是典型的一般书画记的写法。方望溪推评此文为“周人以后，无此种格力”。至于器物记，刘禹锡有《机汲记》，宋刘敞(字原文)有《先秦古器记》，明魏学洢有《核舟记》等。《核舟记》是记写明代艺人王叔远的一件工艺美术品。王叔远在不到一寸长的桃核上巧夺天工地雕刻出苏轼泛舟游赤壁的情景。记文写得生动传神，令人宛如目睹，其写作技巧颇受后人称赞。

书牍文

古代书信的通称。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体：一是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辞而写的公文，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奏议”类；一是亲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单称“书”，或称“书牍”、“书简”、“书札”等，属“书牍”类。至于“书”与“信”两字合列，则最早见于《北史宇文护传》：“二国分开，理无书信。主上以彼朝不绝母子之思，亦赐许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问”。元稹诗也有“远来书信隔年闻”之句。我国的书牍文产生于春秋时期，而完全脱离公文性质，成为个人交流感情的工具，当始于汉代。司马迁著

名的《报任安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等，已明显地与公牍文分野，奠定了后世书信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牍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期的书信作品数量增多，有些文人学士就专门以书信而擅名，如稽康、赵至、祢衡、陈琳、曹丕、曹植等，都是当时写书牍的能手。唐宋两代出现了不少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牍作品，如韩愈《答李翊书》、白居易《与元九书》、柳宗元《与友人论文书》、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苏轼《答谢民师书》等。明清两代书信更为流行，但一般应酬之作较多，自由发挥政治见解、干预现实的作品较少。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和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是难得的两篇书牍佳品。书牍文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论政、讲道、谈文、评述人物，小至倾述个人遭遇，抒发个人感情，以至问寒暖，话家常，其内容包罗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写法上也极为灵活，或叙事，或说理，或言情，篇幅可长可短，完全看作者需要而定。历来书信以尽言达情为上，理直情真，不加粉饰，是其共同特点。由于书信对象的具体性，要求作者立言得体。在封建社会中，尊、卑、长、幼、上、下之间等级森严，因此．立意措辞就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态度和语吻。书信的写法虽然灵活多样，一般来说，仍有其大体的格式：开头是称谓与知照敬辞；正文是书信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写信的宗旨；最后是结尾敬辞。写信人姓名和写信时间一般书于末尾，但也可以书在开头，如韩愈、柳宗元的一些书信便是如此。古代书信或因时代不同，或因书写材料相异，又有简、札、牍等等称谓。

书 简

又称“简”，书信的异名。战国至魏晋时期，用削制的竹片或木片编串在一起，作为书写的材料，用竹片写作的书信称书简或简。

五 画

古乐府

是指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后人仿拟其体制的作品，有时也称古乐府。宋人郭茂倩根据音乐的类别，在《乐府诗集》里把乐府诗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而古乐府的精华——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杂曲歌辞”、“鼓吹曲辞”、“清商曲辞”、“横吹曲辞”里。古乐府诗的体裁是丰富多样的，常用与乐调有关的名称。郭茂菁在《乐府诗集》中说：“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六义之余也”。其形式有一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汉魏乐府诗基本上是杂言的，形式比较自由，句子长短参差，用韵也无限制。如《东门行》，由一言直到七言杂用而成。除了音节和谐之外，在用语方面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句法的变化完全是接照表达内容的需要而定。而南朝的乐府诗则以五言四句为基本形式，杂言诗已不多见。和汉乐府诗比较起来，南朝乐府诗虽然在形式上已渐趋

整齐，但表现方法依然灵活。如南朝乐府诗除极大部分是五言四句外，还有五言三句的；有起句是三言，后二句是五言的；有起句是三言，后三句是五言的；有五言二句中夹杂三言的；有前二句是三言，后一句是五言的。此外还有七言二句为一首的，四言四句为一首的。反映社会生活面广阔，叙事性强，比兴手法和双关语的大量运用，也是古乐府诗的突出特点。

古体诗

亦称“古诗”或“古风”。是指同近体诗相区别的不受格律限制的古代诗歌。古体诗产生较早，完备于汉魏六朝，其名始于唐代。清赵执信《谈龙录》云：“声病兴而诗有町畦，然古、今体之分，成于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皆唐初人，一般认为他们是近体律诗的完成者。初唐以前包括齐梁时代的诗歌，属于古体范畴。而唐以后一些不遵“近体”格律、仿效古体形式而写的诗歌作品，也称“古诗”或“古体诗。”古体诗在体制上的主要特点是：篇幅可长可短，没有一定的限制，短则三四句，长则数十句、上百句不等。例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长达一百句。句子可整齐可不整齐，而以整齐的五、七言居多。古体诗用韵比较自由，既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而平声韵与仄声韵大多交替出现。有的是两句一押韵，有的是三、四句一押韵，有的是一句一押韵，如鲍照以前的七言古诗都是一句一韵，被称为“柏梁体”。古体诗既可一韵到底，也可中途换韵，有的韵脚甚至重复出现。古体诗不讲究平仄、对仗，但为了修辞的需要，也往往用对仗，却不受格律的限制。初唐以后，有些诗人在写作古体诗时，尽量使它与近体诗所要求的格律相违背，多用拗句，不拘粘对，对仗只求其拙，力避其工。这种着意与近体律诗相对立的古体诗，与唐以前古体诗的自然体制有所不同，突出表现在“三字尾”上，无意中形成四个格式：即仄平仄、仄仄仄、平仄平、平平平；而出现最多的是仄仄仄、平平平。这种被唐代发展了的古体诗，是古体诗之“变体”。此外，律诗产生以后，有些诗人在写古体诗时，不知不觉间受到律诗的影响，在作品中多用律句，具备了许多律诗的特点，这类诗一般称为“入律古风”，通常是七言诗，也是古体诗之“变体”。

古　赋

主要指两汉的赋体作品。之所以称古赋，一是指它产生的时代早，同时也是相对于后代讲求对仗、声律的俳赋、律赋而言。故凡后世仿照两汉时代的赋作，不讲究对仗、声律的，也概称为古体赋。古赋依其体制主要分散体大赋、小赋和七。

本　纪

史传体裁之一。是记述中国古代帝王的传记。张守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日，名之曰纪。”也有简称纪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首用《本纪》记述帝王，后世正史都沿用了此种体制和名称。

世　家

史传体裁之一。是记述王侯的传记。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首创其体，凡是王侯而能世袭的，《史记》

皆列入《世家》。后代的纪传体史书不用“世家”，统称为“列传”。

叶　儿

亦称“小令”，散曲之一体。在元代最为流行，当时称做“叶儿”，取其小的意思。清朱彝尊即称自己所作的北曲小令为“叶儿乐府”。叶儿是一种短小单只的曲子，相当于一首单调的令词。一首曲子只用一个曲调(曲牌)，而且一韵到底，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此外，还有一种形式比较复杂的小令：一是“幺”篇，一是“带过曲”，是小令的变体，用以表达单只曲子所容纳不了的内容。所谓“幺篇”，就是按照原曲调重复一遍，中间加一“幺”字。“带过曲”则是把两三个宫调相同而音律恰能衔接的只曲联接起来，曲牌标明某曲“带过”某曲，曲与曲之间用空格隔开。“带过”，有时只称“带”或“过”，亦或称“兼”，其义则一。例如刘甫斋的《雁儿落带过得胜令》(两曲均属双调中的曲子)，滕玉霄的《骂玉郎带过感皇恩、采茶歌》(三只曲子都属于南吕宫)。带过曲多数是两曲，至多不超过三曲，而且并非同一宫调的任何曲子都可以组成带过曲。据统计，元人所使用的带过曲只有三十多种。

四六文

骈文之一体。全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这种文体形成于南北朝，齐宋以后，特别是到了唐宋，四六的格式就固定化了。四六文更注意句子整炼，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其基本结构有五种：①四字句与四字句组成上下两联相对，如“石林万仞,岩邑千重”(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②六字句与六字句组成上下两联相对，如“退无井臼之资,进乏交朋之助”(李商隐《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③上四、下四与上四、下四组成两联相对，如“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王勃《滕王阁序》)；④上四、下六与上四、下六组成上下两个长联相对，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同前)；⑤上六、下四与上六、下四组成两个长联相对，如“对天山之积雪，尚得开衿；冒广厦之长风，尤当挥汗”(庾信《谢赵王赉白罗袍裤启》)。

四言诗

古诗之一体。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形成的诗体，以《八伯之歌》、《康衢歌》为最古。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四言诗最为发达流行。其代表诗集是《诗经》。春秋时期以后，四言诗体逐渐衰微，但四言诗的作者仍然不乏其人，如汉代的孟伟、东方朔、杨恽，魏晋时的曹操父子、王粲、嵇康、陆机、陆云、潘岳、陶渊明等，都写过一些四言诗，也出现过一些好作品，如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人们至今吟诵不衰。南北朝后，四言诗就很少见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在体裁上有其显著的特点：即叠章和叠句的普遍运用。《诗经》中的作品主要是民歌，原本是民间传唱的歌曲而后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即使是文人创作的“雅”、“颂”，也是入乐的作品。因此，它们具有歌词的特点，特别是民歌，在篇章结构上多是“分章复句”的形式。如《芣苢》、《蒹葭》、《葛藟》等，各分若干章，而章与章

之间的字句基本相同，或只更换少数词语，反复咏叹，形成一种联章复沓的形式。这种更换，有的相互之间存在承接或递进关系，如《芣苢》、《采葛》；有的只是为了换韵或加深印象，不见得在感情上或动作上有什么联系，如《硕鼠》、《相鼠》、《木瓜》。也有一些诗篇是一部分叠，一部分不叠。章前叠的如《东山》，章尾叠的如《汉广》。叠句在《诗经》中也运用较多。例如："其谁知之，其谁知之"（《园有桃》），"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人而无止，人而无止"（《相鼠》）等。叠句的运用不单纯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美，而是要表达作者强烈的不可遏止的感情。《诗经》中的四言诗用韵自由多样。特别是大量运用重言词、双声、叠韵词来写物状貌，更是《诗经》语言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史　传

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首创其体，为整个封建社会史学开创了一套崭新的编纂方法。史传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诸体，但就文体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所写的对象不同罢了。其共同特点是：①以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为中心，按时间顺序归纳、排比历史事件，这是史传文体的主要特点。所谓按时间顺序排比历史事件，并不是刻板地按年月日记流水账，而是根据所表现人物的需要，对材料有取舍，有详略。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可将次序穿插、颠倒。例如《陈涉世家》写陈涉起自傭耕到被马伕所杀，然后插入一段"故人晤见"，来说明陈涉失败的原因。②史传记述的是历史人物，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允许艺术上的夸张与虚构。应选择典型事例，突出描写人物与事件有关的活动，做到有人有事，有言有行，有头有尾，有详有略。③寓论断于叙事中。除了作者在史传的末尾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外，有时也选择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其他人的评语、议论插入文中，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而这些评论、议论本身又是所记述历史的组成部分。④除史传正文外，作者往往在文章末尾直接对所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即所谓"史赞"。而这种评论是对正文的概括或补充。

史　赞

赞文的体裁之一。古人写作文史，后面多以评论结束全篇。这种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字，称为史赞。史赞的名称不一，例如《史记》称"太史公曰"，有的叫"史臣曰"，还有用"论"、"述"、"序"、"议"、"评"、"诠"等名称的，名虽不同，但其实质无异。史赞有散文和韵文两体：《史记》的赞语基本上是散文，间有韵语；《汉书》的赞语则用四言韵句。这两部史书被后人视为史书的楷模，所以后代史学家分别承袭了散文和韵文这两个方面。好的史赞往往是一篇优秀的短论，如《史记·项羽本纪赞》，《汉书》中的《司马迁传赞》、《公孙弘传赞》等，就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

令

诏令文之一体。古代君王、皇后及太子发布的命令、文告称为"令。""令"作为命令的意思最早见于《尚书·冏命》："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但在三代，君王的命令称"命"而不称"令"。"降及七国，并称曰令。"

(《文心雕龙·诏策》)说,“令”名真正始于战国时期。秦代规定:皇后和太子称“令”。到了汉代，天子和诸侯王皆可用“令”，如汉帝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谢群公令》。肖统《文选》载有梁任昉代作的《宣德皇后令》。帝王的命令又称“令旨”。《梁书·王僧辩传》说:“僧辩既入，背(鲍)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镤(锁)卿,勿以故意见待’”。据宋岳珂《愧剡录》二《圣旨教令之别》和《金史·章宗纪》载:宋代以太子命、金代以皇太后命为“令旨”。

册　文

亦作策，古代策、册二字通用。诏令文之一体。是帝王用于祝告天地宗庙、册后妃太子、封赠王公大臣、赠谥寓哀的文书。册文始于西汉时代，“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用以“策封王侯。”(《文心雕龙·诏策》)在汉代，册书是书写在竹、木简编上的，故其字作策。蔡邕《独断》说:“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由此可见，汉代的策文只是用来赠免诸侯王三公的。后世册文的应用范围则广泛多了，遂有祝册，用作郊祀、祭享;有玉册，用作上尊号;有立册,用作立帝后、太子等;有封册，用作封诸侯王;有哀册，用作迁梓宫及太子、诸侯王、大臣薨逝;有赠册，用作赠官、赠号;有谥册，用作上谥、赐谥;有赠谥册，用作赠官并赐谥;有祭册，用作赐祭大臣;有赐册，用作赏赐臣下;有免册，用作罢免大臣等。唐代以后，册文都是镌刻在金、玉、银、铜板上，根据册封对象不同的官阶爵位，或用金板、或用玉板、或用银板、或用铜板镌刻册文，册文有固定的格式，开头为年月日、皇帝曰，正文多为整齐的四字句。例如《史记·三王世家》所载《策封齐王闳》首句是:“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而宋丞相王安石起草的《皇后册文》,则把皇帝派遣大臣吕公弼、王珪持册文去册封皇后事放在正文里写,因此册文开头只有“年月日，皇帝曰”了。

乐　府

实指乐府诗。乐府最初是指我国古代设立的采诗配乐的官署名称，作为诗体名，始于魏晋六朝。当时人把由乐府机构采集编录演唱的诗歌，称作乐府诗或简称乐府，而把未曾入乐的诗叫“诗”或“徒诗”。据沈约《宋书》卷一百记载:“沈林子所著诗，赋、赞、三言、箴、祭文、乐府、表笺……一百二十一首”。这里说的沈林子，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人。可见那时“乐府”已由官署名变成诗体名称了。后来乐府诗的范围逐渐扩大，乐曲原辞与后人仿作，不论入乐与否，都统称乐府。乐府诗的特点是:一，反映社会现实广阔而深刻，《汉书·艺文志》说这些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如汉乐府中的《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平陵东》揭露官府对百姓的敲榨勒索;《上邪》是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等等。二，具有音乐特征。最初的乐府诗是配乐演唱

的歌辞，与音乐有密切关系；后来随着乐谱唱法的完全失传，乐府诗才离声而独立，成为无声之诗，但与徒诗相比，它仍保留了音乐的烙印。其一，乐府诗大都与曲名、本事或者在主题思想等方面，保持有一定联系，即使是后人的仿作，也注意到了乐舞歌辞的特点，其题名大多为当时的曲题名；其二，保留着声谱的痕迹，一般根据曲调的反复分为若干“解”、“首”或“曲”，如汉乐府中《善哉行》分六解，晋乐府《东门行》分四解；其三，乐府诗篇常用“歌”、“行”、“吟”、“引”、“曲”等与乐调有关的名称；其四，乐府诗中往往掺杂某些表声词，如《有所思》中的“妃呼豨”、《乌生》中的“唶我”等，都旨在表声，与诗意无关。三，乐府诗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汉魏乐府以杂言为多，如《战城南》、《有所思》都是三、四、五、七言相间成篇的；曹操《龟虽寿》是四言诗；曹丕《燕歌行》是七言诗。南北朝乐府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也有一些四言、七言和杂言体，如《子夜歌》。四，在写作上因多叙事，常用铺陈手法，一般篇幅较长。如《孔雀东南飞》中大段铺陈，全诗长达一千七百多字。五，语言活泼，朴素自然，特别是人物对话，口吻毕肖，描写生动真切。六，运用比兴手法，想象丰富奇特，给某些作品带来浪漫主义色彩。例如《豫章行》、《南山石嵬嵬》，都是通篇以树喻人；《枯鱼过河》通过枯鱼受害所得的教训告诫同类“慎出入”，以鱼喻人。前人在文体分类上，也有专从入乐与否的角度来规定乐府诗的范围，凡属古代的乐歌、后世入乐的词、曲均称为乐府。这种意见混淆了不同文体的界线，是不科学的，所以明代以后的一些有影响的文体论著作，如《文体明辨》、《文章辨体》，皆不采取这种意见。

议

又称驳议，论说文的一体。是一种反驳、论辩性的政论文章。这种文体始于汉代，最初是朝廷议事时，臣下陈述不同意见的上书。蔡邕《独断》说：“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这类文章从内容到格式都具奏议类公文的特点。例如韩愈的《禘祫议》、《复仇议》，柳宗元的《驳复仇议》，皆属于这类性质的文章。但后世以“议”名篇的文章并不都是上奏朝廷的，所以徐师曾《文体明辨》把议分为奏议、私议两种。他说：“学士偶有所见，又复私议于家，或商今，或订古，由是议寖焉”。所谓私议，也就是学者有鉴于某些政治、社会问题，而私自撰写的政论文。因它是由驳议发展来的，所以在写法上一般也仿效奏议体的格式，即先列举出某种成说，然后用辩驳的口吻加以议论。无论是作为公文的驳议，还是私议，其实质乃是带有论辩性的政论文章，应当归属论说类。“议”要求说理清楚，逻辑性强，而不需要过多的文采，所以《文心雕龙·议对》说：“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

对　联

又称“楹帖”、“春联”、“楹联”、“对子”等。是悬挂或粘贴在门柱上的联语。春联是对联的源头。五代后蜀广政二十六年（公元964年）除夕，

后蜀主孟昶在门的桃符板上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我国传世的第一幅春联。至宋代，联语已不局限于写在桃符板上了，并且推用到楹柱上，苏轼、朱熹等在他们书斋楹柱上题了联语，所以后人称之为"楹联"。桃符真正称为春联，则始于明代。明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由于帝王的提倡，明清两代书写春联之风日盛，终于成为一种风俗。清人梁章鉅写了一部专著《楹联丛话》，全书分十个门类，共计十二卷。由此可见，对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艺术形式。对联的应用范围极广：从皇宫富室到穷家茅舍，从贺婚庆寿到吊丧悯死，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无处不见长短不一、情趣各异的对联。特别是对联进入名山大川、胜地佳景、佛殿书院、画阁芳园，与神州风光相辉映，成为我国风景点的一大特色。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是由诗词演变而来的。其文体特点：一是形式整齐，即上联与下联字数相同，句型相对，词性相同；二是节奏对称，单音节对单音节，双音节对双音节等；三是音调和谐，平仄相对，上联煞尾字必须是仄声，下联的煞尾字必须是平声。上下联的意思只能相近、相似或相反，而决不能相同，合掌和同对是写作对联的大忌。对联的字数不限，少则几字，多则几百字。如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百八十字；清末张之洞题屈原湘妃祠长联，上下联各二百字，这是今天能见到的最长楹联了。此外，民间联语还喜欢附上一个横批，多为四字，用以点明对联的主题思想，或启发读者领会全联的中心意思。

对 策

又称略策。这是由汉代以策取士而出现的一种文体。皇帝把有关经义或政事的问题写在简策上，要求参加选拔的人回答，叫做"策问"。而应举荐的文人把自己的回答写在简策上呈上去，叫做"对策"。策问有两种方式：一是抽签答题，碰到什么问题回答什么问题，称为"射策"；一是题目公开，同时考问许多人，根据各人答卷的优劣来定名次，称为"对策"。例如晁错的《对贤良文学策》，就是历代被人称道的"策对"文章。后来策的范围扩大了，主管科举选吏的部门也可以用策举士。例如苏轼《教战守策》就是应试的对策。从宋代起，大臣或文士自动写下对朝政的看法送呈皇帝，也称为策，如苏轼《策略》、《策别》、《策断》等。这种策与奏疏没有什么区别。从明代起，用八股文取士，策遂不用，于是私人也可以对学生弟子进行策问，例如清代阮元有《学海堂策问》等。

台阁名胜记

杂记文种类之一。古人在修建亭台、楼观以及观览某处名胜古迹时，常常撰写记文，以记叙建造修葺过程、历史沿革、以及作者伤今悼古的感慨等。这类记文在写法上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发议论，或抒怀抱，或写景物，只是不脱离所记的对象，或以所记写对象进行发挥。台阁名胜记一般是要刻石的，是由碑铭发展而来。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碑铭的重点在记事和纪功颂德，一般前有序、后有铭，语言典雅，风格矜重；而台阁名胜记的重点在发挥议论，抒写个人怀

抱，一般记事只是缘由，行文也随便得多，比碑文更具有文学性。韩愈《新修滕王阁记》、范仲淹《岳阳楼记》等，更是台阁名胜记中久为传诵的名篇。特别是《岳阳楼记》把叙事、描写和议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楼写景，借景抒怀，表达出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

民　谣

古代民间文学之一体。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吟诵谣词。中国古代民谣多与当时政治有关，因此范围较窄，数量也不多，往往历一朝代只留数语，散见于史书、专集中。清杜文澜编纂的《古谣谚》可算是古代谣谚之总集。此书虽搜罗宏富，但编例上谣谚糅杂，非民谣专集。民谣可分民谣和童谣两类。童谣是孩子所唱，反映儿童天真无邪、嘻戏欢悦的情绪，所以多游戏歌、滑稽歌，往往采取生活片断，触类傍比，顺口而联，富于幻想，形式短小，语言平易，意思明白，讲求趣味和音韵，适合儿童传诵。古童谣里更多的是谶言式童谣，借童稚之口来讽喻现实，表达思想愿望，带有较多的幻想和讽刺因素。这类童谣与一般民谣很难区别，它也在成人中传诵。如晋朝惠帝时洛阳童谣：“邺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意谓风俗奢淫过甚，必有兵戈之祸。

民　歌

古代民间文学之一体。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民歌的内容广泛，其曲调丰富多彩，地域色彩浓厚，优美抒情的如山歌，节奏强烈的如劳动号子，流利畅达的如小调。或反映人们对减轻劳动的要求，或表达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或歌颂真挚、美好的爱情，或流露出对封建剥削阶级的不满、仇恨和反抗。各个时代的优秀民歌，都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六　画

列　传

史传体裁之一。是记述帝王以外的文臣武将、著名人物的传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首创其体，并为历代纪传体史书所沿用。司马真《史记索隐》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张守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其人事迹可叙列，故云列传”。记述贤臣名将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传》等；记述下层著名人物的，如《史记·荆轲列传》等；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如《明史·四川土司列传》；记述外国历史的，如《明史·日本列传》。

吊　文

是祭吊古人、古事的文章。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说：“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而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这种文体始于贾谊《吊屈原赋》，历代皆有所作。到了唐代，吊文的内容扩大了，不仅吊古人，亦可吊今人(如白居易《吊二郎文》)，甚至可以吊物(如韩愈《吊武侍御所画佛文》)、吊古迹(如李华《吊古战场文》)。大凡吊古的作品，都是抚昔

思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伤悼古人、古事而讽喻现实，感慨自己的身世。例如《吊屈原赋》就是贾谊遭贬长沙途经湘水所作。作者以屈原自况，抒发自己被人排挤、壮志难酬的激愤心情。《吊古战场文》是古代吊文中写得最好的著名篇章，作者借对古战场的凭吊，谴责唐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对战死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吊文体近似辞赋，但辞藻不如辞赋华丽，而更侧重于恻怆之情。

回文诗

亦作“迴文诗”，杂体诗的一体。通常是指可以倒读的诗篇。例如刘敞《雨后》：“绿水池光冷，青台砌色寒。竹深啼鸟乱，庭暗落花残”。倒读可构成另一首诗：“残花落暗庭，乱鸟啼深竹。寒色砌台青，冷光池水绿”。有的可以反复回旋，纵横排比，得诗更多。回文诗相传始于晋代傅咸、温峤，但他们的诗都没有传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是以十六国时前秦的女诗人苏惠《回文璇玑图诗》最为著名。此诗以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纵横各为二十九字的方图，回环反复地读，可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据《晋书·列女传》载：苏惠的丈夫窦滔因罪“被徒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而唐武则天《璇玑图序》则说：窦滔在湖北襄阳为官，由于家庭纠纷，窦滔与苏惠断绝了音信。苏氏悔恨自伤，故织锦为回文诗，称为《璇玑图》。此图“五色相宣，莹心耀目，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叫人送到其夫任所，窦滔见后非常感动，就把苏惠接到襄阳任所去了。以上两种说法情节有异，后人多以后说为是。

年　谱

传记文的一种。是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字简约，近于今日之简历。被谱述的人物，称为谱主。流传至今的较早著作，有宋代赵子栎的《杜工部年谱》。所谓按年月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也不一定每年每月都记载无遗，而是根据事迹之轻重有详有略。例如王宗稷撰写的《东坡先生年谱》，对苏轼青少年时期只记述了出生、七岁、八岁、十二岁、十七岁、十九岁时的事情，从二十四岁起才开始逐年谱述。

传　记

是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学传记，包括三种类型：作家根据一定的人物原型写作的单篇人物传记；依据生活素材虚构的人物故事，近似传记体小说；作家借传记体创作的寓言故事。一类是史书上的人物传记，包括“本纪”、“世家”、“列传”，总称为“史传”。一类是如实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如“自传”、“别传”、“小传”、“行状”、“逸事状”、“年谱”等。

自　传

传记文体之一。是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自述生平事迹和著作情况的传记文。司马迁《史记·太始公自序》具有自传的性质，被认为是自传之始。以“自传”名篇的，如唐代陆羽有《陆文学自传》、刘禹锡有《子刘子自传》等；但有的并未题写“自传”名称，实际上是自传文，如王充《论衡·自纪篇》、曹操《让县自明

本志令》、曹丕《自叙》、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自叙》等。另外，有的自传文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的，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等。我国古代自叙性文章的特点，往往是偏重于自叙理想和怀抱，抒写自己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某些感慨。例如唐代学者陆羽，在自传中除记写了幼年时为人做“赋役”，以及流浪社会沦为乐工等苦难生活经历外，还记写了自己为人处世和生活情趣方面的一些情况。

行　状

又称“行述”、“行略”、“事略”等。传记文的一种。《文心雕龙·书记》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古代有名望的人死了，他的门生、故旧、亲属把死者的姓名、籍贯、世系、生平事迹、生卒年月写出来，或送朝廷请求谥号，或送史馆请编录立传，或送作者依此写墓志碑表，或送亲友以供追念，这种性质的文字称行状，或简称状。行状这种文体始于汉代，《文章起缘》说，汉丞相仓曹傅胡干始作《杨伯元状》，后世因之。写得好的行状，就是一篇优秀人物传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韩愈、柳宗元所写的行状被后人视为楷模。例如韩愈《赠太傅董公(晋)行状》，记载了死者一生的主要事迹，栩栩如生地刻画出董晋的才能、智谋、胆略、性格等。《新唐书》中的《董晋传》就是依据韩愈这篇行状写的。行状一般都是散文，夹叙夹议。它记叙的人物生平事迹比较详细，篇幅较长。除了写死者姓名、爵里、行治、寿年外，还要注意选择能充分反映死者精神性格的典型材料，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突出地描写。因行状是请人撰写或亲属自写的，所以都是有褒无贬。但也不能远离事实，褒扬过份，反而令知者不齿。行状有一定的格式，要在文章的末尾写上撰写者的姓名和撰写送交的目的。例如韩愈的《赠太傅董公(晋)行状》结尾是：“仅具历官行状，伏请谍考功；并谍太常，议所谥；谍史馆，请垂编录。谨状。真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韩愈状”。

杂　记

是一种以记叙为主的文体。古人将以“记”名篇的文章称为“杂记体”。杂记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从现存的“记”文来看，有的记人，有的记事，有的记物，有的记山水风景；有的尚叙述，有的尚议论，有的尚抒情，有的尚描写。它与某些文体相近，而又不同于某些文体. “似赋而不侈，如论而不断，拟序则不事揄扬，比碑则初无诵美”(孙梅《四六丛话》)，所以后人统称这类文章为杂记文。杂记文在南北朝以前就有了，例如王粲有《荆州文学记》，陶渊明有《桃花源记》。唐代以后，杂记文更加兴盛起来。唐代以前的杂记文有的用韵，有的用俪语写作；后代的“记”多用散文体，但也不排斥用韵语，如范仲淹著名的《岳阳楼记》即夹有韵语。唐代的“记”以叙事为主；宋代则抒情、议论乃至考证的成份增多了。根据杂记文所记写的内容和特点，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

杂体诗

诗体中的一类。始见于汉孔融《离合诗》。这类诗多从字形、句法排列、

声律或押韵等方面别出心裁，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例如《回文诗》、《离合诗》、《藏头诗》、《嵌字诗》、《辘轳体》等。

杂言诗

古诗之一体。源于上古歌谣及琴操楚词之类，至无名氏的《木兰辞》而后体制方成。杂言诗句子长短相间，无一定标准，短句仅一字，长句达十字以上，以三字、四字、五字、七字相间者为常见。杂言诗因其篇幅长短不受拘束，不讲究对仗、平仄，用韵自由，因此给人一种豪放激昂的印象；又句式长短疾徐，纵横驰骤，写来气韵、魄力十足。杂言诗要求句中用实字则宜有层次；用虚字则宜有开合。唐代及以后的作家，写了许多杂言诗，其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李白《三五七言》诗，由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两句构成，前四句实写秋景，后两句虚写国情，全诗怨而不怒，颇具《国风》特色。又有《一三五七九言》诗，由一言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两句、九言两句构成，写诗人晚境，有归隐之意，妙在含而不露。又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七言中杂以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诗；张耒的《牧牛儿》是七言杂三言的。

杂 赞

赞文的体裁之一。后人对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或某本书、某篇文章、某幅书画、某件事物的赞语，意在褒美，这类赞文统称为杂赞。赞历史人物的，如袁伯彦《三国名臣序赞》、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和韩愈《后汉三贤赞》；赞书文的，如范蔚宗《后汉书赞》；赞图画的，如柳宗元《龙马图赞》；赞书法的，如崔子玉《草书势》；赞物的，如柳宗元《霹雳琴赞引》。一些优秀的杂赞，如柳宗元《龙马图赞》，作者往往在赞叹中抒发或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味隽永。

问 对

古代论说文的一体。是虚设宾主二人互为问答，来阐明作者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和主张。例如韩愈《对禹问》，以问对的形式就“尧传诸贤，禹传诸子”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类文章标题各异：有的题名为“问”，如柳宗元有《晋问》；有的题名为“对”，其形式又分为“某对”（如王安石《推命对》）、“对某”（如柳宗元《对贺者》）、“某对某”（如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等；有的题名为“答”，如柳宗元有《起废答》；有的题名为“问答”，如柳宗元有《答问》等。无论题名为“问”，还是“对”、“答”，其实质都一样，都是有问有答。以柳宗元的《天对》最为著名。作者根据屈原在《天问》中就宇宙、自然、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所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而作《天对》予以全面回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反天命的进步历史观。在文体方面，采用一问一对的形式，基本上用四字句，写得错综变化，曲折多姿，有的雄浑壮丽，有的自然委婉，是我国哲学史、文学史和科学史上别具风格的珍贵文献。

讲经文

唐代俗讲僧说唱俗讲用的底本。唐代寺院用以讲解经文的说唱形式称“俗讲”；主讲者称为“俗讲僧”。敦煌

卷子写本中有《俗讲仪式》，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赵璘《因话录》及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都有关于唐代寺院中进行俗讲活动的记载。讲经文大多为散文、韵文交织，说一段，唱一段，内容都是宣传佛教教义。俗讲开始时有定场词，称之为“押座文”，相当于后来的“开篇”、“定场诗”。今知作品有《长兴四年中兴殿夜圣节讲经文》等，均收入《敦煌变文集》。

论

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一体。是论断事理的文章，包括论政、论史、论学等文字。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总结论体文的写作要领时说：“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是以论断如析薪，贵在破理”。我国古代的理论文，除了讲究说理透辟、语言简炼外，还讲究气势充沛，情理兼备。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理论文章虽在说理，而又具有文学价值的原因。古代论说文源于先秦诸子，在诸子散文中，有“论”也有“说”。汉代离先秦不远，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还带有先秦策士的言谈色彩，这与后世的“论”表现出一定的区别。汉代论文的代表作是《过秦论》，此文通过对秦王朝兴亡过程的分析，旨在探讨国家兴亡之理，以警戒后世。文章写法以史实为据，逐层推理，行文波澜起伏，文笔淋漓酣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是一篇言“治乱之道，存亡之端”的政论文。由于受汉赋的影响，在写法上采用“设问”的形式，除说理之外，兼具抒情色彩。它虽名为“论”，与贾谊《过秦论》一样，“说”的色彩较为浓厚。东汉以后，论文的风格开始有了变化。凡以“论”名篇的作品，大多根据一个论点做周详的推理论证，重在见解精深，逻辑严密，虽然笔法变化多端，但游说、劝说的色彩逐渐蜕尽。至唐宋古文家，他们笔下的“论”与“说”已经严格加以区别了。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论文中的著名篇章。

论说文

是说理辨析一类文章的总称。我国古代论说文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的先春诸子散文，实际上就是论说文。而单篇的论说文应以贾谊的《过秦论》为最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明论说文的性质和写作特点时说：“论也者，弥纶群言(综合各家意见)，而研精一理者也”。“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是非)；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通过具体形象，推求抽象道理)，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刘勰的这一阐述，接触到了论说文的本质。古代对论说文文体划分的标准不一，根据其内容、用途、写法等的不同，分为若干种类，如论、史论、设论、议、辨(辩)、说、解、驳、考、原、评等。刘勰《文心雕龙》总称“论说”，姚鼐《古文辞类纂》改称“论辨”。吴纳《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从题名和写作的角度，把论说文分为论、说、解、辨、原、议、释等体。

纪功碑文

碑文类之一。是纪某人或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功业的文辞。据说以周穆王“弇(yǎn)山刻石”为最早(见《穆天子传》)，但碑文已不传。现存最早的刻石碑文，是秦代李斯所写的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伟大功业的《会稽刻石》等。早期的刻石碑文，是从殷周时代铸器刻字转化来的，因而用语简短

古奥。秦代碑文《会稽石刻》等体现了这一特点。全文采取四字一句，三句一韵的形式，顿挫铿锵，具有一种浑朴、清峻的风格。到了汉代以后，则开始发展为在铭文前加有长序，形成了前有序、后有铭的体制，序用散体，铭多半押韵。其散体部分虽名为"序"，实际上已成为碑文的主体，后面缀的铭文，反而不怎么重要了，所以后世有些碑文，是没有铭的。例如东汉班固《封燕然山铭》，是一篇记述汉车骑将军窦宪讨伐匈奴的功绩碑文，铭文只有五句，而前面用散体写的序文却很长。韩愈《平淮西碑》，一向被视为纪功碑文中的名篇。它记载了唐宪宗时平定割据淮西的吴元济事件。作者打破了一般碑文平板叙事的陈规，写得具体生动，纵横淋漓，富于气韵。铭文部分也写得较有内容。纪功碑文中还有一种"去思碑"，又称"德政碑"，是古代地方官员离任时，当地绅士为了颂扬地方官的"德政"，著文勒碑，表示去后留思之意。这类碑文最初多为通篇皆韵，后来演变为前有长序，后缀以有韵的铭文。由于纪功德碑文旨在歌功颂德，故有夸张虚假成份，甚至有的给贪官污吏照样树碑立传。据《群书治要》载桓范《世要论》说："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

七 画

戒

是规劝、警谕性质的文章。一般是上戒下，尊戒卑。在汉代戒文就作为独立的文体出现了。例如东方朔有《诫子诗》，班超有《女戒》七篇。皇帝也用"戒书"，以戒敕太守及三边营官，属诏令类。戒文一般无序，有的有序，有韵文、散文两体，前者如柳宗元的《敌戒》，后者如韩愈的《守戒》。最有名的是柳宗元的《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作者在序文中说，他作《三戒》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警戒一般世俗之人。《三戒》虽然也有警戒的意思，实际上是三篇寓言故事，与古代规戒文章相比，已经是名同而实异了，属戒文的变体。

连 珠

是一种短小的说理骈文。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连珠者，假物陈义通讽喻之词也。连之为言贯也，贯穿情理，如珠之在贯也。"吴讷《文章辨体》说："大体连珠之文，贯穿事理，如珠在贯。其辞丽，其言约，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陈义以达其旨，有合古诗风兴之义。其体则四六对偶而有韵。"由此可见，连珠文体的基本特点是：①连珠是文体短小的骈文，用典，辞藻华丽，句式对偶而押韵；②作者所讲的道理不直接说出，必须借助譬喻引出道理来；③由若干首组成，每首说明一个道理，若干首合起来说明某一方面的道理。例如陆机有《演连珠五十首》，其中第五首从"三桓专鲁而哀公见逐，五侯(指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为侯)用权而汉氏以亡"的历史教训中，引出"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的道理来。而整个五十首主要是讲为君为臣的原则。连珠体产生于汉代，以扬雄所作《连珠》为最早。班固、贾逵、傅毅等人均

有所作。其名有“演连珠”、“拟连珠”、“畅连珠”、“广连珠”等。

别　传

传记文体的一种。是指“本传”以外的人物传记，或对“本传”补充记载的文字。古代为人作传，列于家谱的称“家传”，载入史乘的称“史传”，这些都是“本传”。为了有别于“本传”，所以“本传”以外的人物传记称为“别传”。例如《诸葛恪别传》并没有记述诸葛恪的生平事迹，只记载了他与蜀使费祎以及孙权父子的机智对答。而裴松之引注的《赵云别传》，也就是对《三国志·蜀志赵云传》的补充。陶渊明给他的外祖父写的传记尽管题名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由于孟嘉在《晋书》中有传，所以刘孝标在《世说新语》中引注本文时就题作《孟嘉别传》。

近体诗

是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它是在齐梁新体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严密格律和固定形式的诗歌体载。唐初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对近体律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近体律诗从句式上说，有五言、七言两大类；从篇幅的长短，即句行的多少上说，又可分为绝句、律诗、长律三大类。绝句为四句体，律诗为八句体，长律为十句以上的长篇体，还有不多见的三韵小律，这几种体式，分别都有一定的规则、格律，但近体诗的主要形式是律诗。从基本规则来看，绝句是五言律诗或七言律诗的一半，长律是五言、七言律诗的延展。而七言律诗，又是由加长五言格律的节拍构成的，即在五言，律诗的前头，增加两个与五言律诗开头两个字的平仄相反的字。

应制诗

杂体诗之一体。是指封建时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作、所和之诗。如唐玄宗作了一首《途经华岳》诗，他的大臣张说、张九龄、苏颋等人就各写了一首《奉和途经华岳应制》诗。这类作品诗题上都标明“应制”、或“应诏”字样，形式多是近体诗。唐以后大都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其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也有少数含有规谏、期望之意的作品。应制诗多作于游赏饮宴过程里。倘能博得最高统治者的欣赏，作诗的人就可能升迁或受到赏赐。唐刘悚《随唐嘉话》记载：武则天游龙门，命臣下赋诗。宋之问所作的诗“文理兼美”，因而获赏锦袍一件。

序

亦作“叙”，又称“引”。一般是写在书后或诗文前面的字，说明该书或文章的写作缘由、内容、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汉代，例如扬雄的《法言》有《法言序》，司马迁的《史记》有《太始公自序》。有的虽然没有标明是序，例如《淮南子》的《要略》，王充的《论衡·自纪篇》，其实都是序。初期的序有三个特点：第一，书序一般都放在书的后面（单篇文章仍然把序放在前头）；第二，序的内容除讲写作缘由和创作经过外，还包括全书的目录和提要。例如《史记·太始公自序》，把自传和序的内容杂揉在一起写，不仅详细地记述了司马迁的世系、坎坷经历和发愤编著《史记》的经过，还写了《史记》的目次和各篇要旨。这篇序文既有后世序文的“序典籍之所以作”的内容，

也起着目录、条例和提要的作用；而后代的序文则不包括排列次序和各篇要旨了。第三，是作者为自己的书作序；请别人作序则是从晋代左思始。从唐代起，有的序文又称"引"，例如刘禹锡所作的序文都写作"引"。序文的体裁一是以议论为主，近似论说文，如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是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等；还有的抒情成份较多，把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这类序文多为诗歌唱和集子而作，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柳宗元的《愚溪诗序》等。

序　记

杂记文的一类。古代有一类以"序"名篇的作品，它们多用以记宴饮盛会，其来源也与临觞赋诗、为诗作序有关，但它主要在写盛会的场面和宴饮之乐，既不专为诗而作，也与赠序性质不同，可称之为"序记"。这一类中有不少著名文章，如晋王羲之《兰亭集序》、王勃《滕王阁序》、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等。在这些序文中虽也都说到临宴赋诗，但其性质是记事，所以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说："柳子厚(宗元)记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认为应归在"杂记类"；林纾又加补充说："然右军(王羲之)之《兰亭》、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园》，虽序亦记，实不权舆于柳州"。(《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十四》)。序记文的特点是，其内容一般只局限于记宴饮赋诗盛会，因而与一般记事文不同。

宋杂剧

是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上，综合并吸收滑稽戏、歌舞剧等表演形式，而形成的一个剧种。在结构上，宋杂剧先演"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然后演正杂剧。演员发展到五人，由末泥、引戏、副浮、副末、装孤组成。(见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在内容方面，据宋人笔记记载，有嘲笑文人偷窃前人诗句的(刘攽《中山诗话》)，有讽刺朝政，抨讥乱改钱制的(曾敏行《独醒杂志》)，有揭露秦桧卖国求荣的(岳珂《桯史》卷七)，有痛斥官吏贪赃枉法的(洪迈《夷坚志》丁集卷四)，有指责官吏公然为匪的(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等等。宋杂剧脚本都已失传，只有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有官本杂剧名目二百八十种，可见宋杂剧已有相当的发展。尽管从戏剧角度来要求还不完备，缺乏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没有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它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古典戏剧以歌曲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体式。

评　话

亦称"评书"，说唱文学的一种。评话渊源于唐宋以来之"说话"、"讲史"等。宋元时期称之为"平话"。现存作品有《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至明、清两代，评话的内容扩展了，除了历史故事外，还有武侠、公案、神怪故事等，作品如《三国》、《水浒》、《英烈传》、《绿牡丹》。传统曲目以长篇为主，北方评书也有《聊斋志异》等短篇。在明末清初，评话尚无明显的地方色彩；清乾隆以后，渐因流行的区域之不同，形成了具有各

种不同特色的评话、评书，如扬州平话、苏州平话、北方评书、四川评书、湖北评书等。各种评话、评书都以形成地区的方言说讲，表演形式也略有差异，多数为坐说，也有少数站说的。共同的特点是只说不唱，说者多为一人，表演时以醒木作道具。评话话本分两类：一是由师承传关系，口授心得来的称"道儿活"；二是由文学著作发展敷衍而成的"墨刻儿"。话本比原小说或在细节上更丰富，在情节上更曲折跌宕；或在风格上具有更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社会知识；或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更为丰满动人。如《聊斋志异》中《梦狼》一篇原文只有九百字，后来话本敷衍成五万字的中篇。评话以长篇为主，在情节结构上由若干大小单元组成，大单元叫"坨子"，往往以大事件为中心，如《三国》中的"古城会"、"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水浒》以人物分书，形成"武松十回"、"宋江十回"、"石秀十回"、"卢俊义十回"等大"坨子"。小单元叫回目，是大事件里的几个中心情节。一个回目不一定当天能讲完，内中又由几个小回目串起来。如"武松十回"中"杀嫂"一回，又由武二回家、武大显灵、告状、杀嫂、祭兄等小回目组成。回目之间情节勾连，往往在矛盾冲突紧张时留下悬念的"扣子"。评话、评书是长篇叙事体，非常讲究叙述方法：有正笔、倒笔、伏笔、暗笔、插笔、补笔、重笔、分笔等。评话对人物塑造主要靠行动，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也与行动描写紧密结合。还十分注意人物肖象描写，术语称"开脸"或"披挂"，若用韵文表现则称"赞"。评话以情节取胜，注意交待清楚情节发生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环境，术语叫"摆砌末子"。评话还讲究"评"，或评论人事，解释书意，旁征博引，介绍知识，这种"评"不象一般小说那样夹叙夹议，而往往把"评"集中在一起，有时甚至中断故事的叙述。评话的语言通俗、明晰，常用比喻、拟声、对比等手法。

词

我国古代诗歌之一体。始于唐代，盛于宋代。词的称谓较多，唐五代称"曲词"或"曲子词"；到了宋代，或称"乐府"(如苏轼《东坡乐府》)；或称"乐章"(如柳永《乐章集》)；或称"长短句"(如秦观《淮南居士长短句》)；或称"诗馀"(如林淳《定斋诗馀》)；或称"歌曲"(如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或称"琴趣"(如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编》)；或称"语业"(如杨炎正《西樵语业》)等。词最初产生于民间，是从西域音乐和民间小调演变而来，所以《旧唐书·乐志》说它是"胡夷、里巷之曲"。清代刘熙载在《艺概》卷四中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元稹《乐府古题序》说："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这说明词在产生之初是依附于音乐的一种诗体。尽管词发展到后来已与音乐无关，而成为格律诗的一种了，但它"以词从乐"这一重要特点，决定了它在体制上的许多特点：第一，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调名，称为"词调"，又叫做"词牌"，如《菩萨蛮》、《水调歌头》等。它表明这首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并不就是题目。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并各不相同。词调数目繁多，仅清代王奕清编纂的《钦定词谱》就列入了八百二十六调，两千三百零六体。第二，一首词大都分为数片，每片作

一段，以分两片的为最多。片又称“阕”，表示乐曲暂时停顿或休止，表示唱完一遍。一首词分数片，就是由几段音乐合成完整的一曲。第三，长短句的句式。绝大多数词的句式参差不齐，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都有，各调中四、五、六、七字句式为常见。第四，用领字是词在句式上的一大特点。所谓“领字”，就是在一句的开头，有一个字、两个字，以至三个字，在语气上稍作停顿(但并不点断)，在语意上领起下文，起一种特殊的作用。单领字如“正”、“但”、“甚”之类；双领字如“莫是”、“又还”、“那堪”之类；三领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领字多数是虚词，也用动词，以一个字的为最多。第五，在声律方面，词既讲平仄，又论四声，字声配合更细、更严密。用韵的部位各个词调不尽相同，每个词调有它一定的格式。诗基本上是偶句押韵，词的韵位则要依据曲调之需，大都在音乐上停顿的地方。每个词调的音乐节奏不同，停顿之处不同，所以它们的韵位也跟着不同。词主要根据乐调的繁简，以及字数的多少，大致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体。

词　话

元、明说唱文学之一种。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司呈：……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伯(百)人，搬唱词话”。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有“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等语，可见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今见最早的词话刊本为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所刊《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十六种，均为中、长篇，散文、韵文交织或全部韵文。韵文基本为七字句，间有攒十字。又有天启、万历年间刊印的《大唐秦王词话》，散、韵文交织，韵文基本为十字句。有人认为词话即鼓词，也有人认为是鼓词和弹词的前身。明代有“宋人词话”一词，有人据此认为词话在宋代就已形成。

诏

诏令文之一体。是皇帝向臣民颁发的文告、命令。最早的诏文是周文王的《诏牧》、《诏太子发》二篇。但形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则是在秦汉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丞相绾等上尊号，王为秦皇，命为制，令为诏”。《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制度》说：皇帝下书有四体，三曰诏书。蔡邕《独断》解释说：“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诏文因内容和用途的不同而名称各异：皇帝登基而昭告天下的诏文称“即位诏”；皇帝驾崩而告天下书称“哀诏”；皇帝将死而书写的顾命遗嘱称“遗诏”；皇帝从优奖赏、封赠有功之臣而下的诏书称“优诏”；圣旨属机密事称“密诏”；还有“亲诏”、“手诏”等。尽管诏的称谓有异，但就文体来说，没有什么区别。诏文最初都是用散文写作的，历来认为汉初的诏文写得最好，其特点是深厚典雅，颇能动人。如汉高祖的《求贤诏》，汉文帝的《除肉刑诏》，都是有名的篇章。东汉以后的许多诏文辞意衰薄，但也有写得比较好的，如魏文帝的诏书就

很有气势；东晋明帝的遗诏，江表为之感动。至南北朝，文尚偶俪，诏令皆用骈体写作。唐代诏文，以唐太宗时为佳，如《节省山陵节度诏》、《答房玄龄解仆射诏》、《答皇太子承乾诏》、《责齐王攸诏》等，或讳以深情，或震以武怒，真率无伪，皆诏敕之极笔。武则天名曌，与诏谐音，为避讳，改诏为制。宋人制诏，初无散文；而四六之中，往往流出趣语。苏轼写的诏书，有的篇章被天下人争为传诵。朱元璋及其子孙，所写诏书不重文采。林琴南认为："诏诰一门，非熔经铸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诚挚之笔，万不足以动天下"。

诏　令

古代帝王、皇太后或皇后所发布的命令、文告的总称。包括诏、命、令、制、谕、戒、敕、册文等。皇帝死后，皇后可以发布命令，例如肖统《文选》载有任昉代作的《宣德皇后令》一篇。诏令类属于上告下的公牍文。而诏令的名称，至秦代始见。其源流演变，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降及七国，并称曰'令'"。"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秦汉以后，体制益增，往往同一体制，而因内容和用途不同，名称即随之而异。如"诏"就有制诏、亲诏、密诏、特诏、优诏、中诏、清诏、手诏、笔诏、哀诏、遗诏之称；而"令"也有宪令、法令、教令、戒令、功令、敕令、条令、告令、内令、军令、手令、遗令等名。其它如制、策、谕、诰，皆有异名。古代很重视诏令文件的写作，一般都是御用文人代笔，很讲究辞章文彩和格式。诏令文分古朴的散体和不太华巧的骈体两种。典雅凝重，温润浑厚，引用古代典籍史策上的辞语典故，是这类文章在语言方面的共同特点。不同的内容和用途，就要求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与之相适应："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游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文心雕龙·诏策》)。

判　牍

公牍文的一体。是古代官吏审理司法案件所写的判决文书。唐代选官，写判词是考试科目之一。所以古代留传下来的判词有两类：一类是官吏断狱的判决书，如称某某有姓名者；一种是文人应试之作，称"甲乙"无姓名者。例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中有《甲乙判》，就是这类性质的文章。唐代张鷟着意写了一篇《龙筋凤髓判》，以显示自己的才华。判牍文一般都是用四、六骈俪体写作，但也有少数是用散文写的，如宋儒王回之所写的判词，纯粹是用散体写的。判牍文的格式，先叙述某某人及其罪行事实，然后写根据法律应判什么罪。徐师曾《文体明辨》说：写作判牍要"执法据理，参以人情，虽曰弥文，而去古意不远也。独其文堆垛故事，不切于蔽罪；拈弄辞华，不规于律格，为可惜耳。"

启

古代公牍文的一体。是臣下写给君主的或下级官员写给上级官员的书信。也就是说，启有两体：一是属于奏疏类的公牍文，一是属于书牍类的私人信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启”是臣下给皇帝的书信，所以《文心雕龙》把它列入《书启》类。刘勰认为“启”同“表”、“奏”没有多大区别，所以他在《文心雕龙·书启》篇中说：“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孙梅《四六丛话》则说：“若乃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明慎之旨侔书为有余，则启是也”。他认为“启”是介于书和表之间的一种文体。启也用于朋友之间，例如肖统的《十二月启》，其中每月都有“敬想足下”、“敬思足下”之句，足见是寄给朋友的书信。但启作为书牍而名篇者，在留传下来的书牍文中并不多见，而大量存在的是属于公牍文的“启”。启多是用骈体文写作的，因而文情并茂的作品极少。

八 画

规

是官员之间相互劝戒的文章。《书经》说：“官师相规”。孔颖达解释说：“《书》言官师者，请众官也；相者，平等之辞；平等有阙，已尚相规，见上有过，谏之必矣”。规这种文体始于唐代，元吉首作《五规》。历代作者不多，其文体特点与箴相同。

青 词

亦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呈献给神灵的奏章祝文。因用朱砂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唐李肇《翰林志》说：“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书朱字，谓之青词。”宋人文集中也有青词，以《事文类聚》所载尤多，遂成为一种文体。明代道教盛行，由于皇帝的提倡，把青词的写作推向顶峰。嘉靖皇帝朱厚熜宠幸方士邵元吉、陶仲文，迷信斋醮，经常设坛祈祷。每斋醮，即命翰林院草青词，撰祈文。而翰林院庶吉士平日考课内容之一就是青词写得如何。一些词臣为了迎合皇帝的爱好，争以青词邀宠，如顾雍臣、袁炜、李春芳、严讷、严嵩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当上了宰相，故朝野上下有“青词宰相”之讥。青词一般是用骈骊写作，内容多半是成仙得道之事；而祈雨镶灾的青词，与祝文无大区别。

表

亦称“奏表”、“表文”，奏议之一体，是臣下给君王的上书。表出现于秦汉时期，为历代所沿用，惟不同时期表的功用和使用范围有所变化而已。在秦汉时期，表是专门用来表志陈情、诉说心曲的，皆用散文写作。南北朝盛行用骈体。唐宋以后，表文不仅多用四六文体，而且诸如谢恩、劝进、辞免、庆贺、贡物等事项，一般皆用表。西汉以前的表文皆已散佚不存。东汉著名表文是孔融《荐祢衡表》。三国时代，曹植是写表文的能手，写有《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求通亲亲表》等，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称赞说：“陈思（曹

植)之表，独冠群才。”但这一时期的著名表文当首推诸葛亮的《出师表》，文章充满了诸葛亮个人对刘备的“受恩感激”之情和对后主刘禅的拳拳之心。此外，李密的《陈情表》，刘昆的《劝进表》，都是表文中的佳作。表虽然属于公牍文，功用与章、奏一样，都是向朝廷进言的，但它确有自身的特点，如《文心雕龙·章表》所说的“表以陈情”，“骨采宜耀”，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表文的格式一般开头作“臣某言”，结尾作“拜表以闻”或“臣某顿首”之类。

转　踏

也作“传踏”，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作“传踏”，曾慥《乐府雅词》作“转踏”，实同。北宋歌舞表演艺术形式之一种。演出分为若干节，每节一诗一词，唱时伴以舞蹈。开演前有“勾对词”，大多用骈体文数句；表演结束后有“放队词”，大多是七绝一首。现存“转踏”曲词有《调笑集句》(作者不详)、《调笑》(郑仅著)(见南宋曾慥《乐府雅词》)，都是一节演一事。也有合若干节而演唱一事的，如石延年(曼卿)《拂霓裳传踏》，述开元、天宝遗事(见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今已失传。近人王国维认为“转踏”就是“缠达”。

明清传奇

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戏曲剧本。因它的内容情节曲折离奇有如唐人传奇小说，故而得名。后人习惯把宏篇巨制的南戏都称之为传奇。直至清人黄文旸才正式把戏曲分为杂剧和传奇两种，即把北曲统称为元杂剧，把南曲称之为传奇。元杂剧发展到明朝初年，已成为强弩之末，代之而起的是传奇。明清传奇作家有二百余人，作品约有一千余部。清代戏曲剧本亦以传奇为主。现存的明清传奇作品如《牡丹亭》、《十五贯》、《桃花扇》、《长生殿》等，都是我国戏曲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明清传奇与元杂剧比较，在体制上有以下不同的特点：第一，传奇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只有四折的限制，出(相当于折)数不限，篇幅规模大得多，是元杂剧的数倍、乃至几十倍。例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全本多达四十出。传奇剧本的编写技巧也比杂剧有显著提高。每出戏脉络连贯，结构布局起伏转折，场面的安排，情节的穿插，都日益细密而富于变化。第二，在乐曲方面，杂剧每折限用一个宫调，曲词押同一个韵；而传奇杂缀众曲，混用诸宫调，准许换韵。第三，以歌白先后论，元杂剧每折人物出场都是先道白，后歌唱；传奇则先唱曲，后说白。第四，杂剧系一主要角色独唱到底；传奇凡登场的角色都可以唱曲，或互歌，或合唱，打破了十分单调的独唱。第五，在语言方面，杂剧多俗语，多衬字，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传奇到明代中叶以后，语言趋向古典化，骈俪雕琢，“词必新警，不袭人牙后一字”；“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孔尚任《桃花扇》凡例)。

制

诏令文之一体。皇帝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颁布制度法规、赦宥降俘、罪犯等所下的文书，均称为制书。制书一体始于秦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改命为制。汉承秦制，把诏令分为四品，其中二曰制书。蔡邕《独断》说：“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

赎令之属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徵为九卿，若迁京师近臣，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制书“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诏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在汉代，制与诏本无什么区别，皇帝所下旨令开头往往有“制诏”二字，如《汉光武帝赐窦融玺书》首句为：“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云云。唐初制与诏并用。后因避武则天名讳，始专称制，因而制再次兼有诏的用途。唐代皇帝行大赏罚，授除大官爵，赦免降俘、罪犯等，皆用制书。授六品以下的官职，则用“发敕”，即所谓“告身”。宋承唐制，拜三公、三省（门下、中书、尚书）等官，用制书；罢免大臣，亦用制书。中书省负责制诏的起草工作，主司官吏谓之“掌制”，又有“知制诰”之称。制书皆用四六俪语，并有固定的格式和专门用语，如“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万邦”、“诞扬休命”、“诞扬赞册”、“诞扬丕号”等。

命

诏令文之一体。上古君王发布的命令称“命”，主要用来授官赐爵。《易经·诟》说：“后以施命诰四方”。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例如，用“命”授官的，有《尚书》所载《说命》、《冏命》；用“命”封爵的，有《尚书》所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用“命”警饬在职官吏的，有《尚书》所载《毕命》；用“命”赏赐臣下的，有《尚书》所载《文侯之命》；用“命”传遗诏的，有《尚书》所载《顾命》。秦并天下，改命为制。秦汉以后，历朝以制诰命官，以策（册）书封爵，“命”则废置不用。

变 文

亦称“变”。是唐代说唱文学“转变”之底本。所谓“转变”，一般认为“转”是说唱，“变”为奇异，就是说唱奇异故事。在盛唐时，“转变”已颇流行，如郭湜《高力士外传》所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或讲经、议论、转变、说话，虽不近律，终冀悦圣情”。“变文”是受佛经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说唱艺术。佛经有散文，有偈颂。唐代寺院僧侣讲经，模仿佛经的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体裁，通过讲一段、唱一段的形式，来宣扬佛经中的神变故事。而民间艺术受其影响，也采用讲经的形式来说唱故事。唐代诗人王建《观蛮记》记载了当时说唱王昭君故事的情景：“欲说昭君敛翠娥，清声委曲怨于歌。”变文的内容大体可分三类：一类以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为题材，如《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一类反映现实生活，如《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一类讲述佛经故事，如《八相变文》、《破魔变文》等。变文的文体式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散文和韵文相间。这种形式较为常见。韵语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变文的韵语本是用来歌唱的，但其唱法和曲调均已失传。现存的变文卷子里还残留着一些指示唱法、曲调的字样，象“吟”（有平调与仄调）、“断”（有散词，有诗句）等，多少可以显示它的形式。一种全是散文。例如《秋胡变文》，除赠诗一首六句外，全是散说，体制和小说相近。此

外，还有个别变文全是韵语的，如《捉季布传文》(又名《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全篇六百四十余句，均是七言韵语。变文对宋元以后的平话、词话、白话、小说、宝卷、弹词、鼓词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变文作品于光绪年间，始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是研究中国古代说唱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料。近人所编的《敦煌变文集》辑录较为详备。

宝　卷

说唱文学之一种。是由唐代变文和宋瓦舍中和尚说经发展而来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原来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和劝世经文，宣扬因果报应，故初期宝卷往往称为“经”。今存《香山宝卷》(亦作《观音济度本原真经》)传说为宋普明和尚所作。元、明时期，宝卷内容逐渐扩大到写神仙故事，如《药王救苦忠孝宝卷》等。清代以来，以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宝卷日益流行，作品有《梁山泊宝卷》、《岳飞宝卷》、《白蛇宝卷》、《土地宝卷》等。目前已知宝卷作品有二百种以上，不少曲目内容与弹词、鼓词类同。其体式以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间以散文。语言通俗、明快。浙江一带又称宣讲宝卷为“宣卷”，并有专业演唱的艺人。

宝塔诗

杂体诗之一体。原称“一字至七字诗”。此类诗从一字句到七字句逐句成韵，或叠两句为一韵，后来有的宝塔诗增加到八字句或九字句。由于每句或每两句字数依次递增，形如宝塔，因而得名。例如白居易《一至七字诗》：“诗。绮美，环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日辞。”

诔

记述死者生前的功业、德行，表示哀悼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碑诔》说：“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早期的诔文有为死者定谥的功用。所谓“谥”，是指谥号，即古代统治阶级的成员死了，由朝廷评定其一生的德行功过，给予一个表示褒贬的称号。并规定“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记·曾子问》)古代天子崩，称天以诔；卿大夫卒，则君诔之。诔文有“官诔”和“私诔”两种。《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是现存最早的“官诔”文；柳下惠妻诔柳下惠，则为“私诔”的开始。南朝宋颜延之的《陶徵士诔》，历来被认作“私诔”的名篇。所谓“私诔”，是由亲友、门生追赠的谥号。陶渊明又称“靖节徵士”或“靖节先生”，即是他的生前友好追赠的。诔文的定谥作用后来有所变化，后世产生了“谥议”、“谥册”等专门定谥的文体，而诔文就不一定与定谥有必然联系了。徐师曾《文体明辨》说：“盖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为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诔是属于碑志与哀辞之间的一种文体。它叙述死者生平事迹象碑志，却不刻石；其伤悼之情似哀辞，而最初却有定谥的作用。《文心雕龙·碑诔》篇说，诔文的特点是“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陆机《文赋》也说：“诔缠绵而凄怆”。大致是先述世系行业，而后致其哀思。多

用四言句，也有用五言、杂言和骚体的。可以有序，也可以无序。

试帖诗

也称“赋得体”。是封建科举考试中所采用的一种诗体。唐代以诗赋取士，试帖诗就是用五言排律写的，限定六韵十二句。从宋熙宁年间一直到清，科举考试不用诗赋。清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试帖诗，规定五言八韵十六句。试体诗的题目是以古人诗句或成语做题，冠以“赋得”二字。例如根据李白的诗《子夜吴歌》中的一句“万户捣衣声”为题，试帖诗的题目应是《赋得万户捣衣声》。参加考试的人就根据这个题目做一首五言排律诗。试帖诗必须切题，用韵、字数均在考题中规定好，士子必须严格遵守，不得逾越。格律上与五言排律的要求一样，除了平仄和谐、不能错韵，首联以后直到尾联均要求对仗外，还要求结尾部分要有颂扬的意思。也有封建文人平时以此体作诗的。该体限制极严，内容大多是直接或间接为帝王歌功颂德的，鲜有新意。清袁枚认为试帖诗是“以诗为诗，犹之以水洗水，更无意味”(《随园诗话》卷七)。

话　本

我国古代小说之一体。指宋、元白话短篇小说。民间艺人讲故事叫做“说话”；用来记录故事梗概的说话底本称为“话本”；话本经文人加工整理，正式出版供人们阅读，即是我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宋元话本大部分都已散失，保存至今的小说类有四十余篇，收集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龙《三言》诸集中。到了明代，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文体大致与宋元话本相同，但篇目标题却采取对句形式。这类作品如冯梦龙《三言》中的一部分和凌濛初的《二拍》。说话是凭艺人讲述，经过听众的听觉而发挥作用的表达艺术。话本用文字反映了这种艺术创作的成果，因而不同于一般供人阅读的小说，在文体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话本正文前都有一段“书帽”，叫做“入话”或“得胜回头”。入话或用诗词，或用一个短小的故事，内容与正文相似或相反。在情节安排上，特别注意脉络清楚，条理分明，故事性强，有头有尾，即使是次要人物，结局都要有所交待。结尾处出现了“正是”、“真个是”、“道是”等形式，多用诗词作结，带有总结、规劝性质，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散文和韵文并用，是话本文体的显著特征。开头和结尾，在文中刻画人物肖象、描写景物，以及表达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评价等，往往运用诗词和对句。在语言方面，采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并从民间吸收俗语、谚语、成语，具有通俗性、生动性、形象性。

建除体

杂体诗之一体。宋严羽《沧浪诗话》中列有“建除体”，其体二十四句，从第一句起，每隔句冠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个字，即自寅(夏历正月为建寅)、卯以至子、丑十二时辰的代号。今传作品，较早的有鲍照之作《建除诗》：“建旗出燉煌，西讨属国羌。除去徒与骑，

战车罗万箱。满山又填谷，投鞍合营墙。平原互千里，旗鼓转相望。定舍后未休，候骑敕前装。执戈无暂顿，弯弧不解张。破灭西零国，生虏郅支王。危乱悉平荡，万里置关梁。戍军入玉门，士女献壶浆。收功在一时·历世荷余光。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全诗二十四句，每句五字。

九　画

奏

奏议之一体。是向皇帝揭发、弹劾某官吏的文书。按汉代制度，群臣向皇帝上书有章、奏、表、议之别，后来通称向皇帝上呈文书为奏章、奏疏、奏摺、奏议等。在汉代，奏的功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所说："奏以按劾"。又蔡邕《独断》说：奏文"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奏的格式"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

奏　议

亦称"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帝王进言议事的文书，属公牍文的一类。奏议文起自战国时期，当时称之为"书"。秦代开始称"奏"。汉代把这类公文分为章、表、奏、议四类，匡谏朝政的意见书又称为"疏"，机密件用皂囊密封又称为"封事"。魏晋南北朝时把奏议统称为"表"，同时出现了"启"。唐代用"表"、"状"，亦称"书"、"疏"。宋代鉴于前制而有所增益，故"劄子"兴起，并兼用"书"、"表"、"状"等。到了明清两代，臣下向皇帝进言奏事的公文称"奏折"，亦称"折子"。奏议类各体最初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有所区别的，随着后世名目的增多、变化，各体之间的界线也就逐渐模糊，变得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奏议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既符合义理，又切合实情。其论述方法，则条理井然；若反复申说，征引古今，则层层深入，要言不繁。与其内容相适应，语言也较为平实，不追求浮靡纤巧，不拘于声律细密。曹丕的《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章表如果"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令"。而奏"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奏议分骈散两体，两汉皆是用散文写作的，南北朝盛行骈体，到了唐代更用严格的四六体写作。韩愈、柳宗元以后各代，仍散、骈两体并用。

奏　折

奏议的异名。我国封建时代，官吏上书皇帝称"奏"，其文件称"奏折"，因用折本缮写，故名。按明代制度，奏折有题本和奏本之分：题本用于公事，用印；奏本用于私事，不用印。皆经通政司转内阁入奏。清雍正三年，废奏本而一律用题本。奏折页数、行数、每行字数，皆有固定的格式。

封　事

指密封的奏章。我国封建时代，官吏向皇帝上书奏机密事，为了防止泄密，用黑色皂囊封缄呈进，故称封事，也称封章。《汉书·宣帝纪》载：

“而今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刘勰《文心雕龙·奏启》说：“自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蔡邕《独断》说：“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

南 戏

亦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戏文”。是宋元时用南曲演唱的戏剧形式，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里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大约在宋度宗(赵禥)咸淳四、五年间，《王焕》戏文曾在临安风靡一时。到了元代，南戏不仅在浙江流行，而且传入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并出现了各种声腔：海盐腔、杭州腔、馀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等。由于各地声腔的不同，因而又产生了新的地方剧种。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南戏进一步发展演变为传奇。南戏剧本今知有一百七十本左右，但全本传留者仅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牧羊记》、《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琵琶记》等十六本，而且多经明人改编过。南戏的体制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本剧没有固定的出数，根据情节需要可长可短；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用一个宫调的曲牌，乐曲以杂缀方式组成，一出中往往混用两种以上的宫调，与诸宫调相类似；各出开始先唱曲而后科白；登场演唱的角色没有限制，可生可旦，不必一人独唱到底，甚至二人互唱，或数人合唱，完全不受约束；以上特点有别于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上的灵活性，有利于情节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表达。

律 诗

近体诗之一体。是依照一定的格律写成的诗。它起源于南北朝齐梁时期，形成于唐代初年。律诗主要包括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即长律)。还有不常见的六句三韵的小律。它的基本格律形式是：第一，有固定的平仄格式。就是一句之中平仄交替，一联之间平仄对立，偶数联出句与奇数联对句平仄相黏。除了讲究“对”和“黏”这些规定外，还有两项重要避忌：一是忌“犯孤平”；一是忌“三平调”。所谓“犯孤平”，是指一句诗除了韵脚的平声字外，只剩下了一个平声字。所谓忌“三平调”，是指不要在句尾一连出现三个平声字，使音节单调，缺乏抑扬节奏感。第二，在固定的位置上使用对仗。对仗是律诗构律的要素之一，而且被规定在全诗的中间部位。五、七言律诗由八句四联组成，其对仗一般要求用在第二、三联，即颔、颈两联。在对仗中，上下两句不得出现重复的字；上下两句还必须各有独立的意思，或相映衬，或相补充；对仗力求严密工整。不仅要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等，而且还要分得更细，做到只有同类范畴的词语相对，才是工整的对仗。第三，用韵有固定的规定。律诗除首句可押韵可不押韵外，其余押韵的位置均在对句的句尾；只用平声字做韵脚，而一首诗必须一韵到底，中途不能换韵；要求押本韵，不能出韵。又，唐人有过作六言八句诗的探索，刘长卿的《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即其一例；但因节奏上的缺陷，“六言律”并未得到发展。

律 赋

赋的一体。主要是为适应唐宋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种新赋体。它是在六朝俳赋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又称

唐赋。科举考试用赋，是从隋文帝开始，唐初沿袭此制。例如王勃的集子里有限韵的律赋作品《寒梧栖凤赋》，以"孤清夜月"为韵。到了中唐时期，限韵的律赋作品大量涌现。著名诗人王起、白居易等，都是当时写作律赋的名家。宋代也以律赋取士。直至元代，课试改用古赋，作律赋的风气才停息下来。律赋在体制上，除讲求俳偶外，又以限韵为基本特点。它与俳赋相比，对仗更工，音韵平仄更严，由考官规定八个字为韵脚，在篇幅上也有限制，一般不得超过四百字。律赋的限韵，也经历了由宽到严的过程。宋洪迈《容斋随笔》云："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仄次序原无定格"，"自太(应作"大")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五代后唐李存勖)时尝复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律赋在平仄方面，以四平四仄为标准。实际上，后来律赋不仅讲韵数、讲平仄，还讲押韵次序，甚至还讲五声次第(即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限制越来越多。律赋作为士子干名求禄的工具，在内容上不是阐释经义，就是向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在形式上，律赋"用便程式，命题贵巧，选韵贵险，其规矩则有破题、颔接之称，其精采限于声律对仗之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严格束缚了作者的思想，因此很少出现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

哀　辞

哀悼死者的文章。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哀辞者，诔之流也。……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哀辞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一般用于对未成年、或已成年而死得过早之人的悼念，不若祭文长幼咸宜。哀辞的内容可以引述世系，叙述行业。如果死者有才，则感伤他未能见用于时(如柳宗元《哭张后馀辞》)；如果死者有德，则痛悼他不能永年(如韩愈《欧阳生哀辞》)；如果幼年夭折，仅赞死者聪明，悲悼他的寿命太短。哀辞一般皆有序，但也可以无序，例如韩愈所作《独孤申叔哀辞》。序后是韵文，或为整齐的四字句，如晋潘岳《金鹿哀辞》；或为骚体句，即句中加"兮"字，如柳宗元《杨氏子承之哀辞》。《文心雕龙·哀吊》说："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体奢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哀　赞

赞文的体裁之一。如汉代的《淮源庙碑》、《苍颉庙碑》。为悼念死去的人而写的赞文，内容是记述和赞美死者的德行。后人多把它划归哀祭类。历代写哀赞的作者不多，这类文章价值也不大。

宫室庙宇碑文

碑文类之一。记述宫室庙宇兴建缘由、经过、规模、主事者情况等；若是寺观之碑，还要记载所供神佛的"法力"、"灵验"事迹。这类碑文，从文章价值看，一般化者居多，真正可取者少。只有少数碑文，固然也记庙宇神灵，却兼写山川形势、胜景，或同时颂扬某些人的政绩德行，又加文笔淋漓，具有文采，从散文史上看，还有一定的价值。如唐代王勃的《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韩愈的

《柳州罗池庙碑》等，都是较为有名的。至于古人为宫室厅堂的建筑和其它土木、水利、桥梁兴建所写的碑文，也往往有极可称道的佳作。如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白居易《钱唐湖石记》。这样一些文字，从勒石刻碑来说，是属于碑文类，但从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看，与杂记体散文无甚区别，故古代文体分类，多将其归入杂记文一类。

语　录

是古代记录讲学、论政、传教、以及外交等方面的问答口语，不重修饰，称为"语录"。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一书，是我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书中辑录了孔子的言行和一部分孔子弟子的言行。《孟子》一书也基本上是用语录体写成的。宋代程颢、程颐的门人把二程有关哲学、政治的言谈编成《语录》，后又由朱熹辑成《二程遗书》。禅宗佛教徒也记录其禅师的言谈，编成《语录》。古代外交使节出访外国，"奉使"、"伴使"把外交活动中的对答言词如实记录下来，回国后按例向朝廷进献《语录》，向皇帝汇报出使情况。例如宋代倪思有《重明节伴语录》一卷。语录体著作不象其它著作那样讲究篇章结构、谋篇布局，而是注重实录，一节讲一个意思，节与节之间文不连贯，可按内容分类编排成集。

诰

诏令之一体。原本是古代君王训诫、劝勉臣民的文告，后世专用于赐爵、授官，称为"诰命"，与制无异。诰体始于商周时代，《尚书》所载《汤诰》、《大诰》、《康诰》等篇，就是商汤、周公、成王发布的告天下臣民书。战国时代的君王下达的文件统称为"令"。秦代只称制、诏，不用诰。汉武帝元狩六年，始复作诰，但不用以命官。唐代用制而不称诰。从宋代始，以诰命庶官，凡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不宣读于庭者，皆用诰。明代命官不用制诰，而用敕，但考核官吏政绩用诰。明制规定：官吏三载任期满，经考核而政绩突出者，则用诰敕予以表彰；清代亦沿用此例。明、清两代，对官吏及其先人、妻室实行封典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吏授诰命，六品以下的授敕命。清制：五品以上的官吏本人受封，称做"诰授"；曾祖父母、父母及妻室受封，活着的称"诰封"，死了的称"诰赠"；六品以下的用敕命授予，称为"敕封"。封赠一般都在皇家庆典时颁给。诰有散文和骈俪两体。诰敕的文字皆有固定的格式，各按品级填写，不能增损一字。

说

我国古代论说文之一体。是着重说明、申释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和陆机《文赋》都认为"说"是策士进说献谋的所谓"游说"之辞。其代表作为《战国策》、《国语》。这是对说体文的早期解释。但秦汉以后，这类文字已基本绝迹。此后以"说"名篇的论著，一般乃是表示说明或申说事理的意思。正如吴纳《文章辨体》云："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例如韩愈《师说》一文，就是说明教师的作用和人们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般说来，凡称"说"的文章，往往都带有某些杂文、杂感的性质，或写一时的感触，或记一得之见，题目可大可小，行文也较自由随便。例如韩愈另有

《杂说四首》，也就是一组杂文。古代还有一些说体文，大多从对具体事物的叙述中引出作者要说明的道理来。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全文以主要篇幅叙写一个捕蛇者及其先世家族的遭遇，从而引出“苛政猛于虎”的道理。这篇文章之所以不称为捕蛇者“传”或捕蛇者“论”，而称“说”，是因为它在揭示问题，说明道理，而在写法上又具有抒发感触的性质。此外，古人还常常把某些读书心得、生活体验写成小文，称为“说”，一般来说，这是因为其内容带有阐释、解说，以至可备一说仅供参考的意思。如宋陈亮有《西铭说》，陆九渊有《易说》、《学说》、《论语说》，明代陈确（陈乾初）有《古农说》、《不信医说》等，一般篇幅都较简短，行文亦较随意，大都属于生活杂感和读书随笔、劄记之类。总之，“说”与“论”相比较，“说”的内容、写法和风格较为灵活多样，所以后世对于论说文中的“说”，又有所谓“杂说”的称谓。

神智体

诗体名。杂体诗之一体。其特点是以意写图，令人自悟，设想新奇，启人神智，所以称神智体。据宋代桑世昌《回文类聚》记载，苏轼曾作神智体诗《晚眺》以难北朝使者。其诗为：“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但作者不把诗直接写出来，而书写了如下一幅字画：

亭景畫老𥫗笻

首雲暮江巘峰

神智体《晚眺》

苏轼拿这幅书画给北朝使者看，使者自以为很懂得诗，但看图后不知所云，极为惶愧，声言“自后不复言诗矣”。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

神道碑文

墓表文之一种。是古代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碑文。神道之名始于东汉。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后汉杨震碑，首题云：‘故太尉杨震公神道碑铭’。”所谓“神道”，即墓前的大道，位于坟墓的东南方。古人迷信，认为人死后有灵魂，在墓前筑大道以便鬼魂行走，所以称为神道；后来就成为一种为死者所做的铺陈和排场了。最初神道无饰物，从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开始在神道两旁立石刻的人或动物雕像。神道碑也有简称“神碑”的，如洪迈《隶释》所录《张公神碑》。

祝　文

是祭飨鬼神的文辞。“祝”的本义是祭官，据《礼记·周礼》说，周代设置大祝以掌“六祝”之辞，后来引申为祭神祈福的文章。祝文包括祝、祈、祠、告、祷、诅等，即所谓“六祝”。就文体说，它们之间没有多大区别，只有内容和用途方面的不同，所以刘勰《文心雕龙》用“祝”来总括它们。关于“祝”这种文体的起源，据说《礼记》所载伊耆氏于岁十二月祭神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为最早的祝文，后世历代都有所作。祝文虽然“义兼善恶”，但告事祈福则同。因此，祝文的内容一般皆由“告事”与“祈福”两部分组成，如先秦无名氏的《鲁郊祝》、汉董仲舒的《救日食祝》、《请雨祝》、《止雨祝》等。元代王磐《江南平告太庙祝文》，就平定宋王㬎一事告太庙，虽无具体要求，但也希望祖先

“永锡休嘉”。“诅”即所谓“恶”者，《周礼·春官》注：“诅，谓祝文使沮败也”。例如《诅楚文》，就是秦伐楚时祭祀大神巫咸的祝文，文中历数楚王熊相的罪行，祈求神灵保佑秦师打败楚军。祝文有散、骈两体，散体多为四字句韵文。用语不尚华丽，要求文辞朴实，行文中要表达出对所祈神灵的虔诚与恭敬。《文心雕龙·祝盟》说：“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与敬；祭奠之楷，宜恭与哀”。

院 本

金代行院演剧所用的脚本。它由宋杂剧发展而来，体裁与宋杂剧相同。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元陶宗仪《辍耕录》说：“院本、杂剧，其实一也。”院本由“艳段”(相当于元杂剧的“楔子”)、“正剧”两部分组成，演时用五人(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称之为“五花爨弄”。陶宗仪《辍耕录》载有院本名目七百余种，作品都已失传，只在元、明两代的戏剧和《金瓶梅词话》中偶然保存了几段。《辍耕录》把院本分为十一大类：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诸杂大小院本、院幺、诸杂院爨、冲撞引首、拴搐艳段、打略拴搐、诸杂砌等。院本是元杂剧的开路者，也是宋杂剧向元杂剧的过渡物。元以后亦称宋杂剧为院本，以别于元杂剧。

绝 句

亦称绝诗、截句、断句等。每首四句，以五言、七言为主，也有六言的。绝句分古绝、律绝两类。古绝是古体诗中五言、七言的四句体，虽也押韵，但句式平仄不拘，押韵可平声亦可仄声。例如柳宗元《江雪》首句“千山鸟飞绝”就不是律句，诗中一、二、四句的韵脚“绝”、“灭”、“雪”都是古入声字，押仄声韵。李绅的《悯农》第三句“谁知盘中餐”五字皆是平声，也不是律句，此诗也押仄声韵。律绝也称“小律诗”，是在古绝的基础上，受齐梁时讲求声律的影响，逐渐律化，到了初唐才正式定型，成为我国古代主要诗体之一。律绝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也有少量六言绝句。如唐王维《辋川六言》、清魏源所作《姜鹤涧山水画幅五首》，即是六言绝句。但此体未流行。律绝是近体诗中体制最小的一种，其格律与近体律诗基本相同，如每联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用平声韵等。不同的是以下两点较八句律诗较为灵活：一是律绝不要求对仗，若用对仗，也由作者随意安排，或用于前两句，或用于后两句，或四句全用；二是律绝容许在一篇诗中出现重复的字，如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首诗中出现了三个“宫”字，这在律诗中一般是不允许的。

骈 文

是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用典和声韵的一种文体。形成于魏晋，极盛于南北朝。骈偶(又叫对仗)是骈体文最突出的特征。骈体文通篇句式多是两两相对。其基本要求是句法结构互相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选用词语要求词性相对，原则上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介词对介词等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一般是异字相对；连词、介词大多是同字相对。后期的骈文甚至

要求分别“事类”，即把相近概念的词作为对仗。如庾信《哀江南赋序》中“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潘岳”对“陆机”是人名相对；“始述”与“先陈”一字扣一字；“家风”与“世德”、“文采”与“辞赋”也是同类概念相对。句首句尾的虚词以及共有的句子成分不算在对仗之内。如沈约《谢灵运传论》“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中，“民”为上下联的共同主语，不在对仗之内。大量运用典故是骈文的另一重要特征。骈文作者根据文章内容的需要剪取古事古语，加以融化变成自己的语言，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感情。注重声调和音韵的和谐，运用平仄来加强文章的音乐性，是骈文又一重要特征。其基本规律是，在一句中，就节奏单位而言，应该是平接仄，仄接平；就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而言，一联中的上下句应该是平对仄，仄对平。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维”与“月”是平接以仄，“属”与“秋”是仄接以平。“尽”与“清”是平接仄，“凝”与“紫”是仄接平。“维”与“属”是平仄相对，“月”与“秋”是仄平相对；“尽”与“凝”是仄平相对，“清”与“紫”是平仄相对。而这四句的句尾字恰成“仄平平仄”的格式。《滕王阁序》就是以这样的平仄关系贯穿全篇的。骈文的句式，以四字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骈体文在用词方面，追求词藻的华丽。六朝许多骈体文仅颜色一类的词往往占全篇文字的十分之一以上。由于骈体文过分追求形式的整齐，词句的对偶，词藻的华丽，往往束缚了思想感情的表达，所以内容平庸、感情贫乏，成了齐梁以后大多数骈体文的通病。

十　画

莲花落

亦称“莲花乐”、“落子”，说唱文学之一种。流行于全国各地，一般均与当地的方言和民歌小调结合，各有特点。莲花落起源颇早，宋代已有关于乞者唱莲花乐的记载（见南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元杂剧《金线池》、明杂剧《曲江池》、传奇《绣襦记》中，均有演唱“四季莲花落”的穿插。明末有称为“文词说唱”的叙事性莲花落。清乾隆后出现了专业演员，演唱内容渐以民间传说为主。莲花落唱词为韵文，一般是三、三、七字句式。演唱者通常为一、二人，一般仅用竹板按拍。在北京等地的莲花落，于清嘉庆后渐与“十不闲”相融合，称为“彩扮莲花落”，增加了节子、小锣等打击乐器，以扮演人物故事。

套　数

散曲之一体。又称“套曲”或“散套”。它是由若干只属于同一宫调的曲词联组而成的大篇作品。这些曲子必须押同一个韵，有首有尾，结束时必须用煞曲、尾曲，以示首尾完整和音乐的结束。套数选用的曲子可多可少，少的两三只，多的十几只、几十只；但在散曲套数中，二十只曲以上的套数是比较少的。组成套数的曲子一般都是单数，只有少数例外。此外，

套数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用同一曲调连章叠用来歌咏一个故事。例如《雍熙乐府》卷十九载《摘翠百咏小春秋》，用《小桃红》百首咏《西厢记》故事。它类似剧曲而无科白，类似散套又全篇均使用一调，而且调各一韵，是介于令、套曲和剧曲之间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用几个曲调相间使用咏事记言的，如《乐府群玉》载元人王晔(字日华)的《双渐小卿问答》十六首，就是用《庆东原》、《天香引》、《凤引雏》、《凌波仙》四个曲调相间咏唱，以记写苏卿恋爱故事中的人物问答之词。它虽然用数只曲子组成，但与散套不同的是，它没有尾声，各调又不限一韵，是属于套数的变体。

原

论说文的一体。原是推本求原的意思，就是论述事物的本原而又致用于当今。其命名大约是由《周易》的所谓“原始要终”而来。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字书云‘原者，本也，谓推论其本原也。’自唐韩愈作五‘原’，而后人因之，虽非古体，然其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则诚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扬，亦与论说相为表里，无甚异也。其题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无他义。”作者正确指出了‘原’的文体特点，但以“原”名篇的文章，却早在韩愈之前就有了，如《吕氏春秋》有《原道训》、《文心雕龙》有《原道》篇等，也是推本求原性的文字。韩愈《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只不过是加以推衍而已。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原君》，是一篇尖锐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论文。所以以“原”名篇，就是因为它对君主的产生、性质、作用做了推本求原的论述，即通过君主职份和君主制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和揭露后世封建专制的弊端。

挽联

哀挽死者的对联。包括挽人、自挽及墓联。是从挽辞演变而来。挽联的内容因挽悼对象的不同而异，或颂扬其功业，或颂扬其德行，或颂扬其才学，或颂扬其多福多寿，在颂扬之中表达哀悼之情，而以哀痛为主。自挽对联都出自文人游戏。故或作旷达语，或作玩世语，借以发牢骚。例如《吴某自挽》联：“平生惟作挽联多，看吴季子临别盖棺，有几十副佳章，送来入目；此日已经穷饿死，非赵立坛亲身画押，许数万金财产，誓不投胎”。挽联讲究平仄对仗。用律诗写的挽辞，第二、三联均对仗工稳，音韵和谐，把它们单独摘出即是挽联。例如：“名垂竹帛书勋在，神寄丹青审象同”(王安石《贾魏公挽词二首》)；“名与碑长在，魂随帛踅还”(王安石《孙适挽词》)。

挽辞

哀挽死者的词章。据崔豹《古今注》说，挽辞始于田横门下所作的《薤露》、《蒿里》。田横为汉高祖所胁迫，从岛中出发，未至长安便自杀了，他的门客作《薤露》、《蒿里》哀悼他。汉武帝立乐府，采取此歌，分作两曲，《薤露》以送王公贵人，《蒿里》以送士庶，使挽柩的人歌唱，故称“挽歌”。后魏缪袭仿之作挽辞。任昉《文章缘起》列为文体之一。按其用途可以归入哀祭类。现代通行的挽联，也可以说是从挽辞演变而来。古人写作挽辞以律诗居多，例如王安石所写的三十多首挽辞都是用的五律和七律形式。挽辞的内容一般都是赞扬死者，表达

哀悼之情。写挽辞要把握住死者的身份和特长，以及与作者的关系，或歌颂其政绩（如苏轼《陆龙图挽词》），或歌颂其德行（如王安石《太皇太后挽词二首》），或歌颂其才学（如王安石《王子直挽辞》），或歌颂死者与作者的情谊（如王安石《致仕虞部曲江谭君挽辞》）。挽医生则要在仁术济世上下功夫；挽作家须从其著作入手。歌颂而不失实，抒哀悼之情而必情真。此为写作挽辞之大要。

笔　记

又称随笔、笔谈、杂识、杂俎、杂录等。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所作。笔记体虽然产生较早，而正式以“笔记”作为书名，则始于北宋宋祁。南北宋、明清各代，笔记体著作尤多。笔记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北宋王谠所撰《唐语林》，内容多是有关唐代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遗文轶事；南宋岳珂的《愧郯录》记载了宋代的典章制度；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和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事》等书，记载了北宋京城汴京和南宋京城临安的社会经济生活面貌；沈括的《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学、文学、史事、音乐、美术等；而明杨慎的《丹铅总录》、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则论辨经史、考释金石、淹博精密。一些笔记作品写得生动流畅，除具有史学价值外，也富有文学价值，不失为优美的散文。

笔记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之一体。“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本意是指浅近细琐的言论，后来对丛脞之作亦皆称小说。至于专门叙述故事的小说，则渊源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和史传文学。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和“志人”，小说才初具规模，形成了雏形。因其文体介于笔记和小说之间，后人称之为笔记小说。其中“志怪”记述鬼神怪异，代表作有干宝的《搜神记》；“志人”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代表作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笔记小说与后世的小说相比较，它还是粗糙、不成熟的。除少数作品外，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等，描写比较细致、人物形象较为鲜明外，大多数还是短小的故事。当时作者还未意识到小说文体本身应具备的各种要素，对生活事件缺乏必要的艺术加工，人物塑造缺乏概括集中，情节结构单纯，缺乏必要的虚构，叙述多于描写，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俳谐文

是一种形式独特、短小精悍、富有隐喻、讥嘲、调谑或噱笑意义的文体。“俳”亦作“诽”，微言也。刘勰《文心雕龙·谐讔》解释说：“内怨为俳”。作者认为，统治阶级肆虐贪暴，庶民不敢放言明谤，则作隐语，以寄怨怒之情。《文心雕龙·谐讔》篇还谈到俳谐文的社会作用在于“振危释惫……会议适时，颇益讽戒”。认为中肯而及时的讽刺和规劝，可以收到释除疲惫，振救危亡的效果。俳谐文产生较早，在先秦诸子文集中，就有不少俳谐作品，如《孟子·公孙丑上》所描写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五蠹》所描写的“守株待兔”，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描写的“郑人争年”、“郑人买履”、“郑人问轭”、“郑人卖豚”等，

其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至今还为人们所借鉴。此后，历代都产生了一些针砭时弊的俳谐作品。《隋书·经籍志》所载袁淑《俳谐文》十卷，现存《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劝进笺》、《大兰王九锡文》、《帝山王九命文》等五篇，虽出于戏谑，实切当时封赠官爵之滥。俳谐文的文体特点是：第一，形式短小精悍，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往往通过典型形象，表现出丰富的幻想和合理的蠢化．从而反映出时代的共同看法。第二．抓住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事例，以简炼的笔墨加以集中描写．而且侧重反面典型的刻画。第三：借助合理的夸张和幽默机智的语言，生动地勾勒出各种各样的形象，从而揭露出事物的矛盾．对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加以嘲讽和鞭笞。

俳　赋

亦称骈赋、六朝赋。是在古赋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一种新赋体。始于魏晋，盛于南北朝。俳赋多为清丽短小的篇幅，鸿篇巨制甚少。它的主要特点是除用韵与汉赋相同外，更追求字句上的工整、对仗，语言上用典，音节上的轻重协调。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左(思)，陆(机)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事益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淹)、鲍(照)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陵)、庾(信)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也。"这既说明了赋的演变过程，也概括了俳赋的主要特征。俳赋篇中的骈偶非常突出，往往全篇都是四字对和六字对，而且尽量避免同字相对。俳赋多用典，并把典故融化在句子里。如江淹的《别赋》、庾信的《春赋》、《小园赋》．其对偶之工整，用典之娴熟．音节之和谐，词句之华美，都已登峰造极。

颂

歌颂功业、褒扬美德的文章。郑玄《诗经·周颂谱》和孔颖达《正义》认为，颂体文源于《诗经》"风、雅、颂"之"颂"，如《诗经》中的周颂、商颂、鲁颂等，都是在祭祀时歌唱形容天子无所不容的伟大功德的。刘勰《文心雕龙》根据郑玄的话作进一步的解释，说颂文的本义就是歌颂、赞美。在封建社会中，经常被歌颂的对象自然是帝王将相，所颂扬的都是有大功德的人或重大事件．如歌颂秦始皇功业的《泰山石刻》、《碣石刻石文》、《之罘西观铭》等，以及元吉的《大唐中兴颂》，皆是颂的正体。这类文章多过美不实之辞，有价值的极少。被人称道的西晋刘伶《酒德颂》，已突破了颂体文的框框，作者不颂帝德而颂酒德．在内容上有所创新，是颂文的变体。在体裁方面．颂文一般都是韵文，句式整齐，四字一句，三句一韵。魏晋以后，颂文前面可以有序，但序不押韵。颂行文雍容不迫．语言丰盛华美，语句庄重典雅。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说："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　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宋真德秀说："赞颂体例，贵乎瞻丽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乃为佳作。"前期的颂文是可以刻石的，惟后世把刻石列入碑文类，颂才多不入石。

离合诗

杂体诗之一体，有数种。普通的一种是，在诗句内拆开字形，取其一半，再和另一字的一半拼成别的字。

因先离后合，所以称为“离合体”。实际上是一种文字游戏，无甚意义。这种诗体产生于汉魏六朝，如汉末孔融有《离合作郡名姓字诗》，南朝宋谢惠连有《离合诗二首》。后代也有人仿作，例如谢惠连《离合诗二首》的第一首：“放棹遵遥途，‘方’与情人别。‘啸’歌亦何言，‘肃’尔凌霜节。”“放”字去“方”为“文”，“啸”字去“肃”为“口”，“文”和“口”合成“各”字，以取其意。另外还有其它的变格。

座右铭

是铭文的一种。古人为了自警自戒，往往作铭文置于座位之右，时刻观览以提醒自己。最早的《座右铭》是西汉严遵所作。而影响最大的则是肖统《文选》所载崔瑗《座右铭》。吕延济题注说：“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手刃其仇。亡命　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崔瑗这篇座右铭较好地总结了封建社会中为人处世的经验，引起后世许多人模仿，因此，所谓“座右铭”也就成为自警自戒性铭文中相当流行的一体了。白居易作有《续座右铭》，他在序中说：“崔子玉（崔瑗字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座右铭”虽然也称铭，但一般都不刻石，除置于座位右侧外，白居易《续座右铭序》说，还可以书写在屋壁上。

唐传奇

我国古代小说之一体。指唐代作者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晚唐作家裴铏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题名“传奇”，后人相沿成习，把唐代小说概称为“传奇”。虽然宋代以后有些戏曲作品亦称传奇，但是，“唐传奇”仍是唐代短篇小说的专称。唐传奇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进入了成熟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小说也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词华丽，与六朝之初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从内容看，唐传奇逐渐摆脱了笔记小说只记述鬼神怪异和片断地描写人物言谈举止的狭小范围，开始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提出了反对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要求爱情婚姻自由、揭露腐朽的官场生活等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从文体特点看，唐传奇已具备了小说的各种要素，摆脱了真人真事的局限，具有较强的艺术概括力。无论在结构布局、人物刻画、环境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与笔记小说比较，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例如《霍小玉传》、《李娃传》、《柳毅传》等，均是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唐人小说，单篇有四十多篇，专集不下数十种，大都保存在宋代李昉编辑的《太平广记》中，少数散见于《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诸集里。鲁迅辑录的《唐宋传奇集》，至今仍是一个较好的选本。

诸宫调

宋、金、元说唱文学之一体。主要是以多种宫调曲子联套组成的形式，说唱情节较为复杂的故事。诸宫调在北宋中叶以后就风行于汴京了。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熙宁、元佑间，衮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士大夫皆传之”。今所能见的最早的诸宫调残本是宋代的《刘知远传》。金代董解元的《西

厢记诸宫调》使这种文体创作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由于它对元杂剧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所以有“北曲之祖”的美称。诸宫调的内容，有爱情题材，也有“扑刀杆棒，长枪大马”的题材，其中有的直接取材于唐宋传奇，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是根据元稹的《莺莺传》改创的。诸宫调的体式，是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来演长篇故事。诸宫调曲多白少，说白平淡无奇，曲文中多叙述成份，也有故事中人物的唱词，部分唱词接近于戏剧中人物的直接吐露胸怀，能够造成一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真实感。同戏剧相比，它不受时间和场景的限制，通过反复吟咏，使故事得到自由地发展。

陶　真

一作“淘真”，古代说唱文学之一种。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云：“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说明它在南宋临安一带是受农民欢迎的一种说唱艺术。明代流行于江浙等地。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陶真唱本今不存，仅郎英《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记述少量唱词，则为七字句，其词与今存明成化本说唱词话相似。但元末高则诚《琵琶记》剧中所演唱的陶真，则为“莲花落”。清代尚有陶真在杭州、南京演出的记载，见清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八、捧花生《画舫余谈》。一般认为陶真是弹词的前身，也有人认为是古代江南一带对一部分曲艺的统称。

十一画

教

王侯或上级对下级的教导、劝告、训戒、表彰、指示文辞。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说文解学》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秦制，王侯称教。到汉代，臣下也可用教。属教导者，如诸葛亮《与李丰教》；《汉书·郑弘传》载，郑弘为南阳太守时，“条教法度，为后所述。”属劝告者，如诸葛亮《答蒋琬教》。属训戒者，如王尊《敕掾功曹教》。属表彰者，如孔融《立郑公乡教》。属指示、命令者，如曹操《合肥密教》、《原贾逵教》等。教文篇幅短小，长者一二百字，短者仅两三句。尽管篇幅短小，却不乏佳作。例如诸葛亮《与李丰教》，写得语重心长，非常感人；而王尊《敕掾功曹教》，顾瑞屏评价说：“千载下读之尤不寒而栗，况丰采在当日哉！”

敕

亦作勅、勑，君王警饬臣下的文书。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也”。刘勰认为敕文就是诏书。敕体始于春秋时期，周穆王命郊父受敕宪，这是最早的敕文。《文心雕龙·诏策》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自汉至魏晋，除了皇帝用敕警饬官吏外，凡长官告谕僚属，尊长告戒子孙，都用敕，用散文写作。例如《世说新语·贤媛》云：“王经被

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南北朝以后，敕才作为朝廷的专用文体。唐制诏令类有七品：其四曰"发敕"，用以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或除官；五曰"敕旨"，用作百官奏请之事的施行；六曰"论事敕书"，用以戒约臣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异于旧则用之。总之，唐代用敕较为广泛，扩大了敕文的用途。其文体骈、散并用。宋代也有敕，用以晓谕军民的称做"敕牓"；赠封六品以下官吏的称为"敕命"。其体有散文，有四六。明代诸臣差遣，多予敕行，详载职守，申以勉词；而褒奖、责让，亦用敕，词皆散文。又六品以下的官吏赠封，亦称敕命，始兼四六。《清会典事例》十六《中书科建置》云："六品以下授以敕命"。

排　律

又称"长律"。是指每首超过四韵(八句)的长篇律诗。其用韵、平仄、对仗、黏对等一切格律形式都与律诗相同。排律之名首创于元代杨士宏，在此之前称为长律。排是排比的意思，是说它的体式特点是按照八句体律诗的粘对规则和中间对仗的形式一联联排比下去的。排律分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两种，跟八句体律诗一样，五言排律产生较早，齐梁时代已有试作，而七言排律，则是到盛唐以后才有的，故有"七言排律，创自老杜(杜甫)"(王世真《艺苑卮言》)的说法。排律从格律看，五言排律是五律的延长，七言排律是七律的延长，其延长的是对仗联数。排律除首尾两联或只是尾联不对仗外，其余无论多长，一律对仗。排律篇幅的长短，没有限制，可以从五韵十句起，一直写到一百多韵、二三百句。如杜甫、白居易、元稹都有百韵排律，宋代王禹偁《谪居感事》(五言)一诗，竟用了一百六十韵，共三百二十句。诗人写排律诗，往往喜欢在题中标明韵数，如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等。

铭

古代镌刻在器物、碑版上以称功德、述行迹或申戒鉴的文字。铭文始于商周时期，例如《礼记》中载有商汤时代的《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时期的铭文只铸刻在鼎、彝、尊、卣、剑、镜之类的器物上，一般称为铜器铭文。起初只记器名、物主名、工匠名等，后来则用以记述功德或警戒自勉。秦汉以后，"以石代金"(《文心雕龙·诔碑》)，刻于碑版的，称为碑铭。除了颂德记事外，还有一种警戒性的铭文：有的题写或勒刻在身边日常器物或居室的，称为器物居室铭，这类铭文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最为有名；有的立石勒刻在某些名山大川的，称为山川铭，如晋张载《剑阁铭》；有的题写后置于身边座旁，以备随时观览提醒自己的，称为座右铭。从文体看，铭文一般都是韵文，多为四字句，也有少数是用散文写的。陆机《文赋》说："铭博约而温润"。意思是说铭文的写作应是在内容充实的基础上，要求文句简约，出语温和、圆润。林琴南在《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四》中解释刘勰《文心雕龙·箴铭》所谓"铭兼褒赞，体贵弘润"时说："弘润非圆滑之谓也，辞高而识远，故弘；文简而句泽，故润"。

移

古代公牍文之一体。是不相统属的官府之间的往来书信。“移”与“檄”体相近，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它们作为一类列入《檄移》篇。因为早期的檄文不专用于军事征讨，既可作军事文告，也可作一般文告使用，在这一点上，移和檄的作用相似。从内容看，移和檄都有劝告、指责的意思。例如汉代刘歆的《移太常博士》，就是以官府书信的形式“责让”五经博士的，《文心雕龙》推崇这篇文章为“文移之首”。移这种文体也可用在军事方面，据《艺文类聚》五十九记载，成都王颖讨伐把持朝政的羊玄之、皇甫商等，陆机为之作《移百官》以声讨其罪行。但此文已经失传，刘勰认为这篇移文为“武移”之首。有的文章并非公文也称作“移”，实是移文之变体。例如南北朝孔稚珪所作的《北山移文》，是借公文的形式，假托山神的口气，谴责周颙隐居不终、出山做官的行为。

笺

古代公牍文之一体。“笺”亦作“牋”。古代以竹片作书称之为“笺”，以木片作书称之为“牋”，两者只是所用的书写材料相异，而用竹片的笺实和用木片的牋相同。后世发明纸后，写诗的专用纸仍称诗笺，写信的专用纸仍称信笺。笺施之尊贵者为多，一般是臣下向皇室后妃、太子、诸王表示谢意或贺忱的信件，但不用于向皇帝上书。例如刘禹锡同是祝贺皇室册立太子，写给皇帝的称表(《贺册皇太子表》)，写给太子的就用笺(《贺太子笺》)。虽然魏吴质有《致魏文帝笺》，梁任昉有《百辟劝今上笺》，但考其年代，都在他们接位做皇帝之前，于体亦合。笺体一般都是下对上用，但也有例外，如晋简文帝有《遗会稽王牋》，是上对下用，但这种例子不多见。笺有骈、散两体。《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原牋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于书。”可见和启一样，笺也是介于书和表之间的一种文体。

盘中诗

杂体诗的一体，因其诗写在盘中，故名。其代表作是苏伯玉之妻怀念她丈夫的一首诗。关于这首诗产生的年代还未有定论，一说是汉代，一说在晋代，因《玉台新咏》把这首诗列在晋傅玄的诗后，没有署明作者，故论者断定为傅玄所作。诗中叙述苏伯玉出使蜀地，积久不归，他在长安的妻子作这首诗寄给他，以倾述思念之情。全诗共计一百六十八字，二十七韵，以三字句为主，也掺杂了少量的七字句。传说诗写在盘中，屈曲成文，暗含婉转缠绵之意。其读法由末句提示的“当从中央周四角”推测，盘为方盘，诗在盘中当是螺旋式回旋，从中央到四角，成圈套体。全诗为：“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稀。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中心悲。北堂上，西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智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逸事状

传记文的一种。其性质与行状相近，所不同的是逸事状只记逸事，而不象行状那样全面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记述逸事也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选择地记录那些能说明死者功业、德行的事情。材料要翔实可靠，不可捕风捉影。例如柳宗元《段太尉（秀实）逸事状》只写了段秀实三件事，却集中表现了死者刚正不阿、不畏强暴、对民慈惠、廉洁而有远见的性格和品德。逸事状也有一定的格式，如《段太尉（秀实）逸事状》结尾是："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员柳宗元谨上史馆。……或恐尚遗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私于执事。谨状"。

章

奏议之一体，是臣下向皇帝谢恩的文书。按汉代制度，群臣向皇帝上书有章、表、奏、驳议之别，后来亦称向皇帝上陈的文书为"章奏"。《汉书·魏相传》说："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在汉代，章的功用是向皇上谢恩，其格式如蔡邕《独断》说："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章回小说

长篇小说体裁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其文体特点是：①分回标目。每部长篇小说分若干回，每回大都用七言对句标目；也有以七言对句为主，间以四言、五言、六言、八言、九言对句的。②每回开头都有"话说"、"却说"等形式；皆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地方戛然止住，制造悬念，以"粘住"读者；大多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有的用诗或对句作结。③由于受"说话"影响，故事一般都是"从头说起"，情节单线发展，段落整齐。有些章回有相对的独立故事，而回与回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部结构完整的作品。例如吴承恩《西游记》，以取经故事为全书的主线，本身又包含四十一个小故事，每个小故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结构上经过作者精心安排，取经故事统一于共同克服困难这一主题，统一于共同的主要人物性格，全书一百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吴敬梓《儒林外史》在形式上虽然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形象，但书中每个人物的故事起讫，一环套着一环，以内在联系结构全篇，故事情节并不松散。④诗、词、对句是章回小说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的章回小说每回开头都用诗或词引起下文；文中不时插入诗词，或以之描写山川景物，或以之描写人物像貌，或以之描写争斗情况，或以之表示作者对人物事件的态度和立场等，起到了调解散文枯燥的作用。

谕

诏令文之一体。是君王晓告臣民或官吏晓告僚属的文书。《说文解字》云："谕，晓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词。"《左传》载有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词，此为"谕"名之始。汉高祖入关，以约法三章谕告关中父老，从此"谕"与"告"合列。后世皇帝施于臣下的文书，称为"上谕"，亦称"谕旨"。清代制度规定：凡晓谕中外，以及京官自侍郎以上、外官自知府、总兵以上的升降调补，称为

“谕”，亦称“上谕”，通称“谕旨”。此外，臣下晓告其属僚的文书，亦称“谕”，如《诸葛亮集》中有《谕参佐停更》、《谕谏》等。

谚　语

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礼记》云：“谚，俗语也”。《说文解字》云：“谚，传言也”。《国语》“越语”韦注：“谚，俗之善谣也”。这些解释大都侧重语言方面，认为谚语是一种广泛流传的俗语，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谚语的某些特征。谚语源远流长，在先秦《易经》、《诗经》和诸子著作中，都保存了不少谚语。谚语的内容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生活经验，有的具有深刻的哲理和警戒意味。其特点是：形式短小，句式整齐，语言精炼，音韵和谐，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耐人寻味。如“斤鸡叫”仅三个字就总结出一条养鸡经验。又如“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句式整齐，层层递进，通过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官吏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谚语中还有一种结构独特的歇后语，由假托语与目的语两部分组成，后一部分由前一部分在语气和意念上自然引出，使用时往往省去后半部分。还有一种形象定型化的短语（即俗语），用在日常口语、对话中，使语言显得格外生动活泼，简练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谜　语

是民间文学中一种特殊的韵文形式。《说文解字》云：“谜，语言未明也，说文隐语也，从言、迷”。这说明谜语是一种有迷惑作用的语言形式。谜语的主要特征是：结构上由谜面、谜底两部分巧妙地组成。谜面叫喻体，是谜语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提出的问题；谜底叫本体，是谜语的题旨，问题的答案。底、面之间由事物的共同点联系。谜语对所要说的事物不作直接描写，而是通过隐喻、暗示手法概括事物的特征，让人根据暗示提供的线索，猜出这个事物来。正如《文心雕龙·谐隐》云：“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谜语不仅有谜的特点，还具有诗的特点，最常见的是四句式，每句以五言、七言为最多。谜语语言通俗、明净，音韵和谐，尤其那三三七句式，读来很象儿歌。根据谜底反映事物的性质，谜语可分为：物谜、事谜、字谜三类；根据构成谜语的方式，谜语的类别就更多种多样了。我国谜语题材广泛，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谜语的记载，诸子百家的文献中提到的“隐语”大体可看做当时的谜语作品，如荀子《蚕赋》。传说中汉代东方朔作的《蚊谜》更接近谜语。唐宋以来，谜语盛行，成为斗智和娱乐的重要形式之一。冯梦龙编有《黄山谜》一集。

弹　词

也称“南词”，说唱文学之一种。一般人认为形成于明代中叶，其前身为“陶真”或“词话”。但根据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载，杨廉夫（杨维真）避难吴中时，曾作《四游记弹词》。由此可见，在元末可能已有弹词了。弹词表演者大都一至三、四人，有说有唱或只唱不说。乐器多数以三弦、琵琶或月琴为主，以坐唱的形式自弹自唱。唱词基本上为七字句，也有穿插曲牌的，曲调、唱腔各

自不同，皆用当地方言说唱。目前已知弹词传统曲目有一百八十种以上，均为长篇，其中以《珍珠塔》、《玉蜻蜓》、《三笑》、《倭袍》等较著名。弹词因流行地区不同而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弹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等。

弹　事

也称弹章，奏议类之一体。是臣下向皇帝检举揭发官吏过失的奏疏。弹事文始于南北朝时期，特指御史中丞的劾奏。《魏书·孙惠蔚传》说："(崔)光以惠蔚书呈宰辅，乃召惠蔚与刑峦庭议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助峦，而峦理终屈，弹事遂寝。"萧统《文选》把"弹事"列为一类，载有任昉的弹事文《奏弹曹景宗一首》、《奏弹刘整一首》，还载有沈约的《奏弹王源一首》。刘勰认为弹事文实乃"按劾之奏"的异名，它们在功用和体制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文心雕龙·奏启》说："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弹事文的格式，开头是"御吏中丞某人稽首言"，正文部分为所弹何人何事，结尾则是臣某"谨具白简以闻"或"诚惶诚恐以闻"。

祭　文

是古代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最早见于东汉杜笃《祭延钟文》。古人在祭祀天地山川时，往往有祝祷性的文字，称祭文、祈文或祝文。后来丧葬亲友，也用祭文致追念哀悼之意。祭文一般是在举行祭奠仪式时宣读的，故有一个表示祭享的格式；一般开头有序，即"维……年……月……日，某某人仅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某人之灵"；中间主体部分叙述死者生前的功业或德行，抒发对死者哀悼之情；结尾则是"呜呼哀哉，尚飨！"这是一般祭文都使用的大同小异的格式。但唐代以后的祭文有的无序。祭文有散文、韵文两体，以用韵语为常。无论用散文写作还是用韵文写作，都要力求工整，注意声韵，便于诵读。文体有四言、六言、杂言、骚体、骈体等，以用四言和骚体写作的居多。在骈文盛行时期，祭文多用骈文写作。祭文与墓志不同，祭文多是作者为亡亲故友所作，偏重于对死者的追悼哀痛，虽也追记生平、称颂死者，但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所谓"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见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因此祭文多带有抒情性。我国历代所写的祭文中不乏佳作，例如南梁女作家刘令娴的《祭夫徐敬业文》、宋代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等，都写得情深意挚，十分感人。特别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被后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十二画

散　曲

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长短句。无宾、白、科、介，有别于剧曲。它和词相类，属于诗歌。散曲主要是在金代"俗谣俚曲"（金刘郎《归潜志》）的基础上，在北方少数民族民歌音乐的影响下，并部分吸收了宋词的成就而形成的合乐新诗体。散曲又称"清曲"或"清唱"，它只伴弦索乐器而不需要借助锣鼓等大型打击乐器。散曲产生于金、元时期，盛行于元、明两代。近人隋树森编纂的

《全元散曲》，收有名姓可考的散曲作者二百多人，作品有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套。散曲主要有“叶儿”和“套数”两体。曲有曲调，每个曲调的名称叫做“曲牌”，而众多的曲牌，在音乐上又是隶属于不同的“宫调”。曲与词不同，它在每只曲词或一套曲词的前面，除了标明曲牌名称以外，一般还要标示出它属于哪一宫调，如《南吕宫·四块玉》就是表示“四块玉”这只曲调(曲牌)是属于“南吕宫”的。如果是套数，只在开首的一只曲调前标明就可以了。令曲有时宫调名可省，而套数是必须标出的。曲词是按照曲调的拍节、长短来写的，每个曲调都有固定的调式，但也有少数曲调字句不拘、可以增减。另外，同一曲调往往另有别名，有的还不只一个，如“喜春来”又名“阳春曲”；“水仙令”又名“凌波仙”、“湘妃怨”、“冯夷曲”等。曲调(曲牌)并不是曲的题目，作者可以根据内容需要拟题。散曲作品一般都有一个简单的题目，如《闺情》、《别情》、《送客之武昌》等。偶尔也有加序的，如冯子振《正宫·鹦鹉曲》，除标题之外，还加写了小序。曲同词一样，都讲声律平仄，但也有不同。第一，曲有地方性，北曲的声律主要是按照当时的大都(今北京)的语音制定的。曲句整个都要讲平仄协调，特别是末句要求尤为严格，有些曲调在曲谱上都注明必须用某种格式，如《仙吕宫·醉中天》末句必须是“平平仄仄平平”。第二，曲与近体诗在押韵上有显著不同。诗只用平声字做韵脚，不用仄声韵，而曲却不避仄声韵，以平仄通押为常规，并且不避“重韵”。此外，曲句除了每句规定的字数外，还可以加添衬字，运用口语来增强表现力。衬字可以加在句子的首部，也可加在句子当中，可以是虚词，也可以是实词。加添衬字要以不妨碍词中的正字吐音清晰为原则。

散体大赋

汉代赋体作品。又称汉大赋。特点是韵散间出，散文意味重，而且一般篇幅较长，规模较大，多采用主客问答方式，赋文前面往往有专门的序言，说明创作的缘由和主旨，如班固的《两都赋序》。赋文本身分“首、中、尾”三部分。“首”起引子作用，一般通过赋中人物的简单对话介绍问对的缘由；“中”是赋的主要内容，由假设的“主”或“客”的高谈阔论构成。“尾”有一定模式，在主客对话的赋中，必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而告终；在非主客问答的赋里，“尾”则往往采用楚辞的“乱曰”、“辞曰”作结，如扬雄的《甘泉赋》。汉大赋的问答体，一般首尾用散文，中间部分用韵文，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非问答体则前序用散文，中部、结尾用韵文。韵文以四言六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七言以至更长的句子，并常用楚辞的“兮”字，如贾谊《吊屈原赋》。在节与节之间，多用散文性的关联词语，如“于是乎”、“若夫”、“岂必”等。汉大赋的语言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创作手法铺张扬厉、如扬雄的《解嘲》，就铺陈许多故事来为自己的“为官之拓落”辩解；题材以描写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等宏大事物为主，临近终篇，也往往寄托一些讽喻君王励精图治的思想，但往往不免“讽一而劝百”，积极作用不大。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其内容就是细腻夸

张地描写上林苑的水势、山形、虫鱼、鸟兽、草木、珠玉、宫馆等景物，和皇帝在苑中田猎、宴乐等情况。班固的《两都赋》也属此种类型。

赋

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重要体裁之一。它产生于战国后期，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是荀况，他的文集《荀子》中有《赋篇》。楚国宋玉发展了赋体文学，并著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十篇。到了汉代，赋进入成熟、繁荣时期，以后历代均有所作。其发展、演变如徐师曾《文体明辨》所说：“三国、两晋及六朝，(古赋)再变而为俳(赋)，唐人又再变而为律(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赋)。”到了清代，一般又把八股文的股对程式引至赋作中来，从内容到形式已和制举文字一样进入末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咏物说理是赋的主要内容；铺陈文采辞藻是赋形式上的主要特点。赋的句子比楚辞进一步散文化。运用关联语，每句字数不限，以四言、六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七言以至八言。

跋

是写在书后、文后的说明文字或议论文字。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也；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跋文在汉、晋时代还没有。唐代称“题某”、“读某”、“书某”，实际上就是“跋”。例如李翱有《题燕太子丹传后》，韩愈有《读荀子》等。称“跋”，最早见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若干篇，如《隋太平寺碑跋》等。一般来说，跋文比序文简括，它不如序那样详细丰富，语言也更为简劲、峭拔，内容有对著作的评价，有对书、文、画、金石碑文源流、真伪的考订、释疑，有读著作的心得体会，也包括作者除序之外还有不尽之意，把它写在后面。跋文实际上是对序文的一种补充。跋文都是用散文体写的，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以论说为主；一类是文学性的，以记叙为主。后者如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就是一篇简洁、生动的记序文。

嵌字诗

杂体诗之一体。出于某种需要，或者为了使语言趣味化、形象化，故意把几个特定的字或物名镶嵌在诗句之中，故称“嵌字诗”。如《西游记》三十六回中唐僧所吟之诗，就嵌入了“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等九种中草药名。王安石诗《老景》：“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绕屋褚先生，萧萧何所直。每嫌柳浑青，追恨李太白。多谢安石榴，向人红蕊拆。”其中，嵌入“褚先生”、“萧何”、“柳浑”、“李太白”、“谢安”等几个古人名。还有嵌入数字的，如南朝鲍照的《数名诗》及《西游记》三十六回中一首描写黄昏的诗，都嵌入了一至十的数字。齐朝王融《奉和竟陵王郡县名》一诗中，嵌入了：荔浦、虚丘，广牧、平洲、曾山、方渠、阳台、阴馆、东光、西华、端陵、测水、曲阜、平

台、茂陵、郑衮、信都、河间、南海……等郡县名。

寓 言

是一些寄托了劝喻或讽刺意义的各种短小精悍的故事。它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物喻人，使得深奥的事理从具体浅显的故事中体现出来。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型，经历了先秦哲理寓言、两汉劝戒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讽刺寓言、明清诙谐寓言等五个发展阶段，作品达两千则以上。其名始见于《庄子·寓言篇》。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寓言”并未成为此种文体的共同名称，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称谓各异：《韩非子》称“储说”，刘向在《笔录》中称“偶言”，魏晋南北朝称“譬喻”，《伊索寓言》明末传入中国，译名为“况义”；一些作者借其它文体形式来创作寓言，则有“戒”，“说”、“传”、“志”、“言”之名。我国古代寓言内容极为丰富，写作方法千姿百态，其突出特点是：第一，结构分为两部分，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点明寓意的方法多种多样：或作者直接评论；或借重要名人的话；或由故事中的人物说出；或增加一个旁观的评论者；还可以归类编排，统一说明寓意，如《韩非子·储说》；也有寓意不说出，让读者自己去领会故事的寓意的。第二，篇幅灵活，结构宏伟。篇幅短的只有一、二十字，如《韩非子·说林下》的《蜮虫》仅十六字；篇幅长的则多达数千字，如《中山狼传》。《韩非子》的内外《储说》收寓言两百多则，分六个大群，三十三个小群，中心突出，布置分明，创造了“寓言群”这种宏伟的结构体制。第三，题材广泛，风格多样，针对性强。除动植物故事外，还有生活故事，历史故事，鬼神志怪，笑话等。就风格而言，在先秦就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寓言故事，如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寓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寓言，柳宗元的幽深，苏东坡的诙谐，刘基的渊博而敏锐，江盈科的俚俗而锋利等。古代寓言有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有的往往直接干预政治生活。我国是世界寓言的三大发源地之一，与百家争鸣有机结合的富于伦理政治色彩的先秦寓言，对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道 情

说唱文学之一种。渊源于唐代《九真》、《承天》等道曲，以道教故事为题材。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载：“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宋高宗)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则当时道情与鼓子词的说唱底本相通。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为伴奏乐器，因此也叫“渔鼓”。元杂剧《岳阳楼》、《竹叶舟》等剧中均有穿插演唱。明清以来流传甚广，并有以七言为主的唱词体制，题材也有所扩大。近代流行在各地的道情不下数十种，大多以流行地区定名，如浙江有温州道情、义乌道情、东阳道情，山西有洪赵道情、神池道情、临县道情等；也有称渔鼓的，如湖北渔鼓、湖南渔鼓等；在四川称竹琴；江西有些地区称“古文”，如南康古文、于都古文。流行在各地的道情、渔鼓等均与当地的民歌小调结合，或吸收戏曲、曲艺的唱词，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唱词大多以七言为主，音乐上为主曲体；少数唱曲牌，唱词为长短句。伴奏乐器除渔

鼓、简板外，有的还增添了弦乐和打击乐。多数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也有只唱不说的。

骚 体

又称楚辞体。是公元前四世纪，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在当地民歌形式的基础上，运用楚声和方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这种文体的特点，从内容看，多是批判现实社会，抒发个人忧愤忧思的。在表现手法和风格上，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想象丰富瑰奇，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楚辞体受"巫歌"的深刻影响，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做为乐章的某种体制，如《离骚》、《涉江》、《哀郢》、《招魂》等都有"乱辞"这一乐章中的专用名词(即乐曲的尾声部分)。而《抽思》除"乱辞"外，还有所谓"少歌"、"倡"等名目，这些都是乐曲中章节性质的名称。在句式上，"楚辞"体作品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体，而以六言为主，杂以五、七言，使句式参差错落，更加灵活、自由，并大致以四句为一小节，两句为一组。如《离骚》和《九章》基本上是六字句；而《九歌》除六字句外，还用了大量的五字、七字句。口语虚词和楚地方言土语在诗中大量运用，特别是语助词"兮"字大量而广泛运用，是楚辞体很显著的一个特点，这使楚辞体作品更口语化、通俗化、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兮"字在"楚辞"中，或放句末起表情作用；或镶嵌句中，起停顿作用，用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有时代替某些虚词起语法作用。"楚辞"有显示全篇主题思想的标题，如《离骚》、《天问》、《桔颂》、《哀郢》等。"楚辞"这种文体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影响很大，"风"和"骚"是古人对诗歌所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它对赋体的形成，对五、七言诗的发展都有引导和促成的作用。

十三画

鼓 词

明清时期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说唱文学，是一种上下句结构的诗赞系曲种。始于明末清初，当时人贾凫作有《木皮散人鼓词》。一般人认为，鼓词即大鼓的旧称，即鼓书，也就是后世的大鼓唱词。一般为七言句(也有少数是十字句的)，分为三段节奏，采取二二三句式。上句结尾一字仄声，下句结尾一字平声。全篇不超过一二百句，至多演唱一二十分钟。这是一种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艺术形式。由于容量有限，每篇大多写一人一事，主题单纯，人物关系也不繁杂；因是唱故事，故以情节取胜，常常富有性格冲突和故事波澜，情节具有曲折连贯、有起伏和跌宕的特点。唱词或采用写意、白描手法；或采用反复、对比，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准确、简练、生动，通俗浅显，听起来声声入耳。词中人物性格的展示主要靠行动和语言，肖象和心理描写不是主要的；而环境和景物描写非常突出，把叙述与描写、描写与抒情有机结合起来。鼓词的叙述多采取开门见山式的"正叙"，把故事有层次地展示出来。线索清楚，头绪简单，通常通过一个主要人物的行动，把周围的一切引发、映衬出来。也有的唱词采取话分两头的方法，以两个人物

或事件为线索，穿插交错叙述。鼓词的结尾多种多样，一般都在故事高潮处煞尾，干脆利落，含蓄隽永；也有的以诗篇概括全篇，点明主题，与开头呼应。传统鼓词题材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三国》、《水浒》、《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少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依据鼓词流行的地区分类取名的有以下几种：清代流行于河北的有《木板大鼓》、《河西大鼓》、《乐亭大鼓》；流行于北京的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鼓词主要唱腔有：慢板、紧板、垛板、住板等。一人演唱，演员自击鼓板。伴奏乐器有三弦、四胡、琵琶等。

墓志铭

古代墓碑文的一种。亦称埋铭、圹铭、圹志等，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碑文。墓志铭始于魏晋时期。秦汉以来，立碑之风极盛。曹操曾下令禁止厚葬和立碑。死者亲属惧年深日久地形变迁，后代子孙难以辨认先人陵墓，于是把刻石埋在墓圹中，即所谓墓志铭。后来晋武帝废除了曹操的立碑禁令，于是碑表和墓志铭同时流行起来。墓志铭一般是两块方石，一底一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某朝某官某人墓志），底盖相合，埋于距棺椁三尺处。墓志铭的内容初期与后世有所不同，最初是由死者家属题词，一般只刻死者的官位、氏系和死亡、安葬时间，还没有成为我们所说的文章；从南朝起，便增加了死者生前的业绩、功德等内容，而且多请文人代笔，从此成为定制，墓志铭才作为一种文体进入文学领域。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即序文，无韵；铭是韵文。也有少数有序无铭或有铭无序的，是为变体。前者如韩愈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后者如《卢浑墓志铭》。也有铭文不用韵语的，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韵语通常为四字句，但也有三言、七言、杂言和骚体的。墓志铭在南北朝时期完全是由骈俪写作，以庾信《吴明彻墓志铭》写得最好，被骈文家誉为“志文绝唱”。后来唐宋八大家把墓志铭的写作推向顶峰，特别是韩愈写的墓志铭，被后人评价为“空前绝后”。他不仅彻底根绝了骈俪之体，恢复了古代碑志肃穆简古的风格，而且在立意、谋篇、遣词造句上也都有许多创造和发展。

墓表文

墓碑文之一体。其别称有神道表、阡表、殡表、灵表等。是立在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文辞。以东汉安帝时的《谒者景君墓表》为最早。此体官、民均可用。《碑版广例》卷九说：“墓表与神道表异名同物，故墓表之有铭者亦多”。宋代以前的墓表有序有铭，宋代以后凡称“表”的全是散文，不再有后面的韵语了。宋代欧阳修的《泷岗阡表》是墓表文中的名篇。阡，是墓道，“阡表”就是立于墓道的碑文，与神道碑同义。这篇表文是欧阳修为其父崇公、母郑氏在沙溪泷岗合葬时所写的碑文。它完全打破了平叙死者生平、直接褒扬先人德行的旧套，而用母亲的口，转述父亲的盛德遗训，象回忆录似地款款而叙，令人感到真实、亲切，富有生活气息。沈德潜在评论此文时说：“不特不铺陈已之显扬，并不实陈崇公行事，只从太夫人语中转一二，而崇之为孝子仁人，足以庇赖其子孙者，千古如见，此至文也！”

墓碑文

碑文类别之一。古代立在墓前和埋在墓圹里的刻石文辞，记载死者的生平事迹，包括姓名、籍贯、世系、业绩、享年多少、死亡和安葬时间、地点，以及后人的情况等。古代的墓碑，又分为埋于地下的和立于地上的两种，埋在墓圹里的碑文称为墓志铭，立在墓前的碑文称为墓碑文或墓表文，总称墓碑文。墓碑文的名称很多，有墓碑、墓表、阡表、神道碑、神道碑铭、墓碣、墓铭、墓志、墓志铭，等等。墓志铭又有许多异名简称，如"葬志"、"埋铭"、"圹志"、"圹铭"等；又由于墓葬时的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如未葬而权寄灵榇的称"权厝铭"；死于外地而后归葬的称"归祔志"；葬于外地而后迁归的称"迁祔志"。佛教长老圆寂后立塔，故有塔碑铭。墓志铭一般刻于石，刻于砖的称"墓砖记"、"墓砖铭"。尽管墓碑文的名目繁多，但性质都是一样的。志铭必须作于下葬之前，随同棺椁埋入圹穴；而碑表则可作于下葬之前，也可作于下葬之后。例如王安石的《检校太尉赠侍中正惠马公神道碑》作于嘉佑七年，而马正惠早在天禧三年就下葬了。古代的墓碑文字，包括墓表、墓志铭在内，最初本以所谓古朴清雅为正宗。南北朝时，词尚华丽，一般都脱离不了那种"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俗套。但这种极易失于呆板、流于俗套的文体，到了唐、宋文学家手里，却能叙事生动，传达出美好的感情。墓碑文大多有志有铭，志用散体，铭用韵语。但后世也有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的，也有铭文用散体的，有的在志铭前又另加序，称"墓志铭并序"。这是因为后世逐渐以志文为主，形成了以志文为中心的前序、后铭的体例。墓碑文一般都是死者亲属请人代笔写的，旨在褒扬，并非全面评价死者的功过，故多过美不实之辞，正所谓"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汉书·郭泰传》说："蔡邕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墓碣文

墓表文的一种。古代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碑文。墓碣，最初也是墓碑的意思，唐代以后则规定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用碑或用碣，是以死者临终时的官阶而定。碑和碣的区别在于石刻形状、高低的不同。《文体通论》说："石，方曰碑，圆曰碣。"《唐六曲》说："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高不过四尺。若隐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但从刻石撰文的文章体式上看，碑和碣并无多大区别。

碑　文

又称为碑志、碑铭。是刻在石碑上的文辞。所谓碑，本是古人置于宫室、庙宇、学校前面的石桩，或用来"识日影"以判断时间；或用以拴牲畜。此外，古代落葬时，用绳牵引棺柩，悬系入圹。碑最初又是拴系牵绳的木石桩子。后来发展到在这些石桩上刻字记事，因而产生了碑文。王兆芳《文体通释》说："碑者，竖石也。右宫庙庠序之庭碑，以石丽牲，识日景；封圹之丰碑，以木悬棺绋，汉以记功德。"汉代以后，碑铭渐盛，种类繁多，"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

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古代的碑文，按其用途和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纪功德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碑文一般都是前有序，后有铭，但也有少数没有铭的。序为散体，铭文以押韵为常，以散体文为变体。韵语以四言为正体，骚体句和三、五、七言为变体。一般来说，唐代以前的铭文比较整齐、严格，或用四言句，或用骚体句，唐以后就比较自由了。碑文是记事文体，以叙事为主。唐以后的碑文有时杂以议论，有的甚至以议论为主，是碑文的变体。梁元帝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说，一篇好的碑文应该是：“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遂言深。”

盟 书

是古人在神前誓约结盟而宣读的文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盟书列为一体。《礼记·曲礼》(下)说：“约信曰誓，涖牲曰盟。”《疏》云：“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上，割牲牛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插血而读书。”《左传·僖》二八年：“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古代盟誓的文书称做“盟书”，也称“载书”。古之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所。盟书盛于春秋战国时期。汉高祖与诸功臣也有河山之誓(见《史记》高祖功臣年表)；后汉诸牧守大会酸枣，插血为盟，共赴国难，讨伐董卓。(事见《后汉书·臧洪传》)，这篇盟书写得“气截云蜺。”(《文心雕龙·祝盟》)刘琨《与段匹蝉盟文》，也是写得比较好的。《文心雕龙·祝盟》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这段文字准确地道出了盟书的文体特点。

解

论说文的一体。是解释疑难性的文章。这类文章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假设问答，先假托有人提出某种疑问或疑惑，然后再加以解释。此类文章始于扬雄的《解嘲》，韩愈模仿之作《进学解》，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这些作品多借问答方式，表白作者的身世，发泄某种不平；铺陈辞藻似赋，具有文学创作性质，因而文学性较强。另一类则是解释某类问题或书中的某些语句而作，如韩愈《获麟解》，就是对古代传说中所谓琪麟出没情况进行解说。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是解说作者与刘禹锡唱和诗集的结撰情况。明代以后，一些读书心得性的文字，多用“解”名篇，如《陈确集》中有《性解》、《学解》、《颜子好学解》等。还有以“释”名篇的，如蔡邕《释诲》，黄甫谧《释劝》，魏源《释江源》、《释云梦》等。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文既有解，又复有释，则释者，解之别名也”。这类解文实际上与“说”无多大区别。

新乐府

是用新题创作而播之乐曲的诗，和古乐府相对而称。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等，继承和发扬了古乐府以来的

现实主义传统，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用新乐府诗体描写社会生活，反映人民疾苦，目的是“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以达到改良政治的作用。新乐府诗体的特点，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意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创作新乐府诗五十首，实践了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例如《折臂翁》、《上阳人》、《卖炭翁》、《买花》、《缚戎人》等篇，都体现了作者上述新乐府诗体的特点。

新体诗

又称“永明体”、“齐梁体”。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一种接近于律诗的新诗体，它仍属于古体诗的范畴。《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号为永明体”。沈约是永明体的主要创始人，他所持的诗歌理论和作诗方法是：“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提出写诗必须避免八种音律上的毛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沈约对于诗律的要求和安排，是以五言诗的一联两句为单位的，也就是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两句之中，平仄相对。这就是所谓“永明体”或“齐梁体”的基本格式。为了保证律联的声律结构不被破坏，又用“四忌八病”来加以防范和具体说明。但“齐梁体”并未解决一篇诗中的各联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就产生了一句之中有变化，一联为单位也有变化，而在一联以上的整个诗篇中，则表现出单调、重复，缺少联系，以至在声律上造成了平板之感。新体诗的功绩在于它解决了中国古代格律诗最重要的基本单位——律联问题，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十四画

歌　行

古代诗歌的一体。汉魏以下的文人仿作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颇多。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放情长言，杂而无方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在古体诗中采用歌、行等名称的，实际并无严格区别。歌行体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句式参差，富于变化。多以五言、七言句式为主，根据作者达情、叙事的需要，可以兼用杂言，甚至还可用散文句式、语气词入诗。押韵、转韵也很自由；总之歌行体形式灵活，篇幅一般较长，便于抒情叙事。有些歌行体诗，题目上并不一定标有“歌”或“行”的字样。唐代歌行体尤盛行，如杜甫的《兵车行》；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等。

歌 谣

是民歌、民谣的统称，属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歌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是劳动人民集体口头诗歌创作；其中一部分经过文人的加工和删改，用文字记录保存下来。我国民间歌谣的真正历史大致是从周代开始的，《易经》中已有原始的歌谣记载。古代歌谣内容很广，种类繁多。其总特点是：篇幅短小精悍，词句简练，抒情性强；大多押韵，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古代歌与谣本没有严格的界线，古人一般以“有章曲为歌，无章曲为谣”来区别。

赚 词

宋代说唱文学之一种。是唱赚所用的脚本。而唱赚中题材为男女爱情及战争故事者，又称为“复赚”。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云：“今又有复赚，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赚词起源于北宋的“缠令”、“缠达”，它们是赚词的早期形式。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据《都城纪胜》记载，首创赚词的是高宗时著名唱赚艺人张五牛：“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篩扬处是也，遂撰为赚”。《武林旧事》说，南宋书会人李霜涯以善作赚词而著名。“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小唱、要令、蕃曲、叫声诸家腔谱也。”（见耐得翁《都城纪胜》）元刊本《事林广记》载有《圆里圆赚》，其结构为集合若干曲调为一套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中间有以《赚》为名之曲调，以叙述一段故事。近人王国维认为，《圆里圆赚》系宋人所作赚词。南宋时，赚词盛行于临安等地，当时临安唱赚艺人有数十人之多。唱赚以及当时流行的转踏、曲破、大曲、鼓子词、诸宫调等艺术形式，虽然也有故事，甚至已把歌舞和表演故事结合在一起了，但它们与戏剧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没有从叙事体向代言体过渡。

演 义

古代长篇小说体裁之一。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例如《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在《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释，并吸收了有关的故事传说和戏曲材料敷演成文的。演义的题材取之于史传，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不能随意改变；但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题下，可以删繁就简，添枝加叶，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清章学诚《丙辰劄记》说：《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正说明历史演义内容的特点。在文体方面，“演义”具有“章回”的一般特点。在语言上，“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一般是文言、白话间杂。我国古代演义小说甚多，除少数优秀作品外，大部分演义作品拘泥于历史事实，结构不够严谨，情节时有疏漏，尤其是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艺术水平一般不高。

十五画

辘轳体

杂体诗之一体。作此体者须作五

言或七言律诗五首，将第一首起韵的第一句全句，分别置于其它四首押韵的四个位置中，在第二首为第二句，第三首为第四句，第四首为第六句，第五首为末句。即第一首首句与第二首第二句、第三首第四句，第四首第六句、第五首末句相同。五首诗的韵节如辘轳旋转而下，所以称“辘轳体”。

题　辞

文体名。徐师曾《文体明辨》说：“又有题辞，所以题号其书之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若汉赵岐作‘孟子题辞’，其文稍烦；而宋朱子做之作‘小学题辞’，更为韵语。”题辞主要用来对著作表示赞扬、评议或叙述读后感想的。其性质与序、跋相近，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序、跋在古代一般放在书的后面，而题辞则放在书的前面；序、跋是用散文写的，而题辞则大多是韵语；同序、跋相比，题辞篇幅更为短小。

箴

是以规劝、告戒为内容的韵文。箴这一名称，是由古代用针石治病转借而来。古代针用竹制，后用金属，故“箴”即古针字。所以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也说：“箴者，谏诲之辞，若箴之疗疾，故名箴”。古代箴文分为“官箴”和“私箴”两类。早期的箴文有谏书的性质，是臣下对君王或上级官员的劝谏文章；后世则出现了一般人自警自戒的作品，即所谓私箴。关于箴体的起源，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说：“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夏箴与商箴的残句，分别保留在《逸周书·文传解》和《吕氏春秋·应同篇》中，仅各存两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箴文，是载录于《左传·襄公四年》的《虞人之箴》。据说这篇箴文是周武王时主管田猎的官“虞人”所撰，文中用夏朝后羿沉迷于田猎、贻误国事的典故，来劝谏周武王的。它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押韵短文，后世称之为“虞箴”，被当作“官箴”的典范。汉代扬雄仿照《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共三十七篇。后有九篇亡阙，经崔骃、崔瑗、胡广等人增补续作，成四十八篇，号称《百官箴》。箴体到了扬雄手里已经完全成熟了。东汉末潘勖，晋代温峤、王济、潘尼，均有所作。而潘尼的《乘与箴》，前有长序，后有箴词，序用散体，箴词用韵语，序、词相加，近两千字，是箴文中罕见的长篇。唐宋以后，官箴渐少，而南宋陈亮《上光宗皇帝鉴成箴》用四言兼少数长句写成，文达气畅，且颇富感情和文采，是官箴中的一篇佳品。后来出现了自警自戒的作品，以至一般劝世文之类，即所谓“私箴”。这类文章以韩愈《五箴》(《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最为有名。作者在序中说：“作《五箴》以讼其恶云”。这就是说，韩愈作《五箴》是为了揭露自己身上的缺点、过失，为求得改正。箴为韵文，一般都是四字句，或以四字句为主，间以散句。早期箴文没有序，后人写作箴文有的前面有序，说明作箴的宗旨。序文一般是散体；也有是韵语的，如柳宗元的《师友箴》。私箴为自责悔过之文，当以反省深刻、态度诚恳为长，语言要求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所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说：“其辞尤质，而意尤深”。

藏头诗

杂体诗之一体。又名“藏头格”。有三种说法：一，谓作律诗在末联方点明题意。《冰川诗式》：“藏头格：首联与中二联六句皆具言所寓之景与情而不含题意，至结联方说题之意，是谓藏头。”二，“歇后诗”之对称，将诗句头一字暗藏于末一字中。《诗体明辨》：“藏头诗，每句头字皆藏于每句尾字也。”三，将所言之事分藏于诗句之首，如《水浒传》吴用题卢俊义宅中诗，即于四句首字中暗藏“卢俊义反”四字。

赠　序

古代以“序”名篇的文章，有赠序一类，是专门为送别亲友、门生故吏而写的。在文体分类上，过去把它与序、跋合为一类，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才把它单独列出，称为赠序类。姚鼐认为赠序文，乃是古代“君子赠人以言”的遗志，跟序跋类的序文，性质上是不同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惜别”和“赠言”，有的甚至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文学理论等发表作者的看法。赠序虽与序跋之序有别，但赠序可以说是诗集序演变而来的。此种文体始于晋代，如傅玄有《赠扶风马钧序》、潘尼有《赠李二郎诗序》等，但这一文体的盛行，却在唐宋时期。古代文人在亲朋师友离别之际，常常设宴饯别，在别宴上又往往饮酒赋诗，诗成，则由在场的某人为之作序。这种序一般冠之以“赠某某诗序”或“送某某序”。后来，则发展到虽无饯别聚会或赠诗，而送别者也写一篇表示惜别、祝愿与劝勉的文字相赠，这样，赠序就割断了与序跋之序的关系。宋、明以后，赠序才逐渐成为单纯赠别之作了。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以前，赠序受齐梁文风的影响，多是用骈文写成的，差不多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式：通常把将行者夸赞一番，再表示自己的惜别之情，然后对行者表示祝愿，进行宽慰，以期再会。到了韩愈、柳宗元时，扩大了赠序文的内容，他们在赠序中，除了一般地叙友谊、道别情外，还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地充实了赠序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法上也灵活多样，往往把叙事、说理和抒情结合起来。韩、柳所写的赠序文造诣甚高，特别是韩愈，姚鼐称他的赠序文“冠绝前后作者”。他的《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被认为是赠序文中的名篇，深为后人称道。

赞

是赞美、评述的文字。《文心雕龙·颂赞》说：“赞者，明也，助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也说：“盖义有未明，赖赞以助之”。例如班固《汉书》中的“纪”、“传”后面都有一篇“赞”，往往就是对“纪”、“传”的补充和评论，内容有褒有贬，并不都是赞美之辞。后人只对肯定的人和事用赞，如《明史·流贼传》，因“其人非善，则亦不赞”。所以赞就成为褒美的专用文体，也就与颂体相通了。关于赞体的起源，《文心雕龙·颂赞》说：“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舜为禹宾，乐正进赞，此事见于《尚书·大传》。徐师曾《文体明辨》说：“赞体有三：一曰‘杂赞’，意专褒美，若诸集所载人物、文章、书画诸赞是也。二曰‘哀赞’，哀人之殁，而述德以赞之者也。三曰‘史赞’，词兼褒贬，若《史记》、《索隐》、《东汉(书)》、

《晋书》诸赞是也。”赞有散文和韵文两体，散体如《史记》，韵体如《汉书》等。韵体赞一般都是四字句，一韵到底。但也有例外，如《汉书》的赞文有时也换韵。《文心雕龙·颂赞》说：“(赞)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这几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赞体的特点。

辩

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一体。是辩析与反驳的文章，即辩别道理是非，反驳别人的论点。这种文体首要任务在破，有破有立，总的目的在于阐明作者的观点和主张。“辩”与“辨”古代通用，作为文体，唐代以前用“辨”，唐代以后用“辩”。辩体文产生于先秦诸子著作，其中有些文章就是辩论性的，特别是记载孟柯言论的《孟子》一书，许多都是他与同时代学者或君王辩论的记录。但这些辩论言辞还不能视为辩论文。以“辨”名篇的辨论文，如陆机的《辨亡论》、刘孝标的《辨命论》等，都是属于辩析性质的文章，在实质上它们与“论”没有严格的区别，还是属于“论”的范围。作为文章的题目，往往是“辨”与“论”连用。唐、宋以后，题名为“辩”或“辩某”的文章，那就是属于辩驳或辩论性的了，乃是针对某一主张、某一观点而写的批驳文字。如韩愈有《讳辩》一文，是与当时某些人辩论避讳问题的。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是辩驳《吕氏春秋》和《说苑》所记载的周公史实的荒谬。作者揣情度理，有驳、有论、有断，文章不长，很有说服力。此外，柳宗元还写了一批以“辩某”标题出现的论辩文，如《辩列子》、《辩文子》、《辩鹖冠子》、《辩鬼谷子》等，这些文章或辩成书年代，或辩作者真伪，或辩书的价值，写法各有特色。一般来说，“论”和“辩”是不可分的，只是在破与立两个方面，“辩”更侧重于“破”，而“论”则更侧重于“立”，两者在其侧重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檄　文

公牍文的一体。是古代一种军事文告。《经典释文》解释说：“檄，军书也”。它是古代在从事征伐时的一种声讨性的文字，有时候也用于征召和晓谕臣民、部曲。关于檄的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张仪列传》中。汉代以后，檄文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体形式。许慎《说文解字》说，汉代的檄文“以木简为书，长二尺，用以号召；若有急则插鸡羽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飞之急也。”这就是后来的所谓“鸡毛信”的来源。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檄文，是肖统《昭明文选》所收载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这篇文字是司马相如受命出使巴蜀地区时，为安抚、晓谕巴蜀人民而作。它代表了早期檄文的性质，即不专用于征讨，亦可作为一般文告使用。但它区别于一般政令文告的，是内容含威胁、斥责之意。魏晋时代的陈琳，阮瑀、钟会，都擅长写檄文。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钟会的《檄蜀文》，都很有名。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在唐代以前主要用散文写作，唐以后则多用骈体。而《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是典型的骈体文，全文用四、六句式

骈俪组成。前人评赞这篇檄文是“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威，而作义勇”。其中名句如“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立意新颖，不落常套，而且颇富感情，具有艺术感染力量。关于古代一般征讨性檄文的性质和体制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说：“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李充《翰林论》说：“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御览》五百九十七引）。

露布

亦称“露板”、“露版”，公牍文之一体。是古代军中报捷文告。封演所作的《封氏见闻记》卷四说：“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露版”。任昉《文章起缘》说：“汉贾洪为马超伐曹操作露布”。《世说新语》亦载：“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马撰露布”。但上述二文皆不传；后世能见者，皆唐宋以后的露布。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又说：“檄，或称露布。”由此可见，在汉代，露布与檄的用途有相通之处，亦可作为征召、讨伐的公告用；后世露布专用于报捷。唐宋时期的露布，全用四六俪语，与当时的表文无异。汉魏时代的露布虽然不传，推想命辞应是散体。西山先生云：“露布贵奋发雄壮，少篇无害。”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跋

刘叶秋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一卷（“作家”和“社团·流派·并称”两部分），于1986年出版；第二卷（“著作”和“艺术形象”两部分），即将问世；第三卷（“名篇”和“文学体裁”两部分）现亦发稿；第四卷（“古代文赋名句”部分）与第五卷（“古代诗词曲名句”部分）也已先后单行。经过本书二十位作者六年有余的积极编撰，终于全部完成，合为一个整体，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大家的恒心毅力和辛勤劳动，令人佩服！其中编委刘兰英、赵桂藩两同志担任定稿工作，出力尤多。广西教育出版社程兴业同志，为本书的责任编辑，组稿编排，经营奔走，亦大费苦心。现在当他亲手发出第三卷书稿之际，已越六十高龄；因我为本书校订人之一，嘱作短跋，以附卷末。不揣谫陋，于酷暑郁蒸之中，挥汗以草此篇。

编词典，确实很难很苦。十六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斯卡格尔，曾论述及此，经别人译为类似“顺口溜”的几句话：“谁若被判做苦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需令其抡铁锤。不需令其当矿工，只要令其编词典，管叫终日诉苦情”这段话说得相当深刻而幽默，为深知个中甘苦之言，我在修订《辞源》二十余载的工作中，于此有切身的体会。近年讲课，屡次征引此语，认为实非笑谈。由于编词典，涉及的方面极广，所以任何渊博的学者，也不能无所不晓。知道查找材料的门径，就很不容易。有时写一条简短的释文，不过一、二百字，读者不会想到这是费了一天的查书功夫才写出的。

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作者名家，英才辈出，历代皆不乏其人，流派纷繁，风格各异。编一部包罗所有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以及社团、流派等等方面的词典，其难可想。首先是搜辑材料

之难。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词典，几乎包括了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的整部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即摊书獭祭，亦非易事！作者生平，涉及“正史”的列传以及许多野史杂记；作品流派，又关于历代的诗话、文评和各种著作中零星琐碎的议论；处处需要翻检发掘。近代和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亦不容忽视。不拘今古，悉加网罗，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没有高深广泛的学问见识和相应的语文修养，仅此一点，就很难做到。其次是选词立目之难，例如作者，收哪些人，不收哪些人，如何区分详略，参照互见，都须心中有数。本书于清代的魏禧自立专条，而其兄魏祥(即魏际瑞)、弟魏礼之名，只见于“魏禧”和“宁都三魏”条内，即属此类。至于去取是否合适，另当别论。再次是解说词条之难。词典释文，为书中的核心，就文字言，必须简明扼要，始合体例。或用浅近文言，或用精炼白话，大体应该一致，不能因书成众手，即大相迳庭。而且不拘叙述评断，皆只宜截取结论，切忌繁琐罗列。而内容评价。更为重要，也更难着笔。对作者生平，尚可翻阅史籍，参校考证来叙述；评价作品，即无法逐一通读作家的全集来重新认识，只能综括古今论议，采样成说；这就不容易显示什么创见，偶失是非之公，亦所难免。有此三难，而犹毅然编撰印行，使我对执笔诸公的魄力与出版家的眼光，不胜心折，因为这类词典，确实是文学爱好者所迫切需要的。

作为书稿的校订人，应该纠谬、补缺、充实内容，润色文字，起把关的作用。我却自惭没有尽到这样的职责；所审稿件，不过三分之一，只能算作“管中窥豹”；偶陈鄙见，亦仅据常识提出，未必有当。题名卷首，实愧滥竽。近年为人审稿，常遇一条之中，文白夹杂者。前叙作者生平，摘抄古代史传，皆用文言；后述作品内容，多采今人评论，每为白话；形成两截，实为大病。往日尝与刘兰英、赵桂藩两同志谈此，希望本书释文，不出斯弊。今观第一卷条目，似已采及刍荛，注意了释文笔调的前后一致、稍用自慰。

至于这类词典的编撰之难和本书的价值、作用等等，周汝昌先

生的序文，言之已详，不须赘述。周先生不喜欢把词典叫作工具书，以为此称贬低了词典的作用，我意亦同。词典，应具典范性，示人以读书治学之门径，非仅工具而已。按三国魏文帝(曹丕)命王象等编《皇览》，宋太宗(赵光义)命李昉等编《太平御览》，皆有取便阅读，以为施政借鉴之意。《尔雅》、《说文》，亦为古时士子的必读书，并不视为工具。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的内容和体例，既便检查，亦宜阅读。知识性与趣味性，兼而有之，经常翻阅，藉以了解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概况，以便进一步去读原作，探讨研究，始为尽其效用，固不当仅以工具论也。

刘叶秋

1987年8月写于北京酷暑中

附一、历代名篇词目表

周 秦

诗 经

战国楚·屈原

战国楚·无名氏

战国楚·宋玉

左传

国语

战国策

论语

孟子

晏子春秋

庄子

墨子

荀子

列子

韩非子

礼记

吕氏春秋

战国卫·荆轲

秦·李　斯

汉

先汉·项　籍

蔡 琰

无名氏：

三 国

魏·曹 操

魏·阮 瑀

魏·徐 干

魏·王 粲

魏·陈 琳

魏·刘 桢

蜀·诸葛亮

魏·文帝曹丕

魏·曹 植

南北朝 隋

南朝宋·谢灵运

南朝宋·陆 凯

南朝宋·刘义庆

南朝宋·谢惠连

南朝宋·鲍 照

南朝宋·谢 庄

南朝齐·孔稚珪

南朝齐·谢 朓

南朝齐·陆 厥

南朝梁·沈约

南朝梁·江 淹

南朝梁·范 云

南朝梁·陶宏景

南朝梁·丘 迟

南朝梁·武帝萧衍

唐五代

张　旭

祖　咏

王　维

李　白

崔　颢

常　建

高　适

储光羲

张　巡

刘长卿

杜　甫

李 华

岑 参

元 结

张 继

刘 湾

张 谓

张 籍

崔 护

李 翱

刘禹锡

李 绅

白居易

柳宗元

陈鸿祖

白行简

崔　郊

元　稹

杨敬之

贾　岛

宋

欧阳修

柳 永

苏舜钦

李 觏

苏 洵

周敦颐

文 同

刘 敞

曾 巩

司马光

苏 辙

孔平仲

张舜民

李之仪

黄庭坚

范成大

徐梦莘

王　质

杨万里

林 升

严 粲

朱 熹

张孝祥

陈傅良

陆九渊

辛弃疾

陈 亮

叶 适

华 岳

刘 过

朱淑贞

金 元

明

附二、历代出现各种文体一览表

先秦

两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金元

明 清

责任编辑：程兴业
封面设计：范一辛

ISBN 7-53-5-0368-0/I·32
定价：10.20 元